勝倘小敗光顏復戰何能立功乎於是皆[illegible]而盡於行士知皆
不敢克可能斷元濟所以成功也[illegible]不有可勝者易為衆
何奇愬功也淮西之功推李愬[illegible]以人城擒降書俘淮西行者入
其房外城晝夜襲蔡州擒吳元濟[illegible]以李鄘同平章事

裴度入蔡州 裴度建彰義節持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遺者罪死度除其禁餘入始知有生民之樂[illegible]二年進賊四州先來年夏從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illegible]代民桀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煩大勝用兵之多莫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得物以誠之效歟 十一月上御門

受俘斬吳元濟 上御興安門受俘以吳元濟獻于廟社而斬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人人得盡其才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范氏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持柄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取二州四年而後克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慎其所以守之者哉 **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 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以宦者為館驛使** 舊制郵臣二人知驛主是詔以宦者為館驛使左補闕裴潾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誡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劉氏蓋書法龍任官聞憲宗之大病也於是淮蔡甫平帝之病復作矣故書職之使大曆十四年奉用御史而後以**李祐為神武將軍** 十二月

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貶董重質為春州司戶董重質為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其不死乃貶之

王幼學集覽 勇而輕 輕去聲不持重也左傳杜預注 **既無** 無字一本作而 **武不可黷** 王見漢宣帝中平五年贖武於**滁王師還養時**晦許劭為於滁王師還養時晦時純然矣是用大介文公集傳曰於音[illegible]

什而不用是自憊矣與得皆婚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文語之辭 注見高祖武德三年 **福極之戒** 書洪範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注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 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 **威德** 謂威德著於王承宗

著散兵馬使者 除也 散上聲 六院兵馬使 **蛸蛤** 音悲閤 蚌屬 儀牝其埋玉水自見蛤於蚌而蝕記月令爵入大水為蛤 **吳房** 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 注吳王闔廬弟夫槩奔楚楚封於此為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其封吳故名吳房 **往亡** 注見晉安帝義熙六年 **不吝虞** 猶言不料我也左傳成八年 晉其孰以我為虞注虞度也 **運旂** 旂旗類也[illegible]長尋四旐繼旐曰旆 注旒用帛全幅長八尺又以帛續旒末為燕尾者曰旆 左傳令尹南轅反旆 **鄉鼓更貳** 與非盡書 **不勝**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 [illegible]光出令戰正後出為奇正者當敵受兵擊其不備 風后握奇經 以乾坤艮巽四閒地為天地風雲四正以水火金木四隅為龍虎鳥蛇四奇或以奇為正或以正為奇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不可終窮也唐李靖為十二將兵四四奇四八正以步入為正馬軍為奇四奇取衆於大將八正取衆於四奇奇常居前[illegible]則稱疾為首[illegible]敵變化循環無窮 **鞬鞸** 注見德宗建中四年 **建彰義節** 彰義淮西藩鎮也凡大將出則賜節以專殺 **具櫜鞬出迎** 此軍禮也以示尊敬 左傳石奮[illegible]注杖櫜曰櫜韜也 馬上曰鞬鞬建也言弓矢並建立其中也 記樂記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illegible]以武服兵也 建讀為鍵字之誤也 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 櫜音羔 鍵 音乾 展 鄭注二反 又史記樂書曰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 注王肅曰所以能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為諸侯謂之建櫜也今李愬具櫜鞬出迎蓋取此義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十九　十八陽

唐 憲宗十三

通鑑綱目 戊戌 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并獻三州 初李師道謀逆命幕僚高沐郭昈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譖沐殺之昈亦被囚及淮西平師道憂懼公度說之使遣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以自贖師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 二月脩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 上命六軍脩麟德殿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裴度因諫議裴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 尹起莘曰推明吾美蔡將之念未多也元濟之誅才閱歲月而土木之工已殷殷乎不可遏獨不思夫盧殺輩相謀襲鄆城與夫繳兵四條所在藉發出於李師道王承宗等所為者尚有連誅此正思心常思清本致理之時宜益高枕而非宴安者哉而上之不使諸鎮臣服河朔先清四海事誼在望八表此先且競競業業圖惟克終況十僅一二者乎書脩麟德殿浚龍首池則中興之隳已兆於此矣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君子得不為憲宗惜之 劉友益書法於是憲宗驕侈之心始數見矣故備書之 李鄘罷為戶部尚書 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為相鄘恥由宦官進至京辭疾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至是罷 劉友益書法唐世宰相罷書為某官者乎辭也鄘則自為乎之鄘恥以宦官進稱疾不見固辭相位可謂遠人遠矣是故張弘靖取求不行而去則罷書河東節度李鄘恥由宦官進而去則罷書淮西節度憲宗之世何多賢相也以李夷簡同平章事 橫海節度使程權入朝 權自以世襲滄景與河朔三鎮無殊內不自安求入朝許之權遣將士衆自懷不悅權去李書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為禮部員外郎 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既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

貫五言有司詠師道者二與統詠者一又書烏載權來妻子繫累者以獻師道因之五月以光顏與滑州謀討師道也 六月朔日食 秋七月以李愬為武寧節度使 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李夷簡罷為淮西節度使 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 胡氏曰李夷簡可謂君子矣無是己非人之心於是移疾辭位稱見之宜其自居於衆度也 八月王涯罷 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遂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群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乃上疏曰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者裁損淮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蕩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

原缺第二葉前半葉

衆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
書極論之乃止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鎛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
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鎛於上前引其
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
為然由是鎛益無所憚程異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
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其後上謂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
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
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
正耳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
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
運之掌何往而不克何為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至
不行其要在明於知君子而小人得間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至
者邪汨之也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云者猶置水於器不可以火投之畜火
於爐不可以水及之也得心如此然後貨利莫侵邪僻無自而入則正靜
虛明誠無不存及其久也純亦不已而天德全矣後之人君不知此道其
初信用忠賢持以意義相合貞之與事違衆毀傳所欲則心無常主而衆

忠於為非迎合希意之小人乃膠固而不可解此憲宗所以疑忠賢為朋
黨而不知其自陷於小人之黨也豈不為後世之大戒哉冬十月五坊使
楊朝汶伏誅朝汶妄捕繫人責其息錢轉相誣引近千人中丞蕭俛劾之
裴度崔群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
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
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十一月**以柳泌為台州刺史**
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
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
史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
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胡氏曰憲宗信方士
求長生其臣不能反覆懇切以論人主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
之理而以自古未有方士臨民為言則是若有能而異者之然也漢武喜方
士貴之以女爵之以五等有是乎亦從以極厭其群臣而不
猶其從皆不敢將命於所作將然取禍豈非萬世之永鑒哉**吐蕃寇夏州**
十二月田弘正將兵度河逼鄆州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討李師
道[illegible]與光顏互相觀望則必遷

延是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且宜使之秣馬厲兵候霜降水
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則賊離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全師
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然而魏博義成軍送所獲鄆
州者將夏侯澄等四十餘人上皆釋弗誅各付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
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
王幼學集覽 壘力軌反 **横海** 横海滄景有州四曰滄景德棣 **阻兵**
憑險 阻恃也馬注曰憑依也 **國兵駭駭** [illegible]
[illegible]駸駸音[illegible]反子林音七林反馬行疾也 **辟仗使** 官名也辟
音亦反冒刃前漢李陵傳冒白刃師古注冒莫北反犯也 **其子累業**
紫某與徐某遂立之子孫某其子前注徐某結特也昇刀進反 **於邀懽**
憑恥徐稼見之 以後憑為駐贊辭恥徐稼為監察御史事在四年七月
見於此時可見其無是己非人之心 **時內出** 角下引待諸富持也內
出納於內庫於出贈帛令貴實 **柳泌** 姓名也泌兵媚反 **楊劉** 城名也
在鄆州之北劉氏作留令長平府東阿縣楊留鎮是
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刺史先是功德
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

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
民瞻奉捨施如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
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
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
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
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
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
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
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
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
極刑裴度崔群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自
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
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
有獨愈患其蠹財惑衆力排之書作原道等篇行於世者尹起莘發明書
以宦官為館驛使書始六年辟仗使印則宦人為監軍矣書以皇甫鎛程
異同平章事則宰相非其人矣書以[illegible]

中使迎佛骨則惑佛之念益矣。憲宗號為明察，而所為若此，由其聖學不講，事無理義以養心，故外物皆足以移之。而求金丹淨洸，不足以身長年之效，而身且不保，佛亦無如之何。人皆宜人相與為道，而卒相不能救，語此數事，參來者皆自為之，而皆自知之。此時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戒哉。韓愈表諫，欲極刑處之，排斥異端，正誼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納，目上書，既愈於迎佛骨之下，蓋亦未其由是見終於書而予之也。劉友益書法：書至京師何？遂也。於是自鳳翔迎之。綱目書迎佛骨三，而此職之始無不亦見。見者憲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明年正月以國喪書。懿宗十四年三月書迎佛骨，是年七月以國喪書。事佛求福，反更得禍，愈之言不誣矣。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田弘正奏悉攻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偕帖示之。悟召諸將謀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梗違者當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人不知覺。至城下，城中守陴者聞之，門已開，守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勒兵圍師道與二子，悉諭軍民，斬師道送諸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田弘正進代社，得師道父子之首，遣使以聞，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奏：藩鎮跋扈以來事之憂，動搖嗷嗷，付宴飲之，請內伊出付史官，書曰：如此似出臆志，非所以示萬世。范氏曰：憲宗有功而不矜，至不貴，求田平龍藩鎮，偏仿之心。平任小人，以羅織業何耶？蓋君心則驕，則善心生，安則惡念生，則逆心生矣。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明氏曰：暴逆主德，請付史官，論故者所為也。其度齊為何也？田度所謂禍常入之事而乃出智之慮者也。蔡鄆用兵，更貴任之功，名之除入主所聞處也，[illegible]

取之之難，必此言之之不易，乃文驕將順，實則屈於。君子之所為，未人測不識也。以劉悟為義成節度使。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以觀其所為。悟得鄆州三日，欲手持而走觀之，從有狀慰，雖皇以助其飲，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密表以聞。上乃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悟辟李公度、李存、郭盱、賈直言以自隨，素與李文會善，亦召之。及將移鎮，盱白悟曰：文會佞人，敗亂一道，殺手司空之族，不誅之何以謝三齊之憤？悟乃許焉。悟悔，遣使追之，比還，則悟已去矣。師道將狀，動為衆首，皆敗有奠笑。鄆人既敗，妻娶反道路餧，請弘正悉除其兵衆。或諫曰：鄆人久為逆黨，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動京師，有司皆索甚嚴，然不能絕。及弘正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乃知前者皆史年路答其姦也。弘正送士元等十六人詣有司鞫之，皆款服，並誅之。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若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祿山，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范氏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古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臣大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賊郡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以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為國者必[illegible]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身網之相維，臂指之相使矣。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握兵之勢，而刺史無守城之任，是以郡將愈強，藩鎮愈橫。橫海一時刺之得其宜，而猶世順命。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患亂之有哉？尹起莘發明：自秦人郡縣天下，後世因之，以四海之大，其權悉制於天子。太宗建唐，蓋嘗欲講封建而卒不行，然自中世以後，遂有藩鎮之禍，肅代德順時食不美，至元和號為中興，亦且因仍不改，故未幾而河朔復叛，泰然悲長者哉？今觀方是之時，事而藏，令後綿則當隨宜區畫，漸使易制，使方鎮之權日以消削而不自知。凡天下載郡縣有鎮者有屬其兵者行之，得一鎮則消一鎮之權，我君入朝政，民封以身已，其未可行者，姑少緩之，則不出十年，天下無跋扈難制之勢，而所謂[illegible]

原缺第七葉後半葉

大仗節除目亂政畢暫定一時而禍亂繼作其後卒以此亡主不深可痛哉綱目書法諸道大將兵馬至今以文俱之其實止於淮海一鎮而已有也大而以及實主情心也　程异卒　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引而轉之當世之論度以平章事鎮河東鎛身以佞見取媚人主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曰卿欲報怨耶鎛乃不敢言　史館修撰李翱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壅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者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其不循自邇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　秋七月

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　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十萬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二百萬斛　群臣請上尊號　沂州從事王弁殺觀察使王遂　遂本錢穀吏性狷急專以嚴酷為治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役卒王

諸將人多漆士萬三千戶者令選十戶遣其所以然皆由以遷戶撫輔於此鄆欲歸遣供遊取故之臣利下婚上推忠諸澤不虞無患乙降詔言業紀討不欺平人皆從於袁矣抗政見而思之潮逆謝病歸朝都以王弁為

開州刺史誘誅之　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既行所在或其爭遣加以杻械乘驢入關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遂見殺朝廷以為鄆兵除黨未除以■州刺史曹華為沂海觀察使引■兵赴鎮討之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眾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請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左沂人處右既定沂人皆出因閉門謂鄆人曰天子以汝曹為帥於此將士何得擅殺主帥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

言書誘殺衛從又失於是後也況也不少王誘於其所計其功此其為誘何一狀乎為上以重有誘而誅之不利其大饗日書誘殺也

詐高祖十二以田弘正兼侍中遣還鎮　弘正三上表請留不許乃加兼侍中遣還鎮弘正以一旦初此殺人備以收下鄆軍以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從為錄用之　冬十月安南道將楊清討黃洞蠻清作亂殺都護李象古　象古以貪縱苛刻失眾心清世為蠻酋象古惡之以命將兵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夜還襲府陷之

吐蕃圍鹽州

江陵令

起居舍人裴潾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其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技驚眾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潾

崔羣罷爲湖南觀察使　初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羣八曰尊號之言寔復有戚而安我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及群臣議上尊號鎛欲增孝德二字羣曰言睿聖則孝德在其中矣鎛言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然之時邊軍不時鎛多陳欵之物軍士怨怒言欲為亂乎頗費用欲自救遂入訴之上不信京師恟懼羣其以閑對答言於上曰邊將皆知言則而入情恩如此者由羣歸罪時以貴

上所然於上也上以爲然罷羣於是中外相尚於辭以狄兼謩爲左拾遺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狄兼謩才行擢左拾遺兼謩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克復明辟儒衡泣訴於上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爲人

王幼學集覽　宣政一見。爲文昌雜錄曰今之文德殿唐之宣政殿也是謂正衙而立仗直其北紫宸乃在東偏。禮賓一設。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唐太宗因隋之禮著爲貞觀禮其賓禮四篇謂外國朝貢之禮也。勝衣一襲。注見代宗大曆十四年勝襲衣條。遣忠長天　文穎將順。謂裴度之文雖穎於將順其美然其實則有匡君之意也胡氏曰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勸依之使歸于成也。建陵戟。十一年盜斷建陵門戟四十七枝。中葉。謂中代之主。鎮兵。方鎮之兵也兵志曰府兵法壞而方鎮盛矣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常侍。王遂。蠻酋。首魁帥之稱。桂管。秦桂林郡唐置桂管都督府也今廣西靜江府。王　是容管。漢合浦郡唐置容管今廣西是。平一。武儒衡曾祖也

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太子上不許太子憂之密問計於其舅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承璀及澧王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范氏曰憲宗代叛討逆威令復振而變生近習身罹大禍由任用非其人故也可不為深戒哉可不為深戒哉然陳弘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曰史傳獻而已其後文宗誅宦官以靖亂而宣宗追治逆黨戮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弒則何疑哉　尹起莘發明憲宗之弒唐史書陳弘志等又與中宗易為家宗劉克明之事無異而王守澄傳又載其與陳弘志弒憲宗則是弒逆明矣至范祖禹亦正名其弒今於注詳載于下者是也惟通鑑書爲暴崩然且謂時人皆言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則其事無可疑者綱目亦不敢正名其事耶大使憲宗有辭則太子諸王與用事大臣皆當入侍萬一果以藥發則大臣亦當相率同列入視大行之狀矣何若惟聞宦官暴發之由則是其陽然在目而逆賊得與既不能然乃忘讎闕聞爲承何謂也且天子乃天下之天子非此君之天子也以天子權柄而其能明則天下事孰更有大於此者乎春秋之法君弒賊不討則深責其國爲無臣子穆宗位居象賊是所春秋已二十有六年吾乃且弗討今欲更畢綱目特書暴崩者一以著大臣不能覓詔之罪一以著嗣君不能討賊之罪所以深誅唐之臣子爲天賊耳又以弒逆承今而誅責嗣子則天下其有不討賊者乎是賊其有容足之地者乎故曰綱目特書而亂臣賊子懼　劉友益書法弒也曷爲不書弒罪唐之臣子也弘志弒逆兼綱目然不能究其獄以正其誅而即位如常時綱目止曰暴崩所以深罪之也然則其與非弒何別曰崩而書地其異文所以異其事也是故書暴崩以著君之終書伏誅以正弘志之罪太和八合而觀之書時之獄其失貫甚憲宗忠乎僭殺所向有功其中興之主矣失於末宗則以任承璀也盖帝有二病一任宦官二好長生綱目終篤之爲非尤無與餌者不年終其始身陷大禍豈不甚可惜哉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　初西宮朝臨集群臣於月華門外宣制以肆市井皆相賀上既命相令狐楚為使俛宗時同年進士上必承侍代及宦官狀之得免柳泌伏誅靖等遣官為闌則開爲　劉友益書法　方士之綱

自御正道於方士，必以伏誅書，係道自涵之下，所以示自干之道而戒泥道也。終綱目方士書誅七，斯經千年，少有與大淆從神仙趣則其李玄伯

以薛放爲工部侍郎，丁公著爲給事中。上不聽政，每太子侍讀薛放、丁公著入侍禁中，參預機密，欲以爲相，二人固辭。尊貴妃郭氏爲皇太后。母郭曖之女也。爲貴妃。憲宗即位，羣臣屢表請立爲后，憲宗以妃宗門强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乃尊爲皇太后。

胡氏曰：天子治外，后治內，各正其位，人之大義也。以了之宜也，故必擇懿賢之後，合淑之質，以體先寔，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本朝有家門擅威之慶，後宮不得進之患，而忍以身不立后者也。富家身任衆職，要汝修數孫王，貌加焉而久不能舍之，以正以以發度以覦僉德乎欽郭妃既有紙役之禍，其所由來亦無漸乎。

劉友益書法：有言立貴妃某氏爲皇后矣，未有爲上太后者也。有言尊上尊某妃爲太后矣，未有尊貴妃者也。此中世也。以書不以尊尊，書尊書貴妃，所以志憲宗不正中闈。（穆宗母）貴妃爲皇太后，終綱目一書而已矣。

上與羣臣皆釋服。

尹起莘發明：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變古，以日易月，然而後世之君亦有於宮中自終其制者。今憲宗之禍，穆宗旣不能爲之討賊，而又遽爾釋服，其薄於天倫甚矣哉。

綱目特筆於是月，以之所以深罪當時君臣而致之也。不然，他時猶依本有書，而此獨書何哉。

劉友益書法：釋服書此者也。自漢文遺詔短喪，後世因之，皆見也。不書，書此以譏穆宗之君自也。君弑賊不討，而視如常，特踰月皆釋服，且因群臣而識除，治賊焉，人倫滅矣。故特書上與群臣皆釋服而貴之也。自此二月書赦天下，八月書浚魚藻池，九月書大宴，十月書幸華清宮，識之。

二月，赦天下。上御丹鳳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侍御史上疏曰：陛下宜延問群臣，憂念以義也。伏道忠者侵利諭政，有所爭如此，而不敢斥干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胡氏曰：憲宗不知中正之學，雖治居勤且，解于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能伯論大學今本，使中庸庸齊而乃大者也。於不知學，是不能擇人以啟其子。穆宗非有下愚不移之資，昔憲宗知周公作成王之道，自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道言知今，則豈不爲賢主乎？不能如是，是以一旦踐阼，大道立此，皆憲宗之過也。是故善爲國家遠慮者，必以輔乎太子爲某，而其言曰：人主既學，非止於言文覽古今而已，而所謂輔導者又非必告語以言，道而後謀也，在于宜開養而已矣。此誠國家之急先務也

翰林侍書學士。上見公權書蹟，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劉友益書法：侍書學士不賢，書者書公權，因言筆諫也。

夏五月，以元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江陵士曹元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之。上以爲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劉友益書法：知制誥不書，書蘇源明矣。於是從見其後見何所惟也。爲病之，前書貶元稹爲江陵士曹，書宦者也。此書以元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書宦官也。前以忤宦官貶，今以附宦官用。一元稹也，前後相反如二人焉，此綱目所以特書之也。

六月，葬景陵。以崔羣爲吏部侍郎。上召對於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爲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太后居興慶宮。太后居南內，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

胡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至於侈靡，非次則非所以爲孝矣。

劉友益書法：居有何順，辭也；後辭有二，書後其太后者逆辭也。書（穆宗母）後太后，后者順辭也。終綱目書太后徙者二，宋德（？）變，辭氏，書太后歸其宮一，漢上官氏，書太后居某宮（穆宗母）郭氏，書太后遷居某宮一，漢憑太后，皆順辭也。

秋七月，以鄆曹濮節度爲天平軍。令狐楚罷。楚爲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爲羨餘以獻，怨訴盈路，故罷之。

八月，浚魚藻池。以崔植同平章事。

九月，大宴。上有遺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等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制，俯從人欲，而怛理者三年之制，猶服心喪。今遽內宴，事恐未可。上不聽。羣臣入閣，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晏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劉友益書法：綱目書宴於是十有一矣，未有書大宴者，此其書大何人也？弒賊不討，未[illegible]

不紫士對言大憲紀本十月而撰宋紀實則言太皆非其無又也今史無書大要者矣**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田諸公來忠允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權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廳事不稱留後衣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節度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書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吾無欲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才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劉氏並書治承元請帥也田興請吏書請矣此則易為不書不必書也田興請矣詔既命之不書請矣則與代位之始意何異耳之所以著田興恭順之節蓋宋應使之王也今以承元為義成而承元奉詔則承元之節著矣不書可也**吐蕃寇涇州**注州奏吐蕃入寇畢州三十餘告急米移以兵守據烏仲不行營都監并發八鎮全軍救之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多皆據四八餘五十餘而不識戰闘者彼何人耶事類本賞不得而前

當今所者何人耶兩者不止節度使子允組少聞北人承德伐東士愛惜而行將士涇州吐蕃攻而退**幸華清宮**上將十年清宮半相帥兩有官諸從兵門三十表切諫皆不聽諫官伏門下上奏乃退明日上自復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貴兵千八色從晡時還宮少帥華於明於書作紀人書非教又書次池又書大要矣是又書幸華清宮拾失得宋紀精之禮天子非祗祇非紀父紀其位而可行可**容管遣兵討黄賊黄少卿破之**時黄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當家祗為無賊邪休山傍陷承前請各置土兵則必聚而保邕管容管各使少不得入德賊不能侵怵威人不能制伏賊者請以欽州縣欽邕州將使為平人武聚守散終有不能為事遂者衆行上陽哭遣戰鬥伐討邑而言然此調辦收傷衣食十室九空如此不已必為南夷之侮以此祇代亦其傷指穀兵情理而言之又兵固六宜人兵戢其罪而遂使宜諭以理風降伏從而遣得有成信者可經各使其罪自然後收上不能用

王幼學集覽 **郭璞** [illegible] **公除** [illegible]

元年廷典段同[illegible]**易月之期**[illegible]

雜子女[illegible]

人也後備獸也青乃刀劍兼與絲網如絲之稚纖也運孔男女之尊卑也**聽事**注見晉愍帝建興二年**不受命**光之河朔諸鎮不受代代以其十弟傳襲遂命於嗣遂為故事**華清宮**唐之湯沐之宮也玄宗天寶六年始建初賜名華清宮湯井為池環山列宮**複道**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公主**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駙馬**尉之緣也漢武帝初置駙馬都尉掌駙馬至尚公主者並加之**中尉**漢百官表中尉掌徼循京師

群書足用事對

正直寬信 **聖德蔣騰** **事實** **道**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黄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帝以黄裳言忠嘉納之唐杜黄裳傳**國無飢寒四夷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裴度**麻戴二祖道德**唐裴注祖德**欲治之君必先德化**元宰州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若淄青夏登等陛下得之赦不誅賊黨莫不懷威德故不悔日成大功也**李州傳陸奧使太平天策**李吉甫書盛貫天子威德帝欣然**李絳傳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度至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獸服**裴度傳**立石紀聖德**韓納淮**鑿義閫臣所稱聖德惟知歐**韓**雖呼不勞兼為生以無事**韓淮州刺去臣**蒙被恩澤日與群臣序立柴**

宸殿下親望稽授之光況其祇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撰作古詩四言元和盛德詩**指事實錄其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致書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韓元和聖德詩**功德**陛下功業德耶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昭示來世**韓賀尊號表**功勳**憲宗銳於立功王有停陸下既以武功定海內**不悔日成大功**李絳傳**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韓平淮西碑**陛下翻然與起劍南指麾敢此竟竟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韓淮州碑**以蔡功惟斷乃成**平蔡成功[illegible]祀**元和十二年秘書郎偕撰韋公肅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太常博士王彥威為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為續曲臺禮三十卷[illegible]**聖孝**皇帝大孝慈祥[illegible]**寬仁**生而聰明長而仁聖[illegible]方今天子仁至小大之事皆出衆相與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凡所出而施者無不得宜[illegible]時[illegible]**節儉**是時國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illegible]時江淮大旱帝不敢令有所竭祀李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宮人猥積而怨陽之忍當大出之以省經費帝納之**李絳傳**皇帝儉勤盈濯閫克所逮淳華好比鄉紆紛威四方

使則有咎元和聖德非明斷　憲宗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
衆議卒收成功　自吳元濟誅强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
之威令幾於復振本紀贊憲宗英果明斷自[illegible]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吳
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議天子赫然排群議任裴度致
事侍以討賊遂平淮西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吳
[illegible]十年諸軍討淮西不克韓愈奏言淮西殘弊困極之餘當天下全力
其敗可立而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中興　平夏蜀濟滅蔡復兩河以
機來逆寧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貴寔答之杜黃裳撫衆書正萬
撲四方憲中興寧不說待人而致耶詳宰相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鎛以
聚斂取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之選夜爲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爲而
言主有將侍唐室中興章武而已[illegible]陛下其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答
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運[illegible]公操官務致治　天子新剪蜀亂
厲精致治中外稱寬項多所參與致元和之治百度脩舉朝無倖人[illegible]
淮蔡韓愈遣諭書曰念不達於吉請問先生蓋非太平世欺加又有非人力
而主者乎數屢勳符既安善[illegible]僖武德正觀不難及太可復事而致[illegible]
[illegible]侍臣封州上託與官史百姓等相見其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

仁予蒼億兆人庶無有親疏遠近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際待之如一[illegible]
[illegible]皇帝陛下即位已來誅流姦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
琳劉闢已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
靈陛下聖明寬恕兆民欣戴[illegible]上書聞政之寬猛與先德與對曰唐
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illegible]憲宗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於用刑喜
寬仁[illegible]寬大之政[illegible]天子慈[illegible]歡喜風雨明暢無不從順
大平之期適當今日　天錫皇帝登茲太平　乾清坤夷境落寨舉[illegible]
聖德[illegible]史臣曰延英議政事漏下率五六刻方退[illegible]正元失馭群盜其
驕章武赫斯削平淪繫我有宰衡推德觀其元和之政聞于頌聲[illegible]
帝銳於治[illegible]寬大之政[illegible]中外咸理[illegible]六者政之根本[illegible]
社稷國家憲章全其爲治日久宇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豐蒭無不
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敦奉嗟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illegible]監
戒　帝詔李絳崔群白居易等撰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使坐帝
每閱視顧左右曰卿等當作意此事[illegible]帝嘗語宰相積命之際
不亦難乎此詔學士集前世事爲才誥各以自儆鑒[illegible]法祖　帝嘗
稱太宗元宗之威朕不使欲廣戴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可以至此乎

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
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者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才能
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公吏治精矣法令行
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則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言之不行無
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illegible]憲宗嗣位之
初讀列聖實錄見正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顧謂丞相曰太宗之創
業如此元宗之致理如此既覽國史乃知萬倍不如先聖當先聖之代猶
宰執臣寮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爲理哉自是延英議政率漏下五六
刻乃退[illegible]正心脩身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illegible]綱紀　權綱
自出[illegible]紀律設張[illegible]操執綱領[illegible]詔令　元稹拜左拾遺
論高沖本立盧坦等出爲刺史聞司追還誥書稹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
下上從召問得失[illegible]承奉詔條[illegible]政治賞刑　憲宗英果明斷自
即位數誅藩鎮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
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頻降赦令蹈道負版饑民思德主矣然典
刑未立中外懈怠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嘗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
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

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
人心也元和八年詔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印若強盜論如故其餘死罪
皆流刑法志帝問前古所以治亂[illegible]黃裳曰王者擇人任而責成功見
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illegible]訪問　帝嘗稱太宗元宗之盛朕
不使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乎　李絳遷戶部侍郎帝每
有所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
朕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亦無所論諍帝嘉詰所以然　又問元
宗開元時治天寶則亂何以一君而相反也[illegible]絳傳　元稹上疏條十事憲
召問得失
元稹傳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十　十八陽

唐

憲宗十四

群書足用納諫　河東節度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李藩取筆滅宰相字批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執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　時盛興佛祠神策中尉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李絳上言自立碑示人以不廣帝怒絳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　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欲出其尤者若何絳曰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彼其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擇而削其半故上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絳言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府所上賕藏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備臣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下忤貴幸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言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　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望文帝絳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大木及然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爲邊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加以水旱比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勤志不濟時之略渠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茶糜酒出李絳傳　李渤果詔不起韓愈遣渤書曰方今天子仁聖樂善言如不得聞李渤傳　河東王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彼鍔誅求傳財號爲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言陛下得所獻與宰相奏凡十餘上益知名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制征討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以來始以中人爲都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不至寵之有以言會承宗請罪兵遂罷　居易復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李絳曰是予我自拔擢使乃敢爾我必斥之絳曰陛下所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白居易傳　憲宗使人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韓愈上表曰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纔十八年耳齊梁宋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乞以此骨付之水火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願少寬假以來諫諍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以表哀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乃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韓愈傳　元稹爲江左拾遺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因條奏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使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畋游元稹傳

選舉　韓愈宰進之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韓愈傳

薦舉　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裴垍曰比日人物吾悉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垍即疏崖略跡三十許人吉甫指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　裴垍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群與同列及爲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踐繼爲相號名臣自他選任間不倚明人無與言致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人裴垍傳

宰相　杜黃裳同平章事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浩雅未始忤物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賄謝無潔白名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杜黃裳傳　帝器裴垍方具李吉甫罷相乃拜垍同平章事垍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遣請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垍獎勵使盡言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垍年少柄政爲嫌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朝無幸人裴垍傳　李藩遷給事中裴垍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垍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李藩傳　韋貫之以尚書右丞俄同平章事貫之沉厚寡言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韋貫之傳　贊曰杜黃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持天綱經國體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耶杜黃裳雖以貨餉見疵至於忠烈炳然則不可掩也已杜黃裳等傳贊　李吉甫元和二年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因乞免爲裴垍自代出爲江淮節度使六年垍病免復召還執政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發忠臣後以起義烈及再輔相天下想望風采而稍修舊怨罷李藩左相而裴垍左遷皆其謀也帝亦知其專遂進李絳[illegible]

矣。敏正有愧於父云。李吉甫傳 裴垍以病免，權德輿進同平章事。德輿善
下論，關決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為察察名。自始學至老
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正元、元和間
為搢紳羽儀云。權德輿傳 李絳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每有詢
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為相，而吐突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
以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絳律儀質以直
道，進退坐趍一時，質不肖太分，屢為讒邪所中。李絳傳 武元衡同平章
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勝禮信任，異於他相。時蜀新定，高崇文為節度，
不知吏治，詔元衡代之。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
衡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武元衡傳 御史中丞裴度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度退然，貌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
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
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輕重。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殁，天下莫不思
其風烈。裴度傳 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皇甫鎛裒會嚴亟以辦濟師。蔡
平，遂同平章事。鎛既聚斂刻剝，為寵主，雖市道皆嗤之。崔群、度以聞，帝怒
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鎛姦邪，且言天下安危係朝廷，朝廷輕重在輔
相，君相辟則四方解體矣。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著治名，自
肄樂，鎛與程异知帝意，數進羨財，陰佐所欲，欲帝排衆論決任之。質曰：憲
宗既於立功，而皇甫鎛以聚斂取宰相者，乃天下送彼哲勞一切為之勝
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為而言也。皇甫鎛傳 程异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异
以錢谷而至宰相，自知非人望，不敢當印秉筆。程异傳 軍國樞機，盡
歸之宰相，為人遵禮大臣。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李絳嘗以
諫我，今可止也。其見禮憚如此。李絳傳 裴垍同平章事，吐突承璀自東宮
侍，恃恩頗親渥，承間欲聞說，帝憚垍誠，使勿言。帝在殿中常呼垍官，而
不名。裴垍傳 李吉甫入相，上尋任之，官而不名。遣使。憲宗初立，
詔潘孟陽馳驛江淮，視財賦，加鹽鐵轉運使，并察諸使治否。孟陽所至，會賓
客，留連倡樂，譽望大失。後左司郎中鄭敬宣慰江淮，帝戒曰：朕宮中用尺
寸物皆有籍，惟賑民無所計。卿是行宜諭朕意，毋若潘孟陽，惟財賞酣飲
游山寺而已。孟陽傳 六年，裴度遷司空，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欲姚侍
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為天子高選，故欽迎趍懇，欠命且請
遍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裴度傳 元和年，李吉
甫建言，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二年，吉甫為相，病

方鎮強恣，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御
史十餘人為刺史。李吉甫傳 韋丹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
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瓦屋，丹召工教為陶，貲不能者，畀
以財，身往勸督，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
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期一月還之，皆謝
及期無敢違者。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
民孰第一，周墀對曰：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九州，歿四十年，老幼思
之不忘。盧洪宣徙義武節度使，洪宣敦寬厚，政事簡省，人便安之。然祀者
不甚貲。河朔故法，偶語軍中則死，洪宣始除之。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
貯飛狐，洪宣計輓不能滿數，吏守之。明年春大旱，發民隨力往取，時山東
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盧洪宣傳 守令[illegible]
見以右用人 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曰：若罷之，是賊計遂得。[illegible]傳
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悒無死所，自行營歸，知
賊曲折，帝益信仗。質曰：惟天子聽然排群議，任度，故事得以討賊[illegible]
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裴度傳 帝惟令[illegible]
任，對曰：宜借賢與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能盡人，為新[illegible]

帝嘗言：公等悍無媢默，冗食者嘗為朕惜官。李吉甫擢
絳曰：崔祐甫為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用多。公
所聞，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之，其不知者安敢與
后命官？後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技十
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承主當而已。李
寵臣頗輔博聞，遐邇以置左右，從我為耳，無敢余倦績
元和至作王者擇人任而責成功。元和親賢
矣。帝汗浹衣，絳欲起，出。帝曰：朕宮中所親者宦官女子，
乃其樂也。李絳傳 官制 李吉甫為相，度吏員廣，乃奏顧
有可併併之，嚴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
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碩，大曆時，權臣月
判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衮始為裁限，至李泌量閑
劇然有名在職，廢冗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頗異，亦請
員之。李絳等參閱衙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
八后，終度為禮儀使，帝不聽政，且置參宰，度曰：家宰兩周
王者諒闇有稽德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治否不常，不

洗僭空名榷權務乃詔百官權臟中書門下詔可之更淨恤民　今歲關
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群臣勸已百姓歌樂遍於
畔於以亦大十大谷　孩養無告仁滂施字元和聖德行天子神聖威武
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際待之一如
輦甸之內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
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狀遂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待以
上陳以上會要州郡久賦　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
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
州送使者所在降省價就實價以重斂於民及裴垍為相奏天下留州送
使物請一切用省價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
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蘇息四年以久旱李絳白居易以為欲令實
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上從之　十四年史部修撰李翱上疏請改稅法
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並食貨志　二年李吉甫作元和
國計　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
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
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
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
稅戶四分減三天下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
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并食貨志　憲宗以
錢少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
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之食貨志自京師禁飛
錢家有滯藏物價寖輕判度支盧坦判戶部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
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
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
入于官以五之一賞告者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乃爭
市第宅然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為名府縣不敢劾問同上　榷鹽　帝
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鎛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正
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鎛奏論死如初
一斗以上杖脊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觀察使判官州以司錄錄
事參軍察私鹽漏一石以上罰課料鬻兩池鹽者坊市居邸主人市儈皆
論坐盜刮鹹土一斗比鹽一升州縣團保相察比於正元加酷矣自先
河北鹽法羈縻而[illegible]

並食貨志　榷酤　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食貨志　理
財　憲宗罷諸道兩稅外榷率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
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使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
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
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餉不繼貶以為
司農卿皇甫鎛代之由是益刻剝司農王遂京兆李翛號能聚斂乃以為
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賦財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
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异巡江淮覈州府上
供錢穀异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為鹽鐵使是時河北兵
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
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群臣上尊號
又有獻賀物並食貨志　十三年皇甫鎛業進為戶部侍郎帝方伐蔡急於
用度仍歲拿嚴急以辦濟帝曰進同平章事備領度支鎛既由聚斂剝
為宰相士雖市道皆嗤之鎛又建言損內外官廩以佐國用給事中崔植
上還詔書乃止帝庫內帑所餘詔度支評其鎛之以給邊兵故繒陳朽腐
手執輒裂士怨怒聚哭度以其事聞鎛指所著鞾曰此內所出堅牢可服
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並食貨志　李巽領鹽鐵薦程异心計可任常遣
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方討蔡异使江表調度用因行諭諸帥府以羨贏
貢獻异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以辦遂兼御史大夫為鹽鐵使十三年
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异以錢穀會而至宰相自以
非人望不敢當印秉筆出為遜避程异傳　營田墾田　元和中振武軍
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
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
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
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頃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
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
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用人七千以盡給五城會李絳
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在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
地易上地民間苦之並食貨志　籍田　五年詔以來歲正月籍田韋公肅言
籍田禮廢久矣乃採禮經參開元禮欽事草具其儀以水旱用兵而
止禮樂志　將帥　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高崇文帝詔統左右神策鄜游
奉天諸屯討闢時頗功宿將自謂人人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自閬中

出鄧州門兵解待漳之圍主鹿頭山八戰皆捷賊將仇良輔舉鹿頭城降逆椒成都門光輪之檻送京師進西川節度使平南郡王 劉石紀功于鹿頭山上史文傳 憲宗討吳元濟李愬不自試逆檢校左散騎常侍隨唐鄧節度使居半歲請濟師襲青陵城禽其將丁士良不殺拜捉生將士良曰吳秀琳以陳光洽為謀我為公取之於是禽以獻秀琳舉文城柵降拜為將秀琳曰非李祐無與成功祐健將也峯爲害軍愬候祐護于野遣史用誠禽以還拜六院兵馬使六院兵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由是始定襲蔡之謀元和十一年師夜起祐以突騎三千人為前驅李忠義副之愬然年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衆狀乘戌愬分兵絕洄曲郎山道夜半至懸瓠城賊將吳房郎山戍無知者祐等坎牆先登衆從之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及聞號令始驚率左右登牙城請罪俘而下檻送京師賀曰平蔡功愬為多李愬傳元和九年討蔡李光顏以陳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始裴度宣諭諸軍還為憲宗言光顏勇而義必立功俄而與烏重胤破賊小溵河十一年敗賊於凌雲柵十二年敗賊于郾城初光顏與都統韓洪有隙韓洪惡光顏忠力思有以侵賊之乃遣使以名姝遺光顏光顏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曰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為樂為我謝公天子恩厚誓不與賊俱生因泣下將卒數萬皆濺涕士氣益振大敗賊于時曲是賊悉銳當光顏而李愬乘虛得入蔡矣 贊曰世皆謂李愬將孤軍入懸瓠賊為奇功殊不知光顏於平蔡功為多也是時賊戰日蹙盡取親平抗光顏憑虛壞以眉欲愬得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愬烏能奇哉李光顏傳許劉闢叛討闢杜黃裳奏罷中人監軍專委高崇文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謂曰公不奮命澭且代汝崇文懼一死力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功于機蜀平帝曰時卿之功杜黃裳傳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監軍自處進退度白罷之使將得專制號令一戰氣倍不數月愬縛吳元濟裴度本傳奉使 九年以胡証為和親使次纛虜人欲屈辱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使道疾驅者証固不從以唐官自將既不辱命胡証傳八年回鶻請和親詔商儔副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盛陳甲兵欲臣使者儔不為屈已傳命虜責其倨遂言欲留不遣衆已怖儔徐曰可汗唐壻欲坐屈使者非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憚其言不敢逼儔傳兵武 于時討蔡不利群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臣

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宰相逢吉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惟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此賊偕存裴度傳 韓愈遷潮書曰于紀之姦不戰而拘係強梁之凶銷鑠縮栗迎風而妥伏韓愈傳 陛下接刻天西被旅太平宋祁傳憲宗感祖宗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師四大行誅元年俘惠琳劉闢封李平東元濟及師道其他或折簡而負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偏舉本紀傳陛下自即位以來于夏州天欽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剪淮右而大雅不作不勝憤躍謹撰平淮夷雅二篇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方城命愬守也率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柳子厚雅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韓愈平淮西碑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平淮碑 誅流姦臣元和聖德詩序劃平獻賊用上剪蔡賊濟以中丹天狄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韓平淮碑鑒

貢獻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鍔進獻甚厚李絳當諫曰方鎮進獻因緣為姦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嘉然曰誠知非主德事然而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隍陷沒烽候列於效甸方刺祖宗之心不忘重斂於人也然猶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令狐峘上疏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工加事號又進奉謂之賀物同上 崔群為中書舍人韓傳田李安以五千緍助營開業佛祠群以為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卻之 群為丞相延州刺史苗積進羨錢七百萬群以為失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戶之賦崔群傳 李絳為戶部侍郎帝以戶部故有獻而李絳無獻何哉答曰凡藩鎮有地則有賦或裁用度易羨餘以為獻臣為陛下謹出納焉有羨贏哉若以為獻是進官物結私恩帝變然悟絳為丞相王播為鹽鐵使事月進修曰此錢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播妄名羨餘不出廩祿衣貲頻悉付有司帝曰善記降在位貢獻不入禁中李絳傳 帝初即位判南獻毛龜二上曰朕所寶惟賢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中有司勿復以聞及珍禽奇獸皆無得獻三年赦天下自今支詔閑無得進奉四年李絳白居易上言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 韓洪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李絳傳道類 皇帝即祚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維是元年有蓋在夏欲復其州以理逆者皇帝曰嘻豈不在我負鄙為艱敝

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千餘軍其城下告以禍福使然枝拔不敢保聚擅
外之險莫適爲主寧卑士蜺對開寺侯血八千方不肯吐日事始上聞在
列㦸然皇帝曰然蠻遣土人女前州而安則且付與續命于廷出節步府朝
於京師夕至其部晨命衆文分年樂業業大奉詔進退規矩四筆督作啟
其如平戎伐其角戎戰其罪長驅洋洋無有紐縛八月十年開業城克走
日京大入夷其寧分散遮擒捷原刳戮鬬窮見寇呼天拜扣來獻闕下以
告廟社優賞將吏扶狂撫綏帛帷其審衆慕其寧經戰伐之寬克祖滌施
於刑功惡疾如天天地中間莫不順序豚幽怪靠來盡海清南土除孽道
外排虜坦咸赫德聲蹟翊舞作衆共喜社習量真來請朱觀于百其攜正
月元日初見宗祖彤執百禮登降拜伏乃以上壽於郊用特除于圜南嚮
蜀毛廣賓升于丘莫璧獻笄飫鍾滕節度祥降麟鳳皇應奏野莫日惜赤
騎貢龍蓮陀結紒卿士庶人貢壹白叟蹈躍歡呼大喜喹喚乾清坤夷境
落峯舉帝車迴來日正書于章丹鳳門大赦天下游濯割傺磨滅瑕疵績
功臣嗣枝賞任耆獲養無吉仁濟枕彙皇帝神聖通達先古聽聰視明一
似堯尚生知法式動仔理所天錫皇帝爲天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
載萬年歆有遺者皇帝儉勤盟淮闔尾斥遣浮章好此綁紆敕戚四方仍

則有咎天錫皇帝多參與泰無召水旱耗于崔風億載萬年有富無莫皇
帝正且利白善否理命而任既剪既去盡速群叅辟有遺倡天錫皇帝扈
臣碩輔侍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歆余優皇帝大孝慈祥樂悉怡
怡愉愉奉大皇扈決于林枕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並太平無
急永久億載萬千爲父爲母拜會比徹　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
仁厚物有元宗之度其武功與元濟書　皇帝神聖通達令言聽聰視明
一似堯禹將人和星德既譬輸　當爲風飛日月清照將湖州撤亦咸懸
如雷霆客度如天地將念爲朱紺公非官泰　齊賢千里果度本勝上壽嗎
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反說近佛賞于鳳翔　十三年命山人柳泌
爲台州刺史以求藥於此　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壽而身罹不測之
禍則凡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欺國也不必慝君瞎主雖聰明皇賢哲
有感焉本有不爲惡者也不負中興不終也中興頌　帝以天下略平欲
崇臺沼宮館洋見思時頌　雅題以斷其香　千借亂說聽斷　中興太
平　天造天錫賦偶天乂一仕以深且澄含節一雅　兩河來警　刹平清有
勳仲群道合發神斷威加四夷　英武復出削明有高　開日無之明不
海日以元亂會天造之斷又斷[illegible]

易統皆大同　德隆于聖斷見以剛　見淮奈三十年吳胥剝体之酒而
可謂狀千里不得雲霧之披　既飛王虜奈令前師征申晨從今以起
明所自已而動作君　撰天子之聖而非石季服侈皇帝之武而江河澄
千　狀仲州狀蔡州使林燒土平河西平京西再除淮望賦陽于孚遠平
淮之非徐自其中運之北代蔡之群戎於推斷　叢金合璧事對　仁聖帝
湖淳淘果語不起轉念遣書日方令天子仁聖無善言如不傳開勤儉之
猶見大之跋曲婢婢女早好小子起開和廉道之剛明本紀憲宗剛明果
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　聖明王
子斷陛下聖明寬恕使此畝感　唐聖　柳子獻平淮雅表伏惟睿聖文武皇
帝陛下天遣神斷克清大憝金歐一動萬方平息太平之功中興之保推
校千古無所與謀　正直　韓文詠佛骨表伏
惟皇帝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　神聖　上佾賞表創業以來列
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措於蘋衽先照前復此由天授陛下神
聖英武之德爲巨唐中興之君　仁孝　宮晟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
庶依刻被函使張太平貫德作以俟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　勤勤　韓
文皇帝勤勤豐淮湖尾人上仁聖　英主　韓之歡兵行制皇帝年華訴英

主文如太宗武如高祖　上聖　易見授皇天眷祐稚我唐德傳陛下十一聖
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命以上聖之姿早臨海內是天下之人傾耳
注心之日賴陛下思成立訓導之功念女皇膺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官
奉賞用儒學弘深之傳而又明達機務者　兢兢業業　韓文潮州謝表天子
神聖威武慈仁子育億兆人庶無有親疏遠邇雖在千里之外嶺海之際
待之如一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
欲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
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
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于天地之間而無虧　英果明斷　上刑法志憲宗英果
明斷然於用刑喜寬仁　威武慈仁　上就就業業注　睿謀英斷　唐本質叢類
英斷近古罕傳　大聖主神　本紀憲宗稽文重武大聖主神　神謀獨傳　柳子
賀破東平表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德用重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
勳神謀獨傳廟略無遺發仕惟皇力之誠敝奮有感心之化　廟謀必臧　上
伏惟睿文聖武皇帝天降寶運于時大平自先憂勞夜寫寫千餘休明體
積惟此兒妖尚關傳伏度謀既傳廟謀心　睿斷乃成功　韓平淮[illegible]兒比泰
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illegible]以治之[illegible]於立功唐[illegible]

宗就於立功立爲時以聚斂取事積習久遠哉德　欽行寬大上仁聖謚
刑善寬人上天明不附上仁化洽豪聊于貧人欲來伏惟陛下仁化洽浹
孝以弘開純元不布和之令非有光恤人之心罷事附於幽明澤必用於
哀矜書諸生善暫籤之廣庶老加寨予之優重入所以清而德化必充刑法
忠手去而手錄爲相吉而書浩天下必任實賢陛下頻降赦令爲通負賦
飢民息德主矣錄曰令天下郡本大清赤本無亂乃古用中典之贖自古
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泰亂之世夷任刑書古有之書遠矣嘉宗以爲然
寬而厚物上天大陵與其元濟書令人子其威在貫用罷大寬而厚物有
玄宰之夜仁以長人解文尊龍泰陛下切象德易太平純威作錄純罷謚
順人志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于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
仁以長人矣仁涛施厚上聖德積皇帝即位物無遺德日物而榮曰而而
兩年雖其衆來差其夜時威聖蹤踏聲舞乾清中夷獲養無害仁涛施處
并己富養無其細民雲行雨施上賀赦泰恩伏奉制書大赦天下咸家除
罪與之更始令侍自新恩沢幽明慶溢寰海陛下文思聰明神聖睿智慈
號出令雲行雨施僭刑欽之民盖倚泰琢之實國恩號及於四海和氣遂
光於八紘國惇蘇泰上仁孜孜庶上仁孝注國恤黎人唐元稹書表積

聖來乃見陛下念禮樂之久疑崇八之重因慶溢寰海上雲行雨施注
恩浹幽明上雲行雨施注德合覆載解文質更靈來陛下德合覆載道光
軒虞升平之符純粹仁壽之域已躋與天合德上賀雪表陛下深合厥成
履形調育與天合德視人如傷視人如傷上注恩踰慈母上論天下赦陛
下恩踰慈母仁遍陽春社賦之間例皆蠲免慎公厥允用於赤子仁遍陽
春上注華曠高年壽紀曠高年者來半年滿稅罷諸道上食貨志嘉宗罷
除百度代逆泰及諸道兩稅果斷天造神斷上尊聖注生知法式解文
聖德詩皇帝神聖通達先賢聰睿明一似光爲主知法式動傳理所權
網自出唐子順傳權網自出用人　能用忠謀上削明詔誅濫好良解文
先和詩今陛下誅濫奸良朝廷清明無有欺罪太平之期過言令日隨才
授職手削論與使太平太基曰陛下即位以來條不是良誅亂賊例立聖
償時隨才授職求民之瘼下明詔蠲賦十萬頃百姓歎無授實任者解文
聖德詩績功臣網授實任者皇帝神聖通達令古聰睿明一似光爲主
知法式動傳理所天踐皇帝龍位頒勅傳問追親以正左右授去凶邪上
進學解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
名一藝者無不庸崇用俊乂上賀即位表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

鄙遂教民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勤解聽及初嗣位進遇英不欲心
衰降招書老幼我主去沸衆用從人求況奸邪雖度齊去四凶除十六相
不能過也天下親首以望太平傾心以觀主化四門登俊解木其什四門
肅精賢俊登諸郡貢英解文安河南詩吾皇紹祖烈天下再太平詔下諸
郡國風貢卿由英解偉貢已才相賀爾擇積儒風俊振上請復生徒牒令
聖道大闢儒風俊振儒風重興柳賀分淄青表天賦昌期神開賓覆俊升
平之無害披妖孽之根源襄事戴威於將美儒風重興於祖宗朝無幸人
唐衆瑣憲宗遭世慎以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無綱是無幸人實無遺功
江兵武陵與其元濟書罰無貫罪賞無遺功群臣盡節解文衆度謀盲李
陛下兵文武之德有神聖之資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會勤身以儉
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是群臣盡節之日才智効能之時才
智効能上仁聖注得人致中興杜貴宋賛貴宋吾諸衆咸能持法手藩數
擬事實之忠實皆及積天鋒提圖體憲宗中興事不損得人而致然任直
與大化手渊陛下安上聖不威遠習吝悦之辭任責敗正真與之贖使啟
事以與大化次成敗之事張爲建屏唐李絳說李絳與崔群李揆次者臣
成敗五十種爲建屏依使生帝每問以告切直之言見賜良筠上絳自知

言切直乃去忠耿內者所上疏蔓笑之以俟命帝不怒絳因自不言乃臣
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帝動容曰卿言極
以人所難言者度職知勁草卿當之矣遂賜金紫親擇良弼與之排誅議
任裴度裴度貫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奸臣剔牢相及用事者沮
號朝議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以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
破賊之難在度之爲難也以聚斂相商鐸上既於立功注治平　登茲主
平解文元和聖德詩天錫皇帝與天齊竟登茲主平興其大化上用人門
任直與大化注功治巍巍解文潮州謝表陛下承天寶之亂被困倚之余
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功治之冥定兼書吾神
明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功德赫赫上神聖注中外威理晉史贊
革國徂徵畫時之於寧相由見中外咸理紀律再張眾亂剪削凋隨誅除
群孽年穀衍熟解文與手勿當平秋衍熟符既安立千紀之外不戒而均
眾強梁之兇猜除錯來迎風安伏俊張太平上聖德注萬不寧順解文潮
州謝表陛下自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
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勵精致治裴垍傳天子新剪蓢亂勵精致治發
憤平叛上削明詔威令復振本貫自立先濟誅懲諸將肆皆欲傚逆功順

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可覆案而致 自開傳武德貞觀不難及太
平可覆案而致比古 道庶幾二祖 今得帝書稱大宗玄宗朕欲庶幾
二祖之德朕烈 少 不祁 法度易致懷紀綱易廢施 章
唐作之未終有憲宗之復起 天德神聖性資睿明 其討叛也慨然而
發憤其未治也渠然而勵精 於本業糊糊之念威巍巍蕩蕩之功 今
致朕當之斷威宜日月之神 德 固無察人愛如赤子 推說不以取
術元之例刑法雖用推寬仁之書 哉雖惡以為令哉休仁而長人 務
高平之本以示其愛博施濟道之物以彰其施舍 長人之道仁貴能體
欲治之君德惟是先 悉廣觀察之脈 語今適貴之職 德宛同於復哉
寵無問於幽明 用人 故一職也各隨其器 行一實也不遺爾功 實
者盡為之賞理本人聚見於朝無 義不致衆謀能用忠 古小善者率
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備 禮賢仁而典太平任正真而成大化 字修其
賞缺也待以作相器度試職也命之董師 爭宋言治亂之意任俐處
休以論治當見之原誠從降意 定罰相書長之各平中行器度之無
不執許紙納言於策問擇賢傳任可委以崇斜 廣知人為難也此則德
光於有虞而未賢見勤也此則明如於大禹 元衍名重於公孫李渤望

陛於呈鳳雜對 後升平之政萬世而望之高祖 自西自東求遠於指顧
載播載理武得其盛矣 予欲皇登号仰久備矣朝廷清明列辟于休焉
畜察紀伐滌之體威於帷幄予乎追平淮之未除自其衰 元夏會兵
年建太平之治誠淮蜀蜀始陸再造之勲 賛律會元勤儉 躬服澣濯食
質素是時國德宗肅宗之猶顧約賞用天子躬服浣濯 惡衣非食 通鑑七
年統傳親辟于縱請於內帑錢百五十萬緡以修士卒上悅曰朕所以惡
衣非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於是遣裴度主統傳宣慰諸將之 審謀
英斷 舊史上自藍關以至臨漕樞乎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宰相由是中
外威服紀律再振衆能剪削亂階誅除群盜審謀英斷近古罕儔唐室中
興章武而已 天造神斷 大平之功中興之德 注 蔡功惟斷乃成 平淮西
碑 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敢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
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在斷與不斷 韓愈
傳 十年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 奏言淮西 判之 當天下公力其
賊可立而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 選舉 命舉材堪縣令 李吉甫傳 吉甫
建言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 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 天下翕稱得人 吳兢
傳 李吉甫始秉政請衆職 帝稱職當選賢任能 吉甫精案為我言之 指即

崔羣縣三十許人書肅將為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 元和朝無事人 同上
裴垍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群同列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
推薦御史中丞皆理職為輔相自他選任固不循明人無與言政元和之
治朝無事人詢問 詢訪道理 通鑑五年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
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曰陛下詢訪道理閑於直言實
天下之幸豈人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 暴問元宗治亂 李絳傳憲宗
問絳曰元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一何相反耶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
於放肆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 延英講天下事 同上會威夏對延英
帝汗浹衣絳欲起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
其樂也 訪問隨事稽益 同上帝每有訪問隨事稽益所言無不聽 八百召
訪元稹傳 夫令傳高沖等出為刺史旬月連遷詔書褒諭然易不信
天下憲宗悅召詔傳奏 問前代所以治亂 在貴實傳帝嘗問前代所以治
亂 又李藩傳帝嘗問前代所以蔡給武庫之何故而然 將相 問諸將才
否 裴度傳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
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淮西帝以度知人
言賊傳宰相 同上任其上言錢以言財賦事我傳宰相度因上書論不可

帝不納諸人始終任宰相委心任之 通鑑德宗不任宰相由是朱延齡
等得用事上至是落以心非之及即位選擇宰相委心任之 軍國樞機歸
宰相 先審謀英斷 注 及廷迎佛骨 本紀迎佛骨于鳳翔 信用非人 本紀贊
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嗚呼小
人之能敗國也不必遠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不有所不為未有不為患者
也 中興不終 李絳贊憲宗銳於立功而呈用以聚斂取宰相夫宰相者
乃天下選使皆勞一切焉凡膺大任我中興之不終有為而然 命泌求藥
本紀十三年命山人柳泌為台州刺史以求藥 土木浚興 通鑑十三年上
命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浚興 欲崇臺沼宮觀 皇甫鎛傳帝以天下
略平欲崇臺沼宮觀自娛鎛與程异知帝意數進羨財陰佐所欲遂以
鎛异同平章事 體 神聖制詞 神武威武 文武慈仁 賦 偶濟世戡亂
勵精立功 有李藩易曲全殊之 聰有裴度易度任征誅之寄 淮西
道 東威武聰明之斷成功 揚威之
休 平淮之志發自求東伐蔡之功成於獨斷 平膚剪衆佐夫馭淄青
定河北 欄江綱體宇 聰明英睿 寬仁正直 膺神斷 英才明斷 聖德武功
天遠日 事實 道德 尊道德 見法祖 載道德 同上 議功靈臺 依文昌

群天子誅功畫臺建美將帥集大功佛大星武父命丞相度帥集大功也
于廟告功因上方城伊于廟告功人以方中興之功也功斷寬仁仁
聖人辭僉逢辛勤書方今天子仁聖仁牧黎庶其條傳陛下以孝安宗廟
以仁牧黎庶勤儉漏下五六刻舊本紀嗣位之初帝曰先聖之代猶須
宰執臣寮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理哉自是延英議政晝漏去下五六刻
方退月率六七朝李度傳帝紀日晏罷朝廣諫曰此陛下月率六七臨
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猶異進附其盖懼恐萬機有所壅聞帝
喜納焉歎視朝斥遠浮華元和聖德詩詳見通類天造御平非未陛下
天造神斷天日清明韓愈與崔群書青天白日奴隸皆知其清明睿而果
斷韓愈伸憲宗問政所見登知帝睿而果于斷勤順納諫評內外傳以為

後言朝廷清明元和聖德詩朝廷清明無有敢欺日月清照見其武貫成
睿斷元稹霆馳以斷因上太子元稹獻書元稹傳始王叔文王伾蔭
幸太子宮而挽國政稹請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云云成王所蔭道德也
所近聖賢也扶其藉則與禮樂前浦侯樹刑戮政之至也大宗為太子選
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不三四年而名見成斷其之所致也願今皇
子伯諸王前者諫業行嚴師問道之禮正邦本見納諫內鑒戒龜鏡
成十四篇通鑑人諸正觀開元貴妹見太宗撰金鏡書元宗開元訓誡帝
範諫南書春秋又記漢書三國晋書美于春秋新序説苑君臣行事可為
龜鏡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合二曰辨邪正三曰戒權倖四曰戒德
行五曰任賢臣六曰納忠諫七曰謹征伐八曰謹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
崇節儉十一曰獎忠直十二曰修德政十三曰諫畋獵十四曰録勲賢分為
上下卷上曰前代君臣事迹元和四年以其書寫於屏風則御坐之右遂
中使以屏出賜宣中書宣示宰臣李藩裴垍曰朕近撰此屏風常所觀覽
欲以示卿藩等上表賀杜漸亂萌元稹傳以職諫諫不得數召見上疏
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
通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臣不進抵忌諱者殺紀左右
而者利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群臣莫得與見此亂萌也云云陛下即位
已一歲曾未有進一計獻一言而人賓者亦未有奏對執諫而家勤者以
陛下睿博決深勵精於治視正觀何如我取朝工十事云云戡欽昇平得
宗紀舊史臣曰章武當國命之不行積朝積之時望乃永賀復睹覓其雅果
能振人之恢剔封臣之命五十年已伏之士後入枝封方萬户文鮮之
紙重蘇景化見元和之政戡欽昇平孔戡四事孔戡四一多究官二史不本去

三曰不畫舉口惟人為舞憲宗其其高居易達論遺白居易傳因居易達
在論進時于頓入翰思以歌舞納集中居易以不如帥之無今頗傳帥由
天子李渤三術李渤上千成三術一曰威二曰守三曰戰國論議論持
異惟德與時李吉甫再李欲入自用李絳輩貴大臧是時帝切于治事臣
細先貴宰相吉甫降陳將未能條將事附進言承下德興權容不能
有所往宜休師背戰裴度傳帝相李逢吉建言論頗宜置休師惟度請
背戰排群議因上貴天子赫然排群議有度政事聞以政其盖龍議帝
決李傳振平叔請盖龍以執天下之貴帝下其議裴李登十難以進平
叔悦偏朋黨可不戒哉李絳傳帝嘉朋黨以問李絳帥吾曰自古人當
叔忠者則黨小人抗知欽帝諸口以激怒上心朋黨其之則無進言之則
可欺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進至如則進於則退其其位不為
它計故常好人所求夫聖人同道賢人求類是同道之非黨也漢將召鄭
覃欽上同心及國而宣官小人疾之起黨綱之獄禍士大夫下可不戒哉以
為難辨裴度傳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低公朕思夫主雷者度因君子小
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違
臣陛下觀所行則辨歸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
罪帥判多以為帥判難之于八行判矣已而帝為杜牙王甫牌所指
牛李織結見監初李吉甫相十宿始李宗閔上直言策論抵富路吉甫
祈僧孺於帝有司皆停罷是與為怨吉甫子德裕與僧孺相繳由是牛李
之織結矣上供輸度支今皆悉等相巢始合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
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送使之餘李其上供皆輸度支藩鎮凡易三十
六鎮李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承宗納貫裴度傳初王
參上承宗慢度達下士栢耆木明見說承宗獻德棣二州承宗子惟入
覲始判滄景德棣為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始離覓珍宿盗舊史德宗懲
建中之禍姑息藩臣至元李平盛令奉劃章武忘據宿憤是討姦獻始
侍杜邪公用為宗大沐判關中侍其丞相進判武貫成庶斷終侍果青公
權武中威竟珍而河宿盗雄我章武之果斷也貴公內不應身計外不恤
人言誠材精之用國朋補之賢相元和中興之功公明進為賀尊號表韓
又賀尊號表舍傳夫休潤天須舟天人合度日月揭光陛下于有德此視
之如傳可謂體仁以長人矣明然無協幽德華進可謂無所不適矣於號
極今李行而施可設剗而知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
國無飢寒四夷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賦句能斷我權聰明我全清照

倬回闕休封天　削平濤方毫浮湃盈雪發神斷自清四夷　怪耀炳於
乾坤之始倬贊美於日照之初　風飛雷厲統令雪發日照月臨娛裔神
清　鹿天之戈操開日月之清照從地之闕王扶淮河之攻綏　指捷之
頃而光芒之飄撥掌握之間而平淮之捷獻　開日照之威而赫昔偉歸
音大通之朝而潤于神州　河淮如畫便則財力必聚潛蹤有本備則鎮
與始出　惟天子之聖而日月清照運皇帝之神而風雷令行　三日破
洞曲士眾百億兮夜囊蔡賊草膺四馳　奉命降
從皇惟河北之諸郡從中呼舞不許淮西之千里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王九皋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樸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二　十八陽

郎

太子司議郎

沿革新唐書百官志左春坊司議郎二人正六品上（□□□□官志司議郎四人）掌侍從規諫駮正啓奏凡皇太子出入朝謁從祀釋奠講學監國之命可傳於史冊者錄爲記注宮坊拜青官長除拜覲辛歲中則錄送史館杜佑通典唐貞觀五年皇太子上表請置史職用司議郎乃於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精選名士以居之龍朔中分爲左右以左司議替司議郎以右司議郎替舍人咸亨初復舊分判坊事職擬給事中

事實唐書列傳正觀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以來濟爲之仍兼崇賢館直學　敬播以撰實錄功遷太子司議郎時此官初置極爲清望中書令馬周歎曰所恨資品望高不復歷居此職　貞觀中皇太子上表曰臣聞直筆記言諫司箴過蓋絕代之通訓乃垂裕於當今臣以暇日遊覽前志竊惟古之養德咸有史官所以補闕拾遺爲砥爲礪彰善癉惡如切如磋譬立準而端形猶琢玉而成器故大戴禮曰太子既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漢書云太子既冠成人乃有記過之史是知姬誦登兩肇建此官劉啓昇儲爰尊斯義故能道溫王裕聲聞宸宮上有懇於皇情下無虧於物議臣地居開寢齒在横經越以幼年夙蒙天奬超繁宸以遵禮仰黃屋以承歡怙聖慈而益驕恃鍾心而取恣肅恭馳道恐或乖方晨昏視膳慮有違於家衆始遵必佚後乘之規離光未融懼毀前星之耀是以夙興夜寐内省非疊延首議言與逵重昧而魏晉已降不置此官杜絕箴規何期惠澄伏惟陛下窮神稽古尚擇蒭蕘之言玄覽文明猶開登石之路況臣冲藐未涉藝文出自深宮便親監撫之重罕從皷篋疇識絃誦之宜一德有愆貽憂睿念三朝登餕何以勝任所以冒敢陳聞請遵故實願開史職㦲司箴誡是使緗載墜典復在聖朝資此正人少逮不逮於是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妙選名行之士爲之正六品上掌侍從規諫駮正啓奏并錄東宮記注分判坊事元讓有孝行則天朝中宗居東宮復徵拜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我兒也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長安三年上表其所撰尚書糺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徐浩元宗時爲太子司議郎肅宗即位詔令多出於浩元宗傳位誥冊皆浩爲之參兩宮之文翰寵遇罕與爲比　韋承慶遷太子司議郎爲諭善箴以獻南唐國志鍾謨爲禮部侍郎時太子冀參從庶政謨求兼春坊不獲乃薦其所知閻式爲司議郎百司關啓多由之文苑英華授魏愨太子司議郎制　勑朝議郎前行洛州錄事參軍事魏愨措心和暢祇事清審擢選一（作果）俳殊尤早從股劇司州總錄已擢郡史之綱望苑求賢宜在正人之列可太子司議郎　授張有太子司議郎制　勑朝議郎前守渭州司馬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張有公清衆知虛白已任政先慈惠理尚仁明每執劾官之心必聞奏課之首承華佇雋博望騁才用桂賢相之家宜在正人之列可行太子司議郎散官勳如故　授許誠感太子司議郎等制　門下朝散大夫行殿中侍御史上柱國許誠感朝議大夫守澤州別駕上柱國嘉興縣開國子姚昌潤等或持邦憲才幹稱勇或貳藩條公勤克著青宮列侍玄闡崇文宜昇職於兩司仍佐軍於三蜀誠感可行太子司議郎昌潤可守著作郎仍充劍南節度判官勳封各如故鄭綱爲太子司議郎制進善有旌誹謗有木記過有史徹膳有宰則尚何職於司議哉蓋道太子之善者欲其起居左右前後無不得其正也具官某致忠於國守節不傾處更朝綱人稱其能今以爲司議用典箴規晉馬周恨不居此官今爾之被選可以無太息矣可

典膳郎

沿革東漢書百官志太子食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飲食晉書百官志太子食官令一人職如太官令宋書百官志劉與晉同魏書官氏志太子食官令第五品上南齊書百官志東宮職僚有太子食官令隋書百官志東宮有食官局置有司以承其事陳因之北齊門下坊置典膳局監丞各二人隋官制略同新唐書百官志典膳局典膳郎二人從六品下掌進膳嘗食丞爲之二每夕更直於廚（兒明二人以典膳監曰典膳郎）

事實職官分紀唐邢文偉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在東宮罕與宮臣接見文偉輒減膳上書曰竊見禮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今皇帝式稽

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已下至諮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者已來未甚延納詼諧不徑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激揚文明者乎令史雖闕官掌當奉職亦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輒申臧否太子答曰顧已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在幼年未閑將衛竭誠耽誦因即損心比日以來風虛更積中奉恩旨不許重勞所以屢闕坐朝時乖學緒公潛申箴戒式薦忠規敬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情思審諭義均弼諧豈能進此藥言形於簡墨撫躬三省感愧兼深文偉自此益知名

內直郎

沿革通志職官略齊有太子內直兵局內直兵吏二人隋書百官志梁有齋內主璽主衣扶侍等局各置有司以承其事陳因之　北齊門下坊領殿內局有內直監二人副直監四人　隋門下坊有內直局置監副監各二人新唐書職官志內直局內直郎二人從六品下掌符璽衣服繖扇几案筆硯垣墻龍朔二年改監曰內直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隋有內直郎正八品下元史百官志內侍散官有內直郎從六品

典設郎

沿革通志職官志南齊置齋居局齋居庫丞一人隋書百官志梁門下坊有齋內局置有司以承其事陳因之　北齊門下坊領齋帥局有齋帥內閣帥各二人　隋門下坊有齋帥局置齋帥四人新唐書百官志典設局典設郎四人從六品下掌湯沐燈燭汛掃鋪設凡皇太子散齋別殿致齋正殿前一日設幄坐于東序及室內張帷前楣龍朔二年改齋帥局曰典設局令曰郎

事實舊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二年伍月壬午勅洛陽令李光序責授左春坊典設郎

宮門郎

沿革西漢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具郎以有五人秩六百石東漢書百官志太子門大夫六伯石庶郎以門大夫二人選四府掾屬本注曰舊注云職比郎將舊有左右戶將別主左右戶直郎建武以來省之通志職官略魏因漢制晉太子門大夫准公車令掌通牋表及宮門禁防宋書百官志門大夫二人魏書官氏志太子門大夫從第四品下南齊書百官志東宮職僚有太子門大夫隋書百官志梁門大夫一人視謁者僕射陳因之秩六百石北齊門大夫坊門大夫一人統伶官西涼二部伶官清商二部　隋文帝時宮門置大夫二人煬帝改門大夫為宮門監新唐書百官志宮門局宮門郎二人從六品下掌宮門管鑰凡唐書職官志注坂刻漏一如兵居之制也凡夜漏盡擊漏鼓而開夜漏上水一刻擊漏鼓而閉歲終行儺則先一刻而啓皇太子不在則闔正門遣仗如常凡宮中唱時不鼓龍朔三年以宮門監曰宮門郎

事實西漢書文帝時鼂錯為太子舍人轉太子門大夫三輔決錄桓帝以平陵晉寬為太子門大夫

藥藏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梁門下坊有藥藏局置有司以承其事陳因之　北齊門下坊有藥藏局置監丞各二人侍醫四人隋省宮則同新唐書百官志藥藏局藥藏郎二人從六品下掌和劑醫藥丞為之式皇太子有疾侍醫診候議方藥將進宮臣涖嘗如尚藥局之職

司直郎

國朝諸司職掌左右春坊左右司直郎從六品

朝議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文帝於吏部置朝議郎煬帝罷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朝議郎正六品上杜佑通典隋更五品制解公出身正六品下秩

朝請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文帝於吏部置朝請郎杜佑通典散官並依晉及六朝並有奉朝請為名煬帝罷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朝請郎正七品上杜佑通典唐制秩出身正七品上以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朝請郎易前行員外郎侍御史

事實赤城志李浩十二月六日以左朝請郎直秘閣知臨川為政嚴明會集卒以部轄貪殘欲謀變露刃庭下浩徐曰汝等敢為亂乎推其首四人立斬之將校衆請乃從違獄事聞遷秘閣官至吏部侍郎永州志蔡桼望寶慶元年以朝請郎任明達政理檢括吏姦吏置簿書不踰年財賦自裕人戶輸苗石減一斗以寬民力每歲發糴斛加二升以優遲載船又增水腳錢以與之在任除本路倉使輿地紀勝趙崇模嘉定十六年二月二日以朝請郎知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除知吉州續除嘉定府十二月十日離任荊來文公楊考功利于學又撥田以供釋菜　戴栩嘉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朝請郎知四年十二月一日滿替視學勸諸廟學泥塵輩

所以尊先聖刀丨學東射閫地建六齋又謂羅城築土不足恃請于朝包
砌以石始于頹條門政荆南樓功未就而扶滿歸之日行橐蕭然有古廉
吏風延平志黄坪字平之撫州人朝請郎紹定四年七月到任六年十一
月奉旨再任端平元年六月除知建寧府置貢士莊立武備庫宋恭崇禮
北海集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提領水軍沿江措置制使胡舜陟爲前知
廬州日因群盜孫琦攻城守禦有勞可特轉一官提朝請郎制　　敕朕主
意良輸分憂大邦有社有民既獲保安之効懋官懋賞可忘桂勸之規乃
眷勞臣宜加褒典具官某性仁而勇氣俠而儒直節忠言皆憲臺之風采
壯猷宋議偉從橐之論思頃闖師帥之良嘗倚藩宣之重念彼淮右鞠爲
盜區惠政洽於一方親如父母威聲聞於四境畏甚神明驅豺虎以遐竄
冀金湯而自若載嘉往績申進文階朕方時其守土之功付以保江之責
肖能而使堪事何疑惟爾慨然而有爲及此時哉而勿失繼有殊寵佇觀
厥成可彭汝礪鄱陽集皇兄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看朝請郎制　　敕某視
聽飲食人之與物奚以異好惡動息士之與小人奚以異然君子在上在
下皆能凜然自别以見於天下來世其不在學乎爾生於深宫乃能屏聲
色而娱論說原遣外朝得以自試可不謂賢乎然六經之說大矣可以修

身可以治家可以治國蓋非獨出入口耳之間而已爾尚勉之哉可鄒道
鄉先生集宗室令𢹂特贈朝請郎制　　敕具官某朕於異姓之臣猶寵其
生而貴其殁以全終始之恩以盡哀榮之意而況著在屬籍朕所允先文
以致身秩于朝路既卷終於一世用超陟於三官尚其有知服此追命
王震特追復朝請郎制　　敕朕嗣位以來霈澤數下信有罪戾猶與自新
而况左右侍從嘗爲大臣之所釋憾者乎事當昭明不問存殁故具官某
被遇先帝推司諸綠偶鞠治之弗阿罹中傷之深詆斥居遐外卷至論訴
惟孝子刀訴其沈冤惟憲府揆見其無過用還初秩以闡大公允原有知
服我新命張廣東窓集來友仁轉右朝請郎　　敕具官權塩之法具有成
規惟推行之得人則阜通而無壅以爾風力强濟智慮疏明將命浙西率
屬無怠歲終會課以增羨聞何靳一官庸示勸賞　湯璹將降左朝請郎
制　　敕具官某頃者閩鄙劇賊納款自新招懷之初事屬帥閫爾輒主棄
我致紛紜其祇一官以示薄責服我明訓念咎無忘伏愈復左朝請郎
敕上同同具官某早膺推擇服在近班濟劇撥繁有兼人之譽牧民御衆
有分閫之才頃貽吏議之譏亦既歲時之久屬施寬大之澤宜從事叙之
科朕命匪私爾其自勵　左朝散大夫充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祿

致遠父然贈右朝請郎　　敕上同同具官故父某秉德忠恕宅心謙虚蓄
積於身而不遑履延於後而有所宜爾令子高時右臣屬領大賚之恩載
厚追榮之寵肆增顯秩式慰營魂　鄭德平永祐陵攢宫復按使轉左朝
請郎制　　敕朕修念梓宫之言歸復備送終之禮乃眷越閫之在望爰與
卜宅之工抨閫雖屬於有司復按必資於通列逮該第賞可後敘功具官
某識照幾先智周物表探聖哲書言之奥洞見是非考國家制度之祥灼
知本末頃以經術入侍講帷每殫告后之猷尤見欽王之義　丁同同　王
道特右朝奉郎張存誠轉右朝請郎　　敕具官某等川陝市馬入充艘報
道遠阻備尤艱調護驛舍其最急者也爾等臨事不苟檢校惟時使者以
聞不可無賞用增爾秩式慰賢勞洪文安公小隱集權尚書工部侍郎劉
章父瞻右朝奉郎彦淵贈右朝請郎制　　朕肅祗太室祇詔崇丘郊祀欽
十九章靈承丕况符瑞上百千所茂韓嘉祥眷惟侍案之英實與執籩之
事宜推神惠追賁稱宫具官某藝文根源老矣稱郡履踐修絜啟然日華
蔚爲太末之賢生此貳卿之貴屬時熙典冢以祝書升二等之榮階發九
原之潛懿䂓分不昧饗胃其歆　左朝散郎權尚書刑部侍郎黄祖舜特
左朝請郎制　　十銓考課在職貢以殊遂三載陟明蓋古今之常制朕車

循公道以詔臣隣若時近侍之聯猶謀外郎之秩具官某器識端介風猷
深清恨香獲蘭著牟士彌綸之効簪筆持橐禹秋官平允之稱質其成勞
應此褒典雖歷階而進未表於深思而錫命之榮少酬於大次充祇厥若
勿替引之洪平齋集王道轉朝請郎制　　敕具官某權務萬貨萃焉而擒
山煑海之利居多羨入必賞厥有著令爾材優於從政嘗司出納歲有羨
利其知理財正辭之義乎一官懋賞益闡爾庸可𦆭汝忠惠先生集户部
侍郎王革磨勘朝請郎　　朕明用功伐以詔爵賞不敢遺於疏遠之臣而
况侍從近列顯有成物者哉具官某沈靖有謀柔嘉維則含章而不推有
聞而無聲撫式邦計綱目咸舉乃以歲月叙進應于陟法詩曰豈弟君子
干祿豈弟夫有德君子以樂易干祿而居寵無愧於汝有焉　吏部員外
郎鄭絳轉朝請郎　　爾以稱職受寵不憚益虔再加命秩申錫爾祉夫君
子有勞而不伐得位而民悦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於爾以之　韓蹈
降授朝請郎制　　朕垂意四方不違暇食庶幾小大交修同底于治爾猶
違詔令曾不體國馭過之罰其可已乎劉後村集朝散郎知建昌軍魏峙
職事修舉轉朝請郎制　　朕覈名實而嚴殿最於郡國長吏稍汰其饕墨
而擢悛者其有以廉能自著見必尊顯之爾相家子捉名城無厭削峻令

而雄役服不巧取豪奪而財用足其士皆曰待我有禮其民皆曰捐我有
恩一郡之廢者興蠱者飭朕聞而嘉之式陟明廷典也增秩漢制也爾既
能善其始又能不倦以終之則可以對揚休命矣可范石湖大全集尚書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鄭聞磨勘可左朝請郎制　五禮教萬民
之中既分卿職三歲計群吏之治並舉國常具官某以卓躒不群之才當
疏通知遠之學溫恭朝夕屢造碑以盡規養發文章方扶天而摛藻紬繹
金華之業春容王荀之班適會課於官成當陟明之功令用陞顯級其對
明恩陳止齋集朝散郎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登極恩轉朝請郎
勅朕以眇躬嗣膺丕緒闕為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庶幾周成子
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學先聖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
長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嘆而不忘也長於誅帥强為時起肆
予初政式遄其歸處之次對於以勸講朕將虛己聽焉爰因大饗叙進嚴
秩雖曰舊章亦朕美意可鄭起潛立庵外制降朝散郎王埴復朝請郎制
是非久而自定乎奪付之無心頃餉臣論爾沮壞惡得無罪令諸臣為
爾昭雪其復故官尚懲前事勉圖後效以答我矜拭之意[illegible]
降落直秘閣降授朝請郎制　勅具官某世祿之家[illegible]

誠也爾澤主長從桑之門黎酣肯肖之習所至居官一切以治辨聞政以
廉擊民以狠枚吏以虎而冠不但越吾禮法而已惡聲既著公議弗容梳
職鐫官尚曰輕典可　年元亀降授朝請郎制　勅具官某守令民之師
帥也爾忝自兩科行不素飭居亡鄉曲之譽仕亡循廉之政宰永康守浯
陵俱以賄聞於大夫諸侯閒尚何以師帥元元我姑上兩階毋急三省可
全子材降朝請郎制　勅具官某馬設亮之變將而衛亭之助所不容
元誤誠之前鋒而消臺之敗所不貸爾節制於范師不以律既僨於洛
學奔於淮又以輜糧器械委棄於虜是再北矣范首以狀聞臺臣繼以章
上褫官鐫秩俾佀于衡山之雲尚望朝覓厚之典可　韓大倫降授朝請
郎制　勅具官某朕聞廉吏興化之本也爾都賦輿以不賄聞於諸侯宜
其可以化孫養鎮戈矛矣共武州事曾不浹日怨起舂卒之閒蓋亦遭時
之不幸耶臺臣以否律告朕不得不行其言姑鐫一階毋使廉士夫職貪
夫妄利可　張郎之降授朝請郎制　勅具官某朕惟古今不以一青棄
士汝屢責矣朕以其為先朝執政之子且才而藝故每洒濯而用之令臺
評稍爾置速復而不知遲耶雖然書心畫也心正則筆正矣其鐫一秩式
觀爾容可　黄𡌵行降授朝請郎制　勅具官某蓋廣惠百姓夫職不

賴爾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無仁愛德惠以撫摩瘡殘而乃科丁錢械權
償又從而槌剥之何紛然其擾也部使者以狀聞豈容不鐫秩罷官以謝
循之百姓可　王埜特授朝請郎制　勅具官某世嘗謂儒者不知兵抑
不思我戰則克好謀而成皆儒者事方盜發昭武汝以書生將兵唐石左
剪右屠盡殄其首戰則克也既佩州印紱新軍不軌姦伏未發而預防逆
遏卒殲其牙謀而成也朕既賞唐石之功矣則如本軍撫馭之勞何愛一
秩不以為百吏勸可　洪咨夔磨勘授朝請郎制　勅朕制爵可以馭貴
而不能以縻天下之異才限年可以勸功而不能以厲人臣之高節令有
恬退之士拔諸履閒之中不登周官計吏之書弗隸漢世考課之法嚴由
朕志執別汝能具官某質美而材良氣剛而識正考文稽古當在言游之
科守道安貧能尋顔子之樂一日直言而去國蓋審閒任之在心故於進
陟之閒越厥拘攣之外十載不中磨勘在神宗時則有與禮之官終身不
叙乎勞在孝廟時則有勸講之士用加特命併理前階以消躁競之風以
表方廉之操可　追官勒停人張宗濤叙復朝請郎制　勅具官某節義
天下之大閒寬大聖朝之厚澤玉川之變衣冠之被污者不但汝一人也
原咨責振澤海朕方與士大夫更始如爾元階可忘軼叙可高着薔薇垣

類藁沿江制置司參議官李曾伯特轉朝請郎制　淮瀨之歲合肥為虜
窺闖士大夫同心德以禦之爾素有康時之志聞命赴援至則從兵壁降
蓋士氣而沮敵警勝勢一成虜鞘翱引去于城底績爾乃居多用進一階
式昭懋賞王東牟先生集朝散郎直龍圖閣程昌禹朝復朝請郎　勅具
官某兵興已來人懷自謀其有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者雖有小過固
當宥之以勸能者爾前自淮蔡徒于荆湖皆屢涉艱危以身犯難斯亦劫
矣比因赦宥遷叙舊階而有司謂爾尚在謫何法未當得特從寬典用視
疏恩尤拯塗炭之民行勞徠之政因時施設圖所報焉亦能不尚威名要
急功利則謗書滿篋亦何畏哉其既乃心勿替朕訓可蔡崇禮北海集朝
請郎誥詞紹興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勅朝散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
太子侍讀賜緋魚袋楊萬里朕妙柬耆儒列之備禁若經若史教繹發揮
必期有補於聞見固不徒徼古具文而已唐臣諫篇疏為徽卷嗚屬頑可
復諸爾以淵源正大之學再召為郎疏列屬於樞廷仿糸華於宮案凡講
說講削之次皆箴規寓責之言直諒不阿忠嘉可尚一官之賞未足以酬
卿也惟替忱誠勁節綸切事情道本仁義數十百篇之旨爾固知之執失
兹欲見於舉行尚毋嫌於條奏可特授朝請郎蘇東坡集黄覆磨勘朝

請郎誥詞　勅漢孝宣帝勵精為政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增秩賜金朕追想其風欲見之於事而況積勞之久於法當遷者乎具官某頃自禁林出為方伯推其所擧施於有政表賢奬善有古人之節考績應格更以叙聞其益勉於裕民無使循吏之賞獨隆於前世可特授樂先生集朝請郎知平江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會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澤依前官職特授龍圖閣待制封賜如故誥　日旬承流緬想六卿之風望河圖候對首躋九閣之崇職爰錫賁書式昭殊遇具官某天資端亮器度恢閎正色立朝成服持衡之論至誠愛國每嘉謀莫之忠遠晉長於七人遷蹤榮於八座俄厭承明之直久從真館之游未登獻為采洋闕法當中吳之擇守起舊德以殿藩歷煩歲月之淹已載袴襦之詠俾還西清近侍之職增重右輔師帥之權均賦息民豈特銷歎愁於田里訓戎整備尚期壯屏蔽於京師庶幾夏頫之虞不貽保釐之寄亟從洪渥佇俟嚴閽可

鄭惠叔歷官表奏謝朝請郎表　臣某言准告為皇太子宮講春秋終篇臣曾充侍講蒙恩特轉一官臣已望闕遙謝祗受訖者鶴禁具僚耆叨進講麟經徹卷均沐疏恩祗拜訓詞之榮不勝僥倖之懼臣某中謝伏念臣起家寒遠涉世迂踈賁不副於浮名學未聞夫大道頃以備員於太史雕而列屬于承華入侍經帷獨執春秋之一藝具陳官見何裨日月之重明甫決周期即塵外補敢意七八年之後尚頒萬一分之勞覽奏終篇褒名進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神夢宗遠聖學高明立教宮庭本文王為世子之學推崇君父取孔子約魯史之書歷命儒臣勸講儲極畢茲大義被以殊私臣敢不退省所蒙將何以稱銷陳印綬捲漢儒稽古之功歌沐本支過周室卜年之曆臣無任

張舜民畫墁集謝轉朝請郎表　有命自天無功受祿心非土木感極涕淚中謝竊以煕幽陟明虞舜所以熙載大比計治周室所以述衙致有三載考績之朴八法馭吏之典迨夫炎漢尤重守臣有功則增秩而賜金無狀則免官而下吏洪惟昭代祗率舊章豈無不次之尤恩以待非常之顯効自餘常調一準平勞如臣者樸樕散材望歸桑齒望不踰於州縣任有愧於兵民已閱恭年未嘗報政攻堅操曲徒矜累月之勞拾級升階動有歲堂之戒雖云序進實愈超資此乃伏遇皇帝陛下秉六御天登三協帝臨下御衆則得簡之要知人安民則盼哲惠之資久泳之士悉歸諸福之物並格需九霄之雨露澤萬里之桑榆侍華長沙豈特土風之卑流遊心魏闕若將老死於江湖

陸佃陶山文集謝轉左朝請郎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蒙恩授臣左朝請郎依前充龍圖閣待制差遣餘封賜如故者奏課上聞幸叨於歲比叙官增峻誤被於階升闡命若驚撫躬罔措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雕篆獲際盛明以閭巷孤薄之孤生蒙朝廷拔擢之不次入持荷橐久貳王閣日月雖勤事功茂著比再居於藩輔方懇奉於詔條尚未報成復蒙進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容光必照廣覆無遺不棄涓埃曲矜舊物豈獨擧陟明之故典蓋將勸循業之康官遂致虜微亦膺寵渥敢不銘肌淪髓堅頂踵之捐績綏增長仰答靈天之賜臣無任

洪平齋集謝特理磨勘朝請郎告表　臣某言恭奉告命特授朝請郎者課格三鈴尚汁井籍秩陛二等忽冐紫綸轉謀帝以光榮拔澤渙而愈厲中謝伏念臣學惟守解志不萱雖明主樂忠雖異能而不忤柄臣忌直竟編虎以奚逃投閑三祀之餘待盡百憂之外會思不肯引咎誰偉元成玷闕之詩動心有益泛濫黨綱之傳責命何辭浩日月之居諸啟乾坤之軒豁晨既深宵夕題要塗用娛疾以難危恭乙荒而終言鑒觀素履知無一朝詭遇之心考衆踐更念有十年不調之歎俾還官薄與進文階歷觀大化之更無若微生之幸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惟皇作極觀過知仁謂靜者無營臣之靜將安於拙而退者不競臣之退乃厄於窮遹為華袞之發聆示緇衣之好盈跡新渥一洗舊愆臣敢不懲逮復於前來氣升於後終身不理磨勘固慚浮照勸講之官當制封還詞頭尚魏廉定代言之職臣無任

鄭惠叔歷官奏表謝皇太子朝請郎箋　某言准告為皇太子宮講春秋終篇下曾充侍講蒙恩特轉一官某已祗受訖者儲闈勸講為之勞能魯史徹章新承寵渥得非所望居不自皇某中謝伏念某冥頑不靈單于自吞學古而見道遺遠反身而恭過未能委充中秘之員濫級承華之屬博聞道術無非左右之端人獨抱遺經莫究始終之大義每因侍學常竊慚顏自一去於宮墻已七周於歲籥啟意終篇之奏亦叨進秩之華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仁孝日聞聰明天縱問安侍膳不忘朝夕之勤遵君奉親更達春秋之指篇章講究德業崇成凡預經帷悉沾恩紀某敢不益堅厥守思稱所蒙升唐士以討論尚想退朝之暇拜漢廷之賞賜愆知稽古之榮
感懼併深敦宣罔既

朝散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文帝吏部置朝散郎煬帝罷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朝散郎從七品上
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隋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朝散郎易起居舍人及中行員外郎

事實與地紀勝呂㭊郡興十七年校左朝散郎貶梧州秦檜追恨呂頤浩
不已故也　尤煒朝散郎寶慶元年二月到八月罷增給兵糧軍士為之
立祠台州府赤城志王挺濡須人字叔長相山先生之道之孫樞密使藺
之姪龜湖先生柔之子嘉定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七年十月二
十六日該登極恩轉朝散郎寶慶元年二月三十日轉朝請郎十一月十
七日除工部郎官刊龜湖集　王佖朝奉郎在任轉朝散郎淳祐元年三
月十四日到任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去任救荒有大功修州學行鄉飲修
釣臺書院始教養嚴氏子孫　章大任朝散郎淳祐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到任淳祐九年九月奉旨轉朝請郎通學溝導貢院水濬官渠修四門城
重建南樓正壽源增置備安庫除山寇懲鼠竊均監船助募役田助威惠
廟春祈秋報田建威惠廟魁星樓重新公使庫南康志劉漢傳朝散郎咸
淳七年到郡首行淳熙荒政出鎮宅錢捐己俸以賑貧節用買田置惠民
倉增請命得免省所折帛版曹綃綱撥惠日廢寺田穀七百碩助星子月
解軍糧創白鹿洞貢士莊修流澌橋新英祐廟移創押事廟復文公金夫
容觀愛民重士興滯補弊政績難以具述劉敬彭城集朝奉郎試禮部侍
郎陞佃可朝散郎制　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朝廷所以登進材良歟中

外朱嘗遊於跡聽而況於廷臣乎具官某文藻華絢器宇爽曠眞我作清
是以典朕三禮婉而成章是以付之史筆遂于考績綽著善最宜因寓祿
之資叙進陟明之寵散服休命以永終譽可　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王
震可朝散郎　勅考績之法所以摩礪多士乃自唐堯行之矣具官某文
恃志修材役氣勝內參法從外領州寄民譽成服吏課屢最有可舉歲月
之效易以指口本朝崇明陟之典丞其詔祿俾從進秩用稱恪居可　朝
奉郎權發遣建昌軍張升卿叙朝散郎　勅具官某向者奉使嶺表鎮撫
蠻服盜賊之發不能檢察奪官貶秩退守於豐歲期當叙宜從事復爾前
以澡洗風愆既還陛遇舊朝之予奪纖介不欺令此新恩是謂加等既被
役漢恩所報效可綦崇禮北海集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充
兩浙西路安撫使葉煥降授朝散郎制　勅爾師帥之託莫尚於循良制
方面之雄尤先於鎮靜苟專委遇宜祇謹何具官某風有能名既堪劇任
為伐帥藩之寄俾增州牧之權亦能慎重以濟功乃爾狂躁而生事請不
待報輒募兵於他邦用非其人幾召亂於屬邑顧京口要衝之地正江津
備禦之狀輕舉若斯設施何賴聊從黜官之罰用懲失職之愆往欲前非
尚圖後効可　轉朝散郎制紹興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勅朕法從之選

列雖無待於次升厥攷績之奚常固必疇於叙進爰舉陟明之典式磨增
秩之恩寶文閣學士左朝散郎江州太平觀北海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
賜紫金魚袋綦崇禮儁卿雲學窮游夏筆特荀宗入踐玉堂顧相應以長
世之文乃閱勞於侍從之事迺筱滿歲在法當遂通班內閣之華仍慶珍
臺之逆併疇爵邑就峻文階祇服貧書毋忘歉納可特授左朝散郎依前
寶文閣學士進封高密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差遣賜如故淄良貴默
成居士集祖秀貫復朝散郎制　勅具官某爾將愚於外見稱强明聞者
奪官乃坐海緩有司摘狀謂已再期在法不忽宜還舊秩往其祗服尚慎
旃哉可張廣東窓集鄭剛中復左朝散郎制　勅朕視仁壽鄙既展璽視
之慶故遍宥罪用覃及物之恩凡麗丹書悉從昭洗具官某早有器使服
在通籍入則才華蔚為臺省之望出則威望遂專川陜之權頃緣微文閒
時既久屬茲充大之澤宜從牽叙之科朕命惟休爾惟自勵　莫將磨勘
轉左朝散郎　勅言揚德進越等爽所以用人月要日成循資格所以計
治伍臣雖吾之親推考績必付於至公具官某識造幾微學通古今議論
辯博每高專對之能容止詳華式壯周行之觀頃自冬官之貳擢陞常伯
之聯嘉乃靖共載揚閎閩用中頒於明命俾序進於文階雖有司存為恩

則寵洪遵小隱集左朝奉郎試給事中兼同修國史兼直學士院周麟之
轉左朝散郎制　朕登用侍從求之如不及然於進律之際亦未嘗虛授
所以示公道也具官某文章行義為世聞人簡在朕心徧都清切夫上玉
堂夕瑣闈紬金鑰皆搢紳之妙選也而爾實兼之可謂寵矣至於歲成增
秩厥有司存往其祗欽無忽猷告汪藻浮溪集給事中王綯復朝散郎制
賢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具
官某頃服禁嚴職當獻納而失於詳慎至陷小文兹被湛恩宜除宿負
俟酹謹初豈有於他腸顏子庶幾尚何憂於貳過毋忽纖介而廢激昂劉
後村集朝奉郎行大理寺簿郎似前任分司來石茶鹽所檢閱官賣鹽增
羨轉朝散郎制　國家大計十之九取諸煑海欲鈔引流通而無壅必勞
鞭畫算之有人爾前以才選分司來石能息之入有增無虧爾不憚於宣
勞予豈吝於褒賞可　朝奉郎謝奕楙以前任都大解發新錢綱及數轉
朝散郎制　冶鑄歲以十五萬緡為額反額者賞其來久矣爾建銘臺善
於其職新錢源源綦綦而至有司上其功狀如格乃遷華秩以旌賢勞可
朝奉郎家遇以修浚靜江府城池轉朝散郎制　先朝既平儂猺首城
桂州厥後承平日久城圮塹湮恃險不戒爾佐閫幕能與將士叶力浚湟

一旦廼至卒能與城俱全可以言智矣俾進一秩以酬前勞可鄭起潛立庵外集降朝奉郎陳集秩復朝散郎制　明經律賁滌職蕩識而鏡至清爾以微文自累蹈用洗斥書而歸呈極其復故官思稱朕拔拭之意衛後樂先生集朝奉郎行太常寺主簿劉彌正差出淮上相度驛磨措置事件有勞特授朝散郎差遣如故　朕採叔臣之柄有勞必錄所以存公道示激勸也日者兩淮貨泉壅滯出納隱欺重水潦之爲災趣春和而議作爾以儒者諳練將指諮詢得其事情馳以歸報爰進一秩俯旌爾能其益勵於遠猷以對揚于休寵可慕容彥逢攜文堂集朝奉郎吳織可朝散郎勑具官某新壘告成稽其功次汝以外臺屬官實預供億進官一等其往欽承可翟忠惠先生集吏部員外郎鄭絳轉朝散郎　賢者秉於事功志於職業毋以爵賞爲也然朕賞賢者使夫媮者有所勸勉媿耻以爲賢於馭遇一舉而兼得豈徒然哉祗拳新命益率爾常　江西運副張根起發直達斛斗數多特轉朝散郎制　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夫尊以朝廷之爵位顯於國人之觀聽而衆不與可乎朕明用功伐詔于有衆使賦祿者其與有辭爲賞不濫而受祿者其食不浮於所無媿汝既安矣孰不汝要吳泳鶴林集龍略降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師行千里其誰不[illegible]襄

叔子料敵之精也迺者韃人犯我夷陵焚我郛壁爾爲之守徼邏不謹君困飲關敵至則委民社倉廩府庫而去之朕何頼焉薄鐫二階用警列雉可　程植降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茂林居亮之腹爾爲郡將王丁赤籍缺而不補乃利糧估以爲己貲脫有一騎落於邊關其何以免朕顧要乎即兹一青合議薄懲可　李知孝降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曾師不恭有常刑令正朋姦之罪司寇佐王用經典未孚衆論之公爰中忠言以擊擿懸以爾詞辯而行詭外夷而中深耽標朝紳顯擠權門之惡唉使臺緣陰爲群小之宗至於鼓弄是非之黃包藏噬天之牙蓋盧杞延齡之裔而患卿邪慝之儔如彼職涼豈宜式內朕方更新萬化收召諸賢謂英華不除豈幽蘭之能殖而衆巢不毀何祥鳳之來儀巫於半夜之間聲此二凶之罪疾雷破柱弗谷渙號之播留滄海納汚仍示鴻恩之寬大繼以中臺之論奏中之後省之封還僅鐫華階猶賓旁郡正卯之惡有五既寬譬觀之誅弟兄之宥曰三姑從崇山之放史深退省以蓋前愆可　黃埒落直秘閣降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州郡官吏相挺爲亂不但富步莫虎也朕不敏明智弗能燭遠以銷未形之患爾幸得備郡守號曰主將妖御夫衆鞠成凶頑甚至縱火城闕衣冠華族俱爲之墟藩汝安得不[illegible]

其咎歟雖亡臺評亦當以大職坐可　鄭揚祖降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言卿尺之奉者不當復與之爭利矣爾爲卒判史又攝州事不能分其利以布之上下而低昂物價以取贏焉則幾以吏而商也鐫秩能官尚曰輕典可　朱瑜降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漕江西之粟以賞淮堧爲比也爾俾隆興受和糴之令適值歉歲王人謂汝不能航一粟以應期會豈汝之辜耶然不可不存懼就也姑鐫一階嗣有叙用可　王夫亨降授宣教郎陸堊降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等郡有丞貳蓋欲與我良二千石共理吾民也爾夫亨倅合肥爾堊倅吳門皆半判史不能同宣教化而厲民自養侍法以削豈朕加惠元元之意乎各鐫一階毋怠三省可　陳隆之秩復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小廉曲謹不以責英雄也爾少自慊慨馳騁戎馬間數建奇績一旨何足累汝耶然令汝順矣廉以治民莊以涖中思備觀風之職可　馬光祖特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耿壽昌糶四百萬斛從漕賜爵關內侯後之以道權被賞者實昉于此爾以儒生守高沙郡雖於戎事非所閑習而木饑木毀之後迺能峙糧於倉儲粟於庾視舊將所糴乃倍蓰焉則亦爲有勞矣晉陞一階以勸來績可　楊公說特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

蕞歲陸公紀遺清卒起亂綿衛要之道而當使之非綿守定子既以千城上功爾俾簡乃能明作城料綿丁屏蔽一州賊人睨之弗敢近則次於定子矣若錄其功紋升二等尚庶幾風厲守臣焉可　王埜特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蘄賊豕兇不式王命爾攝昭武乃提兵守隘逆遏其衝官軍既會知略輸湊遂克殄殲醜類實惟汝能特升二階申勸列雄可　杜杲秩復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六月出師古人所重千里饋餉戰有所及饋者三京之役爾既條其不便而主帥乃以糧道不繼爲言是汝不能盡其爾也今覽來章陳義慷慨朕爲之憮然盡復故官以伸究結可　顏戣特授承議郎游一龍特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等蠢爾黎蠻干我王略爾一龍倅于瓊山智畧輻湊乃能諭諭賊巢西轉以降爾戣起于廉藩嶠氣如虹乃能殄殲渠魁驕首說戮二人者亦可以爲偽功矣各進二階體朕推推之意可　劉純可特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益發朝獻虞翊伏兵術捕史不廷書以診道其事況擊賊而死者歟爾昭武一令耳當官單環廷生昕之時而乃能捐財募兵勵志平賊七戰七勝而亢身亦殞豈不甚可哀耶中贈二階以弔忠魄可　黃炎孫追復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坐決而眠會於而叙郎之典也爾武郡浯川攝州官罪職不思其居爲帥

所幼命下而波元矣累經赦宥朕安得不恻然追復故官庸示哀恤之典可　髙楳叙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往歲韃虜犯闕擁兵之將與扞敵守闕之臣望旗而潰聞風而奔去者肩相摩也相屬也爾以儒生守洋川郡當賊馬馳突無尺兵在手乃能結聚居民保於境上獎率將士同復漢沔可謂仁而勇矣當在封賞之科而反貽吏議朕為之憮然數叙元階往其祗服可　劉必端叙復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昔溢起京西光化守臣棄城遁時當所欲置之法范仲淹欲薄其罪我仁祖竟從仲淹議至仁也爾昭武之罪實顯於此刻經赦宥可不以元階叙耶惟一乃心毋貳其過可　宋明遠叙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糧道不繼蜀師所以還罷敗既豐羌人弗敢勑二事古人所難爾之不稱其職是過也既以過而勑復以能而叙朕於爾明遠夫亦何心之有可　馬光祖叙復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昔晁仲約為高郵守將賊銜欲重其罰仲淹欲薄其罪蓋仕於邊州者誤法有時而不同也爾守高郵恪謹侯度師不風飽亦欲以廉律之難矣然一言何能恢大德耶還爾元階服吾新命可　高著齋徽垣類藁　淮西撫幹趙希瀞惟勉應援安豐人馬督辦錢粮有勞特轉朝散郎制　勑家內安豐閫不解者踰月城孤援絕其勢不交爾以幕彦督餉清師其勤至矣[illegible]

閫爾勞用陞一級益閫來效以稱所家　通判真州劉集義應辦有勞特轉朝散郎制　虜衛淮濆饟備為急匪得通材身任其勞閫克攸濟爾叅自儒科備諳疆埸之事分制儀真屬時孔棘粮糧冒炎無敢不供士馬得以無乏部使者以狀來上何惜一階而不懋功　蘇穎濬集　曾肇磨勘改朝散郎誥詞　勑上大夫有常秩者皆得以叙進至於近侍之列優以三歲之典非謂從官親近侍而特私之也進用賢才理有當爾具官某學術精博遣詞甚工操履堅正遇事不苟比司國史煥乎筆削之華進領掖垣確然謀論之正有司考績於法當遷稍陟崇階增重要職勉服寵光之厚益思報稱之宜可　王存磨勘改朝散郎誥詞　勑朝廷用人惟其才而考績必以歲月用人惟其才故政無不修考績必以歲月故官不失績朕兼此二柄以御羣臣故雖六事之長猶為郎官之秩具官王存文雅足以飾吏事靖重足以鎮國俗恬於進退不以為利回出入臺省人言無間司馬治兵朕既已重其選矣有司奏課并欲以報其勞可　呂忠穆公集　謝特轉朝散郎表　救荒布惠方祗滋詔之音懋賞遷官忽拜中天之命省循非據戰恐交懷中謝伏念臣本乏才能誤登科第橫經勸講首尾十年隨牒官遊積逢二紀間蒙推擇稍預使令惟高陽一路之衝總朔部十城之遠

河流横豆猶事艱勤塘水瀰漫地形卑下溽有雨潦之患頻多萊芑之虞上聖勑興邁禹湯之獨智匹夫不獲軼堯舜之深仁至乃親灑宸毫特頒詔捨廣給散以惠細弱營居處以寓流移大開倉廩之儲蠲免稅租之入展閑借貸遵奉成書拯救撫存不拘常法精誠感格品類昭蘇舉無疾疫之災各保安全之慶羨黎茹粗變饑健而為豐年里頌塗歌改呻吟而成和氣於穆帝王之德克配乾坤才然蝼蟻之生何裨毫髮逮茲進秩尤懼瘝官此蓋皇帝陛下明協照臨功參化育敷德澤以厚下操威福以馭臣視民如傷既恤災而有政勸功以賞又錄善以無私是致妄庸亦叨甄獎臣敢不夙興自勉夕惕載思永堅忠孝之心益厲報酬之節　韓駒陵陽集　謝特轉朝散郎表　臣某言准告伏為淵聖皇帝覃恩轉臣朝散郎者爵秩方增寵章存至義無虛受法不容辭中謝伏念臣猥以老見收坐狂中廢及靖康之臨御蒙任遇之非常兩修禁嚴之書三佩守臣之印復西垣之故步陞內閣之新班黃紙屢除方慶非常之遇翠華忽遠空懷欲報之思豈謂頃于喪亂之餘尚舉前日序遷之典初唯感涕久更慚顏伏惟皇帝陛下體文武之資勤躬堯舜之孝悌毋緣義眷未棄孤蹤然臣朝烈受爵家居思伏平戎禦寇嗟綿力之已衰尊主庇民矢此心之猶在臣無任對給

事集　謝磨勘合轉朝散郎表　一麾假守已分默幽三載循勞乃蒙增秩拜恩知幸撫己增慙中謝伏念臣學不知方才非適用徒遇休明之運誤蒙神聖之知擢自冗僚置之言路訖無云補積姚空餐比緣抱疾之餘竊覬承流之效乍任未聞於施勉頃寘已抵於譴何方深竄殛之憂敢冀褒嘉之及載循忝冒弥切驚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海涵至仁天育矜奪本馭臣之柄黜陟乃考績之公故雖至微亦不偏廢臣敢不仰承眷注祗畏明威貢銷投閑庶獲痍瘳之福餘生未泯誓圖報塞之方　張紫微光生集　轉左朝散郎謝表　臣某言今月二日准告磨勘轉左朝散郎依前充敷文閣待制知衢州封賜如故者分符出守愧乏休稱會課當遷誤蒙信賞被寵光之抑至顧瑣質以奚堪祗受靡遑凌兢罔措中謝竊以虞舜極無為之治乃三考而陟明成周興泰和之風以六叙而正吏允循愛憲允屬熙朝伏念臣賦性迂疏進時休運濫綸閫任已叨厥閣之詞臣試職承宣復繼甘泉之法從才微任重器小恩隆敢意序陞洊叨曠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庶績其凝黎民於變乾健而寧萬國遹追帝王之殊勲離明而照四方盡復祖宗之舊典誕敷湛露敦勸臣工是致庸虛亦霑異數臣敢不仰遵聖訓恪奉郡條誓殫撫字之勞期答生成

之賜咸興夜寐戒伐檀食鄙之譏時和歲豐歌阮醉太平之盛蘇籀雙溪集謝轉朝散郎表　右籀咨准告轉前件官者伏罪允係庀工陳力偉中興儀典之舊謀攸司榮觀之選委轉落成計功于爵濟綠綸之惻怛陟班秩于崢嶸微夫草木之生決於雲天之澤傴僂祇命跼蹐銜恩竊以階太平而禮樂興觀會通而聖神作豈干戈倥偬之後廢文物聲明之昭誠習肄史始之秋副跂竚觀瞻之衆東觀曲臺之秩多得殘書總章衢室之間咨訪故實誠稽古制令之際聊息馬講藝於該猶技派而尋根源酌沿革而求通變順遂品彙統叶天人豈庸末之所知賴真儒之爰立鴻惟主上備雕王之龍駕建虹霓之脩竿三辰旂旗前殿正衙之仗衛五色比象太室親祀之文容肴九奏萬舞以祝南山天日滄廓製六樂三雍以納和氣遐通允諧蓋叔孫綿蕞要務則漢高知皇帝之尊張純答詔引經而光武定禘祫之議昔毓嘉會令圖昌期典章著明英髦雜遝抱圖謀鉛槧而訂議者殆國僑向戌之儔執斷緞綸而情新者必歐冶工倕之侶哉成黍其允副責成殆將比三代而符同何特起二漢而馳赫獨終皆監掌展究恪恭懷敗材傷錦之羞祇注凡鎔金之戒幾希慶扁鍊輪之斵敢蔇爵祿徐疾之心奉無苦窳之嫌各竭精能之伎恃上仁之陶沐俾下情之奔趨悉皆樂職之常姑光鄙儒之照近蒙奏最遂玷恩光再惟太師公相棐高明磊落之姿佐濟哲皇極之主嘉謀猷之凝遠德義利之無窮大節大營尪映前後一心一德致理清寧從容兩社之間進止弗失尺寸蒼猝萬機之會酬酢不改色聲貫穿流畧而涵師範群儒之視傚自得乎度數紀律之表研精乎載籍根本之元發端右文贊翊洪造緝熙彌畫和洽光明搢紳孰不盡乃心祇底亦使同其利念務瑣迹跡之迹抹膺未有進之勸假借既收庇羕迂拙獨方且激昂志見微宋事爲叩闕懷萲未爲報效執經授道久願依歸上恃寬洪恕其胼懦張舜民畫墁集復拜朝散郎　曾爲朝散已多時起廢皇恩許再爲學得子文無慍色笑他白老強題詩難無妄想追前境猶有貪心剗後期秖向今冬求致仕要將恩澤與孫兒

通議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文帝於吏部置通議郎煬帝罷事物紀原唐貞觀十一年定令改隋通議郎爲奉議郎

給事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文帝於吏部置給事郎煬帝移給事郎名爲門下之職位次黃門下置員四人從五品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給事郎正八品上

承奉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文帝於吏部置承奉郎煬帝罷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承奉郎從八品上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承奉郎易大祝奉禮郎[illegible]文

[illegible]

事實瑞陽志雷作字天起新昌人爲均州錄參有茶商十餘人捕訊者以爲真盜作爲理出之太守尹機參督府課議選守遂一府事皆偽之方薦其材乃慨然求歸事上改承務郎致仕遇慶壽恩加承奉郎年八十六卒宋劉攽彭城集朝散郎王平可朝請郎朝奉郎宋湜祝康可並朝散郎奉議郎王叔憑可朝奉郎宣德郎李世南可通直郎承務郎大理評事錢孟可承奉郎餘並如故制　勅具官某等朕惟法令者所以爲天下共也而繁文奇請日至月增不憚刊改以求其中爾等俱以美材而應慎選則筆削用成新書時其恪居推以懋賞進階一等是爲渥恩可　承事郎王仲煃可宣教郎承務郎孫撲可承奉郎制　勅具官某等恩令之下溥及在位如雷雨之於百穀草木無不甲坼者豈以其微小而遺之哉爾等預列纓裳齒于元士膺慈慶澤例進秩級勉恭立志用對休命可　賜同進士出身右班殿直子湜可換承務郎左班殿直令譁可換承奉郎　勅具官某等國家闢設科選詳求才譖能者取之無間跡逖刻爾麟趾公姓天潢餘潤不以膏粱自迭而用經藝修己因其程文賜之名第俾遷優秩爰齒多士方令修厚邦族誘進初學故其課試之法異於寒素至其政官將責實用勉爾勤慎以集休譽可韓駒陵陽集承務郎石敦義郎夫轉承奉郎　勅具官某汝調民兵護至塞下風霜浸淫山谷阻修而民無逃匿者汝有勞焉賞以酬勞不於汝吝可李壁雁湖文集方瑜降承奉郎制　污吏以貨爲廉吏以行商抑宗元之論切矣况於盜販官物取贏自豐其貲貨爲不亦甚乎爾弗脩廉隅爲長所劾閱視其狀錯兩秩而免之往徇洗滌無卒自棄周益公大全集建寧軍節度使士刲遣表男忠訓郎不能乙休士太男換文資特換右承奉郎十月一十日　勅具官某祖宗時以儒科易武弁者多矣近世一切反之將門戚里朱紫蓋相望也豈於吾宗室之老獨有所靳而不徇其遺言乎寘爾東班尚識朕親親之意可吳泳鶴林集鄭該贈承奉郎制　勅具官某三衢嶽邇纔甸項者悪民盜弄林谷於山谷間爾以大冠黃綬里居淳安乃能捐家貲以募兵參軍議以厲衆勞於王事致殞九身則飾終之典朕何㤰焉增秩五階可謂異數豈徒責於幽夕亦以勸於將來可慕容彥逢摛文堂集西頭供奉官賈桯可特授

宣義郎右侍禁劉查可特授承奉郎　勑具官某爾材質之美列于右銓命試以言條對可採宜陞厥序進易文階選用自茲往其祗服可　文思副使董示師左班殿直吳本差使元玘西頭供奉官監貴充等池郡帥中可各轉一官監安邑池儒林郎史安民可承奉郎制　勑具官某等爾等協力捕寇威著勞能宜進厥官以示獎激往其祗服毋替恪勤可蘇頴濱集致仕馬充等以登極恩改承奉郎告詞　勑具官某等爾以耆年知止退安丘樊衎于纘服均霈多士進秩之寵隱顯同之往服異恩以介眉壽可夏文莊公集謝加承奉郎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進奏院遞到勑牒一道伏蒙聖恩加臣承奉郎仍放朝謝者告瑞公朝獲三篇之秘牒畢恩麻品降五色之乾文寵耀踰涯驚惶失次中謝臣聞魏閒衮歷階疏炭分唐拔帝闕散官攸設所以旁照等列下懋勲庸在我民時鬱為華貫恭惟尊位皇帝陛下元功無際盡脫存臻馭萬國以器名勵羣臣以祿位苟非久歷年所克荷官常則命不虛行恩無妄受如臣者學漸多士官忝爲丞素微攢草之功獲被如春之澤敢不盟心白水誓節青松請纓當効於終童求試頴布於賈傅展傾塵露上答蒼穹

儒林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文帝於吏部置儒林郎牡佑通典隋五伏官並取前史非林郎之人煬帝罷又改秘書監爲省置儒林郎十八人正七品掌明經侍問唯詔所使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儒林郎正九品上宋史職官志因刑部尚書鄧洵武請又換選人七階以儒林郎換節察掌書記支使防團判官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儒林郎從七品下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儒林郎從六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儒林郎從六品[illegible]

事實宋劉才邵杉溪居士集浦城循右儒林郎制　勑獲盜有賞所以報功輕重之差存諸格法今茲珍寇爾預有勞集秩疏恩蓋以示勸往思報稱可不勉哉可張廣東寇集張允蹈循左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江西群醜嘯聚偏師剪滅爭桀之事爾與有勞肆頒渙恩以昭信賞　高舉循右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比者戰艦尾工如期而集爾以州掾協濟惟勤用頒渙恩以爲趨事者之勸　周淵循右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推鹽之利國計是資推行有方允賴能吏爾善於其職以增羨聞俾進一官庸示信賞　任大方循左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間者西師野次饋餉惟艱軍無乏興爾亦協力進階二等用旿其勞　趙彥模給左儒林郎　勑具官某間者宿儒閩中繕治營壘爾以縣令預有勞能賞典之頒尚稽真授申錫書贊其務欽承洪文安公小隱集右從事郎張巽循右儒林郎制　奉使大金賀生辰使宋之才下准備差使爾昔從信使言邁道涂褒典未加可忘增秩其思勉懋以稱恩榮洪平齋集城固縣尉趙偲特轉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尉黃綬卑秩也苟志事功必露囊頴爾警于遊徼克贊戎旃進秩旌能益勤勿懈可　韓祥轉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江東荒政之講民無捐瘠夫豈一手足之力哉部使者第勞來上謂爾宜賞其進一列用勸守民可周益公大全集右從事郎團大同循右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前歲閩以吾兵環剿衰陳蔡之邪閩時甚久見功甚寡然不廢吏士之賞者所以憫其勞也例遣爾秩尚識朕恩劉後村集文林郎揚湖南盜賞循儒林郎制　乃者盜起竿連延及零陵二邑之民騷然失寧既而遂討平之雖閒臣之功亦幕僚之助爾湖南與焉其進一資以獎爾勞可鄭起潛立庵外制歸朝人修職郎淮東制司書寫機宜文字李郎特授儒林郎制　慕諸夏則進之出世胄則佚之古之道也爾中原故家抗德歸義辦忠効節朕甚嘉之三進文階以勸來者爾尚一乃心力安遂立功爵賞非所吝也勉之哉洪遠盤洲集歸正官張彥循儒林郎制　爾久淪醜鄉心在王

室矜令義士分裂僞官慉然來歸宜有褒賞益恩策勵以答恩休高著齋薇垣類藁脩職郎鄭江爲泗洲司理任滿推過淮賞特授儒林郎制　泗瀆越在淮北爲虜寒剉處兀隨牒是州始至及去之日咸有賞比爾為理掾亦既終更用進三階式昭懋賞吳泳鶴林集朱應之特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海瀕盜起于我王畧爾海康一尉耳乃能奮躬鏖擊擒賊奴而獻之帥府亦可謂奇功矣進陞一級以勸百勞可　維鑑特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逆全猖亂士大夫不能臣死城郭封疆者多矣爾一簿領耳無尺兵在手乃能防賊角之突以護逆淮奔馬口之參以飼王旅豈不賢於扞城之夫也哉姑循華階嗣有醲賞可　趙汝舉特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黃綬大褫追捕盜賊漢尉職也襄者唐石之民獷悍弗友弄兵山谷間爾尉于建陽能親率隅總取兇渠而生致之亦可謂不曠厥職矣特陞一秩以爲趨事赴功者之勸可　陳端章特授儒林郎　勑具官某婺人不共傲授海道頻年于茲矣爾以境州戶曹乃能深入其阻訓之詁言一夭不馳卒致奮定忠信無邪而不可行也晉登二階以勸百吏　王雄特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班超一布衣耳能精和塞上之士椰洋一書生耳能諳曉軍戎之情金陵留守臣郝謂汝起自儒家習知軍務調和將

辛幽盡其情則是兼二長而爲一人也特華二階以望游華可　諸葛玦特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覩遠臣以其所爲主當七閩之冦弄兵於山谷萑竹間溫陵以南爲之震動爾於東北隅揔督隊伍器備兵精卒能式遏其德秀曾白其事則爾之忠勤亦可嘉矣姑進一階之華以伸六載之黜可　楊明遠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爾有行有文吏而華者也方來朝廢壽七十歲晩內外錫命加恩同與祥風流轉詎可遺汝耶特陞二資往服嘉命可　任公适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善吏不能爲治自漢然也爾爲諸侯上幕捄力既慤不能察吏之諭致通餉所經賦計臣以膚採聞此則徒善之過也鐫官一階盖存體統可　萬懷降授儒林郎　勑具官某嘗與之令自嘉祐始爾爲州從事而舉部判史之檄再三辭焉渉避事矣其上一階往其循省可　薛述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常平倉漢法也盜用欠少者有罰唐制也爾丞蕭山實掌庾事而啓封擅用積斛以百數計非鐫一秩何以示懲可　趙易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挾銅之禁殃民甚矣大者連艘入海不之問小者一鍰之利必索也神皐之不澄而責模府之滲漏豈理也哉然以言上入尹自引退汝不能無過也姑削一階以示彈壓之體可　趙崇呂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厥

聞麟之趾振振公子言其信厚如祥麟也爾寶王之親出佐幕府不以信厚著而以不才稱解組既歸百謫呈露昔人以去後見思爲美而今乃使人指摘其瑕於其後是得爲賢公子哉褫職罷官以警謗慝可　張先之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思不出位者易之誠職思其居者詩之箴爾餉臺一屬吏爾分司淮安於州郡自不相統屬而乃捷吏淫刑凌蔑州將甚至黃堂官吏皆趨而避之其得無妄作之愆乎鐫秩罷官尚曰中典可　趙惆夫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吏捕盜及七人者有賞令甲也爾爲常德糾掾獄有湖賊防閑不審而乃逸其八焉得不議罰懲一階之鐫薄乎云爾可　趙希絜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丞位高而過以憮不任事固非也然職思其外越受民詞而因以爲利焉則過矣鐫秩罷官尚曰輕典可　趙時恪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漢奏罷酒酤而鹽鐵官不與蓋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長山鹽場累政課入虧度饒者謂應錐地以峅私室汝實致之夫地獻於未解竊之前額虧於已去官之後汝得不執契券以自明歟姑鐫一秩稍存風憲之體可　沈光庚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司理參軍專掌鞫勘不得預帑廩之事雍熙詔旨也爾典獄通川不靖共爾位而占領倉事因以爲利焉蔑祖宗設官初意哉姑鐫

一秩爲校官者之戒可　丘麟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刑之顧頼獄之故紛闘僑所耻也爾出宰建寧有獄户之奇而無審克之心人命所係不可言誤也誤至於再矣則豈容佚罰哉其降一階以洲百里可　戴宗昭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獄人之大命也凡麗于辟者必加敬謹而況一命以上哉爾爲鄞城糾掾折獄不良術揚穆楚之若施反覆弁不堪其虐遂殞厥身爾得無淫刑之過乎姑鐫一階尚曰輕典可　陶永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古之教者師嚴而道尊令則寬且慢矣爾永橫經滁陽齒甫弗邠弗能挾貲多士易於威儀祀之日且崇飲無度其能免人之猜議歟鐫一秩罷官尚可退省可　沈端仁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獄人之大命也蘭溪人有獄罪其父而很孳其子是可憫者爾爲審克官不能察之又曲法以內之寬民何賴焉其詞一階可　袁宜中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等晉有偷石斛米百萬斛而治督監者人以爲冤爾汝謂爾宜中一法曹掾爾武陵倉儲錢何而部判史以侵盜告弊固不免也而盜之名何忍加汝哉各鐫一階退自三省可　趙時晔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若石洪爲河南從事吏治民寬政功爲天下第一爾爲會稽上模不知鈐吏愛民而乃竭求羨餘以希進用是所謂闘利於大夫而

私便其身者也豈不有負祝規耶特上一階以警官慝可　朱夢應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遇者建昌之亂諸軍以捂魁廩給爲辭前申既覆後擬當戒如之何而役躬自衞塩以毒吾民也既徼二罪合降一階可　施濆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國初置州司冦不得兼涖他職及預帑藏民法也爾有獄户之奇而乃出試賓幙外領雜事才則才矣而非先王之典況又以賄爲市哉削秩免官尚云薄罰可　趙彥伃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畔官離次國有常刑捉船使抉官爾爲留幕有國家之寶藏府庫在冦至則委而去之夫誰與守哉姑示薄鐫以懲百吏可　陳松龍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唐人通榜取士以杜牧之才而武陵必欲推之第一此猶以望選也松龍何能既何人而乃欲傚武陵爲牧之所爲乎其得罪於公議宜也然而名不可倖而取學尚可勉而能姑鐫一階其思補過可　趙崇端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秦有捐竿之祇隸漢有探丸之惡子凡民之不獲遂其生者未有不盻盻然疾視其長也江西消邑民以塩爲利爾爲安遠宰肆辦太苛不能使塩丁商販作務致令操戈於室是誰之過歟鐫秩罷官蓋令箴也可　錢謙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畔官離次國有常刑爾出宰翁源不能靖共爾位輕棄厥司銅章墨綬

將何所而託乎其上一階以懲其慢可　諶沭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
某睠令民之師帥也爾爲清流率道受不鬪而視民如仇寵利如刻吏無
撫字之意爰用師帥爲戒薄鐫以警令箴可　趙希沛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獄奪於貨先王所戒爾爲郡獄椽而事無大小率以貨成豈朕
庶謹庶獄之意乎姑奪一階往其三省可　徐槩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
官某盜子賊治單父民不忍欺卓茂治密吏不忍欺爾有百里之寄而鴻
爲小民賊之如仇讎賊猶吏視之如親尚何足以爲政哉其上一階亦充
用勸可　沈應丑降授從事郎陳叔峴降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等獄者民
之大命吏不奉法而以貨爲市朕甚惻焉爾應丑爲四會令邑有豪大家
麗於死辟甘受其請託而不之問究者何所仲耶代以叔峴循應丑也郡
判史以失刑告各鐫
一階尚曰輕典可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三　十八陽

郎

文林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文帝於吏部置文林郎杜氏通典曰散官蓋取北齊文林館選文學之士以充之焉煬帝罷又
改祕書監爲省置文林郎二十人從八品掌撰錄文史檢討舊事新唐書
百官志文散官有文林郎從九品上宋史職官志因刑部尚書鄧洵武請
又换選人七階以文林郎换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金史百官志文官
階有文林郎正八品上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文林郎正七品　國朝諸
司職掌文散官文林郎正七品

事實紹興志元徐天祐字一初宋景定壬戌科進士授文林郎國子監官
爲人一循古道宋劉才邵杉溪居士集楊壽隆轉右文林郎制　勑具官
楊壽隆朕祗率彝章恭修大報凡豫事務爾與宣勤叙進階資以示褒勸
往其祗服益勵猷爲可　易敘充循右文林郎制　勑營田之設以豐軍
備推而行之責在得人今爾堅開居多備見宣力進階示賞用旌爾勞可
李行循左文林郎制　勑爾頃緣營造勤於董役有司第賞宜膺叙進寵
𢽾示勸益勉事功可　宋許循右文林郎制　勑獲盜有賞所以報功輕
重之差存諸格法今爾殄寇爾預有勞進秩疏恩益以示勸往思報稱可
不勉哉可　丘翰循右文林郎制　勑凡因討捕有所興發提兵給餉理
實相資爾能宣勤用以不乏肆加叙進俾服茂恩可張廣東窓集留之彥
循右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閒者戈船之功責在近郡爾以掾屬監護有
勞宜增厥官以爲爾寵　魏彥朴降右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朕宿兵上
流永欲時給爾乃慢令縱其滯留扶績之溫何賴焉其褫一官以示薄罰
服我明訓益務省循　王杞循右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閒者戈船之役
不優而辦爾以幹敏嘗預有勞其陞一階以爲爾寵　蘇括循右文林郎
制　勑具官某閒者王師在遠糗糧不乏爾典出納備著勤勞增秩之恩
庸示勸獎益思懋勉以稱所蒙　命呂虎張闢趙沂竝循右承直郎傅侁
循左儒林郎張大概俞俠竝循右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比遣樞輔
視師江淮爾從其行幹敏有譽宜進厥秩以旌爾勞往務欽承毋忘報稱
張允修循右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比者戰艦庀工如期而集爾以承
屬惕濟惟勤用頒渙恩以爲趨事者之勸　丁騤循右文林郎制　勑具

官某間者留都營繕百堵皆作爾以縣佐董役良勤陞秩示恩毋忘懋勉
洪平齋集房應發轉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六駁復土五使置官凡倫驅
馳悉露賞齎爾祗吏役例進一階茂對恩榮尚思來屬可李璧鴈湖文集
鹽官縣尉趙師羽特授文林郎　國家榷煑海之利以佐軍國之費犯者
有刑蓋非得已而小人無知每冒吾法甚哉操戈拒捕漸不可長爾職在
游徼乃能躬率部曲掩而獲之進秩二等益思報稱周益公大全集右奉
直大夫葉灼男右迪功郎葉均獻錢一萬二千貫循右文林郎　勅具官
某入貲錫爵前世有所不免然非迫於養兵而重於加賦則吾亦安取此
汝能體國豐命進階往服寵章榮其里閈可劉後村集從政郎德慶府端
溪縣主簿趙雙夫特授文林郎制　世之爲富者率幸歲歉閉糶以自豐
殖視鄉鄰損瘠終不肯拔一毛不仁甚矣爾未第時乃能傾囷賑荒費家
貲至萬餘緡郡上其事於使者使者以上於朝爾雖已策名而仕前賞其
可格而不下哉姑進一級以勸強於爲善者可　從政郎廣東提刑司檢
法官林祖恭以韶州築城賞循文林郎制　屬者蠻蜑深入韶甚岌岌矣
爾佐壘築能與將士叶力增陴浚壕隱然有不可犯之勢憲臣言狀薄進
一資以旌爾勞可衛後樂先生集後省令史孫德顯循文林郎制　繫日

之書自朕纂服迄于嘉泰之初元登篇來上獎錄儒猷爾祗事其間名與
賞籍俾進一階于以示信勉而共恪稱我思華劉行簡苕溪集曹芬循文
林郎制　勅具官某鄉者南安近邑狐鼠嘯呼旋踵就擒爾與有力進官
一等其尚勉之可吳泳鶴林集王棣特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盜起江
右長民之官不能安之遂致持刃發廩殃及良善爾邑尉耳乃能殄兆蛙
散群黨卒底寧一何愛一資不以旌汝可　李說特授文林郎　勅具官
某勇爵以級論令之尉受捕盜賞亦以數推爾尉巫山功半於十格既應
是序而進之可　褚南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爲教授者須先正己
然後可以率人高宗皇帝聖訓也爾典教維揚提身不謹臨文則用君父
之名而不知避懷利嗣閭生員之俸而不知養已之不正何以師表青衿
哉姑鐫一階以植五教可　陳亨祖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非詑于
威惟詑于富典獄之大戒也爾爲臨川料椽有犴戶之寄事無大小皆肖
是戒而行之豈朕廣謹庶獄之意哉姑鐫一階尚用中典可　趙希埜降
校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沿江類外奇征紹興有檢察之詔州縣名色收
稅淳熙有寬恤之文爾司征九江素號廉謹不獲乎上乃以苛取絓於刑
章紹淳科條汝豈不熟悉哉姑上一階以存繞體可　趙希導降校修職

郎陳樸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等昔孔子以冉求附益於季氏欲鳴
鼓而攻之爾等爲縣佐曹入州議舍不能公勤任理而乃厚府庫之財豐
倉庾之積聞所言狀豈容佚罰姑從鐫秩往自省循可　趙崇玭特授文
林郎制　勅具官某賞罰軍國之權衡三衢盜起爾以宗英能團結民丁
以保護鄉井前之倅以兩階來上後之守以一級審奏朕惟其人之是信
也初亦何心之有可　鄧夢龍特授文林郎　勅具官某建邵盜起弄兵
山谷間往往而群爾爲三州提督官韜渙智略隨賊所發即行勦捕卒使
其徒各正邪費亦可謂有勞矣超進三階尚服異寵可　李陝降授文林
郎制　勅具官某先役之法司馬光猶疑其不便於民也爾爲永豐長無
德美道愛以子其民而復創助役錢等第斂役既以錢免矣而又可以錢
助乎其上一階以爲作法於貪者之戒可　謝正大降授文林郎制　勅
具官某漢吏入粟拜爵卑有可稱爾以貲進得于淳安宜以不賄聞而郡
疏來上取償於吾民者乃爾罰其可逭哉鐫秩罷官爾曰輕典可　吳昭
朋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恩平故南海郡去朝廷僻遠爾以丞寮承
攝州事不能敕謹侯度以治育瘠疲屬吏漁民苛取之狀部使者以劾聞
宜也姑止一[illegible]其三省可　陳植降授文林郎制　[illegible]

州戶曹使之專掌倉庾受納欲其平也永春德化盜起民不粒食不得已
而賦于官爾又從而取盈焉濫刑肆行冤氣鬱結若彼外銓劾上則其罪
難催數也姑鐫一階尚曰中典可　李衍可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爾望謨府視人之攫金弗之問矣監臨之職矣鐫秩
罷官姑示薄罰可　李木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吏以貪勦民久矣
朕方嘉與士大夫更始爾昔爲天台戶曹有姦如山既弗之問今職冤庫
尚違復不改則是謂過矣其鐫一秩以飭二雖可　馮樑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爲人臣者無外交古之訓也爾攝景陵岑督運蔡城私以糧
粮恃易寶玉爾曹思垂弧城下宿師萬遠亦有登首山而呼庚癸者乎鐫
之二階以戒群憑可　章于仁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始聽其言而
失宰我孔子嘆取人之爲難矣考其行而知琴張孟軻言得士之非易朕
以才而受上賞復有過而麗常刑爾自爲之佞賢朕何意於黜陟姑鐫二
秩庸示三思可　趙汝靜孫德之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等朕更化
之初首戒貪吏欽恤庶獄詔勅非不嚴也爾汝靜爲郡從事爾德之爲州
司寇一以賄聞一以冨聞何奉吾詔不虔耶鐫秩罷官以謝千里可　葉
直清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刑之頒頻獄之枉[illegible]國僑所恥也爾出

宰蒙山無豈弟近民之政而決罰出於法外估藉及於平人其爲煩類放紛不以多乎命鐫二階毋怠三省可　孟繼勤宋嶠孫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等善事長官古人目以巧宦況逢迎其惡乎爾繼勤爲郡紀綱爾嶠孫爲州司寇所職者何事而乃專利吾民以媚其長元元何辜而罹此酷哉各鐫二階以謝千里可　朱晡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朕夙夜思紓銅楮之弊以通貨泉而州縣吏奉吾詔不虔至有丞掾爲姦者朕甚怫焉爾爲醴陵丞弗務飭謹乃因抨擊之令市虛楮易實銅爭十百之利於齊民不幾於吏而商者乎昔陸景倩爲扶溝丞人號貞清爾則太汙矣鐫秩罷官尚曰輕典可　王埭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衡部田之獄而羊舌之罪彰韓促陽之獄而魏舒之名顯爾爲晉陵理掾不自欽審囹圄有重囚乃以賄聞從末減焉獨不思人命所關耶姑鐫兩秩毋怠三省可　林應龍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昔我高宗皇帝嘗訓有曰爲教授者先須正己乃可率人大哉王言乎真校官典法也爾掌教建安弗自檢飭殖貨誨淫以貽吏議青衿何所矜式哉其上兩階以觀五教可

汪丞降授文林郎罷祠制　勅具官某書曰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又曰無曠庶官爾爲州司寇閱三載而一日弗共其事罰其可逭哉奪祠鐫秩以警呰官可　趙汝扶降授儒林郎羅公著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等朕乃眷西顧嗇以蜀師粮餉爲憂故分命漕臣各率其屬以協濟斛事汝扶奉西臺之令督餉軍前爾公著擇利司之檄部夫塞下不能盡瘁事國至稽軍期亦思魏繇萬蹇登首山以呼庚癸者乎各鐫一階尚曰輕典可　曹南孫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必于賤治單父民不忍欺卓茂治密吏不忍欺爾爲貴乎令寬猶撫摩民粗安之而究夫之懦撻夫之畏刻木之徒得以撓法其間則吏猶可欺以其方也外臺劾奏姑上兩階蓋存貶體可　李鑾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周之職內猶不敢以自專爾爲成都法曹管常平倉旁緣出納擅支移米至五百餘石司法而違法尚何吏議之逃乎可　虞巽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屯田實利也而括民以爲田則有害存焉爾一曹掾爾乃能亢大損之令而弗敢承豈真避事哉其上二階姑存貶體可　林芑降授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賈誼曰爲人臣者利不苟就害不苟去爾以儒生仕于西鄙當韃虜犯蜀不能誠死封疆寇未至而先去寇已退而不即還去就之間苟而已姑鐫兩秩尚勉二維可　洪适盤洲集　陳大年循文林郎制　戎事既興邦有賞典爾能以轉漕勤我邊防增秩之榮用以勸衆周益

公大全集謝循文林郎啓六月　繫官于朝誦儒規而未熟積日曰閥因選調而猶遺功歸鑪錘之間感溢甄覺之外某聞大言則望大利賢者所以事君小才不離小官衆人所以策日效傑士必登於要路而庸流皆躔於常塗惟其兩適於器能是以各安於分義伏念某地寒身賤才薄志卑學昧淵源如斷港絕潢而焉用文無根柢惟分章摘句以自娛入仕十年治官三考稟資罷軟既不能陳力以赴功受性昏蒙又不可強心而爲智以蒸斂板何所取材聖圖廣大之秋賢相招延之際逢辰如此忍自投於寂寞之濱摩鈍以須終不越拘攣之奏譔謂化工之和暴力回水谷之寒黃已容列爵於學宮更許陞資於銓部係流平進固小道之當然校課量長捨大鈞而異自此蓋伏遇某官儀刑姬旦左右周成如碩膚之公孫而無狼跋之虞贊太平之君子而享鳧鷖之治上則賞誅有序柄用八以詔王下爲廢置何心歲歷三而計吏雖名一藝猶玷七階某敢不念寸進之難戴曲成之造無堪而等贊贖怳莫效於犬雞畢命而守階塚願常陪於鸞鳳過此以往未到所裁

承務郎

沿革　隋書百官志煬帝廢諸司員外郎置承務郎一人同員外之職　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承務郎正八品下事按記原在置同於句書前二十四冊承務郎之后今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承務郎易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承務郎從七品上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承務郎從六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承務郎從六品

事實　韓淲澗泉日記靖康元年三月辛巳召南劍州進士鄧蕭通州進士任申先常州布衣鄒柄赴闕並補承務郎　峽州志李孟堅繫年錄云紹興二十年右承務郎貶峽州與父光撰小史是時秦檜爲宰相惡其譏已故有是貶　金陵志張栻南軒先生宣公字敬夫以父蔭補右承務郎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讀書之所名南軒　宋韓駒陵陽集　迪功郎王璵可承務郎制　勅具官某爾父昔以孤軍力捍郡寇義形於色視死如歸廟食嘉興至今不絕陰德之報在其後人朕聞鼓鼙而思將率惟爾京秩實爲異恩尚思能仕之忠無替立身之業可　張擴東窗集　舉良吏進春秋正辭并通例特改右承務郎制　勅具官某朕惟麟經之作無法萬世言微而指遠文約而誼詳由漢以來諸儒紛紛各開戶牖橫生支矛其失聖人之意多矣爾文宗謂穿鑿之學徒爲異同豈不信哉今觀爾所上正辭通例之書議論精深發明通達有嘉好古宜被異恩俾從

史秩之榮式示右文之勸孫覿鴻慶居士集耿延禧充康邸參謀補于大
若承務郎制　侍從之臣宜勞萬里特一介之傳修兩國之好雖人臣之
義不以家爲恤而顧省其私朕何敢後以爾自投於賢關禮義之地又挺
生於大臣忠孝之門俾試一官以爲爾寵益思勉勵以稱恩休范石湖大
全集歸正依　特補右承務郎　爾昔仕虜帳密與禍機奉身來歸其可
選棄彌冠束帶祿廪隨之俛仰平生思報所遇許應龍東澗集與薇特授
承務郎　官不及私固無濫予例所當得盍舉彝章爾榮邸近親端凝和
粹帥垣贊畫綽著休稱對牘上聞盍示褒寵矧有舊功進己舉行宜渙明
綸晉陛京秩益思信厚以稱恩榮劉後村集全允堅補承務郎直秘閣制
朕爲儲宮選嫡妃既告廷且成禮矣加惠於妃之同產親親之義也爾
早孤而嗜學與女兄昔同其憂今同其樂不亦宜乎初補而直中秘不試
而推蕃衍是惟優恩益勉進修以基遠大可鄭起潛立庵外制武經郎閤
門宣贊舍人淮東制司計議官舒滋換授承務郎制　武臣試換文班法
也出乎常法之外異恩也蒙異恩而不濫異才也爾以右列久從東淮制
臣游幕有上功謂爾理財佐用不但贊邊籌而已累舉不第恥冠鶡冠敢
請守法者尚難之暨我從臣諭蜀辟從萬里行役援是以請吾何愛一京

秩不以勸功臣爾其佐而長經理我西土展異才成異功以報我異恩庶
知名下之無虛士則予所以褒功者亦豈有既哉劉行簡苕溪集忠順郎
閤門看班祗候藍師稷換授右承務郎　勑具官某朕中遣信使遠適殊
鄰被以寵光悉無所愛爾以從行之賞睠易文階有榮耀焉其思稱此可
洪平齋集王丙特改承務郎制　勑具官某巴蓬山高林深姦民淵藪嘯
呼剽劫實繁有徒爾奮身書生急義鄉井招懷其脅從禽係其不率一方
安堵制閫上功超授京秩宜塗方開亦克用勸可王魏公集故贈昭慶軍
節度使曹佾門客進士王父寶臣可假承務郎制　勑具官某教授戚里
緣恩請官錫以命書是稽前比往膺新秩毋或弗祗　美人張氏親兄孫
林可假承務郎制　勑某宗祀慶成澤均中外錫爾一命厥惟思榮勉於
自修然後能稱可仕希夷斯庵集李燧特轉承務郎制　褒劬之典當錄
其孤寧蜀之功多稱爾父有嘉猷績宜錫異恩爾志在承家時當筮仕勉
選階而畀以京秩越冗調而置之祓案豈謂殊榮殆無前比其屬激昂之
操以爲報塞之圖袁蒙齋集張實甫俞庶約父各封承務郎制　勑具官某
恭惟九十日有秩老老所以興孝也矧爾有子策名雋科宜均恩澤庸示
褒榮服我命書永娛釜養李彌遜竹溪集王利見贈承務郎制　溪之狀

山以侍士乘障致殞其身雖其自取亦用非所長也爾實儒生以忠及難
朕甚惻之肆頒命秩追貴九原覬其有知服我休寵蘇穎濱集陳旻卿父
閔旻仕登州錄事父閔年九十一以敕封承務郎誥詞　勑具官某父某
總章之慶凡通籍之士皆獲爵命其親朕惟士大夫沉於下僚家有耄期
之養而寵榮不及念之惻焉錫爾一命以綏子孫之志可葉水心集薛子
舒罷官丈無所授端明得謝始換承務郎詩　男子行藏地自求難問天
空多貫誼學突過馬周年願改京官後
常起鱗來前太平如數了別遣會昌船

散騎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於謁者臺置散騎郎從五品二十人

承議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置承議郎三十人並正六品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承議郎正六品上事物紀原唐武德七年改隋文騎尉爲承議郎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承議郎易左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

事實衡陽志向子忞右承議郎直秘閣紹興五年八月到六年正月十七
日奉祠教荒有遺愛人爲立生祠洞汭新志趙彥械承議郎嘉定十一年

十月到十五年十二月滿作成學校行鄉飲酒禮以示風化仍立爲善齋
教導宗子創置田產以資贍養重建桐川山光二樓移建横塘　趙汝歷
奉議郎在任轉承議郎淳祐十年六月初三日到任十二年四月除司農
丞增創釣臺書院　季鏞承議郎淳祐十二年八月初一日到任寶祐二
年八月十三日贊揆滁有大功修學舍采凿飲郡政綱目悉舉慶遠志韋
庭堅任至承議郎宋劉攽彭城集朝散郎大理卿杜紘可朝請郎奉議郎
試侍御史王覿可承議郎餘並如故制　勑刑罰所以輔治法令在於使
民惟將明之材知所筆削而哀矜之澤由是布寔嘉其成書用推懋賞具
官杜紘通知法意詳練時務具官王覿天資精敏儒業該茂而皆持心居
厚觀物能察討論五刑之中究極三典之要輕重適宜簡易難犯新令肇
布大綱粲明嚮其恪厲錫之異數邵秩進等是爲寵光益圖報稱可　奉
議郎陳向能可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郡邑被邊夷漢雜處加之遠人新
附應接多務爲吏者比及三年事整而無曠可謂能矣是以賞典及之爾
參贊幕畫其效中舉進秩一等以旌勤勩可綦崇禮北海集轉承議郎制
紹興五年閏二月九日　勑考績而陟明乃古今之成憲肇禋而蹟龍亦國
家之舊章延眷從臣併昭恩數寶文閣學士左奉議郎知紹興軍府事兼

管內勸農使充兩浙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北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綦某才猷宏遠學術深醇探六藝之淵源備百家之該治北門視草西掖上賢豈惟華國之文章實有嘉謀之啓沃言語妙天下偶厥承明之廬岳牧用詞人聊懷會稽之綬當三歲計群吏之治乃五室嚴上帝之祠增貢官聯敘賢勞於積日進封侯爵衍多户於爰田往服使華益思報稱可特授左承議郎依前寶文閣學士進封北海縣開國子加食邑三百戶差遣賜如故韓駒陵陽集奉議郎馮晉提舉鹽事轉承議郎

勑具官某漢以儒學備行郡國使民而利公上類非俗吏所能爲也自儒林推持使節茂遷居化邦用以寧士不知經累不足用議郎增秩往其懋哉可張廣東宮集黃仁榮轉右承議郎 勑具官某朕惟梓宮北歸中外悲慕言念入殯之始實資應辦之勞幹敏得人事無不濟肆增厥秩用旌爾勤 李泝轉右朝散郎李元善轉右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等榷茶之務使於阜通僞文亂真實姦良法爾參驗精審灼見其姦刊斬一官以勸來者 奉迎梓宮禮儀使司禮官吳械轉左承議郎 勑具官某朕惟梓宮北歸中外悲慕言念入殯之始有資迎護之勞禮官在旁實備諮訪肆增厥秩用勸爾勤 王樣轉右朝請郎葛宗顏轉右承議郎制 勑具

官某等閱者修奉祐陵實國大事鳩工庀役必欲及時爾等咸以郡僚夙心夙夜其增厥秩用旌爾勞 衛閎轉左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榷茶有務以便阜通贋文亂真實害成法汝能驗獲備見究心其增一官以昭信賞 周聿復右承議郎制 勑朕孝通神明既舉非常之典澤覃中外用踊一切之章凡服官聯悉從奉敘具官某早膺器使嘗列從班省寺踐揚休有譽處頃貽吏議寖閱歲時屬誕布於湛恩其漸還於故秩往祇朕命自勵毋忘孫覿鴻慶居士集秘書丞何常特授承議郎制 舜以九載而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而誅賞郡吏蔡某錄最序進厥位示天下至公之法不可以廢也爾以學問發身於承平之日又以忠義戮力於艱難之時有司第勞進官一等兼仁人志士爲善不求其報區區一勝何足以言在法應遷往祇厥服洪文安公小隱集左奉議郎試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剛中轉承議郎制 三載考績而陟明若稽虞典八柄詔王而馭貴參用周官雖予法從之賢不廢有司之制具官某以文章先多士以德行配古人十年自佚於林泉一節徑躋於臺閣比踰左仗推正西垣潤色內書能同風於五誥發揮信史又擅美於三長會第課之當遷宜進階而加寵尚其祗載嗣有褒陞 右承事郎軍器監丞吳𢡟轉承議郎賜紫章服制 朕念汝父之功不一日忘也故萬里召汝寘諸中都顧汝官未稱優進五等而又以金章寵之勉之哉思所以致此者可不慎歟李壁鴈湖集奉鑄轉承議郎制 乃者使指出將汝實從行典瞻禮物迄事而還閱歷于戚屬晉一階往其懋勉劉後村集奉議郎何鑄以修葺廣州城轉承議郎制 爾者西冦震隣東廣戒嚴城番禺乃所以援桂林衆郡而安扶胥黃木也爾佐閫幕倡率吏士躬板幹之係成金湯之勢帥臣上其賢勞其可以奉賞哉可 洪平齋集陳良驥轉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雖捲翦寇之賞夫閫第功無微不逮爾庀役瓜州責伐撥比以自請亦陞一列責實方嚴思稱所褒可 趙必漵轉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屬係陵山王師進討調度旁午陞遷尤艱爾贊畫於計臺備宣勞於供億進升一列益礪廉勤可其詠鶴林集梁成大降授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鄙夫而語事君孔子存患失之戒不仁而在高位孟軻有播惡之譏爾趣操庸回氣姿佷愎青藏籍所棄之惡爲市人不恥之污排緣肆昌干上忌肩顯排衆正莫逃偃月之姦陰比元凶非省冰山之倒蔽朕親政俾而革心夜抗一章之書明示二凶之罰而傾言交嚬公議弗容遂近徙於溫陵仍再鐫於顯秩閑國承家小人勿用于商監於斯蒐明德謹罰哉那以鑑汝圖惟於終譽可 潘晉徐

降授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瑣瑣姻婭周興滕仕之擯坎坎輻輪魏有貪人之利爾扳援相門凌蔑吏職姦贓如山酷耕其係械小邑尚爾况居陪都之上幕哉其鐫二階宜自三省可 應堂降授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等于路治讞夫于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夫有百里之地而無明以知之斷以行之是烏足與長民哉爾照長于新淦盜充於境內而弗及知失察也爾皇韋于安福豪民點吞縱橫於國中而莫之問無斷也有一于斯難逃吏議姑從鐫罷往自省循可 李瑀降授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獄民之大命也而令寔司之爾韋分寧邑有訟不能決推之彭澤彭澤不受推之望江宿訟又不受郡將原其始事而以劾聞雖去官亦何能辭其責哉姑上一階往其三省可 沈恕降授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朕遣禁林之老委付留鑰俾夜馳赴鎮爾爲掾屬乃弄印不發以留務文書自任是不知體統即茲一責合議薄懲可 翟繁降授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官刑之警首以淫風天吏之罰蓋由逸德竊爾分倅洪都暫攝州事不自謹飭耽于宴遊任酒叱咤肆更爲之氣塞安知非職屬之階乎姑上一官以懲二過可 宋明遠王鄖降授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等爾判官刑以儆有位士大夫之律也往者遣金奸介首犯實應爾明遠爲令爾鄖爲倅不能

誠死封疆又從而婣賊焉哉於逆忠比頑矣朕安得貸汝乎各鐫兩階尚
曰輕典可　汪綎降授朝請郎張孝降授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等昔唐
李兼在江西有月進常皐在西川有日進常州刺史裴肅至以進奉遷浙
西觀察使士大夫風俗至此亦可恥矣況將權要以媒進𢦏爾等士撿不
修挾青銅以干節傳爾綎吏警已甚饋未揚以希借留求則得之爲身計
固善矣豈朕加惠元元之意乎各鐫一階罔戒其行可　馬光祖降授承
議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州郡之兵相挺爲亂朕既不能訓章明法式遏
其虐與我共理者郡將也而㤪亡其恩馭失其道致以不廉之衆聽無藉
之兵欲其不登首山𠺕呼難矣哉既知自訟其懲所以弁削其爵可　杜
果降授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孔子曰毋意又曰非意之也必知其情夫
以意而論天下之士難乎其知人矣今范按果之章所論四事而皆以其
意言之大抵謂巧於進事也然則情實固未可知而繞體不可以不存鐫
秩罷官宜體朕意可　卓樗特授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宜城淺𤓰不式
王命結約醜類停掠省民爾爲帥摹能佐而長指授諸將盡殲賊徒雖曰
將士之奮亦爾裨贊之功也陞之二階以勸有位可　陳滌特授承議郎
制　勑具官某頃者㟝寇慢防盧陵諸邑連被屠戮經理之任蓋難其人

爾爲永新長其壞補敓區畫有方流鴻盡歸征例不貸使百里之聚復還
舊觀可謂有勞矣特陞一級以勸百吏可　倪灼特授承議郎制　勑具
官某盜之發也甚微長吏不善調伏遂至滋蔓南豐蠻卒之亂紀尤其甚
也爾爲邑長能亟起而撲之殄不及吾民而賊遂授首寧非汝之力歟華
之一秩以勸百吏可　祝夢良叙復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漢郡大守謂
之郡將蓋於吏卒有階級法爾以儒生典玉山郡貿私塩益公帑安能無
過然一縣隸敢於誣告其主此風何可長也特還故官往服新命可　陳
調一特授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自㟝寇慢防文武大小之臣以功蒙賞
者多矣爾以書生曉暢軍務調娛將士駐藍㟝之口遮蔽一方賊不能蔓
延而南亦可嘉矣華以一階以弘能吏可　秦商授承議郎制　勑具官
某漢毛萇以詩學爲河間獻王博士後之爲宮僚而說詩者蓋昉乎此爾
以情性之正承禮義之澤凡所習聞於家庭者非適之事父則遠之事君
也掌教宮邸敷繹雅言賦詠之間常使人有油然興起於善之意則爾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徽章轉秩朕其可後邪可　刀起授承議郎　勑具官
某祖宗舊典諸公院教授率用朴學高行年五十以上充爾閑遮攬科經
明行飭典教來邸朝宿意斬人皆曰宗藩講官様也詠歌上下既已卒𥘉

式昏一階以厲風敎可　鄧仲之特授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漢詔舉國
有茂材異等可使絕國者一科我孝宗皇帝亦嘗精擇使者之有材慮專
立奉使一司使乎使乎蓋難其選也久矣爾生西𡉏之古都負北客之奇
氣收復關外曾上首功自是游逸陸騁沙漠關輔草地之間䂓與口代可
汗者同一軌轍二階之賞豈足以償汝之勞耶然而使可能也戎之情不
可測也汝毋狃殺賞可　杜紉節授朝奉郎應儆授承議郎制　勑具官
某等周官一書河間獻王得之以上于冊府周家禮樂法度之不泯於後
世河間力也然昔者宗臣猶能以禮淑多士而今乃諳多士以授經藩房
則共是職者豈不道尊德貴也哉爾紉節也既誦齊章各增一秩可
林千之追復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昔爾父拼在孝廟朝爲廉監司聞
其風者今猶使人興起也爾繙先世事業不以豈弟爲化廉傷於刻嚴傷
於苛國人不便安之則有之矣無根之謗何得以加汝邪復爾元官欲我
休命可　李巾行叙復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士固以移之鄧屏之遠方
爲辱然蓋有受辱於一時而弗獲罪於公論者君子所貴也爾敏健而文
廉偶而辦孤立一意婣郚弗谷有司又齒而內之嗜其甚矣然勸之者欲
墜諸深淵保之者欲藉諸衽席朕則何心盡復元階俾還故里蓋公論也

可　葉味道授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昔司馬光有言論語記孔子之言
行實訓述祖宗之聖謨經術典憲之相資不可缺也爾少也聞道得於朱
熹說書金華剖析疑義蓋有集注之所未發者朕已得聞其微旨矣皇祖
有訓世所寶傳及此終篇溥斯懋賞爾宜誦所學述所聞終以告我庶幾
以繼往聖之業以篤前人之休可　高著齋徽垣類藁奉議郎提轄行在文
思院知揚州江都縣洪若拙因隨軍運糧收復高郵有勞特轉承議郎制
師行而飢弗得食則有睊睊胥讒之憂高沙之役爾以輦運餉軍士得
宿飽以克濟登用閑爾勞復陞一秩賞從其厚明予念功除止齋集故通
直郎趙公廣昨知饒州因旱歉民流臣寮奏追所官勑停男彥侯訴冤特
追復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左右諸大夫之言朕知其不如國人也爾守
番中遭歲不淑能有惻隱之實而不爲文具而違于朝聽者皆反譖言者
不置麗于佚罰而爾亦既賚恨於地下今觀閩郡連編累牘哭汝甚衆蓋
指論定莫公於此朕爲惻然盡還舊官不但慰汝亦以勸來者之勤民也
可　韓駒陵陽集謝復承議郎表　臣某言准告復臣承議郎者郡守分符
已叨於委寄議郎增秩更冒於恩榮臣某中謝伏念臣孤學背時疎才忤物少
常坎壈壯益邅迍兩罷中都之官一隔使朝之對趨資越序已推同列之

先積久素勞尚落衆人之後嘗司秘籍亦坐微文臣猶太息以自傷世武相傳而驚笑忽逢新政咸洗舊愆伏惟皇帝陛下考績以待常材不次而收英俊將資衆力共致至平枯木巧𠋣猥先蒙於雨露飛鳧衆屬終自適於江湖臣無任高着𡟚羲垣類藁經星赦叙承議郎謝表 臣某言准臺州永城縣牒送到誥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承議郎已於今月初一日祗受訖者上天垂象允昭仁愛之心聖主求端誕布滌除之澤盡蠲罪戾一洗危疑既行永棄之悲遂有自新之路恩生非望感異常倫中謝伏念臣切衆義方長承師訓慕古人之仕道恥汉世之無稱每殫報國之忠盡瘝厥身之慮自投軍旅屢易平圭尚將遭謫之人所存無幾今日既收之賜蒙幸獨多伏遇皇帝陛下道契三無仁推一視曲矜枯槁復俾發生名已削於丹書跡始班於庶士敢群壤植率歸君子之途合異為同共就當臣之列臣敢不慎終勉節益勵初心誓捐螻蟻之微軀少荅乾坤之再造臣無任

通直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置通直郎從六品三十人杜佑通典注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illegible] [illegible]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通直郎從六品下事物紀原唐武德七年改隋屯騎尉為通直郎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通直郎易太子中允贊善大夫洗馬

事實嚴州府志宋麥良臣字唐公敦厚有節操年七十二以特奏名為處州縉雲尉方臘起歙嶺且犯處公以數十百人獨守或謂盍去諸公曰食焉不避其難吾官以逐盜為名必死之力不敵被執賊脅降公怒罵賊賊怒恚割公肉使自啖公吐而且罵垂死罵不止賊平追錄死事贈通直郎官其子孫三人時長子大方以仕從終奮書樞密院事慶遠志黎至仕至通直郎鎮山志晉權攬通直郎淳祐十年四月至宋劉敞彭城集宣德郎曹旼可通直郎制 勅具官某朝有大慶發于四海百官進秩雨露之澤也爾預於既敘通籍朝閣榮親顯家其賜感矣服此休渥毋忘祇肅可恭崇禮北海集從授通直郎制紹興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勅人誰無過觀其黨而知仁俗與為新允乎除而作解矧惟爾列宜錫寵章徽猷閣直學士降授宣教郎知漳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節制管內軍馬賜紫金魚袋綦崇禮師心文能輝道多言往行蓄其德令聞廣譽挺諸身同官爲繁但敦於私好致法訟義遂陷於小文適布湛恩乃還故秩無負天下對旳指有過之臣有益公家王嘉推富見之史魏舒前哲以副朕言可特授通直郎依前徽猷閣直學士差遣賜如故李彌遜竹谿文集胡銓保守吉州轉通直郎制 衆降之功非所以責賢腐儒之說武至於敗事爾以文藝擢真甲科下帷窮經十年不調當胡虜亂華蹂踐郡邑而能率衆伏義壞其機牙使姦不得發一方以寧朕甚嘉之其進官資以示褒寵韓駒陵陽集故從政郎杜沔可特贈通直郎制 勅具官某朕譯反幽顯義均通遐爾方盛年宦遊自嘉不幸而殁從以朝紳儀璞有知尚或爲慰可 故從政郎業養雄特贈通直郎制 勅具官某汝仕南方不幸而殞有司言狀覽之惻然褒以朝紳寵非常典庶我德澤漏于九泉可 韓之道特授通直郎賜紫章服制 勅具官某朕於齊祿或嚴敘進之法或推蹤等之恩率非偶然也爾雖盡忠未有優最通九門之籍被三品之服章一朝而受二榮可不謂殊寵乎可張廣東忘集賈克氏換給右通直郎制 勅具官某聞者川陝宿師饋餉尤急爾以從欲協濟惟勤承制遷官既被優賞易以真命往哉惟欽翟忠惠先生集光祿寺丞韓球磨勘通直郎制 謀史之法悉稽閥閲汝以歲月叙應于彝典朝則預矣亦云休哉范石湖大全集皇姪孫右監門率府率千符可换通直郎 勅某朕以教養之法推

于九族而進于訓者爾以父子繼為可謂宗室之秀矣朕惟汝嘉律須明命弗循着格時乃異恩造于成人則有終譽可 皇兄右監門率府率令衎可授通直郎 勅經明行修士之高選列于宗子迪教有聞真我周行以需器使可 右宣教郎奉使大金祈請國信所書狀官趙璿老回程可通直郎制 聞者遣使殊鄰少從多憚遠役爾以文儒有氣節慨然與俱朕既果遣而送之還有餘賞俾通閨籍往益淬礪以趣事功鄭起潛立庵外制降宣教郎彭耕通復通直郎制 是非久而自定予奪付之無心爾頃以董試偶挂微文明禮肆青滌瑕而鏡至亦極用洗丹書而歸皇極其復故官勉稱朕收拭之意 降宣教郎特差充兩浙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鄭思問復通直郎差遣如故制 言事者許風聞辨雪者必覈實付是非於公論示予奪之無心爾頃牽武義人耕曰能嘖有煩言不得不貶既加考覈久而自明況肆青滌瑕之後予其復故官勉圖來效以稱朕收拭之意 降宣教郎新差通判淮安州李仲饒復通直郎差遣如故制 是非久而自定予奪付之無心頃搁川太守謂爾有附權之過姑示薄懲茲方昇爾事往其可緩收拭之恩哉其復故官勉圖來效洪文安公小隱集尚書兵部侍郎周麟之父與可贈右通直郎制 朕榮對國陽舉稱

禮禋誕布神明之澤偏單幽顯之間眷言侍臣施及禰廟具官某積文種
學庠序有聲蹈義居仁鄉閭歸重償祥在後生子而賢適勞事之消成宜
褒恩之追貴典靈不昧其克來歆　劉行簡苕溪集郭仲荀男武翼郎閤門
宣贊舍人及之換授右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爾以父任得官升華上閤
亦既寵矣時方右武爾獨慕文兒拘厥私是爲異數可　洪平齋集曹彥贈
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持危闕爲共踏之謀養虎必有反噬之患山陽荼
毒爾以華僚死事閭門不免爲念之慘惻追升陛朝之秩仍錄應門之孤
硯而有知歆此殊渥可　宋昭遠贈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嬰城之役飛
錫走業以餉師亦既勞止又轉致于山陽宜爾馬瘠僕痡而卒於行近官
以升朝知予閔恤可　尤元龍贈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尉以警捕爲職
盜發三衢爾能躬帥弓刀嬰其鋒而死之職不曠矣官之升朝仍錄厥孤
尚紓九泉之悲可　王魏公集太子中舍守本官致仕王沃可換通直郎致
仕制　勑具官某爾率職宜勞序于朝位以疾得謝進遷爲名往服恩章
永安燕處　大理寺丞王古可通直郎提舉京東西路常平事制　勑具
官某材名行實有顯於時憂衣居廬克終喪禮進遷朝位將命一方祇服
恩章求爲稱職可　宣德郎知磁州安武縣傅傳正可通直郎權發遣變

州路常平等事制　勑具官某爾材能操行比見推稱召對于朝聲中其
實進遷厥位將命一方往服恩休勉思稱職可　宣義郎權發遣廣南西
路常平等事劉誼可特授通直郎權發遣兩浙路常平等事制　勑具官
某錄最任能朝廷之政爾餘材諝祇事嶺南有賢有勞爾在時論進遷朝
位改使於吳往服恩章愈思稱職可　吳泳鶴林集馮天麟贈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誠死城郭封疆臣之節也當韃虜犯武休自帥臣以下莽然未
知死所爾一記室耳無尺兵在手塊守城壁迨賊兵既退乃與衣冠望族
相挽於積骸之間亦可哀也矣贈官通籍乃錄其孤九原有知歆此休命
可　錢譽贈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往歲韃兵闖我淮右士大夫之望風
而奔者肩相摩地相屬也爾寵在一尉耳乃能率十數羸弊之卒當百萬
日滋之師衆寡不侔竟殞元軀於鋒鏑之下可謂死於義矣贈官陞朝以
旌義魄可　程琳贈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往者海瀕遐遠不霑王化民
之獷悍者弄兵於椎髻之間爾以法曹驅率將士討擒賊首迄正天誅方
行賞而功而[illegible]淮煙瘴死矣贈官陞朝示我憫恤可　追官人蕭郊叙
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長史風化之首也爾試邑漳浦不善學製而紘絕
錦傷惡聲星露若挽帥閫之誅則不能免於大譴矣先叙一階庶知朝家

不以一眚廢汝之意可　俞錢叙復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昔貝年之叛
通判董元亨死之國史高其義爾倅章水歸業兵亂當若罔聞知可以偷
生矣豈不汗顏元亨耶坐法以鐫會赦而叙朕無終棄之典特還一秩以
勵後圖可　徐郜降授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朕聞不獲乎上民不可得
而治矣爾長於溧陽粗號曉暢令茂希謹斂治邑予之論外臺又從而發
摘之爲何可臨民式姑鐫一階以勸三善可　方焘降授通直郎制　勑
具官某昔我孝宗皇帝撫綏淮民不閒鐵甸雖馬草木炭之微不許科配
重壁障也汝出宰興化德化茂閒而科取及於蘆竹萱征遣手暇萊使在
先朝何能免重罰式姑鐫一階以勸三善可　潘自顯降授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懷羊而證其父夫子惡其訐直枉竟而傳其譽益欲以爲拙誠
慮陽之獄援其子而證之雖得其情亦太巧矣姑鐫今官以存紳體可
楊奐降授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令以字民爲職而催科次之爾出宰吳
門德聲不振民敝有常務而創青册以寵取租舊有經賦而抑白丁以重
科爾逝歸矣撫字之心安在式姑鐫一級以警令蠹可　沈應降授通直
郎制　勑具官某令之爲令亦難矣一言動之輕而以三尺繩之皆罪也
爾宰邑近畿朱聞顯過掛壁之榜民乃執之以爲令罪郡刺史劾章來上

其可恕爾耶姑鐫一秩以警其慢可　徐琢降授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
禮之變喪服爲事金革也春秋之墨衰経爲從軍戎也非軍旅之事而輒
闕起復豈刑章之所宜貸哉爾仕于州縣素以才稱元華爲州非邊郡比
而乃奪情變禮冒虎竹之榮事無稱之辦於汝得爲安乎嘖有煩言方請
追服則亦已晚矣其鐫一階以示誅心之法可　李中行降授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仲子於齊國豈不爲廉士而孟子非之匡章通國皆稱不孝
而孟子禮之鄉閭之評蓋有時而未定也爾晏以文鳴東名進士仕垂三
十載少所過愆而不善居鄉姻睦成訟飛言達於國中然亦不如是甚也
鐫以二秩移之遠方朕不得不伸帥守之權爾其退自省循可　周晉降
授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等漢史傳州縣吏謂酷稱其位貪不終發朕甚
惑焉安有貪酷之吏而可使之長民也哉爾廣以晉爲近畿令不能奉法
循理手執羅織之經口含饕餮之譜欲免於人言難矣予降秩罷官等第
行罰以示勸懲之公可　高著齋敝垣頹集儒林郎利州路提刑司檢法官
范辰孫歿于王事特贈通直郎制　漢中爲虜所闖衣冠併罹塗炭爾以
故家子自致膴牒以佐司臬冠至不肯去以其官死之肆陞朝秩併錄厥
孤式表遺忠庶其無憾　迪功郎萬壘特改宣教郎萬鎰特改通直郎

蒞官六七考舉主五六人，始得以通籍，不亦艱乎！爾杭章公卑，曉暢時務，改隆京秩（通秩作陞朝秩），以旌爾忠。祗若茲哉，毋怠。　金有大以宜黃尉盜發汀邵，促入其境，贈通直郎制　群盜之起，守尉捕誅，其來尚矣。盜發汀邵，挺于宜黃，令先遯而去，復何賴焉？爾以尉拔，能舉其職，民得安業者一年矣。猶以積勤致死，傷哉！其陞朝秩，以示闡發。　宣教郎新知福州長溪縣譚谷前任江陵察推，日以守城捍禦有勞，減職司一員，於見今官上理作轉一官，仗使特轉通直郎制　爾之荊，以佐幕也。乃迭地戍城之時，爾以衆感，得受上賞。易舉特以陞朝秩，賞從其役，用不次。斬蘇頲濟集令翼以奉府，率講書授通直郎誥詞　勑朕先皇帝厚於宗室，勉以爲善，有能通於經術乎常試，以吏事爾誦習典謨，明其義訓，往服通籍之寵，以爲維城之

勑可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四　十八陽

郎

宣德郎

沿革　隋書百官志：煬帝置宣德郎，正七品，四十人。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宣德郎，正七品下。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宣德郎易著作佐郎、大理寺丞。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宣德郎，從六品（史才初授升）。事實　宋劉敞彭城集：潁州萬壽縣令充修省刪定官葉唐諧可宣德郎差遣如故制　勑具官某，修令二省，雖未成書，而其年勞自當進秩，俾其稍遷，以循往例，脫銓管之籍，爲朝閒之漸，欽承光寵，益自劬飭。可。蘇東坡大全集：張續除宣德郎制　勑太學博士張續，祖宗設賢良文學之科，以網羅天下之豪俊，聞得偉人爾，亦是選，而沉默恬淡，安於冗散。學士臣溫伯與東西省從官列上奏狀，朕嘉乃沖靜，特俾遷秩，益務敦學，將有試焉。可特受宣德郎。依舊太學博士元豐條遇集奉議郎劉戴可降授宣德郎　勑具使者之任，典護一方，宜脩明以飭其屬，而率情妄發，蹈于詆欺，尋而一官，尚傲有位。可。　承事郎守都水監丞陳祐甫可宣德郎制　勑某，爾服勑水官舊矣，而屢以水失職，然吾終不爾廢者，惟其材也。夫使過古之善志，則功足以蓋前愆乎。往踐故職，益圖其効。可。王魏公集：陳國長公主奏駙馬都尉王師約親兄光祿寺丞王公約可宣德郎　勑具官某，宗祈慶成，邦有大賚，遭序爾位，厥惟舊章。勉於自脩，然後能稱。可。慕容彥達樆文堂集：西頭供奉官夏大中可特授宣德郎　勑具官某，惟爾務學不懈，達於朕聞，召試西垣，辭理可采，宜膺召命，俾易文階。往服茂恩，務先忠恪。可。　通仕郎撰曆所參議官謝中美可宣德郎　勑具官某，洪進由經術，典教類林，而博綜多聞，明於象數，刊定曆紀，閱歲有勞，薦章以聞，并舉近例，命汝祿秩，往惟欽哉。可。蘇頲濟集：石萊略可宣德郎告詔　勑具官某，朝廷因唐之故，以六曹寺監綱紀百執事之治，凡祖宗法令之舊，合散出入，有司有不能知者，是以分命近臣，條析爲書，於茲歷年，爾獨有勞焉。功雖未究，而考屬於格，舉自縣令，真之通階，毋郝邑之勞而被斯寵，爾其勉之。可。鄱道鄉集：謝（升）秩授宣德郎表　忽由望外，越在散中，還涉大階，倍增感涕。中謝。伏念臣頃從荒遠，獲賜旋歸，鄉居甫闋於三年，瘵發屢瀕於九死。賴聚太平之和氣，得存垂絕之殘生，著往寒來，不出衡門之下，命定義

省用寬老母之憂爲幸已多復何所望豈謂非常之遣曲加久廢之餘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道貫兩儀躬膺八寶備帝王之多福集祖宗之大成政
廣周仁施每先於鰥寡澤深漢德猶下漏於重泉刲溝壑之未填曾軒蜂
之風侍非令收叙俾與光榮臣敢不篤勵誠心堅完晚節無捐軀之路犨
莫報於隆恩和擊壤之音但永陶於至化劉允城畫言藁八寶赦叙宣德
郎謝表　臣某言今月初一日遣人於大名府請領到告命一道伏蒙聖
恩特授臣宣德郎者八寶告成永鎮安於萬國三朝受獻竦觀聽於四方
爰推大賚之仁允協非常之慶顧惟滿籍亦被洪私中謝伏念臣早以犸
蹤謬膺簡拔危言危行妄有意於古人寡悔寡尤曾莫虞於後患自貽厥
咎夫復何言伏遇皇帝陛下道契乾圖誠參化育勝珍符之肇造述先志
以丕承推合周文受珠秦制屬天庭之昭受仰聖作之惟新湖霈濊恩用
光盛節而臣尚緣舊譴未齒王府之名方伏窮閻乃肖庭臣之寵切嘗蜀
娩蓋敢爲榮生也有涯既迫桑榆之
景死而後已徒傾葵藿之心臣無任

宣義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於諸者臺置宣義郎從七品四十人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宣義郎從七品下杜佑通典隋置諸將尉爲散官唐以爲宣義郎五散官並長將軍之名改順慶制罷出身從七品下叙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宣義郎易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宣義郎正七品吏才幹出身

事實雲谷雜記大學士入黃穩以舍選當釋褐一日忽夢闕廷試榜已之上有宣義郎三字穩在學舍素爲俊輩益以自喜意必爲首選也及赴淳熙十四年廷試揭榜穩在第三甲上一名乃宣義郎史彌遠書榜者於彌遠名下書宣郎字偶連屬穩姓名恍然夢中所見也陸佃陶集奉議郎蕭國鎮可降授宣義郎　具官某朕順考舊典敷同官儀凡在臣工卒從新秩爾雖罪廢猶不汝遺錫之訓詞用更位號往其祇飭尚蓋厥愆可元豐懷遇集勒停人前通直郎劉拉可叙宣義郎　勅某爾自惟弗良用絕寵祿而歲月浸久弗忘終廢也還而故官其復就列永惟既往慎所守哉可張廣東窓集史保改右宣義郎　勅具官某朕恭惟樟宮言還中外興慕一時官屬迎護良勞爾在選中尤資幹畧肆命更秩式旌其勞　呉芑特改右宣義郎制勅具官某聞者宿兵京口列護長江分營也則侍次舍以居蓄積糧則須倉庾以積庀工董役爾預有勞其從吏秩之華以重赴功之勸　王灌

降右宣義郎制　勅具官某爾以民社之寄今于衡山縱夫罪入死刑安在罰汝贖職用鐫一官往祇兌恩尙務循省　柴存撰右宣義郎監周陵廟制　勅具官某朕存先代之後隆繼絕之恩所以彰國家之深仁奉祖宗之彝訓也爾周之裔孫於庠庶襲中錫書命俾易文階往虔蒸嘗毋廢厥祀李璧鳳湖集前知吉水縣秦鉅特授宣義郎　朕惟先正大臣之家其子孫克自修飭世載家聲代不乏人曾不知此自陷非彝厚吏而薄于民重斂以濟貪黷兩臺闕實罪狀昭然屬推涉屺之哀未正敗官之罰特擇既畢其制兩階往圖自新不汝終棄洪文安公小隱集右奉議郎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王必中弟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制中父遺贈右宣義郎制　朕親執珪幣以事上下神祇賴天降康既施昭答其敢身饗之哉具官某者名訓行表表鄉評潛遁抱材曾不克究隤祥在後並列從科爲時從臣實爾季子追兹霈澤寵昇榮階俾人知積善之報文益光也鄭起潛立庵外制降承事郎劉唔復宣義郎制　爾嘗牟大冶偶註微文于今再赦抑何緩狄拭之恩邪其復故官勉圖後効呉泳鶴林集孔萬春特授宣義郎制　勅具官某三衢盜起朝廷設賞格以邀有功爾允聖裔孫能飭武備式遏寇虐既進秩二等矣新將乃核其功實以聞厥安得私汝哉收回一階寵服新命可　趙汝俳降授宣義郎制　勅具官某以衰經從戎春秋之變禮也縞墨縗爲軍正國朝之權宜也爾爲宗英弗蹈典法無金革之事而乃營起復無義旅之訓而繫銜軍使豈不亂舊章歟罷祠鐫官庶懲不恪可高著齋瑣垣類藁韓賊擁衆攻打廬州保守無虞在城文武官各特轉兩官承奉郎淮西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杜庶轉宣義郎制　合肥爲淮西鉅屏彝彼韓家散爲送地伐城之舉爾父以帥鉞屬兵爾從其長殺兵登陴折狂猘之鋒而奪之氣虜引衆東去幕府上功賞宜從厚進陞兩秩用酬爾勞鄒道鄉集謝復宣義郎表　萬方咸赦已露再叙之恩一候未移復拜初行之命榮光存及感幸彌多中謝伏念臣遭世休明奮身寒陋曾不量於智力乃自冒於典刑五嶺東西積淹七年之煙瘴重湖南北備更萬里之風波向非曲矜於睿慈何以獲存於餘息因逢盛事亦預還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難名仁深易感方庶民均蒙於錫福慮一夫猶切於向隅用推天覆之公施及里居之賤臣敢不思謹前之莫逮知善後之可圖黽黽勉勉遥拱中天之覲闕勤勤懇懇倍殫祝聖之誠心永與合生仰依洪造

徵事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於謁者臺置徵事郎正八品五十人皆主出使量事大小擬品以撥之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徵事郎正八品下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徵事郎從八品上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徵事郎從七品

將仕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置將仕郎從八品五十人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將仕郎從九品下宋史職官志崇寧初刑部尚書鄧洵武請換選人七階以將仕郎換軍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戶簿尉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將仕郎正九品下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將仕郎正八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將仕郎正九品

事實容齋肆筆薛氏五代史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皇弟五男友雍封賀王及友珪奏位以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賀王友雍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以親王而階將仕郎仍試銜初品雖典章特地之時恐不應爾也王之道相山集祥符以前中貴人盡帶將仕郎階若太尉秦翰者左璫之名將累立戰功始以將仕郎內侍省內府承局令則不聞輸後建彭劇軍節度張廣東窓集韓宗類永祐陵攢宮用過地改特補將仕郎制　勑爾子忠恕以地臨陵寢願入于官嘉乃悃誠肆頒恩擇而乃請寵恩於汝朕益其志而從之寵及九泉庶以推教忠之訓也慕容彥逢摛文堂集進士李公衍可將仕郎日入月皆有宮王中十除之　勑具官某宮省之臣出領使事惟爾謹恪往從其行併陳典御之恩已以田授錫莪命秩其克欽承可高著齋薇垣類藁知循州興寧縣顏公衮爲陳三槍等作過殁於王事特贈剌奉郎仍與一子將仕郎　森俗鷁義以厲我民爾爲邑長於斯遇能罄兇渠以大義不率則大聲詈之雖糜捐不郵也有司以勤事聞肆加追命徑陟外郎仍録其孤畀予于恤　故奉議郎通判漢州權州事劉當可於端平三年冬攝州日殁於王事特贈五官朝奉大夫而子與將仕郎恩澤制　將元鼓御死譽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一武進此皆不得爲忠爾以郡丞攝守廣漢與民共守身膏鋒鏑民併罹塗炭有司以狀轉聞深所悼嘆進郎階併官二子國無吝賞人有公言

登仕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置常從郎正九品五十人尋改爲登仕郎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登仕郎正九品下宋史職官志登仕郎崇寧初以爲選人階官政和末改爲修職郎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登仕郎正九品上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登仕郎正八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登仕郎正九品將仕郎陞授

奉信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置奉信郎從九品五十人尋改爲散從郎

奉議郎

沿革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奉議郎從六品上北仙乏正祖幽廣州將公出君從大品上從事物紀原唐正觀十一年定令唯改隋通議郎爲奉議郎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奉議郎易太常秘書殿中丞著作郎

事實赤城志趙汝愚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以左奉議郎自信州改知上饒有惠政大修城壁十月二日除江西路轉判官紹熙中拜右丞相謚中定　趙思乾道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以左奉議郎知姑蘇人民有即山壘石以耕者或請籍其賦思奏除之詔簡卒赴在所有不樂者欲爲變思善誘其去徐物色爲倡者黥之孝宗諜措置得體記名御屏上六月除淮南路轉運判官七月二十九日替宋綦崇禮北海集轉奉議郎制十十月十八日　勑自考績之法不行於漢唐至于我宋參酌古今之宜凡省闥侍從之臣不辭歲課以遷時推特恩是亦道揆及肇新官制則有司存付之定法然猶三載考績之意焉徽猷閣直學士通直郎知漳州賜紫金魚袋綦某學識深敏溢於文詞入掌絲綸出宣政化年則淹矣勞亦有焉雖云序進之常是謂能緩之數服我休命益爲乃庸可特授奉議郎充徽猷閣直學士依前知漳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特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如故彭汝礪鄱陽集皇兄千牛衛將軍令珦奉議郎制　勑某生於深宮無綺紈驕侈之習長于宗室有布韋問學之風明試以言不悖義理推自環衛進登朝行匪朕汝私師言惟允益堅汝志以底于成可　皇兄右千牛衛將軍令琥奉議郎制　勑某爾長於宗室而能夙夜于學自同布衣韋帶之士試之經術亦有可觀推登朝行以勵宗室尚有休賞以俟爾成可陞佃陶集堂後官兼提點殘繼除可承議郎時恢可奉議郎　具官某爾爲公府之屬而能將事恪恭有勞可録朕於爵賞何所愛焉叙進厥官往祗乃服可洪平齋集史綱筆轉朝散郎爲不倚轉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究推國計所關美利必資爾庀職京口克懋厥官歲入有常能溢其額俾進升於一列庸獎偏於勞能可不倚民京口而紹何　趙與稅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秣馬頓爲不道犯我廬山爾以戶曹攝邑奇勇於徇國率屬戍卒與臺迎擊之雖死於寡不勝衆而氣吞

此屬矣推之華秩用慰忠魄可　賈似道特轉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朕建后於相家入又命妃於法從家而關雎之化行進封有叙推恩惟稱爾襲芳弓治之傳承犀四星之首推丞武監進秩二等弈弈光榮矣務學好脩用燕多祉可　戴翼轉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濫發江右夔廷嶠南討平難倚於元戎奔奏抑資於羣吏爾抱材試邑竭力餉軍其進華階用旌勞效可張廣東窓集郭旦降左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莞庫之利冥名浩繁檢校拘催實賴能吏爾爲郡丞懵不更事奉命悤悤遂失關防使者以聞既從吏議鐫秩二等尚務省循　趙抗轉右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朕比遣侍從將使指於京畿之西爾爲之屬克抗厥事宜頒信賞以旌其勞增秩之榮益思報稱　費植授給左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聞者屯兵陝西取給蜀道爾以健敏與有勞能俾增厥官以爲趣事者之勸　孟子襟轉右奉議郎王伯序萬俟允中並轉右承直郎王漢轉右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上同同幹敏得人事無不濟肆增厥秩用旌爾勤　李汝明轉右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朕比下勸田之令以佐國用汝能究心不擾而事集推此可以觀百里之政矣何寃一官以示旌勸　周聿復右奉議郎制　勅上同同具官某早以才猷屢膺仕使爲鄉棘寺議刑高平允之稱贊治民曹裕財善阜通之術上同同劉俊村集孟端换授承事郎孟案换授奉議郎制　朕擇麟趾公子之佳者以繼近屬爾方弁髦知嚮學有成人之風其授京秩俾就外邸庶幾周以宗維之意可　孟奎换授奉議郎制　成周公族皆知麟趾豈獨其質之美哉抑學力焉爾當佩觿之年知聞卷之樂其遷華秩俾就家塾爾益勉勵毋荒于嬉可　右通直郎權尚書刑部侍郎陝西宣諭使周聿磨勘轉右奉議郎制　勅朕以官職之事煩予大夫用之則以公待之則以恕故於三歲進階之典苟無過咎則不棄焉而況宣力四方者乎具官某執義甚堅植身有道服勤王事靡敢辭難載揚指日之勞乃應序遷之格雖非異數庸示至懷尚體訓辭更思後效可鄭起潛立庵外制降宣教郎徐桂臣復奉議郎制　是非久而自定予奪付之無心爾爲令潛諱徽文明裡非責無瑕不滌其復故官稱朕枕栻之意衛後樂先生集通直郎通判隆興軍府兼管内勸農營田事史定之特授奉議郎制　朕飭俗二邊募徒諸道爾以名門之彥佐治帥閫閒指有法朋會靡愆有可第勞進官一列益加懋勉以揚思華可慕容彥逢摛文堂集通直郎當紹榮可奉議郎充管勾南外宗室財用制　勅具官某朕建外宗正于別郡其財用共億皆命有司掌之令復孩發官以汝嘗膺

推擇擢進品階俾踐厥次往服恩命尚可勉哉可劉行簡苕溪集趙不退轉左奉議郎制左迪功郎趙希衍潰同上　勅具官某國家以三歲之舉網羅羣彥爾宗子之秀刻意藝文與寒畯等進厠勝第朕心嘉焉躐進官聯以爲爾寵抑以爲爾曹之勸可吳泳鶴林集洪咨夔父越特授奉議郎賜緋銀魚袋制　勅朕頃聽侍臣祗迪忠教子生孫孫生子莫榮四世之傳親而尊尊而親特貴五品之服天性所樂人情則同具官父具官某道韻沖夷德容嫻雅鯉庭詩禮之學自爲唱酬鱣堂清白之風莫能回挽況身已登於八袠而兒方近於五塼飲此殊恩貤於嚴父延譽之於天墨願移華秩以永頹九戚之於紹興乙改銀章而叅志爰錫鳳銜之瑞用爲鮐背之光對揚王休保艾爾後可　米復之特授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得從便宜毋拘以文法而後驥逐得以騁渤海之藂顧餞嚮聚勿有所拘閫而後展翊得以數朝歌之賊上下一心寸令一推而賊不足平矣方昭武授撫吏固避不肯往朕以軍事付之遂以邑事分委之復之戮力盡定卒撫巢究是雖爾令之功亦我民二千石申勸之勤也其進一階酬有襃擢可　應鑄授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河間獻王學詩於毛公長漢諸王之文獻博雅其源流蓋有自來矣矧爾氣和而識堅詞寡而義精授經藩房性與教合從容涵咏之間能使人有諷動興起之意餘也深於詩者也以三五百篇受一秩之賞不爲忝可　薛季宣特授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海瀕之民獷悍弗率侵我民聚燬我城邑嶺南諸司分兵討擊爾會漕憲能佐而長給足軍餉遂使官軍卒能翦賊汝亦與有勞焉特陞二階往服殊寵可　葉應輔授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按唐制奉諸王講讀即今之宮僚也非自明經之科來者不能充之爾以弔藏督堅之資爲清明繁露之學學從胄博典教藩房朕方資之以爲宗盟重而來伏詞庭矣徽章轉秩豈以内外爲間耶勉闡令猷以稱殊渥可　家楨授奉議郎　勅具官某漢毛萇以詩學爲河間獻王博士後之眞宮僚而說詩者蓋昉乎此爾以性情之正涵禮義之澤凡所習聞於家庭者非通之事父則達之事君也掌教宮邸敷繹雅言優游諷詠之間常使人有油然興起於善之意又豈待章解而句釋哉徽章轉官式甚彝典可　林士燮特授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邕南谿洞之民獷悍弗率出入省地侵我民聚爾爲州從事能輸凑智略結約土豪不煩朝廷一矢一粟之費取渠魁而戮之一隅奠安爾之功也特轉奉議郎以勸有位可　追官勅俘人衆行之叙復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昔我寧考詔爾詰責逆賊奔陳

大誼爲難矣臺憲亡章傳以佗比一獄二十餘年人莫不爲汝冤之特叙元階庶慰我寧考國功之意可　趙彥惟叙復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國家三歲大禮隸名丹書者靡不被配天之澤矧爾曩因出牢未及延見吏民代者騰謗控于臺議抑何其冤哉號叙元階慰聞令舉可　趙汝魁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宓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卓茂治密吏不忍欺爾有百里之寄而使姦民黠胥敢於凌慢其長尚何以爲政哉其上一階勉圖三善可　趙與遡降授承議郎傳齊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等宓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爾等幸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無道化及民政之脅胥獄之放紛使部氓得訟其長之惡於有司視二子寧無愧哉削秩罷歸其發深省可　趙希燧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爾書以殉貨制刑周書以崇飲設戒爾爲江西漕官素以才稱而不自飭漼縱漕舟以賄聞激武夫以酣鬨望幕府有其如是哉其上二階毋怠三省可　孫逌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朕聞受人牛羊之牧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爾倅房陵攝承郡事流潟之餘宅食餘之費禁吏俸弗給軍儲弗問豈不負千里之託哉姑削一階尚而經典可　梁該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昔何易于爲益昌令而獄無繫囚蔣沈爲高陵長而早有供億唐史書之以爲良吏爾亦于男之秩耳邑有因而跌敖於外非無繫囚也庶有儲而占壓不支非無供億也其視易于沈畫不醜而顏哉姑鐫一階以警二慢可　謝廷瑞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七十而謝事禮也雁勸之有年限法也爾既文而既悖迎老而迎壯翱翔半判筋力尚強而隸也不職乃以艾服之齒冒中吏銓其抵於法宜矣而俯汝以不知禮之過朕亦憫焉姑鐫一秩以存法守可　趙儆夫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張湛在鄉黨而人儀表徐穉居里閭而人式化爾寓居里黌無恂恂之譽而撓政于民使縣官編戶皆得以訾之其貽前脩當亦知愧矣姑上一階毋怠三省可　席蕃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宕昌蓄漢雜居每爲屬人擾之爾佐于茗司爲之長史不知體恤迺賦而闊以他比內以曲文雖以法外炮烙之刑不激變則幸矣部使者以狀聞冀得不薄示一階之罰可　王恪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朕迺者西顧眷以爲帥惟倚爲受敵分命四路漕臣各率其屬協濟軍事爾爲屬東漕官督運沔陽當與行驛騷餉道匱乏不郤一丁不輸一粟歛身丞歸寧不誤我種事乎鐫秩罷官尚曰輕典可　蔡節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昔高宗皇帝嘗謂但得官中常有一百萬錢稱提交子自得無弊今之州郡非高宗

時比也矧爾守於三衢屬當兵盜之後郡計之乏又非諸州比也然朕方議稱提之策擇流通壅滯之尤以示懲勸則如汝州以嚴閉寧得無罰耶其上一階體朕不得已之意　王魏公集國子博士致仕郭祥正可落致仕特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年方强仕自請退休守臣露章稱爾材賢爰稽近比復序於朝往迪命書勉之無斁可　洪适盤洲集李詰贈奉議郎制　爾齎恨泉下嘗有郵章鄉邑陷舊不復告萊王師闢土有子自言復出綠綸尚其歆服　宋章忠恪公集奉議郎章誼擬官奉勑　朕恭承聖訓嗣守丕業肆覃慶澤溥及萬方在服之臣階及寄祿畢進命秩庸示寵嘉往祗訓言毋忘夙夜可特授承議郎　劉元城盡言集叙奉議郎謝表　臣某言今月初十日遣人於大名府請領到誥命一道伏蒙聖恩叙授臣奉議郎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者宗祀推恩初紀叙遷之望綸言中命繼蒙矜宥之仁稍復故官示不終棄寵來意外感溢情涯中謝伏念臣觀遇熙明早塵要顯迨微報稱自速顛隮去朝廷者十六年投荒服者萬餘里衰疲病質浩無歸胥之期飄泊異鄉動有顛濟之悔敢圖豐澤普被孤根伏遇皇帝陛下獨運乾綱躬行恭己曲軫久幽之迹俾諧再造之恩渙發德音率從常典未吹暖律難回寒谷之春既舉覆盆均受陽暉之照惟自期於九死㡯少答於萬分臣無任　呂淨德先生集奏乞進擢奉議郎杜敬求狀　臣嘗被旨遣使詢察官吏之能否得善不薦有愧於心臣伏見奉議郎監成都府商稅杜敬求治身知義爲學知本從政知體良材嘉器可用於朝恭惟陛下虛心求賢尤善任使如敬求者伏請進擢以觀報効

朝奉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朝奉郎易左右司諫及後行員外郎　事物紀原宋太平興國初改唐朝議郎爲朝奉郎

事實洞納新志趙粢夫朝奉郎嘉定九年閏七月到十一年七月除軍器監丞步清霜門曰通津　林耒朝奉郎紹定四年七月到任修復經界釐正版籍移建貢院改闢蓊廳增葺三堤創仁政閣修仁政橋請度牒四十道葺新廣惠顯應閣及棧獻臺從祠神像及東南兩門廊廡四帶粜糴两縣逃苗六千九百四十八石九升六合代輸積欠苗稅十一萬七百餘貫五年六月磨勘轉朝散郎九月處州中前任麗水經界推賞轉朝請郎六年三月本軍兩縣經界結局得旨特與轉行兩官六月授朝散大夫　延平府志陳釋字子華福州人起復朝奉郎紹定三年正月到任五月除招捕使六月除提刑四年五月除知建寧府兼提刑招捕平寇有大功於民生

爲立利[illegible]新昌志蔡志學字及之新昌人登淳祐進士第初調興國簿憲使李迪辟入簽秩滿調武昌節度掌書記就除湖北漕司準遣再調太和掌尋校淸江倅未期淮閫印應飛辟制機改知高郵終朝奉郎自號如心有集傳　黄朴朝奉郎淳祐元年七月十一日到任淳祐三年正月奉旨召赴行在續與宮觀新闢貢院東西二門　王璞朝奉郎淳祐十年七月初三日到任淳祐八年正月奉旨召赴行在續與宮觀嚴州府志異祭朝奉郎寶祐二年八月十三日到任三年三月劄兼節制軍馬寶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去任造貢院試卓重建軍門造魁星樓奏贈貢頭未允南康志咸淳三年郭因朝奉郎經量建邑增築石匣分撥明心發寺田産贍士單修君子堂重建居養院宋綦崇禮北海集轉朝奉郎制[illegible]　勅朕惟三載考績之法以馭庶工雖侍從之臣能應格法始以敘進所以示天下之公凡百庶尹考其殿最四歲一遷而法從之賁率以三載所以憂近臣之禮著爲定令付在有司吾何私焉寶文閣學士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北海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綦某文爲國華器適時用翱翔禁近譽望獨高有司考爾閥閱當用陟明之典往服新渥斯稱茂恩可特授左朝奉郎依前寶文閣學士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差遣賜如故洪平齋集李延平黎賞轉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廣右平黎上功爾以猶敏宜勞于幕府進二秩以奬之甫通閨籍遂階首外異遲也試邑于虔益勵勿懈可　胡夢昱贈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朕訪落伊始首下詔來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聚志槩激壯錄廷對十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帳月之計閙逢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䁥不可招滌霧墮鳶悲悔何及陟階貟外仍官厥子用旌忻撫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可　王瓚轉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浮光于蔵已潰之捷論者疑之然功疑惟重爾從身蕭枯從事正國非微功爲判者閙決于光書同調遣書生而知戎情何愛一官不以爲賢勞勸往分乘障之符亟上安邊之策可衛後樂先生集通直郎充棗陽軍使兼知隨州棗陽縣黄叔温特授朝奉郎　將臣失律士卒奔亡羣小剽攘道試驚投爾以邑令運定勞來按堵如故戎帳第勞賞疑從予躐晉三秩望惟異恩益務撫摩以圖報稱可張廣東窻集莫將復左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服在近班居多令譽議論甚偉喜專對于四方聲猷益孚遂陞華於八座　張子儀轉右朝奉郎　勅具官某以爾婉畫與聞小心可倚周旋之久允謂賢勞宜頒增秩之恩以最第功之賞　徽宗皇帝冊寶轉左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朕欽惟徽考謚號未稱無以光昭先烈乃稽故事奉上冊寶一時制作緊藉工是頼以爾强識博聞練達國典在公夙夜帥勵惟勤迄茲禮成宜舉明賞增秩一等用勸爾能　王格黄麾仗成吳特轉左朝奉郎　勅朕惟國家文物之盛時有車輅旂常之冕制蔵在官府用昭等威肆朕纂承禮文殘闕比詔採討稍新其儀揆日度材不愆于素匪我近列疇若予工具官某議論詳明風猷敏劭參酌今古以濟事宜書綈趨於一時幾簡新於百度肅仗在列入觀于庭衆志惟熙蓋上考周公之典舉目所視咸喜見漢官之儀用衰陟於文階以增華於從槖往祇朕命益勵乃心孫覿鴻慶居士集陝西五路制置使錢蓋降授朝奉郎制　朕建旆置守綏靖一方實惟尚謀經武之時非有鬼兵伐罪之事夏童帥率怙衆投邊鏖場多虞責在將帥具官某荐更仕版推資近班爲三陲內倚之初付五路折衝之寄當思戮力報稱所蒙遂達上聞卒敗吾事原情定罪當眞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益岡來効思補厥愆洪适盤洲集吳益轉右朝奉郎制　朕惟奉慈溓光臨寶祚當覃中外之慶靡分大小之臣具官某接物惠和宅心端累披竹帛知師友之淵源怡養丘樊玩煙雲之舒卷頃階戚黨參綴從班獲逢嗣服之恩實應遷官之典益思謙畏用保寵榮翟忠惠先生集監在京麴院韓容轉朝奉郎制　朕用爵列以爲賞罰褒功庸以勸能實之士顧於與人誰毀誰譽我汝舉所職能不之書苟應陟法則賞隨之周麟之海陵集楊椿磨勘轉左朝奉郎　仕官惟賢効乃彰於詳試積日四閱法益許其序遷適春銓衡之司來登侍從之嚴宜遵彝制用錫寵章具官某早負軼材久更華貫雍容在位卓若相如之同時靜默爲心自期揚子之樂道久儀禁路具著賢勞武部聯華既資於整暇經帷勸講復賴其論思爰稽會課之書式賁懋官之渥往祇予淡尚遠乃猷李璧鴈湖集歐陽仮轉朝奉郎制　朕遣使虜庭必有親爲留視其家所以惻勤勞廣恩厚俾將命者無內顧之憂一意專對之事爾大儒之後以才業聞茲時厥庸晉階一列尚其懋勉以稱所蒙范石湖大全集敎文閣直學士知明州趙伯圭磨勘可右朝奉郎制　四國于宣騰治聲於甸服三年大計申陟典於銓庭具官某以西周信厚之賢號兩漢循良之守農有餘粟德政格於要豊海不揚波威聲憯乎群盜雖備禁嚴之列亦階計最之科閥閱宜陞絲綸有煥其對揚於茂渥益舒發於閫撫劉後

村畀史能之真州分推倍增特朝奉郎制　宿師于邊財殫粟竭朕知筦推之病民而未能弛也爾以選往涖其事所入倍蓰然未嘗有析秋毫之謗可謂才矣晉秩外郎益勉事功可　承議郎范昌世牙契資轉朝奉郎制　中興以來養兵之費廣生財之道狹而牙契所入遂為國之大利與筦推並行爾淬然名執政之孫善於其職課以蕺聞豈非會計當而然歟俾進郎秩以旌賢勞可　奉議郎鄂州通判李澤氏贈朝奉郎制　日虜猖我不備上流震驚爾以郢倅行邊能贊鄂守效死勿去以待援師及宣威金鼓從天而下郡雖全城莫府上功而爾已不及見鄂人皆悲傷之朕於勤事之吏生榮死哀兩極其至進官澤子度越常格以慰宿草之恨以勸羽林之孤可　鄭起潜立庵外制降奉議郎應儀復朝奉郎制　肴庭翰苑之臣以微罪行于今三載抑可緩枚拭之恩邪洪爾丹書歸于皇極復還故秩尚圖後膺　降承議郎趙與泳復朝奉郎制　是非久而自定予奪付之無心爾夙為端倅偶詿微文明禋肆眚無瑕不淹其復故官勉稱朕拔拭之意吳泳鶴林集曾式中降授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任尚以嚴急護塞而西域覆亂郅都以苛暴守邊而匈奴引去人遂謂都之智優於尚而不知其失人心則均也以爾皎厲而才峭深而健合淝重鎮出使長

之民以狠牧吏以鷹使軍以待犬羊之法用三者之心胥失矣其不敗于敗則幸也臺評來上朕不敢私姑從三褫之文以示十懲之儆可　徐圭降授宣教郎趙與進降授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等析逆振已著而斬以徇焉崇文之所以行三軍恐妨民耕蚕而身引舟何易于之所以牽百里朕命遣撫臣視師江上爾等身為邑宰職在字民不知軍令有嚴而乃困為民援其視易于豈不飲愧哉姑鐫一階以警群愚可　董士元降授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其傷實多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夫子曰賊夫人之子朕不敏明不能親擇縣令使之長民爾號以科目進而貴游之習弗改抱琴江上荒樂是耽其傷且賊也多矣褫職罷官警于有位可　黄崖降授通直郎李伯杏降授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竊正人猶松栢不附麗而自榮不正人如蔓草必依憑而後進爾崖倅于神皐粗有才具爾伯杏食幕京府亦稱敏決未爲不了官事也而言者謂汝交游權貴之門巧為自謀之計則詎容無罰哉易不云乎盱豫有悔汝其戒之可　宇文景蓬降授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古者君子之難仕也進退有義焉往代有時焉爾生於名門素自修潔閑廢之久急於祿仕代者以病還年予倚銓法而往法也而非其義也鐫秩罷官朕不得不從

帥臣之請可　張鎭降授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敬事而後食聖人所以語事君不稼而取禾詩人所以刺在位爾掾緣禁近齒列仕林未嘗身服於官箴而乃歲糜於廩粟汙吾白簡合議薄懲其鐫一階以警百愿可　趙振玉降授朝散郎尚振平降授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等雖賊潰防捍兵之將縱虎熊羆之士因緣媮亂者不知其幾領州處護鄉井者靜以填之可也爾振玉爲民望乃舍之而去爾震平邪之際乃縱子弟爲擾豈得無過歟賈誼所謂上有患立而觀之上有敗因而挻之斯二子之謂矣各鐫一秩以警二維可　林樞贈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往者峒賊嘯兇闖我贑城之下鴟張豕突無有嬰其鋒者爾一州從事爾乃能領兵縋城出與賊鬬爲伏矢所射遂喪元身議功行賞豈容獨遺汝哉華之外郎澤及後昆焄蒿未泯寵渥祗歆可　楊約降授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賓主交游之間有義存焉方元帥欲守原上汝以賓客舍之憲臣欲死城郭汝以交友去之或舍或去汝之志亦欲從容就義也而素心未明白簡來上朕安得不示薄懲耶少加省循即有褒叙可　連元特授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遇者軍政不綱所在州縣兵相挺爲亂當沙巽虎尤其甚焉爾爲軍政乃能董督隅丁從制領以蕩平之亦可謂不失職矣晉陛一階庸勸百

雄可　韓李降授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漢吏主吉婚義縱尚懲治之不少貸賞吉豈盛世所宜有哉爾攝臨川道民亡術借稱提之名行沃入之令元元何辜而彼此酷也其鐫二階罷所居官可　家楨授承議郎刁起授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等昔漢元帝以經學成畢盛陳車馬印綬示諸生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後之為王府講官徽章受賞者皆昉乎此爾楨文雅西州之彥爾起典刑東侯之儒一躡蓬山一自璧海處之末郎之遂授以章綸之寄探玩研索既訖于成則進官一等朕又何愛焉可　起希逵特授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島夷不恭干我王略爾丞郡紘暫攬機籌以擊招降備瑯畫諸坐滌蠻方之瘴以寬南顧之憂晉之二階庸勸郡吏可　高崇追復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朕於人才如護嘉木封植長養將以俟其成也而橫風淩雨拔之寧不恐惜爾以岐嶷穎出之英負燕趙感奇之氣每帥臣戲貢必與計偕言者弗察誣以它比遂使賫志以歿昔人謂善百戰而不進一毀終世以顛躋斯汝之謂矣特叙元階官其一子庶知為善者雖屈於生猶伸於死也可　黄榦特贈朝奉郎制　勑故具官某洙泗之斯文未喪得顏曾數子羽翼而其教大明伊洛之正學方興得楊尹諸人發揮而其傳益廣今有倡道武夷而門人之中卓然以扶世

立敎自任是固國家之所當尊尚也以爾紹興名御史瑞之子受元夫侍
講兼之娛箴精思盡得師承之正篤行力踐發爲胙業之光歸襄於易
賁之時爲爾以傳道之託討論三禮數繹四書朕令讀其書求其後思堅
正洪毅如斡者既不得與之同時矣則追榮一秩然及後見朕又何文焉
可　熊允懋追復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昔爲高郵守臣以賂賊免爾而
邑於龍泉以貲冠敗爾之過浮於高郵矣然推物其狀無受賕之實而竟
死囹圄寧不惻然盡還故官示朕矜恤之典可　趙崇實叙復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論士以實不以華爾宗子之英文雅緣飾吏而華者也天潢
庫金之事正坐以華勝然斯將保謂汝拘理無虧矣進叙一階益務其實
可　李大同授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昔我先朝惟前數是愚太祖聖略
讀於慶曆仁皇訓典覽於元祐列聖陵大訓與六經並傳廣夏細旃之上
可不知所以寶之耶爾鄉之壽隽平書德明本之諸老之傳數作嘉猷之
告天下之是非得失惟諫官能言之人主之動息起居惟經筵能知之交
脩之益於爾乎望朕方緝熙典將進崇階則難講讀之分何有恩榮之
異翹而仁義益輔光明可蘇頲滄集蔡卞磨勘朝奉郎誥詞　勅朕俾侍
從之臣出守四方試之從政以觀其才而有司考課積勞應格國有成法

非予所私具官某啓由文藝久踐臺省欲效才實之美自詭民社之政宣
城古郡晉唐名臣臨長其地者風績相望也爾其廹思古人以修條教服
我新命以寵吏民可　張端落致仕依前朝奉郎誥詞　勅具官某君子
之仕進退無常惟義所在爾昔以強敏之資達於從政由病腸告未老而
歸比於恬養之餘復有願仕之意朕方篤於求舊急於用人祇服前官以
聽新命可韓駒陵陽集謝畢恩轉朝奉郎表　臣某言准告轉臣朝奉郎
者大賚臣工序遷祿秩列被訓詞之厚益知眷遇之隆中謝伏念臣持橐
四年分符五郡心驚憂患力困道塗晚節倦游加有負薪之疾中原多故
猶無橫草之功豈謂恩榮亦霑閑散伏惟皇帝陛下興隆漢祚振舉周綱
仄席而求内責眾賢之輔推轂而遣外觀諸將之能而臣未獲望於清光
已屢叨於明命但存餘息必報殊私臣無任　呂忠穆公集謝特轉朝奉郎
表　繕修城壘慚無補助之勞陞進官資猥預褒嘉之典省循忝冒俯伏
怔忪中謝伏念臣識謝通方器非適用津宮十著佔畢何功宗學三霜傳
經甚陋間蒙推擇猶與選掄愛海摘山初除官於浙右飛芻挽粟俄易任
於畿西荐被宸綸就更使節惟魏郡之襟帶控朔部之吭喉望應防微念
城隍之圮塞守臣祇命庀徒旅以興修樓櫓一新金湯四合虎貔齊力成

於日月之間雖煤凌空隱若雲霄之上載惟駑鈍綿力何施忽拜龍光誤
恩俯及此蓋皇帝陛下堯仁廣大湯政中和好生以洽民心常德以立武
事功惟從重用敦勸於群材賞不失勞示無私於庭類肆令庸賤亦玷寵
榮臣敢不跂詠前脩激昂素節貲墉貲堅叨恩已愧於無功遐積逾忿率
職尚期於小補孫覿鴻慶居士集復左朝奉郎謝表紹興丙子六月十二
日奉准八月十四日告　萬里竄流幾偏大地山河之境一言感激復見
中天日月之明發跡窮閻增光末路冒恩不次撫己知慚中謝竊惟天下
國家治亂之原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部分南北朋列東西兩曹參之
執是孰非一王尊之乍賢乍佞聽言固未易也知人豈不難哉臣與讒人
初無纖芥之嫌遭權臣之怒遇與大誇扶獄吏之助遂中深文鑿空造端謀無
責有驅齒徒鄉之惡旋羈編户　自惟斷斷之無他豈免詵詵而上訴
方其心迹之未辨竊楚相之　口何以自明要之名實不可欺校郵
焉之金而真盜然後乃見已自分此身賫恨於九泉之下不圖蒙大造起
廢於一日之間公議既申冤狀自白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周道
砥平稽疑而舉皋陶忠邪已判褒阿而封即墨毀譽乃公凡願一時無告
之冤已動九重蓋高之聽念臣大罹讒黜曲賜辨明知臣已迫衰殘特加

就叙借割翰於敗復出芝蘭於枯株大恩不貲叨逾過矣餘生向盡稱効茂
然西方佛以謂人而爲鬼鬼復爲人歷三生而懷恩未泯北山公亦云予
既生孫孫又生子累十世而圖報難忘曾文清公集謝史成受朝奉郎表
哉成二帝之書仰資聖訓褒錄諸儒之敘俯逮孤生謬進官榮併叨恩
賚者循非稱肖昧爲愁竊以簡冊之傳固多帝王之書爲重文章之用非
一述作之體爲難在昔有邦君時稽古自周而上其載百篇之言雖漢以
還各成一代之史典謨之辭略而雅春秋之法謹而嚴子長蹤繆於是非
見稱事核孟堅頗推於詳贍或患文繁降及後人益艱是任或紀事支離
而失實或設辭觀號而不工或跡略抵捂之相形或取舍抑揚之未當歷
觀前載孰謂材難矧兩朝功德之崇高而五世聲明之富有以至俊傑瓌
奇之士構抗蒐瑣之姦載在信書傳之後裔宜得貫穿馳騁之學溫純深
潤之辭追二典之光華垂百王之軌範如臣之鄙樠分無堪幼聞道於父
兄粗知好古長游文於師友竊慕著書然而植性昏頑受材淺落有淺見
寡聞之累無屬辭比事之長遭世盛明脫身冗散天祿石渠之與纂預校
讎金匱玉板之文得參論次茲儒林之盛選實仕路之殊榮特達甄收莫
非帝力周旋長育成出上恩自視庸虛固難報稱雖勤劬於夙夜謾淹歷

於歲時閒發大猷豈敢希於作者整齊故事或可繼於前人甫臨汗簡之
終遽遘負薪之疾奏書天陛阻親望於清光拜賜宸庭莫與聞於褒詔豈
期推賞并及罔功養拙巖思久已逃於常憲因人成事茲復玷於異恩遜
避弗容驚惶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務尊先烈祗紹永圖謂祖考之功
非形容之可既而子孫之孝在潤色之爲能深詔有司共成大典蓋廣資
於衆智不求備於一人每矜載筆之勤靡間吹竽之濫致貲瑣質均被鴻
私蠛蠓雖微素積愛君之志消塵有補敢忘報國之忠蘇獨樊溪集謝轉
朝奉郎箋　右稱吝唯諾轉前件官者資品纖微惠澤沾被揆勞何取加
秩過優朔涯難勝衆情怵慄近者緝熙盛典光顯丕稱備書吉蠲之情文
起琢磨之工技恭惟徽宗皇帝詒謀施于罔極廣弊振乎無窮如日照臨
在帝左右答黙所以固結精祲所以燮和善繼祉承威靈於赫以爲節以
臺惠豈足以颺鉅美而闡英猷加于衆名則可以紀聞圖而昭盛蹟蓋槐
府玉堂妙形容而評擬鸞臺鳳閣供會議而欽崇頌述雲漢之章冢牒金
猶昭格神祇之護寶璽玉函發册彤庭捐節命使於是珪幣縟帷饗之薦
廟祐度至腆之儀作民恭先惟聖純孝章塵位着顑賤有司遭逢至榮豈
期嘉賜懸察不遺於早逮貴戚自有於度程命日董功包荒濟務至於繁
事之斷允賴公聽之明伏遇太師公相深諭誠明之原扶持禮樂之實不
以三公而易其介勸歆尤秋而俾其成前哲之著蔽先知而應猝造膝之
語不離道而稽經優如子產之擇能寬若巨源之多可勵精東推宋傳湛
思品彙自然得其宜百工安敢受其力服兇敵佞乘輅彝韶封恃望以柔
兇方貫权務之趨時務補苴鑄漏興造發遺狄鳳鳥而出河圖皆平生之
素蘊於神姦而投四裔亦次第而悉成稽濫叨錫予之階濫聽升平之頌
童昏臺枝戚欣觀於降康單臥國容頃徒仍於舊貫上眷周尤爲卓越敷
累難揄其觀義念惟睎驥之蹤喻若爲山之址苟聽其注務致思以竭才
必得其官荷提携而改
觀無任依嚮威戴之至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呂世功
圈點監生臣杜丁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八十九　十八陽

喪　喪禮四十九　圖伍

飾棺周禮春官縫人掌縫棺飾焉孝子既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之屬 疏曰幕人共帷幕鄭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是存時居於帷幕而云加文繡者生時帷幕無文繡今死恐衆惡其親故加文繡即所引喪大記飾棺是也衣翣柳之材衣於既夏　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　疏曰翣即方扇是也柳即帷荒是也二者皆有材縫人以采繒衣縷之乃後張飾於其上也禮記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飾棺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用白布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為黼文大戴為列於其中耳偽當為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為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瓜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孌當作綏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疏曰此明葬時尊卑棺飾君龍帷者諸侯柳車邊障以白布為之王侯皆畫為龍象人君之德故云龍帷也池謂織竹為籠衣以青布掛著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為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為雉縣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黼荒者荒蒙也謂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鼈甲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為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也黻三列者又畫為兩己相背為三行也素錦白錦也褚

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為屋也葬在路象宮室也故雜記云素錦以為屋而行即褚是也加偽荒者帷者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為紐連之相著旁各三凡用六紐也齊五采者謂鼈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五貝者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翣形似扇以木為之在路則障車入槨則障柩也凡有六枚二畫為黼二畫為黻二畫為雲氣諸侯六天子八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鄭注縫人云漢禮翣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也皆戴圭者謂諸侯六翣兩角皆戴圭玉也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繒又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君纁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也戴值也使棺堅值棺橫束有三每一束兩邊輒屈皮為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六者纁亦用絳帛為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飜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　疏曰古者為椁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椁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椁之上所以抗載於土引士喪禮下篇陳器云云者以士禮一重證此經葬五重三重之義也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為一重如是者五則為五重茵者籍棺外下縪用淺色緇布為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為囊將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縪也而縮二橫三每為一重也抗木上橫三下縮二以其在上象天天數奇故上三也下象地地數偶故下二也茵則上直二下橫三茵既在下下法地也上數二象地下數三象天以天三合地二人中央也玉藻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綏亦旌旗之緌也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繒為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

大夫四萋士二萋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白縿素升龍於縿練旒九　疏曰此明魯布四代喪葬旌旗之飾綏注旄竿頭也夏則旣綢杠以練又以練爲旒周人尚文更以他物釋之引周禮大喪葬御僕持萋者明葬有旌旂亦萋之義儀禮旣夕禮商祝飾柩一池紐前頳後緇齊三采無貝飾柩爲設牆柳也巾奠乃牆謂此也布帷柳有布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一池懸於柳前士不揄絞紐所以結連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爲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蕤矣以采繒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元士以上有貝設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也屬引屬著也引所引柩車在輴曰綍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有而哭之三

三禮圖





聶崇義集註曰喪大記云君飾棺黼萋二黻萋二畫萋二皆戴圭大夫士皆戴綏禮器曰天子八萋諸侯六萋大夫四萋又鄭註喪大記引漢禮萋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以障車旣窆樹於壙中障柩天子八萋加龍萋二其戴皆加璧垂羽　柳車名有四墳謂之精車葬謂之柳車以其迫地而行則曰蜃車周禮縫人掌縫棺飾衣萋柳之材後鄭以此先鄭乘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謂諸飾所聚也又上注云孝子旣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旣載飾而行遂以葬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其帷荒畫火龍等是加文繡也其生時帷幕則無此畫飾故云加也今柩入壙還以帷荒等加於柩上同葬之故云遂葬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魚躍拂池若纁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彼據侯反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喪大記註云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然則荒柳車上覆謂鼈甲也天子其荒緣荒邊畫龍又畫雲氣次畫白黑之黼文又畫火形如半環以畫兩已相背之黻又於其間素錦白錦也褚卽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爲屋以葬車在道象宮室也褚外乃加帷荒帷者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池者織竹爲之狀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之爪端象平生宮室承霤然天子四注屋四向各有承霤今池亦四面象之也諸侯屋雖四注而降降一池闕於後故三池振容者振動也容容飾也謂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幡其上畫青質五采之揄翟又懸銅魚於池下車動爲容飾魚躍拂池也纁紐六者以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帛爲紐連之相著傍各三凡六用六紐也齊者謂在荒之上當柳之中央形圓如車蓋上蕤矣蓋之中央故舉以爲說漢時小車蓋上有蕤在以其當中如人之齊故謂之齊高三尺徑二尺餘又案旣夕禮註云以三采繒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則人君以五綵繒爲之亦著以絮蒼下有黃玄二色則五等相次故云齊五采也五貝者又連貝爲五行交結齊上纁戴六纁披六者戴披皆用纁帛爲之戴值也於車輿兩廂各豎三隻軨子各當棺束用此纁戴貫棺束之皮紐出兩頭皆絆結其軨子各使相值堅固方用纁披於棺上橫絡過各貫穿戴之連結棺束者乃于戴餘披出之於外使人持制之又棺橫束有三每束有二紐各屈皮爲之三束兩旁共有六紐故有六戴六披也持披者若車登高則前引以防軒車適下則後引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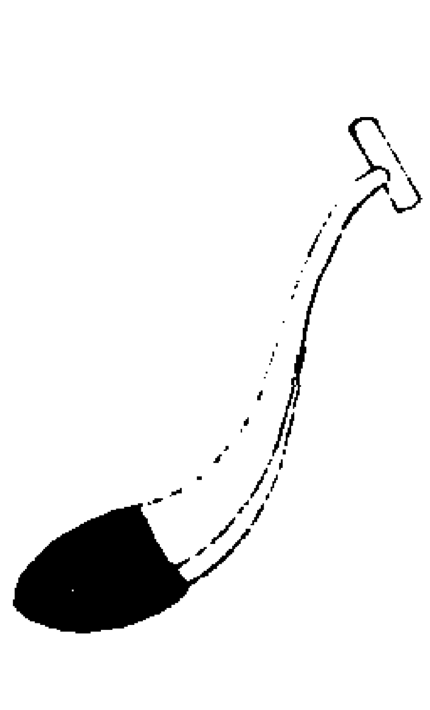
使車不傾覆也按阮氏圖云柳車四輪一轅車長丈二尺廣四尺高五尺
周禮謂之蜃車故遂詩云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及蜃車之役注云幄
帟先有為於葬窆之間先張神座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
有似於蜃因取名焉又鄭註既夕禮記云其車之輿狀如牀中央有轅前
出設前後輅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為輪許慎說有輻曰輪無輻
曰輇孔義云觀此註其輿與輴車同亦一轅為之設前後輅者上經唯
云前輅言前以對後明有輅車也此輅謂以木縛於柩車轅上屬引而挽
之故名此轅縛為輅也輿上有四周者此亦與輴車同云下則前後有軸
以輇為輪此與輴車異也以其輴無輪直有轉轔此則輇輪而無輻耳陳
明器周禮春官司服大喪共其廞衣服奠陳也廞衣服所藏於椁中　疏
曰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自衣服以下並廞明器條通用司常
大喪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葬云建之則行廞車解說之　疏曰此謂
在廟時陳建之謂以廞旌建於遣車之上及葬亦如之此謂入壙亦建之
云建之則行廞車解說之者在廟陳時云建葬時亦惟有在道去之使
人各執遣車又當各執廞旌是行廞車解說之也車僕大喪廞革車言興
革車則遣車不使戎路廣闕革輕皆有焉　疏曰經不云戎路革路而云
革車亦是五戎之總名故知不使戎路廣闕革輕皆有可知若然王喪遣
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巾車大喪飾遣車
遂廞之行之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使人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鸞車
　疏曰遣車謂將葬遣送之車入壙者也言飾者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
存之車但麤細為之耳注後鄭訓廞為興即言謂陳駕之者解廞為陳駕
也按車僕云大喪廞革車彼廞謂作之此文既言飾遣車已是作更言遂
廞之故以陳駕解廞也云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者當在朝廟之
時於始祖廟陳之明旦大遣奠之後則使人以次抗舉人各執其一以如
墓也按冢人云及葬言鸞車象人是名遣車為鸞車天官司裘大喪廞裘
飾皮車皮車遣車之革路故書廞為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言謂廞興
也若詩之興謂相似而作之凡為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　疏曰後鄭
謂廞興也不從先鄭作陳者以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
平竽笙備而不和皆是興象所作明非陳設之禮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
之者象似生時而作但麤惡而小耳夏官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
之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　疏曰檀弓孔子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
謂為俑者不仁古者以泥塗為車芻靈謂以芻草為人馬神靈並用塗車

仍存但刻木為人為異古者芻靈今鄭云塗車之芻靈則是仍用芻靈與
檀弓違者鄭但舉古之芻靈況周耳非謂周家仍用芻靈也　定條內有
象人鸞車象之此條通用當互考圖人凡喪紀廞馬詳見朝祖異條禮記
雜記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
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箇諸侯亦太牢包七箇大夫亦
太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　疏曰遣車從葬載牲
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箇為一具取一車
載之也故云視牢具遣車所用無文因此視牢具故云載所包遣奠而藏
之者與與者疑辭也云天子太牢包九箇以下者以既夕禮遣奠用少牢
以上約之周禮夏官司兵大喪廞五兵廞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
禮下篇有甲胄干笮　疏曰案既夕禮明器之用器有弓矢役器有甲胄
干笮彼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明五者俱有也故鄭引士喪禮下篇以
證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弓矢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
春官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疏曰此官云云有及羽籥及其所
廞廞干盾而已共羽籥籥師廞之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往
陳之　疏曰樂師謂笙師鎛師之屬廞樂藏之者也云往陳之謂如既夕
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者也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
器亦如之涖臨也廞興也謂作之也　疏曰鄭知臨
笙師鎛師者按笙師鎛師皆云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司干亦云大喪廞舞
器此不言之即屬中兼之也此臨廞樂器還臨笙師鎛師等故彼皆去奉
而藏之同眡瞭大喪廞樂器　疏曰大喪廞樂器謂明器故檀弓云木不成
斵瓦不成味竹不成用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是沽而小耳是臨
特乃造之笙師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廞興也謂作之奉猶送鎛
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疏曰此官所廞謂作晉鼓鼖鼓籥師大喪廞
其樂器奉而藏之　疏曰此所廞作惟羽籥而已不作餘器典庸器大喪奠
廞　疏曰按檀弓有鍾磬而無簨虡鄭註云不縣之彼鄭註見此文有簨虡
明有而不縣以喪事略故也儀禮既夕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陳明器乘
車之西則重北也折橫覆之折猶度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
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橫陳之為苞筲以下鳥猶於其北
便覆之見善面也折音之設反度音度舒反緒音側耕反下同抗木橫三
縮三抗御也所御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加抗席三席所以御塵也加
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茵所以藉棺也翦淺也幅緣之亦抗木

又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今文茵作縵
也茵纓也謂功纓布器西南上精器西言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精
屈也不容則屈而反也茵菌在抗上陳明器次之苞二所以裹羊豕之肉
筲三黍稷麥筲畚種類其容蓋與簋同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甕瓦器也
有蓋往九有也內則曰有桂與薑冪覆甗二醴酒冪用功布甗亦瓦器皆
木桁久之桁所以庪苞筲甕甗也久當為灸謂以蓋塞其口無器異時
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匜實于盤中南流此皆常用之器杅盛湯
漿盤匜盥器流也無祭器士禮略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有燕樂器
可也與賓燕飲用樂之器役器甲冑干笮此皆師役之器也甲鎧冑兜笮
也矢箙笮矢服燕器杖笠翣燕居安體之器也笠竹簦也翣扇徹奠巾
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巾席俟于西方祖其將用要節者來象升丈
夫踊去象降婦人踊禮記檀弓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木工宜乾腊且豫
成材釋材也說曰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人無知也所謂致
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仁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所謂致生之周人
兼用之示人有疑也言使人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
乎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
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也或用鬼器或用人器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
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之往也死之生之謂
有知與無知為行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成猶善也竹不
可善用謂邊無縢也味當為沬沬靧也靧音誨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
不和無宮商之調有鐘磬而無簨簴不懸之也橫曰簨植曰簴其曰明器
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孔子謂為明器
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言與人異道則不相傷哀哉死者而用生
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
於用人乎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芻靈束茅為人馬也謂之靈者神道之類明
器之道也言與明器同喪服小記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而
盡納之可也多陳之謂賓客之贈器也以多為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
也以節為禮杜佑通典晉賀循云明器憑几一酒壺二受六升以功布漆
屏風一三穀三器黍稷內而乾瓦唾壺一脯一簏以三牲之內為一代
瓦組所遣奠之具為藏物也屐一瓦罇一□一瓦杯盤杓杖一瓦燭盤一
箸自副瓦奩一瓦竈一瓦香爐一釜二枕一瓦甑一手巾贈幣玄三纁二
博充幅長尺瓦鏟一瓦盥盤一　大唐元陵儀注前二日所司設文武群

官次於太極門外東西廊下又設帳殿庭帳內設吉幄幄內設神座南向又
設龍輴素幄於殿庭吉幄之右前一日午正後一刻除殿上華幛及階下赤
庭并祖城少府所由移梳附於重北未正後一刻典儀設群官夜哭板位如
晨夕哭儀又設挽歌席位於嘉德門內設挽郎挽士席位於嘉德門外並左
右序設北向相對設鼓吹嚴警位於承天門外晝漏未盡三刻有司設庭燎
終夜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就版位立定禮官贊哭哭畢退就次挽歌作盡二
點止嚴警次發晝五點止二更群官哭及挽歌鼓吹嚴警如上儀其三更四
更五更並准此其一日前二刻奉禮郎設御座所由設奠席奉禮設盥洗及
禮儀使太尉版位於東階下光祿卿具太牢饌並如啓奠之儀前一刻侍中
進外辦禮官首饌光祿卿引饌禮生引太尉禮儀使等積陳再拜訖升殿通
事舍人分引群官入就位亦如啓奠之儀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皇
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殿內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
受醴齊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大祝持版進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
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庭中文武官九品以上皇帝諸親等皆哭
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降復階下位所
由徹饌執事官序降內所由徹殿上帷帳惟北魂車帷於舊帳座所以為
障嚴前設常食少府監進輴車於西階下禮儀使跪奏皇帝奉辭龍輴奏訖降
出近侍伏皇帝就龍輴前哭踊盡哀乃復位執事者以素施及重先華禮官一人
服朝服贊尚輦奉御帥殿與繖扇至神座前侍奉如常儀內侍澡凡置輿上
繖扇侍奉至殿庭帳殿下神座前跪置座上內謁者帥中官設香案於座前繖扇
侍奉如儀禮官一人引符寶郎一人主寶二人以赤黃褥奉進取謚寶又禮生二人
亦以赤黃褥奉進取謚冊禮官從之並隨禮官先詣冊車安置其舊寶冊准次取
置於車侍中當龍輴南跪奏請龍輴降殿太常卿帥執翣者升以翣障梓宮中官高品
等侍奉其側司徒帥挽士升奉引龍輴降殿禮儀使引近臣及宗子三等以上親進捧
宮梓宮少府將作所由并挽士奉梓宮登于龍車上遂詣帳殿下素幄皇帝哭從諸
王等陪從公主內官等周以行帷皆哭踊而從群官立哭於庭中位以俟祖奠

三禮圖耒耜



聶崇義集註耒耜象生時田器既夕禮耒耜在用器之中按周禮車人職云車人為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鄭玄讀庛為剌音七賜切剌謂耒下前曲接耜者即耒面也故賈公彥云耒面謂之庛又云耒狀若今曲柄杴又案鄭下註云耜異材據鄭意耜即金也又易下繫云斲木為耜者謂斲木為受耜之處也然則除耜金也外總謂之耒經云自庛緣其外以至於首者謂據庛下至手執句者之端逆曲量之有六尺六寸又云以弦其內者謂據庛面至句下望直量之而有六尺與步相中中應也此下註云耕者以田器為度宜所謂在野度以步以人步或大或小恐其不平故以六尺之耒代步以量地也若兼耜金則稍長故每量地周脫去耜而用之又匠人云耜廣五寸其庛亦廣五寸古者耜一金二耜為耦人各執一耜為耦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至漢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耕用牛引也又山虞職說耒耜之木須堅韌依時取季材少木以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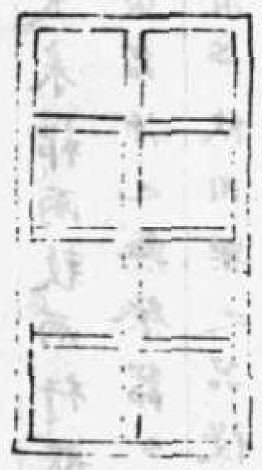
蓑笠





聶崇義集注既夕禮記云豪車載蓑笠註云豪猶散也周禮司常遊車以田以鄣與此散車同是木輅也蓑笠備雨服笠亦以禦暑

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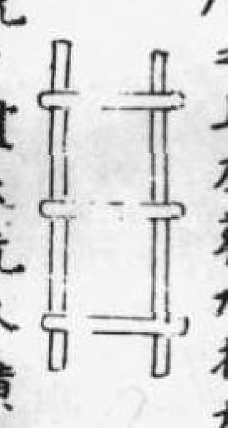
抗席



聶崇義集注折橫覆之注云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以壙上以承抗席賈釋云橫覆之者加於壙時南北長東西短是知折如牀也陳時長者東西言覆者見其善面在上也加以壙上時則反善面向下云折猶庋藏物然加無簀者以其縮三橫五以當簀處也

既夕禮云加抗席三注云席所以禦塵賈釋云既陳抗木於折北又加抗席三領於抗木之上故云加抗席三知禦塵以抗木在上禦土其抗席在下隔抗木慮有塵向下故云禦塵然則在陳列之時抗席加於抗木之上茵又加於抗席之上及葬加折於壙口次加抗席於折上次加抗木於席上

抗木



茵



聶崇義集註既夕禮云抗木橫三縮二註云抗禦也所以禦土橫與縮各足以掩壙 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註云茵所以藉棺者也翦淺也幅緣之也亦者亦抗木也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賈釋云緣之者每用一幅廣疏之布不去邊乃合縫之為袋實以茅秀又別用物緣此兩邊幅縫合之處使之牢固因為飾也

筥



筥



聶崇義集註既夕禮云筥二所以裹奠羊豕之肉此下記云葦筥長三尺一編此羊豕之肉即遣奠所苞牲之下體也又註云用便易者謂以葦長雜用截取三尺一道編之用苞牲體為便易也

遣車









聶崇義集注巾車職云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一註云廞興也謂陳駕也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一曰鸞車用疏布為精鄭謂曰犢四面有障置于四隅後鄭云精其蓋也四面皆有障蔽以隱翳牢肉置于椁中之四隅孔賈義云遣車謂將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意取遣奠之牲解臑折之為段用此車載之遣送亡者之入壙也飾者還以金玉象革之如生存之車但麄小為之耳知小者以其人各舉一置于椁中之四隅故也後鄭訓廞為興即言陳駕者解廞為陳駕也謂下車僕云大喪廞革車彼廞謂作之也此之既言飾遣車已是作之義更言遂廞之故以陳駕解廞也

又云行之使人人以次舉如墓者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如所苞牲體之數也天子大牢苞九箇遣車九乘諸侯太牢苞七箇遣車七乘大夫太牢苞五箇遣車五乘此謂當朝廟之時於始祖廟陳器之明旦大遣奠之後則以次抗舉之人各執一以如墓也一名鸞車者以遣車亦有鸞鈴故也按既夕禮苞牲取下體註云下體脛骨象行又租實之終始也士三箇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音恪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也分為二箇則一箇有二體然大夫以上皆為大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大夫九體分為十五段三段為一苞凡為五苞諸侯分為二十一段凡七苞天子分為二十七段凡九苞並尊者雖取三體其肉少鄭又云天子遣奠用馬牲其箇數未詳此遣奠所苞皆用左胖又車僕跡說王遣車九乘除革車廣闕苹輕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西者則九乘矣今遣車特以金飾以見餘制依鄭云廣車橫陳之中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校人大喪則飾遣車之馬及葬而埋之則是塗車之芻靈與

筲



聶崇義集注既夕禮云筲三黍稷麥註云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觳也賈釋云畚器所以盛種此筲與畚盛種同類故舉為況也又下記云菅筲三其實皆瀹音藥註云米麥皆湛之以湯未知神之所享不用食道所以為敬

甕



甒



聶崇義集注既夕禮云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註云甕瓦器其容亦蓋一觳屑薑桂之屑也內則曰屑桂與薑冪覆同也賈釋云知甕瓦器者以甕甒二字皆從瓦故知是瓦器也云其容亦蓋一觳者亦上筲三註云其蓋與簋同一觳者也然豆實三而成三觳以豆實四升既三豆成觳則觳受

斗二升則筲與甕俱容斗二升矣既夕禮云甒二醴酒冪用功布註云甒亦瓦器也容受宜與同中寬下直不銳平底其甕下銳與甒為異

桁



明方

聶崇義集注既夕禮云皆木桁久之註云桁所以庪苞筲甕甒也久當為灸灸謂蓋塞其口每器異桁賈釋云皆木桁久之者謂自苞筲以下皆灸塞之置於木桁也然苞筲等燥物直苞塞之無冪甕甒濕物非直灸塞其口又加冪覆之又孔義云桁以木為之置于地所以庪甕甒也又阮氏梁正等圖云桁制若今之几狹而長以承藏具實于見閒士喪禮下篇曰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註方板也書賵奠賻賵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賈釋云以賓客所致有賵有賻有賵有奠直言書賵於方者舉首而言也但所送有多少故行數不同公羊穀梁皆云車馬曰賵禮志曰賵馬入廟門既夕禮云君賵玄纁束馬兩註云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則賵者施於生及送死者其下註亦云賵者生死兩施是也兩馬士制也謂士在家常乘兩馬若出使及征伐則乘四馬又賻之言補也助也謂補助主人之不足也公羊云貨財曰賻又下經云知生者賻然則賻者施於生者也贈者送也士喪禮下記云凡贈幣無常註云賓之贈也玩好曰贈在所有也玩好者謂生時玩弄之具與死者相知皆可以贈死者故經云若就器則坐奠於陳就猶善也善器則玩好之器也以所贈無常唯玩好所有其于明器之陳也奠者謂賓致之物或可堪為奠祭者也然則四者或隨親疏或各主於所知也是故小功兄弟有服之親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贈其於死生兩施也所知則賵而不奠降於兄弟也所知通問相知者也奠施於死者為多故不奠也知死者贈知生者賻以其各主於所知也

遣筴



聶崇義集註士喪禮下篇云書遣於策註云策簡也遣猶送也賈釋云策簡也者編連為策不編為簡上云書賵於方此云書遣於策者賻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及百名書之於方上以賓客賵贈物名字少故書於方則盡也今主人自遣送亡者於苞筲以下明器用器之等并死者玩好之物名字數多故書於策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說文云簡牒也牘書板也蔡邕獨斷曰策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然則單執一札謂之簡禮志云執簡記奉諱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司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之數不容者乃書之於策孔義云牘方板然則牘與方似同一物而異其名也祖奠周禮春官喪祝及祖飾棺遂御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祖時喪祝主飾棺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也玄謂祖為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纛居前卻行為節度疏曰言及祖者及至也初朝禰次朝二祧次朝始祖后稷之廟至此廟中設祖祭按既夕禮請祖期曰日側是至祖廟之中而行祖祖始也為行始

飾棺訖乃還車向外移柩車士載處至庭中車西設祖奠云遂御者加飾訖移柩車喪祝執纛卻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　小斂條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有司几筵設葦席朔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內有遷人共薦遷蓋遷外饔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與諸侯喪齊衰者與啓條內有世婦潭瀝為齍盛內豎為內人蹕皆祖奠所通用當互考儀禮既夕禮柩既朝廟送賓有司請祖期亦因在外位請之當以告賓每一事畢輒出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曰日側側昳也將謂過中之時將載祝執事聚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於柩西將於柩西當前束設巾奠乃牆牆飾柩主人入祖乃載踊無筭卒束襲祖為載變也乃奠柩卻而下載之束棺于柩車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謂此車降奠當前束下遷柩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脳亦在柩東西束有前後商祝飾柩設披屬引陳明器商祝御柩亦執功布居前為還車為車節也乃祖還柩向外為行始踊襲少南當前束主人也柩還則當前束南婦人降即位于階間為柩將去有時也位東上祖還車不還柩祖有行漸車亦向外器之陳則自上祝取銘置于茵重不載彼於此移銘加於茵上二人還重左還重以車馬還相反由便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車祖可以為之奠也是之謂祖奠

蜀譙周曰遷祖之奠升自西階如初及日載于車下奠設于西方乃陳遣物於庭訖徹奠以中宗使于西方乃祖車既祖旋向外離於載處為行始也布席乃奠如初宵為燎杜佑通典晉賀循云載柩於輴未明而行遷于祖廟者乃將告辭於先君也登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北首納輴車於階下載之以適墓啓奠從設于西方質明滅燭更設遷奠如啓奠　大唐元陵儀注祖前一刻奉禮郎設御位於龍輴幄之東南西向所由設奠席於龍輴幄前奉禮郎設罇坫於帳幄東南又設太尉位於罇坫東南西向禮儀使在其下監察御史次之又設罍洗篚於太尉位西南北向光祿卿帥齋郎捧饌俟於橫街之北向西上禮官進省饌訖禮生贊光祿卿捧饌進跪奠於席上諸齋郎捧饌隨列於席上禮生引禮儀使及太尉就位禮官贊哭又一人贊群官哭久各贊止哭禮儀使導皇帝立於龍輴之東南西向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執爵詣罇坫所太祝舉冪酌醴齊以授太尉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諸王妃主等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爵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祝版進北面跪讀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哭踊再拜諸王妃主及群官在位者皆哭再拜皇帝哭十五舉音訖禮儀使

跪奏請復位俛伏興皇帝退復龍輴後位禮官[illegible]止哭通事舍人分引出就承天門外位以俟光祿卿帥齋郎徹饌以出禮官一人朝服恭尚輦奉御帥所由以胥輿繖扇詣神座前各以序立內謁者中官帥香案出內侍捧几置輿上內所由舉繖扇侍奉以出中官帥其屬舁太箱以從遂詣玉輅禮官於輅後立贊登車內所由進輿當輅後繖扇分蔽左右內謁者帥香案進於輅前內侍奉几登輅其胥輿亦進居輅前中官以衣箱授尚衣奉御置玉輅及副車內侍並乘馬從輅於是侍中進龍輴南跪奏稱請龍輴進發俛伏興退司徒帥挽士奉引次出執事者以太常先建之於車轟次之公主內官以下應合乘車者並先升車以俟偕從　謚誄周禮春官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廞興也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為作謚　疏曰帥瞽嗛歌王治功之詩廞作匶謚者匶即柩也古字通用以其興喩王治功之詩為柩作謚是以瞽矇職云諷誦詩謂作謚時也瞽矇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玄謂諷誦詩主謂廞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為謚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　疏曰諷誦詩謂於王喪將葬之時則使此鼓矇諷誦王治功之詩觀其行以作謚葬後當

呼之云世與繫者異定之謂辯其昭穆以世之序而定其繫繫即帝繫世
本是也故瞽矇者誦與世本二者卿不歌誦播鼓琴瑟而合以美之小師
大喪與廞從大師疏云大師廞作匶謚故小師從之也大祝作六辭以
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為其辭也春
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為者也故大祝主作六辭
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大史大喪遣之日讀誄遣謂祖
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
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疏曰人之道終
於此者以其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
迎魂而返則以鬼事之故既葬之後當稱謚故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
誄即累也云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者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
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謚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遣之日
讀之矣後則稱謚凡喪事考焉為有得失小史大喪佐大史卿大夫之喪
賜謚讀誄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為節事相成疏曰云事相成者謚法
依誄為之故也惟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發建功于牧野及終將葬乃制
謚法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

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已名生於
人名是謚號壹民無為曰神以至無為神道設教一德不懈曰簡一不委
曲靖民則法曰皇靖定平易不訾曰簡無用訾悔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
地尊賢貴義曰恭尊貴賢人親貴義士仁義歸往曰王民往歸之敬事恭
上曰恭供奉也立志及衆曰公志無私也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敵
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八方應之既過能改曰恭言自知也賞慶刑威曰
君能行四者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移平正不阿曰君民從之愛民悌長
曰恭順長接下揚善賦簡曰聖得人所善得實所致得簡執禮御賓曰恭
迎待賓也敬祀享禮曰聖既敬於祀能通神道讫親之闕曰恭修德以益
之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尊賢讓善曰恭不專己善推之於人譖訴不
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經緯天地曰
文成其道大慮慈民曰定思樹德道德博聞曰文無不知純行不差曰定
行一不傷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民慈惠愛民
曰文惠以成文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意慜民惠禮曰文惠而有禮闢土
有德曰襄取之以義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甲胄有勞曰襄亟征伐綏上
柔民曰德安民以居安上以事小心畏忌曰僖知難而退諫應不威曰德

不以威距諫有伐而還曰釐知難而退剛強直理曰武剛無欲強無撓直
止直理忠恕賢淵受諫曰僖亦故能受威強直德曰武與有德者敵溫柔
賢善曰懿性能純善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征故能定心能制義曰度制事
得宜刑民克服曰成法以正義能使服也聰明叡哲曰獻有通知之聰孝
志多窮曰武大志其行多所窮極智質有聖曰獻有所通非備道安民立
政曰成政以安定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淵源流通曰康性無忌慈惠
愛親曰孝周愛親族溫年好樂曰勤好豐年勤民事協時肇享曰孝協和
肇始常如初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違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
令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執心克莊曰齊能有嚴布德執義曰穆上典曰
門穆穆輕輔供就曰齊輔有所輕而供成中情見貌曰穆性心露也執心
動懼曰頃執情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行供可美敏以敬慎曰頃庚於
所敬昭德有勞曰昭能勞謙柔德教衆曰靜成衆使安聖善周聞曰宣通
於善道聲教宣聞恭己鮮言曰靖恭己正平少言而中治而無眚曰平寬
樂令終曰靖惟其寡欲以善自終執事有制曰平不任意威德剛武曰圉
崇亂志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彌年壽考曰胡久其年由義而濟曰景
用義而成保民耆艾曰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耆意大慮曰景耆彊也彊毅果

敢曰剛猛於義致志固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追補前過曰剛勤善以
補過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果敢行大
慮克就曰貞幹事能成不隱無屏曰貞彊毅執正曰威闢土服遠曰桓以
武力征四夷治典不殺曰祁秉常不衰克敬勤民曰桓敬以使之大慮行
節曰孝言成其節闢土兼國曰桓兼人故啓土治民克盡曰使克上恩忠
能思辯衆曰元別之使各有次好和不爭曰安生在少斷行義說民曰元
民說其義道德純一曰元道大而德一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長何以始
之大省兆民曰思大視民而不修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外內思索曰
思言求善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聞善事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兵甲
亟作曰壯以數征為嚴行見中外曰慤表裏如一兵圉克服曰壯勝敵
人能使服之狀古述今曰譽勝敵克亂曰壯勝敵故能克亂昭功寧民曰
商商度事宜所以安民死於原野曰壯非嚴何以死難克殺秉政曰夷秉
政不任賢屢征殺伐曰壯以嚴整之安民好靜曰夷武而不遂曰壯武功
不成執義揚善曰懷稱人之善柔賢慈民曰惠服撫傳加施恩慈人短折
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述義不克曰丁欲立志
義而弗能成夙夜敬戒曰敬敬身思戒述事不弟曰丁不悌弟夙夜恭事

曰敬。敬以涖事。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象方益平曰敬。法常而知。秉德尊業曰烈。業以通德為而能尊。合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剛克為伐曰翼。伐功也。剛德克就曰肅。成其不欲使為終。思慮深遠曰翼。好遠思不任。亂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外內貞復曰白。正而後約。始一不主其國曰聲。主於外家。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不見思賢。爭。本家短折曰傷。未家。未安死而志成曰靈。士志不怯爭。愛民好治曰戴。愛養其民。天下戴仰。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為厲。典禮不愆曰戴。愆過。亂治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損亂。短折不成曰殤。幼穉而夭殤。好祭鬼神曰靈。瀆鬼神不致遠。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括改其性。極知鬼事曰靈。其智能聰徹之。不顯尸國曰隱。以主國。見善堅長曰隱。美過其令。殺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能官人。愎很遂過曰刺。去諫曰愎。反是曰很。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淫祀。言不修德也。不思妄愛曰刺。忌其中。年早夭曰悼。年不稱者。早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凶年無穀曰康。不務稼穡。好變動民曰躁。好改舊以勞動民。外內從亂曰荒。家不治。官不知。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改。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樂。怠於政事。怙威肆行曰醜。肆意行威。在國遭憂曰愍。仍多大喪。壅遏不通曰幽。壅臣禮令。政令不通。在國逢難曰愍。兵寇之事。早孤隕位曰幽。

隕位。即位而卒。禍亂方作曰愍。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使民悲傷曰愍。坊攻敗軍。柔質受諫曰慧。受諫以為恵。負心大度曰戾。心正而名倚。名實不爽曰質。名實內外相應。不差。德正應和曰莫。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可好可樂。施勤無私曰惠。慈和偏服曰順。思慮果敢曰趕。博聞多能曰憲。雖多能。不至於大道。貴於場興曰愛。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必不足。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難。思慮不爽曰原。不差所思而得。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好內遠禮曰煬。淫於家。不奉禮。克威順禮曰魏。雖威不逆禮。好內怠政曰煬。內則淫朋。外則荒政。怠政外交曰攜。不自明而待外交。去禮遠正曰煬。教誨不倦曰長。疏遠繼位曰紹。肇敏行成曰直。彰義揜過曰堅。亡淫。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好廉自克曰節。廉儉不傷財。不害民。逆天虐民曰煬。所尊大而逆。好更改舊曰易。變故改常。名與實爽曰繆。愛民作刑曰克。道之以政。齊之以法。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而從之。除殘去虐曰湯。亂而不損曰靈。貪亂宜亡。而神靈之由也。隱哀之方也。景武之方也。施為文。除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伐。柔克為懿。履正為莊。無過為僖。施而不私為宣。宣行而施。日月無私。御惠無內德為獻。無內德謂惠不成也。由義而濟為景。無志無猜則以其明。餘皆象也。以其明所及為諡象。

其事也。　誄法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諡。諡當由尊者成。　疏曰凡諡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為。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各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為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讀誄制諡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疏曰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之於南郊。稱天以諡之者。為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死諡周道也。疏云殷以上有生號。仍為死後之稱。更無別諡。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諡。故總云周道。　大遣奠周禮夏官大司馬。大喪祭奉詔馬牲。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春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　疏曰大喪之奠。有尊彝盛鬱鬯。唯謂祖廟廞明將向壙為大遣時奠有之。朔夕乃徹也者。按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奠彝尊朝夕奠存者之意也。鬱人大喪之瘞其裸器。遂貍之。遣奠之彝與瘞之。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　疏曰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彝器唯祖廟中廞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彝器也。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是也。以其

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貍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據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行反遂貍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訖。明亦貍之於階間也。自此以前不忌。與於主皆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虞說反日中而虞。則有尸以神事之。謂之祭。與於主故云明奠終於此也。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齎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也。王七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　疏曰按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包牲取下體。是也。云分其牲體以祭五祀者。謂包牲取下體之外。分為五處祭也。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此五是人所由從之處。直非四時合祭。出入不宜告之。司命泰厲則否。　小斂條內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內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內有遷人共遷。外饔實藉俎。天子喪斬衰者奠。諸侯喪齊衰者奠。啓條有世婦涖飯為靈盛。內豎為內人蹕。皆遷奠所通用。當互考禮記雜記。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以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箇。諸侯太牢包七箇。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疏布輤四面有障。置于四隅

猶其並也四面皆有郭旋以隱鬱半內也四隅惇中之四隅也檻弓君之
墉長殤車三乘儀禮既夕禮凡包牲取下體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八之賜
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
喪數略也不為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象既饗而歸賓俎者取下體者脛
骨象行也又俎實之終始也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前三日所司設皇
帝奉辭次於承天門外之左西向其日金吾仗衛如常儀鹵簿使先進玉
輅於承天門外東偏稍南輿輦鼓吹吉駕鹵簿並序列於玉輅前又進輼
輬車當承天門中稍南凶儀明器序列於輼輬車前與前一刻奉禮郎布
文武群官位於承天門外與位重行如太極庭中儀光祿卿具遣奠之饌
以俟執事官位並先俟於門外之東龍輴至承天門外禮官贊止哭內外
皆止哭侍中進龍輴前跪奏稱請升輼輬車俛伏興司徒帥梓宮官及
所由奉梓宮升輼輬車所司設奠席於輼輬車東西奉禮郎設瓚坫於席
東南設罍洗又於其南設太尉版位又於東西向禮官進省饌訖禮生贊
光祿卿率祖進跪奠於席上諸齋郎率祖隨列於席上禮生引太尉就位
禮官贊哭在位者皆哭又贊止哭在位者皆止哭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
手洗爵詣罇坫所太祝舉冪酌醴齋禮儀使就次奏請皇帝出就次皇帝

出次立於奠東西向太祝以醴酒授太尉訖禮儀使奏請皇帝去杖前進
中官承傳止哭諸王妃主等皆止哭太尉以禮酒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
受醴齋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西北向跪讀祝文訖奠
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哭踊禮儀使贊皇帝再拜諸王妃主及在位群官
等皆哭禮儀使跪奏請皇帝少退近侍扶皇帝少退於位少府監設讀哀
冊褥於奠東禮官引冊案進舉冊官舉冊進至褥東西面以冊東向禮官
贊太尉及群官止哭中官承傳諸王妃主等皆止哭禮官引中書令進跪
讀冊訖俛伏興退復位舉冊者以授秘書監以授符寶郎皇帝哭踊禮儀
使奏請皇帝再拜太尉群官諸王妃主皆哭再拜少府徹褥光祿徹饌訖
禮儀使跪奏稱輼輬車將發皇帝前哭盡哀禮儀使稱請再拜奉辭俛伏
興皇帝循輈哭踊再拜輼輬車發禮儀使又跪奏請皇帝還宮俛伏興近
侍扶引皇帝入次太尉以下於次南橫行進各再拜奉辭訖各就本職如
諸王有故不赴山陵者俟皇帝奉辭入次後諸王進至輼輬之左以南為
上哭盡哀再拜辭妃主內官不去者於輼輬車後惟中哭再拜辭訖禮生
贊侍中於輼輬車前跪請進發訖俛伏興　包奠周禮夏官量人掌喪祭
奠竁之俎實竁亦有俎實謂所包遣奠士喪禮下篇曰藏苞筲於旁　疏云

此喪祭又遣奠竁竁是壙內故鄭以喪祭為大遣奠解之是以大司馬喪
祭亦為遣奠也又冢人云請度甫竁爭壙之名此言奠竁則奠入於壙
是以云所包遣奠也引士喪禮云藏苞筲於旁者苞謂苞牲取下體葦苞
二是也藏筲者即既夕禮云筲三黍稷麥並藏之於棺旁又曰苞奠者取
遣奠牲下體苞裹之遣送行也柩行周禮地官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
帟先道野役使以幄帟先者大宰也其餘司徒也幄帟先所以為葬窆之
間先張神座也道野役帥以至墓也　疏曰大喪王喪也以幄帟先者謂
使大宰官帥其屬以幄帟先行至壙也道野役者謂司徒專引野中之役
以出國城至壙也太宰之屬幕人共帷幕帟受故太宰帥之司徒主衆庶
故令野役也先張神座者謂柩至壙脫載除飾柩則在地未葬窆之間須
有神坐之所故知大幕之下宜有幄之小帳小帳之內而有帟之承塵以
為神坐也　陳續其條幕人掌次此條適周朝祖條間胥聚衆庶大司徒
帥六鄉屬六引遂人屬六綍小司徒帥邦役治政教鄉師帥其民而至又
屬車馬及陳明器兩條並此章通用當互考秋官鄉士大喪紀各掌其鄉
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屬中士以下　疏曰大喪紀當葬所經鄉道並
過六鄉縣以是致各掌其鄉之禁令當各帥其屬夾道而蹕知屬是中士

以下者鄉士乃是上士故云中士以下夏官方相氏大喪先匶先去聲匶
音柩　葬使之道　道音導　疏曰喪所多有凶邪故使之道也春官喪
祝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喪祝二人相與更也　疏曰及至也謂於祖廟厥
明大奠後引柩車出喪祝於柩車前卻行御柩車出宮乃代者案序官云
喪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更也小喪亦如之　地官鄉師及葬執
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
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翿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以指麾挽
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　行戶剛反　疏曰言及窆者及至葬引向壙纛
謂葆幢也鄉師執葆幢卻在柩車之前以與匠師御柩謂在路恐有傾覆
故與匠師御正其柩而治役者亦謂監督人也此經鄉師是司徒考明匠
師亦是司空考冬官亡未聞其考此據匠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匠師
冬官考也夏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　披方奇反　作謂使之也披柩車
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
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
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
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　疏曰云六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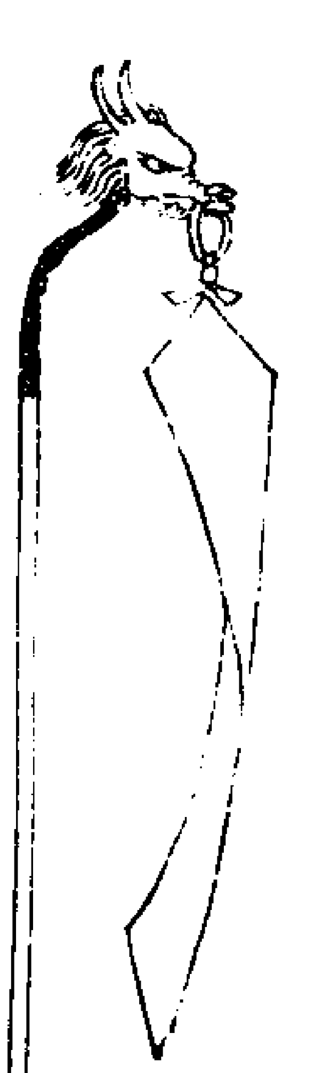
也士者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六鄉故名六軍之士也天子千人而云六軍者以其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柩車則蜃車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持披者名披也云有紐以結之謂之戴者喪大記云纁戴者是也先鄭云披者扶持棺險也先鄭意蜃車行恐遇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扶持棺險也云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者無所依據後鄭不從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者謂蜃車兩旁皆有柳材其棺皆以物束之故云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彼喪大記不言天子此言者欲見天子無文約與諸侯同也　春官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　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　疏曰勸猶倡帥前引者即經御柩一也謂執纛居柩路前卻行左右車脚有高下則以纛詔告執披者使持制之不至傾虧倡先也故云倡帥前引者云防謂執披備傾虧者案夏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故以執披解防恐柩車傾倒故云備傾虧此經勸防因言所掌事及其行事下文及朝御柩是也小喪亦如之　大史大喪執灋以涖勸防　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綍　巾車大喪及葬執蓋從車持旌　從才用反　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所執者銘旌夏官

御僕大喪持翣　喪大記注引漢禮以木爲匡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謂之畫翣畫之以黼謂之黼翣之類是也天子用八在路夾蜃車兩旁入壙則樹之四旁　天官女御后之喪持翣　翣棺飾也持而從柩車　疏曰禮天子八翣后亦同將葬向壙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　春官冢人大喪及葬言鸞車象人　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爲人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　疏曰及至也謂至葬冢人語巾車之官將明器鸞車及象人使行向壙遣車有鸞和之鈴兼有旌旗經直云鸞車不言鸞旗故鄭言之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爲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也鄭引檀弓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爲一若然則古時有塗車芻靈至周仍存塗車唯改芻靈爲象人　陳明器條用　夏官虎賁氏及葬從遣車而哭　遣車王之魂魄所憑依　疏曰遣車者將葬盛所苞奠遣送者之車其車內既皆有牲體故云王之魂魄所憑依遣車多少之數天子無文鄭注雜記云天子太牢苞九個遣車九乘苞內皆取大遣奠之牲體天子太牢外更用馬牲皆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

苞由各九個皆細分其體以充數也　天官內豎王后之喪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褻器振飾頮沐之器　疏曰從遣車者生時從后后之私褻小器唯有振飾頮沐之器故爲此解也若然玉府云凡褻器鄭注以爲清器虎子不爲振飾頮沐器者彼據生時故與床第等連文此注褻器以振飾頮沐之器者案特牲爲尸而有槃匜并有簞巾巾爲振飾槃匜爲盥手故既夕禮用器之中有槃匜是送葬之時有褻器也　禮記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　輴音輇市專反　輴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輇車柩車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爲節度也　疏曰四綍二碑者綍有四條碑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綍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用匠人執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爲節度也此一經所論在道之時未論定時下棺之節因在塗連言定時故云是以連言之至定時下棺天子則更載以龍輴故遂師注云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輴是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蜃車載以龍輴云碑桓楹也者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則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爲碑謂之桓楹　雜記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注見朝祖奠

遣車馬下　儀禮既夕禮士喪既遣奠行器　目葬行明器在道之次　茵苞器序從如其陳之先後車從次器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　居柩車之前若道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士執披者八人　主人祖乃行踊無筭　祖爲行變也乃行謂柩車行也凡從柩者遣于祖之序　出宮踊襲　襲次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　邦門城門贈送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　柩車前路之左右也當時止柩車中　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　升柩車之前實其幣於棺蓋之柳中若親授之然復位反柩車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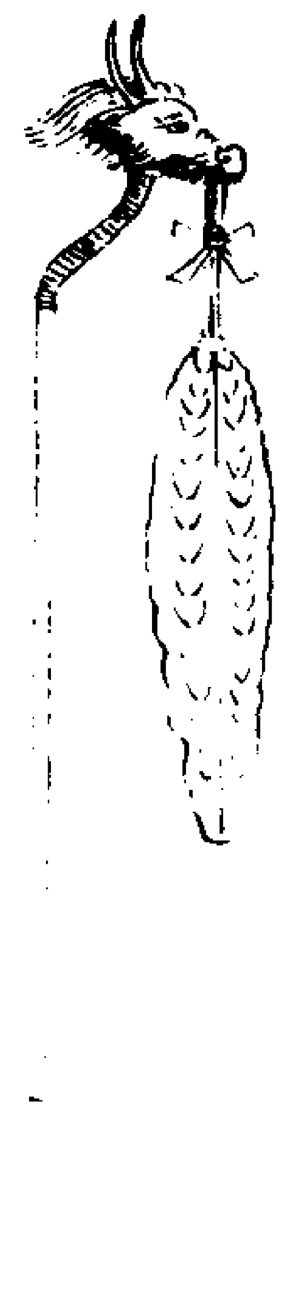
三禮圖功布



聶崇義集注喪大記云士葬用國車　音輇市專反或作團又誤作國　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註云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舊

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為行者之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則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既夕禮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賈釋云謂以窆時衆人發有柩車前執引者及在柩車傍執披者皆御治之又註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也道有低謂下坂時也道有仰謂上坂時也傾虧謂道之兩邊在柩車左右轍有高下也若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下坂也若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上坂也若柩車左邊右邊或高下傾虧亦左右其布使知道有傾虧也假令車之東轍下則抑下其布向東使西邊執披者持之若車之西轍下則抑下其布向西使東偏執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虧也大夫御柩以茅諸侯以羽葆天子以纛指引前後左右皆如功布之施為也又既夕禮將窆啓肂音異也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註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為有所拂芀芳勿反坊芀同反賈釋云拂坊猶言拂拭也故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拭謂拂坊去凶邪之氣也謂功布有北三司故康述而辨之

纛



聶崇義集注喪大記云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周禮鄉師及葬執纛以佐匠師御柩註云翿羽葆幢也纛與翿義同鄭又引雜記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師執羽葆御柩孔義云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即蓋也雜記云執羽葆是諸侯禮故匠師執之周禮執纛是天子禮故鄉師執之下有執之者相兼義備



鄉師

地官鄉師乃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音柩而治役註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纛謂即羽葆也執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也

方相氏



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匶謂葬使之前導以御凶惡也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罔兩也　挽歌杜佑通典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元凱曰虞殯送葬歌曲也　公孫夏示必死故命其徒而歌之孔穎達曰虞殯者謂啓殯將虞之歌也今人謂之挽歌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其故吏不敢哭泣但隨柩敍哀而後代相承以為挽歌蓋因於古也　晉成帝咸康七年有司聞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摯虞云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歌勞聲辭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不宜以歌為名按挽歌傳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停選挽郎　大唐元陵之制屬三綍練紼於轀輬車為挽凡六紼各長三十丈圍七寸執紼挽士虎賁千人皆白布袴褶白布介幘分為兩番挽郎二百人皆服白布深衣白布介幘助之挽兩邊各一紼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八人為列執翣品官左右各六人皆服白布褠衣白布介幘左右司馬各八人皆戴白布武弁服白褠布褠音溝謂袪長無領緣並執鐸代哭百五十人衣幘與挽歌同至時有司引列於轀輬車之前後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九十　十八陽

喪

喪禮五十　國恤

至壙周禮春官巾車大喪及墓嘑啓關陳車 關墓門也車貳車也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 疏曰鄭知車是貳車者以其道中在明器之中案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北上此不言明器而别陳車是貳車可知天子二車乘土時當十二乘也士喪禮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士無貳車惟條乘車道車槀車三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别有二車十二乘若然則此車非止二車而已鄭直云貳車者舉其士禮不見者而言耳 此條朝祖薦車道用柩行條遂師以幄帟先朝祖條樂師陳樂器此條通用當互考夏官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方良上音罔下音兩又如字 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疏曰必毆方良為罔兩者入壙無取於方良之義故也云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者欲見有罔兩之義故引漢法為證又檀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言椁柏則亦取柏之心黃腸為椁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蓋周時亦表以石故有罔兩也云國語者案國語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夔罔兩則知汸喪當為罔兩也 春官喪祝及壙說載除飾 鄭司農云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歰之屬令可舉移安錯之玄謂除飾便其窆爾周人之葬牆置歰 歰所甲反亦作翣 疏曰脫載謂下棺於地除飾謂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訖其帷荒還入壙張之於椁注云四歰之屬者按喪大記及禮器士二翣大夫四翣諸侯六翣天子八翣周人之葬牆置翣者謂帷荒與柳為鄣若牆然故謂之牆翣在道柩車旁人執之入壙置之於椁傍故云置也 小喪亦如之 小喪王后以下之喪 地官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 互乃故反 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蜃下以蜃禦濕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 疏曰按士喪禮筮宅還井椁於壙門之外注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是未葬前井椁材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壙前已施蜃灰於椁下以擬禦濕也稍人喪紀共其葦事 葦以闉壙禦濕之物 疏曰春秋左氏傳有井闉闉塞也澤虞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葦以闉壙蒲以為席 疏曰蒲以為席者謂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苄翦不納者是也 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 疏曰案既夕禮為茵之法用緇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茶惟未入壙之時先陳於棺下緇三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窆 周禮春官冢人共喪之窆器 下棺豐碑之屬 朝祖條小司徒帥邦役遂人及窆陳役並此條通用當互考禮記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封 疏曰當為窆之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綍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君封以衡貫徒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頓損也君命無譁以鼓封者謂君下棺之時令令衆人無譁以擊鼓為窆時縱捨之節每一鼓漸縱綍也天子則六綍四碑繂既有六碑但有四故以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一綍前後用四綍其餘兩綍繫於兩旁之碑柩行條君葬四綍二碑此條通用當互考周禮地官鼓人詔太僕鼓詳見本篇戒臣民條太僕大喪始崩戒鼓窆亦如之 戒鼓擊鼓以警衆也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傰禮記謂之封皆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 傰補鄧反汜芳劍反 詳見始死條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 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役謂執綍者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得校之 疏曰云共丘籠者主曰丘謂共為丘之籠器以盛土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為丘壟皆須籠器以盛土也云適歷執綍者名也者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綍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為適歷也云遂人主陳之者按遂人云及窆陳役是也遂師抱持版之名字挍行而校錄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磨也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故書涖作立讀為涖涖謂臨視也 疏曰及至也窆下棺也至壙下棺之時鄉師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衆匠恐下棺不得所須有用斧之事故執斧以臨視之云匠師主豐碑之事按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注天子斲大木為之豐大也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綍皆背碑負引聲鼓以為縱舍人節匠師主當之春官冢人及窆執斧以涖 疏曰案鄉師云執斧以涖匠師則此亦涖匠師而官俱臨者事大故二官共臨遂入藏凶器 凶器明器 疏曰因上文窆下棺訖即遂入壙藏明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為塋限 疏曰墓位即上文昭穆為左右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云

樂所爲塋限者謂樂者以塋域爲限而樂之司常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
之詳見陳明器條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哭此樂器
亦帥之 疏曰案小宗伯云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注云至將葬獻明
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朱葵材時小
宗伯哭之此序哭明器之樂器文承陳樂器之下而去序哭謂使人持此
樂器向壙及入壙之時序哭之也大司樂涖藏樂器詳見陳明器條夏官
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同上春官典瑞大喪共贈玉贈玉蓋璧也贈
有束帛六幣璧以帛 疏曰贈玉者按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
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註云贈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士
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
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
之也天官大宰大喪贊贈玉助王爲之也贈玉既定所以送先王春官小
宗伯成葬而祭墓爲位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
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
遂爲之尸 疏曰古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者案禮弓云有司以几筵
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註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
墓後此上文既云諸相喪祭則虞祔記文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爲位則虞
祭不待葬墓有司來歸者也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經喪祭
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證祭墓爲位時冢人爲尸以祭后土也冢人
凡祭墓爲尸祭墓爲尸或禱祈焉鄭司農云爲尸冢人爲尸 疏曰後鄭
知此祭墓爲禱祈者是墓新成祭后土此文云凡故知謂禱祈也先鄭云
爲尸冢人爲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爲尸後鄭以此亦
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舍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
祭亦引此凡祭墓爲尸證成墓之事也左氏傳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
勞之以地辭請隧隧王之葬禮闕地通道曰隧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
二王亦叔父所惡也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
椁有四阿棺有翰檜蜃市忍反翰户旦反一音韓 燒蛤爲炭以瘞壙多
埋車馬用人從葬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疏曰周禮匠
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是爲四注椁也士喪禮
云抗木横三縮二謂於椁之上設此木從二横三以負土則士之椁上平
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椁題湊諸侯不題湊不
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楨翰榦也又曰楨正也築墻所立兩木也翰所以

當兩邊障土者也輸在墻之旁則知此翰亦在旁也詩云會弁如星鄭玄
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故以爲
棺旁飾上言飾也言椁有棺者則本不當有宋公所僭必僭天子明此蜃
炭四阿翰檜皆是王之禮也禮記檀弓公室視豐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
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
以緈繞天子六緈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三家視桓楹時僭諸侯諸侯僭
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緈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
緈二碑士二緈無碑 疏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
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故云言視僭天子也以禮
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揖此云豐碑故知斲大
木爲碑也云於椁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謂正當椁四
角也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兩頭各入碑木緈即緈
也以緈之一頭繫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緈末頭聽鼓聲
以漸卻行而下之如唯前後碑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南北竪長前後深
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爲方
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其方中南畔爲羨道以蜃車載
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緈於棺之緘從上而下
棺入於壙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緈也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
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杜佑通典
春秋左氏傳曰魯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始爲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重器備重猶多椁有四阿棺有翰檜
四阿四柱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
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
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若言何用爲臣魯昭公十
二年左傳曰鄭簡公卒將葬除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
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
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毀使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避之司墓之
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補鄧反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
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
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
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晉賀循葬禮云至墓之位男子西向婦人
東向先施幔屋於埏道北南向柩車既至當坐而住遂不衣几及奠祭哭

畢梓道即壙中神位既定乃下題壙中薦棺以席緣以紺繒植翣於牆左右挾棺如在道儀　大唐元陵儀注山陵日依時刻吉凶二駕備列訖尚輦帥腰輿繖扇入詣神座前內侍捧几內謁者捧香爐各置輿上中官帥其屬舁衣箱以出神輿至玉輅後內常侍捧几置輅中輿等退就列中官以衣箱傳授尚衣奉御置於玉輅及副車中神駕動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禮生贊侍臣上馬侍臣上馬訖夾侍於前禮生在供奉官內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神駕動鹵簿官以黃麾麾之鼓吹振作警蹕如常當陵門以赤麾麾之鼓吹不作侍臣下馬步導於前神駕至吉帷宮迴車南向尚輦帥腰輿繖扇至輅後內常侍捧几置輿上繖扇侍奉至帳殿下內侍捧几置座上內謁者捧香爐置座前輿等退就列玉輅及鹵簿侍衛之官停列於帷宮門外吉駕引禮官贊侍中進輼輬車靈駕前奏請靈駕發引俛伏興退司馬執鐸挽郎執紼挽歌振作及挽以進內外哭從以赴山陵靈駕至陵門西亢帷帳殿下迴駕南向公主以內官以下帷並降車障以行帷哭於凶帳殿之西東向北上群官望親哭者序立於帷門外東西相向北上哭十五聲音止各退就次前三刻奉禮郎於隧道東南量遠近設望親諸親奉辭位又於其南設應從文武官五品以下奉辭位又於其南設六品以下奉辭位等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設奉禮郎位於其北禮生二人立於其南並退內謁者於隧道西南稍北帷內設公主王妃及內官以下奉辭位東向北上前一刻所司設饌席於輼輬車前設罍洗於東南罍在洗西篚在洗東於是群官列位序立光祿卿帥其屬以饌具於席上禮官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饌所太祝酌醴齊訖太尉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太祝持版進太尉之左跪讀文訖奠版俛伏興太尉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發引至南神門將作監進龍輴於靈駕之後禮官贊侍中進輼輬靈駕前跪奏稱請降靈駕御龍輴俛伏興退舁梓宮所由乃奉遷梓宮至龍輴舁梓宮官左右捧從司空以巾拭梓宮并拂夷衾少府屬紼於龍輴禮官贊侍中進龍輴前跪奏稱請引龍輴即玄宮俛伏興退挽郎執紼奉引龍輴左廻北首禮官贊司徒前導白幰警蹕素信幡大挽及翣皆依次而引近侍夾進如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先導於龍輴之左主節官帥持節者脫節在太尉之前差退代哭者及挽歌皆序立於門外之西重行東向押官排比以俟皇親諸親群官等哭從公主王妃及內官等障以行帷龍輴至羨道停於帷下南首以俟時妃主內官以下於羨道西南帷內就位東向哭通事舍人分引群官望親諸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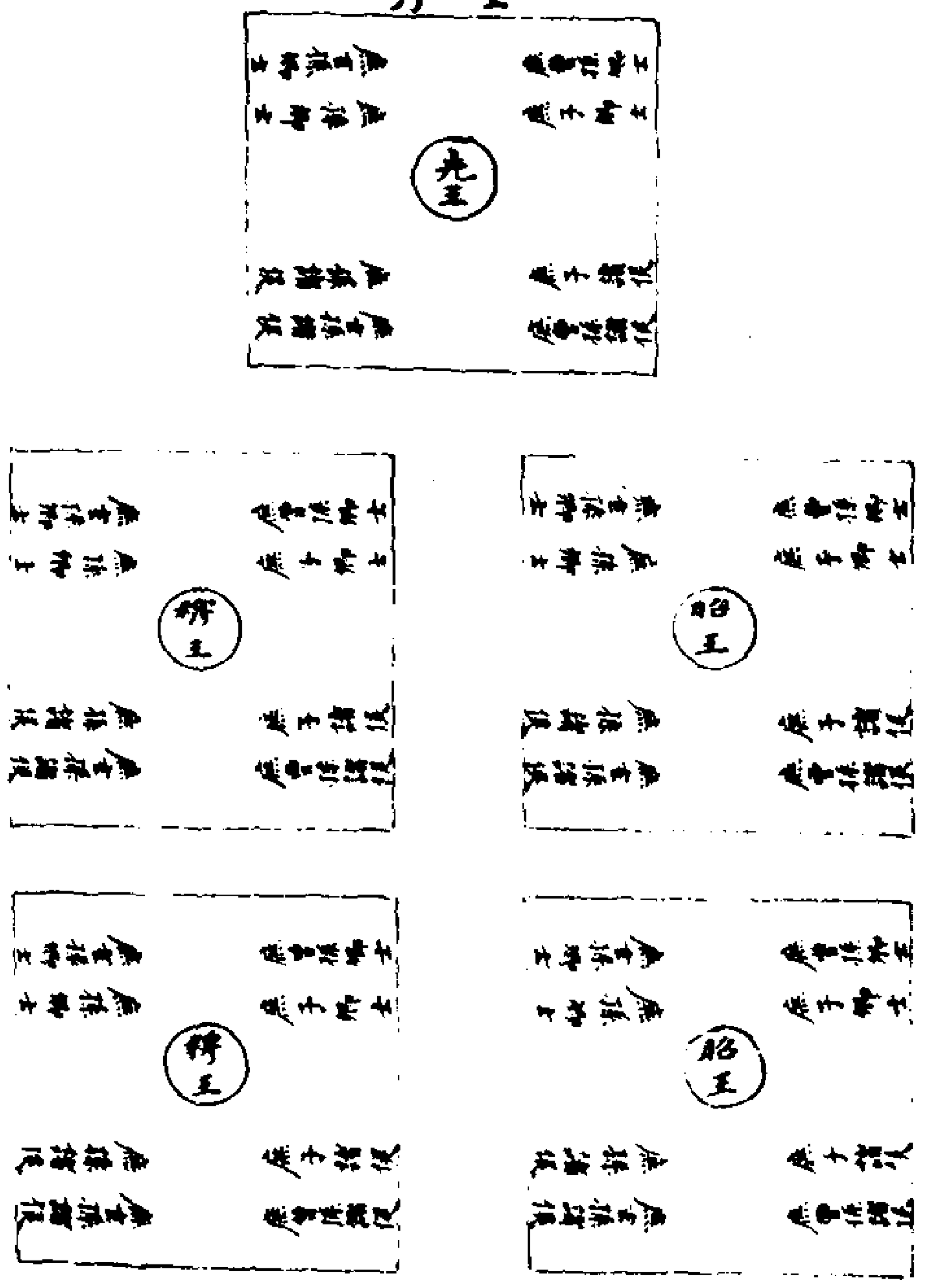
各就奉辭位所由各贊哭在位者皆哭其吉凶簿侍奉官少前序立於門外之東西向北上哭皆三十聲音止再拜奉辭至時內官以下吉服奉遷梓宮入自羨道奉捧安於御榻褥上北首覆以御衾龍輴退出其押吉凶簿官並服白布巾衫就哭將掩玄宮並休前服吉服初梓宮降自羨道奉禮郎設太尉進寶冊贈玉幣位於羨道東南西向設禮儀使奉寶冊玉幣位於太尉之南又設祕書監位於其南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以下俱吉公服各就位又導侍節者服節衣引太尉之前禮部侍郎奉寶綬案諡冊案哀冊案每案四人對舉用九品以上清資官另立於太尉之西南少府監奉贈玉置於匣帥其屬捧立於禮部侍郎之西太府卿奉幣玄三纁二置於篋帥其屬捧立少府監之西俱北面各立於寶冊玉幣之後案玄衣纁裳同制也當時所服故以為常服近代及今則皆不用滯儒執古議注復存且非古所上不敢輒違皆兩存其吉制非允宜可悉行斯未達禮從宜及隨時之義也其昏禮篇不復重載立定禮官導通事舍人引禮部侍郎取寶綬於案進授太尉又禮生一人引祕書監取諡冊哀冊進授禮儀使其冊如重則判官助舉又引少府監取玉於匣并薦巾又引太府卿取幣進授禮儀使以幣承巾玉禮部侍郎以下並退龍輴既出禮儀官分贊太尉禮儀使奉寶冊玉幣並降自羨道至玄宮太尉奉寶綬入跪奠於寶帳內神座之西俛伏興退禮儀使以諡冊跪奠於寶綬之西又以哀冊跪奠於諡冊之西又奉玉幣跪奠於神座之東並退出復位禮生引將作監少府監入陳明器白幰警素信幡翣等分樹侍於牆大挽置於戶內其缺竽塊之自餘明器各以次遞便陳之使有行列陳布訖并內官以下並出羨道就位所由贊內外哭群官望親諸親并吉儀侍奉官皆哭三十聲音再拜又再拜奉辭訖撤退以出中官贊公主王妃並退出周以行帷至門乘車以應從禮生導主節官帥持節者引太尉及司空山陵使將作監御史一人監鎖閉玄宮司空復土九鍤所司隨作土請以終事其先除服者並改服出儀鹵簿解嚴退輴輬車龍輴之屬於柏城內廣地焚之其道人臣用者則不焚神龍元年十二月將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臣伏聞則天大聖皇后欲開乾陵合葬然以則天皇后卑於天皇大帝若欲開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違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玄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鐫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乃動眾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玄宮即往

者莫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爲害益深伏以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以降始有合葬然以西漢積年向餘四百魏晉之後祚皆不長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頹綱於乾陵之旁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旣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伏以合葬者緣人私情不合葬者前循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伏望少迴天眷俯覽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享天下又安疏奏令百官詳議吾有覩令准遺詔合葬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安定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又降博陵崔銑銑復先卒及是公主薨其子駙馬王繇請與父合葬勅旨依給事中夏侯銛駁之曰公主自昔降婚梧桐半死逝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夫禮葬令若依繇所請却祔舊姻恐魂而有知王畯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訴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原繇此意雖申罔極之情求禮而行或致不稽之誚銛謬膺駁正執讀司存請旁移禮官仍下指定下太常寺請議貞觀十一年十月詔曰諸侯列葬周文創陳其禮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漢還奉茂陵之塋夷吾相齊終託牛山之墓斯蓋往聖垂範前賢遺則在曩書之宿心篤始終之大義也皇運之初時逢交喪謀臣武將等先朝特蒙顧遇者自今以後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聞並於獻陵左側賜以墓地并給東園祕器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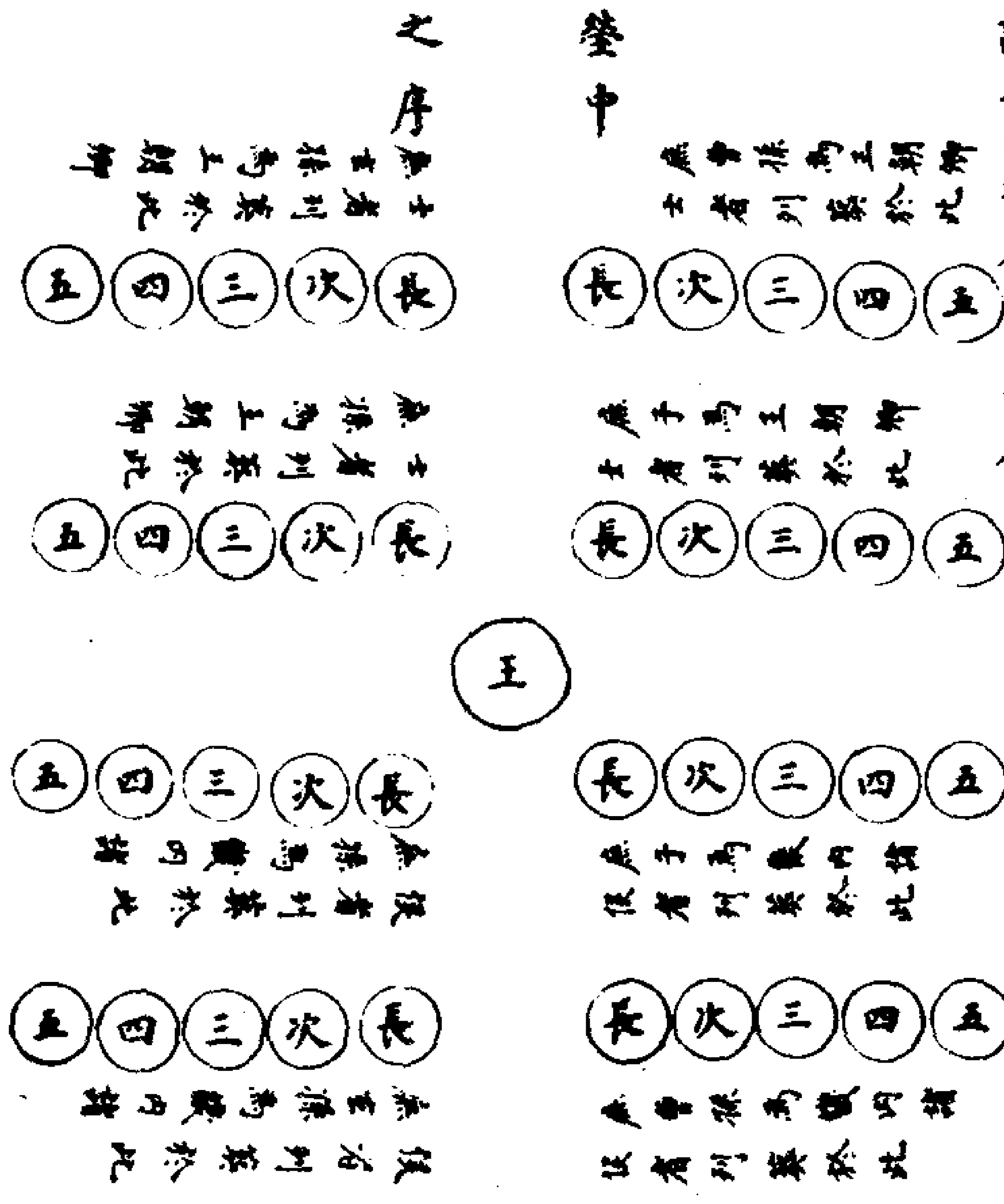
喪禮會心王之墓域　蔡氏會要圖

周禮先王及昭穆左右圖 凡爲君者兄終弟及即序昭穆與父子同

列塋之序



周禮諸王兆域庶子以下從葬圖 諸王第一塋中庶子及孫以下祔葬之序



三禮兆域圖



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賈釋注云公君也訓君為君者言公則諸侯之通稱言君則上通天子此既王之墓域故訓為君也圖謂未有死者之時先畫其地之形勢預圖出其丘壟之處既為之圖明藏掌之後須葬者依圖置之也云先王造塋者但王之都有遷徙之法若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平王居於洛邑所都而葬則是造塋者也若文王在豐葬于畢子孫皆就而葬之即以文王居中文王次第當穆文王雖次第有穆以所遷居豐葬於畢地子孫是昭穆夫度文王合居中央則以武王為昭居左成王為穆居右康王為昭居左昭王為穆居右穆王為昭居左共王為穆居右已下子孫若然以爵等為丘封之度則天子亦是爵尊也等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以別尊卑也鄭知王公曰丘諸臣曰封者此無正文案爾雅云土之高者曰丘高丘曰阜以丘是自然之物故屬之王公也聚土曰封人力所造故屬之諸臣若然公中可兼丘等鄭又引漢律列侯封高四丈以周禮丘封高下樹木之數無文故以漢法況之案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欒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不引者春秋緯或說異代多與周禮相乖或者鄭所不見故不引也又王制云庶人不封不樹而春秋緯云庶人樹以楊柳者以庶人禮所不制故容楊柳也。

虞祭。禮記雜記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　疏曰知天子至士葬即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葬即反虞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不辨尊卑是貴賤同然也。　今按檀弓葬日虞以虞易奠疏曰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己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此可以補經文之闕故備錄於此。檀弓說曰孔子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其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於主人必降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當其牲也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地神也舍音釋奠曰虞弗忍一日離也不忍其無所歸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虞葬祭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者三月而後卒哭報讀為赴疾之赴謂不及月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有故不

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緦麻也。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墓在四郊之外者曾子問曾子問曰並有喪何先何後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也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周禮春官小宗伯王崩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虞祔也禮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疏曰鄭知喪祭是虞祔也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祔而已故以虞祔解之也葬之朝為大遣奠反日中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司巫祭祀則共蒩館。蒩子都反　館所以承蒩謂若今筐也士虞禮筐判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坫上天官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歆之杜子春讀為蕭蕭香蒿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　疏曰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苴者是也地官鄉師大祭祀共茅蒩玄謂蒩士虞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刌音忖蒩莊呂反祧他彫反隋呼恚反劉相恚反與音餘天官庖人共喪紀之庶羞。喪祭喪事之祭謂虞祔也　疏曰凡喪未葬已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又曰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後明日祔於祖廟今直云虞祔不言卒哭者舉前後虞則卒哭在其中共庶羞可知　地官囿人獸人共獸腊人共乾肉獻人共魚薨醢人共豆實詳見陳小斂條遵人共籩詳見朔月半月奠條　春官喪祝掌喪祭祝號喪祭虞也　杜佑通典後漢鄭玄云子為父三月而葬菅絰散帶如始時也葬日日中而虞反哭升自西階虞祭於堂杖不入室凡葬以平明日中反虞者安也棺柩已去恐父母精神彷徨無所依故祭以安之也蜀譙周云為父至葬菅絰散帶如小斂時反哭於廟升自西階虞祭於寢杖不入室射慈云為父既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別子為卿大夫亦於太祖廟其非別子為卿大夫於皇考廟上士於皇考廟中士下士於王考廟皆升自西階東西哭踊虞祭於殯宮宋崔凱云子為父三月而葬將啓出棺皆絻散帶垂既啓祖哭踊無數日中虞絕無時之哭矣。　大唐元陵儀注將啓太祝捧主匱置於座啓匱於前捧出神主置於座上東向諸侍奉官各退就位與繖等亦退通事舍人引群官俱退於太極殿門外就次以俟虞祭所由陳伏衛如式典儀設太尉司徒宗正

御禮儀使及諸行事官位於東階之東設太祝等位於公卿之前少南如不親行事中書門下差奏攝又少南設典儀位俱西向典儀帥禮生二人先就次立禮生乃引太尉司徒以下祭服立於左延明門外之南北向西上光祿卿帥其屬捧饌立於太尉司徒之東太祝帥齋郎捧祝版立於饌東立定禮生乃引太尉司徒以下入就位通事舍人分引群官皇親諸親皆素服各入就位侍中版奏中嚴皇帝素服就次諸王升就位如不親具員即以行事如常光祿卿帥其屬捧饌入俟於東階之前太祝帥齋郎捧祝版立於其南光祿卿帥其屬升設醴齊酒樽於帷門外前楹中間之東北向西上設篚於樽西實爵一杓一皆有冪設罍洗於東階之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二巾一有冪執罍洗者立於其後侍中版奏外辦近侍扶引皇帝再拜通事舍人分贊群官在內外位者哭拜禮主引禮儀使者饌訖升就禮官升位後光祿卿帥進饌捧饌司徒捧俎光祿卿引饌及諸執事官並升自東階設於帷東門外席上訖降復位太祝捧祝版升立於罇所執罇篚者各立於罇篚之後禮儀使導皇帝於饌東西面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真承傳內外皆止哭太祝以解酌醴齋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齋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南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禮儀使導皇帝復位跪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禮生引太尉亞獻訖降復位如常儀通事舍人分贊內外哭再拜禮儀使又跪奏請再拜俛伏興皇帝哭再拜奉禮郎傳贊內外再拜禮儀使跪奏禮畢俛伏興近侍扶皇帝還閤群官等俱退太祝乃跪責神主送閤帷門降出內侍之屬及行事者皆出祝版焚於左延明門外百寮乃於太極門外奉慰如常儀每虞日朝哭禮皆準此如不親行事則宗正卿亞獻光祿卿終獻作主禮記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疏曰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于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為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玄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為法也又曰凡君卒哭而祔卒哭者是虞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為卒哭卒哭

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遷其始稱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註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禮弓云重主道也鄭註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為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為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之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禮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鄭以為人君之禮唯立尸未作主也春秋左氏傳曰文公二年作僖公主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于廟　疏曰主所用木終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作主非禮也元年四月葬二年乃作主遂同華文通職之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於寢不同於宗廟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乃同於吉　疏曰君既葬反虞則免喪與寢不相遠共在一月之內故杜每云既葬卒哭衰麻除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自此之後唯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哭全不復哭也　疏齋黃氏曰按杜預天子諸侯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之儀見晉書本傳於左氏傳註遂有既葬反虞則免喪之說司馬公嘗言其失矣然其言乃曰衰麻主於哀戚然廟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又謂杜預辯則辯矣不若陳逵之言質實而教實也愚謂衰麻之制乃古先聖人沿孝子之情為人制服蓋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者豈專為廟人而設以勉其哀戚哉杜預遺經悖禮淪斁綱常當為萬世之罪人宜以不孝莫大之法而特言其不若陳逵之言質實而教實非所以明世教也先師朱文公曰左氏所傳祔而作主則與禮家虞而作主者不合烝嘗神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

除之說。公羊傳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反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練主用栗。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麤觕，未暇別也。用栗者藏主也。藏於廟室中，當所當奉事也。質家藏於室。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葬而不能也。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大禮，是神。穀梁傳：立主，喪主於虞，其主用桑。吉主於練，其主用栗。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檐以占反。禮通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示有所加。疏曰：案莊公之喪已二十二月，仍譏其為吉禘。今方練而作主，猶是正服，而曰書主者，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為吉。此言吉者，比之虞主故為吉也。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焉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衛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並與范注同。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則納之西壁中，或如衛說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之。卒哭禮記雜記：凡喪，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大功卒哭，可以冠子，小功卒哭，可以取妻。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喪大記：君既卒哭而服王事。曾子問：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疏曰：此實凶事，而云象者，以凶事主人自聚，今主亦集聚，似生人之象，故云象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者，禮

弓云：卒哭曰成事。又曰：明日祔于祖。是卒哭之事在祔祭之前，鄭必云先祔之祭名者，以卒哭主各反其廟者，為明日祔時須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先反廟也。檀弓：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言祭，卒哭而諱，諱避其名。特言避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祔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鐸，木舌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也者。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下之錫命。疏可同名。自寢門至于庫門。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疏曰：卒哭而諱者，諱謂神名也。古者生不相諱，卒哭之前猶生事之，故不諱。至卒哭乃有神諱也。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既不共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事方為始也。下室，謂內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饋，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然不復饋食于下室。又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於下室。皇氏以為虞則不復饋食于下室，於理有疑。又曰高祖之父也，於死者高祖也。卒哭猶未遷，故云當遷也。至小祥乃遷毀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為成湯者，鄭引易證六世不諱，故卒哭而舍高祖之父也。易說者，鄭引之易緯也。凡鄭之說者，皆緯候也。祔祭禮記雜記：婦祔於其夫之所祔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從其昭穆之妾。夫所祔之妃於婦則祖姑也。公子祔於公子。不敢戚。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者，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也。祔而見為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以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謂之造字。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祔子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也。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由是祔於王父也。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耳。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焉。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祖祔廟，尊者宜主焉。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者。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

拜而後重又曰反哭異而後斷於虞逆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侍從
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新練者衰之宗衰宜從重也服今父死在前月而同
月葬猶服斬縗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新練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
皆然卒事父服重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祔廟前二日告遷其禮如常
告之儀宗正起升中糠所由祝文出秘書省所由先備腰輿等并舁人帝
以三衛充后以中官充告訖太祝先櫝代祖神主奉遷於西夾室埳中緑
閒如式次腰輿遷第三室神主二主各一腰輿凡主出則帝主先出其入
室則后主先入入第二室宮闈令捧后主先置於埳室太祝捧帝主復置
於埳室俱東向次遷第四室入第三室次遷第五室入第四室次遷第六
室入第五室次遷第七室入第六室室有二后皆成於前當明於後次遷
第八室入第七室次遷第九室入第八室皆如上儀入埳室各鏁閉訖次
所司移幄帳等物依次各遷入本室訖其九室應緑幄帳香案斧扆席褥
等所司先造其日陳設於室中其代祖室舊帳幄等物並移於西夾室中
廬設鏁閉如式將遷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所司先擇日奏定散下所由各
供其職應用法駕鹵簿黃麾大仗前一日陳設及太廟四門量設方色兵
仗如儀將作監先清掃廟之內外京兆府脩路從承天門向南至太廟寺

南街向東入太廟三門又向南又向東至廟南門宗正具祔饗料並三公
及應行事官齋戒如常饗儀具祝文具祔饗意出秘書省又中太極殿告
靈座料如常式其祝文出秘書省太樂令設登歌於太廟殿上並如常式
尚舍於廟南門道西設神主幄座東向幄內設牀席褥蔺衣香案如式內
中尚先造栗木主并櫝及趺其制度並如常儀祔前一日盛以箱覆以帕
置於轝輿詣廟南門幄帳中太祝捧置於座上乃下簾帷內侍省量差中
官侍衛禮儀使奏請差題神主官即以饗前一日尚舍具香湯并題神主
席褥內中尚具浴神主盆并白羅巾光漆筆墨等詣於幄帳所禮儀使與
題神主官等其日質明詣幄下太祝以香湯浴栗主拭以羅巾題栗主官
盥洗捧栗主執筆題云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神主墨書訖以光漆重摸之
遂捧授太祝受詣帳座置於櫝中所侍衛如式前一日尚舍與西內使計
會鴻臚除太極殿上白幕並以吉幕代之殿中省除版城太僕進玉輅於
承天門外當中南向及諸鑾輅羽儀仗衛繖扇陳列於玉輅前左右金吾
引駕所由陳布如式太常奏前一日之先嚴警於□　□外之兩皇城留
守奏祔饗日質明閉朱雀門大內留守與內撿□　旁閉太極殿門嘉德
門承天門衛尉於太極殿門外廊下量設文武百官次又於太廟南門外

量設百官次於道東如在太極殿庭儀光奏靈座祔之日質明宗正卿帥
執饌齋郎光祿卿帥太官良醞實罇俎籩豆并應行事官皆祭服序列於
左延明門以俟至祭時應行事官詣太極殿東階下西向序立典儀於太
極殿庭布文武官皇親諸親位如常儀俟祭官欲升殿行事時通事舍人
引文武百寮等常服入就位禮生贊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輦帥胥
輿香案繖扇入詣殿庭階下分東西立侍從官攝侍中中書令以下並列
位于左右序立太僕進玉輅於嘉德門外當中南向禮生引祭官等行告
禮如常儀告訖宗正卿光祿卿帥齋郎長祠徹饌禮官引侍中升尚輦帥胥
輿升詣帳座前其繖扇侍臣等夾於階間侍中進跪於幄前西向奏請降
座升輿附廟內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櫝神主捧置輿上几後扶侍降自西
階繖扇侍臣夾引以出自太極殿門中門出在位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
等俟從神輿而出至嘉德門分左右序位神輿至玉輅後侍中跪奏請降
輿升輅內侍捧几置輅中太祝捧櫝升輅其太祝侍於輅中侍奉千牛將
軍夾輅而趨出承天門五十步侍中進當輅前跪奏請勅侍臣上馬侍臣
等皆上馬鼓吹振作其文武百官等侍玉輅出承天門各逐便路先赴太
廟南門次以俟神輿鹵簿至廟門西三門鼓吹止分左右以俟饗訖退其

儀仗等並於廟南門分左右列位俟饗禮畢退玉輅既發赴廟尚舍設折
殿上帷幄及版城等應合設者與內撿校使計會陳置西宮內人嚢衣其
日並焚之其日太廟祔饗應緣齋戒齋官陳設罇彝酒醴埽除省牲告絜
進署祝版陳設樂懸並如東饗常儀玉輅將至廟西門尚舍奉御設奉謁
樽位於廟庭橫階南當中北向奉禮郎於廟南門外稍南設文武百官及
皇親諸親位如太極殿庭之儀又於廟庭橫階南設文武百官及皇親諸
親位亦準此其六品以下非常參官並列位於廟南門外通事舍人引文
武百官皇親諸親等常服就南門外位禮生引應饗官俱祭服立於廟東
門外北向西上位立又禮生引禮儀使御史以下執事官等先入當中階
北向立於樽位之南禮生贊再拜禮儀使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引自東階
升各就位次引司空入就位再拜行埽除訖降復位禮官與太祝自西第
一室開埳室捧神主置於幄中近東啓櫝出神主捧置於座几後趺上
次宮闈令入室捧后主置於幄中近西啓櫝出后主置於座几後趺上
自第一室至第八室皆如上儀訖齋郎室長各於本室依儀出入須知
次序太祝退立於埽坫所宮闈令退就階下執事位玉輅既至廟南門迴
輅南向侍臣等序列於輅前神輿入幄則侍臣列於幄門外尚輦帥胥輿

進輅俟侍中跪奏請降輅升輿詣幄座內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神主匱置輿上几後遂詣幄座內侍捧几置座上東向太祝捧匱置几後訖禮主於廟東門引行事官太尉以下入就廟廷位西向立其殿上御史禮官太祝樂官等各遂便自東西階下相向序立候神主升殿卻復階上位侍中進於幄座前跪奏請降座升輿祔謁內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栗木神主匱置几後禮官引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皇親諸親自南門外分左右從入就東西班位立神輿至廟門徹廟分左右立於門外神輿至廟庭褥位侍中各退就本班其侍中不退太祝捧匱跪置於褥祭匱出神主置於趺上訖侍中進於褥位西北面跪奏稱以今吉辰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祔謁奏訖俛伏興退少頃侍中詣褥之西東面跪奏請升輿祔饗俛伏興退降就位本班太祝進跪於褥位捧神主匱於輿其匱並不置輿上近後背輿既升禮官舉引神輿詣玄宗室太祝跪捧神主匱置於東壁下褥位褥上西南退立戶外少頃太祝進就褥跪捧神主置於輿舉引入第九室至幄座前內侍捧几置於座如幄中則有几其几留於背輿而退太祝捧神主置於西几後趺上以題處向北也其匱置於几東近後背輿退於幄座之西近北升背輿所由並降自東階由廟東門出神主置座訖禮生贊

再拜太尉以下及應在位官並再拜禮生請太尉之左曰有司謹具請行事登歌奏永和之樂九成畢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在位者皆再拜禮生引太尉盥洗訖贊升詣從西第一室酌鬱鬯登歌作太尉入室神座前祼訖奠贊於饌席俛伏興退出戶北向再拜次引詣第二室次引詣第三室以至第九室皆如上儀訖登歌止引太尉降復位太祝奠毛血之豆禮生引司徒捧俎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升階樂止禮生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諸太祝取蕭蒿焚於爐炭饌升設訖齋郎降自東階由廟東門以出禮生引太尉盥洗訖齋奏自第一室至第八室各奏本室樂至第九室奏保大之樂行饗禮亞獻並如常饗之儀訖降復位登歌作太祝各入室徹豆還罇所登歌止禮生唱賜胙又唱再拜衆官應在位者皆再拜其三獻官不拜永和之樂作禮生又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禮生進太尉之左曰禮畢禮生引饗官自東門出通事舍人引在位羣官南門出太祝入室各匱神主納於埳室如常儀禮官帥背輿詣廟門南幄下太祝捧桑木主并匱置於輿還自廟門南西偏門升入詣廟殿北簾下兩階之間將作先具鍬钁穿坎方深令可容木主匱遂埋之而退明日百僚及皇親諸親詣延英門進名奉慰如常儀其百官之制如開元禮

若祔曾祖妣則不告祖若父母不可遷遷祖祖妣先妣宜於廟東北別立一室藏其主待後者同祔也婦殤者時享皆祔食祖別無祝文亦不拜設祔食之座於祖座之左西向獻一而已以其從祖祔食祝辭末云隮某祔食庶子不祔食庶子之婦祔如婦殤小祥變禮記喪服小記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溉祭器也辭曰薦此常事祝辭之異於虞祔者也言常者周而祭禮也古文常為祥周之喪二年也故周祭禮也周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為也雜記十三月而練冠又云周之喪十一月而練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皆啐之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喪大記既練居外寢堊室不與人居謀國政大夫謀家事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外寢中門之外大門之內堊塈為之不塗塈所謂堊室哭無時者不復朝夕哭也或殺日哀至而哭戴德云哭時隨其哀殺五日十日可哭矣間傳寢有席練冠縓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所除服者先重易服者易輕者婦人為經不為帶易服謂為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

之遲冒子也其為帶猶五分經去一耳禮正以練緣衣黃裏縓緣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縓為飾黃之色卑於纁之猶也明外除也葛要經繩屨無絇角瑱瑱見耳也言時王八若有瑱也麻衣縓長袂袂當為揜揜謂為裏緣袂口也練而為裳積麻之又長之又為袪則元時袂短無袪可知也袪揚之可也揚表裏也有袪而揚之備飾也玉藻曰齊表青蒨袂衣以裼之麻衣亦用紋衣也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前二日內所司先具八升練布冠練裳腰經等光祿卿具大牢饌宗正進署祝版前一日之夕毀廬為堊室高七尺五寸長丈二尺間一丈將作監守當尚舍奉御設幄席於室內內所由陳冠練於別次其日依時刻內所由先入整拂几筵薦香燭於靈前內外及百僚俱服練服去杖通事舍人引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練裳經去杖近侍扶就位西面哭內外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內外在位者皆再拜近侍者扶皇帝就次所司以練布冠練裳進內服訖內外及百僚各服其服兩省五品以上及御史大夫中丞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正員長官並官禮合除首經練八升而為冠以六升布為衣裳令制州布也其幞頭及衫袴等亦准此議其所供初服以俟山陵時即服通事舍人引百僚入就位立定近

侍扶皇帝就位哭踊內外百僚皆哭踊光祿卿引饌升設於靈座前太祝
以爵酌醴酒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俱止哭太祝以酒爵授禮儀使禮儀
使受酒跪進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跪於饌前近
南北向讀祝版曰維年月日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考大行皇帝
天禍所鍾攀號無及以日易月奄及小祥煩冤荼毒觸緒摧心謹以一元
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祗薦祥事尚饗讀訖禮儀
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內外在位者皆哭踊再拜皇帝還次通事舍
人引群官退其奉慰如常儀　大祥變禮　記喪服小記自小祥又周而大
祥言服而筮尸祝曰薦此祥事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
臨吉也雜記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為期謂祭期也朝
服以期至明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又曰祥而縞素冠縞紕除
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祭猶縞冠未純吉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大
祥有醯醬居復寢素縞麻衣大祥除縗杖禮既祥白屨無絇素冠縞纓有
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譏其早也有子有若也其祭時尸酢主人主人
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啐嘗也啐入口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
不食薦脯醢也祭告賓賓祭薦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之杜佑通典大

唐元陵儀注祭前二日內所司先具大祥服淺黑紬幞頭幘子巾子大麻
布衫白皮腰帶麻鞋光祿卿具太牢饌宗正進署祝版前二日之夕將作
除靈室內所由陳大祥服於別次其日未明內所由先整拂几筵薦香燭
於靈座前內外百僚俱服練裳去杖至傳點時通事舍人各引入就位侍
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練裳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踊內外在位者皆哭
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再拜
訖禮儀使奏請止哭就次變服奏訖與禮儀使趨出近侍扶皇帝就次變
大祥服內外百僚皆就次變服素服訖黑紬幞頭腰帶白衫麻鞋各入就
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升設靈座前太祝
五品以上供奉官一人攝執爵酌醴酒禮儀使奏引皇帝稍進詣饌前禮
儀使請止哭內外舉止哭太祝以酒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進皇帝受
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於饌南北向讀祝文訖禮儀使奏
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哭再拜十五舉聲禮儀
使奏禮畢與禮官等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群官序出太極
門其奉慰如常儀百僚奉慰訖以素服詣延英門起居注按禮云大祥素
縞麻衣又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今所司具淺黑紬此即吉之綅冠也按

禮云禪而纖黑經白緯曰纖則宜施之於禪今於大祥服之蓋從當時宜
禪變禮　記間傳既大祥中月而禪鄭玄曰中猶間也禪祭名也與大祥間
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禪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禪而纖無所不佩舊
說纖冠者縷縿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黑經白緯曰纖檀弓是月
也禪徙月樂言禪明月可以用樂孟獻子禪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可以
御婦人矣尚不復寢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
矣加猶踰也周之喪十五月而禪此謂父在為母儀禮士虞禮是月也吉
祭猶未配是禪月也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未忘哀也少牢饋
食禮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
配某氏尚饗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其日百僚早集西內入就位侍中
進辦並如大祥之儀皇帝服大祥服近侍扶就位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
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百僚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請就次變服
皇帝就次除大祥服服素服細大麻衫腰帶細麻鞋黑紬幞頭巾子等百
僚趨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入哭踊內外百僚皆哭踊禮官省饌光祿
卿引饌升陳設酌奠亦如大祥之儀太祝讀祝文祭訖禮儀使奏請再拜
皇帝哭再拜贊者承傳內外百僚皆哭再拜訖禮儀使奏禮畢遂與禮官

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百僚序出至太極門外進名奉慰訖
各服慘公服便詣延英門起居明日平明皇帝改服慘吉服淺黃衫細
黑紬幞頭巾子麻鞋吉腰帶伏准貞觀永徽間先朝故事服此服至山陵事
畢則純吉服其中間朔望視朝及大禮並純吉服百僚亦純吉服自復朝
謁如常儀其百官慘公服至山陵事畢乃服常公服今上初欲禪服終制
下詔曰朕聞禮貴緣情自心展孝高宗得說其代予言今朝有股肱濟為
舟檝出納惟允足以保邦況荼蓼在懷日時猶淺欲遂權奪抑就公除舉
號痛心實所未忍朕將從禪服以終喪紀百辟卿士宜悉哀懷禮儀使吏
部尚書顏真卿奏曰哀號在疚聞闕所無誠睿尚違庶僚增懼伏見百辟
並已釋除事既合權禮無獨異不可以吉凶兼制臣子殊儀伏乞奉顧命
之文節罔心之孝順時即吉屈己臨朝則萬姓心安四方事集臣典司儀
注不敢輕從犯冒宸嚴無任惶迫又下詔欲以素服縗巾聽政詔曰昔高
宗諒陰三年舜禹堯崩禹亦服喪三年故禮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是
知罔極之恩昊天難報朕虔奉遺詔又迫於羣議將欲從吉未忍剋哀其
百僚宜以今月十七日釋服朕以素服練巾衛衰聽政凡百在位知朕意
焉禮儀使又奏曰孝德動天事踰前古德音俯降感咽載深臣伏守遺詔

禮從易月祥禫變除儀注皆備若陛下未忍即吉更服練中則遺詔不得奉行群僚無以覩見伏乞俯順人望仰遵先旨實大孝不虧萬方幸甚臣藏在典禮恩守如前無任懇迫之至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議曰祥禫之義按儀禮云中月而禫鄭玄云以中月爲閒月王肅以中月爲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度非一歷代學黨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樂非正樂也正樂者八音並奏使工爲之者也從鄭學之徒不云二十五月六月七月之中無存省之樂也但論非是禫以後言所作止樂耳故鄭注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云爾以存樂也君子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三年不爲禮禮必壞故祥日而存之非有心取適而作樂三年之喪君子居之若駟之過隙故雖以存省之時猶不能成樂是以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禮記所云二十五月而畢蓋論喪之大事畢也謂除衰絰與堊室耳餘喪未盡故服素縞麻衣著未吉之服自然無禫十三月而除爲母喪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爲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爲父喪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周斷者禫不在周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此時爲重喪加之以禫非論其正祥除之義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宗王者

按禮記云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也從王學之徒難曰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作樂則二十五月二十六月二十七月三月之中不得作樂者何得禮記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又喪大記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此皆禫月有樂之義宜合二十八月然始樂乎鄭學之徒嫌祥禫同月卜用遠日無中月之義者祥禫之祭雖用遠日若卜遠日不吉則卜近日若卜近得吉便有中月之義也所以知卜遠不得吉得用近日者以言祭之時卜近不吉得卜遠日故禮記云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時杜預會云近日不吉則筮遠日若吉事得用遠則凶事得用近故有中月之義也禮記作樂之文或在禫月或在異月者止以祥禫之祭或在月中或在月末故也喪事先遠日不吉則卜月初禫在月中則得作樂此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孟獻子禫懸而不樂之類皆是也祥之日鼓琴者時是存樂之義非禫後之樂也夫人倫之道以德爲本至德以孝爲先上古喪期無數其仁人則終身滅性其衆庶有朝喪暮歌者則禽獸之不若中代聖人緣中人之情爲作制節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至重者斬縗以周斷後代君子居喪以周若駟之過隙而加崇以再周焉禮記云再周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至於祥禫之節焚蕘之餘其文不備先儒所議互有短長遂使歷代習禮之家翻爲聚訟各執所見四海不同此皆不本禮情而求其理故也夫喪本至重以周斷後代崇加以再周豈非君子欲重其情而彰孝道者也何乃惜一月之禫而不加之以膠柱於二十五月者哉或云孝子有終身之憂何須過聖人之制者二十七月之制行尚矣遵鄭者乃過禮而坐情遵王者則輕情而反制斷乃孰爲孝乎且練祥禫之制者本於哀情不可頓去而漸殺也故間傳云再周而禫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中猶間也謂大祥祭後間一月而禫也據文勢足知除服後一月服大祥服後一月服禫服今俗所行禫則以白既祥縞麻闕而不服猶諸制度失之甚矣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矣如此求其情而合于禮矣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九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何昫
圈點監生臣林汝恭
臣李孟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五十六　十九庚

形 洪武正韻奚經切，體也，容也，常也，現也。亦作侀，古作刑。許慎說文：形，象形也。从彡幵聲。戶經切。徐鍇通釋：彡以其冉弱委曲象之也。賢星反。爾雅：畫，形也。郭璞注：畫者為形像。劉熙釋名：有形象之異也。丁度集韻：乎經切。妻機廣干祿字書：形、侀，上象形也，下或也，字通用。戴侗六書故：仿象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形、刑二俗，音形。楊桓六書統：匣母。形，模象其形容也。从彡从幵，法度之器有法也。又作彭，圖井田也。从彡，彡畫文也；从井，从丄。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陰時夫韻府群玉：餘輕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借凡有象者皆曰形，又容體也，又見也。作侀非。訛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俗字韻會定正：匣經切。形質，又著見也。字切：匣經切。匣形，賢形。

篆書 形 形 並古老子 形 說文 形 形 並華嶽碑見杜從古集篆 形 徐鉉 形 古文韻海 形 篆韻 形 六書統 隸書 形 唐扶頌見洪邁漢隸分韻 形 華山亭碑 形 貫鳳碑 形 高彪碑並見漢隸字源 真書 形 王羲之 形 智永 形 智果 形 歐陽詢 形 虞世南 形 顏真卿 形 蔡襄 形 趙子昂 行書 形 並王羲之 形 歐陽詢 形 黃庭堅 形 形 並米芾 形 趙子昂 草書 形 章草 形 皇象 形 智永 形 懷素 形 形 並鮮于樞 形 趙子昂

總敘 淮南子：形者，生之舍也。莊子外篇天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蹤留靜也。陽動陰靜，氣蟲升降，分布三才，化生萬物。物得成就，生理具足，謂之形也。）天地篇：形非道不生。　至樂篇：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　采真集：形之所宗者道，衆之所歸者一。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參在形之先，不離乎形；氣為形之母，已在形外。大者未離乎形者也。夫而化之，因形移易，能大能小，能常能變，天地鬼神日月欲與之合而不可得也。　劉子：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形靜而心和，心和而神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　神識之翁張吾氣之充動也，天門之開合，吾形之屈伸也。或然而藏，遂然而覺，莫非至理。飢則知食，渴則知飲，莫非正智。　動之所動者滅矣，而動動者過而不守；形之所形者死矣，而形形者全而不已。性見皆妄，性見皆真。　關尹子：形之所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　列子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　黃帝篇：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圉。　荀子目論篇：天子勢至重而形至逸。　君子篇：天子者，形無所勞，富無上矣。　西漢書公孫弘策：心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　楊王孫傳：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反其真。　司馬遷論六家指要：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　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而國亂也。　程氏遺書：有形總是氣，無形總是道。　性理字訓：坤成萬物，是之謂形。　太乙長生經：積陽為神，積陰為形。　抱朴子：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　韓滉潤泉日記：形神情性一則明，二則散。

磐古化形 灌畦暇語：舊說磐古之死也，頭為五嶽，目為日月，脂膏為江海，毛髮為草木。又云頭東嶽，腹為中嶽，左臂為南嶽，右臂為北嶽，足為西嶽。又云泣為河海，氣為風，聲為雷，目為電。又云喜則為晴，怒則為陰。　老圃云：信斯言也，則是磐古氏未死以前，未有海嶽江河草木於下也，未有日月風雲雷電於上也，未有晦明陰晴於中也。然則磐古氏何所遷其想而生，何所植其足而立，何所注其耳目而為視聽，何所取其甲子而為春秋？為說如此，是謂大有莊洋而不近事之情。無以則假為之辭，猶之可也。其意若曰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始也，覆燾祐埋，廣大雖不可以為量，要其大形實無以異於一人之身。嶽海之遐絕，亦尻背之間爾。故曰無以則假為之辭，猶之可也。

守身錬形 抱朴子內篇　微旨卷：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錬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　至理卷：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錬形。　性理大成集：錬形化氣，錬氣化神

鍊神合道吳筠步虛詞鍊形爲眞僊

眞火鍊形 度人經七星除祆品星精入腦眞火鍊形

瓊華鍊形 度人經扶桑青陽品金光易骨瓊華鍊形

太陰鍊形 酉陽雜俎眞人用寶劍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毀頭髮盡脫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暮謂之地下主者太一守尸三䰟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炁所謂太陰鍊形也茅亭客話道士黎海陽父子偽蜀時於川城東門外丁村古塚聞有香氣一日清明撥開見三小塊棺黃漆以衣襟裹之至中夜忽聞人語父子問之曰語者鬼耶答云非鬼某本人不樂名宦學道於楚丘與僧行勤入蜀罹禍潛懷朽骨憤憤不已海陽父曰君去世已遠何不還生人中而大處冥寞應曰某曾遇一高士以陰景鍊形之道傳我遂於我楚丘別墅深山邃谷選得一嶔室屬我祇持六年慎莫令諸物所犯藏滿則以衣服迎我於此其人初則支體朽敗唯臟腑不變某遂依其教諭乃閉護之至期開視則身全矣端坐於嶔室之內髮盡而黑髭直而麤顏貌光澤愈於初曰某具湯沐新衣迎之云能如此三廻乃度世畢矣某傳得此道令形已不全某今卻自無形而鍊成有形爾則上天入地千變萬化無不可也某之形雖未圓且飛行自出幽入明軒冕之貴不樂於吾吾已離人世勞苦豈復降志於其間吾令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太平廣記周隱遙居焦山中學太陰鍊形之道死於崖窟中屬其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後若再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視之初則臭穢蟲壞唯五臟不變依言閉護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卻坐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迎之髮鬒而黑髭麤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已四十餘年近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 集僊傳南眞曰若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肉脫脈散血沉骨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三䰟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鍊形太陰易貌三官之僊也天帝曰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眞人是也 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家因打墻掘地遇一石函發之忽有一人起於函中被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盖道門太陰鍊形日將滿人必露之馬明叟實賓錄唐中先生元之不知何許人也遊名山博採方術得內修度世之道常遊溫泉宰東都元之邑從善談清虛每延問動移晷刻惟貴妃與內人趙雲容侍寢宸得聞其論雲容嘗侍茶藥聞乞藥以

延生元之曰我無所惜且女不久於世復懇不已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服此死必不壞但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珠玉疏而有風使魄不蕩空魂不淪骨則百年外可以復生矣此太陰鍊形之道即爲地僊復百年遷洞天雲容識卒貴妃命中人陳元造如其言瘞之至元和末已一百年雲容果再生 仲僊傳 朱子語類人言僊人不死不是不死蓋他能鍊其形氣使查滓都銷融了唯有那些清虛之氣故能升騰變化漢書云學神僊尸解銷化之術看得來也是好則劇然久後亦須散了

服氣鍊形 太平廣記金可記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鍊形自以爲樂升僊

五熏鍊形 太平御覽元日造五辛槃正元日五熏鍊形發五藏氣 風土記

卻粒鍊形 江州志梁楊保宗父母嘗以許聘保宗心有所悟乃出家入上霄峰之崇善觀卻粒鍊形至老若孺子既沒容貌如生舉棺甚輕云南康志 南唐女僊楊保宗父母嘗以許人云云同

畜神鍊形 唐李衛公集方士論以神僊爲奇以方士爲詭亦厭然黃金可成青霄可上固不在於畜神鍊形矣

太陰成形 黃庭經伏於太陰成其形五藏之中腎其精

鍊氣成形 上陽子海蟾翁金丹歌鍊形成氣歸眞一鍊氣成形謁紫宸

鍊氣服形 燕語考異晁文元公天質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嘗知世事初學道於劉海蟾得鍊氣服形之法後學釋氏常以二教相參終身力行之既老居昭德坊里第又於前爲道院名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肅然雖子弟見有時晚年耳中聞聲自言如樂中簧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或如行軒百子鈴或如風蟬曳緒每五鼓後起坐聞之尤清澈以爲學道靈感之驗令人靜極類亦有聞此聲者豈晁固自不云耶或云晚常見其形在前既久漸小八十後每在眉睫之間此尤異也

齋心服形 列子黃帝篇黃帝即位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於是放萬機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之國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疲而睡所夢若此服形猶今人言服飾也

死後見形 南史豫章文獻王嶷薨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瘫不瘥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

帝光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曾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誠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楠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閤直兵倒地乃失手板

天王見形 能改齋漫錄州郡置毗沙門天王之始按僧史唐天寶元年壬午西蕃五國來寇安西二月十一日奏請兵解援發師萬里累月方到近臣奏且詔不空三藏入內持念明皇秉香爐不空誦仁王護國陁羅尼方二七遍帝見神人可五百員帶甲荷戈在殿前帝問不空對曰此毗沙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心往救安西也其年四月安西奏二月十一日巳時後城東北三十里雲霧冥晦中有神可長丈餘皆被金甲至酉時鼓角大鳴地震動山摧經二日蕃寇奔潰斯須城樓上有光明天王見形謹圖樣隨表進呈因敕諸道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像形至於佛寺亦敎别院安置

迦毗羅見形 玉融新對高僧傳又曰曇摩密多此云法秀遂有慧解儀軌詳正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初密多之發罽賓也有迦毗羅神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見形告辭密多曰欲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即收影不見遂達至都即於上寺圖像於壁迄今猶有聲影之驗

永樂大典卷七千七百五十六　五

岳神見形 太平廣記會昌中有王瑤祖者本青州人事平盧節使時主公姓李不記其名嘗患背疽不愈瑤祖請以牲幣禱於岱宗遂感見形因叩頭泣血祈禱岳神言曰爾之主帥位居方伯職在養民而虐害生靈濫刑濫罰冤魂上訴所患背瘡蓋鞭笞之驗不可愈也天罰所被無能宥之洎歸主公已殂殁矣見佛說

小史見形 古今事通錢尚父小史于驗時以水添沸湯使無聲曰吾方欲以水添使無聲此史已先知殺之忽見形錢曰我殺人無數此小兒乃敢見身封汝爲屬國侯水爲臨安土地受彼血食

斬婢見形 陳纂孫光錄湖州高彥司徒夢見一道士仗劍至臥內高問彼何人答曰來作司徒之寸要戮數千兇讐高驚覺記之其妻是月有孕暮生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四心奸詐俟繼父之位殘害生民動惟傷殺醉怒一婢因而斬之後頻作祟照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多矣或衙内宿舊或軍中勳烈皆無滯魄偶戮一婢彷佛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厭之

溺鬼見形 太平廣記庾宗建元中於江州溺死是日即還家見形營殯斂事如平生多在妻室又待錢二百爲兒買食如此經年妻亡乃滅洋鬼琅琊諸葛覆宋永嘉中爲九眞太守與子元崇赴職覆於郡病亡元崇欲送喪還門生何法僧貪其資推元崇墮水死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述父亡及身被殺悲不自勝又臥窻下床上以頭枕窻陳氏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具疏夢發聞於官收行兇二人即皆款伏遂殺之

石壁見人形 蘇東坡物類志邕管記邕州瀧水中流急若瀉油舟人至此慎其謹擇兩石壁上應鑾鑾若男女老幼死者不殯葬間壁有自然畫其形皆暴其生時所作執物荷擔機織等狀顯然石上如淡朱筆畫成其相狀也

殿柱道人形 洮元實錄蜀州新津縣興尼寺設齋有一道流後至就坐僧衆不爲設齋道流徐入殿中久而不出齋罷衆僧入殿尋求無復蹤跡忽見形殿柱中以刀削之益加精好眉鬚鬚髮細如圖畫雲冠霞衣冠上有物如鸞鳳覆下有蓮花花後有荷葉葉上有龜左肘後有雲片蓮焰光中有龍首右肩之前有虎形回顧於左周身光焰雲葉天花上有大花如蓋覆蔭其身

死後全形 唐柳常侍言旨類書公嘗於主人處永傳名藥服之及懸卑之年氣力壯健如三四十人奉使李希烈至蔡州青希烈反逆無狀賊遣官監縊之蔡師陳仙奇奉旨公喪歸京師猶手頼喉咯帽瞋目如生兩手拳握十指掐掌八出手背肌體完全悉無敗壞時隱士唐若山聞之曰道流中以形全爲上氣全次之顏公能全其形此後三二十年縱藏於鐵石中必能擘裂飛騰而去被羽衣衆於山門閒所謂地僊也

永樂大典卷七千七百五十六　六

聖人靜形 老君實錄老君食氣固精受明玄經步道要妙出幽入冥上國雲門下固靈根知者甚易行之實難形動得散氣曰道類精消蒐損日動蒐亂是以聖人靜形固氣畜精收視則道德虛凝蒐固守常以半夜之後偃卧握固鼻納清氣口徐吐之復守三一入室九思神定氣安僊道近矣

天魔遁形 唐獨孤及昆陵集佛頂陁羅尼幢讚讚持大刀啓迪迷津天魔遁形地獄開門

魔王敬形 度人經有間靈音魔王敬形勅制地祇侍衛送迎

隱形 抱朴子金丹卷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

匿聲隱形 吳越春秋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今

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欲安在

遁甲隱形 太平廣記李仲甫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訃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遁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

變化隱形 仙傳劉政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丸年一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變化隱形一日之中行數千里忽老忽少太平廣記介象能隱形變化爲草木鳥獸洋仙

置符隱形 太平廣記張卓遇大僊與一黑符云可置於頭入人家能隱形洋仙

異術隱形 太平廣記唐羅思遠多祕異術最善隱形明皇樂隱形之法就思遠求而學之思遠雖傳授不盡其要帝每與思遠同爲之則隱沒人不能知若自試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脚宮中人每知帝所在也酉陽雜俎玄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脚不能隱上詰之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爲戲若盡臣術必懷璽人家將困於魚服也玄宗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玉碣中乃易碣觀之碣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爲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遠笑曰爲我謝陛下

左慈隱形 仙傳曹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左慈乃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欲收慈斬之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麒麟閣圖形 通鑑綱目漢宣帝甘露三年畫功臣於麒麟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於世

雲臺圖形 通鑑綱目漢明帝永平三年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良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祜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淩煙閣圖形 通鑑綱目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於淩煙閣

坐右圖形 新唐書薛嵩傳初嵩好蹴踘隱士劉鋼勸止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歡刻歡嵩悅圖其形坐右

刊石圖形 舊唐書林邑傳頭黎死子范真龍代立太宗崩詔於陵所刊石圖頭黎之形列於玄闕之前

命工圖形 宋江少虞類苑狄青初爲延州指使與西賊大小二十五戰每戰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八中前累至涇原路招討副使上令圖其形以進有官通

感德圖形 鑑倉慈遷燉煌太守西域諸國欲來貢獻諸豪族多逆斷絕悉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圖畫其形思其遺像

追思圖形 魏書劉道斌傳道斌爲弘農太守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追思之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憚勇圖形 兩漢蒙求公孫瓚字伯珪詔拜瓚降虜校尉復兼領屬國長史虜識瓚聲憚其勇不敢抗犯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

挑女圖形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

勵官圖形 南史張緬傳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武帝乃遣圖形於其臺省以勵當官

脚畫神形 太平廣記秦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

墨暈人形 太平廣記後周宣帝即位宮掖禁忌相違以目有女子尺仲泪出因被暴劾謂有所思使拷訊之初擊其頭帝使頭痛遂大怒曰此宛家耳及所殺女子之處有墨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刷之旋復如故有司掘舊土以新土填之一宿如本未幾帝崩斗見子下

妙寫人形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愷之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

如偶人形 東漢書馬援傳援嘗詣公孫述

實容皆樂留撲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禮記曰為俑者不仁鄭玄云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人也俑音勇

樹變人形 晉書劉曜記陜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石像人形 太平廣記豫章戴氏女久疾不差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祐汝自便疾漸差遂為立祠山下

老楓人形 溫革瑣碎錄楓子鬼有楓木之老者為人形亦曰靈楓

龍化人形 佛祖統紀曰南山道宣律師行般若三昧於清宮精舍九十日龍化人形

豕犬變人形 太平廣記禹鑿龍關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岩深數十里幽闇不可復行禹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犬青色行吠於前禹行計十餘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向來豕犬變為人形皆著青玄之衣

蟲類人形 太平廣記漢光武建武六年山陽有小蟲皆類人形甚衆明日皆懸於樹枝死

蛇頭人形 方仁聲泊宅編故老云王捷燒金既用毒蛇不計多少殺埋庭中澆以米泔令生菌因取以合藥後造宅築基掘得一蛇頭如人形捷不久而終

刻木為人形 南史齊高帝紀帝為宋鎮軍將軍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為帝形畫腹為射的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宋史列傳胡寅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

桐為人形 太平廣記唐王屋主簿公孫綽到官數月暴疾而殞縣令獨在廳中見公孫從門而入曰某有冤要見長官請雪某命未合盡為妖婢所厭以利盜竊某宅在河陰長官倘為密選吏往捕必不漏網宅堂前從東第七柱下有某形狀以桐為之釘布其上言訖而沒令異甚乃擇强卒捕得奴婢於堂簷下搜之果得人形長尺餘釘遶其身擊之哩然有聲盡獲奴婢皆殪殺之

大象無形 老子同異章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淮南鴻烈解原道訓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折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淟然無形又無形者物之太始也許魯齋心法思慮未萌鬼神莫測象所能知有形而不知無形

大

虛無形 宋真集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

至微無形 通玄經文子至微無形天地之始詳然子

至精無形 莊子秋水篇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小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音孚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知北遊篇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冥冥武經七書孫子微乎微至於無形

心本無形 佛祖統紀若訥法師宋孝宗詔令講圓覺至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有相師曰心本無形因塵有相塵滅心滅真心湛然上手書其語以賜大集經一切衆生心所緣處無有邊際髣遶無形其性本淨於諸有中無能鄣碍

有情無形 通玄經有情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莊物子

有迹無形 宋薛季宣浪語集風賦有物瞥瞥有迹無形不啄而呀不趾而行得致而聲操地雷鳴一息不停千里其程時畏而寒時𤈦而清萬物以生庶品以豐

身入無形 蕭了真集心中無心念中無念身入無形與道為一

達觀無形 二俊集晉陸雲登臺賦仿匡中之側陋兮非吾黨之一室本達觀於無形兮今何求而有貧

見於無形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諫獵文智者見危於無形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揚雄傳雄諫許單于朝書夫明者視於無形誠先於未然東漢書馮衍傳衍說師丹曰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晢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唐杜工部集南郊賦天子篤然視於無形潛然若有所聽

慮於無形 東漢書第五倫上疏宗跡臣願陛下察其未萌慮於無形

形無其形 清靜經外觀其形形無其形

制勝於無形 史記太史公自序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智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

是非無所形 淮南鴻烈解俶真訓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

四時無形 唐書律曆志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

水流無形 通玄經水流無形發泄乎太清

洋州子

風無正形 宋薛季宣浪語集風陣贊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為蛇其意漸玄風能鼓動萬物驚鳥蛇能圍繞三軍俱為

綦無定形 李方叔文集奇正論奇正猶弈之智也智無一揆綦無定形

兵體無形 薛季宣浪語集奇兵贊古之奇兵兵在陣內令人奇兵兵在陣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為之百戰不昧

懸鏡觀形 太平廣記宋子賢善術懸鏡於壁來謁轉其鏡使觀來生像或作蛇獸形子賢輒告之罪業當更禮念更轉移人形示之遠近咸信宋齊丘化書奪五行之英盜五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齊享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鑒形

明鑑照形 通鑑唐太宗好悅至言嘗謂群臣曰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玄宗千秋節群臣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群書足用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唐魏元忠令將用兵其事參群材如用明鑑之形美惡是美惡無逃於明鏡晉唐元稹表劉子人目短於自見故借鏡以觀形又曰面之所以形明鏡之力也通鑑本紀唐太宗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

木皮蔽形 新唐書南詔傳尋傳蠻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田農以木皮蔽形

持刀蔽形 江淮異人錄潤州處士失姓名高尚有道術人皆敬信之安仁義之叛也郡人惶駭咸欲奔潰或白處士恬然居此必無恙也於是人稍安堵處士有所親筆家出郡境以避難有女已適人不克同往託於處士許之既而圍城急處士謂女曰可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免難女乃取家中一刀以往處士持刀適以手折挾之復與之曰汝但持此若端簡然伺城中出兵隨之以出可以無恙如教在萬眾中無有見之者至城外數十里村店見其兄兄不之見也乃棄刀於水中復往兄乃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兄復令取刀持之則不能蔽形矣後城陷處士不知所之

以劍代形 太平御覽真人去世多以劍代形五百年後劍亦能靈化仙傳

託劍化形 太平廣記王君褒與魏華存成樂兩別服之七日太一遣飆車來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洋仙赤城精志華存任城人字賢安晉司徒文康公舒之女幼而好道志慕神僊年八十三託劍化形而去

金馬託形 太平御覽李尤書刀銘巧冶鍊鋼金馬託形黃文錯鏤兼勒工名

帳內龍形 太平廣記後唐太祖所居帳內或有龍形人皆異之

身似鶴形 五燈會元李翔問藥山如何是道山以手指天復指淨瓶云會麼李云不會山云雲在青天水在瓶李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事雲在青天水在瓶

鶴步龜形 仙傳金門羽客譚紫霄一云子霄其先北海人生於金陵青法魁梧神識秀麗龜形鶴步圓目方喙日角有吉字入關有井文眾以其殊相異之

人體變龜形 太平廣記唐咸通中岳州有村人潤湖池取魚獲龜倍多悉剝其肉載龜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後遍身患瘡嘗須得大盆貯水舉體投水中漸變龜形逾年肉爛墜而死

石類龜形 臨安志杭州府餘杭縣放龜亭其地居山帶湖巨石叢起有石類龜形因名亭曰放龜

鳥面鵠形 南史侯景傳江南大飢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草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為之凋殘其絕粒久者鳥面鵠形

屑炭作獸形 晉書羊琇傳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鷙鳥匿形 宋蘇老泉集審敵策鷙鳥將擊必匿其形

唧咀之形 薛季宣浪語集蛆賦唧咀之形蠢蠢冥冥無鼻之嗅無目之明

一犬吠形 歐陽公集論狄青劄子青之恩信亦豈能偏及於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

遇仙變形 燈下閒談楊內侍罷官歸綿竹縱步市中遇一叟衣大帛裘揖楊曰觀子之貌憂色可掬楊具對之叟曰小事耳此如有舍可稅一七日然可他適雖蠢頹狀無異乃拜而詢之曰令使可假舍參擲掠丈餘其紙三數百張凡孔隙悉令塞之不令通風內置榻取便不觸令來變其形兼俾他年獲其子息楊乃拜伸弟子禮遂書二十八字後云五色雲英主海月能飲南方赤龍血主冷宮中住雌雄紫金臺上凝霜雪別有隱微不形于文然以口授取藥三粒付之曰入室服一粒經三日服一粒七日服一粒渴即啜參苓湯力盡即思食湯依其言日滿將出見叟書門上云功滿他年青城相見楊乃自得路歸綿竹到家滿頷生鬚委僕不

識使果有數乎。

趙廓變形 太平廣記武昌趙廓齊人也學道於吳永石公三年廓求歸及齊行極方止息同息吏以為犯法者將收之廓走百餘步變為鹿東走吏逐之見鹿走入曲巷中復變為赤遂吏既及遂乃聚糞變為鼠吏悟曰此人能變遂取鼠縛之則廓形復焉遂以付獄法應棄市永石公聞歎曰吾之欲也乃往見齊王曰吾聞大國有囚能變形者王召廓勒兵圍之廓化為老鼠公從坐翻然為老鴟攫鼠而去

真君變形 三境圖論古修仙鄧眞君者道滿出山路逢不孝子毆其母一念不平手擊口咬逐子至死眞君即變為頭鷹背令居雷部嗟乎得道之人嗔不孝者尚變惡形況未修道及為巳私嗔恨忿乎

五岳眞形 太平廣記上元夫人語漢武帝曰阿母令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岳眞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仙不見此文矣

坐天王形 內翰談苑惡戒篇善相者田辨謂王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雌龍耳虎望有大威德猛然富貴之人後坐謀不軌棄市

影象形 史樂書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影之象形

影隨形 荀子彊國篇天下之和上猶影之隨形也陸宣公奏議請數對群臣論事狀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菩薩處胎經云為福生天堂為罪入地獄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小大異形 西漢書鼂錯傳錯上言兵事曰臣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

骨立異形 東漢書韋彪傳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

變化易形 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脩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俟王母王母至殿上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血血化精精化液液化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為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脈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變化易形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為僊人

變受異形 北史李士謙傳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為黃能杜宇為鵑鴂褒君為龍牛哀為猛獸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黿宣武為鱉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

鷄鸞易形 尚意譬喻論某是非難辨章逢使烏鷺易色碔玉易價鹿馬易名鷄鸞易形甚矣忠邪之果難辨

男女易形 抱朴子論仙篇死而更生男女易形昇仙

變易物形 東漢書解奴辜傳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因物賦形 蘇齋祝說水因物而賦形者也故樂於道古之言兵者與知之然而因物賦形用兵云乎哉光舜之讓湯武之伐周公之禮樂孔子之五經無外乎是者也元曾名禮餐吾文集先生閑居終日吏請交謁未嘗經意停筆譬之化工隨物賦形各極痛快未有不靡然服也

天與之形 莊子德充符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天有還形 國語范蠡進諫於越王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注庸用也因天時以為功得時弗成天有還形還反也形謂也詳越語

天地和形 采眞集廣舍節要才柔不卷剛不折洪纖動植柔弱以生者此天地之和形也

月露之形 隋書李諤傳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

戰審地形 武經七書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注曹操曰此六者地之形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淮南鴻烈解兵略訓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烟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

鼎足之形 續後漢書曹操遂破昭烈昭烈遣亮說權曰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

止水監形 群書足用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戒之安危必取亡國魏徵刑賞疏

視水見形 史記殷紀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記治

鏡水接形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員曲直弗能逃也劉子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

水一

萬物形 米真集經世云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不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 **刻彫衆形** 莊子天道篇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 **望遠不察形** 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夏五月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紡績不益形** 西漢書伍被傳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 **才全德不形** 莊子德充符篇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宋汪藻浮溪集賓朱騶非唐學傳而知要明古今治亂之原才全而不形傳天地沖和之氣。

聞名不覩形 袁王事紀齊子與適晉見孔子子與曰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 **精神離形** 西漢書楊王孫傳王孫報友人祁侯書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詳本傳 **審象求形** 書說命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唐王右丞集爲畫人謝賜表傳神寫照雖非巧心審象求形或皆精識。 **解指陷形** 太平廣記彭祖曰吾先師初著九都節解指陷形隱首無爲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爲以示始涉門庭者耳。 **流石成形** 唐柳宗元集柳州山水可遊者記仙奕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 **金玉露形** 度人經地藏發泄金玉露形。 **行道紀形** 度人經老君謂尹喜曰子欲修身養性行道紀形結氣成神終始無窮者莫先乎靜故天靜以爲定神靜以爲變人靜以爲生將靜之時反聽內觀。

心不妄念口不妄言形不妄動無色之色爲之見無聲之聲爲之聞無味之味爲之甘不言之言爲之教神景爲之降福德爲之臻和氣爲之應然後精鍊己身魂魄和平乃可入室千日之後形神俱妙。 **度木隨形** 宋歐陽公集大匠誨人以規矩賦度木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 **瑞見祥形** 唐歐陽詹集曲江池記聖若嬉遊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淡淡淳淳瑞見祥形。 **豫圖未形** 西漢書息夫躬傳公孫祿曰臣爲國家計幾先謀將然豫圖未形注師古曰豫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爲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 **無隱不形** 荀子勸學篇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 **不形之形** 莊子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又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 **毀瘠不形** 禮記曲禮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注爲其廢喪事形謂骨見也疏云骨爲人形之主故謂骨爲形也居喪乃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 **喜**

怒不形 論語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注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晉書衛玠傳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容南史蕭子顯傳子顯性靜退少省慾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遷史能文傳蕭文字國華篤志力學喜慍不形。 **句後不藏形** 禪林僧寶傳九峯乳禪師曰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伴禪 **林甫滅形** 有官龜鑑夷堅志載龍城錄云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倡女震死於市背下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主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近者紹熙元年春漢陽軍陽臺市蔡氏女年七歲遭雷震死有文在背若符篆然識者讀之曰唐相李林甫七世爲倡今生滅形凡十三字甚顯前事也襄陽道士黎大方嘗見之。 **陸操科斗形** 馬明史實賓錄後魏宋游道剛直伏氣黨俠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本傳 **甥似舅形** 世說新語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

中軍將軍林子。仕王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具性似是形時似是神性邈不說。**旄仗下形**世說新語。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勞神苦形**唐書太宗紀。上曰。隋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天下。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又謂房元齡曰。隋文帝謂群下不可信任。雖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朕意不然。**苦心勞形**史記孔子世家。客有聞孔氏之所治於子貢乃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任知勞形**莊子在宥篇。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者。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無勞汝形**莊子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乃長生。

隨心得形經鉏堂雜誌。成實論諸書。生隨種種心。得種種形。**觀神載形**真誥。觀神載形。時亦如卑從馬。拜象子。**神寓於形**采真集。神寓於形。形有殊而神則一。故一體動而四支應者。神本一故也。人能體神致一。則萬物應感如同一形。**氣聚有形**中和集。氣聚有形。一分為二。莊子至樂篇。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委和成形**采真集。通天地一氣耳。類萬物一形耳。散精而受氣。均為橐籥之所鼓。委和而成形。均為大鈞之所播。**大塊載形**莊子大宗師篇。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異術分形**抱朴子地真篇。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為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已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薊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坐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為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修明鏡。其鏡道則能分形為數十。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而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藏景化形**類說。司馬季主入委羽山。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太玄仙女。**長短相形**老子。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得失累形**莊子至樂篇。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灌養精形**度人經。降真召靈品。延致妙氣。灌養精形。**養志忘形**莊子讓王篇。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流形**禮記。風霆流形。易乾彖傳。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抱朴子任命篇。洪陶執物。大象流形。**成形**禮記樂記。

在地成形。注。山川草物也。形體貌也。程氏遺書。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成物之時故也。莊子觀物篇。陽之類圓。成形則方。陰之類方。成形則圓。**踐形**孟子。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龜山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性。則可以踐形矣。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色在形裏。面色猶言容貌也。又曰。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形。其有是形也。莫不有色。而本其所以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梏於氣稟之偏。狃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雜

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　又曰踐形者本有是物而又能備其實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　人有形必有性如耳形也必盡其聰之性然後踐耳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之性然後踐目之形　衆人有是形而不能全其形之理故有形雖人而心實禽獸是不足以踐其形矣惟聖人能全其形之理故可以踐其形也伊川充人之形充字極分明　又生形色便有本來天理在內賢人踐之而未盡聖人則步步踏着來路也

諸儒鳴道集踐形篇　施而至於博濟而及於衆此人也而孔子則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非仁之功不能至是也事於仁者之過也蓋事於仁是行仁也是行仁也施且濟有時乎不及矣安能至於博且衆哉若是則墨子之兼愛亦能博施濟衆矣何至於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非愛已哉惟聖人則踐形者也形者私而形形者公形者萬而形形者一聖人觀象而見象審天受形之本所以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者達本故也一受其成形見形不見象但知致用之時分於彼已而肝膽亦殊不知不用之時會歸大體而物我俱一豈論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哉見象則見易之無體是為古人之大體於身為天下身而知其所以形形者一

也豈以致用暫殊疾痛不相及遂不相卹也又安知真疾痛者正自相及本既同矣疾痛安得暮不相及哉就死之牛見之而不忍入井之赤子覩之而怵惕牧人序方苞之葦稚子憫方雛之雛當其情動於中蓋有所自以至烏獲后稷虎乳闞穀騶虞義獸猶不食生物不踐生草豈或使之然哉天性固自爾也特由之而不知未能曉其然明其所以然且唯聖人洞觀妙體知其動靜語嘿之際用則彼我萬殊不用則會歸一本由一體析而為萬會萬形復歸一體私者殊而公者一既同歸一體矣吾方擅其全彼則裂其偏既裂則彼已自徇而相須捨此既混為一體於一體之中豈容決擇而有尺寸之膚不愛尺寸之膚不養矣然施安得不博濟安得不衆哉仁者見之謂之仁彼其所以利之若梁王之移粟子產之濟人仁則仁矣求其施之博濟之衆則未也是皆徇末而事乎仁非達乎仁之本也如是而取之斯墮失得之報非復本也形色均一天性聖人見象動以天行常公已於物而體物於已視萬形雖殊而均以一已待之是以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伊尹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彼其所以善之與已無間豈有自刈其手足自毀其髮膚者哉如是者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始與造物者為一而超形越數矣夫公已於物者物皆我體此其所以為大私物於已者徇已而已此其所以轉徙聖人之所為聖人唯公已於物而已故惟聖人然後可以踐

敬齋汎說　主人能齋心厭形惟聖人為能踐形厭形者謂能厭其形者也耳欲極天下幼眇之聲吾厭服其耳使不欲聽目欲極天下靡曼之色吾能厭服其目使不欲視非不近於道也而終不免於用力若夫踐形則異於是矣踐形者謂能踐履其天之所與者也耳有聽於無聲之聰吾能踐履其耳之形而無遺聰目有視於無色之明吾能踐履其目之形而無遺明是與天為徒而與道為一者也優游饜飫自中理解無往而不安亦無往而不樂

劉夫通言存性篇　或問形色天性何如矣曰天命以人而不物之即天性也惟聖人為能踐形爾不能踐形者其形人其行禽滔滔天下皆是也

米真集　釋氏直曰儒者之教踐形釋氏之教逐影經學明訓至誠盡性充其形色是曰踐形

元劉文貞公集安分踐形詩　天性即天分分安能踐形踐形無過惡成性通神靈集義充浩氣積德揚芳馨香火南崑下洗心讀聖經

守形

仙傳蘇林受仙人涓子遺書曰但有三一長生不滅況復守之乎吾餌木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守形思真總二千八百年今被卒召上補天位于動嘉之林謹奉法術行後為中嶽真人

斂形

禮記檀弓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東漢書周磐傳斂形懸封斂形謂大殮其身

養形

莊子外篇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　淮南鴻烈解俶真訓太上養神其次養形　韓滉潤泉日記躬理家務省一積百庶足養形　心思經吉聞一積百庶足養德形安德隆它何有哉　會真記飲食有節可以養形

大形

荀子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支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

知形

管子人于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

解形

太平廣記王子年拾遺言漢武時因墀國待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風飄於海外

忘形

鄭氏譚綺忘形謂明友相愛忘其形骸也　莊子德充符篇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

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唐韓孟郊字東野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為忘形交宋秦少游心說目無外視耳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唐杜工部集贈鄭虔詩忘形倒爾汝痛飲真吾師

形氣

采真集氣聚為象凝則為形通運為數布則為質形麗於實質近乎虛也　物莫不有氣作其氣者其用在無物莫不有形成其形者其用在有雷動而風散所以作其氣者也非其用在無耶雨潤而日烜所以成其形者也非其用在有耶　乾資道而生氣坤資氣以營形　形得氣而化氣得精而生精得形而寓　以形傳生其以薪傳火形不得不化薪不得不盡而生與火其孰傳乎　氣交而形生實本出於虛形見而氣藏虛復寓於實邵子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程氏遺書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許魯齋語錄有形使有氣地為形天為氣江海山石草木之類日星風雷天地之類人形屬地氣屬天萬物各一天地胡五峯知言非性無物非氣無形

形數

采真集人因八卦而受其形因五行以受其數其受形也其體有動靜其情有愁欲其氣有聚散其受數也其時有消息其事有吉凶其物有得喪是非利害形數之中其理備矣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然而天下之惡衆莫知為以物累其形以形累其生以生累其德宜靜而動宜順而逆遂至違時悖理不能與數相為盈虛相為來去輕取禍患者不可勝計也

形器

采真集形隱則器泯形顯則器彰象藏其體道冥其跡一形不觀取為器象闡其端道行其紀為形畢露器與之俱象者肇形者也器者肇於形者也道者使形者也器者使於形者也四書章圖論形而上下道器之分　勉齋黃氏曰天地之間一陰一陽兩儀立焉陰陽有老少四象生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皆不出是四者而已人之一身仁禮為陽義智為陰兩儀也仁為木禮為火義為金智為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肝心為陽腎肺為陰兩儀也肝為木心為火肺為金腎為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耳目口鼻之分少長老死之變喜怒哀樂之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與夫五常百行未有出四者之外也語大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不能違也語小則一草一木無不具也四者之妙其淵深廣大如此人之所以與天並立而無間者於此器之中具此道也格物致知窮此道也存誠居敬守此道也無以窮之則罔然無所見無以守之則茫然無所得雖具人之形其與夷狄禽獸不遠矣

形陋

三國志鍾會傳博物記曰初王粲與族兄觀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觀有風貌乃以妻觀觀生業即表之外孫也太平廣記唐竇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偉身長露齒彥偉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傍人佐問彥偉曰既已短肉人復精遺豈不大有功德實即應聲答曰公自大有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實云樂公小來長齋又問長齋之意實云身長如許口齒齋崖豈不是長齋眾皆大笑　出啟顏錄　浩然齋雅談王伯厚文筆為近世冠為右螭兼兩制而賦形侏儒劉貢父嘗論之云識局於形志奪於藝衛人徐袁亦苦形拘其為太學博士也輪對甫登陛紹陵遙望見之即起入屏後笑不止久之始出坐受其奏後亦論去首言其形容詭異云近蜀人黃之純傴僂言者亦云未有枉已能直人者傳以為笑牧翁筆記有奉勑陋朝士之詩雖然以貌取人可乎

形體

淮南鴻烈解精神訓　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外為表而內為裹開閉張歙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五十六

形

墬形訓

篇名淮南鴻烈解〔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之故形墬以題篇〕墬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六合謂在孫邊四極四方之極無夏有外故謂之內也〕昭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天時也〕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八極八方之極也〕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東南辰為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之故曰農土也〕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五月建午稼穡盛茂故曰沃土也〕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七月建申五穀大成故曰滔土也〕正西弇州曰并土，〔并猶成也八月建酉百穀成熟故曰并土也〕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隱氣所隱藏故曰隱土也〕正東陽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於北陽復起東北故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今在泰山郡是謂東岳王屋山在今河東垣縣東北所出也首山在蒲坂縣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今弘農華陰山也是為西岳岐山今扶風漢陽北周家所起也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是也羊腸山名也沇北曰蔡之後在河齊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口羊腸坂是孟門太行之限也〕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荊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太汾在晉澠阨今弘農澠池是也荊阮方城皆在楚殽阪弘農澠池殽谷是也井陘在常山通太原關是也令疵在遼西句注在雁門陰館句注是也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軍都關是也〕何謂九藪？〔藪澤〕曰越之具區，〔具區在吳越之間也〕楚之雲夢，〔雲夢在南郡華容也〕秦之陽紆，〔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晉之大陸，〔大陸澤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是也〕鄭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傳曰鄭有原圃猶秦之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是也〕宋之孟諸，〔孟諸在今梁國睢陽東北澤是也〕齊之海隅，〔海隅猶崖蓋近海濱是也〕趙之鉅鹿，〔今鉅鹿廣阿澤是也〕燕之昭余。〔昭余今太原鄔是古者屬燕也〕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艮氣所生曰融風也〕東風曰條風，〔震氣所生也一曰明庶風〕東南曰景風，〔巽氣所生也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也一曰凱風〕西南曰涼風，〔坤氣所以生也〕西風曰飂風，〔兌氣所生也〕西北曰麗風，〔乾氣所生也一曰閶闔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也一曰廣莫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在雍州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淮水出桐柏山南平陽也〕闔四海之內，東西三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陸徑邪徑也陸地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海內東西短南北長極內等也〕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之名山大山也〕掘崑崙虛以下地，〔掘猶平也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中崑崙虛中也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蓋誕實未聞也〕上有木禾，其脩五尋，〔木禾崑崙虛上之五尋長三十五尺〕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在木禾之西也〕沙棠、琅玕在其東，〔琅玕玉名也在木禾之東也一說沙棠木名也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也〕絳樹在其南，〔絳赤也〕碧樹、瑤樹在其北。〔碧青玉也皆木禾之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面有十門也〕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純量名也〕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猶光也橫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傾宮宮滿一頃日中也旋室以旋玉飾室也一說室旋機可轉旋故曰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閶闔崑崙虛門名也縣圃涼風樊桐皆崑崙之山名也樊讀如麥飯之飯〕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原本〕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渤海大海也河水自崑崙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書曰導河積石入猶出也〕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外也〕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絕猶過也流沙沙行也〕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為漢陽或作養也〕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倍高萬里倍之二萬里〕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

之居太帝天帝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扶木扶桑也在暘谷之南曊猶照
也陽州東方也曊讀無枝積之積也建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牛引之
有皮若纓黃蛇葉若羅都廣南方山名也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
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衆帝之從都廣山上天還下故曰上下日中時日直
人上無有景故曰蓋天地之中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末
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光照其下也九州之大純方千
里純緣也亦曰量名也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殥猶遠也殥讀如
廞釁之釁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大澤無通皆藪名也東方曰大渚曰
少海水中可居者曰渚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也東南方曰具區曰
元澤元猶常山人謂伯為元之元也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雲夢也浩亦
大也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蓋近丹谷因其名故曰丹澤也西方曰九區
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北方多寒水故曰寒
澤也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殥之外而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
而為之表故曰紘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丘鳳所自歌鸞所
自舞名曰和丘曰荒土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
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言其鄉日之南

皆為北鄉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短人之國也長不
滿三尺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方金位也因為金丘沃猶白也西方白故
曰沃野也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一目人目在面中央沙所蓋流沙所出也
一曰澤名也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為名積冰委羽
山名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
八正八風之正也以風雨八紘之內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
土之山曰蒼門東北木將用事青之始也故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
明之門明者陽也日之所出也故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
門東南月建在巳純陽用事故曰陽門今天下諸城東南角門皆陽門其
是類也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南方盛陽積溫所在故曰暑門西南方
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南月建在申金氣之始也金氣白故曰白門西方
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方八月建酉萬物成濟將可收斂閶大也
闔閉也大張萬物而閉之故曰閶闔之門也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
之門幽闇也都聚也玄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
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
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中土冀州東方之美者

有醫毋閭之珣玗琪焉醫毋閭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玗琪玉名也東南方之
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之南為所莽竹箭今會
稽郡出好竹箭是也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湘
南有犀角象牙皆物之珍也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金天金也
石玉石之石也華山今弘農華陰山南是也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
焉出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也今河東永安縣也西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
琳琅玕焉球琳琅玕皆美玉也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古之幽都
在鴈門以北其畜宜牛羊馬出好筋角可以為弓弩東北之美者有斥山
之文皮焉斥讀斥丘之斥文皮豹虎之皮也傳曰無終子使孟樂因魏莊
納豹虎之皮以請和諸戎是也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穀桑麻魚
鹽出焉岱岳泰山也王者禪代所祠因曰岱岳也五穀桑麻魚鹽所畜人
資出以生也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山仁萬物
生焉故為積德川水智智制斷故為積刑也論語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是也高者為生下者為死高者陽主生下者陰主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
丘陵高敞陽也故為牡谿谷污下陰也故為牝水員折者有珠方折者有
玉員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也皆以其類也清

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清水澄故黃金出焉龍淵龍所出游淵也玉英精
化有精光也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
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自此以上至山氣多男皆土寸多有此病也岸下
氣多腫石氣多力象石堅也險阻氣多癭上下險阻氣衝喉而結多癭咽
也暑氣多夭夭折不終也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
汙者為衍也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利疾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
聲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流侍水也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
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水南方溫故草有不死者北方寒故
水有不凍釋也東方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也其人冠
帶佩劍食獸使二大虎也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西方金金
斷割攻戰之事有形殘之尸也落殺也屍處也金氣方剛故其殺戮處夢
悟如其夢故曰直夢不終其命死而為鬼能為祆祥病人也一說曰形殘
之尸於是以兩乳為目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天神斷其手後天帝
斷其首也故曰寢居直夢礎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陽遺
草作土龍以像龍雲從龍故致雨也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鴈春分而北詣漢
中也燕秋分而去鴈秋分而南詣彭蠡故曰代飛代更也蛤蟹珠龜與

月盛衰（此猶消也）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墳消猶極之蟻也細小也）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龍鷺之屬是也）食土者無心而慧（蚯蚓之類是也）食木者多力而爨（熊羆之屬是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是也蹇須猶有狀也蹇讀如予中國之蹇定當也）食葉者有絲而蛾（蠶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鷹鸇之屬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仙人松喬之屬是也）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

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貞蟲謂細要之類是之）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一陽二陰也人生於天也故曰三也）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十從甲至癸也）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猨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陽故鳥魚皆卯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為蛤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龜鼈之屬也鱗魚龍之屬）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鳥魚之屬）嚼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膏猶肥也熊彘之屬無前齒肥從前起也）有角者指而無後（指牛羊之屬也無後齒肥從後起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砥礪也砥石也）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　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脩形兌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脩頸卬行竅通於鼻（末猶衸也）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旄猶旄則犛之狩音俯之）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頸（翕讀脅怵之脅）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禽獸而壽（惷讀人謂惷然無知之惷也籠口言乃得）其地宜

菽（[illegible]）多犬馬（[illegible]）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而秋死（禾木也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菽夏生冬死（菽火也夏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薺冬生中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宮在中央故為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猶治也）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變猶化也）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五行之相生故曰五行相生所以成器用）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肅慎民（脩長也股腳也天民肅慎皆有國名也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是西方蠻貊西方之國自復有之邪一曰肅慎北土長）之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白民白身民被髮髮亦白女子民其貌無有鬚皆如女子也丈夫民其狀皆如丈夫衣黃衣冠帶劍皆西方之國也）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奇股之腳也言其人一臂一手一鼻也三身民一頭三身皆西方之國也）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胸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三苗國名也在豫章之彭蠡交股民腳相交切不死民不食也穿胸民胸前穿孔達背反舌民不可知而自相曉一說古本在前不向喉故曰反舌也南方之國名也）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豕喙民其喙如豕鑿齒民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也三頭民身有三頭也脩臂民一國民皆長臂臂長於身也皆南方之國也）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東南壤土故人大也君子國人衣冠帶劍在上亦也）黑齒民玄股民（其人黑齒食稻啖蛇在湯谷上玄股民其股黑兩鳥夾之見山海經也）毛民勞民（其人體半生毛若矢鏃也勞民正理躁擾不定也皆東方國也）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跂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句嬰讀為九嬰北方之國也）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皆北方之國也）一目民無繼民（一目民目在面中央無繼民其人無嗣北方之國也）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皆山所入之山名也）硥魚在其南（硥魚如鯉魚）

也有神人名天吳在無繼民之南嬔請如神也有神二人連臂為帝
陂夜在其西南方東臂大手使行三株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
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在無繼民之東南也爰有遺玉青馬視肉其人
不知言也楊桃甘櫨甘華百果所生皆異物也在東海外日及在地日之和
丘在其東北隅四方而高以丘為所山敦風所自舞鼓曰和丘在無繼民
東北隅也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耽耳身無在耳北積
天下謂之作攝以兩手攝其耳中夸父棄其杖是為鄧林夸父神獸也
飲河渭不足將飲西海未至道渴而死也山海經夸父棄杖也其杖生木而為鄧林
鄧猶大也一曰隅也昆吾丘在南方昆吾是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子
為夏伯之時也昆吾是也軒轅丘西方軒轅黃帝有天下之號也巫咸
在其北方巫咸知天道明吉凶立登保之山暘谷榑桑在東方暘谷日之
所出也榑桑在暘谷之山東北方也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狄少女建
疵有娀國名也不周山名也簡狄高辛之妃姊妹二人在瑤臺也帝嚳
之妃也天使玄鳥降卵簡狄吞之以生契是為玄王殷之祖也詩云天命
玄鳥降而生商也西王母在流沙之瀕瀕水涯也西王母石室在金城臨羌
西北塞外也樂民摯閭在崑崙狗水之洲水中可居曰洲三危在樂民西

三危西極之山名也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洲水所居者燭光所
照者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在崑崙龍門在河洲湍淵夏陽界也玄耀
不周玄耀水名一曰山名申池在海隅海隅藪也孟諸在沛孟諸水澤之
在睢陽東北少室太室在冀州少室太室在陽城為高下之別名異也都
冀州冀為天下之號也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
而無足藏是也委羽北方山名也一曰北鄙燭以照太陰長千里視為
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后稷壟在建木西建木在都廣都廣南方澤名
說其山泥其澤后稷死此其人死復蘇其中魚在其間南方人死復生或化
為魚在都廣建木間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
身人頰鼓其腹而熙雷澤大澤也鼓擊也熙戲也地里志曰於吳有雷澤
濟陰城陽西北城陽有堯冢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
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徼出絕猶過也開母山名也在
東海中河出積石睢出荊山河源出昆侖伏流地中三千里禹導而通之
故出積石積石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荊山南有北條荊山在左馮翊
懷德縣之南下有荊渠原睢州浸也淮出桐栢山睢出羽山桐栢山在上
黨清漳出揭戾濁漳出發包揭戾山在上黨沾發包山一名鹿谷山亦在

上黨長子二漳合流經魏郡入清河也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王屋
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時泗沂皆水名臺台術皆山名處則未聞也洛出獵
山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云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是也
汶出弗其流合於濟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也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
山嶓冢山漢陽嶓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彭州入江薄落之山
一名笄頭山安定臨涇縣西南有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渭出鳥鼠同穴
伊出上魏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西南上渭水出東今于豐又入河雍州川
也上魏山名也處則未聞雒出熊耳熊耳山在京師上雒之西北也浚出華竅
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衽
出濆熊淄出目飴目飴山名丹水出高褚高褚一名采領山在京北上雒
丹水所出東至鈞入沔也股出嶕山鎬出鮮于涼出茅盧石梁鮮于茅盧
石梁皆山名也汝出猛山淇出大號猛山一名高陵山在南陽魯陽縣汝水
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大號山在河內共縣北或曰在臨慮西也晉出龍
山結給合出封羊結給合一名也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
封羊山名也遼出砥石釜出景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南入海景山
在邯鄲西南釜水所出南澤入漳其原涌沸湧正勢如釜中湯故曰釜今

渭之釜也岐出石橋呼池出魯平魯平山名也呼池并州之浸也今中山
漢呂呼池河是也泥塗淵出樠山樠讀人姓樠氏之樠維濕北流出於燕
流於北燕北塞外也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艮
為條風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通視天神也明庶風震卦之所生也赤
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赤奮若天神也巽為清明風也共工景風之所生
也共工天神也人面蛇身離為景風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諸比天神也
坤為涼風也皋稽閶闔風之所生也皋稽天神也兌為閶闔風隅強不周
風之所生也隅強天神也乾為不周風窮奇廣莫之所生也窮奇天神也
在北方道足乘兩龍其形如虎坎為廣莫風也夋生海人夋人之先也海
人生若菌若菌芝之屬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容者生於庶人羽
嘉生飛龍飛龍有羽飛虫之長也飛龍有翼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
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
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介鱗鱗虫之先蛟龍百鱗中之龍也
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介國
也介潭鱗鱗之潭先龍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
生庶於龜煖濕生容煖一作煖濕當風於煖之氣也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

於濊玄濊玄生羽風羽風生㹠介㹠介生鱗薄鱗薄生㹠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肖像也言相似象而蕃多也曰馮生陽閼曰馮木之生也陽閼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中之草兒也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 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之兒也屈龍游龍鴻也詩云隰有游龍言屈龍生之屈龍生容華容華芙蓉草華容華生蔈蔈流也無根水中草也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歲生䂢䂢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澒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𥕏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澒水銀也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黃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澒青澒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也青龍入藏生清泉清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雲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清海東方之海壯土之氣御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澒赤澒七百歲生赤金南方火其色赤其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也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為赤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礜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金白金白礜礜石也白澒水銀也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者也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玄砥六百歲生玄澒玄澒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也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為玄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上者就下天氣復從天流下也其道流之水肖入于海也

詩文

楚辭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有獸維狸兮我夢待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為兮覺生而思丑咸上天兮識者其誰无

吳萊淵穎集形釋 客有問曰生故倦游也頗有開於今之世乎泰階既平滄海不波仁漸八荒德被邇遐東限渺嶓木西杞沂流沙麒麟鳳凰榛棍翕艴徵瑞乎山谷神芝朱草句萌甲拆納祥于水涯上又招賢良選厥茂訪遺逸舉孝弟闡承明廣內之廷設金馬石渠之署高者登公卿大夫次猶補文學掌故遠方鄙人瞻望歌詠以需進用之日者久矣又豈有卑污連蹇蜀縮齷齪不少遜乎生嘗竊忘於是少始知學長又益加義理析秋毫辭章挾春華亦既絕江河略青徐東轉齊魯之郊北睨燕趙之都吳豪閒出俊造交驅指南文苑攜嚌道腴蓋將追躡乎三五而方駕乎義遂然且名不躋仕版身不離樵蘇口不攻辯智足不利走趨誠不能與世之蠹術儇傾輕使佞汰者比數乃若此之拘也是何肯者无造肖形之過乎予則應曰唯唯否否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乾清坤濁交錯紛絪吹陰噓陽坱圠無垠洪纖高庳肥瘠異倫抽摫擊鍵鈞化陶鈞則且或入於堯禹之聖與夫跖之不仁蜉蝤氣運雜遝形質凫短鶴長烏黔鵠白卒不可變已尚能復逃其真乎然則大有所不及小有所不取材有所不任力有所不負膍曉眼眦顛倒面脊明足以察錐末或者泰山之不睹魁壘卓犖精悍壯武勇足以敵千鈞或者蟬翼之不舉王良扶輿造父執轡必將駿蜚黃馭騕裊犇騰追逐遇都歷國然後知滇僮㹠騎曾不得以供蹁躚易牙調羹屠割倚酒必將截肥截湛清醇淋滲醨醊式歌且舞然後知瓦盆爽味曾不得以俯鼎俎鄭庚定律夔嗣制禮必將考圖籍列茅蕝奇瑋特達危談抗論然後知窮鄉曲學曾不得以施廊廟予猶以是病也盍獨不觀夫世之務進而不已者乎峨高弁曳長纓從容而進豫危行而舜步搸古文摘奇字穿鑿以附儷剛情而孔思屈原宋玉王楊司馬史離輪囷綺績豔冶言文辭者則或蜀而或楚詩書禮樂雕龍炙輠公平正大浮滛參謬言道術者則或齊而或魯喑嗚則雷震指顧則雲聚並談則谷風發條遠怒則秋雨流潦頎然而長龐然而厚博然其肩背吵然其顴輔出材於山野升俊乎天府窮足惆黎民達足事聖主猶欲發乎汪图之封守毆乎昭如之海瀆輶車尚有所不能載三馬尚有所不能勝若是乎侹梧倜儻范容虜鍩有異於恒人者乃足為國家之用稱天下之弥則予之不足也知已甚矣今夫予志氣不剛筋力不強容貌不適於世俗衣冠不合於康莊空洞紛塞而無統緣悠迂誣而不得當處閭閻則心勦形瘵望山林獸駭鳥斷忼慨而長嘯蹁躚以自鑒且謂夫元達肖形之過也則客將間宋人之苗而揠之使長乎不然世固有是者矣昧肖而千伎猱臂而百變筆桿則浚水霜青卑則犯雪戰蓋已前鼓金振之盛譽彼攀許史之蔭援王貢彈冠而肯慶蕭朱結綬以互薦是固先幣之

所及無論乎幺麼眇小血肉之軀而上不許之見也客乃適然笑惕然謝曰古之人不云乎形之尾也頗有能然卒以是致敗而不復振乎不敢復相天下士矣是故鯨鯢蕩而失水雖螻蟻之細微或爲之制麋鹿介而離山雖文豹之拳捷或肆其嗤妄嬰短而臨蓄安趙武吶而故繹理沈尹齊而屈折白公孟嘗眇而招徠多士斯豈非其人乎姑欲激生而使進於此也主令上希道德中劾儒豈巧匠之手無曲木而惟其器之用聖人之門無棄人而惟其材之得不究其學之是非乃徒汝形之爲惑是且輕持人之忠厚掩說士之喋吟捨託萌楛梗於戰國之澤而不收椽楮械樸於成周之林也不亦左乎

無形篇

王充論衡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爲簋廉治者用銅爲柈杅矣形器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增減用氣爲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埴爲簋廉簋廉宜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者用銅爲柈杅柈杅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柈可得爲尊尊不可爲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爍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使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地變化化爲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地之化乎夫蟲地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地未化人不食也化爲魚鼈人則食之一有先字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爲鶉雀爲蜄蛤人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蜄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蜄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晉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殛羽山化爲黃能能古奴來反顧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鯀之爲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爲貴變人之形更爲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爲嬰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强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爲非天所欲壽長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年身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由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爲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爲石是以石之精爲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爲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爲璽璽又化而爲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爲嬰兒長爲丈夫老爲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爲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爲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爲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爲仙未有使甲變爲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爲春氣爲夏人以氣爲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爲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爲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爲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減形消而朽槁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所衍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爲垢故禮曰黃耇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爲馬變以爲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爲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爲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蛾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生毛羽也

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晉陶淵明詩影荅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絶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悦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宋胡山居士集和陶詩　行止每依人人皆笑我拙獨以相從久未能使棄絶縱君傳顯業亦恥事誑悦人情苦好乖會少常多別而我獨與君初不易生滅相親如一體亦不畏寒熱但我常自暇而君力常竭君以此比方孰優還孰劣蘇東坡集和陶詩　丹青寫君容常恐畫士拙我依月燈出相肖兩奇絶妍媸本自君我豈相媚悦君如火上煙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雖云附陰晴了不受寒熱無心但因物萬變豈有竭醉醒皆夢爾未用議優劣龜山語錄云因讀東坡和淵明影荅形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言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正言非實有也何謂不滅重中州集和陶詩　天地藉清濁陰陽行四時惟人生其中善惡與所之君看朝陽木曲直蔭在茲豈不希前哲聖賢以為期生前足

脩名身後熟見思常恐隨物化念之涕漣洏萬物有終始妄順勿復疑且復對君飲盡醉不須辭元郝經陵川集和陶詩　萬象主道區受形各有時運會迭往來寂掛成壞之妙合我初凝爾亦即在茲隱見陰陽中幻化無了期寤寐一死生寂然匪為思我勞為有此爾苦勿涕洏請看聲與響相隨復何疑大都本無有相贈獨費辭宋姬知常雲山集　形苦　木漬此髏龍常為衣食因往來呈傀儡出沒販何樓醞釀生前苦擠排分外憂封頭成底事封起一荒丘　形幻　有身致大患忘我復何憂形骸最親切畢竟成土丘況茲身外物無物非何樓大概勞以生死死不自由萬事素已定推能分外求疑團自粉碎休休復休休其為空幻具還作頁圖因廓然自心安宜與化同遷於生無一為姑置不復留穎脫出塵坌表衆絶綢繆亘古性月在輝輝天齊秋　妄形　天倪收妄質化物葬強陽擾擾是非海區區名利場百年身頃刻千古夢悠揚向上忽透脫元神歸帝鄉　形微　兩角蝸牛千古事一星石火百年身誰能眼孔卑輪大見微漫天滾滾塵　幻形　幻形認有即拘墟跳出牢籠坦遂造物許饒先一着也勝猶執化人袪　形昧　元初樸入此形因冗冗勞生不暫休骸弄骨骸呈伎倆簸揚塵土販何樓是非叢裏爭閑口人我山前競出頭只侍鼻

綿吹不動髑髏穿帖卧荒丘僧文珦集寓形　寓形宇宙間治身猶治木要在直而方毋使圓且曲直方圓遠衆吾心以為是圓曲雖適時吾心以為恥人由圓曲富吾用直方貧吾心雖不移予以書諸紳元張伯雨詩形影　形影胡為樂此留山川映發思綢繆歎長杯酒毋多酌世短何人第一流弟子咬經猶北面樵青分屋自西頭下方誤識金銀氣直倚空同一劍秋贅律大成體字長主主伏天壯天興同有自壯可我有主賦句耳不悉躬且不悉已行皆中應言皆中倫約此九思必大于之從恭則是正事惟武王之克敬聰則思聽視則思恭口之於味目之於色根於性命者無非天理之脉絡生於形氣者多以人為之轉移形則轉移同此大道則于後形生於無有無餘無臭皆天王道正之道不昧不僥遠塵埃由行之域

邪氣藏府病形

靈樞篇名法時黃帝問於岐伯曰邪氣之中人也奈何岐伯荅曰邪氣之中人高下也黃帝曰高下有度乎岐伯曰身半已上者邪中之也身半已下者濕中之也故曰邪之中人也無有常中于陰則溜于府中于陽則溜于經黃帝曰陰之與陽也異名同類上下相會經絡之相貫如環無端邪之中人或中于陰或中于陽上下左右無有恒常其故何也

岐伯曰諸陽之會皆在于面中人也方乘虛時及新用力若飲食汗出腠理開而中于邪中于面則下陽明中于項則下太陽中于頰則下少陽其中于膺背兩脇亦中其經黃帝曰其中于陰奈何岐伯荅曰中于陰者常從臂胻始夫臂與胻其陰皮薄其肉淖澤故俱受于風獨傷其陰黃帝曰此故傷其藏乎岐伯荅曰身之中于風也不必動藏故邪入于陰經則其藏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客故還之於府故中陽則溜于經中陰則溜于府黃帝曰邪之中人藏奈何岐伯曰愁憂恐懼則傷心形寒寒飲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若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于脇下則傷肝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黃帝曰五藏之中風奈何岐伯曰陰陽俱感邪乃得往黃帝曰善哉黃帝問於岐伯曰首面與身形也屬骨連筋同血合於氣耳天寒則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荅曰十二經脉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于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於目而為睛其別氣走於耳而為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為臭其濁氣出於胃走唇舌而為味其氣之津液皆燻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熱甚寒不能勝之也黃帝曰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岐伯曰

虚邪之中身也洒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無若存若亡有形無形莫知其情黄帝曰善哉黄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之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余願聞見而知之按而得之問而極之爲之奈何岐伯荅曰夫色脉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故根死則葉枯矣色脉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則爲工知二則爲神知三則神且明矣黄帝曰願卒聞之岐伯荅曰色青者其脉弦也赤者其脉鈎也黄者其脉代也白者其脉毛黑者其脉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其相勝之脉則死矣得其相生之脉則病已矣黄帝問於岐伯曰五藏之所生變化之病形何如岐伯荅曰先定其五色五脉之應其病乃可别也黄帝曰色脉已定别之奈何岐伯曰調其脉之緩急小大滑濇而病變定矣黄帝曰調之奈何岐伯荅曰脉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脉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脉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脉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脉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脉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凡此變者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脉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爲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爲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爲下工下工十全六黄帝曰請問脉

之緩急小大滑濇之病形何如岐伯曰臣請言五藏之病變也心脉急甚者爲瘈瘲微急爲心痛引背食不下緩甚爲狂笑微緩爲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大甚爲喉吤微大爲心痺引背善淚出小甚爲善噦微小爲消癉滑甚爲善渴微滑爲心疝引臍小腹鳴濇甚爲瘖微濇爲血溢維厥耳鳴顛疾　肺脉甚急爲癲疾微急爲肺寒熱怠惰欬唾血引腰背胷若鼻息肉不通緩甚爲多汗微緩爲痿瘻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爲脛腫微大爲肺痺引胷背起惡日光小甚爲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息賁上氣微滑爲上下出血濇甚爲嘔血微濇爲鼠瘻在頸支腋之間下不勝其上其應善痠矣　肝脉急甚者爲惡言微急爲肥氣在脇下若覆杯緩甚爲善嘔微緩爲水瘕痺也大甚爲内癰善嘔衄微大爲肝痺陰縮欬引小腹小甚爲多飲微小爲消癉滑甚爲㿗疝微滑爲遺溺濇甚爲溢飲微濇爲瘈攣筋痺　脾脉急甚爲瘈瘲微急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緩甚爲痿厥微緩爲風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無病大甚爲擊仆微大爲疝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小甚爲寒熱微小爲消癉滑甚爲㿗癃微滑爲蟲毒蛕蝎腹熱濇甚爲腸㿗微濇爲内㿗多下膿血　腎脉急甚爲骨癲疾微急爲沉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後緩甚爲折脊微緩爲洞洞者

食不化下嗌還出大甚爲陰痿微大爲石水起臍已下至小腹腫腫然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爲洞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㿗癃微滑爲骨痿坐不能起起則目無所見濇甚爲大癰微濇爲不月沉痔黄帝曰病之六變者刺之奈何岐伯荅曰諸急者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小者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是故刺急者深内而久留之刺緩者淺内而疾發針以去其熱刺大者微寫其氣無出其血刺滑者疾發針而淺内之以寫其陽氣而去其熱刺濇者必中其脉隨其逆順而久留之必先按而循之已發針疾按其痏無令其血出以和其脉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針而調其甘藥也黄帝曰余聞五藏六府之氣滎輸所入爲合令何道從入入安連過願聞其故岐伯荅曰此陽脉之别入于内屬於府者也黄帝曰滎輸與合各有名乎岐伯荅曰滎輸治外經合治内府黄帝曰治内府奈何岐伯曰取之於合黄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荅曰胃合於三里大腸合入于巨虚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虚下廉三焦合入於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膽合入于陽陵泉黄帝曰取之奈何岐伯荅曰取之三里者低跗取之巨虚者舉足取之委陽者屈伸而索之委中者屈而取之陽陵泉者正豎膝予之齊下至委陽之陽取之取諸外經者

揄中而從之黄帝曰願聞六府之病岐伯荅曰面熱者足陽明病魚絡血者手陽明病兩跗之上脉竪陷者足陽明病此胃脉也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即泄當臍而痛不能久立與胃同候取巨虚上廉胃病者腹䐜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食飲不下取之三里也　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時窘之後當耳前熱若寒甚若獨肩上熱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若脉陷者此其候也手太陽病也取之巨虚下廉　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水流即爲脹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大絡在太陽少陽之間亦見于脉取委陽　膀胱病者小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熱若脉陷及足小指外廉及脛踝後皆熱若脉陷取委中央　膽病者善太息口苦嘔宿汁心澹澹恐人將捕之嗌中吤吤然數唾在足少陽之本末亦視其脉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熱者取陽陵泉黄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荅曰刺此者必中氣穴無中肉節中氣穴則針染一作遊于巷中肉節即皮膚痛補寫反則病益篤中筋則筋緩邪氣不出與其真相搏亂而不去反還内著用針不審以順爲逆也　中于膚背一作肩背亦中其經一本作下其經腑戶當切淖澤上代大切下背同中乙經上音其下音泥淺泮淖潤也澤

以七入而不容。本作谷　瘛瘲上治下縱　吤音戒　噦一劣切　息賁下音奔
瘚音厥　瘕音賈　癀凑四切　仆音付　蛸蝎上朔恢切腹中長蟲下胡葛切蠹
五之　腓竹垂切　痛某矢切　揄衣朱切　摯音點條
也之　維厥許紅紋有修欣

寶命全形論

素問篇名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天以德流地以氣化德氣相合而乃生焉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之謂也則假以溫涼寒暑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立君王眾庶盡欲全形貴賤雖殊然其寶命一矣故好生惡死者貴賤之常情也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新校正云按太素慮作憂余欲鍼除其疾病為之柰何虛邪之中人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有形無形故莫知其情狀也留而不去淫衍日深邪氣襲虛故著於骨髓帝矜不度故躬行其救　新校正云按別本不度作不庶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鹹謂鹽之味苦浸淫而潤物者也夫鹹為苦而生鹹以水而潤下而苦泄故能令器中水津液潤滲泄焉凡虛中而受物者皆謂之器其於體外則謂陰囊其於身中所謂則謂膀胱矣然以病配於五藏則心氣伏於腎中而不去乃為是矣何者腎象水而味鹹心合

火而味苦苦流汗液鹹走胞囊火為水持故陰囊之外津潤如汗而滲泄不止也凡鹹之為氣天陰則潤在上則浮在人則囊濕而皮膚剝起絃絕者其音嘶敗陰囊津泄而脈絃絕者診當言音嘶嗄敗易而然也何者肝氣傷也肝氣傷則金本缺金本缺則肺氣不全肺主音聲故言音嘶嗄木敷者其葉發敷布也言木氣散布外榮於所部者其病當發於肺葉之中也何者以木氣發散故也平人氣象論曰藏真散於肝肝又合木也病深者其聲噦噦謂聲濁惡也肺藏惡血故如是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府謂胸也以肺處胸中故也壞謂損壞其府而取病也抱朴子云仲景開胸以納赤餅由此則胸可啟之而取病矣三者謂脈絃絕肺葉發聲濁噦也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病內潰於脈中故毒藥無治外不在於經絡故短鍼無取是以絕皮傷肉乃可攻之以惡血久與肺氣交爭故當血見而色黑也　新校正云詳岐伯之對與黃帝所問不相當別按太素云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陳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之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三字與此經不同而注意大異楊上善注云言欲知病微者須知其候鹽之在於器中津液泄於外見津而知鹽

之有鹹也聲嘶知琴瑟之絃將絕葉落者知陳木之已盡舉此三物衰壞之徵以比聲噦識病深之候人有聲噦同三譬者是謂府壞之候中府壞者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鍼藥不能取以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再詳上善作此等注義方與黃帝上下問答義相貫穿王氏解鹽鹹器津義非淵微至於注絃絕音嘶木敷葉發殊不與帝問相協考之不若楊義之得多也帝曰余念其痛心為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為殘賊為之柰何殘謂殘害賊謂損劫言恐涉於不仁致慊於黎庶也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形假物成故生於地命惟天賦故懸於天德氣同歸故謂之人也靈樞經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然德者道之用氣者生之母也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人能應四時和氣而養生者天地恒畜養之故為父母四氣調神大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也知萬物者謂之天子知萬物之根本者天地常育養之故謂曰天之子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節謂節氣外所以應十二月內所以主十二經脈也天有寒暑人有虛實寒暑有盛衰之紀虛實表多少之殊故人以虛實應天寒暑也能經天地陰陽

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經常也言能常應順天地陰陽之道而修養者則合四時生長之宜能知十二節氣之所遷至者雖聖智亦不欺侮而奉行之也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存謂心存達謂明達呿謂欠呿吟謂吟嘆秋毫在目言細必察也八動謂八節之風變動五勝謂五行之氣相勝立謂當其王時變謂氣至而變易知是三者則應效明著速猶影響皆自歸之獨出獨入亦非鬼靈能召遣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呿謂欠呿謂露齒出氣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為九野分為四時月有小大日有長短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呿吟敢問其方請說用針之意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達通也言物類雖不可竭盡而數要之皆如五行之氣而有勝負之性分爾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共餘食莫知之也言針之道有若高懸示人彰布於天下者五矣而百姓共知餘食咸棄蔑之不務於本而崇乎末莫知真要深在其中所謂五者次如下句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餘食作飽食注云人愚不解陰陽不知針之妙飽食終日莫能知其妙益又太素作飲食楊上善注云黔首共服用此道然不能得其

意於旨錄一曰治神專精其心不妄動亂也所以云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盡歛調治精神專其心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存生之道知此五者以爲攝養可得長生也魂神意魄志以神爲主故皆名神欲爲針者先須治神故人無悲哀動中則魂不傷肝得無病秋無難也無怵惕思慮則神不傷心得無病冬無難也無愁憂不解則意不傷脾得無病春無難也無喜樂不極則魄不傷肺得無病夏無難也無盛怒者則志不傷腎得無病季夏無難也是以五過不起於心則神清性明五神各安其藏則壽延遐算也二曰知養身知養己身之法亦知養人之道矣陰陽應象大論曰用針者以我知彼用之不殆此之謂也　新校正云按太素身作形楊上善云飲食男女節之以限風寒暑濕攝之以時有異單豹外凋之害即內養形也實慈恕以愛人和塵勞而不迹有彼張毅高門之傷即外養形也內外之養周備則不求生而久生無期壽而長壽此則針布養形之極也玄元皇帝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詳王氏之注專治神養身於用針之際其說甚狹不若上善之說爲優若必以此五者解爲用針之際則下文知毒藥爲真王氏亦不專用針爲解也三曰知毒藥爲真毒藥攻邪順宜而用正真之道其在茲乎四曰制砭石小大古者以砭石爲針故不舉九針但言砭石爾當制其大小者隨病所宜而用

之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針石二砭石三鑱石其實一也古來未能鑄鐵故用石爲針故名之針石言工必砥礪鋒利制其小大之形與病相當黃帝造九針以代鑱石上古之治者各隨方所宜東方之人多癰腫聚結故砭石生於東方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諸陽爲府諸陰爲藏故血氣形志篇曰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少血多氣陽明多氣少血少陰少血多氣厥陰多血少氣太陰多氣少血是以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精知多少則補寫萬全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事宜則應者先用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隨應而動言其効也若影若響言其近也夫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豈復有鬼神之召遣耶蓋由隨應而動之自得爾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專其精神寂無動亂刺之真要其在斯焉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先定五藏之脉備循九候之診而有太過不及者然後乃存意於用鍼之法衆脉不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衆脉謂七診之脉衆凶謂五藏相乘外內相得言形氣相得也無以形先言不以

已形之衰盛寒溫料病人之形氣使同於已也故下文曰可玩往來乃施於人玩謂玩弄言精熟也標本病傳論曰謹熟陰陽無與衆謀此其類也　新校正云按此文出陰陽別論此云標本病傳論者誤也　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瞚人之虛實非其遠近而有之蓋由血氣一時之盈縮耳然其未發則如雲垂而視之可久至其發也則如電滅而指所不及遲速之殊有如此矣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瞚作眴全元起本及太素作眴　瞚音舜　手動若務鍼耀而勻手動用針心如專務於一事也針經曰一其形聽其動靜而知邪正此之謂也針耀而勻謂針形光靜上下勻平也　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冥冥言血氣變化之不可見也故靜意視息以義斟酌觀所調適經脉之變易爾雖且針下用意精微而測量之猶不知變易形容誰爲其象也　新校正云按八正神明論云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　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烏烏歎其氣至稷稷嗟其已應言所針得失如從空中見飛鳥之往來豈復知其所使之元主耶是但見經脉盈虛而爲信亦不知其誰之所召遣爾　伏如橫

弩起如發機血氣之未應針則伏如橫弩之安靜其應針也則起如機發之迅疾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言血氣既伏如橫弩起如發機然其虛實豈留呼而可爲準定耶虛實之形何如而約之　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言要以氣至有効而爲約不必守息數而爲定法也　經氣已至慎守勿失無變法而失經氣也　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言精心專一也所針經脉雖深淺不同然其補寫皆如一針之專意故手如握虎神不外營焉　新校正云按針解論云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針下熱乃去針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也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遠近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於衆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

靈寶無量度人化屍受形

經　道經道言昔於洞光天中空化飛歌太玄育五受元始度人化屍受形無量上品元始天尊當說是經周迴十過以召十方始當詣座天真大神上聖高尊化屍受形妙行真人無鞅數衆乘空而來浩氣排還策空翁景紫輿黃蓋絳霄瓊輪曲晨垂蔭卅精靈光衆形騰耀翁藹鬱勃洞

煥太空三日三夜諸天星根日華珠網月耀一時停輪和風郁煙彩雲布瑞天無浮翳四時朗清一國地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無復高下土作柔碧交煇紋玉無有異色衆真侍空元始天尊玄坐空浮九氣光光璝臺之上說經一遍諸天大聖同時稱善是時一國男女屍織珍極受形更仙說經二遍雲華遷虛金谷標日說經三遍花凝仙露萬蘂星珠說經四遍主神鍊骨屍化形完說經五遍大結開通神氣併會說經六遍名錄上清靈津灌體說經七遍靈儀擲大洞照況九說經八遍天馬馳風易屍革故說經九遍三官命詰脫謝陰尸說經十遍神華定保生氣海澄是時一國是男是女莫不傾心皆受護度咸得長生道言是時元始天尊說經一遍東方無極無量品道寂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二遍南方無極無量品神力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三遍西方無極無量品攝精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四遍北方無極無量品玄運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五遍東北無極無量品屍魔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六遍東南無極無量品靈儀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八遍西北無極無量品撒用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九遍上方無極無量品化屍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十遍下方無極無量品受形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十遍周境十方無極天真大神一時同至一國男女傾心歸仰明曉大道深契神源咸言得生皆有壽紀算歷千萬不死有期玄極感神施布大法使令一心開達根本知來生時復是何狀太空之中以何因緣忽生知覺及以見聞五行寒暑無不備識主道將去氣散神離尸識徒在元始神智蓋餐群生一感至靈化此尸朽受形更生上為真人必有妙蘊是當數宜如是天人其衆無量扶携幼耄若賢若愚若凡若聖皆願傾聞維彼天中尚繁愛欲所染輕微然於道妙未得虛明皆承聖化蓮蹤雲集來者有如細雨密霧無鞅之衆進國一半土皆偏陷非可禁止於是元始普知衆念頂出祥光其光九色照徹十方無極國土三十二天三十二帝無不明燦於此光中普現億劫衆生迷妄癡習相為種展轉生滅不見道真無量業果無量報對無〻窮債一一時然如對心目元始俯觀大衆發言告曰玉清之道妙出萬天神氣回光尸滅形鍊形鍊為氣抱神含虛隱顯自由出沒無礙回觀世界細於一滴乃攝祥光所現境界搏為寶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之中去地七丈元始登引天真大神上聖高尊化屍受形妙行真人玄默靈仙無鞅數衆俱入寶珠之中天人仰看惟見勃勃從口中入既入珠口不知所在國郡散地還平正無復欹陷元始即於寶

珠之內說經都竟衆真監度以校於我當此之時喜慶難言法事粗悉諸天復位陷欹之間寂無遺響是時天人遇值經法普得濟度全其本年無有中傷傾土歸仰化屍受形不晦不明不伐不淺不淨不穢不用不驚不戒不分化除屍質受更生形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國安民豐欣樂太平經始出教一國以道預有至心宗奉禮敬皆得度世道言元始天尊說經中所言並是諸天上帝化屍內名隱韻之音亦是真王受形內諱百靈之隱名也非世之常詞上聖已成真人通玄究微化滌屍朽受易靈形能悉其章誦之十過諸天遙感陳故改新萬帝歎嘉付形稟真九海靜波五山吐雲日月雙景華芒運精出離轉雖九變為仙群魔束形鬼魍滅爽化屍受形白骨成人至學之士誦之十過則五臟返生三屍逃奔魔精喪眼鬼祅滅爽濟度人死絕而得生所以爾者學士織氣未消體未洞真以主制屍感未領天政德可伏御地祇束鍊魑靈但卻死而已不能降真輕誦此章身則彼映俱恭導證門戶興隆世世昌熾與善因緣萬災不干神明護門斯經尊妙獨步玉京度人無量為萬道之宗巍巍大範德難可勝道言凡誦是經十過諸天齊到億僧萬祖幽魂苦爽皆即化屍受形上昇朱宮格皆九年受化更生得為貴人而好學至經功滿德就皆得神仙飛昇金闕遊宴玉京也上學之士脩誦是經皆即受度形鍊屍滅飛昇南宮世人受誦則延壽長年後皆得屍解之道鬼神皆滅不經地獄即得返形遊行太空此經微妙普度無窮一切天人莫不受慶無量之福生死蒙恩上天所寶不傳下世至士齋金寶効心盟天而傳輕泄漏慢殃及九祖長役鬼官侍經五帝玉童玉女各二十四人營衛神丈保護受經者身道言正月長齋誦詠是經太清傳靈紫皇帝君為兆上世亡魂斷地逮役化屍受形度上南宮七月長齋誦詠是經上清三真太微帝君為兆化屍受形身得神仙書名紫籙金簡削死上生十月長齋誦詠是經玉清神素飛玄帝君為兆化屍受形得為飛仙國王帝主君臣父子安鎮國祚保天長存世世不絕常為人君安鎮其方民稱太平八節之日誦詠是經九天化屍受形帝君為兆解度真仙降庭得為九宮真人本命之日誦詠是經九天真王飛駕空洞為兆化屍滌潔魂神受形太玄百神飲丹至命澄正萬氣長存不經苦惱身有光明三界侍衛五帝司迎萬神朝禮名書上天功滿德就飛昇上清

元始無量度人化屍受形經

元始洞玄靈寶本章化屍受形妙感度人百魔隱韻離合自然元氣赤土火鍊成真元始祖劫

化屍受形神去曰屍不覺不聞神附曰形動起屈伸是皆道教太上所尊無不化屍無不受形動屍靜神運至均化化屍成形精氣自生同本天地開明三景是爲天根神無相狀以道爲身五行之精神氣爲隨情感色因色賦形五色真氣結爲五文開郭普植神靈無文不光無文不明無文不立無文不成無文不度無文不生招靈真符白骨成形入皇內書屍形更生錄故反新真得其真化屍受形形以能存小大無常飛登太清是爲大梵天中之天鬱羅蕭臺玉山上京上極無上大羅玉清眇眇劫仞君亡君存三華離便大有妙庭金闕玉房森羅淨泓大行梵氣周回十方中有化屍受形之神中有南極虛和受生長生大君中有易質降精受形司馬大神中有玄丈化屍好生韓君丈人中有南上司命錄延壽益算度厄尊神化屍受形無量受人今日校錄諸天臨軒東方無極福光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南方無極開明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西方無極大氣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北方無極子育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東北無極感德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東南無極慶生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西南無極母道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西北無極元父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上方無極生尸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下方無極回形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十方至真飛天化尸

受形神王長生度世無量大神並乘三素飛雲珠光洞霄靈輿華蓋羽葆騎驚白獸碧鳳麒麟從太微回黃之旗無英命靈珠旛前嘯洞章齊讚後奏內音同和玄鶴青鸞彌歌唯唯七真尊前八靈翊從千乘萬騎浮空而來天光朗耀洞徹重昏十方諸仙相南水左宮主生真宰太陽火官執錄把籍齊到帝前隨業攷校滅使升遷錄告北帝太陰諸神九水佐理玄滋靈君雷電陰景豁落七元九映威紉六天大魔司錄司命司察司功冥關幽府泉曲河源真王有命普度沉骸太玄起屍黃水浴魔流火蕩織紫融鍊形施靈合氣仙化成人不歷胎垢澄淨光明因緣輪轉與天齊年永離厭刃塗炭魔試之難飛行遊宴逍遙上清上清之天天帝洞陽無色之境梵行東方八天利慶昭華天帝玉剛栖華浮輿衆衛天帝紹元子宗汨沱澀流天帝保仙宜逢少正除皇天帝辨宛通角滌聚蓋天帝毋承符公記定牆休天帝綠方扶容道治區玄天帝樂慈昇洞幽凌微天帝晉布伯文南方八天賜華紫真天帝梵澤雲商盧藏文天帝貫瀟宛晏壯技閭芒天帝沓維遷公報遵陽彰天帝茂唐敦玄火藏照沙天帝極道嗣聽黃靈剎湯天帝福擧決生谷羅應仙天帝八真杜防覿佃幼明天帝甘都永陳西方八天鎮混洞杳天帝伯上果卿乾庇邀蓋天帝紫雲仲枚烈命周陽天帝

緬堅㥾呼閭正雅桓天帝益佩慈恒灌幹紘化天帝梵閭阿巴沿回奉靈天帝常招顯重夜河司靈天帝倩侍衢瑞太紫輪真天帝閭俞至晨北方八天寶聚紫陽天帝玄方九靈纂映神燮天帝燎庠燕元濆望昇持天帝霄智道開太始珍燁天帝璧明雲璉朝衛尊景天帝阿龍長妙禁霄址天帝極仙法王典教晉紀天帝億宇始飛昭羅解屍天帝善勝祈門三十二天三十二帝諸天隱諱諸天隱名天中空洞自然靈章諸天隱韻移氣之音復命之尊回生之神化屍大魔受形之靈九散十合變化上清無量之奧深不可詳數落神真普度天人今日欣慶受度歷關諸天請滅三惡斬絕屍根飛真受形名列太玄真王監舉無拘天門東斗主算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魁化屍之形青帝召魂白帝制魄赤帝還氣黑帝返血黃帝復命萬神持節遷徵太一起屍復生形具神備調理三關神風入穴衆溢崑山玉童一呼六丁威南變化恍惚登仙隔凡神境具前黃誌金類賜兆虎弁丹衣碧襴佩蘇九霄仰視泥丸三五斗綱紫雲流烟屍化形鍊飛昇太淵坐鎮九戶孀攝百靈青天魔王斬絕遊屍赤天魔王金印玉螭白天魔王元海素龜黑天魔王玄光老師黃天魔王烽帳紫嬰屍令大敕急急化屍天屍皇君泰帝寶掌地屍皇君殺鬼伏藏人屍皇君載

魏死殃屍作生形綠海霞燦八萬四千華室曲房神靈畢至返一混沌骨有青精髓如碧琅爲其化屍比遂魔宛五帝大魔萬神之宗飛行鼓從總領神兵魔懾鼓節遊觀太空仗衛赫奕天祿數功化屍受形嚴攝北酆天機上相玉清神公恭受帝命普掃不祥雷霆激戾龍虎躑張天丁驅邪大帥素風黑雲萬里電火八衝敢有千試拒遏真魔金鉞前戮巨獸吞精屠割鬼爽風火無停千千截首萬萬剪形魔無干犯鬼無妖精天中隱勑除籍勾名三官北酆明檢鬼營不得容隱金馬驛呈普告無窮萬神咸聽三界五嶽列言上清濆混昊曆龍漢儀康傚台莽劫號溟涬之中上交無色下開九淵風鼓波蕩三萬六千外堅中虛金鎖流玄玄極上下無幽無冥無形無影無極無窮若有大神虎齒龍骨六目八角乘駕風雲手托混沌如卵形三寸五分圓白如銀內有三界日月乾坤山海草木老父幼孫生者受形滅者化屍往來輪轉氣常運機屍化爲鬼鬼化爲人是道還返秩轉爲春帝吐玉符化屍斷死受形生真貪無比倫大空浩氣北斗南辰合爲至無玄白不分溟涬大梵遷廓無光赤明開圖運度自然元始安鎮敷落五篇赤書玉字八威龍文保制劫運使天長存梵氣彌羅萬範開張元綱流演三十二天輪轉無色周回十方旋斗歷箕回度五常三十五分總氣上

元八景其合氣入玄玄玄中太皇上帝高真迴景太霞嘯詠洞章金真朗郁鬱落擊摧屍鬼奔逃魂來魄歸流響雲營虛寂聚氣律呂生神鳳舞鸞吟玉音雲幟風回雨施帝一在離羣真列位擲璧躋瑞龍虎伏僂雲風聚嬰青真護肝紫虛對秀三官瓊堂輔翼萬仙千百相連千和萬合自然成真真中有神長生太君無英度籍白元執經太一案主司命主盟桃康好生合延育形執符把籙保命固根上遊上清出入華房八宮之內細微之中下鎮人身泥丸絳宮中理五氣混合百神十轉回靈萬氣齊仙仙道貴生無量度人上開八門飛天法輪罪福禁戒宿命因緣普受開度死魂生身身得受生上開諸天諸天之上各有生門中有空洞謠歌之章真王靈篇詞參高真第一欲界飛空化屍之音聚氣因精變形因風風通玄智遣化之宗重關九膜實由道功生而為人巧笑雖雄仙聖鬼神來往其中懲海漫漫心波渺瀰意逐則往莫測所因主氣等秩毫結形如冰漸觸綱分斗光入兆雙目瞳見量出太虛至神一與同背道數受增形死再童蒙數盡呼吸止要口但形容七鼻攜三彭六道循無窮真人自入妙化屍白日沖太一召百神稽首重冥空洞妙得天氣紫雲回九宮七祖出九霄保身如靈松第二色界真王受形之章梁空無色色化為空色化無常空即非空未形名空受形為色形化色盡命謝歸空空亦無來形本不住形住色住空飛來去以妄見空妄緣名色是曰大道何可詮擇寓空成形杳冥中精誰玄何受陽動而生空非陰陽陰陽非空認空為道綱中死禽非道非空象外飛龍能知此者受形無窮受形化屍不合不離化屍無相恍惚有象此非業道生化長養是名道玄真王靈篇吉爾羣氓非人物傳第三無色界玉清玉空洞歌曰梵氣無無玉清爵羅下真神兵環洄海波七劫金山萬天境柯日月雨晴浩劫經過吹則陰生呵乃陽至香風紅雨寶樓瑾址元始流精靈雪積酥逃火成液鑄彼玉京巨山崇石比兆泥丸內蘊黃赤天潢奔注尾閭涸塞滔滔洪濤湛有天德比兆脊節內有九真白雲滃滔神風八四無英青中御霖成雷玉女吹笙五音勃興七情啼笑道有玉精無形無名化屍與受形仙籙書紫靈歌此空洞歌至理升無名世不悟真道轉輪更復多去來何參數水沉慾海河此三界之上飛空之中真王歌音音參洞章誦之百遍名度南宮誦之千遍天真保迎萬遍道備飛昇太空過度三界位登仙公有聞靈音魔王敬形勅制地祇侍衛送迎拔出地戶五苦八難七祖昇遷永離考官棄度朱陵受鍊更生是謂無量普度無窮有祕上天文諸天共所崇泄慢陰地獄禍及七祖翁道言此二章並

是諸天上帝及玉清真王隱祕之音皆是化易萎屍受度生形成道登真換氣回生自然大梵之言非世上常詞言無韻麗曲無華宛故謂玄奧難可尋詳上天所寶祕於神霄玉清玉府東華玉堂應上帝誥命流傳若有至人齋金寶質心依時格告盟十天然後而付焉道言夫道道則失生離精則散氣然寂神逝所遺肉骨齒髮形狀塊息屍居以其不能留神養炁儲精但同木石無知覺動起挺逕于是則謂之屍至聖神人將運氣招神甚生於屍歛爾而知既受故形若返故都百神來歸遊宴金堂玉室之內若見世緣情欲所生心意所感不知其由仰視三辰俯觀萬類欣然自得得道高真化屍受形物理皆如是已九運度否終日月虧盈人有體否死亡疾傷凡有此災同然皆當齋心脩齋六時行香十遍轉經福德立降消諸不祥無量之文普度無窮道言夫末學道淺或仙品未充運應滅度身經太陰臨過之時同學至人為其行香誦經十遍化屍受形如法魂神徑上南宮隨其學功計日而得更生轉輪不滅便得神仙道言夫化屍受形不但祇於人身可同等於天地迎生續氣致福請年與道無爽至若天地運終星宿錯度日月失昏四時失度陰陽不調國境有災疫毒流行兆民死傷師友命過皆當修齋行香誦經大齋戒誦經功德甚重上消天災保鎮帝王下穰毒害以度兆民生死受賴其福難勝故曰無量普度天人道言凡有是經能為天地帝王兆民行是功德有災之日發心修齋燒香誦經十遍蕩滅屍穢身獲飛仙皆諸天記名萬神侍衛石別主人魁侍為聖君金闕之臣諸天記人功過毫分無失天中真王亦保舉爾身得道者乃當洞明至言也諸天中大梵隱語無量音道君撰元始靈書化屍受形玉篇東方八天湖瑜激瑛珍予交悚冠祕攸尚瑞煥羌經緣原珞珂宛莘耶陳樸乾邪都異嶂方岷蔽婁詞歎鬱升儀迎便綠鄂佑祈斗遂森明撰茅合淋津濤淋馥廓阿奕司茨奄雷南方八天烘炘烈光炯霞爛宿珥瑞韓司櫟詮陰煜刀緡維南剛勃燿逐魚柄連題萬嶽官笛肆正稽契眷龍懸職勉湯句沙鐸神廷擊備極指徐邀鬼返篆化受消煙宅輅展澤西方八天冀衛星梀鍊化莫綿軫常遙難蹟運巴廷電治攀零晶匈離田嶗疰乞池岵古登連忽息回火帝符靈玄承咸拱風賓牢潰淵貫陽宣洽動龍朗端混鎖溢頁道命空觀北方八天驕舒玄佳妻突灌生交精忻蛇野鬱泛流昏淮湧嶽流洄想庚靈帶併火識覺轉剛太虛玄漢素台冰渾熱交機印造育仙諜脩軌綱商日馳妙虛屍毛山斬耳魁東居道言此諸天中大梵隱語無量之音舊文靈祕琅函真王勑太玄司命上清靈虛真人以丹

筆書之佩服化屍文生疾癘殃福應當滅解如風揚塵世間異宛屍怪一切不祥朱書火化服之或禁勅廟社立攤天書寶圖字皆廣長一丈天真皇人皆書其文以爲正音有知其音能齋而誦之者諸天皆遣侍直靈官下衛其身書其功勤上奏諸天萬神朝禮地祇侍門大功克真王保舉洞妙德廣魁所進行三界昇入金門此音無所不辟無所不禳無所不度無所不成天真自然之音也故誦之致飛天下觀上帝遊唱萬神朝禮三界侍軒羣妖束首鬼精自亡琳琅振響十方肅清河海靜默山嶽吞煙萬靈震伏招集羣仙天無氛穢地無祆塵冥慧洞清大量玄玄也

雲笈七籤五嶽真形圖

[illegible]五嶽真形者山水之象也盤曲迴轉陵阜形勢高下參差長短卷舒波流似於舊筆鋒芒暢乎嶺崿雲林玄黃有書字之狀是以天真道君下觀規矩擬縱趣向因如字之韻而隨形而名山焉子有東嶽真形令人神安命延存身長久入山履川百芝自聚子有南嶽真形五瘟不加辟除火光謀惡我者反還自傷子有中嶽真形所向唯利致財巨億願願克合不勞身力子有西嶽真形消辟五兵入陣刀刃不傷山川名神尊奉何迎子有北嶽真形入水卻災百毒滅伏役使蛟龍長享福祿子

盡有五嶽真形橫天縱地彌綸四方見我懽悅人神欣伺黃帝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之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皇帝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常寧居東至于海登太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獯鬻登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徙遷往來無有常處察四嶽並有佐命之山而南嶽獨孤峙無輔乃章詞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潛山爲儲君奏可帝乃自造山躬寫形像連五圖之後又命拜青城爲丈人署廬山爲使者形皆以次相續此道始於黃帝耳　東嶽泰山君領羣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帥也血食廟祀所宗者也世俗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皆歸泰山受罪考焉諸得佩五嶽真形入經山林及泰山諸山百川神皆出境迎拜子也泰山君服青袍戴蒼碧七稱之冠佩通陽太平之印乘青龍從羣官來迎子　南嶽衡山君領仙七萬七百人諸入南嶽所部山山神皆出迎南嶽君服朱光之袍九丹日精之冠佩夜光天真之印乘赤龍從羣官來迎子　中嶽嵩高君領仙官玉女三萬人道士入其中嶽所部名靈皆來迎拜中嶽君服黃素之袍戴黃玉太乙之冠佩神宗陽和之印乘黃龍從羣官而來迎子中嶽五土之主子善敬之太上常用三天真人有德望者以居之

西嶽華山君領仙官玉女四千一百人道士入其所部之山川神並來迎華山君服白素之袍戴太初九流之冠佩開天通真之印乘白龍而來迎子　北嶽恒山君領仙人玉女七千人道士入其所部之山川神皆來迎北嶽君服玄流之袍戴太真冥靈之冠佩長津悟真之印乘黑龍而來迎子　青城丈人黃帝所命也主地仙人是五嶽之上司以總羣官也丈人領仙官萬人道士入山者見丈人服朱光之袍戴蓋天之冠佩三庭之印乘科車從眾靈而來迎子廬山使者黃帝所命扶比御史主總仙官之位蓋五嶽之監司道士入其山者使者服朱緋之袍戴平華之冠佩三天真形之印而來迎子亦乘科車　霍山南嶽儲君黃帝所命衛嶽之副主也領靈官三萬人上調和氣下拯黎民閱校眾仙制命水神是峻險之府而諸靈之所順也道士入其境儲君服青錦之袍戴啓明之冠佩道君之玉策而來迎子或乘科車或駕龍虎　潛山儲君黃帝所命爲衛嶽儲貳時參政事令職似輔佐者也道士入其山者潛山君服紫光繡衣戴參靈之冠佩朱宮之印乘赤龍之車而來迎子　諸佐命山君並輔掇嶽君預於位政道士入其山佐命服朱袍戴仙華之冠佩太上真形之章而來迎子所乘無常東方朔言古書五嶽真形首目者乃是神農前世太上八會羣方

飛天之書法始於鳥跡之先代也自不得仙人譯注顯出終不可知也凡道士欲飛圖進取山象及書古文卷畢以此題外面

五嶽真形神仙圖記

神仙圖曰一切感到妙應備劇或天或人或山或水或飛或沉或文或質皆是真精之信有字總號爲符符驗證感皆由善功功無妄應其路莫因因立功其符必現現而未得兼者由功行未充方應修戒積精存神常想真形受符佩服妙入身智慧通達達士通人勲密遵崇消災厭惡精則有徵徵則神降所願必諧是以三五傳用至今但後人善少得之偏頗或時遇值旨訣不明明之者希希故爲貴貴不可妄得得不可妄行臣擇君而奏君卜臣而傳傳奏非人兩受災咎下未達者上行之宜奏未通者下修之宜潛密則各保元吉諧和則俱享利貞君臣父子男女師朋更相曉喻疑則勿行了然無惑正信同心上下和睦必通神明玉帛鍾鼓禮樂外形三牲百味嗜慾之事日損之教止殺之科明者驚悟不復曲言今錄古迹記時不因風移俗易三牲可傳觀妙之徒勿拘文以翳理緣本取悟必守源以究流源一生二二爲父母不可忘常當存念老君中經曰東王父者清陽之氣也萬神之先治東方下在蓬萊山姓無爲字君解人亦有之在頭項精氣

爲日在左目中名伏戲字偃昌西王母者太陰之氣也姓自然字君思下
治崑崙之金城九重雲氣五色萬丈之巔上直北斗華蓋紫房北辰之下
人亦有之在右目中姓太陰名玄光字偃玉人須得王父母兩目中護之乃
能行走視瞻聰明别知好醜下流諸神如母念子子亦念母精明相得萬
世常存人之兩乳萬神精氣陰陽之湊液左乳下有日右乳下有月王父
母之宅上治目中游戲頭上止於乳下宿於絳宮此陰陽之氣人欲長生
神仙務陰陽之氣氣中有神神驗有符符次於神神爲符本本是誰乎太
一父母也太一祖宗源本之主父爲東帝母爲西君應感赴救隨念而來
來無所從而來去無所至而去衆主大感都應有方方崗崑萊並立宮殿
大會集乎大嶽位居五嶽之端符信之始始於此分元氣周迴北斗分下
天地交泰父母轉居人能得者混合玄黃驅使六甲正定五行常以歲暮
三元之朝諸王之辰拜訊父母符建德上參玄元制化一切賞罰分明
始氣蕩滌正之以符常起五初受符施行應當拜者皆迴向日晝五嶽真
形神仙圖記並出太玄真人漢初有司李主師事太玄仙女大玄仙女號
西靈子都……諮受五嶽以奏孝
文帝帝不能勤行又教賈誼誼未殊習相諮本源文帝受釐出於宣室未

大殿前未室也……因問鬼神事誼具道之帝曰吾久不見
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雖有此言猶序遠誼誼既失志法遂不行傻
好武好道少君薦之王母感降圖丈宣朋不能專修俄假散遂李主同學
道士李守及西門君惠圖讖兼精知劉李當爲天子光武中興諮上此科
帝務未遑信用疎略建武七年……四方多安
……
方上道術……乃徵道士郭憲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奏以祭
事通歷五嶽行成立功後不能從茲法又絶至桓帝時仲甫貴算遂刀城
市上以供酒脯爲百姓祈福外人齋醮即皆設之遠近歌恩皆朝所忌李
公嘉遁左生徹行葛孝先爲孫權修之多諸效驗李方回爲晉武修之亦
有休徵世塵難蕩善妙少終元帝過江鮑太玄頗奏王丞相雅重之鮑爲廣
州長史南海太守化行丹天傳授葛洪洪傳滕叔叔傳樂玄真條流稍廣
約在至誠修行唯密也

天地配形章

太玄寶典天生地氣主形命以氣爲主形以血爲根知天者養命知
地者養氣真人導自丹田上行不使散漫自右臂循腰及下足足後上行
腦下右髀循右手復上肩井入耳上腦後下左耳過肩井下左髀循左手
後過玄關交腰下左足復上還丹田凡自半夜守定心息氣覺頂門冷氣
遶華池兩耳如流水聲時止主氣也此氣自然行天地交……之脉
凡動處左以右手按之右以左手按之主氣流源使不住滯則天地配形
形向天地日得功多爲最三千功後自然通流不老不死長年返嬰童顔月

韜形晦迹章

太玄寶典天地賦其形氣主則居生絶俗愛死則既散斷塵緣主滅形藏於影死則集神搆於
真皆有法爲形滅後者冬至日月初出何日行登東方山火松下手從赤
之必有鬼物相迎呼天狼七遍其鬼必自身後收黑氣向西自一此則陰
消則無影神鬼不可犯之死則集神神不散精不移也

侀

洪武正韻奚經切向上又成也記侀者成也顧野王玉篇侀音刑張參五
經文字戶經反司馬光類篇乎經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形或作侀止侀今
韓道昭五音類聚禮記刑者侀也侀者成也楊桓六書統匣母𠛟隸
熊忠韻會舉要引劉音禮記一成而不可變疏云形體是人成就容貌一
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韻會定正
匣經切刑已見於形也故曰侀者成也字切匣經匣形斜例

篆書 侀 六書統

隸書 侀 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五十七

永樂大典　卷八〇二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寬
圈點監生臣傅文紀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二　十九庚

成 洪武正韻馳征切畢也就也平也善也又姓又樂奏一終曰一成又方十里曰成左傳少康有田一成許慎說文㞧从戊丁聲氏征切㞧古文成从午徐鍇通釋戊中宮成於中也丁成也會意㞧古文午南方亦物成之義爾雅功績質登平明考就成也邢疏注功績皆有成詩曰質爾民人禮記曰年穀不登穀梁傳曰平者成也事有分明亦成齊也邢昺疏釋曰謂成濟也然功績業皆有成也事有分明亦成辭也舜典云三載考績周頌云日就月將皆言成功也注云詩曰質爾民人者大雅抑篇文云禮記曰年穀不登者下曲禮之文穀梁傳曰平者成也者宣十五年文也又秋為收成小爾雅要捷集截成也劉熙釋名成盛也顧野王玉篇市征切陸法言廣韻持征切宋重修廣韻亦州名古西戎地州南八十里有仇池山晉改為仇池郡後為南秦州梁廢帝改為成州又姓出上谷東郡二望本自周文王子成伯之後又漢複姓十五氏莊子有務成子廣成子賴成子游伯成子高韓子有容成子列子有考成子國語晉郤犨食菜苦成叔因以為氏世本曰宋有大夫老成方盆成括仕於齊晉有英成僖子漢有廣漢太守古成雲古音枯高祖功臣有陽成延後漢有容縣上成公白日升天晉戊己校尉燉煌車成將古成氏之後史記有形成氏丁度集韻時征切司馬光類篇辰陵切地名張有復古編㞧㞧篆連小異吴棫韻補叶音辰羊切范蠡曰得時不成反受其殃龜筴傳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戴侗六書故卒功謂之成伯曰崇望大吉武成成之義也王柏正始音又謚法解安民立政成政以安定楊桓六書統釋毋㞧草木之實堅也从戊从丁戊土也丁火也土生之火長之則草木之實皆成矣時則夏盡也又曰天地陰陽化工畢也㞧古文从午亦丁之意㞧隸成隸省成焉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濁次音又樂奏一終為一成書簫韶九成又州名古西戎白馬氏國西魏置成州唐同谷郡倪鏜六書類釋成从丁古文作㞧从午午與丁皆中未詳趙謙聲音文字通釋經切从戊中宮土萬物成就之倍从丁萬物成就之時會意㞧古文从午亦物成之方夏時也韻會定正字切澄經澄澄纏成

篆書　並古論語　古孝經　大篆

小篆　芝英篆　瓔珞篆並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並楚耋　宋公鐘　齊鐘

成李嬪鼎　成古文並見楊鉤鍾鼎篆韻　成虜趙父壺　成季妘彝　成成並歆敦　成秦詛
成楚文　成並泰權　成古孝經　成古老子　成王庶子碑　成成並唐韻　成道芍
成官鼎盟　成度世古元歌　成薛碧落文　成澤碧落文　成古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成成
成並徐鉉篆韻　成成成成並六書統　隸書　成老子銘　成劉寬碑　成魏臣
成秦　成唐仙人碑　成青衣尉碑　成西狄頌　成張公神碑　成孔耽碑　成成王畫像並洪邁漢隸韻
成並鄭碑　成華山廟碑　成羊竇道碑　成周憬銘　成梁相碑　成熊君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成智永　成歐陽詢　成顏真卿　成柳公權　行書　成成並王羲之　成王獻之
成智永　成顏真卿　成褚遂良　成蕭璃　成蘇軾　成並米芾　成趙子昂

草書　成並章草　成皇象　成成並王羲之　成王獻之　成
成智永　成張旭　成蘇軾　成鮮于樞　成並趙子昂

地平天成　書大禹謨帝曰俞地平天成　注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　詳謨

天下化成　易恒卦彖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程傳謂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行之以成美俗也　詳見恒卦

輔相裁成　易中天述考上參天兩地非天地之本數數倚此而起於是謂之倚數曰幽贊曰生蓍曰圖而神此之謂也所以扶陽抑陰聖人輔相裁成之事也

六位時成　易乾彖傳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　詳見乾卦

變化久成　易恒卦彖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程傳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

畢也恆卦

垂拱仰成　書畢命　予小子垂拱而成　注今我小子但何為哉　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　王之道相山集賀秦楚材啓　垂拱仰成上倚畢公之獨見

弗為胡成　書太甲篇　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百穀用成　書洪範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注歲月日之者各得其叙不失其時則其功如此休徵所成也　春秋左傳成十一年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樂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

晉楚之成　注合晉楚二國之平

屢省乃成　書益稷屢省乃成欽哉　注屢數也屢省乃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　詳益稷

疑謀勿成　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　注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訖之也

訟不可成　易訟彖傳終凶訟不可成也　詳訟卦

永觀厥成　詩周頌有瞽篇永觀厥成　注觀視也成樂闋也　詳瞽

王釐爾成　詩周頌臣工篇王釐爾成　注釐賜也成成法也　詳工

不潰于成　詩小旻篇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詳旻

夙知莫成　詩誰夙知而莫成　注誰早有所知而又晚成　知音智莫音暮

展也大成　詩車攻篇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無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矣　詳攻　宋朱晦庵大全集伊川贊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小大相成　禮記樂記小大相成　疏云小大相成者五為宮商角徵羽而相成者

樂其所自成　禮記禮樂樂也者樂其所自成　注曰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　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護伐而作濩武

三年有成　論語子路篇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年政成　有官箴鑒圖　朝太常徐公名世隆除東昌路總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箠吏不恐縣民亦化服期年而政成民不知勞郡人頌之

七年天成　莊子雜篇寓言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無為而成　張子正蒙不見而章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物不貳也

爲無不成 宋薛季宣浪語集上殿劄子人主之爲天下莫大於天下不可得而欺夫使天下皆不可得而欺則欲無不遂爲無不成自昔號有志之君其所欲爲非不甚感甚美然卒有齟齬之嘆蓋欺之者多耳 **有志早成** 文中子中說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也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志焉又爲早成也叔達出遇程元賓感於塗以告之程元曰夫子亦成矣吾儕之慕道久矣而未嘗不充其欲也自遊夫子之門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詩不云乎實獲我心固天啓之非積學所不能致子而不成又誰成乎子聞之曰元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 **事業捷成** 荀子事業捷成捷速也 **晚成** 老子同異章大方無隅大器晚成 **大器** 考堅志李德元六十三歲作狀元七年參政史越王浩五十八歲登第不十年登相位七十日罷七十八歲再相逾年罷八十八歲再相太師召賜第湖上九十三薨大器晚成斯言大矣晏元獻公類要馬援嘗按齊詩意不能呼章句小辭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 **同道相成** 黃石公素書同道相成漢承秦後海內彫弊黃何以清淨鎮養之何將供喜功好動不足以知治道惟曹參在齊嘗治蓋公黃老之術不務生事故引曹參以代相位耳 **事以寡成** 韓非子説難篇夫事以寡成語以泄敗 **玉女於成** 宋張橫渠集西銘貧賤憂戚玉女於成也 **不爲而成** 道德經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以脩而成** 金丹大要聖人仙佛以脩而成 **道隱小成** 莊子道隱於小成言隱榮華詳物字 **道虧愛成** 莊子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詳物字 **所作必成** 太上感應篇李昌齡註曰世間無不成之事天下皆可作之人苟有其志無不成也昔張仲賓之祖本一善謀利者但以飄然改圖爲意教子其子仲容仲賓果皆登第明年仲安又登第于今儀本一市井小民亦以飄然改圖爲意教子其次子傑姪子儆亦皆登第然則有志之士欲有所作是有不成者乎況能力行衆善者乎實公之事便可見也竇公爲鈞者燕山人也初爲其祖謂曰汝無子又不壽曷不早脩陰德以回造化爲鈞惶懼於是內外姻婭有喪未舉有女未嫁皆助成之乃至焚券嫁僕夫之

女得金還去失之人苟可脩德無不爲者又於所居建四十間屋聚萬卷書延文行師儒居之師席有志之士聽其自至由是英俊四集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之身官至左諫議大夫年八十無疾而卒令爲洞天眞人晚得五子皆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偁參大政僖起居郎嗚呼欲長壽而得長壽欲得子而得五子欲官爵而有官爵好修德而得登眞然則世間所作是有不成者乎 **形神生成** 老子神生形成形不得神則不能自生神不得形則不能自成故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出無上秘要人品 **彼不自成** 文始經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 **脩好結成** 春秋左傳成九年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注請與晉脩好結二國之成 **秦晉爲成**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專欲難成** 春秋左傳襄公十年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詳專字 **國實交成** 戰國策武安君曰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厚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詳見秦昭襄王 **黍稷無成** 國語晉文公去齊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詳見晉韻 **闕黨速成** 論語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李曾伯集上趙蔡漕啓不虞冒昧輒致皈依非敢壞闕黨之速成所冀予互鄉之潔己 **民可樂成** 史記關文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以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詳滑稽列傳 **可與樂成** 史記商君傳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孝公曰善詳本傳 **有志事成** 東漢書耿弇傳建武五年弇在臨淄破張步兵進

擊至鉅睞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
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
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
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進則事成 東漢書段熲傳：建寧元年春，熲將為都鄉侯，將兵萬餘人，從彭陽直
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虜兵盛，熲衆恐，乃令張鏃」之矛三重挾山
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

有

死，同大呼，皆應聲騰馳，騎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

物混成 東漢書：老氏乃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徒列禦寇冏〔〕
乃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宋文鑑王曾有物混
成賦：妙物難擬，先天有諸。著自無名之始，生乎立極之初。不縮不盈，賦
象窮窮於廣俠；匪雕匪斲，流形罔滯於盈虛。原夫未辨兩儀，中含四象，雖
欲兆於形質，曾莫知夫影響。間洪纖而莫得，自契胚渾；考上下以都忘，孰
分天壤。及夫大樸將散，三光欲萌，清濁待鼓而一判，昏明由是以相生。然
後品彙咸覩，用作有形之始；淳和外發，或知至道之精。是何小不隱於纖
介，大不充於寰海，配一氣以冥運，亘終古而斯存。縱陰陽之推遷，我質難

移，任變化之紛紜，斯形不改。豈不以有者真有之，筌物者生物之先。冥搜
而兆朕斯顯，寂聽而音容莫傳。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
而為山川。視焉且無，詩深蟠於厚地；持之不得，疑上極於高天。本自彊名，
誠難取類。其始也既出無而入有，其終也亦規天而矩地。既不可指掌而
窺，又不可因人而致。明君體之而成化，則所謂無為而為；君子執之而立
身，亦同乎不器之器。無反無側，神之聽之。諒潛形於恍惚，委化於希夷。儻
賢何由，固秉持之在我；剛柔有體，將用捨以隨時。今我后掌握道，振張
天紀，將窮理以盡性，思反古而復始。巍巍乎執大象而撫域中，達妙有之
深旨。

妃以五成 西漢書五行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
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
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詳行

才譽蚕成 唐書：孔緯字化文，少孤，依諸
父，多與有名者游，才譽蚕成。

白首無成 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二年庚辰，以特奏名進士李道宗
等四十三人、諸科王播等七十七人，為將作監主簿及諸
州長史、文學、司士參軍。道宗等皆年踰五十，嘗應六舉；王播等皆年踰六
十，嘗應八舉。上因謂輔臣：此雖卒業非工，然憫其白首無成，故悉甄錄之。

蜡報歲成 羅泌路史後紀：炎帝神農氏每歲陽月盡，
百種率萬民，蜡報于國中，以報其歲之成。

萬物始成 羅泌路史陶唐氏紀：萬
物使之而成，戶之而止。

神悟夙成 晉書：王融新對曰：
謝尚神悟夙成，父
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
應聲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嘆異。

天地生成 易通變：八卦之
數，自生成而言，一二三四為天，五六七八為地。生成之中，奇偶各半，所謂
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是也。易述衍總正對二圖，實數天地
不用五十位，正得五伯五十，與蓍數相應；天地用二百二十位，正得二十
四百二十四卦數相應。然則天地孕育生成之理，煥然明矣。宋楊誠齋集
致仕奏狀：數乞聖慈，施天地生成之仁，推父母鞠育之愛，許臣引年，仍裁
臧恩數，特與降職名一等，守本官致仕。榮寵未殊，災疾必輕，萬一餘生未
塡溝壑，皆君父更生之恩。危悃發中，衷涕交下。臣
不勝祈天望聖，惶懼懇迫之至。謹錄奏聞，伏惟聖旨。

父友生成
鄭氏諱綺：父母生我，
朋友成我，故曰生成。

大德主成 宋張方平樂全集謝致仕表：至
慈鞠育，大德生成，始終為之保

全，進退見其咎悔。

治化有成 魏書常林傳：林字伯槐，對史梁習薦州界
名士林及楊俊、王象、荀緯，太祖皆以
為縣長。林宰南和，治化
有成，超遷博陵太守。

德化之成 宋汪藻浮溪集：官吏於常賦
之外，以秋毫及民者，輒論之。
是宜父老扶杖往聽，願小須臾死，
思見德化之成，如書傳所載也。

文詞天成 宋史列傳：王安國
幼敏悟，未嘗從學，
而文詞天成。年十二，出所為詩銘論賦數十篇示人，語皆
警拔，遂以文章稱于世，士大夫交口譽之，於書無所不通。

渾然天成 宋朱晦庵大全集明道程先生贊：揚休山立，玉質金聲，元氣之會，渾
然天成。華鎮雲溪居士集上侍從書：至於融結二氣，發為英榮，渾然
天成，小大具體。意新語工，
不蹈陳跡，自成一家之言。

神會天成 元劉將孫養吾集須溪先
生行狀：先生之熟為賦論，
義理精趣，神會天成，鑿之本心，況浸融快，論事開闔，
截庵置本末次第，必可施於用，不但妙言語而已。

舊德老成
馬明叟實賓錄：晉何曾進位太傅，曾以年老屢乞遜位，詔
曰：太傅明叡高亮，執心洪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也。

一德老

成 宋歐陽公集回呂太傅書三朝眷遇一德老成尚虛黃閣之居姑正紫樞之位 **學海老成** 宋范石湖大全集賀政殿學士王之望致仕轉官制 學海老成政塗耆舊氣高嵩岱頭頭議論之宗風動關河磊落功名之意 **夢想老成** 宋楊誠齋集煥章閣待制告詞 勑朕權輿治道夢想老成出召節以趣還莫回雅尚早祠官而均秩式遂忱辭爰侍從班以敷命綍 **騏驥老成** 唐杜牧樊川集李明遠脩身等制 流離少好騏驥老成宜念聿脩慎無欲速 **龍頭屬老成** 埋明故事梁顥年八十二為狀元有龍頭屬老成詩梁顥姓叅名顥狀元及第為狀元及進士第年八十二時年八十二歲謝啓云為狀元作謝恩啓而言皓首窮經白首而窮覽經書少伏生之八歲伏生者濮時濟南人年九十少有八十二青路得路言得路如步青雲之上多太公之二年太公是周文王時姓呂名望此人遇文王之時年八十謝恩詩梁顥謝天子之恩其詩曰天福三年來應舉天福乃五代時後晉年號於是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到本朝雍熙二年方為狀元雍熙太宗年號 饒他白髮巾中滿饒梁顥白髮已生滿於頭巾中且喜青雲足下生且歡喜青雲已在脚下生矣觀榜更無朋輩在觀看狀元之榜更無朋友輩在言盡老登科無朋友在矣到家惟有子孫迎梁顥歸家惟有子孫迎接也知年少登科好梁顥言我也知得少年登科為好爭柰龍頭屬老成爭柰龍頭第一人屬我老成官至秘書閣梁顥後官秘書閣職年九十五年九十五歲方卒 **西方業成** 宋蘇潁濱集辦才法師塔碑辦才將化入室燕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召其常與往來僧道潛告之曰吾西方業成 **何功不成** 宋楊誠齋集宋故左丞相節度使雍國公贈太師謚忠肅虞公神道碑 夫大忠可以貫日月何人不感至誠可以動金石何人不懷感一而萬從懷一而萬順惟吾所欲何欲不克何難不濟何功不成哉 **功效易成** 宋薛季宣浪語集朝辭劄子蓋地分則人自為守勢連則氣脉相通權重則功效易成實明則人知盡力視古經制方而最為有法承平二百年事扞城之利而無前世方鎮之患者以此 **功妙裁成** 宋范石湖大全集賀正旦表陛下道參覆載功妙裁成敬授人時稽昊天而欽若乃垂治象謹正月之始和 **治定功成** 元王惲秋澗集祀廟樂章

文經武暢治定功成檉祀無期昭哉頌聲 **援筆立成** 魏書陳思王植傳 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善屬文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 **操筆立成** 南史劉丸傳 丸字之遴學優未仕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任昉為箋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 宋朱晦庵大全集王公神道碑 公讀書郊外精舍鄉先生清含人義榮見而異之指庵前竹命賦詩公遂謝一再操筆立成 金史胡礪傳 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天會間大軍下河北礪為軍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書甚因館置門下使與其子處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群書類對事苑杜正元舉秀才會林邑獻白鸚鵡僕射楊素促召正元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元操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 **下筆即成** 宋范忠宣公集尹判官墓誌 君天資英異讀書一攬輙不忘未冠已與老成者遊為文章下筆即成不加點竄 **文辭立成** 宋歐陽公集觀文殿大學士晏公神道碑銘 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喜賞賜同進士出身 **軍陳立成** 東漢書耿秉傳 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後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 **賦詩先成** 南史王曇首傳 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嘗詣梁武帝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 **詩獨先成** 宋歐陽公集遊大字院記 歐陽公遊大字號院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詠大素最少飲詩獨先成生者欣然繼之 **乂手韻成** 唐書溫庭筠傳 李義山嘗得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溫對曰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溫每作賦一乂手一韻成令狐綯多託為文悪其漏語跡之誚曰中書堂坐將軍恥耶譏其不學也 **七步詩成** 事類纂求曹植字子建魏文帝同毋弟帝令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植應曰煑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切磨相成** 宋韓魏公安陽集無友不如己解人之求友也切磨而相成於善者也必俟乎彼此知道而後友焉 **中**

和乃成 張行成述衍五行之理。不反則不能生化必類生我者爲太過則不能生化必類制我者爲生氣既盛力能克之克生反制中和乃成 惟斷乃成 宋晁無咎雞肋集論北事書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心推仰成 宋歐陽公集賜富弼乞退批答詔以純一忠亮之誠蘊宏深遠大之業朕虛已以聽心推仰成。紀綱夙成 宋清江三孔集孔文仲賀發運學士 果拜嘉於宸詔特正位於使華綱紀夙成豈徒勞於餘刃功庸愈茂佇陟用於近司 大禮告成 宋張魏公奏議明堂赦書以明堂大禮告成須思宇內霈澤下流仁德均被神人胥慶遐邇同歡 雅量自成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吏部尚書書尚書閣下雅量自成全材異稟術高經濟學貫天人 熙事休成 宋吳泳鶴林集明宣貴妃賀表。叨華星拱奉戴露恩觀熙事之休成。用嘉師而慶類 丕烈告成 宋王輿鈞藍儀藁代謝表丕烈告成。庶叶三千匡之大願中興克舉歡奉四七時之盛名。 羣賓獲成 度人祈稼水旱品嘉茂克遂羣賓獲成

尊任責成 宋薛季宣浪語集上殿劄子異人有言同舟遇風一物不牢俱受其敗今日邊鄙之勢惟詳按輿地分置鎮守尊任責成悉知祖宗陝右之法則守禦之具無闕而進取之計固存 終爲之成 回溪史韻齊張充寧詣王儉言論放逸。一生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父緒爲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爲恨與儉書云云使以爲脫畧弗之重仍以示緒緒狀之百生充宦況約見充書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 學貫大成 胡五峯知言學貫大成不貫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集厥大成 宋朱晦庵集告先聖文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 治功大成 曾鞏元豐類藁敎論敎義深者治功大成敎義小行者治功小成皆敎道義者亂亡。 集大成 孟子萬章篇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忠惠先生集宋瞿省試孔子集大成論論曰古之事道者非役身涉

世之爲難也至於道有興廢隱顯時有去就用捨欲其從容中道而周旋中禮與物推移而不凝滯於物若是者雖聖人以爲天下之難能也昔者伯夷伊尹柳下惠制行矯世。伯夷名之以清伊尹名之以任柳下惠名之以和夫三子者皆聖人役身而涉世者也而孟軻獨以孔子爲集大成者孔子之集大成也豈非所謂聖人之時者乎昔周之衰去先王之澤未遠也其故家遺俗猶在也天下仰而待治。所謂同室之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時也而一於清可乎桀天之命爲有憂之大一一君無所遇合也一於任可乎齒其身厭其道而似不肯已也一於和可乎然則孔子者將若之何哉亦曰視道之廢興與時之升降毋固毋必毋我而已故膳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國君不餽則去不旋踵君子以爲禮也而清有餘矣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欲以爵臣匹夫之微而復周公文武之治於俯仰期月之間不幾於大而無當而任有餘矣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事道之重而同乎流俗而和有餘矣任不可爲也激之以清清不可爲也揚之以和嗚乎其不可尚也然乎其金聲而玉振也茫乎前顧已遠之聖人是以考之而不繆也嗜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是以俟之而不惑也是故將之則先之以身有中之以子夏君子不以其道爲急也陋而欲居于九夷遠而欲乘桴于海君子不以退爲固也豈非所謂聖之時者乎若夫任近於不屑者也清堅而不可磨者也和涅而近於淄者也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然則非孔子所以自見者歟雖然孔子之道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門人弟子之賢有不能知也故見南子從佛肸之召而子路有不悅者曾不知屈身將以伸道而時者聖人之權也不然則晨門荷蕢長沮桀溺者是已而可爲哉故獨於顏子則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其餘子貢有若皆不足以語此以至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三代之忠質文猶造次不忘所尚況於制行應物者其可以偏而不救歟軻之言曰禹稷顏回同道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由此觀之三子之行槩其一偏而不可少孔子之行集其大成而不以自以爲多也故曰是以君子尚論其世也而或者以爲三子者之異孔子者之不同也將以追蹤而尚文王之聲豈不惑歟

大成 禮記學記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正義曰謂九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言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強立謂專強獨立不有疑滯而不反謂不違失師教之道謂之大成 新唐書選舉志上元二年國子監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聰明者爲之 鄭樵通志職官畧大成二十人唐置取貢舉及第人聰

明者試書日誦得一千言并日試業所習業等十條通七然後補充仍散官祿俸賜會同直官例給武太后長安中省而有直講定為四員宋陳默堂集送試業仲尼之道獲肅如天持載如地錯行如四時代明如日月原其法之備則比堯舜為遠過要其德之至則視三聖為大成道德經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小成

禮記學記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正義曰謂之小成者比六年已前其業稍成比九年之學小故曰小成

老成

列子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於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經鉏堂雜誌古謂老者為老成蓋老然後成也舊不老不成緣教不老不可剗智者涉世故多至老而愈智仁者積功行日久至老而愈仁為家業者老而後可以多蓄積在仕塗者老而後可以平進今年猶未老甫在中年而數淹滯可乎孫公談圃元祐初呂申公欲以張問為給事中張老甚外議恂恂公上言朝廷欲用老成者謂其有成人之德豈特蒼顏白髮而已乎人有譏於申公申公亦皓首宋史曾公亮論曰公亮靜重鎮浮練達典憲與韓琦並相號稱老成黃公度知稼翁集學慶劉守啓　嘗羽

翼於中朝乃蓄宣於外屏蓋九重不忽於幽遠借重於老成陳默堂集夫學然後知其不足經歷既久然後知其誤謬方少年時其天資過人嚴氣以持物更事之後未有無悔者也悔而知改猶足以為善悔而不改然於敗國亡家者有之矣故學不可以已也若乃學焉而未至事不素練則老成之人可尊而不可忽人主深居九重之中稼穡艱難之未知而能應天下方來之變者知此而已昔者孫權年未及冠而能使曹操望其營壘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此可謂一時豪傑之主矣然其母嘗以屬張昭故昭每諫之必以太后為言我太祖皇帝英偉之資無與倫比而杜太后常令趙普輔之夫孫權之智不藏張昭而太祖之聖豈趙普所可跂及乎取其經變之多歷事之久而已況於不及二君而欲棄老成之人未見其可也元史安童傳至元四年安童奏內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帝曰此輩雖閑猶優養其令入省議事

西成

書堯典平秩西成注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時史記五帝本紀帝堯中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注孔安國曰秋西方萬方成也

思成

詩商頌烈祖篇賚我思成注賚與也那篇綏我思成注綏要也

官成

周禮天官太宰五曰官成以經邦治注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小宰職曰以官府八成經邦治職曰官成者謂官自有成事品式依舊行之以經紀邦治也

獄成

禮記文王世子獄成有司讞于公注成平也讞之言白也

利成

禮記曾子問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注利成禮之施於尸者正義曰謂祭畢今既無所可告故不告利成利猶養也不告供養之禮成之儀禮特牲饋食禮祝東面告利成注云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不言禮畢於尸間之嫌嫌云禮畢於已間嫌無事有發遣尸之嫌故直言利成而已也士虞禮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注西面告告主人也利猶養也成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養禮畢於尸間嫌西漢書地理志利成注孟康曰流泉鄉名屬東海郡

行成

管子小匡鮑叔曰夷吾事君無二心桓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注成平也與魯平國語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天撥也陴城上女垣觀狀仞鄭使觀公之骿者也越王句踐興師伐吳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

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开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詳越語左傳莊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注楚行人求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

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通鑑外紀敬王二十六年越伐吳吳敗越越王命諸稽郢行成於吳吳不許文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夫差告諸大夫曰孤有大志於齊將許越成伍子胥諫曰吳越仇讎敵戰之國也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無及句踐聞之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大夫種止之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乃飾美女八人納之於嚭曰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嚭諫吳王曰古之伐國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伍子胥曰越非實中心好吳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乃許之成

請成

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乃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敢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德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分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分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注明顯也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焉唯天下秉利度義焉詳吳語史記越世家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可乎對曰未可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通鑑外紀越入吳吳師自潰上姑蘇越圍王臺吳使王孫洛肉袒膝行請成於越曰孤臣夫差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意者欲如會稽之事敢布腹心

求成

國語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句踐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士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詳越語左傳宣公元年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亦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襄公三年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　隱公元年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取成

春秋左傳莊公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注宋人聽命諸侯取成而還

拜成

春秋左傳宣元年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文公三年衛侯如陳拜晉成也注二年陳侯為衛請成于晉故往拜謝

教成

吳子治兵吳子曰用兵之法教成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詳兵子

武成

唐柳宗元集請復尊號表五兵不試七德咸宣殊方者知歸貢囿者率服此武之成也

曲成

宋韓公安陽集判大名府再任滿乞郡第一表　公幹之畎澮稍延視息子牟之居海上敢忘朝廷斯惟洪造之曲成雖盡餘生之易報王珪華陽集乞退表推帝仁之廣育體天造之曲成聽還印於上臺許殺身於散地韓滉潤泉日記水火金木土數惟脩因天與人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因人而天矣上律天時範圍也下襲水土曲成也祖述堯舜人道也憲章文武王道也西漢書地理志曲成注有參山萬里沙祠陽丘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有鹽官縣名屬東萊郡

六成

小學紺珠始而北出　再成而滅商　三成而南　四成而南國是疆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六成復綴以崇綴丁劣反樂記注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

八成

小學紺珠邦汋　邦賊　邦諜　犯邦令　撟邦令　為邦盜　為邦朋　為邦誣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注行事有八篇　聽政音征役以比居　聽師田以簡稽　聽閭里以版圖　聽稱責以傅音附別　聽祿位以禮命　聽取予以書契　聽賣買以質劑子隨反　聽出入以要會同上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王海秋官大司寇凡諸侯

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六典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八灋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注八成也罪所不貸有一定之法故曰成以官成待萬民之治

君令時決事比也　士師下大夫四人掌士之八成曰邦汋邦賊邦諜犯邦令撟邦令為邦盜邦朋邦誣注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周禮秋官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疏此八者皆是獄官斷事成品式　注邦汋謂斟酌盜取國家密事邦賊謂逆亂者邦諜為異國反間邦令干冒王教令者撟邦令謂稱詐以有為者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邦朋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邦誣誣罔君臣使失其實

九成

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注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也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文中子文中子嘗曰夫樂象成者也被於形而流於聲王化之始終所以可見也故韶樂九成則有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藏乎

守成

貞觀致要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曰天地草昧羣雄競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剋由此言之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文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文之難方當思與公等慎之馬令南唐書嗚呼甚哉守成之難也非持守之難而援之者尤難非授之難而知其可受者為難商有天下成湯作之太甲守之而中有不類之憂獨非阿衡之佐則求其思庸之復也難矣周有天下武王作之成王守之而中有流言之變獨非周公征之則求其鬼鬻之推也亦難矣以唐太宗之豐功大業一正天下建不拔之基而昔王之立殺父之臣失父之政卒至大亂殆不及於太宗者乎元宗即位一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己慎刑勤政如一獨非任用群小屏棄忠良國用不畢於閩楚師旅不棄於准甸則庶幾完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以新造之唐而守之非道不幾乎朝榮而夕振其亡也不旋

踵故周世宗以衰世之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掇如也悲夫元王惲秋澗集元貞守成事鑑　古稱繼體之君猶持盈守成盈者甚之滿成者物之聚既成既盈乎孰身護一或怠則墮其成一或側則溢其盈可不慎哉伏惟陛下聰明睿智足以保臨即位之初追崇祖考尊禮大臣息兵愛民慎官節用固以得守成之道臣所以孜孜為言者蓋以治安難恃驕怠易生故也昔唐太宗問創業守成孰難魏徵對昔之興衰亂覆昏殆天授人與既得則鮮不怠驕有國之弊常由此起守成為不易太宗以徵言為然司馬光亦曰夫民有十金產者猶思先世所致必善身謹守惟恐失墜況享祖宗奄有四海之業將傳於無窮如何哉伏望　陛下以司馬光言為鑒唐太宗之問為法豈惟宗社之福實天下幸甚若夫聖子神孫既明其體不可不斷其用敢畧以四者為言纂武功平禍亂而一統者垂統之祖也尚文德以柔遠而為理者守成之君也仁義禮樂乃治之具也仁者政之德所以固億兆易動之心義者事之制所以明政務當然之宜禮者萬事之節所以革去僭越定上下之分樂者聲音之和所以蕩滌淫邪决天人之氣也此四者先王致治要道正在用之何如耳惟陛下垂察

持盈守成

宋張方平樂全集用人體要論經綸屯昧之時則有不次急用之擢持盈守成之時自宜遵常守故而已劉忠肅公集又免右僕射表以威德紹天地以至孝承祖宗恭黙無為方在持盈守成之日左右同體宜得秉道明義之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三

十九庚

成

樂象成 類說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

明師象成 抱朴子崇教變于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僞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

秋獻成 周禮夏官槀人春獻素秋獻成注鍇治弗爲成

陽慶其成 宋張文潛宛丘集禮論先王之於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惡其盛

衆論易成 尚意譬喻論策衆喔漂山聚蚊成雷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形本無也吠者多則無可爲有一人傳虛百人傳實事本虛也傳者衆則虛可爲實

佛道難成 宋蘇東坡集中和勝相院記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肴膾燔燒烹煑以肉飼虎豹烏鳶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後成

印壞文成 涅槃經中陰五陰亦非自生不從餘來因現陰故生中陰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

五穀數成 大智度論佛入合婆提城乞食有婆羅門以佛數數到其家心作是念是沙門何以來數數如負其債佛時說偈曰時雨數數墮五穀數數成數數成福業數數受果報婆羅門聞以慙愧取鉢盛食奉佛懺悔出家得阿羅漢

一斧斫成 宗門統要雲峯存禪師因洞山問什麼處來師云斫槽來洞云幾斧斫成師云一斧斫成洞云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云直得無下手處洞云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汾陽昭代云集甲早是因也

以字不成 頌古聯珠經首題八字昔有僧問地藏琛和尚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地藏曰看取下註脚又有問披雲寂師答以頌曰以字不是八字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渾和不是經　汾陽昭曰以八不成只目前經中未識註中看禽慧不爲多知解切要參玄達本源　佛印元曰以字不成八不是拈起經題皆擬議下所註脚任君看却是入門先問諱　佛慧泉曰以字不是八不成龍門風浪若雷霆多少遊魚迷去路依前和尚落滄溟　雲居祐曰我佛金言義海深關邊唯要悟真心首摽妙在當頭劄寥使泥牛曉夜吟　地藏恩曰拈起題撲不着却看下頭註脚了知字義炳然大藏潛通廣略　覺範洪曰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法身觸着無遮閑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萬人前呼不起　羅漢南曰以字不成八字非滿琅瑶載絶毫釐看經到此後開眼玉軸分明兩畔題　疎山常曰經題滿目孰知元點畫分明白義全佐國欲知功力大蕭何元是漢朝賢　開福寧曰以字不是八字不成無言童子笑忻忻優曇華現人間世鼻孔遼天鼻不聞　徑山杲曰以字不成八字非鑠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忿怒那吒失却威

語忌十成 傳道集修禪林僧寶傳九峯玄禪師曰語忌十成不欲斷絶機忌觸犯不欲染汚詳本傳

丹有三成 鍊還骨三轉曰小成服之延壽六轉曰中成服之長生九轉曰大成服之上昇故謂丹有三成

懶與慢相成 回溪史韻晉嵇康與山濤書曰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又縱逸來久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

作舍三年不成 回溪史韻後漢曹褒爲博士肅宗欲制定禮樂褒知帝旨上疏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

許褒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召玄武司馬班固問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受命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制度奏上會帝崩和帝立以新禮冠拜褒射聲校尉太尉張酺奏褒擅制漢禮宜誅帝寢其奏而禮不行注呂氏春秋魯哀公問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

治道非禮樂不成 回溪史韻漢禮樂志河間王有雅才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頌

不雄成 莊子不雄成不恃其成而處物先

法令成 回溪史韻唐袁天綱謂王珪曰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出十年官五品

肺字虛成 黃庭經肺神結華字虛成謂肺爲心之華蓋西方金色其質清虛

爲壇三成 周禮秋官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注爲壇于國外以命事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爾雅曰丘三成爲昆侖丘謂三重也詳敍下

恒山四成 山海經西山經西次三經槐江之山東望恒山四成成亦重也爾雅曰再成曰英

水到渠成 宋蘇東坡集與章子厚書俗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禪林僧寶傳楊昌善禪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遠離兩浙近離

鼎州曰夏在什麼處曰德山曰武陵溪畔道將一句來僧無語乃自代曰水到渠成詳本傳

累臺增成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累臺增成注增重也一重為一成也

其葉胥成 山海經中山經中次七經姑媱之山䔄草其葉胥成言華相重也

員葉三成 山海經中山經中次七經鼓鐘之山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員葉而三成葉三重也名曰焉酸可以為毒為治也

戚里織成 太平廣記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孔針宣帝被收繫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係身毒國寶鏡一枚後宣帝即位常以虎魄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一曰斜文織成宣帝崩不知所在詳針下

濟南推成 回溪史韻後漢韓棱肅宗時為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俱以才能稱帝嘗賜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手署名曰韓棱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論者以棱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外見故得推成

慶成 郊祀禮詳郊明堂禮并宜梅亭四六標準代回廖宜義慶成啓　共阿戎詼獨未見其父耳作靈光賦果有異於人乎申之雄箕長也厚意恭惟某官清門有寒素學甚都要在何見晚耶小淹賢業幸哉有子如此足表義方娟聞及爪已戒行李顧念江湖之賜號亦勤煙霧之勤移想汞朝雲已覺鋪張之巧扶持夜燎更勞駢儷之工某無以報瓊重於辭壁靈據一而傻柱五跂予望之胡琴四而鹿鳴三聊相侈也宋歐陽公集南郊慶成詩

祀敬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宮嚴大饗吉土兆精禋禮樂三王盛梯航萬國賓恩沾羣動洽慶與一陽新季冊尊長樂均釐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氣浹人神　明堂慶成詩　辰火天文次皋門路寢闢奉親昭孝德稚帝饗精誠禮以三年講舊作諦今依家本宜蘇本作講時因萬物成九筵嚴太室六變導和聲衆魏中天起風雷大號行歡呼響山岳流澤浹根荄賓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韓魏公安陽集恭謝天地慶成五言六韻　世積皇基厚天扶帝極安宸心思報重靈荅匪誠難蹈潔齋居敵凝嚴路寢寬二儀通聖饗三后接神歡惠澤閒秋倚和聲破曉寒南山薦君壽嶢闕聳群觀蘇魏公集恭謝慶成詩十韻嘉祐元年九月代劉相作時二府皆有詩議者云皆不逮劉公者公聞之曰某久不事筆硯此鹿情蘇校勘所作也人嘉其不掩善　聖孝富天世繼明兩全能饗禮交行路朝躬欵三年報齋復先端七日誠穹厚博臨通盼饗祖宗

嚴祀極尊精見章從質更新製鍾虞純後舊聲先是命禮官重定宋已制度務從簡質仍詔用舊樂舞佾前陳徹烈茂燎煙升達上儀成不析厚福歸諸己務違麗恩及庶祇還御瑞闈孚大號載頌元歷慶鴻名歡謠沸渭盈都輦協氣旁流浹海瀛百辟旅庭紛嶽抃四方延首效葵傾帝心虔畢常無怠億萬斯年享治平江湖後集王志道和丰庵慶成詩韻　重屋祇承敬勿休前星主鬯戴凝旋度筵九尺陳黃目助祭諸王禾白頭精意已知通烈祖儀文元不藏圜丘兩階屢舞苗民格何況金縢歲有秋江湖續集武衍恭謝慶成詩十闋　二載明禋帝意專瓣香直謝祖宗前願前威與從頭數紹述應須億萬年　晨曦籠紗絜玉階珠簾齊撤九門開一天星斗明如月法駕徐擎出殿來　宮監推簾探曉星景陽鐘動已妝成鳳輿陛續衛車馬黃道青濛尾駕行　禮成列聖宴群工浩蕩春風到竹宮傳旨簪花俄侶錦信知天子是天公　大官宣勸禮優寬中殿妃嬪各盡懽和氣滿城天色好不妨直際晚回鑾　樂奏仙韶進壽觥舡稜風細寶香清隔簾微見龍顏啓緣是優人有笑聲　宮前儀衛尚紛還花裏摩傳午漏殘見說御園才放水聖心游泳正觀瀾　染羅彤草幹天撲簇戴工夫關出奇惟有近臣恩數異尚方別賜細樂扶　小白長紅十里春歸來天仗擁香塵翩翩貴屋彤霞裏輦上無花止一人　士庶重重閒綺羅霽光熏作小春和御街兩行瞻天表比似前回人更多任希夷斯庵集慶成五首　國重明禋預戒期九筵宏敞肅宗祈增前萬旅皆花帽庭下千官盡綷衣三日齋心嚴殿宿一聲清蹕響簾帷聖躬靡恃皇天眷夙夜寅恭但長成　芝房翡駕倚通宵昧爽天興輦路遙原廟出遊畢漢祀太清先獻踵唐朝冕旒穆穆陞前殿鍾石鏘鏘達九霄謁恭侍臣分奏告嘉觴肅薦徧宗祧　合宮三歲縟儀收太室先期肇自周玉瓚黃流躬祼邑大圭元冕薦嘉羞靈臺畢舉三千禮鑾路安行十二游導從卻歸齋殿去詰朝壯璧對天休　仲辛肆事展明堂磬管鏘鳴更令芳蒼壁肅陳尊聖主二觴嘉薦侑皇雲車天上紛紛下月鑑庭中穆穆光八舉靚祠俱響荅吾皇誠意感穹蒼　紫宸朝罷御端門天宇澄清景氣溫丹鳳樓中黃纛立金雞竿上綵旗翻萬人聳聽風雷號四海均霑雨露恩須信畢宮勤肆祀君王本意在元元　陳杰自堂存藁元旦南郊慶成詩　熙朝政化謹三元有事都南典禮全嗣聖萬年初見帝小臣十起夜瞻天想回玉輅紅雲曉更揭金雞駿雨前但願慶成天下福賦詩豈必從甘泉

示成 圓悟語錄師示成脩造曰將山門下無禪可說無道可傳雖眾半千衲

子唯以箇金剛圈栗棘蓬跳者着力跳吞者用意吞莫作無滋味太嶮峻或若驀地體得如畫錦還鄉千人萬人只仰羨得要且覓他所從來不得所謂人人本分事也才生心動念承當擔荷早不本分了也直得萬機休罷千聖不㽔亦猶有依倚在快須擺撥遠脫那邊去始得所以道但有纖毫即是塵舉意便遭魔所撓成就一切總只由他破壞一切亦只由他奇特殊勝緣恒沙功德藏無量妙莊嚴超世希有事皆所成就慳貪憎嫉情識執着有為有漏垢染雜亂解路名相知見妄想皆所破壞也唯他能轉一切物一切物不能轉他雖無形段面目而包括十虛含凡育聖若有取之即墮見刺卒摸索不着諸佛開示祖師直指唯心妙性徑截承當不起一念透頂透底無不現成於現成際不勞心力任運逍遙了無取舍乃真家印也大慧語録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趣令心所向皆無礙決有此志學無上菩提常令方寸虛豁豁地不着言說不墮空寂無言無說兩頭俱勿依怙善惡二事無取無捨日月二六時中將思量計較之心坐斷不於空寂處住着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如空中雲如水上泡忽然而有忽然而無只向這裡翻身一擲抹過太虛當恁麼時安排他不得餖飣他不得何以故大法本來如是非是獨為不見釋

迦老子有言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為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着無言說今時士大夫學此道者平昔被聰明靈利所使多於古人言語中作道理要說教分曉殊不知枯骨頭上決定無汁可覓縱有聞善知識所訶肯離言說相離文字相又坐在無言無說處黑山下鬼窟裡不動欲心所向無礙無窒不亦難乎既為無常迅速生死事大決定有志直取無上菩提世間種種虛妄不實底事一筆勾下卻向不可取不可捨處覷捕者是有是無直得無用心處無開口處方寸中如一團熱鐵相似時莫要放卻只就遮裡看箇話頭僧問雲門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時卻向甚處懺悔雲門云露若有決定志但只看箇露字把思量分別塵勞中事底心移在露字上行行坐坐以此露字提撕日用應緣起或喜或怒或善或惡侍奉尊長處與朋友相酬酢處讀聖人經史處盡是提撕底時節驀然不知不覺向露字上絕卻消息三教聖人所說之法不着一一間人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佛不云乎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古德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遮箇道理也只怕無決定信決定志耳無決定信則有退轉心無決定志則學不到徹頭處且那箇是有決定信而無退轉心有決定志而學到徹頭

處者昔牛頭山第二世智巖禪師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為郎將常以弓掛一濾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方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為第子後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清朗謂巖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又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巖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巖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謂巖曰郎將狂耶何為住此巖曰我狂欲惺君狂正發夫嗜色滛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貞觀中歸建鄴入牛頭山謁嬾融禪師發明大事嬾融謂巖曰吾授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長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於汝遂為牛頭第二世祖師此乃有決定信而無退轉心有決定志而學到徹頭處底樣子也三教聖人所說之法無非勸善誡惡正人心術心術不正則姦邪唯利是趨心術正則忠義惟理是從理者理義之理非義理之理也如尊丈節使見義便為逞非常之真勇乃此理也圭峯禪師云作有義事是惺惺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心臨終能轉業亦此

理也清涼云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亦此理也佛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亦此理也李長者云圓融不礙行布即一而多行布不礙圓融即多而一亦此理也永嘉云一地具足一切地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亦此理也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亦此理也其差別在人不在法也忠義奸邪與生俱生忠義者處姦邪中如清淨摩尼寶珠置在淤泥之內雖百千歲不能染污何以故本性清淨故姦邪者處忠義中如雜毒置於淨器雖百千歲亦不能變改何以故本性濁穢故前所云差別在人不在法便是這箇道理也如姦邪忠義二人同讀聖人之書聖人之書是法元無差別而姦邪忠義讀之隨類而領解則有差別矣淨名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是也忠義之士見義則本性發姦邪之人見利則本性發如磁石遇鐵而火逢燥薪雖欲禁制不可得也如尊丈節使雄烈過人唱大義於萬衆之中聳動而聽亦本性忠義而見義則發非造作非安排教中所謂譬如摩訶那伽大力勇士若奮威怒於其額上必生瘡疱瘡若未合閻浮提中一切人民無能制伏佛以此喻發菩提心者菩提心則忠義心也名異而體同但此心與義相遇則世出世間一網打就無少無

剩矣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運往矣書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永嘉所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了雖不斂歎直下自信不疑季恭志趣不凡春秋鼎盛正是奔走塵勞之時能以此時回來學無上菩提非夙植德本焉能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宰願堅固此心終始如一觸境遇緣不變不動方名有力大人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君念念以此一段大事因緣為未了未説直下超證凡省得日用因緣處許多障道底惡業況一念相應轉凡成聖耶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古來自有為善底樣式博極群書只要知聖人所用心處知得了自家心術即正心術正則種種雜毒種種邪説不相染污矣季恭立志學儒須是擴而充之然後推其餘可以及物何以故學不至不是學學至而用不得不是學學不能化物不是學學到徹頭處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義孝道乃至治身治人安國安邦之術無有不在其中者釋迦老子云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便是這箇消息也未有忠於君而不孝於親者亦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者但聖人所讚者依而行之聖人所呵者不敢違犯則於忠於孝於事於理治身治人無不周旋無不明了行看尊大節使立大功凱旋而歸季恭一躍青雲之上成氏之門有武有文無可疑者季恭勉之

孝弟集成

宋史和㠓傳㠓少有俊才父奇之後擢進士累官至太子中允淳化初㠓補注疑所撰今孝弟集成十卷以獻遂以本官直集賢院

朱子集成

序　吾友黃觀樂取梅庵朱氏諸書在四書外者粹為十加傳註增説名之曰朱子成書俾予序嗚呼是可以言成矣朱子前蓋未嘗有成書也傳註繁蕪雜著偏駁至通書而後粹然出於正然自為書與諸子相望非述而不作意也朱氏始而後六經之説粲然復興諸子百家之可傳者亦各有論著始終條理可以言大備矣昔者吾夫子蓋未嘗著書書定詩删春秋筆削而已今誦四書者六經如可後尊集註者他書皆可略甚不然也余少不佞自為時文時每欲窮索古人心冒趣味不但雷同是非止嘗盡讀朱氏書漫試語同輩朱氏於熙寧元祐孰主介父君實孰右無不謂玄元祐右君實乃殊不盡然蹤是觀之議論之不可盡如此況學問哉四書外政大有事此成書之不容已也今成書為太極圖通書此所為異象山而貫論辨者也正蒙蹤易以起而啓蒙又本義之所以本也西銘則天地萬物之同體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之道也皇極指要則西山相與況潛超悟天人之要而門弟子之不得

聞者也冠昏喪祭折衷三千年之異同而歸之一莫備於家禮陰陽水火流行造化之妙度量權衡統和天人之本莫博於參同契律呂書若陰符之説所以祐世感而反之正者皆不可以不之知也嗟乎曰書若天地也是十書者二氣五行也微是十者無以發四書之用不觀於此者亦無以集朱氏之成學者試以予言思之豈不足以矯然而有省矣乎不然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觀樂是編緒語録全集披同時往復跋涉關訂質確又將類詩話雜説於此外如于種未愁也觀樂學於先子有年往從盧山西坡家有異聞得遺墨今為此書與勉齋西坡皆當家盡力於朱門六大德乙巳冬至盧陵劉將孫謹書

大司成

禮記文王世子大司成論説在東序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席間函丈注請問所容也四六叢珠唐常衮授魚朝恩撿校國子監制大司成以三德三行教國子所以明詩書禮樂之宗立忠信孝友之本使方領矩步敬業樂群繫於化成者選尤重以其違俎豆之禮嘗亦委膠庠之事能以德義導其諸生也鄭氏譚綺稱國子監祭酒曰大司成司業曰少司成宋史職官志崇寧三年詔辟雍置司成一員四年詔辟雍待四方貢士在國之郊太學教養上舍生在王城之內內外既殊司下未倫辟雍有司成在侍郎之次國子有祭酒司業列於卿少事體不順合行釐正改辟雍司成為大學司成總國子監及內外學事凡學之事皆許專達仍立學官禁謁宋李忠定公集給事中除大司成誥　朕樂育天下之材恢庠序於海隅發明先聖之教合儒道於學宮必資雅望之臣以總成均之政歷選在位爰得其人具官某直諒多聞靖共有守智足以知聖人之道文足以為學者之宗頃被明揚荐躋華要代言西掖訓辭有灝噩之風列職東臺議論極忠嘉之益方師儒之虛席非老成而曷居莫如汝宜其為朕往惟京師首善之地而學校賢士之關英俊並游道藝焉考法令欽承具皆朕制作之規賢能賓興資爾推行之力務稱圖任嗣有寵褒劉才邵杉溪居士集賀葛司成啓　伏審顯膺綸綍榮領膠庠陞禁從之華資處儒宮之極任既頒成命允協師言洪惟熙朝欽若成憲期道化周流於宇內而賢能悉囿於敎中遠追三代之風肇建十學之法觀而化者贍雲漢之成章推而行之宜紀綱之具舉東求名德之碩輔俾總內外之師儒顧非鉅賢孰膺隆眷恭以司成先生際天蘊識名世標才懷經濟之遠猷秉柔嘉之懿德笑辭川湧既源深而流長將彩星陳獨芒寒而色正會逢華旦自結深知飛逸步於亨衢騰休聲於輿論遂亟膺於新渥

爰峻陟於近班多士聞風達道再聆於木鐸嘉猷入告姓名行覆於金甌
𦘕集質無膺受知有素遡縻恩館思伏砌以未由倍積慶悰彌依風而結
戀許景衡措燈集賢盧司成啓　伏審光被渙恩峻更新命尊論說於東
序自昔有聞流道德於西雍于今乃見朝廷屬望師儒得人傳聞四方鼓
舞多士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學通聖闕名重賢關群居講磨不獨發明於
經術一時操履固已矜式於朋游順自謙坦揚于殿省休有譽處蔚在聖
神方壁水之俟儒饋絳帳之虛席數求其可宜屬諸誰刻復三代里選之
文而革千載科舉之弊天子樂育德音見於日新海宇欽承賢能舉皆雲
集自非學校之先進焉可模範於後來三年有成尚稱遲之一變至道庶
幾可也惟懋非常之績上神至治之功言謝諸生入贊大政某下辭蔦勝
仲冉陽集辭免大司成劄子　臣准東上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大
司成者虎賤之臣驟膺觀擢聞命震怖不知所為恭惟陛下大興庠序以
興斯文肇教之遠外薄海表而成均辟廱之長實總中外學政非宿德名
儒豈稱任使伏念臣孤愚一介經學淺薄徒知安分守義而行能器識無
以逾人昨拔選除寺貳國子成夜匪懈顧有毫髮之效而訖未有聞方懷
曠官以奸刑史敢謂天慈不遺微品特加因任就進從班雖曲渾所加狂

臣至榮幸而公議可畏不敢輒冒非據之寵伏望睿明特行還令追寢誤
恩豈惟示名器之公亦以增學校之重所有告命臣未敢祗受干冒天威
臣無任屏營
俟命之至。

訓成 北史后妃列傳序齊孝昭置八十一御女四十九曰訓成

任成 馬明叟實賓錄齊長沙威王晃少有武力為高第所褻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樹上令數人引之銀纓皆卷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矟應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調試之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　梁廬陵王續膂力絕人馳射遊獵發命使中高祖嘗曰此吾家任城西漢書地理志任城縣名屬東平國注故任國太昊後風姓莽曰延就亭

馬成 四漢史韻後漢虞延字子大為洛陽令陰氏客馬成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榜二百陰就乃譖延多所冤枉世祖親錄囚徒延陳其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欲回趨東延前執之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伏法成大呼稱枉帝知延無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可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

王成 四漢史韻後漢李燮父太尉固為梁冀所害二兄亦死郡獄燮年十二姊文姬審告父門生王成將燮入徐州界令變姓名為酒家傭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十餘年梁冀誅詔求固後嗣乃還南鄭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相成 羅泌路史後紀黃帝者有熊氏即神牧於相成主莊云牧馬童子相成即襄城公前玉字云受襄城小童步六紀之訣貴豐小童步三綱之法三期云襄城小童授軒皇七毛六紀天綱之經四拯明升云帝封一通於太山一於芬威山

道成 高僧傳道成不知何許人居于天邑演彼律乘戒月揚光圓而不缺德瓶吉實滿而不傾顯慶中數四方一宗有同霧市詳明律僧　字明範姓陶氏丹陽人性用安詳威儀合度天人樓楷罕有其儔以開皇十九年五月五日遷神於興嚴寺春秋六十有八詳明律僧雪竇語錄送道成禪者　曹溪流非止水一點忽來千波自起直須釣鰲釣鯨莫問得皮得髓君不見石頭有言兮聖不慕他靈不在己成禪成禪誰家之子

法成 高僧傳法成姓王氏出家苦節勤于化導聲發響隨行高質直成行激勸多以崇福為己任焉詳興福僧五燈會元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柏枝孤居巖穴習禪為務後小疾便告眾云亡侍疾人咸在空中有甜馬皆負金鞍升空而去詳習禪僧　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也詳禪僧

無成 高僧傳姓馬氏扶風人履業清正神悟絕倫聞什公在關負笈從之什問沙彌何能遠來荅曰聞道而至什大善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愈深於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更互講說受業二百餘人詳義解僧

慧成 五燈會元姓段氏澧陽人受業於十住寺聞南岳闡化之盛即往依之岳令入方等觀音法華般舟三昧歷試諸行以消宿障得解衆生語言三昧又於荊州枝江創造籃寺陳後主聞師名召之敕然不往後令江總往迎之帝躬請戒法賜所居曰禪慧寺

繼成 五燈會元袁之宜春劉氏子師赴太尉陳公良獨齋時徽州皇帝私幸觀之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常問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師曰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嗣智海平禪師詳禪僧

後成 西漢書匈奴傳西域孤蘭支將人衆二千餘已降匈奴單于之孤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帥也

樂成 西漢書地理志樂成縣名屬河間國注[illegible]

水首受虖池河東至東光入虖池河莽曰陸信　又侯國縣名屬南陽郡

安成 西漢書地理志安成注侯國莽曰至成縣名屬汝南郡　又安成縣名屬長沙國注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莽曰思成

文成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文成顛歌注文成遼西縣名其縣人善歌莽曰言虜

高成 西漢書地理志高成注都尉治縣名屬勃海郡　又本志高成注洈山洈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行五百里莽曰言程師古曰洈言危繇讀曰由縣名屬南郡

北新成 西漢書地理志北新成縣名屬中山國注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滱莽曰朔正

新成 西漢書地理志新成注侯國縣名屬北海郡　又本志新成注惠帝四年置蠻中故戎蠻子國縣名屬河南郡

建成 西漢書地理志建成注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莽曰多聚縣名屬豫章郡　又本志建成注侯國縣名屬沛郡

鐔成 西漢書地理志鐔成注康谷水南入海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過郡二行七百二十里應劭曰潭水所出東入鬱音潭玉康曰鐔音譚師古曰直音是縣名屬武陵郡

良成 西漢書地理志良成注侯國莽曰承翰師古曰左氏傳所謂晉

侯會吳子于良即此是縣名屬東海郡

肥成 西漢書地理志肥成注應劭曰肥子國縣名屬泰山郡

遂成 西漢書地理志遂成縣名屬樂浪郡

宜成 西漢書地理志宜成注侯國縣名屬濟南郡

石成 西漢書地理志石成縣名屬右北平郡

義成 西漢書地理志義成縣名屬沛郡

隰成 西漢書地理志隰成縣名屬西河郡注莽曰慈平亭

陸成 西漢書地理志陸成縣名屬中山國

昌成 西漢書地理志昌成注侯國縣名屬信都國

驪成 西漢書地理志驪成注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師古曰揭音桀縣名屬右北平郡

抱成 隋書地理志抱成縣舊名抱犴置郡平郡發十八年改曰抱成

梧成 西漢書地理志梧成縣名屬琅邪郡

景成 西漢書地理志景成注侯國縣名屬勃海郡

穀成 西漢書地理志穀成注禹貢瀍水出朁亭北東南入雒師古曰即今新安朁音潛縣名屬河南郡

南成 西漢書地理志南成注侯國縣名屬東海郡

廣成 西漢書地理志廣成縣名屬右北平郡注莽曰平虜

信成 西漢書地理志信成注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東北至蓨入漳水縣名屬清河郡

郚成 西漢書地理志郚成注侯國莽曰郚成縣名屬山陽郡

告成 舊唐書地理志陽城縣武德四年割陽城嵩陽陽翟置康城縣　又置嵩州治陽城貞觀元年割陽翟隸許州三年省嵩州及康城縣以陽城嵩陽屬洛州登封元年將有嵩山改為告成縣

成州 五代史職方考成州秉亭後唐置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四

十九庚

成

詩文

廣成頌 廣成頌者漢南郡太守馬融之所作也是時鄧大后臨朝隲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謂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横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云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憂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値厄運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潜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大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絶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

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疆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酆郊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詩詠圃草樂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囿營于南郊徒觀其坰場區宇恢胎曠蕩藐夐勿罔寥豁鬱泱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阹環瀆右矕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溠貫以滎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礧礧鏘鏘嶉嶉隆穹槃回嵬峞錯崔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其土毛則搉牧薦草芳茹甘荼茈其芸蒩昌本深蒱芝荋菫荁蘘荷芋渠桂荏鳧葵格韭菹于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栝柏柜柳楓楊豐彤對蔚崟頎㠑崒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濩蒞黈熒惡可殫形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然後舉天網頓八紘揫歛九藪之動物繯橐四海之飛征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

移群鳴膠膠鄙駭譟讙于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於時營圍恢廓充斥川谷罦罝羅㒍彌綸阬澤臯牢陵山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為堅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驌驦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脩橦曳長庚之飛髾載日月之太常棲招搖與玄弋注枉矢於天狼羽毛紛其彰馳揚金叜而拖玉瓖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旝摻其如林錯五色以摛光清氛埃埽野場誓六師搜儁良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伐鼓撞華鐘獵徒縱赴搆䡲𩏂霍奔𨏩驚分奔驤擾韋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風行雲轉匈磕隱訇黃塵勃滃闇若霧昏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之翳昧僄狡課才勁勇程氣狗馬角逐鷹鸇競鷙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絹猥䂊䂊特肩脰完羝搗介鮮散毛族梏羽群然後舉爨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梧轢投足狂擊頭陷顱碎獸不得猭禽不得瞥或夷由未殊顛狽頓躓蝡蝡蟫蟫充衢塞隧葩華𧹞布不可勝計若夫鷙獸毅蟲倨牙黔口大匈哨後緄𨅔歇肝負隅依阻莫敢嬰禦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刲刺裸裎袒裼擊樀捷𤢤枳𣢶窮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獄𤜃熊抾封狶或輕訬趬悍𤸧𨁽蔞須犯歷嵩巒陵喬松

履脩橑踔攳枝杪標端尾蒼蜼𣿉玄猨木產盡寓屬單罕罔合部署弋同曲瑚行絲驂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矰碆飛流纖羅絡縸遊雉群驚晨鳧輩作翬然雲起霅爾乃散觀高蹈改乘回轅泝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横天潢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捎罔兩拂游光枷天狗緤墳羊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籞川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蠡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潜鱗踵介旅逆獱獺洊滲蠹汾橈滄漩漻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黿於是流覽偏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嵺愀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旍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以蒼柀被以綠莎濱養沈滯錯紾槃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乃命壺涿驅水蟲逐罔螭滅短狐搏鯨鯢然後方餘皇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靡颸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淫魚出蓍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水禽鴻鵠鴛鴦鷗鷖鶬鴰鸕鷁鷺鴈鷿鷉乃安斯寢戢翮其涯魴鱮鱣鱨鮪鯉鱔鯊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然猶詠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於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徒既簡器

撫既攻然後振旌班會於暘搞功群師疊伍佰校千重山嚳常滿旁狙無窒潤王業隊。腊夫趣行渚豚車決燔炙騎特鼓駭羣鋪鐘鳴既觴若乃陽阿袞吏之昔制闌龜華羽之南音所以洞蕩旬聽發明耳目蹴越蘊情駭惆底伏鏗鏗鎗鎗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膏象胥而來同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耀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爲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秘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采清源嘉岐陽登俊傑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察滛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群雅宗重淵之潛龍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覽鼎俎耳聽康衢營傳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廚索膠鬲於魚鹽聽寗戚於大車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常悉覽休祥總括群瑞遂褀鳳凰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永逍遥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闋北轅反旆至自新城皆伊闕又洛京。宋李忠定公集議責成狀。　臣竊以廢置賞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鯀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竄殛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效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爲治況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衡決紛然無所適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其間反爲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今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寧有所改易否乎所謂粘罕斡離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衆而吾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取勝也譬猶奕者置棋不定不足以勝敵況於用人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爲細故之所搖勿爲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爲也元李庭寓庵集故嵩州安撫使成公墓表　孝莫大於顯親此前哲之格言也蓋人子有不幸

不能終養其親而於既歿之後振親之功實行義懇求當世立言之士發揚論撰著之金石傳於後世使不與草木俱腐以自慰其曩昔養親不足之心亦可尚也已長安成氏子幼從子遊年甫其冠而喪其父自痛生之晩而親沒之亟不獲伸於終養之志故然衰絰之中拳拳求予文以表其墓拒之再三而請益堅爲之銘曰火辰驅驛金祚終中原鹿走兵囊囊公秉其特起萬逞手提長劍隨元戎指麾萬騎疾於風剪除強梗蘇疲瘵擅書飛報達九里王麟剖符酬雋功祀人一夕憂天崩責土莫障洪流東運閑朔野飛真龍四方豪傑如雲從老鵰垂翅僊搏空一枝甘與鷦鷯同人以富貴災厥躬知止不殆孰如公年登八秩資用充奉祀有子續其宗天之報施亦已豐樂邊原西卜幽宮高墳前直終南峯鐫詩舉琰傳無窮陳氏家塾贅隅子歔欷瑣微論　天生萬業爲茲人用紛紜交蔓將焉救之有條有綱統宗會元故作文成爲贅隅子曰文成而道存道存而事協事協而功易有不由於此者猶捨舟而渡淵其能濟乎嗚呼順道而不順人者少矣順人而不順道者衆矣贅隅子曰弗人斯人之行也邇道而心遠臨利而志親胥思而發怒或問成人贅隅子對曰將爾三至崇爾五反曰何謂三至曰患不在大以赴人之急爲至言不在勝以彼特之惑爲至行不在元以鎮特之俗爲至何謂五反曰特未遇則反之於命衆未孚則反之於德俗未附則反之於信名未光則反之於道功未著則反之於力或者舉人於子曰彼之道不其至歟贅隅子復之曰吾昔臨於溪澗沼沚見其泉清源洸欲狎而玩之及臨乎江河淮瀆見其巨浪滔天則憚然有畏之之色至於弗至則吾弗知之矣或問子貢之辨與蘇張爲孰愈贅隅子對曰義存魯國則子貢之力也治利六王則蘇張之術已辨與不辨則吾弗知之矣贅隅子曰女不耻其身之不正而耻其色之不偶士不耻其才之不充而耻其祿之不厚亦不思之甚矣贅隅子曰君子之於己也薄矣其於人也厚矣小人之於藝也廉矣其於人詳矣贅隅子曰猛虎不傷其類而傷其非類謗者不聞於自己而聞於他人也贅隅子曰君子哉報德不報怨先跡而後覩先危而後安或問堯舜之壽考生民之壽考耳又曰漢之黨錮曰非人實黨錮而主之自錮也嗚呼因道德械忠信適足以殄絶不亦悲乎贅隅子曰秦漢而下才不必於朝廷道不謀於草野此生民所以未乂也贅隅子曰大僞若真大邪若正大私若公大害若利聖人不啓人以爲賊而奸人遂聖人以爲賊贅隅子曰生不能仁人死不遇明主亦士之恥也或問出處之道贅隅子曰民不富士不榮君不勝國不壯勃

然而耻者三代之人焉飽於道醉於德饜於仁饜於義卓然而宅善者五帝之人也非五帝之人靜而三王之人躁蓋君子之時行矣聲隅子曰堯舜不以天下量其位而以天下量其德桀紂不以天下量其德而以天下量其欲或曰有金張之貴王石之富乎之以理義何如曰可也未若樂道以貴而貴足尚知道以富則富有餘唐杜工部詩漫成詩三首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村逕逐門成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江皐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老知余懶是真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剌鳴岑參詩鳳翔府行軍送程君赴成州 程侯新出守好日發行軍拜命時人羨能官聖主聞江樓黑塞雨山郭冷秋雲竹馬諸童子朝朝待使君錢起詩偶成詩 含臺意不淺微月上簾櫳門靜吏人息心閑囹圄空繁星入疎樹驚鵲倦秋風始覺肅甲刺宵眠亦在公李商隱詩漫成詩 不妨何范盡詩家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陽花 沈約憐何遜延年毀謝莊清新俱有得名譽底相傷 霧夕詠芙渠何郎得意初此時誰最賞沈范兩尚書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

日唯觀對屬能 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總端倪集僊殿與金鑾殿可是蒼蠅惑曙雞 生兒古有孫征虜嫁女今無王右軍借問琴書終一世何如旗蓋仰三分 代北偏師銜使節關東裨將建行臺不妨常日饒輕薄且喜臨戎用草萊 郭令素心非黷武韓公本意在和戎兩都耆舊偏齋淚臨老中原見朔風宋王安石臨川集詩 文成五利老紛紛方丈蓬萊但可聞言方士之虛誕神仙但可聞不可見萬里出師求貳馬飄然空有志凌雲李斯傳公子高上言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大宛之役耗竭中國最甚公言武帝役人之多乃徒有欲仙之意蓋譏之也神宗嘗曰漢武帝至不仁以一馬之故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如草芥此天下戶口所以減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宋景文公集偶成詩 不用真如鼠胡髏亦有鶉田園未歸客天地一畸人京邑風霜苦江鄉歲歲春可能逃鬼笑長送左朱輪 漫成 日烈花休樹結陰紅牙貪得萬黃金伯松不學陳遵飲爲識鴟夷是酒箴詩海繪章劉景文偶成詩 每過楊子宅時醉庾公樓黃鵠雲霄志白蘋江海流讀書非世用種樹是吾謀自識文章貴多尋瀟洒侯孔武仲詩偶成 翦斷長繩入網羅十年光景忽蹉跎欲提長劍爲游說且臥空山學揣摩砧杵夜寒醒醉

夢風霜秋緊後詩魔不須計校當時事黃卷書中寵辱多陳古靈詩和運使兵部秋成 重湖收積潦多稼結盈疇貸息移書減逋租案籍求民情寬慼頻歲計上參謀寄語昆堂老生初早晚修夏文莊公集御製恭謝天地禮成 元真簽誨惟疇德耀崐靈獻務降衷僊里肇禋尊妙道國陽嚴配報層穹百神右序儲蓄社群后寅威仰聖風聲震山淵踰日曆澤流根葉徧區中考熙茂範登虞舜積累遐源晉帝鴻柔遠九垠書軌混疑休千載地天通賡歌紫禁唐文盛第頌青緗漢德融威業巍巍心翼翼古今能事集皇躬蘇潁濱集西成 野老端相慶西成僅十分寒來多讓酒客過預留饋近事姑求飽遠憂要浪閑一壺真有理終日得醺醺 偶成 年來衰病正相兼薄宦奔馳尚未厭詩句空多渾漫興俗緣已重不須添贅牙向物知難合疎懶憐公猶未嫌時聽淵明詠歸去猶應爲我故遲淹曾鞏元豐類藁偶成 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迕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江湖前集鄭介夫謾成 衲帽麻衣君勿輕有如華袞貴難名人須自力方能立事若無誠斷不成倚物蔓條終嫩脆肯霜寒栢始堅貞男兒一幅黃金骨莫學伊阿浪死生鄭俠西塘集漫成琴雖古意元無取詩近虛名亦懶吟不是將心就無事都緣無事可關

心風送微涼來小虎月回清影向疎簾不知人世何珍麗可與詩書氣味雙綦崇禮北海集漫成 生平雅志在林溪故里塵昏未定棲晚向瓊臺背問舍書當淮塞聽鳴鞘出郊勝書圖亭勝累扶應須酒植勢隨意一觴兼一詠醉言無次亦無題 書述今古懶不讀搏列聖賢時一中願我本無當世志愛君真有古人風賜環忽恐歸期促放蓋常嗟樂事空山鹿野麋便戎草鳳凰終合止梧桐劉龍雲先生集安成道中作六首故家楚尾隣三湘祖有猜地麻與桑利機未判身輕寄在涯寄將一葉上歸釣顏尾秋滄浪 翠篠娟娟摸暗蒼半隱半見誰門墻分曹戲兒嶷鴈行今我垂垂老景遍竹馬鳩車憐汝狂 波面挪鱗銀作刀波裏陟鳌紛暗毛清秋駛觸吳兒攙會待長風十萬里躍入雲海翻驚濤 愚智紛紛同一朽翦斷愁根莫如酒誰是孰齋不離手但令秋秫登我場不應他日羞牛後新里富南義牆北一水中飛抹山泉吳歆楚俚愁征客十年仍作嗟嗟遊羞拾靈棋問通塞 酸然軟雨吹空濛忽掛萬丈橫霄虹陰晴回互倏翕中由來天意不可測惜哉庶物終鞠窮張文潛詩偶成詩 官事一酒甕寢齋低竹簷朝昏聽過半老病醉相兼樓晚雙旗裊城昏疊鼓嚴隔江吹笛處空碧貼新蟾 馬啼宮直散歸含日猶長晴樹殘春綠回風欲丙凉

又知癡有絕端爲酒成忙可是嘲須解平生一漫郎　隷適長安樹春歸空隔年愁多落花地情違倚樓天河漢崑崙外蒼龍北極邊老知玄有味

羞更賦

神仙

成氏

千家姓成　商　上谷羅泌路史高辛氏紀成氏高辛氏之後古今姓纂姓纂周文王第五子成叔之後子孫以國爲氏後爲楚所滅子孫去邑爲成成肅公極公並爲周卿士左傳楚大夫成得臣若敖叔也成大心成熊並其後也　左傳僖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楚成得臣帥師滅夔定八年晉師將盟衛侯於專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者成何曰我能盟之成十三年劉肅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文五年成大心帥師滅六姓氏遂華廣陵上谷弘農姓苑周文王第三子封成爲成伯成肅公極公入爲周卿士　楚滅郕子孫去邑爲氏　漢複姓十五氏　莊子有務成　廣成　顏成子游　伯成子高　韓子有容成　列子有考成晉郤犨食采苦成　苦成叔　宋大夫老成方　盆成括仕齊　晉芙成偉子　漢古成雲廣漢太守　高祖功臣陽成延　後漢上成公白日升天　晉車成將爲戊己校尉古成氏後也史記有形成氏是爲複姓

成得臣楚大夫子玉僖二十三年傳　成大心帥師滅六文五年　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十三年　成覸孟子　成封東漢儒林傳千姓編周文王成叔之後漢南太守成瑨望書出上谷廣陵亦有郕姓同古今姓氏辨證出自羋姓楚若敖之孫令尹得臣字子玉以王父字爲氏得臣生大心字孫伯及子西子孔名嘉與孫伯皆爲令尹其後成虎字熊爲大夫裔孫歆仕他國者周以爲大夫成愆秦成差米成讙晉成何成鱄是也漢成雄居上谷縣吳後周常山公唐中書令成汭五代有軍將成美　謹按春秋時周魯皆爲成邑當時大夫之食其邑者未必不以爲氏羋姓成氏自玉孫伯而下皆以名顯諸侯後嗣又不乏人則王父字爲氏在理不疑而周大夫宜亦楚人之裔也

成荆

史記范雎傳成荆勇爲而死成荆古勇士

成慶

西漢書廣川惠王傳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絝長劍晉灼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　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軻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子非荆卿也

成方

西漢書雋不疑傳夏陽人姓成名方詐爲衛太子

成信

史記酷吏傳王溫舒爲河内大守郡中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内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關中楊贛成信等　義宣爲右扶風坐怒成信亡藏上林中　宣使郿令格殺信　漢書音義曰成信宣吏

成得臣

蘇子由古史陳世家十一年楚成得臣代我取焦夷城頓

成瑨

元一統志成瑨弘農人以清名見知舉孝廉拜郎中遷漢南太守舊多豪強中官盤牙境上瑨下車振威嚴以撿攝之漢桓帝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估貴不法功曹岑晊勸使捕之付獄笞殺之桓帝徵瑨獄死

成翊世

元一統志成翊世字季明平原人爲郡吏少好學深明道術東漢延光中常侍樊豐誣周狀帝不從而豐等又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以順帝司空張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受任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尚書僕射虞詡推重將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爲議郎後尚書尤雄等復舉爲尚書稱朝廷已有儀敬之

成公英

東漢書成公英傳成公英者金城人中平末隨韓遂謀議軍事建安中遂自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惟英獨從其將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克遂歎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爾英曰舉事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自棄巢窟而依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有爲也遂從其言時衆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胡羌胡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操操見之甚喜以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過前操命射之三發皆中應弦而斃操抵掌笑曰但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下馬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主人在實不來也遂流涕哽噎操嘉其忠益親敬之魏黃初初河西復亂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

成淹

魏書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六世孫祖昇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爲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卒淹好文學有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彧以爲員外郎假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著作郎時顯祖於仲冬之月欲巡漢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上接輿釋遊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等諸人不如成淹論適釋人意乃勑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蕭賾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廟昭明等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高祖勑尚書李沖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昭明言本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來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既久南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貂璫耀日百寮內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

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間衣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號慕聞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稱滕而言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奉主人裁以弔服使人惟齎裲襠比既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帢以申國命今爲魏朝所遣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高祖遣李沖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沖曰我所用得人仍勑送衣帢給昭明等賜淹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疋十六年蕭賾遣其散騎常侍庾蓽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雲物高祖勑淹引蓽等館南矚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爲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敕工採者獲多豈春秋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蓽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卿何爲不作于禁而作魯肅

淹言我捨危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官江表詔觀是非乃造肅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日引入我與語自當知之及鑾輿行幸肅多色從勑淹將引若有古蹟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乃隨司馬東渡肅知淹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間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敘之肅言臣前朝歌爲淹所困不謂此事仰聞聽覽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困肅言淹才詞便爲難有聖朝宜應敘進高祖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己達人正可顯臣之美高祖曰卿既爲人所屈欲求屈己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己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淹龍廄上馬一疋幷鞍勒完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勑給事力送至

洛陽幷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次靈丘屬蕭鸞遣使勑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見高祖停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陛下俯應人神按劍江湄然猶不可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爲干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凡夫高祖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高祖幸徐州勑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檝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勑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勑賜驊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材日有萬計伊落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勑都水造浮航高祖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之誠兼歷官著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爾乃相聞選曹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後拔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客十

年四方貢聘皆有秋遺毫釐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啓乞外祿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謚曰定　于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詠但詞彩不倫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閒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閭巷淺識頌諷成群乃至大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成公綏

晉書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飢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爲天地賦曰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照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彩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六氣氤氳蚑行蠕動方聚類分鱗殊族別羽毛異群各含精而容治咸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燿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獸峙據於參伐青龍垂尾於心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烏奮翼於注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駱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翔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峙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吉祥慧孛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沆漭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崑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阯扶桑高於萬仞尋木長於千里崑崙鎮於陰隅赤縣據于辰巳於是八十一域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冀白壤荊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兗帶河洛揚有江淮辯方正土經略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濛南暨丹炮北盡崆峒遐方外區絕域殊鄰人首蛇軀鳥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穰林浮水若獸若人居于大荒之外處于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彊統群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既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鼇足而續毀鍊五石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奓闊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傾盡鑒於有形仰蔽視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於天外綏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爲嘯賦曰逸群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睎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攜手踟躇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洿細而不沈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琴瑟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引唱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鶩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憀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濞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涸冽縹眇而清昶逸氣奮涌繽紛交錯烈烈飈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群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獸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乎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藹之溷濁變陰陽於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盤石漱清泉藉皐蘭之猗靡蔭脩竹之蟬蜎乃吟詠而發歎聲駱驛而響連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磞硠震隱訇磕嘲嘈發徵則隆冬熙烝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嚁而清厲信自然之

極麗見殊尤而絶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于時緯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寗子斂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儛而忭足鳳凰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此音聲之至極張華推重嵇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絶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秘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爲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群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太沖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覩而韜翰雖高步當年故以騰華於古鄒湛之持論褒貶之發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季雅摛屬通遺風備成德稱爲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彥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女風流可尚權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彥曹毗沉研秘籍踠足下寮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充之學識信清壯也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瞻筆削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擢湘中之實挺荊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著之蛟鳳長康矜能過實譎諧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絶之目仲靜機思通斂迹譽清濁德與西代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贊曰文象鳴法宮徽流音美哉群彥揚鑣翰林俱諧振玉各擅鏘金子安太沖遒文綺爛袁庾充博縟藻霞煥絮使辭人共超清貫

成公簡

晉書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爲中書郎時馥已爲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愧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苟晞與晞同沒

成景儁

南史成景儁字超范陽人也祖興仕魏爲五兵尚書父安樂淮陽太守梁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内附景儁謀復讎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爲鄱陽内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鴆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爲屈法景儁家讎既雪每思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時以比馬仙琕泰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人樹碑紀德卒謚曰忠烈云

成軌

魏書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少以罪刑入事宫掖以謹厚稱除中謁者僕射高祖意有所欲軌瞻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尋進御食于時高祖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車駕還賜帛百匹景明中嘗食典御丞僕射如故轉中給事中步兵校尉勅侍東宫延昌末遷中常侍中嘗食典御光祿大夫賜爵始平伯統京兆都將轉崇訓太僕少卿遭母憂詔遣主書常顯景弔慰又起爲本官進安東將軍崇訓衛尉卿久之超遷中侍中撫軍將軍典御崇訓如故尋除中軍將軍燕州大中正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開國伯食邑三伯戶肅宗所幸潘嬪以軌爲假父頻爲中官之所敬憚建義初軌迎於河陰詔令安慰宫内進爵爲侯增戶三百并前六百戶遷衛將軍其年八月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孝惠

成汭

唐書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爲浮屠後入秦賊中爲賊帥假子更姓名爲郭禹嘗戍江陵亡爲盜保火門山後詣荊南節度使陳儒降署稗校久之張瓌因儒以禹凶慓卑少切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峽夜有蛇環其所祝曰有所負者死生唯命既而蛇亡禹乃襲歸州入之自稱刺史招還流亡訓士伍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奔禹禹以青州刺尺利切卒三百畀之使討荊南部將申權于清江禽權取其衆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荊南節度留後始改名汭復故姓宗權餘黨常厚攻夔州是時西川節度使王建遣將屯忠州與夔州刺史毛湘相脣齒厚屯白帝汭率存乘二軍之間攻二軍使人許蘇對切古九切降汭歸楚言尤劇汭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會存夜斬營襲厚破之厚奔萬州爲刺史張造所拒走綿州存入夔州楚言妻季語夫曰君常辱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季礪刀席下方共食從語之夫曰未可知季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刎汭畏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即使司馬劉昌美守夔率存泝江略雲安建將皆奔存掠兵渝州盡下瀕江州縣時王建肇據黔州自守帝以建肇爲武泰軍節度使汭遣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汭乃以武爲留後存爲萬州刺史存不得志汭遣客伺之方蹴毬汭曰存必叛自試其力矣遣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超堞走與王建肇皆降於王建汭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鑿江賊陰殺

令其主簿疑小史導之訴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踰月吏暴死湘聞益詳於獄婦治州民販無幾未再春自占者萬餘帝數詔刻石頌功輒固辭時鎮國節度使韓建亦以治顯號北韓南郛湘進累檢校大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擁鹽本隸鹽鐵湘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賀隱隱賢者也故湘所舉少過既得妻父任之譖害諸子湘皆手殺之至絕嗣澧郎本荆南隸州為雷滿所據列為節度湘數請之宰相徐彥若不許及彥若罷道江陵湘出怨言彥若曰公專一面自視桓文一賊不能取而怨朝廷乎湘大慙曉書術士解樂殯死而蘇天復三年帝詔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圖鄂州朱全忠使韓勍渠京切救之諷湘與馬殷雷彥威犄舉綺切角內外自將而行下知湘不足亢行密無敢諫惟親吏楊師厚勸之湘為巨艦胡黯切堂皇悉備行至公安卜不吉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何以見百姓湘乃行彥威潛師略江陵湘諸將念私無闘志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橋望湘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可取也擊湘君山敗之大其船衆大潰湘投江死士民皆為彥威所劫韓勍走還王建遂取夔施忠萬四州天祐中全忠表湘死國事

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成三朗

唐書成三朗幽州漁陽人也光宅年為左豹韜衛長上果毅李孝逸之討徐敬業以為前鋒與賊戰於高郵官軍敗績被擒送于江都賊黨唐之奇紿其衆曰此是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是果毅成三朗不是將軍李孝逸官軍已圍爾數重破爾在於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家口配沒終不及我之奇怒斬之敬業平贈左監門將軍諡曰勇時幽河令尹元貞亦死敬業之難

成知禮

文苑英華唐贈荆州刺史成公神道碑　成氏之先有周之後姬文受命三十八王郕伯象賢二十一代漢之少府

國家雄城晉之廣揚主室藩屏公諱知禮其先上谷人也子孫避地徙于

曾祖休寧後魏汾州刺史齊特進左右衛大將軍宇文朝江州刺史

隋城陽郡公諡曰武勲格皇天澤克區域該備龍榮兼包命賜祖少退北齊民曹郎中宇文朝地官上士龍城陽公建國之舊以訓五品以親百姓父君靜隋金紫光祿大夫唐深州刺史上柱國天子大夫金章紫綬天王使者皁蓋朱輪公誕保靈和受粹介福講之以學合之以和純粹以積其中文明以宣其外出於口者必是先王之言萌於心者莫非君子之德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豈時止時行左宮右徵在朝濟濟在家雍雍祗服弘業克丕堂構繫城陽公歷冀州平城洛州鄭二縣令武鄉里閈倫祉隱封公宰平城日宣三德悲歌相鷖祗服成群分宰郃鄜雷震百里儀刑嘉誨範乎人倫令聞廣譽塞乎天壤將陷九列平三階豈意一作群　生或作羌　疑[illegible]作太和交薄而天道難諶降年不永春秋若干以某年月日終於某所夫人宜城縣主聖神皇帝之堂姊王姬外館之長女夫人道峻於閨房名耀於邦國我大周叙洪範作武成大賚而萬姓悅禽拱而天下理發號惟舊制贈荆州刺史生則唐臣不用沒則周武追封為龍為光有始有卒立名於後以顯其親反葬於周不忘其本以某年月日歸葬於某碣石恒山燕南趙北禮儀光備宗族相臨大夫弔桓子之喪天子歸惠公之贈蘧瑗之葬不害良田孔丘之塋不生荆棘長子司衛少卿兼檢校魏州刺史太僕中子左鷹揚將軍太方少子朝儀大夫行司濮主簿太璀等門承四代德盛三賢有終身之憂盡生人之本顯揚襃贈宜宣無窮景鍾勒銘若古有訓嗚呼哀哉其銘曰神岳之英大川之精如山之峻如濱之清行之斯立言之斯成登車發耀在邦有聲傳於舊國舊國惟平宰于二縣二縣惟寧余聞舊說天鑒孔明誰謂靈誕長落淑貞永錫不展克揚其名丹書光寵沒有餘榮重曰列星垂象兮炳天光白露為霜兮霑人衣從蒼天兮殲我良列星垂象兮炳天暉

白露為霜兮霑人衣九原可作兮吾與歸

成及

臨安志成及字洪濟錢塘人祖克評為唐嘉王府長史父正幽于博古及性篤厚為鄉里所重咸通間捍山賊遂齊聲名遂振乾符間八都襲盛閩人宇卒而及代之遂以富春鎮耕靖江都將劉漢宏作亂與鏐同討平之北關鎮將劉孟安謀亂即席斬將犯鏐及舉胡床制之偏將盛造因執孟安就戮以功奏遷散常侍俊為靖江鎮光卿昌名啓潤州薛朗叛命及征之夏五月進圍常州克之尋平潤州奏授兵部尚書充本州防禦副使潤州既踰年命及代之累遷檢校司空尋為蘇州刺史乾寧三年淮人圍姑蘇常熟鎮將陸郢巡檢郭周等以城應賊城陷及以禮見淮帥楊行密行密闕及府庫私實皆藥物圖書而已由是重之至淮南辟為行軍司馬及拒之曰及以百口託于錢塘不幸城陷以至於此豈宜以本道符竹換留賁於鄰境及引佩刀自刺行密遽止之因厚禮而歸之累授鎮海節度副使奏授司徒至太傅天復中鏐游衣錦軍使武勇都將士治溝洫軍中多怨言及請罷役不聽俄而作亂鏐回至北郭徽服將入城及乃代秉鏐車行與賊鬬鏐遂得入鏐性嚴急每有擒發必亟

加新次戚及王雄戚恐必爲之釋其寵遇皆比類累勑授保大彰義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卒年六十七及在閤平中嘗避梁室廟諱改姓戚今從其本姓以資治通鑑吳越備史本傳修

成象

宋史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粟帛醪酒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殯瘗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衰服裸袵築土於墳上日三斗爲慟聞者感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卧象無畏色鷲百餘集廬中木生墓側吐九穗喪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爲書以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爲成孝子

成閔

宋史列傳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劉韐為真定帥募勇士閔在麾下高宗即位閔領數百騎至揚州會上南巡韓世忠追苗傅及襲元术討范汝爲閔皆在戎行又以力戰卻敵積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從世忠入見世忠指閔曰臣在南京自謂天下當先使當時見此人亦避一頭矣上嘉歎勞勉旌以取海州功擢瀛州團練使召見賜袍帶鞍馬加贈玉束帶時方與金盟世忠罷兵入爲樞密使詔進閔鄂州防禦使殿前遊奕軍統制歷遷保寧軍承宣使紹興二十四年拜慶遠軍節度使尋丁母憂詔起復贈其母鄭國夫人金主亮將敗盟詔閔提兵三萬鎮武昌命湖北守漕創營屋三萬間以待之發折帛米錢劵引共百四十餘萬緡義倉和糴米六十三萬石給軍用仍賜金器銅匣臨遣之閔至鄂未幾進屯應城縣八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九月兼京西河北招討使十一月詔回援淮西閔喜於得歸冒雨兼程趨建康士卒多道死朝廷所給犒師物卷歸已不及士卒士卒有怨言閔斬之未幾除淮東制置使駐鎮江既而言者論諸軍皆聚鎮江恐敵出不意擣上流於是詔閔發鄂州殘戍華旺軍回駐鄂亮死閔引兵渡江趨揚州及金人自盱眙渡淮北去閔列兵南岸軍士啼聲相聞金人笑之曰哥聲成太尉有勤獲送時虜衆已奪日虞王師之至委棄戈甲粟米山積諸軍多仰以給惟閔軍多浙人素不食粟死者甚衆閔至泗州奏已克復淮東尋入朝凡侍從御監閤門內侍皆有賂遺左正言劉度劾之猶超拜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尋復爲御史論列罷太尉婺州居住尋復慶遠節鉞乾道初聽自便歸湖州尋詔復節都統鎮江諸軍九年請祠致仕治園第于平江淳熙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十一人

成彥質

宋馮楫雲先生集成彥質墓誌 紹興丙辰余令丹稜被詔首邑之父老成天啓屬其子某以偕發峽蜀下已淪歷判楚至吳越凡跋涉之險夷事理之是否某實經紀之周旋既久益稔其人蓋天資純質孝謹人也心甚喜之後二十二年余以事至臨邛其子某來謁泣拜且言父不幸棄諸孤蓋若干年矣鄉人某爲狀其行實惟先君獲事君子蒙雅持護邺之恩知先君介介無他宜莫踰門下願乞銘章用終先生之惠追維疇曩爲之泫然屬老病不任叙載又不可無一言於故人舊交始繫狀以銘曰光爲周孔與天同極邈不可及顧其下者是爲祭踈上下之間爲善宮墻辭然以寬充其大端實知是班小以成小其猶是觀伊雄其趣以善爲徒不違不愆用大或拘以小則餘善以爲址淺身不踰以遺其子洵洵濟濟嗚呼彥質實亦以不死銘此幽石永貢蒿里

成鎧

興國州志成鎧字養之號脩堂

成大亨

赤城志成大亨河間人字正仲元符三年中第官至左朝散大夫直秘閣紹興初寓天台

成彪

眉州志成彪與兆紀勝在眉州元符上書

成偉

東郡志成偉滑州錄事于信字信之由吏員入仕轉邳州判部鄆縣尹于滕閑州務副

成進

古藤郡志成進字士累鐔津人登宋重和元年第仕至宣義郎

成遵

元史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也幼敏悟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廢學問二十能文章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欲爲以不合程式爲患一日慨然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逾於史漢韓柳區區科舉之作何難哉會楊惠初登第來尹穰遵乃書所作數十篇見之惠撫卷大喜語之曰以此取科第如拾芥耳至順辛未至京師受春秋業於夏鎮遂入成均爲國子生時陳旅爲助教喜其文歎以語于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集亟欲見之旅令以己馬俾遵馳詣集集方有目疾見遵來迫而視之曰適觀生文今見生貌公輔器也吾老矣恐不及見生當自愛重也元統改元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明年預脩泰定明宗文宗三朝實錄後至元四年升應奉翰林文字五

年辟御史臺掾至正改元擢太常博士明年轉中書檢校尋拜監察御史扈從至上京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養聖躬聖躬安則宗社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稱善又言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遷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言偷敘求進四曰體覆廉訪聲蹟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之諭臺臣曰遵所言甚善皆世祖風紀舊規也特賜上尊旌其忠遵又言江浙火災當賑䘏及劾大會忽赤不法十事皆從之復上封事言時務四事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用三曰抑奔競四曰明激勸奏入帝稱善久之命中書速議以行是歲言事并舉劾凡七十餘事皆指訐時弊執政者惡之三年自刑部員外郎出為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母病辭歸五年丁母憂八年擢僉淮東肅政廉訪司事改禮部郎中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賢否得循良者九人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賜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九年改刑部郎中尋遷御史臺都事時臺臣有嫉贓吏多以父母之憂免者建論今後官吏凡被素劾贓私雖父母死不許歸葬須竟其獄庶惡人不獲幸免遵曰惡人固可惡然與人倫孰重且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罪人千百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御史大夫是其言陞戶部侍郎十年遷中書右司郎中時刑部

獄按久而不決者積數百遵與其僚分閱之共議其輕重各當其辜未幾無遺事時有令輸粟補官有匿其姦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賣官鬻爵已非盛典況又賣官與姦濫之人其將何以為治必奪其勑還其粟著為令乃可省臣從之除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為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必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乃命遵偕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十一年春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脫脫已先入賈魯之言及遵與禿魯至力陳不可且曰濟寧鄆連歲飢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辯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者謂遵曰脩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矣公其毋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腹可斷議不可易也由是遂出為大都河間等處都轉運鹽使初汝汴二郡多富商運司賴之是時汝寧盜起侵汴境朝廷調兵往討括船運糧以故舟楫不通商販遂絕遵隨事處宜國課皆集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十二年為沔寇所殘燬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劇盜阻絕米直翔湧民心遑遑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募勇敢之士具戈船載兵境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衆會省臣出師遵攝省事於是省中惟遵一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民為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為防禦之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當賊船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十五年擢江南行省治書侍御史召拜參議中書省事時河南之賊數渡河而北焚掠郡縣上下視若常事遵率左右司僚佐持其牘詣丞相言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河北之民稍安者以天塹黃河為之隘賊兵雖多不能飛渡所以剽虜摧殘以供軍儲而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國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已下皆為之揮涕乃以入奏帝詔即遣使率守河將帥而守禦自是亦頗嚴先是湖廣倪賊偵咸寧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為湖廣行省平章朝臣欲許者半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也承平之時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今叛逆之賊扶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綱紀何或曰王子世皇嫡孫也不宜棄之與賊非親親之

道也遵曰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高祖乃以分羹答之柰何今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衆皆韙其論除治書侍御史俄復入中書為參知政事離省僅六日丞相每決大議則曰姑少緩之衆莫曉其意及遵拜執政書曰大政事今可決矣十七年升中書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彰德是時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皇太子深銜之欲去之而未有以發以為遵及參知政事趙中皆太平黨也遵中兩人去則太平之黨孤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風旨嗾寶坻縣尹鄧守禮弟鄧子初等誣遵與參政趙中參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贓皇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鍛鍊使成獄遵等竟皆杖死中外冤之二十四年御史臺臣辯明遵等皆誣枉詔復給還所授宣勅

成連

仙傳成連善琴嘗與伯牙遊蓬萊山作天妙操後仙去

成君平

仙傳成君平長沙郡人常遇仙翁授以道要後於東華山仙去

成武丁

仙傳成武丁桂陽人嘗遇神人賜藥一粒服之得道。

成延昭 茅山志成延昭字懐王潤州人氣稟純素精通道法諡冲虛先生茅山第二十代宗師

成氏 唐王右丞集汧陽郡太守王公夫人安喜縣君成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字某某郡人也其先周成王之後古之錫姓命氏或以先父之職官或因始祖之名諡漢魏以降史諜詳焉曾祖休寧某官祖某某官襲封常山公貳公執帛調護儲闈九伯剖符典日方兵滑雄左輔實拜翁歸周命僕臣惟兹伯冏夫人即太僕府君之第二女也世有明訓家無遺德慧心紈質豈曰師成螓首蛾眉抑雅天與同雲降雪常聞抑絮之詩獻歲發春邱賦椒花之頌言事姑舅宜其家室篡門纔闢笄六珈而問安擊鍾未勝具八邊而獻饋榮朱與綠不忝公子之衣采蘩及蘋有甚季姜之祭魚軒翟茀為諸侯之夫人鳴珮垂璫對有國之君子綺疏寓目助選賢人青帳藩身用酬高論善持門戶能睦族姻誠良人之從政不奪原獸訓愛子之為攻遂迄池魚言成大家之書行為衆婦之法至於彈琴製賦纂組攻書其舉百事之能仍居四德之外嗚呼降年不永春秋五十以某載月日薨於長安平康里之私第某月日祔于咸陽洪瀆原之先塋禮也不獲偕老空傷奉倩之神未始有生誰達莊周之理長子濡前某官次子歷某官次曰某某官及女等連連泣血兇兇在疚哀纏聖善痛七子之無依夫叙寒淵莫九原之可識乃為銘曰 齊侯之子兮衛侯之妻膚如凝脂兮手如柔荑奉初之嘉訓兮淑德日躋侯養兮姑舅瞽瑱問安兮先夜滿製三衣兮玄纁具五獻兮邊豆翟茀兮錦衣鶴魚軒兮來歸從如雲兮滿中閨悲形沈兮影絶夫傷神兮子泣血悲餘澤兮猶在感迴紋兮未滅送葬兮咸陽寒天暮兮渭水長嗟梧桐兮半死無雙飛兮鳳凰

盆成氏 晏子外篇晏子曰盆成括父之孝子兄之順弟又嘗為孔子門人

上成氏 羅泌路史高辛氏紀上成氏高辛氏之後 元和姓纂後漢書家傳上成公白日昇天

武成氏 羅泌路史小昊紀武成氏小昊之後 風俗通趙平原君勝武成因氏焉

茅成氏 羅泌路史高陽氏紀 茅成氏高陽氏之後

祈成氏 羅泌路史陶唐氏紀 祈成氏帝堯之後

上成 元和姓纂後漢書家傳上成公白日昇天

大成 元和姓纂晉公子成之後因氏焉代本云大成教昭原大夫

梁成 元和姓纂漢昭帝時梁成恢善天文

庸成氏 羅泌路史發揮同名氏辯篇捜古有庸成氏而黃帝之臣容成列仙傳穆王時容成公自稱黃帝師即此又後世赤松子也

顏成氏 元和姓纂莊子有顏成子游

庫成 元和姓纂風俗通曰本亦苦成也方言晉變為庫成燉煌實錄廣平太守庫成防從孫雁

務成 元和姓纂呂氏春秋務成子堯師 新序子夏舜學於務成跗

空成 元和姓纂古空成子遣曆日神仙傳有空成公

廣成 元和姓纂神仙傳廣成子古仙人官崆峒山黃帝造焉

廣成子 莊子在宥篇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桐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以上莊子。

山○崆峒山在京州北界。

廣成○即老子。

栢成　元和姓纂、風俗通：栢成，晉梁晉隱士，諫議大夫。栢成衛功，宜春吾侯栢成延傳封六代。成或作城。王莽時，栢成脩獻符命。

苦成　元和姓纂：晉卿郤犨食采苦成，因氏焉。潛夫論：苦成，城名，在鹽池東北。

士成　元和姓纂：莊子有士成綺也。

老成　元和姓纂：老成子，古賢人。裔孫老成方仕宋爲大夫，著書一篇，言黃老之道。

考成　元和姓纂：考成子，古賢人也，著書述黃老之道。列子有可成子，幼學於尹先生。

古成　元和姓纂、風俗通：郎古成之後。隋陰改馮漢有廣漢都尉古成雲。姚興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右將軍古成知。晉袁宏集有南海太守古成彪。閱元雲陽尉古成首政。

郁成　西漢書紀：駑傳郁成王遮敍漢使。亦西域國名。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金璚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曲成學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十九　十九庚

城

奉天城　資治通鑑：唐德宗建中元年，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元一統志：唐書：建中元年五月，築奉天城。四年十月，德宗避難于奉天。初，術士桑道茂請城奉天為王者居，外龜形而內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兆尹嚴郢發眾數千與六軍士雜往城之。時屬盛夏，土工大起，人莫知其故。逮播遷，都傚乃驗。朱泚之亂，雖城東北至于城西門外，有北三面有城墻，闊一十一里，崇二丈二尺，上闊五尺，下闊一丈二尺，濠深一丈八尺，闊三丈。長安志：子城周五里四十步，城上闊一丈，下闊二丈二尺，崇二丈二尺，濠乾祐中李修元王仲賢詠史詩：奉天城德宗朝有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築城四年朱泚叛上思道茂言乃幸奉天此如殷勇實凡書實不誣。此皆求休咎議科者身實事休咎事學此中朝。有害之之變，災孫城果卯兆如何道茂有前知陵公一籌決生死，不育俞臣叛逆兒。

好畤縣城　長安志：好畤縣城周三里二百步，崇一丈二尺，闊一丈。按漢好畤故城在縣東北七里，本陽鄉，周二里五十步，崇三丈。唐好畤故城在縣西北六里。又按好畤古城，古漢縣，屬右扶風。孟康曰：畤，回止神靈之所依止也，以雍州積高明之陽，故立畤以郊祀上帝及諸神。今縣東南四十三里奉天縣界有好畤古城。

醴泉縣城　長安志：醴泉縣城周二里餘一百步。

谷口城　長安志：谷口城在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縣也，屬左馮翊。溝洫志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即此城也。郊祀志：公孫卿言黃帝昇仙於塞門。水經注曰：九嵕山東仲山西謂之谷口，即古塞門也。按雲陽縣谷池水所出，謂之谷口，未詳孰是。

武功縣城　長安志：武功縣城周三里二百二十步，崇九尺，上闊一尺五寸，下闊四尺，五門。唐姚合詩：罷武功縣將入城二首　作拋衫笏覺身輕，依舊還稱學道名。欲泥山僧分一作水屋住，羞從野老借牛耕。妻兒盡怕為逋客，親故相邀遣到城。無奈同官珍重意，幾回臨路卻休行。　青衫脫下便狂歌，種薤一作韭栽莎一作池斸古坡。野客相逢添酒病，春山暫上著詩魔。亦知官罷貧還甚，且喜閑來睡得多。欲與九衢親故別，明朝拄杖始經過。

美陽故城　長安志：美陽故城在武功縣西七里。漢書曰：美陽縣屬右扶風，注：周太王所邑，有高泉宮，秦宣太后所起。太平寰宇記：城南有周原。後魏太和十一年移廢縣於古斄城中，後改武功為美陽縣。周天和四年，武功復還舊理。建德三年省此邑，今縣餘址逸盡。漢書注云：岐山在美陽西北。

故斄城　類編長安志：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今武功縣西南二十里。古有邰國，堯封后稷於邰。周平王東遷，以其地賜秦襄公，作四十一縣，斄其一也。太平寰宇記：故斄城，漢為斄縣，後漢省。後自渭水南移武功縣於斄故城，因謂之武功城。後魏孝文太和十一年，改武功為美陽縣，仍於此置武功郡。周武天和四年，美陽還舊理。建德三年省郡，別立武功縣於中亭川，即今縣理也。晉地道記云：省斄以併郡，蓋取斄之南境謂之南以併郿，非省縣也。唐武德三年於此置稷州，貞觀元年廢。史記樊噲傳：噲從沛公攻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索隱曰：斄音台，即扶風斄。斄音台，即后稷所封，今之武功故斄城是。章平，即章邯子是也。

周城　長安志：周城在美陽城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居邑也。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又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箋：其我爲築室于茲。帝王世紀曰：周太王避狄，循漆水，踰梁山，徙邑於岐山之陽，今扶風美陽西北有岐陽城，舊周地也。東漢書郡國志：扶風美陽有周城。杜預曰：城在縣西北。帝王世紀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

南由故城　郡縣志：南由故城，後魏末所築，在永壽縣北，據山，其東西南三面險峭，實控禦之地。

齊難故城　太平寰宇記：齊難故城，齊難即姚興將名也，屯軍築壘在永壽縣西，其南西北三面一如南由之險阻。

華州城　長安志：華州城周二里二百八十四步，上闊七尺，下闊二丈，崇二丈一尺。羅城周七里十步，上闊七尺，下闊三丈，崇二丈五尺，夾城壕闊二丈八尺。羊馬城上不通人行，下闊二丈五尺，崇二丈五尺，外城壕深二丈五尺，闊六十尺。唐白居易長慶集：華城西北雉堞最高，崔相公首創樓臺，錢左丞繼種花果，合為勝境，題在雉堞，篇賦暮偶遊，快然成韻。時華州未除刑又高居稱君子，瀟灑四無鄰。丞相棟梁久，使君桃李新。登臨有佳句，駐步想清塵。況是寒天客，樓空無主人。

祋祤故城　太平寰宇記：祋祤故城在華原縣東北一里，漢縣也。宣帝神雀二年鳳凰

秦棫栩是也長安志清城有故同州城即漢棫栩城也 **沈陽故城** 太平寰宇記沈陽故城在華州東北十五里驛路南石橋東有沈陽城按此城與故武城二縣並後漢省按漢京兆尹渭南郡所管諸縣多在渭水之南北二縣並是馮翊屬縣據三輔地界言之皆合在渭北當在同州及高陵涇陽之北界蓋因後漢安順間西羌擾亂關中人移於渭水南鄭縣界權借壁壘以居年代綿遠因而稱爲漢縣焉

上邽城 太平寰宇記秦州記曰天水郡治上邽城前有湖中水冬夏中停無增減天水取名由此湖也

廢下邽城 太平寰宇記廢下邽城在下邽縣東南三十五里地志云秦下邽縣也自漢及晉不改魏初移於櫟覇城注水經云渭水注下邽故城南即此也

故甘泉城 郡縣志故甘泉城在下邽縣東南四十里以北地水多鹹苦城中井泉美遂名亦謂之夏王城俗傳赫連勃勃所築

古蓮勺城 太平寰宇記古蓮勺城在下邽縣北二十二里蓮音輦勺音酌以草爲名晉地道記云蓮勺縣屬馮翊後秦姚萇廢後魏太和三年改馮翊爲延壽郡蓮勺縣仍屬隋開皇十年廢郡以蓮勺屬州今縣城是也大業二年省蓮勺入下邽漢故爲自河內徙家於此城也

定城 長安志定城是主述記云或云段煨所述未詳夾道各一城城下有泥泉水出爲扶風在漢爲鎮遠將軍後魏孝武帝永熙三年於城中置定城驛

平舒城 太平寰宇記史記云秦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春秋後傳華山君託書致鄗池君云子過鄗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叩梓當有應者以書與之言入擇聲言祖龍死按注水經云渭水又東經平舒城北昔始皇之將亡江神送璧於華陰平舒道即此是也在今縣西南元一統志王舒故城在大同東南一百五十里

長城 太平寰宇記長城在今華陰縣西二里即春秋時秦晉分界處注元豐湖山類叢長城外　飲馬長城窟馬繁草枯竭水竭將柰何馬嘶不肯飲君有長城中盡是骷髏骨骷髏我千年猶且未滅沒空對千年寬此寬何時實祖龍去已遠長城又遠裂歎息此骷髏夜夜泣秋月

敷西城 太平寰宇記敷西城郭是生述征記云即敷西驛吳狄所馬稍將皇城其時有敷西驛寺有之在華陰縣西南

渭南縣城 長安志渭南縣城周三里餘二十步崇九尺括地志曰隋煬帝大業九年築故城在縣城北周一里餘二百八十步崇一丈渭南故城在縣治東南四里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築於縣故城決持里所里渭南縣也括地志所引當是南新豐縣

古倉堡城 長安志古倉堡城在渭南縣東三里

張堡城 長安志張堡城在渭南縣東南三十里

嚴堡城 長安志嚴堡城在渭南縣西南三十五里

青原堡城 長安志青原堡城在渭南縣西南二十五里

姚堡城 長安志姚堡城在渭南縣南二十里

胡城 長安志胡城在渭南縣南十里舊說匈奴休屠王部落降漢築此城以居因名胡城

市丘城 長安志市丘城在渭南縣西南三十里

休屠城 太平寰宇記休屠城休音許虬反屠音除即漢休屠王所理之地漢亦爲縣漢書北部都尉治休屠城元一統志休屠王城在渭南縣南十里舊說休屠王部落降漢築此城以居之

山洛故城 元一統志山洛故城本漢上洛縣地竹書紀年云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即此

蒲城縣城 長安志蒲城縣城周八里一百八十步崇七尺壕深四尺

重泉故城 長安志重泉故城在蒲城縣南五十里

貫城 長安志貫城在蒲城縣西南一十八里古之貫國左氏傳謂尚伯梁伯貫伯伐曲沃是也

蒲城 長安志蒲城在蒲城縣東三十里晏元獻公類要蒲城子路爲孔子問津之所魏初青崖集自同之蒲城次商台符見寄詩韻　袖裏行行有鐵搗鏡中點點是霜華潺潺雨逐添渭山好難陰不是遮鞍馬鶵愁如有約田園歸夢尚無涯落花流水山前驛無復仙人問客槎

魯王宮城 長安志魯王宮城在蒲城縣西南四十里大統記曰即魯表王城也視其餘迹尚有宮城叛築之象今在內政村

晉城 長安志晉城在蒲城縣東南五十里未詳所出

同州城 長安志同州城即漢祋栩城

三原縣城 長安志三原縣城周二里餘一百二十步崇一丈

三原古城 陝西志三原古城二直亘南北一在縣東五里一在縣西一里南抵華山北逾渭河直抵郃陽韓夾少梁西境相傳戰國時秦晉界地

黃白城 長安志黃白城在三原縣西南十五里後漢李傕亂獻帝幸長

安三輔叛歔欲使帝於池陽黃白城

永安故城

太平寰宇記永安故城亦名洪賓柵在三原縣北五十里即後魏北雍州城是也周地圖記明帝孝昌二年蕭寶寅逆亂關右洪賓立義柵以捍賊永安元年於此置北雍州以洪賓為刺史故俗呼為洪賓柵其年又判北地郡之三原縣於此置建忠郡屬北雍州又按後魏書毛遐洪賓兄也寔有功於魏故肅宗詔曰改三原縣為建忠郡以旌其兄弟功也孝武帝永熙元年移北雍州於今宜州仍於城中置永安鎮

同官縣城

長安志同官縣城周一里無城壁

富平縣城

長安志富平縣城周三里一十二步崇一丈五尺壕深八尺闊八尺太平寰宇記富平故城後漢富平縣今廢

秦務公城

長安志秦務公城在富平縣南三十里南面西面崇一丈五尺東面北面無墻

直市城

長安志直市城在富平縣西南一十五里

懷德故城

長安志懷德故城在富平縣西南一十五里周三里漢書懷德縣屬左馮翊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強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寖莽曰德驩太平寰宇記懷德故城在今富平縣西南十一里非漢懷德縣也

蓋後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於此立縣為名今有廢城存

故豳州城

元一統志故豳州城在今邠州城之南有姜嫄廟碑銘金正大甲申即子城之西南相接岡嶺展築為城有山城在焉周圍四十餘里太平寰宇記古豳城在三水縣西南三十里有古豳城在龐川水西蓋古公劉之邑即此城也圖都城記豳國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始都焉豳谷名也與故栒邑城相去約五十餘里漢志注云豳鄉是也宋會要熙寧四年二月四日環慶路經略司言已修完邠州城壁樓櫓了當御筆勘會昨以麟府城壘守具頗弛曾指揮陝西諸路令沿邊次邊州軍城寨各用心整葺修完今邠州首能奉法了當可特旌賞之既而賜官吏銀絹有差

古公故城

元一統志古公故城在邠州今有古公鄉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薰鬻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予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立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予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其後古公卒季歷立季歷子昌即文王文王崩武王立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

撒離曷畜家城

長安志撒離曷畜家城在邠州東南五里

折墌城

太平寰宇記唐武德元年薛舉寇涇州屯兵於新安縣折墌城太宗親征相守六十餘日會舉其子仁果統其衆并龕胡十餘萬來挑戰上遣總管龐玉自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因高而陣上率大兵自原北出其不意斬首萬餘級賊大潰仁果懼而請降俘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故城猶在今宜祿縣北五里

長武城

太平寰宇記長武城在宜祿縣西五十里隋開皇中築在涇河南岸唐武德初廢大曆初郭子儀置兵以備西戎王海唐列傳李懷光為邠寧節度頻歲率師戍長武以處軍士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道為要防　渾瑊以朔方兵馬使屯宜祿大曆七年擊吐蕃破之自是歲防長武城　韓全義為長武城使貞元三年吐蕃犯長武城全義拒之　高崇文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崇文以長武城使討劉闢率五千常若寇至　高霞寓元和初代高崇文為長武城使張芸叟雜記涇州東長武城在崖際最為控扼要害之地太宗親征薛舉嘗駐蹕門樓十三間御榻在其下或云柱上有太宗題字尚在也北阻涇水即高墌折墌二城樓亦完

栒邑故城

太平寰宇記栒邑故城在三水縣東二十五里即漢栒邑屬右扶風有豳鄉應劭注云左氏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荀侯賈伯戎晉也漢為縣

爰得城

太平寰宇記爰得城漢書地理志云爰得縣屬安定郡後漢省即此城也

淳化縣城

長安志淳化縣城周二里餘一百一十步崇九尺壕深二尺漢故縣城在縣西北六十里元一統志淳化故城本雲陽縣金龜鄉雲陽宮記曰車箱坂下有黎園漢武帝築之大一頃樹數百株青翠繁密望之如車蓋宋淳化四年建為淳化縣屬耀州以雲陽金龜威遠三鄉屬焉按太子中舍人黃觀言此地山林深僻多聚盜賊遂建為縣以鎮之金省入雲陽

雲陵城

元一統志雲陵城在邠州淳化縣北有漢武帝碑刻云於城北二十餘里立雲陵縣有廢城舊址猶存若甘泉宮遺蹟亦在雲陵於其縣之南立黎園鎮宋始為淳化縣

延安故城

元一統志延安故城按後魏志以東夏州為延州在延水東蓋以管內延水為名也至宋慶曆五年改卜延水西今路城是與舊城相直人呼故城為東州按圖經地產具腹泰勝司馬光延安道中詩有寨煙凝塞上陝大落天涯之句宋會要元豐六年閏六月十五日權發遣陝府西

路轉運判使公事范純粹言，見修治延州城，許令用軍須金帛錢糧，如不足，以朝廷所賜入使錢支用，其他城若難較首修治，若不依延州已得指揮，即無由辦集，欲望朝廷詳酌從之。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賜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二百修延州城。

延水故城 元一統志：延水故城在延安路東北一百一十里。元七鄉本秦臨河縣地，秦滅六國，使蒙恬將兵十萬北擊匈奴，悉取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漢因之。在今廢縣理北十五里臨河故城是也。後魏於其中置安民縣，并安民鎮，屬東夏州，隋文帝廢鎮置安民戍，唐武德二年，重置安民縣，屬延州，貞觀二十三年，改為弘風，神龍元年，更為延水縣，取吐延水為名，後遷在縣西胥朋川。宋熙寧八年省為鎮，入延川。舊圖經云，延水豐林門山產麝香。

西和州故城 元一統志：西和州故城在延水縣，本曰安民，唐武德二年，折延川置縣，即縣置西和州，并置修文、桑原二縣，貞觀二年州廢，省二縣入安民，隸北基州，州廢來屬延州。

廢永州城 元一統志：武德二年，於金明縣界境置永州，并置洛盤、新昌、三堤三縣。貞觀四年，徙州治洛原，還州廢，省洛盤、新昌、三堤三縣入金明。

龍安古城 陝西志：龍安古城在膚施縣西北五十里。

招安古城 陝西志：招安古城在膚施縣西南四十五里。

塞城古城 陝西志：塞城古城在膚施縣北一百五十里。

萬安古城 陝西志：萬安古城在膚施縣西四十五里。

金城 陝西志：金城在膚施縣西南五十里。已上龍安、招安、塞城、金城，五城俱係前代守邊處。江少虞類苑：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為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萬典郡，始展南北東三關城。予因讀杜甫詩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

赫連城 宋類苑：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之赫連城，緊密如石，劚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馬面極長且密。予親使人步之，馬面皆長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馬面密，則城不須太厚，人力亦難兼也。予曾親見攻城，若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則矢石相及，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敵人不能到城，乃為良法。今邊城雖厚，而馬面極短且疏，若敵人可到城下，城雖厚，終為危道。其間更多刓其角，謂之團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以覆護城腳，但使敵人備處多，則自不可存立，赫連之城深可為法也。

金湯古城 陝西志：金湯古城在安塞縣北五十里。唐書敬暉傳：暉聖曆初為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狙突厥所驗，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閭郡賴安，還夏官侍郎。續通鑑長編：元符二年五月庚戌，詔鄜延路金湯新寨賜名金湯城。宋會要：金湯城，舊金湯新寨，元符二年改。元史楊大淵傳：大淵兄子文安築金湯城，以積屯田之備。

原林古城 陝西志：原林古城在安塞縣北五十里。

杏子古城 陝西志：杏子古城在安塞縣西六十里。

德靖古城 陝西志：德靖古城在安塞縣西六十里。

順寧古城 陝西志：順寧古城在安塞縣北七十里。已上金湯、原林、杏子、德靖，五城俱係前代守邊處。

保安故城 元一統志：保安故城本延州之永康鎮，宋太平興國二年置軍，管二鎮一十九寨，東至蕃部急道族七里，至延州金明縣界七十里，西至蕃部急道族一十里，至慶陽府金湯鎮界三十里，南至延州敷政縣界一百一十里，至延州一百五十里，東北至蕃部厥都族一十里，至古宥州八十里。土產羊、兔、米、葡羊，不宜五穀。元城志云，土貢毛氈、蓯蓉。金升為州，正大兵亂，戶口彫殘，今復為縣。

黑城 太平寰宇記：黑城在甘泉縣東二十五里庫利東流川交口，赫連勃勃置。大象二年於此置郡，其城緣山坡崎嶇不正，遂名黑城。元一統志：黑城在西安府桓州西南九十里。

廢咸寧城 太平寰宇記：廢咸寧城在丹州東四十五里一鄉，本秦上郡之地，後魏太和十八年於縣南白水川置永寧縣，屬義川郡，至大統十三年改為太平縣，隋開皇三年罷義川郡，以縣屬丹州，十八年改太平縣為咸寧縣，以界內鎮為名，仍舊屬。宋太平興國九年，併入宜川。

丹州廢城 元一統志：丹州廢城為貢雍州之域，春秋時為白翟所居，秦屬上郡，漢因之，魏文帝省上郡，晉陷於戎羯，苻姚時為三堡鎮，後魏大統三年，剖鄜延二州地置汾州，理三堡鎮，廢帝以河東汾州同名，改為丹州，因丹陽川為名，領義川、樂川郡。隋大業三年，廢丹州，於義川縣置延安郡，十三年為羣賊劉步祿所據，義寧元年，於義川縣置丹陽郡，唐武德元年，改為丹州，領縣五，二年於州置總管府，管北連、北廣二州，貞觀元年，罷府為州，永徽二年，使於赤石川，天寶元年，改為咸寧郡，乾元元年，復為丹州，本朝至元六年，併州入宜川縣，屬延安路。

汾川故縣

城 元一統志汾州故縣城在丹州東北七十里二鄉職方考云本漢上郡地魏大和八年置安平縣在薜河川屬北汾州其州在河西三堡鎮東史有南汾州魏大統十八年省北汾州乃取丹陽川號立汾川縣初理高樹山南善多村周保定三年移就庫利川北甚寒原隋大業十年舊賊郝仁朗攻陷又移於土壁堡唐開元二十二年移於甘泉坊圖經云縣西有殺狗嶺西黃河在縣東北四十五里從北延州門山廢縣來經縣界七十里南流入鄜州鄜城縣河岸頗狹狀肖槽形鄉人呼爲石槽蓋爲埋水鑿石導流之處宋熙寧三年省汾川縣爲鎮入宜川屬丹州金因之本朝至元六年同宜川屬延安路。

北連州城 元一統志北連州城唐地理志云武德二年於延長縣分置北州并置義鄉齊明二縣以隸之貞觀三年州廢省二縣入延長。

延昌故城 元一統志延昌故城唐地理志云武德二年置北仁州貞觀三年州廢十年以其地置洛交縣天寶元年更今名其北蘆子關唐莊宗避諱省入延長。

高奴城 陝西志高奴城在鄜州東五里項羽封董翳爲白翟王於此。

翟道故城 太平寰宇記翟道故城在中部縣西北四十里故城是也周三里基有餘址後漢省宇文周曾於此城置利人縣尋廢

偽夏太后城 太平寰宇記偽夏太后城在洛交縣南三十六里赫連勃勃聞劉裕滅姚泓令其子義真等守自將兵入長安留太后於此築城以居之

故坊州城 元一統志故坊州城禹貢雍州之域古白翟國秦屬內史漢書云朔方爲西部都尉休屠爲北部都尉渠搜爲中部都尉故此爲中部郡馬人郡國志云鄜城本秦高奴縣地翟道故城是也俗稱高樓城即春秋白翟所居魏晉陷于戎羯劉石苻姚時於州西七里置杏城鎮恒以重兵守之後魏文帝改鎮爲東秦州孝明改爲北華州廢帝改爲鄜州後周天和七年世祖元皇帝作牧鄜州於州界置馬坊結構之處尚存唐武德二年高祖駕幸於此聖情永感因置坊州取馬坊爲名天寶元年分爲中部郡乾元元年復爲坊州元領中部宜君昇平鄜城四縣割鄜城入鄜州宋熙寧元年又廢昇平爲鎮中部宜君皆有藥材魏泰東軒筆錄云古詞芳洲漸生杜若謂芳香之洲渚生此香草宋天聖間朝旨下坊州取杜若雖一時文移之誤亦寧相不學故也宜君有蔡場此州地產龍鬚席弓弦麻非他郡所及金因之國朝至元六年併州入中部縣屬鄜州。

赤沙城 太平寰宇記赤沙城在中部縣西七十里古戍城也

杏城 陝西志杏城在中部縣西北八十里秦姚萇所築太平寰宇記故杏城在中部縣西五里漢將韓胡伐杏木爲柵以抗北狄因名

昇平縣故城 陝西志昇平縣故城在宜君縣北八十里

綏德州城 太平寰宇記綏德州城在龍泉廢縣唐貞觀元年築四面石崖東面高八十尺西面高一百四十尺南面高四十尺北面高百二十尺周廻四里二百步宋會要綏德城在陝西鄜延路熙寧二年廢綏州置城平四年閏十二月十日令北部員外郎直史館洪湛侍禁閤門祗候程順奇乘傳按視城綏州利害以聞初帝與輔臣謀修此州而羣議不一至是詔中書樞密院會議以呂蒙正王旦王欽若以爲修之不便李沆言修之便然恐勞民向敏中周瑩王繼英馮拯陳堯叟皆以修之便帝以境土遐邈未能周知其事命湛等往視之十九日詔築綏州城時程順奇使還言於石隰州沿邊相度建城詢於吏民其利有七而害有二帝召宰臣於便殿出湛等奏曰利害昭然卿等所見如何衆正曰利多害少乞行興修故命築之。五年正月十日以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爲石隰州兵馬鈐轄兼綏州經度修城事二月十一日詔曰昨議修復綏州已興力役詢于衆衆猶或異同因令知天雄軍工部侍郎錢若水與并代州駐泊陳興乘傳詳度之儻有所便利即令施功如其不然可亟罷之四月七日若水言奉詔與陳興詳度重修綏州利害尋領兵過河徧視荒廢城壘用工計百餘萬材植難致又須廣屯田兵百姓渡河運糧艱阻久長計之有害無利所有防兵役夫及所運糧悉已停罷詔從之一時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遏党項及邊臣互言利害前後遣使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帝以其地夐絕難守特令錢若水馳往規度事有不可即罷其役近臣有既前議者帝曰太宗殫四海之力克平河東逆靈武失守今如更城綏州又須肇運芻糧重費民力河東久安不可虛致困匱既而若水上言綏州頃爲內地民賦登集尚須勞郡轉餉自陽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今復城之即須廣屯戍兵借于往日則芻糧之給全仰於河東其地隔黃河大小鐵鍋二山又城下有無定河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險若修葺未備蓄積奔衝即難於固守况此州城邑焚毀無尺椽片瓦所過山林無巨木不堪采用徒爲煩擾絕無所利若水即罷其役復詣闕面陳其事帝嘉納之　元豐七年正月十九日陝西漕臣范純粹言綏德城當邊衝請立軍以七城砦隸焉在

州東北一百六十里涑水記聞种諤取綏州韓魏公築城以戍兵　种諤之謀取綏州兩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綏州文潞公為樞密使以為趙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時韓魏公為右相方求出上乃以韓公判永興軍兼陝西四路經略使度其可守可却以聞韓公至陝西言可守文潞公以朝旨詰之曰若守之則當饋之以糧戍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三者皆有備乎韓公對不必饋戍及救彼自有以當諒祚移書鄜延經令勿給糧追還戍兵若諒祚攻嵬名山勿救也時宣徽使郭逵為鄜延經略使以為不可韓公使司封郎中劉沆往督責之逵固執不從曰如此則降戶無以自存皆潰去矣乃奏請築綏州城置兵戍之因命之曰綏德城擇降人壯健刺手給糧以為戰兵得二千餘人　綏州城錄

河北轉運使張問權度支副使詔閤門令薛向更兩次上殿然後朝辭詔呂公弼據秉傳至延州俟先得安遠塞門二寨舊土然後以綏州還夏國時夏國既受賜而不肯歸二寨種土又欲先得綏州故也詔依諒官例聽直牒閤門上表表自辰溪趙尚回趙元昊初納款有塞劃下鄜延經略司以安遠塞門二寨地賜與夏國仰改立烽堠又曰治平之末有塞劃下鄜延令招誘橫山之民以兵迎接占據生地非种諤擅興也及嵬名山來降种諤築綏州城中帥府案錢糧陸介夫乃驚奏諤擅興綏州錢糧當與不當應副詔介夫與薛向協力應副又曰郭宣徽之行詔曰國家萬里豈與犬羊爭尺寸之地其綏州到日立行毀棄劉航知文公之志亦欲毀之韓公不肯毀尚力勸郭逵留之總管賈逵患以兵驅降民出塞外云患已逃去尚勸郭帥招集之使還守綏州不然且為邊患郭帥從之得勝兵六七千人并老弱萬餘人韓公又使日給糧二升降民乃安今則使分耕綏州旁地不復給糧矣又諒祚為夏虜欲遣使告哀以揚定之死莫肯為使者薛宗道有寵強之來宗道甚懼朝廷遣韓縝劉航詰其所以使之意宗道稱吉表耳無它也及至京師朝廷使韓縝問之宗道對如初縝固言朝廷欲綏州還夏國宗道喜曰如此則感朝廷之大恩朝廷因令縝語宗道還我安遠塞門二寨又分藏揚萬以遺國中諸酋豪宗道曰此非某之所決也請歸白之夏虜復使宗道來曰不知所謂因縱逐殺揚定者二人以來朝廷留二人而遣宗道來并貢物皆不受宗道復來縝因責之曰君在西驛時已許我矣今更易言何也宗道由是待罪更遣都羅重進來曰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更教夏國以臣叛其君何哉朝廷乃命更不分賜物但還二寨畫還凡三返議之不合更遣問責訖以誓書來言謹奉詔以二寨易綏州

朝廷乃遣劉航冊命秉常為夏國王航而郭帥遣高父二寨定地界虜乃言朝廷本欲得二寨耳地界非本約也高曰若不得地但得此二堠安用之郭帥乃留藏賜奏乞詔高赴闕詢之朝廷乃命綏州曰綏德城不復以易二寨高既對言於上曰綏州與之亦用兵不與亦用兵邊備未可弛也薛昌朝曰治平四年种諤直奏云銀州監軍嵬名山請以所部數萬衆歸款上召薛向指闕詢之使還與延州知州陸詵議詵向乃畫三策以為使名山直取諒祚上也不能取守其地以拒之次也不能守則退保兩界不耕地下也詵意以為朝廷必不行無何朝廷降宣從其策及諤出兵據綏州兩城之詵乃大驚故以擅興罪之耳降民初及五六萬口後凍餓死及逃歸今存者十之一耳自始及城屯兵餽餉凡百軍須所費約三百萬賂其城地形險要若守之虜必不能取也今藏耕斂已有三年之備皆降民耕城旁田所收也子埋曰城南門一逕通延州出門取賊境人不敢耕賂民逃歸者十七八名山母今在西人亦不誅也弟秉數月鄭去漕司使冀虜虜勸綏州所貫六百萬貫趙尚回楊定左右貴國受趙諒祚金珠甚厚為沿邊都巡檢私出塞見諒祚稱臣拜之又有上諒祚表其子常往來諒祚所及种諤誘綏州諒祚以定賣己故因議擅場誘殺之及械送其子以來使具言定情故朝廷編管其子南方楊傳延州人程戩奏稱鄜延使掌狀宣定奏未疑得所為遣縶京師以無驗免　劉述上神宗論种諤薛向職綏州罪狀　臣切聞趙𥹋勘到种諤詐稱得密旨擅發兵馬城綏州公案止斷追官安置而已案內亦不一就勘到薛向張皇之高遵裕王中正等人外議喧然皆謂未得公當夫矯制發兵人臣之罪無大於此固上國家之法不容一則見不忠於主茲實叛亂之漸為天下者不可不深懲也昔漢馮奉世矯制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欲加爵土蕭望之以為不可恐後奉使者為國生事武帝時王恢用馬邑豪聶壹計欲舉兵攻匈奴與韓安國論難往復數四武帝從恢議後無成功下恢廷尉廷尉以為當斬太后以田蚡之言謂武帝曰恢為馬邑事今無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武帝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聞乃自殺恢當時稟命於朝廷而舉事不成武帝猶謂不誅無以謝天下蓋慮後來狂易之人妄興邊事殺傷士卒疲弊中國故以為戒爾今种諤詐稱密旨擅發兵馬以致邊境騷然公私勞費此而不誅孰為可誅者所幸賴者陛下仁聖之心克格天地天地神靈擁佑聖德故致諒祚死不然兵連禍結百姓受弊於今已不淺矣伏望陛下深思宗社

之計早絶禍亂之源發於聖斷斬諤以謝邊民以誡後來奇謀興事以邀國家之患者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其次辟向臣條諸庶論其人本爲擘畫用塩將馬事今來塩鈔布滿中外賞之折錢而復不顧其法已弊矣向功欲擬貶未有緣由故於上前妄陳横山可取之議欲作邊帥以邀已利耳非忠於朝廷也洎過本路逆將公乂弃手詔與諸將觧得密旨圖取横山以致种諤狂徼貪功恐爲他人所先輙作此事遂其所由首惡者乃向也今种諤既議追官安置而已向乃猶不失爲州臣恐用法未適輕重之宜欺伏陛下當時曾許向經營此事乃爲向以甘言厚利眩惑之致所謂懷姦罔上者非向而誰漢武帝所以不赦王恢者正爲此爾中外皆謂向擔巧之人善結權貴致位至此恐用此道陛下既爲此人面欺當須寤悟而怒之亦當幽爲主張掩蓋其罪也臣恐今後姦邪之人窺見此意則生事邀功誤陛下以爲朝廷招天下之患陛下又將主張掩蓋之邪將不然邪臣聞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言從衆也仁宗皇帝未嘗私意喜怒天下之人謂之善則用之天下之人謂之惡則棄之是以天下稱其聖此陛下所宜法而行之者也今辟向之罪惡中外切齒朋陝之人恨不食其肉而發其皮而陛下獨未悟臣所未諭也其勸官趙贍既勸將种諤辭遷降

向等人使合追講勸㽞宜停再取朝廷旨揮顯見黨庇懷姦首惡之人伏請逐差公正強明臣僚并趙贍一處勘鞫以正拜惡以厭人心臣前已具奏乞不差趙贍作勘官恐用與辟向鄉里之舊幽爲黨庇今乃果然臣兩府大臣中亦有黨庇辟向如趙贍者陛下不可不察也臣職在糾姦故敢觸冒忌諱昧死陳述惟陛下念之

舊石城

元一統志舊石城在綏德縣東三十里故寬州是也今按圖冊書曰舊石城

吳兒城

元一統志吳兒城在隴泉縣西北四十里赫連勃勃破劉裕子義真於長安遂虜其人築此城以居之

上郡古城

太平寰宇記上郡古城在隴泉縣東五十里始皇使扶蘇監蒙恬之處

故匡州城

太平寰宇記故匡州城隋置此州在延福縣西北五十里故城尚存唐武德六年與六胡州人同置稱山之亂陷入西蕃界

永洛故城

元一統志永洛故城浮休居士張舜民字芸叟作事記曰乙丑歲西客有以永洛語余者言初經略使沈括建言本路既獲米脂寨以横山勢變距宥州近三舍下瞰銀夏平川千餘里皆沃壤可耕爲屯田計請於米脂間城永洛也動兵以抗賊則河南地盡可以種穫靈武猶居不日而復朝廷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馳驛至延體量利害時元豐五年七月也禧等至延與括同相度意合即奏言如括奏議朝廷許之然永洛者在米脂川之西宥州之東附横山之背二面皆重岡複嶺惟路可通車馬蓋夏人必爭之地又城中無井泉惟城有無定河泆漬之餘可以汲食故諸將頗以爲不然而禧括等貪功生事決意城之及禧等奏親授節制自經略安撫使种諤而下盡受節制方大會府庭出御劄以示諸將皆駭然失色總管曲珍而下惟唯不敢異議惟种諤極言不可禧怒以諫諤曰君不畏死而敢誤我事耶諤曰城之則必敗敗即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希可屈即奏諤跋扈異議不可與偕往有詔留諤守延州八月甲子禧舜舉及括等率蕃漢十餘將兵八萬兵使夫將役者倍之於是李浦將前軍本路將官呂政佐之曲珍將中軍高永能佐之王湛將後軍景思誼佐之李稷主運餉治版築謀畫進退悉決於禧括及舜舉與聞而已戊辰至永洛興兵外向旬有二日而城立乃留珍等諸將以守衆護役作劄樓櫓而禧括舜舉及其僕府官屬率千兵八萬人先歸至米脂珍遣人來告夏人至矣初賊聞王師之城也其用事者以爲此城不爭則横山盡爲漢有靈夏爲存亡所係要害當以死捍之

又知諤不在軍中益無所憚於是悉發境內引弓之民誇呂吐蕃諸處兵以爲不足又乞於契丹步騎三十萬欲以全兵取勝以報朝廷五路之役前歲大舉兵將鄜延兵隸惟諤麾下最有功先取米脂取白豹襲金湯葭蘆等戍斬首數千既屢勝兵將驕甚賊大敵如兒女累教希怯而禧輕佻常自擬古名將遣間賊至之謂報者曰點兒敢送死乎因語括曰公帥臣萬一不可輸國蓋僕與李常侍蒙上所遣願屬以邊事義當往彼拒敵死生以之遂令左右獻馬率舜舉以行舜舉不欲往強之即與俱且約括曰緩急相救括諾即行時九月癸巳也禧至永洛賊兵尚遠望日凌晨與諸將會于西門觀賊諸將請擊之以挫賊而高永能者語尤切曰羌性猶犬不意而擊加箠叱則氣折而不能害人若遲疑不斷以作其狂突則齧噬搏噬無所不至今其先來者皆精兵欲以當我可速與戰戰則獸駭鳥散後有重兵亦不敢駐步退此賊之常勢也其塵坌障天必有數十萬使其供王則衆寡不支大事去矣永能者屬部蕃將年七十餘結髮以來數百戰沈重謀略四男皆拳健善騎射羌人常畏之諸將頗以永能言爲善惟禧不聽永能怏怏而退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日亭午賊騎稍逼禧令出戰於是王師七萬陣於城下禧與舜舉坐譙門自執大黃旗謂諸將曰

望吾旗麾而進短而止軍中往往竊笑賊大至鐵騎五十涉無定河永能又進前曰此慝人賊鷂子騎過河待平地其鋒不可當乘其未渡擊之可使殲馬若使之畢濟我師殆矣禧又不聽已而鐵騎過河衝蕩王師陣遂動賊以大兵乘之珍等大敗奔歸賊中者三百人禧回顧不知所為即圍賊以守賊分兵圍之厚數重乙亥游騎掠米脂括退保綏德州賊知王師兵援困盡銳來攻城中將士晝夜戰無不流血永能歎曰事至於此必無幸矣因拄弓於堞絕脰而死三軍皆泣被圍數日乏水以至殺馬糞而飲會天微雨將士露立以衣承焉吮之而止渴稍稍役夫哭之禧令土工鑿數井始有汲渦士卒渴甚爭急至者斬之不能止尸蔽井傍有至挍子井中飲者踏刺而集鑿其渴如此凡八日賊遣使呼城上諸和諸將卒結盟意欲詐曲珍斬之禧等遣呂文思應命文思至賊所賊令坐呂政于地曰爾乃小將不可議約當令曲太尉來呂文思乃還禧以珍總軍政不可遣景思誼自請行禧曰爾小將不可思誼曰今事已急倘能以口舌說之使稍攻以待外援不亦可乎苟能活數萬人之命豈顧一身邪乃入賊中賊見之曰若遣蘭會米脂即當解去思誼曰此係朝廷非邊臣所得專賊知無益度外不可待因髡思誼囚之城中兵愈窘舜舉撼坎于前謂左右曰賊陷吾自刎汝當以此尸塵此中初思誼去禧舜舉萃中有水兩壺將士絕飲已三宿賊不知而攻之稍緩是日忽於賊下呼曰漢人何不速降爾無水已三日禧以壺中水揚于外示之曰若無水此何物也賊笑曰止此耳夜半賊兵四面急攻先梯穴而入士卒飢羸不能拒因各潰散舜舉自殺禧被馬亂兵所殺將校惟曲珍王湛李浦獲免逃歸者數千人千人身皆被創賊視利見有衣甲者剝闕不覓殺之奪其物故能脫者大抵皆裸袒被髮至有蕃落指揮使馬貴者驍勇絕倫城陷不肯逃持刀大呼出入賊陣中殺數百人而後死初珍之失馬危甚忽有老人牽馬以授之曰此曲太尉乎因得馳去是役也正兵及糧卒死者凡十餘萬人官吏將校數百人賊欲進犯延州會諸賊爭所掠不平賊將懼變乃攉兵米脂城下而還涑水記聞詔罷涇源之役更命修永洛寨　高遵裕既敗歸元豐五年李憲請發兵自涇源築寨稍前直抵靈州攻之可以必取詔從之先是朝廷知陝西困於夫役下詔諭民更不調夫至是李憲牒鄜轉運司復調夫以饋糧以和雇為名官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詔若遣軍令斬都運使以下民間騷然百姓不能堪一夫相聚立擁於山澤不受調吏往捕毆之解州枷知縣以督之不能集知州通判自詣縣督之亦不能

集令延撿縣尉追之則執挺欲鬭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出前塞凍餒死者什五六存者皆解行無聞志倉庫蓄積皆竭羣臣莫敢言獨西京留守文潞公上言師不可再舉天子遜辭謝之権寨副使呂晦叔亦言其不可上不懌晦叔因請解機務即除知定州會內侍押班李舜舉自涇原來為上泣言若再出師關中必亂上始信之召晦叔慰勞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禹玉迎以好語慨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為王禹玉慚六月詔罷涇原之役衆更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橫山之地遣舜舉與承議郎直龍圖閣徐禧往視之乃命禧節制軍事八月禧舜舉鄜延經略使沈括轉運使李稷將步騎四萬及諸路役兵始修永洛寨永洛與米脂綏德皆在無定川中永洛北倚山南臨無定河三面皆絕崖地誠險要虜騎數來爭之皆敗去先是夏虜發國人十丁取九以為兵近二十萬人齎百日糧屯於涇原之北候官軍出塞而擊之既聞城永洛即引兵趨鄜延邊人來告者前後十數禧等皆不之信且曰虜若大來是吾立功遷官之秋也上賜禧等貴獎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於米脂禧等恐沈括分其功乃曰城畧已就矣與舟中歸延安九月乙酉留守李稷鈍步兵三萬餘人於永洛括舜舉以八千餘人還米脂是日永洛遣人走告虜騎且至丙戌禧括留屯米脂舜舉復如永洛丁亥虜騎至城下禧命鄜延總管曲珍帥城中兵陳於崖下水際舜舉稷植黃旗坐於城上臨視之虜自未明引之逼陣前食時未絕裨將高永能曰吾衆寡不敵宜及其未陣擊之庶幾可破不從虜與官軍夾水而陣前後無際將士皆有懼色曲珍曰禧令衆心已搖不可復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耶俄而虜為銳於陣虜騎爭渡水犯官軍先是選軍中勇士良馬謂之選鋒使居陣前未戰選鋒先敗退走蹂踐後陣虜騎乘之官軍大潰偏將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幾半曲珍與殘兵萬餘人入城崖峻逕狹騎兵棄馬緣崖而上失馬八千餘匹虜遂圍之守堞皆未備水寨為虜所據城中之水至絞馬糞食死人腦被圍累日曲珍度城必不守白徐禧請帥衆突圍而出南走鄜愈於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城耶戊戌夜大雨城遂陷珍帥衆數百人踰城走免禧舜舉稷皆沒命官死者三百餘人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沈括聞曲珍敗永洛城被圍退保綏德遂歸延州時有詔令李憲將環慶兵數萬救永洛比至延州永洛已陷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　十九庚

城

清澗城

陝西志清澗城宋康定元年鄜州判官种世衡措置故寬州右掠延安左可致河東粟北可圖銀夏范仲淹然之詔世衡戰且城之初苦無水世衡命鑿石一畚酬百錢卒穫甘泉遂置營田以備邊警歐陽公集范公种逍碑銘　公爲将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涑水記聞种世衡修延州城鑿井以拒元昊　初元昊既陷安遠塞門寨朝廷以延州保寨多徒分兵力其遠不足守者悉棄之而虜益内侵爲邊患大理寺丞簽署保大軍節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城修之東通河東路北可以扼虜要衝詔從之命世衡帥兵董其役且戰且攻城中無井鑿地百五十丈始遇石而不及泉工人告不可鑿衆以爲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者耶命工鑿石出之得石屑一畚酬之百錢凡過石數重水乃大發。既清且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城之無井者皆得水。因名城曰清澗以世衡爲内殿承制知城事。　世衡清澗城倉廩皆實吏民習射。　初至清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供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以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徭役輕重亦使之射射中則釋由是人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嘗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笞之撫養羌屬親入人得其歡心爭爲之用延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禮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以與之數年清澗城遂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水洛城

郡縣志慶曆二年正月范仲淹奏云如進修水洛城斷賊於秦亭之路其利甚大涑水記聞韓琦奏乞罷修水洛結公二城　慶曆三年十二月八日韓琦奏竊以元昊叛逆朝廷未能誅討欲爲守禦之計則莫若修完城寨賊來則堅壁清野以待之使其不戰而困此經久之策也臣前至涇原見緣邊堡寨累損應修及應增置者甚衆今計度修築其山外弓箭手等今年已累役作甚苦又聞來春欲令興修水洛結公二城以通秦州涇原救應之路其間自涇原章川堡至秦州鹿簇寨一百三十里並是生戶所居只於其中通達一徑須作二大寨十餘

小堡乃可通許其土工何啻百萬更須米伐林木作樓櫓營廨又須分土兵三四千人屯守積蓄芻粮所費如此只求一日通進援兵及救應山外比卽自供州黄石河路只省得兩程況劉滬昨已殺降水洛城一帶生户李中和降隴城川一帶蕃部各補署職名充熟户將來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小小蕃族安敢爲梗則知不須賊寨已可往來今近裏要害城堡尚多闕漏豈可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事之緩急當有先後伏乞只作朝廷指揮下陝西緣邊四路部署司涇原經略司將涇原路弓箭手等來春且令修築邊地分未了堡寨其水洛結公二城權住修向去賊寨修完了畢別奏取旨如朝廷未以爲然乞選差親信中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彥博狄青尹洙等卽知修水洛城卽今便與不便詔如琦議罷修先是內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檢劉滬建策修二城陝西四路招討都部署鄭戩主其事知秦州文彥博知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會琦自陝西宣撫還奏請罷之又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戩固執言築三城之利不可罷遣滬與著作佐郎董士廉依前築修之議者紛紜不決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洙召滬士廉令罷役蕃部皆遮止滬等請自備財兵卒修二城滬士廉亦以熟户既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違蕃部之意別致生變請遂城之洙以滬士廉違節度令狄青械繫之青因之以聞於是城中蕃漢之民皆逃潰而生户及亡命等爭據其地韓琦又言鄭戩奏乞令臣不預商量臣常患臣僚臨事多避形迹遂致賞罰闕或有差誤因退思之臣在西邊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於水洛城事比之他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忠有誤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責趣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詔劉與周詢等及陝西都轉運使程戡等奏二城修之於邊計甚便況水洛城今已修畢惟女墻少許未完棄之可惜誠宜遂令訖役五月十六日詔戩等卒城之紀事本末修水洛城　慶曆三年九月甲子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鄭戩言德順軍生户大王家族元寧等以水洛城來獻若就其地築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賊實爲封疆之利從之十二月辛丑陝西宣撫使韓琦言請令下陝西四路部署司涇原路經略司且并力修葺邊處未了城寨其水洛城向去別奏聽旨四年正月戊辰詔陝西四路都署司涇原經略司罷修水洛城從宣撫使韓琦奏請也然劉滬時已興役鄭戩又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將兵助之矣三月甲戌命鹽鐵副使户部員外郎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往陝西同都轉運使程戡相度鑄錢及修水洛

城利害以聞先是韓琦以修水洛城爲不便奏罷之鄭戩固請終役琦還自陝西卽罷戩四路都部署戩既改知永興又堅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罷令劉滬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及涇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繼論列以爲修城有害無利議者紛紛不決故遣周詢行視戩初命涇原都監許遷將兵爲修城之援及戩罷就四路洙亟召遷還又檄滬士廉罷役且召滬士廉蕃部皆遮士廉等請自備財力修城滬士廉亦以屬户既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違蕃部意別生變日增版築趣役洙再召之不從洙亟命瓦亭寨都監張忠往代滬又不受洙怒命青領兵巡邊追滬士廉欲以違節度斬之青械二人送德順軍獄將周詢等猶未至也蕃部遂驚擾爭燒積聚殺吏民爲亂又指周詢等訴周詢等共奏詔釋滬士廉令卒城之按尸本乙與帥戩下獄狀劉滬董士康元送德順軍獄後有旨送邠州獄人復奏事未到子狀士康繫獄二十餘日但不知是何月日耳參知政事范仲淹言涇原路走馬承受趙正奏內殿崇班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枷送司理院切緣此二人元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水洛城卽非是二人擅興及四路罷後本路部署司抽下軍馬其人卽合依稟罷修不合堅執非故臣料其情蓋本人在彼相殺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築城寨偶見中輟之後本路責見其經畫不當故以死抗拒一面修興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見非有他意況劉滬是沿邊有名將佐數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輒行軍法則邊上將佐必皆銜怨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非肯竭力邊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卽非將佐亦特一例枷勘蓋狄青麄人未知朝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戮邊家骨肉必來訴于闕下亦更多有臣僚上言柰煩聖聽雖知將帥行得軍法卽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爭利害致犯帥威昔陳湯矯詔命以破虜王濬違節制以下吳皆釋罪封侯以勸將列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周惟德狀勘劉滬所犯因依情罪聞奏仍送邠州拘管聽候朝旨一則惜得二人不至因公被戮二則惜得狄青尹洙免致二家骨肉稱冤數擬儻允臣所奏事可兩全彰陛下保庇邊將之恩使武臣効死以報聖德四月丙申諫官孫甫言略曰滬本以一方利害初集朝廷之命領千餘兵在數萬生蕃中亦嘗戰鬭殺獲而終使之服屬亦其勇略之可尚也今以主將之言而罪之不惟勞臣不勸其招來蕃部得不驚懼乎雖然狄青爲一道帥下有不從令而朝廷釋之青不無怏怏心況今之將臣如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固難處置惟朝廷兩全之余靖言

略曰令為朝廷計當劾責滄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責以後效仍詔青等共體此意滄等所築之城業已就將軍既因之矣恕之令其自守此邊鄙安危之計非私於滄儻有緩急通其策應勿以謀之異同辜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參到滄等公案特與疎放無使羌戎因此缺望九歲令情詳事門見宰執無有也丁酉歐陽脩言近遣魚周詢定奪利害臣謂宜令一中使令周詢諭狄青曰滄城水洛非擅役衆蓋初有所稟且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滄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今不欲直釋滄以挫帥之威宜自釋之後若出師臨陣而違節制者自當以軍法從事然後又諭滄曰汝違大將命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爾責爾卒事以自贖俟城成則又戒青不可辜其失城臣遂偏見如此則水洛之利可圖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也庚子知永興軍鄭戩言尹洙使狄青帶領兵馬趙德順軍追捕知水洛城劉滄及本司勾當公事董士廉枷項送獄稱洙累令住修水洛城不稟節制緣臣昨移永興軍被詔令一面興修已移文報洙洙等既知築城已就又聞朝廷專委魚周詢定奪更難以利害自陳便欲圖陷滄等一旦用兵擒青下獄必恐蕃漢人民驚潰互相讎殺別生邊患惟深察

之始狄青械劉滄董士廉送德順軍獄尋有詔移邠州既而釋二人令往水洛城訖役須勘到罪狀別聽旨丙辰諫官歐陽脩言近差魚周詢等相度修水洛城如聞蕃族見狄青械繫滄等因致驚擾令周詢却將滄往以此可見滄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之為利而不欲廢之非滄守之不可然滄與狄青尹洙難共了此事臣謂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劉滄尚慮議者謂不可因滄而動大將令但移尹洙而不動狄青若洙更以恩使他路即不是因滄而屈大將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滄得令其功於邊防之體無不便三者皆獲其利否則有害五月先是鄭戩奏修水洛城乞令韓琦不預商量琦言臣常患臣僚臨事多避形跡致賞罰間或有差誤因進思之臣仕西邊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於水洛城事比他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跡則是以偷安不忠有誤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戮輒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大略言水洛左右皆小小種落不屬大朝今奪取其地於彼置城於元昊未有所損於邊亦無益一也緣邊禁軍弓箭手準軍借倩修葺城寨尚未完備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計須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轉見勞弊二也將來修成上件城堡計須分屯正軍不下五千人所要糧草並須入中和糴所費不小三也自來涇原秦鳳兩路通進援兵只爲未知得儀州黃石河路所以議者多欲修水洛城一帶城寨自近歲修成黃石河路秦鳳兵往涇原並從腹內經過逐程有驛舍糧草若救靜邊寨比水洛城遠一程若救鎮戎德順軍比水洛却近一程今水洛勞費如此又多昧虜比於黃石河腹內之路遠近所較不多四也陝西四路自來只爲城寨太多分却兵勢每路正兵不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三萬人涇原秦鳳兩路更分兵守水洛一帶城寨則兵勢單弱兼元昊每來入寇不下十餘萬人若分三四千人於山外靜邊章山堡以來出沒則兩路援兵自然阻絕其城寨內兵力單弱必不敢出城不過自守而已如此枉費功力臨事一無所濟況自來諸路援兵極不過五六千人至萬人作節次前來只是張得虛聲若為賊扼其來路必應援不及若自黃石河路則賊隔隴山不能鈔截五也自隴州入秦州由故關路山阪隘險行兩日方至清水縣清水北十里則床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此觀之秦州未在賊之外最爲孤絕其來路限隔水洛城一帶生戶道路不通秦州恃之以為籬障只備西路三都公一帶賊馬來路今來開水洛城一帶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漸有人煙耕種蕃部等更不敢當道住坐姦細之人易來窺覘賊若

探知此路平快將來入寇。分一道兵自床穰寨扼斷故關及水洛則援兵斷絕秦州必危所以秦州人聞官中開道皆有憂慮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涇原路沿邊土地最爲膏腴自來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內地浮浪之人請城蕃官哥青唐城一帶種類莫知其數然族帳分散不相君長故不能爲中國之患又謂元昊爲草賊素相仇讎不肯服從今水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開拓邊境須待西北無事財力強盛之時當今取之實爲無用八也今修水洛城本要通兩路之兵其隴城川等大寨須揩秦鳳差人修置今秦州丈彥傅累有論奏稱其不便顯是妨礙亦合勘移十也凡邊上臣僚圖賞効者特務選舉將校訓練兵馬修完城寨安集蕃漢以備寇之事而已貪功之人則不然惟務興事求賞不思國計故昨來鄭戩差許遷等部領兵馬修城又差走馬承受參知徵作都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畢則皆得轉官酬獎之人不期與尹洙狄青所見不同遂至中輟希望轉官者不如意今若水洛城復修則隴城川等又須相繼興築其邊處所差官員將校人人只望事了轉官豈肯更慮國家向去兵馬糧草之費十一也昨者涇原路抽回許遷等兵馬之時只築得數百步例合二尺以來其劉滄憑恃鄭戩輕視本路主帥一面興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聽從此狄

青等所以妄撰送某奏告朝廷。今來看以滬全無過犯，只是狄青尹洙可
罪，乃是令不許修水洛城經久利害，只聽鄭戩等爭氣，加罪劉滬上使臣。
自此節制不行，大害軍事，十二也。陝西四路，惟涇原一路所寄尤重。蓋川
原平闊，賊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經略之任。近西界雖遣人議和，
自楊守素回後，又經月餘，寂無消耗，環慶等路不住有賊馬入界侵掠。今
已五月，去防秋不遠，西賊姦計，大未可量，朝廷當與屬邊路帥臣預作支
擬，今乃欲以偏裨不受節制為無過，而卻加罪主帥，實見事體未順，十三
也。詔劉與魚周詢往戩等，而周詢及戩已先具奏修城之便，且言水洛城
今欲畢工，惟女墻未完，棄之誠可惜，宜遂令訖役。乃詔戩等卒城之。丁卯，
遣內殿崇班陳惟信往涇原路催修水洛城。時十三參。據司馬光記聞。
時得今乙五月，必是五月初所書，而五月六日丁卯，已遣陳惟信往，今
催修城，蓋魚周詢狄戩等先言修城之利，奏到在時言後一兩日間，故
是雖以時書，劉有魚周詢等，及周詢等奏到，即從其請，遣往催修城，已
記周詢五月十六日詔戩等卒城水洛，皇祐以初六日為十六日，今改之。
六月癸卯，陝西新知渭州孫沔復知慶州，新知慶州尹洙知晉州。始，朝廷欲
卒城水洛，故令洙與沔易任。沔以病辭，乃別徙洙。於是渭州闕守，詔委狄
青。諫官余靖言：涇原在陝西最為重地，雖范仲淹不敢獨當，蓋青庸暴所
缺專任。章凡四上，每有詔，使青權并代部署。甲辰，涇原路經略安撫司所
言修水洛城畢。庚戌，淮南都轉運按察使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王素為
刑部郎中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知渭州。七月壬申，賜修水洛城蕃軍及
弓箭手緡錢。乙酉，降渭州西路巡檢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劉滬為東頭供
奉官，著作佐郎新知洛陽縣董士廉罰銅八斤。朝廷雖使滬士廉卒城水
洛，仍以滬權水洛城主，終坐違本路帥命，故責及之。八月辛丑，右正言直
集賢院知晉州尹洙為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舊制，諫官御史補外
無待闕者。洙自慶移晉，會前守未滿歲，有旨令洙待闕。洙心疑鄭戩譖已，
奏乞與戩俱下御史獄辯水洛事，且言戩交結走馬承受，覓知微，於是遣
秩改命，而所乞竟不從。代中陝西都轉運按察使天章閣待制程戩言：昨
遣三司鹽鐵副使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與臣同體量興修水洛城。臣等
昨離永興軍日，涇原部署狄青已部領軍馬至德順軍，仍令閤門祗候崔
宣、指揮使謝鼎等領軍馬就水洛城收捉劉滬董士廉，欲誣以違節制斬
之。賴滬等不敢抗對，由是止械送司理院。初令本軍監酒周頌就劾，又差
平凉知縣李元規代頌，而受其意，不謂朝廷遣魚周詢、周惟德來，劉滬等

生得出獄。自後臣奉旨帶劉滬董士廉再往興築。臣以蕃部疑變，乃慮狄
青尹洙等破壞此城，無以就功，累聞朝廷，續差內殿崇班陳惟信令臣與
狄青應副興修。今卒滬等城水洛已就，而蕃部帖然。其物本路兵馬鈐轄
高繼元、著作郎石路、大理寺丞李仲昌等皆質諫狄青謂水洛不便，今既
共事，其如一黨之人，自懷疑忌，暴聞既城之後，猶欲力遂前非。石路雖已
離此，繼元仲昌多陰獻計畫，務在間諜。今除王素知渭州，未必不為鬪亂。
雖水洛城不足惜，奈何搖動蕃部，棄去漢土，不惟為異類報怨，兼欲將徼
臣稔過。臣所操心，粗能知分，雖城百水洛，固非臣邀功擄美之地。乞候王
素過京師，特賜宣諭此事，庶到邊不為群小所惑。其高繼元、李仲昌乞早
移別路一差遣，不爾，沮撓邊事，必起後虞。詔權并代部署狄青為惠州團
練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涇原部署。青自涇原徙并代，當在六月十
三日以後，劉足不欲令青沮劉滬也。但實錄不得青水洛既城，劉滬人自
官涇原已別命帥，則青可以還，特書此，亦見其由任人之專云爾。
年三月，董士廉詣闕訟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韓琦不自安，懇求補外。七
年五月，水洛城都監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劉滬卒，其弟淵將護喪東歸，居
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祠城隅，歲時祀之。經略司言，熟戶蕃官牛奘
遮道，願得滬子弟主其城。乃復命滬弟淳為水洛城都監。皇祐二年正月
戊寅，涇原經略司言：自修德順軍水洛城、底石門堡，而生戶蕃族多出內
附，請迴補職名，仍月給俸錢，使為屬戶以扞邊。從之。元一統志：水洛城在
州西南一百里，領王家一城、石門一堡。宋慶曆二年冬十一月，陝西四路經
略安撫招討使鄭戩言：德順軍生戶大王家族元寧等以水洛城來獻。其
地西占隴城、隴水、環城，北帶河、渭川，北沃膏腴，數百里雜戎十餘落，無所役
屬。前遣靜邊寨主劉滬招集，其酋長皆願納質子，求補漢官，今召能其地
蕃族，人所畏，兵三五萬人，弓箭手共捍西賊。從之。劉滬先以右侍禁充
寨監押權靜邊寨主，擊破党留等族，斬一號將。時任福麾下，賊盡關門氐
首盡多為所掠，滬獨開門納之，是人謂為劉開門。遷左侍禁，時范仲淹
為授閤門祗候，又欲修章氏西南去渭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城，川平
人有水輪銀銅之利，環數萬帳，漢民之逋逃者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成
完國。會時在秦州，當經營不能，滬建城事則收蕃田數百頃以益邊兵。
塞使人說賊王鋒廝那公內附。會鄭戩行邊，滬遂召鋒廝那及所屬來獻
地，以水洛寨并其地願為屬戶，戩即令滬將兵受地，既至而氐情中變，滬
生明奉逃一戰，氐即命潰退，走石門前，稱願請服，因益驅其衆，隸屬于

以通秦渭之路。遷內殿崇班。十二月。陝西宣撫使韓琦言。鎮戎軍入平夏後已勞費。今更修生戶所獻水洛城。頗為不便。明年正月。詔罷修水洛城。從琦奏請也。然滬時已興役。既又遣著作郎董士廉將士助之。四月。據官孫甫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不可罷滬。由是使涂而得滬擢官。於請言滬等所築之城已就。今不可罷。以起邊人疑貳之心。歐陽修亦云滬等城等乎叩戍為國利。始狄青械劉滬。董士廉等送德順獄。乃有詔移邠州范而釋之。令往水洛城。從使朝廷會遣魚周詢往視利害。又問洞見。是戒狀送使涂慶州遣內殿崇班陳惟信往涇原路催修水洛城。

王家城

宋會要。慶曆四年。置管石門堡名王家城。

龍竿城

宋會要。龍竿城。大中祥符七年修築。天禧元年五月二月。權涇原路駐泊都鈐轄郝榮等言。據龍竿城壕自上石門至鎮戎軍功畢。詔奬之。仍賚器帛。賜將士緡錢。

羊牧隆城

宋會要。羊牧隆城。天禧元年修築。在涇原路。

晉卧龍城

玉海。晉書。凉州城有龍形。故名卧龍城。南北七里。東西三里。本匈奴所築也。太平寰宇記。卧龍城。郡城異名。其城搥道鸞土以成之。有若盤龍。城形四方。有頭尾兩翅。一名鳥城。一名翅城。

舊麟州城

元一統志。舊麟州城。按秦武王時。徙東民以實兹土。久用兹篙。因以新秦名。唐開元中。羣番搆逆。張燕公說致討。清城麟州。所以安餘種也。周顯德末。北漢弗庭楊侯其名使城小堡所以遏其寇也。宋乾德元年。又遣于兵兜壘土產。與振武同。晉有殺撥甘松藥。有麻黄甘草升麻雷歸藝。閑榮胡判撒。連志及白角箄。端拱元年又治新秦。金為夏人所奪地。遂荒。宋韓魏公安陽集。次韻和運使揚畋舍人登麟州城見寄。 關河皆我舊提封。豈吾將來決廟中。算可傷山後民戍兵閑自貴勝。策黙難除世論安無事。吁哉老塞臣

故府州城

元一統志。故府州城。本河西廢地。界東過河至火山軍四十里。西至麟州一百五十里。南過河至寧嵐軍一百四十里。北至二十六府勒浪馬尾直蕩㗸娘等蕃族四百八十里。東南過河至火山軍梧棹寨四十里。南至麟州界拘枝谷三十里。西北至没兒崔悉命女奴越都等蕃族三百五十里。東北至唐龍鎮一百五十里。按輿地廣記。府州府谷縣。北至豐州蘿泊川掌地一百二十五里。以蘿泊川為豐州治。是宋嘉祐七年。謂此川掌地方圓百餘里。如掌之平。故於此置治。其西五十里有沙井嶺。三十七里有綏泉峯。又六十里有龍尾房。又西北九十里有起没堆。並府州所隸。今所具圖冊。乃云府谷西京豐州一百五十里。西京即大同路也。按舊豐州。宋慶曆元年七月。始陷于西夏。不知後來何以屬西京。嘉祐七年再置豐州。在府州管內。據宋志云。折從阮判史日。取契丹城堡十餘。蘿泊川在中。今具到圖冊云。府谷北至西京豐州界六十里。則又似說蘿泊川地界。不能無惑。更須考詳。而圖志皆闕。始存舊書所云。

舊雲州城

元一統志。舊雲州城。即古麟州神木寨地也。本朝初置州。隸延安路。後廢為縣。隸葭州。

五原塞城

元一統志。五原塞城。漢書云。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築城列障至盧朐山。即銀城廢縣正北。所謂光祿塞是也。後魏曾於此立石城縣。後改為。晉太康地理志云。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建陽。即此。宋九域志。銀城縣有五原塞。方輿紀要云。舊麟州。在西關。漢武帝徙山東貧民居之。即此也。寰宇記云。唐龍朔二年。折豐勝二州界。置瀚海都護府。總章中。改為安西大都護府。北至陰山七十里。至回紇界七百里。去洛陽二千九百里。在黃河北。領陰山一縣。屬銀州。天寶元年。置其州與縣。至宋並廢。方輿紀要云。陰山暑月尚有雪積不消。唐歐陽詹詩有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注云秦晉之間。又宋沈括詩。五原愁殺起秋

風。雪壓陰山山不融之句。又同賦五原行。略云。羌人鈔暴為常事。見敵不爭狀若雨。自高餘勢立邊功。歲歲年年皆一同。將軍玩寇五原上。朝廷不知但推賞。玉海。漢五原塞外列城 武紀。元封元年冬十月。帝歷五原。出長城。登單于臺。太初三年夏四月。遣光祿勲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山名。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行壞光祿諸亭障。 匈奴傳。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山名。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師古曰大初中也。五原外列城。通典注。衛伉築西有漢五原城。

光祿城

西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二月。單于稽侯狦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等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五原日光祿徐自為所築城。

曼頭城

隋書宇文述傳。吐谷渾西遁。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等追之。至曼頭城。拔之。斬三千餘級。地理志。河源郡。置在古赤水城。有曼頭城。太平寰宇記。曼頭城在國西南二百里。按後魏興君六年。遣高凉王郡討吐谷渾軍

王受頭城。即此。邑在國西南五百里。隋河源郡所治也。國南又有新律國。又有長源城。

范夫人城

西漢書匈奴傳：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注。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

遮虜城

新唐書沙陀傳：乾符六年，詔招義李鈞爲北面招討使，督潞太原兵屯代州。沙陀李克用分兵抵遮虜城拒鈞。天大雪，士瘃瘃音竹足切仆。鈞衆潰，還代州，軍遂亂，鈞死于兵。玉海：關驛云：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城。李陵傳：天漢二年，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陵將步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里。通典：肅州酒泉，漢福祿縣地，古長城，漢遮虜障也。

統萬城

太平寰宇記：統萬城，水經注：赫連勃勃於無定河北黑水之南築此城。勃勃書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義立名。今都城已建，宜立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國，宜以統萬爲名。其城土色白而牢固，有九歛峻險，非人力可攻。酈元云：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其城南門曰朝宋，北門曰平朔，東門曰招魏，西門曰服涼。其子城在羅城東門曰鳳陽。本有三門，夷人多南來，故東向開元一。魏志：統萬城在朔方水北、黑水南。蒸沙築城，號曰統萬，取一統天下、君臨萬國爲意。即此城也。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長興四年，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斲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爾孤城，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爲表聞，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征伐，願爲衆先。上聞之，壬午，命從進引兵還。宋會要：淳化五年四月四日，詔夏州舊城宜令廢毀，居民並遷於綏銀等州，分以官地給之，長史倍加存撫。先是，帝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姦雄竊據之地，欲隳其城，遷民於綏銀，以來因問宰相夏州建置之始。呂蒙正等對曰：昔赫連勃勃僭稱大夏天王，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剛銳如鐵，可以伐人。蒸土築城，號曰統萬，言其統領衆多也。自赫連築城已來，頗與關右爲患。今遷於內地，斯萬世之利也。帝從之。

朔方城

玉海：詩出車：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注：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朔方，北方也。朱氏曰今靈夏等州之地往人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也漢武紀：元朔二年甲寅春正月，匈奴入上谷漁陽，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師古曰高闕山名在朔方之北西至符離塞名，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三年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城。五年春，大將軍青將六將軍兵出朔方高闕。衛青傳：元朔二年，青至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封青爲長平侯，使青校尉蘇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遂謀籍兵，故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詩出車宣王使南仲爲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三千三百級，車輜畜衆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執訊獲醜，全甲兵而還。其益封三千八百戶。注如淳曰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爲榆溪漢書事在此塞而行符離塞名也又北大按榆谷舊河塞也又今榆林縣東四十里地理志：朔方郡縣十三，封沃壄。武元朔二年開臨戎元朔五年城食貨志：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注：師古曰：築城又守衛之。主父偃傳：偃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遂置朔方。公孫弘諫，以罷弊中國奉無用之地。上使朱買臣等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謝曰：願罷西南夷、蒼海，專事朔方。上許之。伍被傳：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注：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匈奴傳：諸侯畔秦，匈奴復稍度河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復收蒙恬所奪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元朔元年，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其明年，右賢王侵擾朔方。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明年春，再出定襄。明年秋，昆邪王降，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云票騎封狼居胥山。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元鼎六年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

見武節。紀。元封元年十月。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匈奴數使奇兵侵肥漢邊。漢廼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備東胡。元封四年。甘露三年。遣長樂衛尉董忠將騎發邊郡士馬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注。師古曰。在朔方窳渾縣西北。地理志窳渾有道西北出雞鹿塞。屬黑駝陵馬國下非鹿復紀。永元元年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注。稒陽縣屬九原。贊曰。孝武雖闢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宋夏文莊公集主父偃請城朔方論　夫儒者立言措意。訓世垂範。布在方冊。播之無窮。非隨時之義也。漢武侍學者以不次之位。楊雄司馬相如平津侯董仲舒之徒。以大材稱貴。東方朔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流。以上書被用。雖昧國朝規制。而左右經義以折特弊。故主父偃上書極諫伐匈奴之事。排兵革。去戰爭。謂得其地不足利。得其民不可用。秦竭天下之力。卻地千里。澤鹵不生五穀。暴兵露師以守北河。飛芻輓粟。不足糧餉。邊境靡弊。而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言世務之急。甚中治道。故上欵其見晚。歲有四遷之榮。極言之祿亦厚矣。求諫之賞亦重矣。是時上方蹟武事於夷狄。北欲城築朔方。國用不足。而權舶算緡鹽鐵之利並行。民苦其弊。平津侯議罷四遠無用之郡。偃乃盛言朔方地肥饒。

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廣中國。滅胡之本也。於戲。何忘本之甚歟。前言澤鹵。而此言肥饒。豈地變歟。前言不足。而此言省用。豈事之變歟。人之無常。不可以為賢。況士乎。其進也。恥言高論。傅經致諫。以合人望。言其害已如彼。其貴也。苟言邪說。希旨苟合。以自固位。言其利也如此。語不于常。始遷違豈可以聖人之道而進身。以小人之邪而固位。得非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今已亂隔以譎一人。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傳曰。善人吾不得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求武聖人之塗。而成小人之私。貢乘致寇。宜其不逸矣。當朱買臣之十難。平津侯不得其一。史籍不載。莫知其辭。苟歟舉此以難建策者。固將詘服矣。

靈武城　太平寰宇記。靈武城在靈武縣東北。隔河一百里。其城本蒙恬築。元一統志。靈武城在白馬嶺之北。漢地理志云。靈武縣屬北地郡。又云。故城在靈州西南。漢懷渾都尉理所。後魏太和初平舊。徙歷下人於此。有歷城之名。後周置歷城郡。天和三年廢為胡城鎮。唐武德五年移治靈武縣。至德元載。肅宗即位於靈武。即此地也。宋初廢。

典農城　太平寰宇記。典農城。按注水經云。河水又東朔方郡弘靜縣典農城是此也。王海水經。河水又逕典農城東。注。世謂之胡城。又北逕上河城東。世謂之漢城。薛瓚曰。上河在西河富平縣。即此也。馮參為上河典農都尉所治也。

什賁故城　太平寰宇記。什賁故城。即漢朔方縣故城。詩所謂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城。置朔方五原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公孫弘數諫。以為疲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由是卒城之。自漢至今。常為關中根柢。

吳城　太平寰宇記。吳城在朔方縣北一百二十五里。赫連昌因山所築。隋置白城鎮。後廢。

赤城　元一統志。按山林地志集略云。赤城乃古蚩尤所居之處。在奉聖州東一百五十里。舊望雲縣。即今雲州。

古長城　元一統志。按山林地志集略云。望雲縣有古長城。六國時在此。唐長城廣袤接於饒秆山嶺。在奉聖州之東六十里。

白馬騮城　太平寰宇記。十六國春秋云。赫連勃勃將有駿馬死。即取毛為號。故名其城為白馬騮。

榆溪城　新唐書回紇傳。奚賀咄死。子何力尚祖舉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為榆溪城。

三封故城　太平寰宇記。三封故城。即漢縣廢城。在今神木縣界。

銀川城　宋會要。銀川城在今神木縣。崇寧五年以銀州陝。

古烏延城　唐會要。長慶四年三月。夏州節度使李祐奏於塞外築烏延城。宋會要。烏延城正據山界。北抵舊依山作壘。可屯士馬。東望夏州且八十里。西望宥州不過四十里。下瞰平夏。最當要衝。土地膏腴。依山為城。形勢險固。欲乞移宥州於此。舊宥州地平難守。兼在沙磧。土無所出。先於華池油平築堡。以接兵勢。川路稍寬。可通車運。聚積糧草器具。事有備。併力烏延。先積山城。山城畢。乃築平城。此地膏美。去鹽池不遠。其北即是牧地。它日當為一都會。鎮壓山界。屏蔽鄜延。其銀夏州及可置鹽監鐵冶錢監馬牧。因險控扼。使烏延功畢。漸次計置。

震威城　宋會要。震威城在府州。舊鐵爐胥堆新寨。宣和六年改為震威城。

葭蘆城　續通鑑長編。哲宗紹聖四年。知太原府孫覽議復取葭蘆。遂敗夏兵。虜師度不能支。適去。覽曰。可矣。乃遣王愍折克行將兵出麟府。張世永王舜臣出嵐石。邀賊。敗葭蘆來就。虜數萬猝至。覽按兵不動。而使張世永將輕騎由麟州道出其後擊之。虜前不能進。而復為世永所擊。遂大敗。卒城葭蘆而還。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十

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書寫監生臣章中策

圈點監生臣張孝先

臣[illegible]傅[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八十二　十九庚

僧　禄錄諸僧四

齊朗讃盧山記西林寺水閣院律大德齊朗和尚碑并序大師號齊朗
報身于尋陽陶氏衆大司馬侃之後侃捨宅作西林寺其孫景有人繼前
志故大師幼有覺心事峯頂寺律大德法真爲和尚出家受具皆目其下
傳七支四分學精進勇猛所治如官之典憲海其徒肅而不敢犯故自山
發其風行諸道流若鈞衡繩墨所化之處無不斷斷爾所居水閣院水閣
之稱天下知重長講律業無適無量壽淨名等經復手自爲義記以示後
學貞元三年從峯頂本大師陪荊州慶門寺靈裕台州國清寺法齊同受
爲使李公兼龍興壇場之請洎七年賴史崔公衍置方等於當州開元寺
請米林大德然怡大璘法繁與衆神清同赴壇會十四年郡守李公康與
其露之會請宣州開元寺大德悬症撫州景雲寺上林吉州龍居寺道華
當州貴稱寺智滿同來羯磨主充和初邪岳觀察使邪公士美建法會于
頸芝寺以命[illegible]

月十六日[illegible]是年閏月二十一日奉葬于峯頂[illegible]遺命也
嗚呼夫與大師遊者自童年及春齒未嘗以言色高下因醮于人人之聰
明觀此知歎雖庭户之近必擬跡而後行或饑寒之來必審分而後取所
謂脩爲律身爲度其殆庶乎或人來以持律相難者對之曰吾聞四十不
惑以至無邪正當師之我法只尔聞者降伏知言要理深自洪州升龍興
寺壇轉至昔靈頸陪揔一十有四會承羯磨者數盈千萬計故江西以爲
佛法鍾皷皆自水閣出考功員外郎李公渤中書舍人白公居易嘗視郡
事得之精微每至道場膜拜起敬門人元愬元諫元膺元證元皓清鋭元
愬智明等懼光師之德光不留於金石乃以本際實行付雲皋比丘草具
狀籍門弟子大德道建如達冲奥宗一等處請碑銘于榮陽鄭氏于素卿
辭不能免乃強起筆應之曰釋之徒有持律猶官之徒有持法二者謹嚴
則教立而道尊惟大師以惠覺心以心治身乘佛憲書爲佛翰垣調馭諸
根不生一塵提導攜孩出離火墳昇我漸堦入我便門惑覆軒軒法灑醨
髓骨夭香之清滿長之茂蓄故自匡盧散吳楚間受教比丘知處玄闡或
坐道場或登戒壇景我之山派我之川珠貫大千即可無遺來也不歸去

之偶然吁嗟于西林佛日寄在此分已焉大和六年歲次壬子三月甲午
朔六日己巳門人元諫等樹

志忠唐黃御史集龜洋靈感禪院東塔和尚碑　三教之喬萬古也咸以
師弟子授獨釋氏之師弟子創姓以名別爲父子之流葉東塔和尚葉真
身大師其道偕然不可思議以父子言兌盡弓裘之善和尚法號慧忠俗
姓陳世居仙遊祖諱瑨父諱節難以好尚山水崇佛友僧生和尚幸乳
抱鼻逆羶羊九歲請真身大師爲童子一見之兩如宿契年十五削髮動
太師之卜龜洋也靈木之深藤蘿如織猿虎有穴樵採無還儼值六蹄之
巨黿足躡四黿俯仰其首如作禮者三還兕而大遂擧錫卓菴名其地曰
龜洋焉龜洋之泊也至不及村禽不及蘆山庭茱多苦益以之充卯而齋
惟大師與和尚俱嚴移月更名馳逆漏禮估尋而䘮湊獦使而事時稱之
二菩薩僧其地或來人之猶手嚴漻則立有蛇虎驚吼之怪及武宗皇帝
乙丑之否衆之而儵悄潛匿大師先禮信之近隱於數家和尚棲於岩穴
之內不離茲山相伍者麋鹿馴伏者虎猴既而靡耕菑杜穢而還取苦益
之卯至今茲院之逢歙歲一卯之風不泯宣宗皇帝復寺之始議者以靈
巖之寺歸諸善薩僧不可以宏就由是郡人環乞大師以居故和尚獨

荐龜洋之址焉松堂獨而覺路喧天金磬敲而道花滿地識以上昇道士
不受篆戒佛沙弥不具戒和尚且不之然旋將西遊受具足戒於襄州龍
興寺大中十二年東還由盧陵與草菴和尚值草菴曰來自何山曰六眸
山曰六通乎曰患非重瞳和尚益竹高而言寡是日對答如流既及本山
人地愈盛院落則不營而峻供捨則不化而來咸通三年靈岩力圖乃迎
大師返于茲八年大師坐亡法身不壞南北歸歙閴然無時和尚以之頫
十三年遂南五步里之山得峯之秀室而禪焉即今南菴也廣明元年弟
子智朗惠朗玄鑒歲輝景闕弘幹爲超恚以植性祗園分免惠炬以謂我
大師承法馬祖親得心印則和尚焉令以宿晚而悔辭煩即靜不可使六
眸靈感之地留形示滅之異棄其棄而不之大乎於是延乞歸于院將以
弘張法論式救迷津其如感通雖然現沒有數中和三年龍集壬寅三月
十日示滅壽年六十有六僧夏二十有五後二旬又一日建窣堵波於東
岡焉烏乎和尚之道不粒而午不宇而禪與虎猿雜居所謂菩薩僧信矣
其三月之朔語其衆曰至道之有顯晦師弟子不欲雙立昔大師之去也
留形爲之顯今吾之行矣速歲爲之晦故將儀貌若生然蓋指晦朔不逾
而啓土從付囑也其上足景闕弘幹以允紀道名須資詞華懇貫行實和

愚求文，某早訪遠扇，今悉松喬，敢辭拙思，用刻貞銘。為之銘曰：六時獻山，二業開蓮，号及菩薩，正真自然。雲林崖違，猴虎參禪，仙花撲地，智月懸天。示滅之滅，顯晦岐焉。布金在岡，建塔開阡，實歸上界，事曰下泉。松風栢雨，空悲歲年。

大明和尚唐柳宗元集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姓，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不序其官爵，所以尊大浮圖之道。凡浮圖之道衰，其徒欲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岌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脩。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元年，一本作某年，蓋乾元在廣德前，疑誤。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匜重夷當之移不二切應貲來區沃盥，奉杖屨為侍者數百，剪髮髦、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灝灝焉，張灝音浩義同。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其辭曰：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至於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吾俗無勝，詔尊碩德，威儀有繩，道徧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重大台庶山足曰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竁穴，竁楚有切葬也。其用於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泣，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皋、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舄，舄音昔，履也。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不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無姓和尚唐柳宗元集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慧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且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清天音尋明切麄桑翦切。佛書云：菩提薩埵，唐言覺有情也，從省稱菩薩。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梵云：般，北末切；若，而也切。覺諸智慧也。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愨，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於楞伽北峯，楞音稜，伽音茄。不越閾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卒事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沖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一本作論。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原。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音亦，五切，厭也。葬從我師，無忘真宅。為是昭銘，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憑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雅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所，歲乃往。明年，楊公相位，寘讁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尊辯得人也，為岳州，盛義欽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闕名以其隱地為道場。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李某長沙謝曇為行狀，韓陵雀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楊憑自臨濟刺史杭州刺史。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

又假其陰以記

海禪師唐柳宗元集龍安海禪師碑。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歿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一作空空愚失。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囂昏，囂火氣中切。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達摩謂云。迦居牙切。葉書涉切。是謂迦葉弟子一名飲光。達摩，摩當作磨，莫卧切。西天第二十八祖。東來且立謂之初祖。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神秀姓李氏，陳留不出家事弘忍，弘忍卒，秀乃居當陽山。同學僧惠能姓盧，入。弘忍卒，住韶州寶林寺，天下散傳其道，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南北相訾，音紫，毀也。反戾鬭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慁。胡困切。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礱宸居以益其居。礱音聾。又為龍安寺。馬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裴胄、李巽、呂渭、楊憑。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三。春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泊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達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尊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峋嶁山。峋嶁二音，峋又音古后切，嶁力后切。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浮圖之修，其奧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旁步郎切。徒聽浮言，空有互鬭，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為，深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道耶匪遠，邇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使設，其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一作勒言事為。

遁公唐文粹嚴綬撰唐宣州禪定寺故禪大德遁公之碑。世界之內，愛河苦浪，浩然橫流，蹟翳衡環，未嘗暫息，首冥蠢類，沈溺相因，遂妄想顛拔茅之征，結煩惱甚己纂之圍，非惠師之慈愍，焉破昏以持厄，故佛教為

萬法之宗，禪心為一乘之最，崎可微之，於大師遁公見之矣。大師俗姓朱氏，蘇州吳縣人也。生知大化，該閱真乘，鸞鳳之性，本殊樕枉之芳，特異始為居士，脩學踰三十然，受具戒，遂乃歷抵覺筵，錯磨心印，識三車之次第，知五蘊之根源。其始也，結廬於宣城郡敬亭山之北趾，栖遲深林，馴狎猛獸，履險以堅其精進，跕危以激其脩持。歲月滋深，功行兼著，道俗懇請，移居於宣城禪定寺之中院。遂乃息念於止水之濂，澄心於無轍之跡，以希真之正性，得罔象之玄珠。冰釋萬緣，鏡圓方寸，不生不滅，唯一唯精。鄙天籟之猶煩，以我靜而自樂，蛟螯焉翔娛焉，霈然乎無擧之境，然後慈雲廣覆，慧日傍臨，脩百千燈，度億萬眾，人有扣請，虔往實歸，已罷愆尤，心澄波浪，緩以象淺，風尚真宗，多幸及門，珠含洞霧，清霄朗月，別為方外之遊，貫露醍醐，不是寰中之味。旋奉恩詔，徵赴闕庭，遂與大師入于南濟，屢易寒暑，遙馳夢思，何山履之不恆，忽遷化以示變，以貞元十四年，謝於宣州涇陽縣之唐興寺，春秋七十二，僧臘三十八，應往宅方，別有菩提之號，空令舊里，同增戀慕之深。上足弟子超摩無言等，虔奉精樸，遵奉罔極，志心合力，脩建塔宇於涇陽縣之南鄉，種蓮無漏，景物清勝，置大師之所託焉。大師禪定寺之舊院，幾比象已，俾我之且特捨祿選勝，創脩當山嶺之岩著控城邑之氣象。弟子無言，俗姓大來，後來之傑，表是南國，星馳北來，以余嘗忝大師之門人，因請建碑，置之舊院，旌大師之高躅，求銘示於將來。余以戎務方殷，牘於文墨，經時扣寂，方始就焉。詞吉布三界之內，五濁紛焉，愛河湧浪，毒火騰煙，群生盲冥，綱類拘牽，孰知至道，中有皎然，於昭大師。叶順前哲，燃燭傳心，松筠表節，關法弘濟，高車大牛，鏡分群象，海納眾流，南國生靈，方休大化，如何不虞，奄即長夜，達人無繫，至道不常，應以真性，別遊他方，禪關永謝，後學悽傷，寂寞幽院，巍峨法堂，弟子無言，師之上足，圖請揮毫，發揚高躅，方務戎機，愁非金玉，紀事遣書，汝然盈目。

曇瑰廬山記唐栖霞寺故大德瑰律師碑。弟序世說城中四名剎，栖霞其一。以其高僧世出，自齊梁陳大小知生大師，鬱開相襲，故江左宜呼其名，謂栖霞大師焉。大師諱曇瑰，俗王氏，晉琅瑯文憲公後，自永嘉南遷，為句曲人。王父師虔，會稽守；虔生智高，高不仕，州里號處士，生大師。自孩抱紀不為兒弄，屢能言，操穎聰，後群言秘旨，遇耳必了。及長，不茹葷血，乃曰：天真戒者，將滌吾器耶？既落髮于金陵希瑜律師，受戒於通海鑒真大師，後與反人高陵恩律師追遠永之游，乃偕隱匡廬之東林。雖欽遺名而名已高矣。於是命走吳楚，青徐之學者，始五臘，講律於豫章龍興，張座揮帙者

麻苐明年登明寺壇主德二載勅隸於明寺後累莅事于甘露壇端肅儼恪儀形梵衆大曆初乃歸栖霞其莅壇傳戒一十五會講訓經律三十七座州牧蘭陵蕭公高其人謂採望風度非獨鄒衛松栢耶乃命爲僧正紀綱大振雖臺公怗四輩之望無以尚也十四年忽昌言於衆曰吾以律從事自謂無媿於篇聚矣然猶未去聲聞之跡既而探曹溪牛頭之旨沈研覃思朗然內得乃曰大丈夫了心當如此建中元年禪生空谷雖野馬颿鼓是辰夜歷云云自彼我何事焉復走栖寺其徒聚謀而請曰栖霞中之名刹也大師乃江左之碩人也捨是而不居吾屬安仰始出山居焉從人欲也無我何謂第子志誠海潮等吾休矣丘井步電之矜必然屬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丁亥坐化于栖寺律堂是月景申茶毗塔于新亭之後嶺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門人臨壇者有若廬陵龍興寺明則廣陵元山寺道興鄂邑寺行銓臨淮開元寺澄觀元江寶稱寺智滿當州敖城寺惠興元栖寺靈津鶴林寺常韜天鄉寺日曜龍興寺惠登甘津梁後進而世燈燭賢七十子而後知仲尼大聖晴栖霞第子得不謂師氏名焉今寶稱領摩阿㳙易未釋歷廬嶽大江西南卓然首出若商那之後離以掬多得不謂釋氏之仲子柯夙承寶稱之知元令叙述且曰吾得于銘吾

大師每無情焉文曰有晉世家地高邯鄲產栖霞兮有蘊有自昇兮佛氏爲釋子兮結叉纓蓋忍刃中洋推何對兮璞琢金玉浮登月映本清淨兮尸羅毗尼開遮止持作律師兮稱深臣高以進以邀鑑滿牢兮克行既立薪傳火聚光度寬兮大和四年七月十一日建

靈禪師文苑英華李華撰潤州天鄉寺故大德雲禪師碑　東南蘊蔚之上首曰長老雲公飛年若干僧夏若干永泰二年某月日涅槃于潤州丹徒天鄉寺八天寶泰江海寂寥御史中丞韋公元輔（乂作甫）嘯陽潤州當中號禮無何韋公觀察領浙西按部至京江未備謁問長老曰如來遺教付囑仁賢貧道有禮像一龕敢以相奉意深言簡聞者快然韋公致刻之明日長老臨床趺無病而滅嗚呼至矣哉菩夫遺典謝公爲山水下段（竹）之遊生法師與王度爲死生之約古今同道如見其人長老每言曰佛大師於牧馬求善法於嵩香不可不敬舉羊以衣子見疑惑弱以草繫哉忍不可不仁智瓔死於大縣須史退於釋宮不可不慮留侯見期而貴石悅玄謀懇己而觀音降不可不信學此四者以爲教端內訓緇衲外化群品其餘闕類而長通邊恒沙長老法號法雲覆度於神龍之歲俗姓申氏其先魏郡之望出於姜姓左右宣王詩所謂惟岳降神者也曾祖皇朝考功員外郎祖靖睦州遂昌縣令父儉不仕以復先之志紹栢韓之熙茂舊靈韜曜鍾美後人長老童丱入道誦法華經景龍歲受具於本州龍興寺玄起律師由是萬計供圖名冠同列其鶴林綱律師僧往高穎求法於大照和尚以心眼視教見無邊界不在掌中隨心舒卷瑜伽羅無然當自知此其機也道在無安設無棄物有志於道來問長老曰飲甘露者當淨其身有涉道未弘未問長老曰菩提爲實耶無智無德涅槃爲空耶常樂我淨由是江景及禪教有大照之宗焉至若願力所持莊嚴佛教像飾同日月之照厨供盡人天之福精若山川流於他方允聖去未紹素皆以天鄉爲中路之化城也大三界而唯神同使往持輪無斷脫時佛性在煩惱之中佛身即眾生之體大法平等無所不同雪山滿月是爲真讀同音半字尊爲妄說如來龍樹始於東土菩薩求法適在西方慈悲之間國非一致若乃昆明劫灰夏時同學化來周穆之歲星隕齊莊之年去來歟金之人祀伊存浮圖之說謂之爲妄則常情不測謂之爲實則逗開難明立定衰之術著隱栢時事悉舊史之文稱卷之詳見想于視聽之外出于名言之域國豈然也國史傳錄往合符者則宣尼稱西方有聖者老君吾師生處厥乳復參壽明漸于中國受王者尤敦此道[illegible]

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爲誓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浮圖仁祠即塔廟也齋者爲誓即檀嚫也伊蒲塞即優婆塞也至魏受禪洛陽宮中有浮圖既除之沙門以佛舍利擲水五色由是移於道東廣開禪室僧會揚化於三吳慈持演教於三蜀實惟華嚴無代無之法壞也因蓋吳同亂之積其後也賴雲休堅持之誓俾菩提達摩降及大照禪師七葉相承謂之七祖心法傳示爲最上乘南方以教言爲事北方多豪右犯法故大通在北能公在南主慈悲教愍師無不主其餘則登公威神止石羯之虐惠始更刀慢精進之恭浮旃尼部之初曇柯律藏之始道安爲羅什詮譯惠遠遁生關教於廬阜經梵貫稱者異於江浙公之慈靈鎮稱智者之遷揚真標法度參季在集翠集洞公之衣而定真慶驗仲尼之記而崇建立唐撫運同符聖覺中州徽外八智如林玄奘無長繼與夾夏（疑作寔）不可悉數奉長（疑作長）林屈長老既滅門人僧未專戒還本原智人無擧以某月十六日遷定於鶴林寺西江湖路異道路悽惻初史部侍郎齊澣採訪江東見天鄉啟寺傾見叙尸先葬乃請禪師與洵公謂當寺僧乳爾得堅固力求真實智乳元初集請天下一（一作二）十五寺長講戒律天鄉即其一焉尔後寨同心願善緣理禮部員外郎崔令欽

常爲丹徒宗仰不息。于何其趣褱後攝侶寘伏。長老挺身於戎觧之間。宴坐於虎狼之口。大汲不溺。大火不焚。天鄉獲全。長老之力也。韋中丞以司容令田少文魏長老之風。弘無生教。故託司客護辯幕事。刺史韋公損恭善逝甚深之旨。行菩薩廣大之悲。大理司直蕭丹徒令史坦性淨道周。如潤州之者長長之兄弟之子曰堂構。爲當代詞人。修在家覺行。與門人俾華贊德於萬斯年。其文曰。至哉玄德。高標法流。法而不著。行而不求。輪王自在。象寶飄柔。黑夜生月。驚波起洲。洲淪大海。日落中夜。方外常在。人間代謝。性不遷易。法無高下。億萬人天。從吾受化。化已安順。知時謝佛。如是我令得之。清江朔月。吉不仁祠。以我遺法。爲人導師。

懷仁文苑英華李華撰揚州龍興寺經律院和尚碑。　菩薩調伏身心。異一切智。調伏心者爲定慧。調伏身者爲律儀。煩惱而後有身。心有身心而後聞知見。擇衛互用。何莫由之。如來於鹿野苑中爲五俱輪始開此法。待律第一有優波離。如來謂戒爲性源。因定見性。定爲慧本。因慧得常。不依科教。無所成實。乃宣吉回筆。攝護身心。命以優波長老集毗尼藏。以優波無緣此土。摩訶迦葉啓迪當來。而付屬之。與禪同祖者歟。世去聖滋遠。枝剖條分。今學者所宗四分爲盛。此間有數息諸觀以攝亂意。是豈禪那之濫觴也。夫沙門奉律。猶世間行禮。君備中和易直之心。而無升降屈撓之節。於爲義非爲義非爲牢人。恭作世間皆歸佛性。体無分別。供會一來。勝妙法蘇炭傾海水。明徹寶器方貯醍醐。禪律二門。如左右翼。和尚執持戒律。衆脩定慧。因制落染爲人式。踰六十年矣。和尚法號懷仁。其人也。惟天寶十載十月十四日晨起盥漱。絕床跏趺。心奉西方。既儼託滅於龍興寺。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二。緇素弟子北距泗沂。南踰嶺徼。望哭者千族。會葬者萬人。其上首曰越州開元寺僧曇一。福州開元寺僧宣一。常州興寧寺僧義宣。杭州譚山寺僧惠鸞。東京敬愛寺僧瑞光。潤州栖霞寺僧法瑜。僧軌印。潤州天鄉寺僧法雲。揚州崇福寺僧明幽。延光寺僧靈一。龍興寺僧慧遠等。天下耳露正味。調柔人中。象王利根。夙熏音樂樹下。長流福慧之泉。雪山峰頂。仰見清涼之日。金剛決定。煩惱無餘。優曇開敷。青濛蓋滿。罔不成實。樂說辯才。得法華三昧。衆所知識。物之依怙。法施之恩。豈群居之感。深哀奉色年。經始靈塔。于某原像教也。亂公自幼及長。所親侍靜言。玄覺俯託斯文。試言之曰。光陀波者分於一名。摩騰目者夾於三點。衆法歸善。群緣体無。道豈遠人。弘之在我。外彝諸相。獨行邪道。同度四生。方爲自覺。至若調千良田。唯待天雨。浪駛巨海。斯護行囊。斯天靈藥。毒草間在林中。其泉於泥。共生地下。時能了達。惟我宗師和尚。大原郭氏。厥後遷於淮左。獲把之藏。誓齒道門。覩慈所鍾。志不可奪。因瑤臺戒律師受具戒。律文有往哲所疑。時賢或誤。一言由分。於象表精理自得。於衆中聲振京師。如睹日月。諸寺固請綱領。乃黙而東歸。既還揚都。脩元群顧。常誦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如意輪陀羅尼經。若佛心。我得此心。衆生亦如。謂天台止觀。色足作是一切經義。東山法門是一切佛乘。色空兩亡。定慧双照。不可得而称也。寒不加服。暑不積食。不求飽。居不易生。四方施捨。歸於大衆。一身有無。均於最下。朝廷之士。銜命往復。路出惟揚。於嶽百數。不踐門閾。以爲大羞。仰承一揖。如洗飢渴。和尚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工人言依於敬。佛教儒行。合而爲一。應學者流誘。致親校經論。延來者聽受。故大起僧坊。將警群迷。汝廣圖菩薩。因也善護諸命。故曲濟衆生。壽量以文字度人。故工於翰墨。法皆佛法。薰孫儒流。以我慢爲防。故有貢衣鉢以規範爲任。故綱正緇林。發揮道素。故上紆磨禮以感慕遺蹤。故不遠他邦以龍象參議。故再至京國。以軌度端明。故研精律部。貴門侍郎盧藏用。才高名重。罕有推挹。一見和尚慕不倫環。不能辭。生退而歎曰。宇宙之內。信有當人。貴門於院內置經藏。嚴以香灯。天地無儀。象法常在。太子少保陸象先。吏部尚書畢構。少府監陸餘慶。吏部尚書崔日用。秘書監賀知章。禮部尚書裴寬。中書侍郎嚴挺之。河南尹崔希逸。太尉房琯。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渙。禮部尚書李憕。詞人氾水尉王昌齡等。皆所瞻奉。顧問洒掃。建塔之地。廣狹如素。高卑得中。周臨四衢。平觀千里。門人衆請刊植属以名青空瞔寂寥以哀以慰。天子門人經重諸侯之國。如來弟子皆爲釋覺之師。敬悅其風。以偈銘曰。佛境無二。佛心皆一。隨其根源。乃起禪律。戒外獎觀。空內護。是藏杖耶。來僧秘喜。啓醉德焉。求醒者歸。如來戒定。與闢爲歸。性空因戒。垢重初機。彼上人者。深乎道機。真空不生。妙果無得。闢明戒定。洗去愁賊。求乘波利。卑開彥旬。白月正圓。如何昏黑。昏黑既已。四革號咷。不見金觀。空園白毫。月明江闊。木落山高。遐野狐塔。群心慕陶。諴迪真子。森然郎達。阿難泣目。迦葉善薩。仙贊木足。諸天奉鉢。智火遂然。獨留緇稍。月苦淮甸。風悲夏川。千株茂樹。百道春泉。佛日長曜。浮圖歸然。哀哀龍象。大茫群緣。

灉公文苑英華李華撰衢州龍興寺故律師體公碑。　器爲外物。把者器有以濟飢渴也。身爲安聚。奉道者身有以成大覺也。衆下離器道不辭身。器存飢渴洗。陰身脩則大覺無凝。故律爲如見。根本開入扃戶。持其要

得其宗者有若長老體公畫毗尼之堂室尸羅之蟠師三昧之寿花也信
安有名山名川山秀川清家為蔣宗母曰徐姓地靈關發降神而生徐氏
既孕夢婆羅門告曰妨當生男紹興大法長老既亂好聚沙起卒塔渡獎
草為香採花為供年十有五覽章鵝婆兄為淨安寺上首乃往從學日誦
萬言兄歎曰吾祖父兄弟六人出家受習之速無其比也年二十一進大
乘小乘十紙如意年中配度淨安寺遊關會稽遇光律師受具戒誦戒登
三日屬衆僧布摩登座宣說無有遺文往洛京五年與本州某律師東陽
起志法師同講關為法門儀表萬歲元年歸信安衆受者千人由是江南
律範端嚴第一衲衣粗有既足行乞手蒔松竹結違借居苦行貫天地大
慈包世界於辯才得自在於文義得解脫於人法得無我與觀照得甚深
刺史徐嶠之率參佐縣吏耆艾以降請居龍興寺迎供者多不知同日紛
然辨鬪鬪於長老曰吾修無諍三昧不唯自利弘願利人由因吾身生彼
嗔恨乃別立一室室纔方丈晏然安居不踐門閾刺史手暢既請移居大
方至于涕泣俯如其請月入法華三昧口不息誦身不親庠大事因緣我
得心證請左溪大師講止觀鑄鐘七千斤廣州長史楷背廻請歸羅浮川
檀盡獨塑鑄禮萬計行無住慈建講堂門樓廚庫居寺畫諸佛刹靈感立

池聞者敬觀者信聽者悟日月無私之照江湖不言之潤如來捷會之門
其至矣哉校材江湖方構佛殿群盜據州寺半為墟止如鳥巢形若枯木
凶猾亲母稽首歸仁寶應二年六月九日自昇繩床趺坐而滅身齡九十
二僧臘七十一緇素號慟楚越悽悲至廣德元年十二月三日葵于州西
某原起塔安神諸佛之遺教也唯長老能清神遠仁深行獨卑為道器法
為法源謙非外儀質乃內一作衣中主若調伏住持之間禮誦疏繞之勤
耄期不衰寒暑如一學窮必究理精必詣猶自以為功微道淺未足為師
真金純金萬寶之最也趺滅之夕則異香滿室閉塔之日則群鶴翔鳴信
安王隸趙太常顧男鄭鼎于傳等中丞丹前相國李梁公峴皆為此州刺
往劉饒趙太常敬因長老立文殊萬聖之像李梁公增感先人注下雙林
之間長老在世靈徵繁多日輪降照於梁端大龍偕散於池上寒滿一作
尸脫躍於冰下彩芝炫瑩於禪室慶雲覆會仰歎千人此其盛者弟子僧
惠藏崑自童豢服勤左右四十年矣懿命阿難結集如來之言顏氏之子
鑽仰素王之道杭州靈隱寺大德惠達婺州開元寺大德清辯本州六度
寺大德惠炬一作炬大衆寺主浩然本寺上座惠達寺主法惠都維那神
爽等輪王之位我敬奉之妙光之法我敬行之爰請伽陀式備玄烈銘曰

付囑戒藏運行威儀光還性靜翼且禽飛止法根本添仁得之蓮花不濡
性本清淨彼上人者無是非定定不離儀儀不離性色身雖滅此滅皆寂
寂然不動斯為正真鎔金起塔哀斷門人
覺真文苑英華王縉撰東京大敬愛寺大證禪師碑　醴泉潛而涌慶雲
炳然而破闇蓮花無染而獨淨夜光不係而自得其推上智乎天上智之
身由隨世界上智之心寂遊聖境或肩植德本大衆願復其或意生人間
用弘開示本慧見無能知之大德號曇真姓陳曾開封人也厥初哉我東
和特異亦既有識用緣如愚家有耕桑未嘗聞鄉有學校未嘗覩則曰虔
豈屋何如方丈馳良馬何如振錫琏組耀世不如被褐金玉滿堂不如虛
白食珍看豈觀飯香積聽樂者盡聞梵唱云何戰既勝矣出門绝迹潛
高少聞吾於讀誦年至二十遂適太原受聲聞戒習根本律性易聽敏博
涉經論時同學者仰之為師久而歎曰大聖要道所存解脫不入其門焉
佛之子乃頓落枝葉澄清泉源諸長老大德睹遂解縛開心地如毛翩狮
意塵於色界從此日益雅師能知於四威儀之中無一刹那有忘不住以
至於大寂無作以生於恒用我五無所盧空本為廣我照能通日月未為
明震雷破山聞不聞等然風拔樹見在一作不足見弟是身無主與四大

假合方寸無生於一切禪稱猶以為未出心景頓勒潛入大照既沒又尋
廣德大師一見而拱手再見而分座門之於了審之以默俱諸等妙冥合
自他究納之行楞伽之心密契久矣廣又謝學徒散散相顧靡依來求於
我嗣續前教皆以寶歸出宅諸子俾就所乘度河三獸自止於分天寶季
年祿山作逆陷我洛陽亂兵蜂聚大德湛然獨在本處天龍衛於左右
猜狼仰瞻而讚嘆施財獻供然朝益門於善惡等以慈於苦厄久以忘言
說不得無畏故也動靜皆如一作在故也度一作廣衆無邊大願力也依報
無量遍種福也天脩行之有宗旨如水木之有本源始自達摩傳付慧可
可傳僧粲粲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大通大通傳大照大照傳廣德廣德
傳大師一一授手一一摩頂相承如嫡密付法印唯聖智所證非思議能
測也大德既捨香為裲為沙彌身不顧名志在成道摩杯渡遠歸向如林
天寶八年緇侶領袖衆以上聞乃蒙正度初隸東都衛國寺旋為敬愛寺
請充大德遠彼與住此有緣來無因也靜人天之會法如雲門之施衆有
塵勞之悟寺盡河渕之福今學與其進當學起其信善誘不倦得賢則喜
利往者導之以鐵觀與者辨之以正在定者誠於貪悟所覺者使之以視
一作遠遠一作視彼來學如養摩勒果業其出世如優曇鉢花希有希有

故我貴矣實應二年正月十四日默生如也薪盡火滅年六十夏四十晨暨門人悲及塵衆樹為之變色獸為之失聲棟折航沉佛土蕭索其年九月葬於嵩岳寺之北阜大曆二年有司奏謚上聞嘉然乃賜號曰大証禪師贈官登封因學於大照又與廣德素為知友大德弟子正順即十哲之一也視贈猶文心用感焉以諸因緣為之強述銘曰上德不德真慧達悲現於濁界備為人師以我無思彼復盡思羂方厭俗我則隨時由多分別安知垢淨根不緣塵象豈來鏡法不可看空即是病無得之得絕聖而聖文字非文字言語非言語云何以解脫云何而語法隨宜說方便究竟非我與舍利依嵩山寂寥松栢所

大光大師碑　賈餗

千佛生於後世法輪逸轉應現隨相載國王大臣宰官居士降生有地不以色相故如來言以色見我音聲求我為行邪道故不以金色瑞相蓮花化生降胎示報以潜靈聖上人姓唐氏生于邑之安吉母梅氏有孕而夢橋靈祥在娠而不茹葷血既生能言不為戲弄未齔之歲思求佛乘發念法華三月通貫傳凡旬於性泉精護念於神異經摩一發而預斷葷心晝集夜持而七部圓滿從容音響精願關雅璀捷口利辨者皆隨慕念及登戒之歲僧儀首冠西遊長安祥氣遠於幽關瑞相通于帝夢上人以持經為國請見肅宗皇帝召對禁中上拱而嘆曰昔夢吳僧口念大乘五光隨發音容宛若協我嘉徵因錫名大光以瑞唐姓肅宗元年降誕之辰會齋于定國寺因賜上人墨詔許以天下名寺持意往者住持令內臣趙思溫送于千福寺持經道場經日四七而異音清亮常達一作通聖聽上表異其事令高力士以宣諭焉後居藍田精舍光期而寺僧夢天童來降稱曰大光經聲達一作通于峯頂師既宴坐俄見神手從天而降撫光之心師憑憶先達抱玉大師嘗志斯言令高其法音嘗有神輔夕夢神僧乳光於心命光口飲自是功力顯陽神形不勞尋山採幽偶墮窮谷龍象冥衛淪溺其間心靈了然無所惑亂因以本經多寶塔為誠願持十萬遍既然出來為有神捧後詔住資聖寺大師以慈親在吳未答慈力表乞歸養恩未許還猶繫煩惱之念遂生無妄之疾衆蹇獨力將援于衆驅伏不前群烏拂頂心既時覺疾乃隨瘳昔如來雙鵲巢頂而定息聡明大師群烏摩首而頓疑解脫既以寶軸加飾首戴法華于十福寺行道日夜事一作使命有詔許還既止高程宗僧寶塔日持法華偈以成往願焉永泰元年浙西廉察使韋元甫表大師為六郡別駕道場持念之首大曆癸丑歲文忠公顏真卿

領郡余先人至邑烏程余生未朞歲乳病暴作而不啼不鑒者七辰師至命乳母洗滌焚香乃即念法華至功德品遂起摩而坐扶而開目師欽以盂水遂命乳哺疾乃隨愈大師視而笑曰汝何顧遇之達于因以法師易余幼名已及成童之歲貞元中余甫弱冠再遊雲上升泊之次大師以睟于溪側而笑曰戲撫如兒童焉余為州將飲醉于館大師引宿於道場夜分粗醒白光滿室朗然如晝觀大師宴坐妙音方闡若開臺相經音既息光亦隨歛余是歲西遇解大師于法筵撫予項曰爾得徑山之言我則無以為諭行矣自愛去留有時空王教平等者護念大師以永貞元年十二月黑月既夕示滅于法華寺經之院獸號鳥墜山木驚振異香飄馥二日不息是月吉州史顏防曰去矣人世無常夢泡大師照和暢達無入而不自得焉隨機見教經行無閒維摩詰之儔也知機洞如藏往察來照而不顯晉寶之之倫也經通梵界瑞降天童靈一作佛相神光胎融顯見雲上人之徒也夫我明德慈悲護世道與相於王者示法輪之質重昏外識於象庶懼法相之遠妄是以居若長橋動如浮雲隨觸自親入獸不亂一衲四十歲無況濯而誠者芬馥一鉢七十載溫禪悅而膚体溫然余遭大師留駐于世而不觀大師寂滅之日年逾耳順昏齊塵勞無法轉以濟河悲火宅之達室恭門徒者一作勝恭門者追書梵宮將于烏臺舊條天官郎敬居守郡兵興寄言刊石銘曰多寶如來開經踊塔佇尼聞教以弘正法受持三世以成賢劫或降忉利或生人天金相不顯真如默傳明燈繼焰水月分圓示抱金臤德資于上賢躬寶戒珠心惟法鏡懷寶不迷含光不竟希夷妙法凝清淨發揄關象藏機歷聖瑞協皇夢功欽天童聲宣覺界響達宸聰降靈神手徐溺龍宮迹隱三昧心符六通合衆分身香贊馳象譬喻言詞光明顯相仁滋一雨功歸無量法性天高慈門海曠我音嬰兒逮象疾痼靡曰況魄逐年師駐梵音耳聽神光目覩白馬先鑣迷津莫泝鼓音已息慈雲不浮寶樹摧葉祥來凋流綱林來斧苦海沉舟已相歸空法身無際莫測來往誰分顯晦三衣闕仁滌于宴諦

沖照宋徐鉉騎省集故唐慧悟大禪師墓誌銘并序士有佩服聖道闡揚師訓進不累於軒冕退不滯於丘樊務勤身於濟衆不養高以絶俗其唯仁人矣大禪師名沖照字文明姓和氏昔者帝堯光宅天下我祖世掌天官保姓受氏冠冕百代在漢則調鼎之重在晉則尊卑之賢求某澧沉徒居圖始先君從郡豪王氏南撫閩方今為晉安人也大禪師生稟異氣幼挺玄機年十有五詣鼓山興聖國師出家即具戒品博覽經史兼好文詞

郡多俊秀咸見推仰證無爲之理演不言之教緣爲先達瑞然妙門居城
北之昇山于時王氏乘海亂臣尊恣淫刑飛語虐及善人大禪師杖策去
之適臨川郡中書令宋公齊丘作鎮南彊頗尚空玄聞師之來遠加延納
言意不合拂衣而行下至池陽郡守王公繼勲鄴國之舊賓禮甚渥時李
唐二葉像教方興嗣君聞其名召與之語移晷而罷眷矚殊優命居光睦
禪院復遷長慶道場俾無觸忒游履實羽翼也後主即位恩肯加隆特賜
法智禪師之號廬山開先禪院者嗣君所創真容在焉命大禪師居之精
嚴脩奉之儀以申罔極之感居數年召還建康止報恩禪院加號慧悟大
禪師名其所化曰智度嘗稍廬拂此選勝而廣禮秩之數有喻於前出則
居奉先道場入則居淨德內寺開寶七載夏六月寢疾旬餘乃命大衆與
論生死之理十九日清旦上蹄吉離後主遣使問之至則化矣享年五十
有九住法四十四年即其月二十五日從西域之禮收靈骨葬于鍾山之
陽禮物官給中使監護至某年月日弟子省才遷于廬山某所遵理命也大
禪師風骨秀整機神穎悟博該衆藝餘以玄談王公大人咸所欽尚鋭涉學
釋氏者不能言其道業從以傾盖之分久要不忘今京師復興才公胥會才
公以文藝精敏見重於時求惟嚴師之義類刊不朽之迹蓋其素志爲作斯
銘銘曰慧悟禪師禪枝之青有文飾也有道膺也延世龍淡有遺思歸
舟翩翩九江之湄廬峯勝境遺杜餘基門人棗訓遷神于茲表爲懷舊勒
銘誌之蒯蒯無能高深與期

光涌宜春志普立仰山光涌長老塔銘并序夫衆生者晝則共一明夜則
共一精明不爲之欽賭不爲之分蓋衆生同一智而共一見也佛佛相授
祖祖密傳以茲爲法實無法也仰山心偈天下詠之正爲此也然其化導
大綱祖教專用傳襲源流謂石亭仰山之宗則涌公嗣其後也公法號光
涌豐城縣張氏也誕生之夕神光照庭鄰人以爲珠璧之祥聞而側之生
男子也七歲請學儒詩書禮樂有若素習十三請學佛經論禪智悉如生
知一旦請遊方求師父母罷而從之于時石亭之禪風行四海乃往禮之
石亭爲之剃度復訖聞元寺真公傳淨名經義壽十九詣襄州壽山寺戒
公受大戒遂劈斲錫過禮有德以有聞斷意契無聞斷心以有生滅身得
無生滅依石亭有似驢之問涌公有非佛之對石亭嘗見諸方學人來便
問于來作麼學人對曰禮拜和尚來石亭曰還見和尚否對曰見石亭曰
見和尚何似驢學人無對石亭以此語垂問判學人未有能對者石亭
乃問涌公公于來作麼對曰禮拜和尚來石亭曰還見和尚否對曰見石
亭曰見和尚何似驢對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石亭曰既不似驢似箇
什麼對曰若有所似與驢何殊石亭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有以驗
來道二十年無人決了汝子大利根嘗自佛如吾不能乘于異日可如石
自行矣嘗大竒之頂之內佛可以化人矣石亭歸寂公然第三指以報法
又然第四指以報親皆不群之事也仍歸止于仰山殿院寺歸祖風也洪
帥南平鍾王聞其名若禪師衆麟鳳無有肩其德奇遺遣使迎止於府
下使者至師不起於是州牧邑尹主君亦不起已而士民皆來又不起乃共
評之曰師如不起貽郡縣之咎由是不得已而後從之既至服師於石
亭繼美名也是時爲人說法明色空一相人佛同種曾士者捨書劍農者
棄耒耜工者忘斧繩賈者散金玉蕩務夫請官不能蒙師之教化明白也
如是天祐十四年秋遷如舊隱昇元二年夏顯化于禪寢僧臘七十俗齡
八十有九門人具梵禮塔于山之西南隅表王德也嗚呼涌公王者國君
不就困慈悲而後就之真天人也將來者多方來知猶有弗獲見見涌公
于氏其能益力救末法之弊爾入室弟子彦新就古之士也任彼門耳聆
余廣譽不遠千里自來而求以行狀投余請銘殊不知人不勝名文不勝
德然哀其誠懇強而應之其辭曰佛佛傳乃直知有迹情無得失曹溪路

中號曰顧和尚征討有功嘗圍淮將秦裴於崑山裴猶絶不降全武自爲
長檄以諭裴封書納款全武喜召諸將觀之發函乃佛經一卷蓋以全武
嘗爲僧也諸將失色全武大喜曰爾不憂死何暇相謔也及裴降乃爲言
錢辛全活之時稱長者九國志

阿闍梨五代史李從昶唐秦王李茂貞第二子爲信釋氏時岐下
有僧曰阿闍梨通五天竺語爲士人所歸從昶延於公舍久而彌敬每以
倡門咨勸合玄育深得桑門之秘要焉

道殊和尚元一統志道殊和尚福州長谿人也受度於廬峯院其戒游方
至延平西芹觀一山如鳳形乃即其中創精舍其徒翕然從之時梁開平
三年也後得請以開平爲院額至僞閩通文初遷寂葬之次日塔上生青
蓮花觀者駭異郡人黃崇有絕句云兩臂雲林鳳翅開不知廻抱有樓臺
昔人累是觀珠士曾把青蓮作證來

達岸禪師南海縣志姓梁法名志清新州新興人梁貞明四年生先一夕
父夢神人告曰明日當有神僧來此遂生師纫而知善年九歲日誦孝經
因白其母曰孝經何似佛經母曰但且讀書何用此佛經乎曰孝經只事
父母佛經定永成佛它時必獲功德父母驚嘆因許出家十三念維摩詰

感通院事曾延所得聖容觀音甚嚴觀音時復飛去唯省真知其所即迎以歸嘗謁偽唐臨川牧齊王達贈以詩道還南豐道檎而不應對真謂曰遺我脉酒時可得而衆如其請遂飲酒食脉浴于橋下而即大至見本寺碑刻

仁禪師開化志仁禪師亦五季人不知姓氏有問如何是南臺境答云不知貴又問畢竟如何答云闍梨只今在什麼處南臺在衢州嘗有頌云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蕭然萬慮忘不是有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僧部五代史補僧部者通於術數居兩浙大為錢塘錢鏐所禮謂之國師一旦謁鏐有宮中小兒嬉于側墜下錢數十文鏐見之曰速收慮人為踏破汝錢部師笑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即可鏐喜以為社稷堅牢之義後至曾孫俶舉族入朝因而國除俶年是丑為牛可謂牛踏而錢破矣

還鄉和尚一統志杭州路侯鯖錄云錢氏時有還鄉和尚歌唱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掛征帆水陸通路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曰明年大家都去果有納土之應

顛和尚馬明叟實賓錄五代吳越顧全武餘姚人少嘗為僧號通外學號警有才略錢鏐毎延接與語甚器之及八都建日許令從我以為稗將單

仰山出曹溪觀仰山骨曹溪處仰山賣佛兮滿滿兮佛

普安清波雜志五代時有僧某卓庵道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黃龍食所藝萵苣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萵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為道者院則壽皇聖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遇緣禪師信安志南禪遇緣禪師五季時人不知姓氏號鐵脚

志聰古今事通五代時二僧號志聰修行于祝融峯十年自以為戒行具足一日下山于道旁見美人紅蓮者一瞬而動遂與合懽至明起沐浴與婦俱化有頌曰有道山僧號志聰十年不下祝融峯腰間所積菩提水瀉向紅蓮一葉中

契盈臨安志聞僧契盈陪吳越王登碧波亭王喜曰三千里外一條水契盈曰十二時中兩度潮人以為切對時兩浙貢賦自海路至青州出故云三千里

省真禪師建昌府志感通院省真禪師姓王氏五代之季居廣昌縣聖容

經漸通大義唐清泰二年師年十八祝髮往南華受戒巡禮至雲門山依文偃長老遂於言下深達性宗雲門謂曰汝嶺南漢主損害生靈宜往化之紹隆佛法及回廣州謁漢主嚴賜寶光寺今崇報寺以居焉因勸漢主除生地獄等刑數載辭還新興漢主不許遂於大通鎮東平陸上結草為庵以安禪衆及積佛舍漢主遣使往助其役一日師謂其徒曰可辨早齋吾往新州取水松種之衆曰新州去此五伯餘里豈能速回師曰汝等勿言吾即行矣卯往而巳回以其松植於院前祝之曰汝生兮虛其心實其文衆怪之曰松之為性豈虛心者耶師曰庶幾不為材木而免斧斤之患因請院額漢主賜明月山覺通禪院仍賜玉環金襴袈裟鉢盂等宋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正月十一日師忽告別府官及諸檀越謂其門人曰吾今入滅汝等好護持院門所奉恩賜之物與汝等以為法信奄然坐化有靈光燭于方丈數刻乃散弟子以師遺語白之官遂龕塿化身鎮于伽藍凡遇水旱疾疫禱無不應至道元年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董儼真自主僧有請記其事于石文繁益不盡錄政和六年經略使陳覺民請于朝勅賜大通慈應禪院號達岸慈通證覺禪師至元戊寅征南舟師過寺執行童二人于師前已斬其一忽有一人緋衣執刀大呼云留此一

人以伏讓得舟師顧視乃本寺護叔靈官也釋而不殺次年廣西征進戰舟復至衆僧舁寺而遣師化身為徒卒所毀是夕風雨驟作戰舟覆沒者十八九後寺僧迎師化身入城寓光孝之風幡像飾如故師一夕見夢于按察使脫歡公云某乃大通寺僧遺骸流離願公見念因塑師像儼如夢中所見乃將西蓮庵以奉焉又數年鄉人始於舊基建寺迎師以歸新州

新昌志達岸禪師尤巖出家十九往南華受六祖戒後至廣州結草於大通鎮之東以安禪師今為大通正覺院在廣州西南二里地隔一水師化身在焉每遇旱迎請祈雨必應古成之詩一真雖有相萬法本無生聊畢閒經累程孟孟有詩云逢去十年胥尚靈鄉人無一不虔誠卻將舊識歸何處留得全身化有情花落豈知春自在雲開方見月長生前時救旱曾相見一過江來雨入城

從展清漳志僧從展福州人俗姓陳幼不茹葷年十六師事雪峯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雪峯以杖拄之師當下頓悟作禮而退梁貞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延紅淳熙志作延彬創保福院迎請開堂師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君識得便與古佛齊肩郡西北距城二里有鷲峯山師領徒弟造之曰此可為吾之兆域矣大成

三年歸寂。賜號大覺禪師。塔額曰靈應。塔在鷲峯法堂之後。
鏡青溫州志鏡青後梁末帝龍德二年。自閩雪峯跨虎而來。廬于羚羊山。
每跨虎與羅漢遊憇石上。至今名羅漢巖。
德倫溫州志德倫雲遊至西山。即所居名雲居院。嘗以錐刀自隨入郭。必
由北市以歸。人嘗問顧。或問錐刀何用。答云打鼓進問。何不慈悲。答曰我
慈悲不少。有丐其錐刀者。則嘆曰。汝無錐刀。從我覓耶。因以與之。且曰墮
地則天下太平。未幾。錢氏納土。識者謂刀墮地之驗。
惠球清源志惠球得法於玄沙。梁。開平二年。閩帥王氏命居於卧龍山。安
國院。諡寂照禪師。
頭陀禪師元一統志金華府頭陀禪師。先是山侍一僧。年可六七十。眉長
六七寸。狀若天竺沙門。自稱頭陀。循默路而下。指曰可於此置禪定院。僧
忽不見。梁大同二年立。在金華縣東七十里。
證空禪師臨川志禪師姓郭。名居遁。撫州人。年十四。入嵩岳為僧。參翠微
德山不悟。復謁洞山价。一日問如何是祖師意。价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
道。遁悟。在洞山八年。受王馬殷請住龍牙山妙濟院。號證空。嘗自寫半身
影。法嗣藏奐贊之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後唐同光

元年秋。夜有星隕方丈前。遁趺坐而化。
清化全付禪師紹興府志清化全付禪師。抵宜春仰山禮南塔。為涌和尚
即可。安福縣為建禪苑。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復還故國。吳越文穆王
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錢氏戍將師闢雲峯山建院。亦以清化為名。
玄英清源志玄英吳氏。五代末卓菴於青陽山。二十年。陳洪進之子文顥
為漳州刺史。創院曰報劬。命師居之。宋初賜紫衣。諡定慧禪師。
法脩清源志法脩陳氏。生有梵相而長耳。居杭州西湖上。不拘細行。吳越
王嘗命駕見師。師聞其至。以草覆戴頭上。坐亡。杭人呼為長耳相。至今祠焉。
永明寺禪師元一統志杭州路師本鄉人。名延壽。號抱一子。七歲誦經。感
群賢。號所著宗鏡錄百二十卷。吳越王請住永明寺。聚徒衆二千人。高麗
王遣使賚書叙弟子禮。又有國照禪師。及大道禪師。皆住淨慈云。奉化
縣志智覺大師名延壽。錢塘王氏子。周廣順二年。住雪竇。吳越錢氏崇信
之。陳忠肅公瓘贊其真曰。宋之興也。錢氏重民輕土。捨刹歸趙。用大師之
勸誨也。善誘文永明壽禪師坐化。瘞于塔下。有僧每日遶塔禮拜。人問
其故。答曰。我撫州僧也。因病至陰府。命未盡。放還。見殿角有僧畫像一軸。
閻王自來頂禮。余問之。主吏云。此杭州永明壽禪師也。

聖和尚桂林志延恩院在郡東北羅城外。聖和尚真身。和尚青州人。姓馬
唐天福中遊來五子山結菴。邊近有病。咒水飲之立愈。歲旱。吸水噀日雨
即降。出入未嘗扃戶。一日以杖叩門而出。曰吾不返矣。至蘭若院趺坐而化。
道寂元一統志金華府道寂。在金華縣南五十里。晉天福二年。有一僧坐
草菴中。光自口出。皆成白蓮華。僧名道寂。始自天台來。誦法華經。日啖草
根。野蔬三十年矣。遂之下山建剎。名法華院。
法本太平廣記晉天福中。考功員外郎趙洙嘗言近日有僧自相州來。云貪
道於襄州禪院內。與一僧名法本同過夏。朝昏共處。心地相於法本常言
曰。貪道於襄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其
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尋訪。泊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寄宿。問其村僧。曰此
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峯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
之地。今則但有名存耳。故無院舍。僧疑之。詰朝而往。既至竹叢叢中。果有
石柱。罔然不知其涯。淚嘗法本臨別云。但扣其柱。即見其人。其僧乃以小
杖擊柱數聲。乃風雲四起。咫尺莫窺。俄然耳目豁開。樓臺對聳。身在三門
之下。遂廻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之舊事。乃引其僧度重門。升
秘殿。參其尊宿。尊宿問其故。法本云。早年襄州同過夏。斯蹴嘲詰訖及山

門也。尊宿曰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位。食畢。法本送至三門相別。既而天
地昏晴。不知所進。頃之。覓在竹叢中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即知聖賢之在
世。隱顯難涯。豈金粟如來獨能化見者乎。出上堂用語
師譽元一統志平凉府五代乾祐中。於慈溪之白龍慈化院結宇而棲。
日誦法華經。嘗有白龍蟠首室外。因號白龍院。
道奇禪師建昌府志慶隆寺道奇禪師。姓曾氏。閩人。後周顯德中。至南城
縣。地名鷲王。結草為庵。入禪定。旬月不寤。草出蜘蛛網羅遍體。旱歲禱雨
輒應。及化滅。鄉人至今奉事之。在慶隆寺。
麻衣和尚錦繡萬花谷周太祖時。有麻衣和尚善望氣。李守正叛河中。周
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居。城下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
時周世宗與太祖太宗同行。
王菩提元一統志王菩提無字。不知何代人。或云即王禪師也。今萬春鄉
仙君山有其祠。相傳菩提有神通。能致晴雨。化後里人祠祀之。歲旱禱雨
必應。
寶禪師續稽古志欽峪寶嚴寺寶禪師。姓武氏。磁州人。慧性超絕。肯次不
凡。大定初。起仰山寺於滏陽。殿宇升敞。極其華麗。柱皆以木漆之。上設金

龍像又作轉輪經藏衆以淨金。忽有一人大題詩於金像上墨汁淋漓師閱之不勝其怒趨而視之不覺自失其詩曰人笑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忱疑神筆遂經出寺門直入西山結茅以居既得幽趣作居山好十首自此遍歷諸山大定中來住鉄峪寶嚴寺二十三年十一月晏坐而逝是夕大風振地法嗣雲老復住此寺有王黃華請跡古

佛家風隨機利物道人活計到處爲家。元鉄峪天下之名山寶巖山中之古刹薪水可取於佛卿。因圖足鉄於巖時。譬一物之不完。昔光師之所建鑽於是。粥於是。未復異焉。又作之。于述之。有何不可。狀作雲老和尚傳得白蓮寨印令成畢竹實如。不下蕭圓月遍性沙界。試粘証狀。翳倒野狐禪胃聳皆眞十二峯。瓣頂瀑布三十丈。冰猴歷更界。飛鳥傳新花。深山最好蔄安身。鬧市中忌須側足。奈纏禪孫。緒今日之因緣。松檜彰巖成昔年之參想。

玄寂南唐書僧玄寂姓高自言高駢族人早年中受元性寺奧悟傳通經藏保大中詔講法華經授左街僧錄內供奉講經論明教大師賜紫時法朶覓挽僧尼壞戒律者甚衆玄寂屢于刑憲法司惜其才輒釋之召入問華嚴經玄寂口說見行一品多賜金帛由是益自恣日以狂飲爲事大醉

則十數小兒隨之玄寂行歌于路曰酒秃酒秃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與群兒相應和旁若無人坐是落僧籍出居長干寺常與狂生痛地酣飲醉死於石子崗

脩睦匡白九江府志南唐僧睦匡白皆以詩應制者睦爲賜紫沙門山南簡寂觀詩正同高士坐烟霞忽看閒忙又是嗟碧峭觀中人似鶴紅塵路上事如麻石肥滯雨添蒼蘚水膩長松落翠花莫道此間無我分遺民長在忽持家落星寺詩是岳肯遊遍南來吳楚間偶登湖裏寺疑是海中山獨樹循羅漱漁汀白鳥閑終須謝浮世高卧听潺潺山北東林詩云欲去不忍去徘徊吟遶廊水光秋淡蕩僧好語尋常碑石苔文疊山晴鍾韻長翻思南岳上久此白蓮香二林來興往幾日見歸程有莫便飛去何勞更此生川長雲遶遝路靜月分明果熟僧相待庭閒鶴自行播櫚狸榔模遶夢石床平是院水皆到無慮書不盈登樓雙眼飽倚檜片心清夜永蓮花漏殿高神運名參空寒嶠色壓雨古松聲早晚携瓶入孤吟猿鳥情白賜號文通大師詩云東林佳景一何長廟意生多地亦香堪歎世人來不得使隨雲樹老何妨倚天蒼翠晴當户落石潺湲夜遶廊到此欲陰重結社自餘閑事莫思量又東林雜四絶物象更清幽社客去不返鑪峯雲色秋

松枯群犹散谿大蕪槿流待卜歸休計重來卧石樓。

光寂大師龍泉志大師隱微新淦人姓楊氏邑宰季孟俊請居十善道場今慈雲禪寺南唐中主召至建鄴居龍光禪苑主遣豫章以隱微住大寧一日升堂別衆安坐而逝歸葬吉水。歐韓熙載銘其塔云言自龍來杰歸鳳閣者謂此也。又見於吉水志。

處默若虛九江府志處默若虛皆廬山僧遊方皆賦詩憶舊隱默詩廬衣纈食老烟霞兒把衰頹情戲華獨鶴只爲山客伴閒雲長在野僧家叢生嫩蕨沾松粉自落乾柴帶蘚花明月清風舊相得十年歸恨可能賒虛詩九疊嵯峨倚着天悔隨塵漯下嚴煙秋深猿鳥來心上夜靜松杉到眼前書架想遺苔蘚長石窻應被薜蘿纏一枝節杖游江北不見爐峯二十年。

木平和尚南堂書木平和尚保大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言輒驗鍾都督櫰閫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元宗召見于百尺樓百尺樓元宗新建以備登覽制度宏壯木平楮曰置望氏初不喻其意後數載淮甸兵起龍安山置烽候以應江北常登此樓以觀動靜又屢王尚幼元宗問壽命幾何木平曰即君聰明智哲預知九十年事遂書九十乙字字之保大九年廢王卒年十九其書九十而離之以乙字者方乙其九十而爲十九

也世說木平初見後主手煜挂木瓶杖頭煜出獄不見問曰和尚何在木平引瓶自蔽說曰某在此瀑浴煜拜之木平曰陛下見群臣勿言某在瓶中浴煜笑曰和尚見人亦勿道吾拜汝後爲建寺宫側本名不瓶寺蓋類誌公持刀鑷尺拂之意云黃庭堅集木平和尚真贊一尺三寸汗脚草鞋掛龍床角他日清凉半座果然木忘種樂一一漚衆木平稽首一漚前覺

應之南唐書僧應之姓王其先南閩人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冠江左初舉進士一黙于有司投冊焉曰吾不能以區區之章句取程於庸人遂爲浮屠保大中校文章應制大德賜紫凡禱祠章疏一筆即就意如宿構元宗喜楞嚴經命左僕射馮延巳爲序其略曰首楞嚴經者自爲菩薩密因始破阿難之迷終證菩提之悟然則阿難古佛也豈有迷哉迷者悟之對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設問因悟而明解皇上聰明文思探賾索隱雲散日朗鑒閑鏡明以爲大賚四方未爲盛德普濟一書始曰至仁哉啓佛乘必歸法要勅應之書鏤版既成上之元宗歎曰是深得公權之法也者吾聞公權書以筆諫穆宗爲之改容今効其法尚可想見其風采應之書名由是益振遷右街僧錄圖辭不居奉先西序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善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於梵音讚

念協律自應之始。

小長老南唐書僧號小長老自言慕化而來朝夕入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說後主大喜謂之一佛出世身被紅羅銷金衣後主謂其太奢荅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廣施梵剎營造塔像自是國度漸虛財用耗竭又請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千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徵也及王師渡江即其寺為營屯又有北僧就采石磯石塔且云自幼草衣藿食不渾凡俗後主遣之齋供一無所受王師剋池州繫浮橋于石塔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麾數四後主令僧衆軍士念救苦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復召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遂殺之淨德尼院凡八十餘衆皆宮中人出家者也諸王公卿處子往往在焉都城將陷亦積薪於院庭後主與之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為應吾與汝輩當俱焚死是日保儀黃氏焚積書于宮中淨德遂觀其煙燄遂焚積薪皆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城中有僧千數來乞被堅執銳以死國難後主不許

無殷瑞陽志草嚴澄源禪師名無殷俗姓吳建江人得法於九峯南唐

保大中李璟延請住翠嚴禪學尊高遂成叢林徐文公集洪州西山翠嚴廣化院故澄源禪師碑銘　聖人設教賢者傳之有能極深研幾剖疑析滯不背本以矯激不沿波而流宕世人宗仰時君褒異斯可以為君子矣禪師名無殷姓吳氏連江人也昔泰伯獲讓肇啓南瀋至德所及流光百代子孫蕃衍吳越為多至今為著姓焉累世隱德鄉曲推重道氣鍾粹而生禪師幼異常童不樂俗態年七歲從晉安雪峯真覺禪師出家二十詣開元寺受度具覺之道見重於時禪師默識微言盡得要旨而復博考往行幽尋勝迹江浙諸郡靡不經遊光達推釋後生請益結轍連袂虛往實歸禪師以通貫沖用性復虛靜所止之處學徒脩千人輙復捨去晚歲止廬陵之禾山其名益彰李唐先主召見之特加禮遇俾居廣陵之祥光院嗣君踐祚優禮有加賜號澄源禪師命移處豫章之上藍西山之翠巖院是皆都邑之勝聚高人之遊集自非寡行淳德不能鎮服群情師述居之綽有餘裕律身在嚴谷而思注惟康存省問遺使者相望享壽七十有七建隆元年春二月五日終于翠巖院其寡襯斛數日不晞諸鶴盤空三周而去門弟子用西域之禮葬于院之異隅封其上惠育乘鋒名其丘曰大醫道俗儒泰會其葬者萬數餘也既捨其術勝塵致聯于時釋氏方盛師門未啓實侍嗣君晏語從容上言曰古稱千里一賢猶比肩也今號長老者十數無乃多乎嗣君深以為言因曰惟澄源禪師其殆庶矣無幾何以家門情禮請曾至山會師已沒瞻仰遺像參迹行事乃信名不虛得亦表君之知臣令來京都復與師弟子鑒琮相遇琮師志性端慤修習精勤嵩來成規博總衆藝慈悲救物時人稱之明詔賜號慧覺大師錫以紫服朝恩洪于累世實教門之榮觀也于時禪師委順三十年矣琮也思廣銘頌庶永遺風以鉉嘗學舊史見直筆若夫褒善稱伐翰墨攸先載誌西山實寄松櫝敢抽松思以吉其原銘曰芃芃東越武夷之區時生異人與古為徒禪師出焉後遇旦郡顧顧兩發西山作鎮真靈所宅教法斯振禪師居之允矣令聞道無不在法非可名理趣言象俗仰風聲豐碑載勒勝氣長生猗嗟來者問此為程

自隆元一統志僧自隆俗姓陳南唐時人受業醴泉院常自稱曰豬頭和尚年八十雍熙中坐化其徒以胎骨塑像至今尚存祈禱有應

聰公聖者廣州府志東林寺聰公聖者俗姓譚名聰新州新興縣人生於南漢時自幼慕佛持齋徑往韶州南華寺參禮六祖遂為沙彌守戒律甚肅寺僧皆禮敬之忽一日夢祖師語之曰今夜三更有難汝能救我千其

夜遭火焚至塔殿乃六祖圓寂之地衆舁師佛動惟公獨力舁至曹溪門衆皆駭異一日欲往補陀山忽夜夢六祖云我昔有難荷汝護持汝今南行當為汝說遇東則住遇林則止又曰但結善緣能救衆生苦聰公寤記夢中語翌日挑包南來至清遠東林寺日砍蘆葦造筏凡數百維於江滸踰旬湖南郴州洞賊暴起入境邑民奔走皆賴此筏渡于邑之南岸得以免難賊退民歸有將金帛酬公之勞公於寺東竹林內已坐逝矣留偈云我本先難後易苦行誰人辯别去住何曾去住生滅何曾生滅僧遂鎔金命工以香泥塑其化身奉于本寺

貴禪師元一統志夔州府禪師與峨眉山黑水花巖寺行朗禪師同所傳授蜀王建武成元年開卧龍山係第一代祖師有肉身在本寺祖宗堂奉顯靈異

惠寬汀州府志惠寬勅賜威濟靈應普惠妙顯大師葉姓法名惠寬寧化縣人幼通悟善根夙植長得業於本郡開元寺遍遊諸方悟旨而返州境山谷深窈虎豹出沒為害師以解脫慈悲力為之訓誘柔服衆異之號伏虎禪師南唐保大三年憩于平原山麓見左右有龜峯獅石遂卓錫于此斫其巔以開元錢七百為開山兆有獲者拾其一以歸詰朝復返故所著

老譯傳戒起敬慕捏力箭工為搠庵名曰普護庵側一嶺刺天號甲單巔道過其上苦渴水師於盤石上頤錫出水至今不竭七年汀苦旱靡神不宗郡將聞師道行結壇於龍潭側延師致禱師云此方旱氣積甚實衆生罪業自速其辜今當普為懺悔七日不雨願焚其軀及期旱如故師延趺坐命僧火于薪衆駭愕火未及然油雲四起甘雨傾注師曰未也水流東薪乃已未幾果然見聞讚嘆國朝建隆三年九月十三日示寂塑其不壞身于庵凡所祈禱應如響荅熙寧三年郡列狀以聞賜庵為壽聖精舍延平之庵曰油灘曰小菁曰白沙紹興七年勅封淨戒慈應大師時在汀者猶未封聖院乾道三年改賜廣福師所經從鄉威也至十二年乃賜號于汀曰威濟乾道三年加賜靈應淳熙十一年復加普惠時以救旱功自淳熙元年郡守迎均慶院定光真相入州後庵復於廣福院迎師真相差肩為賓主以便祈禱紹定群盜犯城多方保護顯大威力師與定光實相叶贊嘉熙間州人士列狀于郡已申奏加賜師號復加妙顯累封至八字今為威濟靈應普惠大師元一統志淨戒慈蔭禪師惠寬汀州人幼出家開元羅漢院既受具戒游諸方求宗旨遂至大悟初歸汀大旱郡將邀請祈雨乃結壇於龍潭側發大誓願云此方亢旱實衆生罪業所招謹為懺悔鼻於七日內大霈甘雨若不應祈願焚幻軀七日驕陽愈熾惠寬乃坐積薪令衆舉火忽陰雲四合膏雨霈霈郡將請之下惠寬曰俟雨足溪漲乃歸已而果然是時汀鄉間猛虎為害惠寬挈錫過往虎見之踣跪震慴馴若家畜不復為暴乃南唐保大中也建隆四年圓寂南安巖白衣和尚嘗至普護菴謂其徒弟曰吾滅後一百二十年伏虎師見道化當盛行熙寧三年詔以長汀平原普護菴為壽聖長老院汀郡之人崇信香火寖之甚嚴崇寧三年部使者奏勅湞油灘庵祈禱靈應勅封淨戒大師紹興七年小菁士民又以為請郡以聞勅賜慈蔭通濟顯應慧利大師

洞山嗣和尚瑞陽志洞山嗣和尚俗姓周高安人住淨業寺南唐李主召見金陵深加敬信賜惠敏大師住洞山宋乾德二年卒塔于延禪師惠光塔之北

行勤茅亭客話僞蜀大東門外有妙圓塔院僧名行勤俗姓張氏人以其精於修行因謂之道者早歲南行中年駐錫厖眉皓髮貌古形羸住草屋數間唯繩牀一張及木棺一所不從齋請晝則昇牀而坐夜則入棺而卧衣服未嘗更換人問之默然不對人皆仰其高節遺之衣服則轉施貧人與米麪鹽酪則受以一大甕貯之常滿每齋則取一抄合而食三祀僅息

自若不狃流俗其清尚如此時齒八十餘然有拾薪草積於院後告諸門徒曰吾即日行化希以木棺置於薪草之上以火焚之老僧奉天臺朝休其教諭於煨燼中得舍利數十粒葬于塔中時有慈覺長老禪門宗匠也有書妙圓塔院張道者屋壁云成都有一張道者五十年來住村野搖將漢濤作家風未肯承迎相薦且南北禪宗盡徧參西蜀叢林遊已罷深知大藏是解粘不把三乘定真假張道者傍沙溪居蘭若草作衣裳茅作舍活計生涯一物無免被外人來借假實齋千牲樂哈哈禮越供須都不謝沿身不直五分銅一句玄玄直論價張道者說古神清不可畫鸞性雲情本自然生死無心全不怕縱遇劫火未為災睛裏龍神應嘆訝張道者不說禪不容諸畫謂人心難誘化盡奔名利投驅馳蘭若何曾有較若分明與說迷休心供家却道也嫺也張道者不聚徒甚脫灑不結遠公白蓮社心似秋潭月一輪何用聲名播天下

常真行因九江府志常真行目皆庵僧真居雙溪耕植以侍四方游者時稱田道者南唐時二林監寺脩睦以官命發省庵舍謂真曰今撤子所守將何歸乎真曰本是林下人却歸林下去睦異其言因贈曰入門空寂寂真爾出家兒有行鬼不識無心人謂癡古巖寒栢對流水落花隨飲別一何嬾相逢所恨遲由是雙溪為山中之表字元宗賜田使給諸庵岩無因者嚴取其種者二十六庵因居佛手岩三十年因岩為屋鑿石為渠引泉盥濯餘鹿馴于傍不度門人齊僧為之供侍中主三召不起移住栖賢勉從之一夕來大雪復歸岩一日自煮茶延齊僧曰日午吾去矣僧方對因下永行數步托岩兼跪立而化岩上松同日枯死年七十中主命寫真而葬之有華嚴別論十卷時有淨悟者住永安院僧問脫龍頭卸角馱來時如何荅曰洗腸投紫塞切忌更衝蘆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荅曰黃帝不曾游赤水珠呈罔象也俟然語入傳灯

緣德道旻九江府志緣德道旻皆圓通主僧德杭州黃氏南唐初至洪之上藍宋齊丘游寺堂僧趨迎德閱經自若齊丘睨之不顧問有其經德舉經示之齊丘異焉數請住名剎德所至黙坐學徒自成規矩平生着一衲補以繩貫諸處夜則伸之以當被後主延住金陵時昭惠后建圓通寺于廬山命居焉曹翰討江州部曲入寺禪者驚走德禪定如平日翰至不起翰怒曰不聞有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德熟視曰汝知有不懼生死和尚耶翰奇之曰禪者何為而散德曰擊鼓即集翰令擊鼓擊之無至者德曰公有殺心故不至德自擊禪者皆集翰問決勝之策德曰非所知也興國二

年一日升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遂逝，壽八十。興國中諡道濟大師，有
南唐手詔及秀丘書并序。吳興化秣氏，得法泐潭乾乾，曰：汝緣在廬山。遂
詣歸宗居首坐，尋住開通，錫號圓機。政和中示衆曰：我昨夜大哮吼，驚
得須彌藏北斗，南北東西無處尋，拈得鼻孔失卻口。壽截二百餘，樹膝一
下而逝。門人閱葬之火，平時所盱鬚髮皆獲舍利，州上其事，賜號寶空塔。
據事外錄

道明。嚴州府志：道明，郡人，姓陳。生時紅光滿室，父母異之。逮長，入開元寺
爲僧。開元先名龍興，今名寶來。契法於黃蘗斷際禪師，晦跡藏用，常自織
草屨，鬻以養親，及陰施行路之人，因號陳蒲鞋。黃巢兵壓境，郡人惶
請于明。明書以勿憂，爲大草屨，命懸之三十里外木杪。巢見之，卽舍去。自
是郡人益尊禮之，號陳尊宿。時有學人叩激，隨問遽荅，詞語險峻，既非循
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深學性敏者欽伏焉。雲門林際禪宗兩派皆
出於明，故楊傑爲之頌曰：指將林際參黃蘗，接得雲門嗣
雪峯。今據傳燈錄及郡人朱異所著嚴州事跡參錄于此。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八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八十三　十九庚

僧　禪錄諸僧五

法天。宋會要：開寶七年，法天，姓刹地利，通三藏，與其兄達理摩攀乂多
西印度僧尼囉喃、中印度僧尼汲駄訐哩帝等四人同達中國。惟法天與其
兄得達，餘皆歿於路。元一統志：鄜州法天，本中天竺摩伽陀國僧也。唐
自元和後不復譯經。江南始用兵之歲，法天來至鄜州，與河中梵學僧法
進共譯經義，始出無量壽尊勝二經。七佛贊。法進援筆綴文，知州事王龜
從潤色之，遣法天同法進獻經闕下。宋太祖召見，慰勞，賜以紫方袍。法天
請遊名山，許之。

光信。魏泰東軒筆錄：慶曆中，和世衡守青澗城，時有悟空寺僧光信者，落
魄耽酒，邊人謂之王和尚。多往來元昊蕃部中。世衡嘗厚給酒肉善遇之。
一日用之以間元昊左箱將野利遇乞而殺之。後得歸，改名嵩，仕終左藏
庫副使。

德琳。建昌府志：太平興國禪寺德琳禪師，姓倪氏，閩人也。道行峭峻，知解
雅後住顯源院。南唐李氏嘗賜以袍。興太平興國中，以年號改院額。太宗
皇帝復因武寧節度岐國公之薦，詔以椹袍賜之。有語要二編行于世。史
館殿丞錢熙爲之序。金州觀察判和州錢儼爲塔銘，石刻存焉。

遇賢。蘇州府志：遇賢，姓林氏，東禪院僧。飲酒無算，鄉人目曰林酒仙。口中
可容雙拳。聞有異事，每出，人群聚觀之。能自圖其形，無毫釐不肖。好吟詩，
語雖俗而有理致。有云：揚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遇無
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
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開增道氣，忍事敵災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
人。如此類甚多，不具錄。令其真身塑於院中。元一統志：遇賢，宋建隆初，來
居長洲縣之明覺禪院。嘗以酒肉自縱，酒家或遇其飲，則售酒數倍於他
日。人稱爲酒仙。能語人禍福，多驗，以特治病必瘥。創佛舍用錢數百萬，雖
稱丐於人，而不知其所自來。

行雲。江少虞類苑：陳洪進與張漢思爲劉從効左右押衙。有沙門行雲者，若
狂人，自福州來。洪進供僧有禮，行雲語洪進曰：汝當爲此山河主，不出此
歲。我且歸長樂，秋後至此。時建隆二年也。是春，從効卒，子紹鎡與留務，至
秋，洪進紹鎡將召越人執送金陵，漢思爲留後，爲副使。漢思老且懦，洪

進賢身郵政行雲果來謁洪進曰凡世報前定但人有千錢之祿不可以國之況將相之位豈能力取令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王者不死豈能害君哉當須坦然任運他日善終膝下子孫蕃盛尚懷疑殺人衆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後廢漢思幽于別墅諸子屢勸除之終不許漢思竟以壽終行雲荒首而不衣僧服嘗服紫皂襆衫束帶懸銀魚為飾館於州廨十餘年忽謂人曰陳氏當有五侯之象去此五年後有戎馬千萬衆前歌後舞入此城吾而不怒未知何故也懇求出舍外宅洪進次子文顥牧漳州將歸寧行雲曰吾不及見矣遂沐浴右脇而逝語館人曰過三月乃得棺斂明日文顥至盡哭之行雲遽起坐執手謀至暮乃入殮衆人疑所管二州何以容五侯嘗見取汀建以自益耳後洪進來朝獻其地改鎮徐州文顥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頊文項三人並授諸州刺史是為五侯王師入城壺漿作笳鼓為樂悉如其言洪進藏行雲之言師泉十六年未嘗妄殺人有犯極刑而情可恕者多貸其死

覺稱楊內翰談苑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覺稱來館於傳法院其僧通四十餘本經論年始四十餘丁謂延見之嘉其敏惠遣人送至余處與譯師來設茶果問之譯云入此國見看殺豬羊懸肉市肆甚不忍觀見此方人心願恐彼西土或一國人不食肉予問能留此土否覺稱云願至五臺謁文殊耶還乃心思戀本國不樂居此因索紙以竹筆作梵書續行數十字謂淨公譯云稽首摧伏諸魔力我智者本名覺稱出家至今十九臘俱胝偈句義能說後復作聖德頌以上文理甚富上問其所欲但求金襴袈裟歸置金剛坐而已詔尚方造以給之覺稱自言師蘭左國人剎帝利姓善書於譯堂北壁畫譯迦面與此方絕異

道隆潮州府志道隆不知何許人余襄公靖作永興華嚴院記云潮州海陽人俗姓黃氏得心印於汝州建禪師至和初遊京師客景德寺求仁宗夢黃龍蟠地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上悅有旨館于大相國寺燒朱院王公貴人爭願見之求與廬外屨滿矣康定元年京師左街永興華嚴禪院始賜重陽繼賜大乘頌師即箋註進呈上覽之大悅特賜紫方袍賜號圓明大師頻入化成殿昇座說法前後賜御書衣幣不一尋以聖藻宸翰溢於居室因創閣以藏示不敢褻慢賜琉璃瓦覆之并賜御飛帛書頌曰龍蟄之閣後出水陸畫像五百軸以賜師遣堂為供設之所再家御飛帛書賜名洪濟之殿宣中使押左右街僧道威儀教坊班樂導卒衛兵奉迎至院加賜明悟大師自宋朝以來以緇素見上者趨丹墀聘翩宸則有之至若對萬衆升高座談性相之實指佛祖之心使人主敬信之深無如師之比者吁佛氏之言允為達理歟

光度寺道者撫州府志道者誦妙法蓮華經晝夜不輟有老僧來言禪波神七郎君願假道且嘗圖報道者如其言是夕雷雨大作平明棟梁樣構堆疊寺基五萬山木伐進華現浮度廟名七郎居其神也之萬山在縣南十里後道者順寂立塔于寺祥符中塔生七蓮華上其事改名華藏

演公元一統志演公俗姓白巴州恩陽人本士族與趙清獻公為禪友

智緣宋史方技傳　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于相國寺察脈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皆驗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林時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脈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結吳叱臘主部帳甚衆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緣有辯口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族俞龍珂禹藏訥令支等皆因此輸款韶頗忌惡之言其撓邊事召還以為右街首座卒魏泰東軒筆錄僧智緣嘗以醫術供奉仁宗英宗熙寧中朝廷取青唐武勝緣遂因執政上言乞往鄯廓見董氈說令納地

志言宋史方技傳　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璲初璲誦經勤苦志言忽造璲既前願為弟子璲異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為授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指畫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衆以為狂璲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為齋施輒先知以至不召趣門揖名取供溫州人林仲方自其家以厚衲來獻青始及岸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結趺飯畢遽出未嘗揖也王公士庶召即赴然莫與交一言者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字體遒壯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三郎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太宗守節請書言不顧道之得潤州守未幾守節夢贈丹陽郡王見寺童義懷撫其背曰德山臨濟懷既落髮住天衣說法大為學者所宗其前知多類此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近佛而浴堂有人聲往視之則言在焉有具禽為繪者奪食之臨流而吐化為小鮮群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絙引舶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客

記其貌真引舟者也與曹州士趙槩善後槩棄官隱居番禺人傳槩與言數以偈頌相寄萬里間歟數日而達槩死亦盛夏身不壞言將死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至今南國矣仁宗遣內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牓曰顯化禪師其後善厚者禮之見顙上燦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懷丙 宋史方技傳 懷丙真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真定構木爲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絶既久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能爲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工維而上已而却衆工以一介自從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趙州洨河鑿石爲橋鎔鐵貫其中自唐以來相傳數百年大水不能壞歲久鄉民多盜鑿鐵橋遂欹側計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衆工以術正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絶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紫衣尋卒

惟湜 輿地紀勝 贛州府僧惟湜福唐人住州之崇慶院有禪行能詩黄太史嘗贈之詩云學開華岳三峯手參得浮山九帶禪之句東坡亦與之唱和作真贊 宋蘇東坡集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同乎人而實無情彼真法隱何殊丹青日照月明雷動風行天孰非幻忽然而成此畫清隱可謂兩晴

智賢 赤城志 智賢寧海人慶曆間遊錢塘傳智顗教又事明靜師儒佛皆得趣後歸崇教寺卒

處嚴 溫州府志 處嚴樂清人賈氏子明慶僧博涉經藉善屬文凡諸寺碑碣每屬處嚴爲之而行業甚高有潛淵集見于世梅溪王十朋母萬氏有娠產之夕夢處嚴來息以金環夢覺而師訃音至翌日王公生人皆謂嚴後身嚴舊書石橋寺碑王公初僉判紹興道經石橋寺僧光一夕夢迓嚴闍黎翌日公至寺僧異其夢因以告有詩云人喚我爲嚴首座前身曾寫石橋碑甄龍友和公雙峯詩云詩老前身法號嚴蓋用此事 宋王十朋梅溪集潛淵嚴闍梨塔銘 師諱處嚴字伯威姓賈氏溫州樂清人也父諱居卿以長者稱母萬方娠一夕夢黑龍自天躍而下俄化爲道人入其家及產師有異相幼警悟不凡經史過目輒成誦學東平先生趙邑之名儒也試以對隨口應答大奇之少長忽不茹葷母強之卒不從一日游精舍歸白其母曰兒厭食居俗非所宜願出家學佛惟夫人割愛遂往里之明慶院禮僧知性爲師既落髮受具游歷郡刹初學律未幾習天台教觀恍然歎曰吾邦僻在海隅見聞不廣遂之錢塘依南屏臻公聽天台大部明

法華諸經時學者尚編錄務相詰難師聽法罷端然默坐同輩問之發明師說了無遺誤因謂之曰文字分別學騁法相吾不能爲遂遠遊禪林訪先輩老宿叩擊玄旨師志節高學識超邁杖錫所至道眼相契爲多會有以座首命之者師曰吾宅心名利外冀逍遙自適詎能爲人役耶於是西游帝都觀伊洛南周旋江淮間凡名山水叢林巨剎靡不至時道潛思聰二僧與東坡居士游舉名籍甚咸與師善數以篇章往來師轉學詩文尤典重且工書有晉宋法或勸以所作謁縉紳求知己師笑曰吾之棄門上首與士大夫游非求之也道自合焉爾故終身不以一字干謁識者尚之元祐間還永嘉寓淨光大雲開元諸寺其徒翕然歸之扣門請益者履相躡也師訓以本業外復以詩書子史導之凡經指授者咸見頭角時開元建護國天王殿命師作記文辭雄偉太守范公見之稱歎良久命刻石行于世元符初歸故山誅茆結廬偕隱畜流自號潛淵賦詩鼓琴以自娛有古人林下風師有辭辯長於講釋鄉里巨室欲屈師講經莫能致因具法筵集廣衆預設猊座俟師至與衆迎之師勉遂就席闡揚真育緣飾以文音吐鴻亮聽者驚悅明慶自創建幾七百年無文蹟可攷師首爲撰記并書之時稱二絕郡守張公聞其名以禮致之躬受楞嚴大義初以僧正命師又命主禪席皆力辭之每講席未接一塵未嘗有與人以師爲府座所厚因屬以事師正色峻拒府政有不便於民者委曲以告守改容聽之瑞安令呂公勤自號湖海道人邀迎師喜甚與俱還邑築庵於縣治後圃命師居焉留三宿而去邑令丁公湛每訪師談道終日忘返晚景絕人事惟精修淨業每諷誦楞嚴圓覺維摩光明法華等經精熟如流靜夜趺坐焚香暗誦琅琅之聲出于林表嘗手書法華光明二經以報母德又書華嚴經八十卷首尾不斷字法益工弟子宗要游學姑蘇俄以書督其歸未幾師得疾遂終政和壬辰正月二十日也享年五十四僧臘三十九至三月闍維得舍利數百顆明瑩如珠明年九月植塔於故廬之側以遺骨并舍利葬焉師於佛學無不通曉尤深於禪而接物以教故以闍梨著名平生製述甚多每隨毀失因寂後弟子收拾遺文編成三卷人有得其片紙皆寶藏之其文翰見重於人如此弟子宗要師號寶印傳天台教住永嘉之妙果光世其業法孫德純亦傳法于鄉之龍翔某大母氏師之同母妹也寶印師且某之叔父師殁之歲而某始生自兒時稔聞德名恨不逮見今四十餘載矣始獲以叔父之命銘師墓不敢以鄙陋辭銘曰師之道儒律禪教咸臻其要師之技歟詩文翰咸極其致師之節歟公卿大夫不屈而

謁師之訓予傳教觀滌傳心印師之廬左琴右書山高澗遠師之塔明珠
遺骨千古不滅
文祐爽堅志文祐贛州信豐縣僧文祐本姓吳落髮出游結庵於贛縣峴
嶺久而去之客雩都妙淨寺之僧伽院遂主院事故因目爲吳僧伽佯狂
市廛人莫能測每日必詣松林以杖扣之而歌曰趙家天子趙家王不曉
其意遂善人于登甑扶掖致敬貪暴不仁者奉抵以狗贏不少屈悉少年
不樂走群輩誅逐之嘗走于某家園竹中疾呼求救且拊其竹曰大大竹
林成拂忝不可決萬竹悉枯此家固一山族自是衰替寺後竹叢一竿最
巨忽夜半遶其下考擊而歌聲徹四遠連夕如是他僧爲之廢寢怒而伐
之既而紫芝徑尺生梁上邑民曾德恭老無子與妻議飯吳以祈未及召
旦而排闥來曾大驚謹饋之食將去曰當何爲報唯有二珠而已果連生
二子縣市舊集于南洲而縣地外但曠野吳過門必言曰錢將平腰笑及
洲沒於水市遂徙于邑門之陽嘗求某于民婦戒使多爲具婦許諾夫歸
怒其妄費吳至已醯主嗔之若欲毆而強食者再三婦曰食飽則已何必
盡曰欲免如夫婦貴言耳民駭謝學佛者孫德俊往汀州武平謁虔巖定
庵師曰雩川自有佛禮我何爲孫曰佛爲誰曰吾法界僧伽也爲吾持一

扇寄之并識庵吳已至曰我師寄扇何在孫以汀扇數十雜示之徑取本
物而去由是狂名日減多稱爲生佛一夕遍詣同寺諸剎門鋪坐具作禮
曰珍重珍重皆寂無慮者中夕趺坐而逝時大中祥符己酉六月六日也
是日邑大商在蜀遇之於河梁間吳僧何往痾僕急趨曰少幹少幹商歸
乃知其亡其亡也異香滿室數日不變僉議以火化而塋其全體事之元
豐乙丑冬亡僧來都城訪桂安牙家求木作龕桂曰師爲何人曰雩都妙
淨寺明覺院吳僧也桂許之送之踰閾遂不見後乃審其故云明覺即僧
伽也其身至今存興地紀勝贛州府雩都之明覺寺宋初有異僧伽事甚
異人以爲生佛祥符中忽示寂而同日邑民作商于蜀乃遇之於蜀云
自順陝西洋州志興道縣人姓雍氏受業本縣開化院弱冠南游嘗師佛
印禪師了元住南康雲居師爲侍者一日元與東坡游某寺讀某碑師執
拂在旁坡問左右能記憶所讀碑否師獨誦十七坡奇之因問何名曰
自順坡曰逆則煩惱順則菩提自是一經品題叢林盛稱爲順菩提號歸
鄉結庵名寶光院手時雍以菩提書其榜云
惠洪瑞陽志寶覺圓明大師德洪一名惠洪字覺範號冷齋俗姓彭新昌
人年十三出家依三峯靘禪師爲童子年十九試經於東京寺得度落髮

受且足戒聽宣秘律師講華嚴經一旦不樂歸事真淨禪師七年盡得其
道徧學超詣釋注金剛楞嚴圓覺法華四經博通儒書尤工於詩名動京
輦與陳了翁黃山谷游山谷贈以詩稱其韻勝不減秦少觀氣爽絕類徐
師川韓子蒼宰分寧慧洪從高安來館之雲巖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紙
求詩於洪洪徑筆立就子蒼見之不懌曰詩嘗少加思豈若是易易乎洪
笑曰取快吾意而已子蒼與別十年覽其遺編追記平生不覺潸淡慧洪
詩多奇句如已歿一宴桂龍雨忽起千巖擁鵲風嚴句妙於天下白高才
後似海東青文如水行川氣若春在花晴古人未嘗道也年五十八卒於
南安軍子蒼爲銘其塔有合論易傳僧寶傳智證傳法王武庫林間錄天
廚禁臠冷齋夜話甘露集石門文字禪注十明論證道歌行於世九江府
志惠洪高安人以文如水行川氣若春在花得名入江西詩派住廬山竹
林有讀淵明祠碑云武王既伐紂乃不立微子雖有去惡仁終夫存商義
夷齊不肯臣甘作首陽死下視莽操輩取孤奪幼稚汗赤亦戴天特向而
庭耳柱玄弄兵權劉裕竊神器先生於此時抽身良有以袖手歸去來雙
眼飽山翠進懷聖人清太虛絕塵滓長恨千載心絕絃掩流水與君讀此
碑相視一笑耳晚歸高安有寄故山詩云風葉鳴御夜色精隔雲散月稍

分明下康陵覺衣裳濤拂掃空驚撓草清病眼倚扶遲少壯心於世似
多情何時卻作廬山去度水穿雲取次行時又有道潛與曾鞏蘇軾兄弟
唐和有廬山雜興其一云高巖吐奇雲倏忽起千丈猨肇欲名狀卷舒非
一狀飛仙或遨遊隱隱出其上驚飇忽吹散轉盼惟青嶂山中勝事多彼
俗誰能見太平府志惠洪以能詩名蘇軾黃庭堅諸公與進之嘗與李之
儀自金陵過姑溪賦云東坡坐中醉客讓君翰墨風流竟作羊曇折意暮
年淚眼山丘又云月下一聲漁笛穩前萬頃雲濤玉堂他年圖畫卧看今
日漁舠它詩甚多今錄其在當塗所賦云吳墹五總志覺範雖以詩名而
荒唐不學世無其比杀易一二聚也如四更自賓公塔還合妙齋疲卧松
下石上其詩云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人間無事僧初不知牛羊下來而
底時節而用於四更事中以吾法議之嘗斷不應爲從重能改齋漫錄洪
覺範本名德洪俗姓彭筠州人始在峽州以醫劉養娘識張天覺大觀四
年八月覺範入京而天覺已爲右揆因劉傳祠部一道爲僧叔丈因彭几
在郭天信家作門客遂識天信因往來於張郭二公之間政和元年張郭
得罪而覺範決脊杖二十刺配朱崖軍牢城後改名惠洪韓駒陵陽集寂
音尊者塔銘　建炎二年五月甲戌寂音尊者寶覺圓明大師殁於南康

軍同安寺門人智供等崇石爲塔葬之寺北五里卒事智供來武寧求余銘恭乎不去曰先師之志也乃序而銘之師初名惠洪字覺範姓喻氏高安人少孤受學辯慎能緝文性簡亮年十四出家依三峯𥡆禪師十九試經東都落髮受具聽宣秘律師講華嚴經一旦不懌歸事真淨克文禪師七年盡得其道始自放於湖湘之間荊州張丞相聞其名請傳法於峽州天寧寺師以二詩辭爲已而狀某謁公公見之喜曰今世融肇也給事中朱彥知撫州以師住持北景德寺久之謝去住持江寧府清涼寺坐爲狂僧誣告坻罪張丞相當國復度爲僧易名德洪歎延入府中與論佛法有詔賜號寶覺圓明一時權貴人爭致之門下執弟子禮且將住持黃龍山矣會丞相去位制獄窮治蹤迹尚書郎趙賜等皆坐貶官師竄海南島上三年遇赦自便名猶在刑部雖毀形壞服律身嚴甚所至長老避席莫敢亢禮其同門友希祖居谷山反其嗣法在諸山者皆迎師居丈室學者歸之是時法禁與黨人游而師多所厚善誦習其文重得罪不悔爲禁益相及郭陳瓘盡其力其在東都也感識道人尚交通權貴耶師笑謂人曰是安知吾意大臣庶知之哉及於難及靖康初大除黨禁談者謂師前日遭衆趙義責須於死既還僧籍且有以寵異之語聞執政欲上其事會多故不

果明年師殁志迄不伸世以爲恨壽五十八臘三十九著論數萬言皆有以佐世圖悟克勤禪師嘗曰筆端有大辯才不可及也至他文皆俊偉不類浮圖語始黄太史見其所作竹尊者詩手爲書之以故名顯既老自號寂音尊者予識師久嘗戒之使遠禍師懟然曰行吾志爾刦吾法中本無死生禍福尚奚卹予言予心不善之口弗能屈也銘曰　維古高僧廣學多聞在秦融肇傳法以文後皆昧陋佛法毀墮師獨著書至老益勤維古高僧名士並游在晉安深孫許實儔後皆伏匿釋儒相伉師獨反賢雖遠必求好文致憎反賢招悲曾是不虞數蹈大難維師之言世既多有別其行事以告永久

文捷江少虞類苑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迹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予群從爲知制誥知杭州禮爲上客屢嘗學誦揭帝咒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咒何故闕一句既而思其所誦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一日齋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爲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爲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揚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未練紀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日數十日前夢揚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爲學士而丁母憂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文捷忽使人與予言此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文捷驚曰公大期此月何用更來宜即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知其言馳還徧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文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常持如意輪咒靈變尤多瓶中水咒之則涌立畫一舍利晝夜常轉於琉璃瓶中捷行道遶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郎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舍利捷遂與之封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瓶耳忠厚齋戒延文捷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蟲也試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愛之特以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孫公談圃吳僧文捷戒律精至孫莘老知湖州日問呂吉甫如何時吉甫在湖州侍服從曰只三年便在官家左右更有一人白皙而肥一人美鬚而長後三年吉甫果參大政同列韓子華馮當世皆如捷所言

清順可久杭州府志石林葉公夢得云錢塘西湖舊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詩其最知名者熙寧間有清順可久二人順字怡然久字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約介靜不妄與人交無大故不至城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饋之米者所取不過數斗以瓶貯几上日取其二三合食之雖蔬茹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同時有思聰者亦似之而詩差優元一統志杭州府林

縣清順有生行亦工於詩崇寧初章惇自海外謫所遇赦量移過南山盛暑憩于縣惇知其詩筆問道作順時已七十餘即答之曰甘寮不與淵塵衆日日火雲蒸肉山大地蒼生都受苦有誰着庇得嚴頗惇知其譏已即升車去於齋夜話西湖僧清順順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云城中寸土如寸金高人種竹只十箇春風慎勿長兒孫穿我階前綠苔破又有林下詩曰久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縱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閒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荊公遊湖上愛之爲稱揚其名東坡晚年亦與之遊亦多倡訓

惠勤元一統志杭州路東坡蘇軾有贈錢塘勤上人詩集序杭州府志慧勤餘杭人歐陽文忠公有送僧慧勤詩黄氏日抄送惠勤詩敘東南宮居飲食山水之勝捨之而從我求仁義容齋五筆我朝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爲喜蓋士大夫則因功名進取係心商賈則貪舟車南北之利後生嬉戲則以紛華盛麗而悅夷致其實非南方比也讀歐陽公送僧慧勤歸餘杭之詩可知矣曰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墻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棄不居棲身各京坊卒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筍比羔羊飯以玉粒

稷調之甘露漿一缾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茲
隨北客枯累充飢腸東南地秀絶山水澄清光餘杭朝萬家日夕焚清香
煙霏四面起雲霧靜芬芳豈如車馬塵聲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
四方觀詩中所謂吳越宮室飲食山水三者之勝昔日固如是矣公又有
山中之樂三章送之歸勤復識東坡爲作詩集序者

道潛杭州府志道潛姓何氏於潛浮溪村人受業於西菩寺善吟詩東坡
聞其臨平道中一絶喜之師袖長篇謁坡于彭門遂爲世外交元祐間師
自昔寧遣居智果寺坡與門下客十六人用圓覺經中以大圓覺爲我伽
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分韻賦詩坡得心字詩云張水送舊藍飛雲忍致
岑岙若家家客亦有懷歸心三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
楊梅林茶筍盡禪味松杉真法音雲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泉
可濯幽人襟相攜積嶺上來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
小築歲晚解我簪潛自號參寥子賜妙總大師有詩集行於世元一統志
杭州府宋元祐四年參寥子住智果寺寺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冷齋
夜話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
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赴官錢

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
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餞客罷倶來而紅粧擁隨之東坡
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
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褊尚氣憎
凡子如仇嘗作詩云去歲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
魏浪蘂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甕牖閑評僧參寥者蘇東坡與之甚
熟疑參寥二字乃道號故東坡云維參寥子身貧而道富又云維參寥子
往莫必躬又云寓參寥子以書遺予然東坡一帖乃以爲參寥字若果字
參寥又不應作參寥子此余所未曉者當更重考之

懷賢宋秦觀淮海集圓通禪師行狀　師諱懷賢字潛道俗姓何氏溫州
永嘉人也在襁褓中能合掌佛坐父母異之時郡之西山有僧嗣仁修西
方白蓮淨觀行甚高衆歸之勅號嗣仁社主乃以師從社主出家天禧二
年恩度天下僧遂落髮受具戒時年四歲也師既得法器又幼得高僧爲
之依歸藝行日進同輩無與比者有講肆輙往聽未幾盡傳其學反長慨
然有游方之志即辭社主去遍參知識所至處延居上游最後見達觀禪
師曇頴於潤之因聖遂得其法皇祐初潤守王公琪雅聞師名乃具禮請

傳法於甘露而太平之繁昌亦以隱靜居師以甘露近城邑而隱靜僻在
深山中遂從太平繁昌之請開堂於郡之瑞竹院初師從瑞新禪師遊十
有二年具知宗門衆禦賓主之事自謂無以復加矣比至達觀會中聞所
開示頴皆世緣俗諦或辯以嵬瑣詼諧之言又嘗以事斥一僧去每升堂
輙追罵至累日猶不已師心陋之乃潛詣丈室謂達觀曰爲人天師當只
說法奈何預以世俗閒事且僧有過斥去則已矣何足追罵至累日乎達
觀頷而不答師因此省悟至是以信香嗣達觀法云居隱靜七年王公持
守金陵復召師以清涼辭不赴明年達觀自明州雪竇徙金山之龍游州
人乃以雪竇召師既行道過龍游留一月會達觀示寂潤州之衣冠緇素
因以狀詣郡守請止師繼焉而龍游主者故事當集於朝廷郡守以白部
使者上之報可龍游自火災之後棟宇厭隘瑞新禪師實中興之功未既
而亡師至修新公故事大興土木積八年殿堂廊廡皆具今宮室之盛冠
絶淮海者蓋始於新而成於師然其地嘗孔道客至無虛日師頗厭之熙
寧元年遂謝去隱於金牛山去丹陽縣數十里人迹罕至事委其徒覺澄
主之師一切不問庭養猿鶴孔雀鸚鵡白鷳時就掌取食號五客各爲一
詩贈之士大夫欲相見者就山中訪焉三年劉公述通守九江以圓通召

師師素聞匡廬山水之富常以未至爲恨得疏欣然從之題詩壁間而其
卒章云歲晚當期返竹門至圓通一年果謝去復還金牛明州復以雪竇
來請固以疾辭史館刁公約謂師曰雪竇東南名山明覺達觀嗣居其地
二十年間請者三至可謂勤矣今又不赴無乃孤其望乎師素厚刁公心
善其說遂登舟由海道去比轉海門遇大風卒起風檣摧敗夜漂至慈溪
之東岸舟破從者百餘人皆散走師獨安坐水中不動從者還救之乃免
居雪竇一年復謝去還金牛以元豐五年九月甲午示寂俗壽六十七僧
臘六十三實澄等即以其月丁未葬師于金牛之西塢累墳建塔焉師操
行卓越而遇人有恩意雖對賓客未嘗與衆異饌夜輙從衆僧寢于堂中
不入丈室雅性樂施所得金錢繒帛率緣手盡其徒以此歸之又多材藝
工於詩字畫有法閒居絶口不談事事雖突至錯出處之晏然無不集者
當時賢士大夫聞其風皆傾意願與之游始用參知政事高公若訥奏賜
紫方袍又用節度使李公端愿奏賜號圓通大師凡十被請從之者四皆
天下名山巨刹道化方行輙託事隱去州郡雖欲挽而留之不可得也弟
子五十有五人所著詩頌文集凡五卷又撰次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
編號擲瓷典記以自見云謹狀

惠詮蘇州志惠詮吳僧佯狂垢汚而詩絕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文忠公和於後曰唯聞烟外鍾不見烟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遂以詩知名冷齋夜話

寂照楊內翰談苑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僧不通華言善書札命以牘對云住天台山延歷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王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郡條百許人每歲春秋二時集貢士所試或賦或詩及第者常三四十人國中專奉神道多祠廟伊州有大神或託三五歲童子降言禍福事山州有賀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鄉日月御覽玉篇蔣魴歌老子列子神仙傳朝野僉載白氏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秘府略日本記文觀詞林混元錄等書釋氏論及疏鈔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國中多習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召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復館于上寺寂照頗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丁謂見寂照甚悅之謂姑蘇人為言其山水奇見寂照心愛因留止吳門寺其徒不願住者遣數人歸本國以黑金水瓶急須寄謂并詩曰提攜三五

載日月不曾離曉井斟殘月春爐釋夜澌鄙銀難見伐寒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君應可知謂分月俸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內外學三吳道俗所歸欽寂照東游予遺以印本圓覺經并詩送之後寄書與予詩中兩句云身隨客棹遠心與海鷗親不可忘也圓覺頗目不暫捨去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書末云嗟呼絕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歸雲不寄心懷非使風不傳音問人生之限何以過之云云後題寬弘四年九月又老大臣藤原道長書略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用慰馳結逢禮天台更可攀五臺之遊既果本願甚悅懷土之心如何再會胡馬猶向北風上人莫忘東日後題寬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從英書略云所諮唐曆以後史籍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者因寄便宜為望商人重利唯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絕而無聞學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分手之後相見無期生為兩鄉之身死會一佛之土書中報寂照俗家及墳墓事甚詳悉後題寬弘五年九月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紙墨尤精左大臣乃國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

能光芽亭客話光屋和尚名能光日本國僧也納洞山悟本禪師天復年初入蜀偽永泰軍節度使祿虔扆捨碧雞坊宅為禪院居之至孟蜀長興年來遷化時壽一百六十三歲有居士有歎禮光屋和尚塔偈云大空無盡劫成塵玄步孤高物外人日本國來尋彼岸洞山林下過迷津流流法乳誰無分了了教知我最親一百六十三歲後方於此弊葬全身

道穿舒州志僧道穿舒州人出家白雲山海會寺落髮受具後至无溪保安寺遂駐錫焉善施藥人賴以活者甚衆邑有居士林蔚與穿為忘形交一日蔚臥病穿候之蔚窺見其首有九影後約蔚及同邑薛仲偉游九座山中途值夜寄宿山間穿曰今夜或偷兒至請仲偉禦之若猛獸至則有老僧在頃之虎至穿呼曰斑斑汝來何為可速去虎聞聲而遁皇祐五年別邑官云盈虛有數去住無常風火相催形影難遯儼然順寂

洪蘊宋史沙門洪蘊本姓藍潭州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誦佛經既而有娠生洪蘊年十三詣郡之開福寺沙門智嵒求出家習方技之書後遊京師以醫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利大師太平興國詔購醫方洪蘊錄古方數十以獻真宗在蜀邸洪蘊嘗以方藥謁見咸平初補右街首座累轉左街副僧錄洪蘊尤工診切每嵗時言人生死無不應湯劑精至貴戚大臣有疾多詔遣診療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

法堅宋史有廬山僧法堅亦以善醫著名大遊京師嘗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後還山景德二年以雍王元份久被疾召赴闕至則元份已薨法堅復歸山而卒

奝然楊內翰談苑雍熙初日本僧奝音彫然來朝獻其國職貢今年代紀奝然契錄自云姓藤原氏為真連國五品官也奝然善筆札而不通華言有所問書以對之國有五經及釋氏經教並得於中國有白居易集七十卷地管州六十八土曠而人少率長壽多百餘歲國王一姓相傳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守在史局閱所降叢書有日本年代紀一卷及奝然表啓一卷因得修其國史傳甚詳奝然後歸國附商人船奉所貢方物為謝業日本倭之別種也以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言惡倭之名不雅改之蓋通中國文字故唐長安中遣其大臣真人來貢皆讀經史善屬文亦累有使至多求文籍釋典以歸

法秀金陵志僧法秀姓辛氏母夢有僧托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有娠年十九通經為大僧吳講大經句章分析旁穿直貫機鋒不可觸學者亦落後舒王以禮致之蔣山號秀鐵後任公主之法雲神宗為之降香秀疾曰吾有疾當死耳求治之是以為可羞也與地紀勝陝西咸州法秀姓辛

氏請大經章句旁穿直貫換鋒不可觸住真州長蘆叢林號秀鐵壁其國
大長公主造法雲寺成有詔秀為開山第一祖開堂之日神宗皇帝遣中
使降香雲門宗風自是興於西北士大夫日夕問道元祐五年八月卧疾
曰平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揀安坐說偈而化祖月結茅咸州部落山使趙
秀博為之贊曰開悟語衆生及我與一切秀雅堂勝記圓通禪師法秀在
鍾山寺元豐二年王荊公居金陵以禮邀師居鍾山之興國寺此寺乃荊
公捐私財以治書也寺之事一聽於公而後行師至之日告於衆曰以財
營寺則宜歸王氏以寺聽命則宜歸老僧一日公以所著佛書解義示師
師曰文章之妙所不敢議然不可以智知殆非教學所能盡也公甚不悅
師遂弃去

妙應杭州府志祐陵時有僧妙應者江南人往來京洛間能知人休咎其
說初不言五行形神亦不在人之求而告之佯狂奔走初無定止飲酒食
肉不拘戒行人呼之為風和尚元長罷政居錢塘一日忽直造其堂書詩
一絕云相得端明似虎形摇頭擺腦得人憎看取明年作宰相張牙劈口
喫衆生又書其下云衆生受苦兩紀都休已而悉如其言紹興初猶在廣
中歿于柳州本書紀聞金陵有僧者消佯狂時書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得可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王明清揮麈錄僧妙應能言人未來事名重上國吳元仲
丞相在彼垣日忽造之曰天下將亂子作相矣吾欲南適俟見子於嶺外
吾其死時矣公是時亦將不免言訖而別宣和末元仲以內禪功自給事
中兩月至相位未逾年即南竄建炎中起家為宣撫使力辭不拜避地柳
州再與妙應遇因語之曰師之前言殆將驗矣奈何與之奕泰罷妙應歸
所寓寺翌日訪之已蟬蛻矣未幾元仲亦竟卒仲彩云王明清揮麈錄初
余聲宣和中在上庠有僧妙應者能知人休咎語余聲云君不得以令終
候端午日伍子胥廟中見石榴花開則奇禍至矣余聲初任監杭州稅在
任三載足迹不敢登吳山將赴江山也自其諸暨所居趨越來訪師既歸
出城數里值大風而亟憩路旁一小廟中見庭下榴花盛開訝甚可愛詢
祝史云此伍子胥廟其日乃五月五日余聲悵然登車未幾遂罹其禍

契嵩江少虞類苑吾友契嵩師熙寧四年歿於餘杭靈隱山翠微堂火葬
訖不壞五物睛舌鼻耳毫數珠時恐厚誣以烈火重煅之愈堅嵩之文
僅參辯柳開治平中以所著書曰輔教編詣闕下大學者若今首揆王

相歐陽諸巨公皆低簪以禮焉王仲儀公素為京尹持上殿以其編進呈
許附教藏賜號明教大師嵩晝夜究實至死無犯火訖器不壞此節可
高天下之士余昔侍其累夕講談音若清磬未嘗少憂戚然方得其驗嵩
字仲靈藤州人元一統志廣西藤縣契嵩居東山七歲出家十二得度十
九遊方得道慶曆間遊吳樂錢塘湖山之勝遂稅駕焉博通經史詩類杜
少陵楊公濟蟠深伏其才答嵩詩有十年猶可熟吳邦之句宋釋契嵩鐔
津集寂子解蓋師少時所得而後更覽者寂子者學佛者也以其所得
之道寂靜與妙致命曰寂子寂子既治其學又喜習儒習儒之書甚而樂
為文詞故為學者所辯學佛者謂寂子固多心耶不能專純其道何為之
駭也學儒者謂寂子非實為佛者也彼奇迹於釋氏法中耳寂子竊謂此
二者不知言者也不可不告之也因謂二客曰吾之喜儒也蓋取其於吾
道有所合而為之耳儒所謂仁義禮智信者與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
敬曰無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綺語其為目雖不同而其所以立誠修行
善世教人豈異乎哉聖人之為心者欲人皆善使其必去罪惡也苟同有
以其道致人為善豈曰彼雖善非由我教而所以為善吾不善之也如此
焉得謂聖人邪故吾喜儒亦欲歸聖人之志而與人為善也又吾佛有以
萬行而為人也今儒之仁義禮智信豈非吾佛所施之萬行乎為吾萬行
又何駭哉又謂之曰客無以吾喜儒為寄跡苟容於佛氏法中耳寂子雖
無大過人豈不能為抱關擊柝魚鹽版築之事以苟容其身耶甘落髮忍
所愛口不敢嘗於葷血以奉佛者誠以其教廣大其道真奧以之修身則
清淨齋戒以之脩心則正靜無妄以之推於人則悛惡為善善者為誠以
之死生終始則通於鬼神變化雖飢羸枯槁委於草莽而不忍移者止以
其所存如此也夫市井小人以市道相師有一言利其所為尚能終身戴
其師之德寂子雖陋寡不賢於市井輩耶得人之道而佹倖以負其教而
奴隸之人不忍為也寂子其為乎仰天俯地吾不欺於聖人也客奚無以
此為說也二客者嘗以其教相辯寂子亦從而諭之曰客無諍也儒佛者
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于治儒者聖人之大有為者也佛者
聖人之大無為者也有為者以治世無為者以治心治心者不接於事不
接於事則善善惡惡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於事宜接於事則
賞善罰惡之禮不可不舉也其心既治謂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則與夫
禮義所導而至之者不亦會乎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
以正其心或云欲人正心以行其教心也者徹乎神明神明也者世不待

閑見敘語神明者必諭以出世令韋於世而談其出世也是亦不思之甚
也敘治世者韋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二客復相辯其教之未
者云云寂子又諭之曰君子於事豈攜其本以齊其末則志常得而言不
失也今也各不詳其所以為教而辯其所奉教吾未見其得之者也苟辯
其末孰不可辯也二客且止然寂子與人游也不接其勢不奉其豪不要
其譽惟其達道與己合者與之視其岑岑相嘗者慫然不樂從之或問寂
子子似善於佛直獨子之道以亦於世寂子曰吾道難言也言乎邇則常
不可極言乎遠則常自得存乎人適乎神達乎聖歷乎死生變化而不失
夫易一一與俗人語也識欲求之當探寂子所著之內書 寂子解微
寂子為鄭氏之隱者也其性簡靜不觧嚴事其禮故為俗所謗情然以微
誕識之寂子初以流俗之說豈不足顧雖朋儕規之亦未始奉教及壯道
業且修而其謗益甚未相規者愈勸寂子撫然歎曰世真無知我者也乃
坐規者與之語曰俗謂我傲豈非以吾特立獨行與世不相神乎又豈非
以吾不能甘言柔顏而與世順俯仰乎規者曰不出是也寂子曰言道德
植樂者大要在誠非直飾容貌而事俯仰言語也吾惡世俗之詐禮者但
貌恭而身僶俛考其誠則萬一無有內則自欺外實欺人故吾於人欲其

誠信不專在言語容貌俯仰耳所謂人者孰不可以誠信接之誠信之道
雖袞貌揖讓不亦未乎昔嚴子陵於漢乃卧見盧鴻於唐輒不拜正謂以
誠信待天下也予謂二子其非乎是耶必以為傲則吾無知之何也今俗
謂之恭敬而不問仁鄙義與不義擇利所存則遽落僱使馳走於其下苟
役身而不殆焉為擇其利不在雖賢與義與坐必倨與踞必蹬施施然驕
氣凌人書曰傲狠明德正此之謂也嗚呼俗之所為如是且不自引其過
而反譏我亦猶蒙塗汙而笑不潔乎往矣無更規我 陳舜俞明教大師
行業記石刻本在杭之靈隱寺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
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
法荼毗斂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
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
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舜俞擽
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蓋用不能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
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
九而遊方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
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曆間入吳中至錢塘
樂其湖山始抗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為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
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聲隅李泰伯尤為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
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
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為言
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
與人清談亹亹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還也時武卿卿公弼
年謝歸最為物外之友嘗欲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感色豪預焉冀其
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告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
留而執觀我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
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
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為初祖推而下之至于達磨為二
十八祖皆密相付屬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
其書且欽其高名奏錫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遂法之秊
乃抱其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儀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
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
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

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
靈聞之復扶扨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為證幾至數萬言
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讀而許其寬大之辨乎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
能與眾人相忘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者
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
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已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為淺見寡
聞者道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家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禮甚厚
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
洞光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
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
記 蘇文忠公集故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
笑海月慧辨事嘗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
既荼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
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至人反是予
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眾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
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嶺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

衆門塔基所在曰我師昔在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恌師者葬之刹基。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辨視身爲何物棄之尸陁林以飼烏鳶何有安以壽塔爲明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名界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法安大師黃庭堅集法安大師塔銘　禪師號法安出於臨川許氏幼謝父母師事東天長老恭順年二十誦經通披僧服則無守家傳鉢之心求師問道不憚山川寒暑初依止雪竇重顯顯沒則依天衣義懷雖蒙天衣印可猶栖法席數年同參皆推上之法雲禪師法秀尤與之友善以經論入微爲同業參玄入不二爲同門故也辭天衣又探賾鉤深靡不經歷年三十有七歸在臨川初受請住黃山之如意院破屋壞垣無以蔽風雨師住十年大厦崇成僧至如歸乃謝去下江漢抗二刹上天台四明浙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大言亦未嘗失人白首懷道蕭然無侶倚杖於南昌又受請住武寧之延恩寺延恩父子傳器貧不能守之初以爲十方始至草屋數楹敗牀不簀師處之超然縣尹某士章欲亂合豪石爲師一新之師曰禮法本以度人今不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某以師

苦口因止不爲師亦住十年凡安衆之地冬煖而夏涼鍾魚而粥鍾魚而飯來者息焉以元豐甲子歲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勿復料簡略爲聚如共住僧數人與其一則示微疾其八月辛未終于寢室閱世六十有一年坐四十有一夏弟子普觀營塔於後山距寺百步師平生常教勸人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師之居延恩人視之不堪其憂於是法雲秀常有衆千數百說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嚴其威光可以爲兄弟接羽翼而天飛也以書招師云云師發書一笑而已余聞禪師爲有道而陸沉者每歎息其無傳晚得友道人惟清清之言曰我初發心實在延恩安公告戒策勵如父母師友中心以謂凡住山者法如是爾及游諸方罕遇如安公者以是提耳之誨不忘於心若安公名揚刹養賢不能與天下衲師爭衡然此自不滿安公之一笑公可作石置安公道場使來者知住山規矩當如道於是追跡行李想其化緣起藏如此而繫之以詞詞曰三際十方心用一契威音以來諸音所印其中種子皆本來法東西相傳唯證乃知證得祖契如是而住爲萬物主是故無爭若有造作無印之契妄認界畔如空如海維此契心有無根樹問其所在則伏罔佃由初不知自本自根懷藏僞契昇其丘角一九非九謂傳家記日自爲幻瞽窮子悵被如來衣作大妄語見地不直與萬物諍見境崢嶸故多諍論土牛耕石終不得稻堂堂安公是大田主絕學無爲終日修行出入生死無作無違法住法位無有爭地布慈悲雲雨一味法飛蝗蔽天赤旱千里而我境界萬物有年鑿井耕田不荷帝力安公法爾一切亦爾安公道場來者敬禮

文惠大師臨川志師姓彭氏名惠嚴金谿人出家于寶應寺韓度陽客寓此寺每賦詩師從旁諦聽韓呵之曰小子何知師言竊喜參慕因遂數爲後所進益多稍遷而教之曰須吟盡蘆葦而後可施斧鑿自是有能詩聲鄉人李侍郎浩時爲中都官朝士問曰斷橋横略彴支遝入招提此臨川嚴上人詩耶李曰是特虎豹一斑耳後悟曰文字特綺語業耳乃弃置筆硯淳熙中常平使者陸公游延師于臺治問其詩笑而不答至今人稱文惠而不名有詩集判章貢

無相臨川志無相姓胡名妙明臨川樂安人遇大善知識教其面壁靜坐遂有悟頓能文名公多與之交象山一日請易無相在坐象山問理會得否無相答曰三畫未分消息露六爻纔動錯商量李侍郎嘗與偈曰會添道人還姓胡芽披直綴入緇徒休論釘鉸空虛事還把空虛染得無晚年結庵常清觀之西趺坐而逝

常監盧子遜史宋師儒者能預知吉凶淮南有僧常監者言事亦中師儒謂僧曰和尚有重厄厄在歲盡常監曰有何事莫相恐嚇師儒曰和尚厄且至但記取去歲數日莫出城莫騎駁馬子常監勒然而起去後數日從事鄭侍郎新買一駁馬豪駿將迎常監常監曰非宋師儒之言駁馬子且要騎未行數里下橋會有負竹來者擲之於地上正當馬前驚走入陋巷中常監身墜於地足懸於鐙內行數里人方救之腦破血流被體

道詮宋歐陽公集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濤學浮屠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禪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闢毛而食菓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

耕日積有餘則審而藏之垂十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為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為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為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為雄求幸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為國故民熟兵鬬鏃鋒至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僞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為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耘室不土刀不犒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為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載月云爾

道信王魏公集明仙和尚記　明仙和尚名道信者以淨行勝業調伏一鄉傳法指從西衆聽仰燕明王公以舊德偉望來啟晉土鎮撫餘暇召至齋館留寓信宿寵以三頌辭義奧妙深達實相固龍天之所讚嘆大乘之所印可者也說者以謂生滅無住何法可言語默兩忘方能證道此諸佛如來所以無示無識離諸門答也然而文殊師利從無住本一切法法兩應立豈嘗無言自非至人孰與於是由此觀之王公之召明仙之來一句

一偈至理存焉若夫斷分別想現清淨繖大千妙界聞之者咸離塵勞不二法門悟之者頓超覺路則慈悲誓願之力可量也哉年月日臨川王集記

文奭吕淨德先生集聖興寺僧文奭奇塔記　僧文奭詣予而言曰文奭之先居濟南姓朱氏方少時去父母來成都學浮圖道得聖興寺庵中而棲之會真宗皇帝吳國長公主為報慈正覺大師以普恩落髮今六十九載矣自為童讀佛書以至隸僧籍登講坐主讚職長戒壇居副綱衣紫方袍無一不足者行年八十復何為哉惟將默澄靜日俟終化有為我穴西郊之地他日以殯骨藏其間而謂之奇塔者敢請文以誌焉陶伏聞家君言師守鑒之相從最舊知其為人有律行該通教典終日演講僅五十年就壇秉戒者無慮千數嘗委棄金新復淨門關求所剌益天章侍制李公為記其事年雖耄意氣不少衰陶向遭先妣長歎為水陸大供觀享冥福師夜誦真詮疊疊達旦聲韻遠暢愈於壯夫蓋諸經所載佛語者常總而記之故多且不遺也悲夫世之妄人專聯馳突於利欲之塗聚悉財通以自封殖伐戕天和役陰罪境不知其神魄之喪亡已久矣而猶晝夜惕惕恍恐浮軀之忽壞凡如此者又安能知釋氏之於死生甚近而易乃有往來彼此之論哉然以師之經清悅豫不矜能不役智則未可以歲月期

也曰仲倪仲昇惟賢士要士獨立人者奠鐫其後云元豐戊午歲季秋朔日

觀禪師劉龍雲先生集觀禪師碑　閩粵右浙丘壑嶺環遶而氏綱男子資秀穎力雄自好則起而為士者常十五六為佛之徒者又五之一焉然佛之徒自其童時已能誦數學涉精博纔一祝髮即拔跡游方巾瓶杖屨從知名師解悟脫桔躍出累表異時巨廬滿室布金之肆請以禪擅天下多閩粵人至閩粵則其里僧反不逮他廬而數百年間求如汀上白衣菴之妙應與夫福唐存備之徒蓋無幾顧寂寥不詔之後能躡踵列佛是其尤偉而有如師者出矣師諱令觀俗姓黃氏莆田人生不茹葷年十三隸廣化寺禮師繼隆十八受具戒略通易盂于老莊諸書已而發去聽講大乘經論他日讀楞嚴經驟然大悟曰世徒傳當年圓覺之主莫何知不有今日楞嚴之我耶未幾得寺之安養院折節坏户而居之擇尚質素語終日不妄出口非有追致或竟歲未嘗跨閾閱大藏經累數遍雖老益力又天性慈甚衆病者而急阨窮呪食放生無不為者貲不逮必解衣脫質無難色佛事多朝諳夕鐙者五十年不擊蚊不搖蝶蟻不以臣衆為己任人或戲之曰德于觀公奚事爾為師曰吾非德者正恐生此將德耳其蘇

意警人類如此忽一日示疾語其徒曰有六上人嘗過我並具茗果衆疑師屬疾語迷謬既而人有賫像自遠至者物色之正六則傳金羅漢也暮沐浴黎明更衣數座集衆若辭世者曰勉矣毋負吾佛語已抵掌就寂是日慈雲蔽空群鳥鳴悲實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壽九十一僧臘七十三居三日頂猶溫其首盡俛而復正者再用天竺法荼毗于寺之北岡大行異香狀爐得舌根不壞觀者驚歎其徒塔之夜有光烱然自荼毗所屬塔中如往還狀又三日現金銀色舍利環五里餘尺草寸木瓦礫廢石拍土無不得者而不窮也嘗近民至取以售用於是長老雕諸狀其事請余曰凡剩而緇者洪生平功行尋在於臨行徇縱之一靈最後灼肌之寸爐耳猥吾佛來既得之觀矣將傳觀之傳使夏于後乎則不可以徒然逢三請益堅既而曰觀之事誠然可喜如此而請之請也不徒知觀又知余則傳觀之傳當自請始而余其一也係以偈言曰金剛寶王秘密藏寶甚希有首楞嚴了知一切於剎那如大壯士屈伸臂衆生盲龜翅浮孔不發聚識取泥洹無漏體智要養佛封礫疑網知有此起不退轉得安隱於彼無生忍法中妙湛圓明大總持時取感者藥其病更七十載閱僧臘當示順日屯雲空云何舌根歷熾然猶紅蓮華出遺爐況復得大堅固力

神光去來寧墻泼瞀現舍利山巽閒。尺草寸木皆發色耶如泉源無有竭。
璇石捐土仍得之，歎未曾有嗇之人。一切有情悉擊蹤離大禪伯曰法海。
伏請偈言為證明，得不思議有如師，告彼未者庶無愧。
慈應大師宋劉學易先生集慈應大師政公之碑　鄆須城大谷山昭善
崇報禪院住持賜紫慈應大師文政姓令狐氏，生須城令狐村其家相傳
唐彭陽公楚是其上世再從父頌天聖中為殿中丞族子相如今為朝奉
大夫，大師幼不戲弄踰冠度為僧護持戒律以謹密稱通大乘經論入諸
請律老師宿學善其咨叩政丞相河閒劉公葬三世大谷西山之陽以恩
置寺賜額昭善崇報，度靜人如令歷選於衆，乃以大師住持為第一代披
榛莽立基址種藝雜汲惟日不足已而緇素信報赴者接踵寺旎旎向有
成，令林樾蔽虧宇像輝煥薰脩供養報國恩已亦報佛恩又受鄉人勸請
造天寧大像建閒光三門皆皆十萬而施者樂輸如付之權衡，既董凋無
纖介，既成咸懽然喜得未曾有，性寬多恕雖不忍言人過失犯而不校未
嘗以色加僮侍，議者謂慨然長者衆中舉無與比，鄉人士大夫下逮里巷
老稚咸受之，重之一無閒言，先住持二十七年，政和三年五月辛卯示疾
[illegible]全孫氏兒子之子賁嗣寺，八年

二月壬申，與諸弟子新播等共二十八人，歸全身建塔大谷東山下，去寺
東百弓占地縱橫十有一肘，乃勒銘石，永伸哀慕，其辭曰，衆稽首慈應師
歲三九獲依止天華姿法泉涸靴求我覺導師，愛結集，建茲塔便時日赴
山谷，忽奮厲如復生，又號慕如始亡，藐我等懷聲欬守護此刹利羅維願
力，所加持續慧命永無盡，大
宋政和八年二月壬申立。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一送

宋　高宗一百七十一

中興聖政草建炎元年五月庚寅上以四方勸進群臣固請即皇帝位于南京（以汪伯彥中興日曆耿延禧中興記參修）臣等曰堯舜所以獨高百王者以其得天下及其傳天下而知之湯有慚德武未盡善况於後世乎漢高帝唐太宗號爲盛主然其得天下也以爭其傳天下也幾以致亂大哉太祖皇帝之受命與太上皇帝之中興也謳歌獄訟歸而不釋則不得已而履大位及夫爲天下得人則舉成業授焉不詢群臣不謀卜筮惟視天意之所在而已自堯舜以來數千載始有太祖及我太上皇帝豈非帝闕甚盛之際哉　六月甲子詔徽猷閣待制邢煥授觀察使時諫官衛膚敏論煥后父不當除待制孟忠厚隆祐太后兄子不當除直學士煥即有是命而上以太后故不忍罷忠厚職名於是給事中劉珏中書舍人汪藻引故事極論之膚敏改中書舍人言所論不行不敢就職明年正月丁未卒授忠厚承宣使且詔后族勿任侍從官著於令（以汪伯彥時政記及汪藻所記參修）臣等曰臣聞章獻明肅太后垂簾時外戚馬季良爲待制仁宗親政於明肅之政無大變更獨季良即日易武弁以爲祖宗之制不可以私恩廢也太上皇帝奉隆祐太后至矣而不敢抑言者以私忠厚嗚呼此我宋家法萬世所當守也臣是以詳著之　辛亥赦書拘籍天下神霄宮貲産錢穀付轉運司以充省計先是即位赦書已罷神霄宮至是復申諭焉丙午又詔道士林靈素鄭知微傅希烈家貲令溫處州籍沒（以汪藻所記修入）臣等曰晉以老莊清言亂天下車轍既東而君臣莫知創艾卒以不振建炎中興首黜方士之害丁寧切至知救焚拯溺然非上聖其孰能之乃者方士稍稍以附託于恩澤特旨冠其徒至數十人使害度牒法歲給婚錢以千數而齋醮祈禳猶不與也雖聞采近臣之議寢而弗行然此門要不可啓臣等敢論著本末以備覽觀焉　辛巳詔以知南康軍李定通判韓璹便宜誅許高許亢特轉一官先是臣僚論靖康末折彥質爲宣撫副使錢蓋爲制置使高亢總兵守河皆不戰而遁今置不問則後何以使人詔彥質責授散官昌化軍安置蓋落職宮觀高亢編管海外會南康奏高寓其境上欲誅變定璹以便宜誅之而待罪宰相李綱奏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甚衆賊將至而先走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扞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是當賞上曰然乃有是命（以李綱時政記修入）臣等曰古之守封疆者皆知進未必死於敵而退必死於法故援枹而鼓之士爭致命以爲進猶或生而退必死也况受命爲大將任安危成敗之寄者乎三代聖人仁民愛物忠厚惻怛至矣然其出師不用命者必戮弗敢赦也太上皇帝之英斷後世可忽忘哉　丙戌詔京東京西河北永興軍淮南江南兩浙荊湖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爲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爲之副改路分爲副總管路鈐轄爲副鈐轄州鈐轄爲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也兵各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以李綱時政記修入）臣等曰昔太祖皇帝監唐末五代方鎮強王室弱之弊故削鎮兵以尊京師暨我太上皇帝親見靖康以來群盜充斥郡邑無備之患故屯兵諸郡且責提點刑獄以警備盜賊扶偏補弊可謂各適其時矣乃者郡邑安於無事武備寢闕一有非常且復蹈前日之害故臣具述其詳以待制詔行焉　十月丁巳駕自南京登舟巡幸淮甸戊辰宰執登御舟奏事上曰昨日有內侍至自京師進內府珠玉二囊朕投之汴水矣右僕射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擿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爾先是六月丁亥上諭宰執東京有司發到內庫寶器有玻璃碼碯之屬皆遐方異物內侍陳列以進朕念玩物喪志悉令碎之於殿庭（以李綱汪伯彥時政記參修）臣等曰方承平無事時陳寶玉飾珠琲以爲玩耳嗚呼安知是物之足以敗天下而召寇戎也太上皇帝身履艱難撥亂中興其視是物猶蝮蛇鴆毒肯復親之耶碎寶器棄珠玉臣知出於至誠惻怛非如唐明皇焚錦繡姑以飾一時虛譽而止也　十二月丁巳詔朕側身寅畏與二三大臣宵旰圖治罔貴奇玩罔好畋游罔昵近習使干政事罔有斜封黑勑以濫名器夙夜正心持誠祈天助順聞小人爲姦或欺誕請屬以罔官爵或臂鷹走犬以事畋獵而平以御前爲名使朕之好惡何以昭示四方格于上帝其令三省樞密院榜諭戒約言事官覺察彈奏敢有違者重寘于法並許人告賞錢一千貫內畋獵之人輒稱御前鷹犬者杖治得實配沙門島（以汪藻所記修入）臣等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天下王者家也善乎諸葛亮之言曰宮中

國中當爲一體往者閹寺與姦臣相表裏動扶御前之名以脅制上下卒成天下之禍臣讀是詔至于大息流涕嗟乎此建炎紹興之政所以赫然有祖宗風烈也 建炎二年四月己未詔惟京畿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係已降指揮置巡社餘路悉罷時杭溫州已就緒奏乞存留亦弗聽以江藻所記修入臣等曰唐中葉以後府衛之制盡廢至涖遑人爲軍於是兵民遂分離以周世宗之善治兵我太祖太宗之神聖英武且去唐未遠而兵民已不可復合矣治平以來學士大夫乃始欲追古制而復之識者固知其難矣一變而爲義勇再變而爲保甲三變而爲巡社法非不古而昔俗已成復之無由此太上皇帝所以不憚改令以安元元也 庚申詔御前軍器所見織戰袍工匠發還綾錦院令依限織進初命監綾錦院姜譔擇良工就御前軍器所專織戰袍欲以賜有功將士中書侍郎張慤等言於上曰前日中人因事輙置局紊亂紀綱不可不深鑒今若以織文責綾錦院而使少府監督其程限則事歸有司於體爲正上曰甚善故有是命以汪伯彥時政記修入臣等曰臣聞明主之察治亂也審而守法度也堅寧違志咈心弗使於事而常戒懼於細微萌芽之間不敢忽也夫取工於綾錦院而織袍於軍器所又以賞功由常人觀之誠若無甚害然太上皇帝瞿然改令不俟終日何哉官失其守而事奪於貴臣法廢其舊而制出於一切則亂由之而作有不難矣嗚呼治亂之機如此其微也非明主其孰察之 乙丑上諭宰執曰昨日有內侍輙奏曰比侍講筵竊聞講讀官某數陳甚善陛下必亦謂然臣輙撰奬諭詔書進呈朕曰臣僚一時恩禮當出朕意非小臣所得預若降詔書自有學士汝等各有職事豈宜不安分如此况此詔書詞旣未工又不知體取笑外人上因曰朕每退朝過屏風後押班以下欲奏事者朕亦正衣冠再御座聽其所陳未嘗與之款暱性亦不喜與婦人久處多在殿旁閣子垂簾獨坐筆硯外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合行大事或省閱四方章奏左右止留小黃門二人一執事一管門至於內中掌文書亦多是前朝老宮人有未奏事者朕亦出閣子外處分畢却入閣子坐無一日不如是也以汪伯彥時政記修入臣等曰閹寺之禍著矣佞柔側媚以狗馬聲色惑其君禍之小者也剽略書傳誦說古今以才藝自售則其爲禍豈易測哉建炎之初天子厲精求治而宦者扶隙肆言猶敢如此亦可謂姦人之雄矣非聖武英斷絶其萌芽則基亂胎禍將何所不至嗚呼方其伺顔色售才藝能赫然拒絶之固已難矣又暴其情狀告大臣豈不甚難哉至於淸心寡欲屏遠聲色皆中興之本臣是以

論著之詳焉 七月丁亥楚州發歸朝官至行在上諭宰執曰聞州郡多因繫此輩久者至經歲不得釋少涉疑似則殺之覆者聞皆吾赤子也朕欲發諸郡拘囚歸朝官盡赴行在存撫之庶幾可召和氣以汪伯彥時政記修入臣等曰古之王者蓋有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弗爲者矣彼姦雄忍酷之言至曰寧我負人嗚呼人之用心何止天淵之異哉方建炎之初所在盜起如蝟窮鼠絶漢猴于野心之人錯處郡縣有司爲之禁防或未過也而太上皇帝惻然哀矜形於聖訓不以防亂備患而忘濫刑之戒不以艱危多事而廢好生之心凜然有三代王者之遺風矣是豈秦漢以來所能髣髴哉 八月癸丑臣僚請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廣儲蓄之具從之十月壬戌詔常平之法歲久多弊頃以紹述爲名雖知有公私不便當增損更易者亦莫敢言今止爲常平本法所繫甚大非他司兼領故復置提擧官尚慮蹈襲前弊反致害民可明諭天下青苗散斂法永勿復行其餘條制令兼參得孫覿張擬討論以聞以汪伯彥時政記及汪藻所記參修臣等曰常平之法尚矣斂賤則糴貴則糶無散斂之煩而有救災之實公私俱便農末皆利天下之良法也孟子譏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使孟子而爲政於天下常平之法必在所取矣彼青苗出於近世蓋非常平之舊建炎之初廢青苗以利民而有司奉行失指至侵耗常平之積此詔書所以丁寧繼下也今官存而事寢纔法具而吏實虞意者朝廷仁愛之心雖至而責實之政尚寬歟臣故著初詔于篇願有稽焉 乙亥上御殿策進士九月庚寅賜李易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初有司欲以上十人所對策進呈且請以上意定名次上却之曰朕委主司取士必不錯乃悉從所擬不復更易以汪伯彥時政記及汪藻所記參修臣等恭惟太上皇帝當建炎之初策士于廷一委主司不以一人之好惡爲之升黜天下之至公也及紹興中權臣罔上假國家之科目以私其子弟親戚則聖斷赫然拔寒畯抑權貴亦天下之至公也惟一出於至公故靜則爲天地之度動則爲神明之斷傳曰公生明太上皇帝實有焉 建炎三年三月辛巳臣僚上言宜做唐制及祖宗舊制應章奏委翰林學士給事中中書舍人輪日於禁中看詳條陳具奏使是非與奪盡從公論左右小臣不得妄言利害旣委臣僚乞不差內臣轉送只實封往復庶免黨與交結之弊詔從之以路允迪時政記修入臣等曰人主親決天下事而不以假臣下未爲甚害也然天下之亂往往輙生於此秦始皇隋文帝唐德宗皆是聰明過人無待輔助於是疎間群臣厭忽公論而不知近習小人

己陰竊其柄矣太上皇帝深鑒前代之禍悼朱在廷之議以省詳章奏專責儒臣使左右小臣無所投其隙防微杜漸至矣今天子即位之初首詔兩省分閱公車之奏條流來上實遵建炎故事也聖聖相繼出於一道蓋多類此嗚呼盛矣　四月乙卯赦書仁宗皇帝在位四十餘年恩結民心社稷長久應仁宗法度理合舉行元祐大臣雖累降處分盡還官職恩數尚慮未盡霈恩其令本家自陳有司疾速施行先是元年六月赦書舊係籍及上書人悉還其元任官職及贈謚碑額等至是復申敕焉臣等曰臣竊觀三代以來風俗忠厚莫若我宋世世修德澤被天下最久莫若仁宗皇帝此太上皇帝所以慨然發德音也天監在上克相聖志海内又安年穀屢豐於萬斯年無疆維休則亦躬享仁宗貴畏之福可謂盛矣元祐大臣碩德相望中更黨錮之禍其死於紹聖崇寧之前者嘗被恩數固可還之矣其間不幸沒於論籍之後者謚所以易名而或未盡議贈官所以念功而或未盡舉碑額所以旌賢而或未盡賜意者太上皇帝之心將以啓迪嗣聖歟略而未行以俟今日歟此議郎博士之責也　五月辛巳廵幸次鎮江府上謂宰相呂頤浩等曰張愨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札令有司致祭卿等更議卹其家癸未中書舍人張燾被旨引對甲申上謂頤浩等曰張燾謂朕即位以來無纖毫之失自古人君不患無過患不能改過耳燾諂諛如此豈可寘之從班可黜之於是詔燾落職宮觀以呂頤浩張浚時政記汪藻所記參修臣等曰武王克商有下車而為之者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建炎中太上皇帝櫛風沐雨日不暇給而汲汲於褒忠直去佞諛辛壬癸甲未越信宿聖政可以傳後世者三焉抑可謂明所先後矣然臣伏覩是時上方勵精政事躬行勤儉張燾稱述以為無纖毫之失亦未為甚過也而聖斷赫然屏遠斥絕之惟恐少緩臣知欺罔讒慝之姦固無所容矣是誠中興之本也　丙戌詔曰建康之地古稱名都既前代創業之方又仁祖興王之國朕本繇代邸光膺寶圖載惟藩潛之名實符建啓之義蓋天人之允屬況形勝之具存興邦正議於宋規繼夏不失於舊物其令父老再覩漢官之儀亦冀士夫無作楚囚之泣江寧府可改為建康府其節鎮舊號如故臣等曰建炎初載重還汴都父老之意是以車駕所臨止曰廵幸示不忍去故都耳然自古未有為國數十年而無定都者江左之必居建業猶中原之必居雍雒天造地設無可更議矣王師北討非盡復燕趙并代雖得河南未可以舍建業而北也自古披草萊立都邑不數年遂致富盛者多矣況經營如是之久乎臣

故其載初詔異天子有感焉　八月戊申上曰昨日吳國長公主入内以畫及小玉山玉管筆為獻朕對以平生不識畫因而不好長主可惜錢買此遂并玉山等復還之以王綯時政記修入臣等曰昔宋高祖未備音樂湯仲文以為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爾蓋耳目之玩解生於好好生於解惟澹然清靜則物莫能入太上皇帝體堯蹈舜固非區區宋高祖所能仰望然其言有適用者臣是以著之以見開國治謀之君躬履艱難崇尚儉約大抵皆如此也　閏八月丙戌上與宰執論借補官資之弊曰三十年來爵秩冐濫日甚一日政和宣和則以應奉花石之類補授官爵遂輕自宣和末以來軍興借補猥冗不可勝計小使臣闕止二萬餘今借補者何啻三五十萬將來事平未知何以處之以王綯時政記修入臣等曰借補猶前代假版之類爾雖甚冗濫一旦朝廷澄清之猶可為也而太上皇帝已慮之如此乃者軍興賞功至五十萬有奇往往貿亂相乘又皆真命一予不可復奪天子雖當宁太息思有以革其弊而有司安常習故終未能仰承上意也臣誠竊憂之敢論著于篇以備省覽　丙申主管頓遞官奏廵幸日迫費邁器皿不備請惟給衛士蒸餬熟豬肉上曰令來廵幸豈可援擾如朕昨勿遂渡江被褥亦不以自隨偶攜得一貂皮披卧蓋各半未嘗取索一物而有司借湯瓶至四百枚不知何用只今可出黃榜告諭所過州縣除蒸餬外皆勿供知遣當重寘之法以王綯時政記修入臣等曰前代富多故時人主務行姑息之政往往反以階亂獨太上皇帝神武英睿深鑒茲弊以為人主猶暴衣露蓋冢犯霜露宿衛之士得飽餅餌多矣其可重困吾民哉故戎冦雖深而軍律愈整艱危雖極而民心不離卒以中興大業垂裕萬世聖矣夫游被命修光堯皇帝聖政草刱凡例網羅放逸雖寢食間未嘗置也然不敢以稟留私篋暇日偶追記得此命紹興辛巳親征錄況軍錄之隆興二年十月一日左通直郎通判鎮江軍府事陸游記周益公紹興辛巳親征錄紹興三十一年歲在辛巳十月辛丑朔陰手詔金虜叛盟將親征其文洪景盧所草前一月人已能誦之　癸卯兩除三招討使吳璘報九月十八日遣將彭清劫金人大寨於寶鷄橋知均州武鉅奏招到北界杜海昔朝等二萬餘人老小數萬口獲首生擒二百餘人池州都統李顯忠奏與金人三戰於正陽兩敗之此月三日也時虜騎已縛橋踰淮吳璘奏九月二十七日克秦州　戊午晴張真甫供職葉義問督視江淮荊襄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義問辟洪邁馮方同行時虜騎大入諸將多敗奔也　庚申陰

晴相半閒王權與金人戰于和州境人情大洶　辛酉午後出北關送葉
樞捻氣大言識者憂之行府犒軍金帛絡繹于道邵宏淵黄旗走報與金
人戰于六合先是諸將每遇敵輒以捷告都人望旗呼舞尚書省揭黄榜
於通衢不移刻摹印徧都下驗其地則皆自北而南實未嘗有所復也
壬戌聞虜陷真州邵宏淵雖力戰於六合兵少不能禦故也　甲子陰聞
虜陷揚州百官宅遷徙一空　十一月己巳朔霜晴人情稍舒劉錡報皁
角林大捷先是錡提軍駐淮東清河口與虜兵相持而元顏亮親率大軍
刹從淮西入寇李顯忠遇之即遁遂與王權戰于盧于和權退舍屢敗亮
自滁入真邵宏淵又不能當亮兵將繞出錡後錡知不敢即捨清河歸維
揚焚盧舍易種南歸虜遂兩道入矣亮至皁角林錡與戰敗之捷書聞上
大喜遣中使賜與甚厚　丙子聞此月五日李横敗績於瓜洲初劉錡既
捷即卧病與歸京口虜遂臨江葉義問督錡進戰錡不可亦以病實不能
行義問乃命横將兵過江方交鋒虜分兵為左右翼潛出横後夾攻我師
横大敗諸軍赴江死者甚衆凡犒軍金帛盡為虜得横亡失都統印匣華
閒獲兔武云是日中軍將劉汜臨陳先遁故敗汜錡之姪也　庚辰采石
捷書聞初虜兵雖勝視瓜洲江闊難渡而采石淺狭且朝廷方以李顯忠代
王權統金陵之師亮意其號令未定也以此月八日九日親執旗鼓督
細軍臨江而聚所掠之舟容載甲士南渡會濵人諜知其期走白顯忠及
虞允文虫命舟師逆之虜舟雜以木茷又其人不習水我以戰艦乘風衝
擊賊兵皆溺死亦有數百人已登南岸者允文激勵士卒殊死鬬盡殺之
不然幾殆　辛巳聞采石北師稍稍引去　乙酉聞北師聚於淮東真揚
閒　甲午武鉅報克鄧州外城王彥報師次長安外邑大抵諸軍時時以
小捷聞而淮上益急　十二月己亥朔同舍皆至政府自午至酉方出堂
先是邊報稍緩宰執皆早歸一遇警急往往晚出張真父戲云欲知敵情
但視堂又軍興以來陰雨連綿天氣愁沮聞值晴霽必傳捷音同舍又戲
云欲占凶吉請視日　庚子晴鎮江諸帥報元顏亮為其下所戕亮之將
敗盟也得浙匠數之航海於是大興工役造巨舟於膠西刷河北壯丁雜
以金人謂之大漢軍命蘇尚書者為之帥其謀為我以大兵踰淮逼江中
國必悉師來拒錢塘禁衛空虚則樓船可搗腹心腹心震駭難抽江上援
兵亦已無及然後可以得志其部分計畫皆有成說乃命張忠彥堅壁鳳
翔以弊吳璘又命劉蕚攻擾襄漢而亮自率精銳及蕃軍號數十萬由淮
東西兩道入既未能渡江則駐師維揚日望海道如約無何朝廷遣李寶

武臣劉錡須諜率防海之舟先過山東將次膠西禱神祠遇順風又得諜
者用其言衝虜舟舟既大而蕃軍及女真不習戰櫂束手敗降寶縱火焚
數十艘而歸亮聞大怒暴戾益甚殺戮無常人人惴恐葛王者知其可圖
也遣親信結帳下兵殺亮會亮親兵别攻泰州左右無助乃以冬至夜作
亂亮驚起為攅箭所殺食罷同舍相率慶二揆楊參黄樞首揆有還白凟
之語夜錄學士院何適逮疾眩在假劉共甫時暫攝直　辛丑文德殿宣
麻李寶自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提督海船拜靖海軍節度使充浙東西
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東路招討使賞膠西之功也聖旨已降指揮
廵幸視師可用十二月十日進發黄樞云今早得報十一月晦虜兵陷泰
州剗刷老幼俘掠少壯極其慘酷即亮所遣親兵也或謂左右與葛王通
謀故説亮遣之　壬寅金國大都督府牒國朝太祖皇帝創業開基有天
下迨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
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被塗炭今奉新天子命詔已從廢殞大臣將帥方
議班師赴國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議移牒牒具如前牒宋國三省樞密
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　丁未王彥報收復華州　戊申大雨
發時上被甦裘乘馬出北關門宰執建王以下皆紫衫從駕至税亭御船
進發留司百官班辭于東倉以泥濘免拜隨駕官宰執皆行後省俞捘節
劉珙諫院梁仲敏宰屬徐度六部長貳凌景夏張運御史臺吳芾陳良祐
御監王普史浩郎官曾注余時言薛良朋馬騏姚寬一官率恭數職餘不
書　己酉雨不止留守相公視事於都堂從居於執政府職事官皆上謁
庚戌午後雨稍止王彥報收復陝州　甲寅聞車駕十四日次平江十
五日歇泊今日進發　丙辰陰聞樞密行府限五日結局虜兵萬餘尚留
和州李顯忠禦之　辛酉雨聞車駕二十日次鎮江未有進發之日初虜
之殘兵屯和州雞籠山李顯忠攻之不克亡失兩將虜兵緩緩徐歸顯忠
躡其後而不敢逼久之方出境　丙寅聞赦新復州軍　紹興三十二年
歲在壬午正月戊辰朔車馬在鎮江太史局奏未時太陽交蝕甚於申復
於酉雨不止無所見守局如式　庚午晴聞歲旦鎮江日蝕五分又聞德
音赦淮南京西殘破州軍　壬申陰陳宗卿置酒省中聞車駕此月三日
發鎮江　丁丑吳珙等報十二月十二日收復汝州武鉅報十四日復嵩
州　己卯武鉅報十二月九日義兵復西京又聞王師復壽春府其實入
空城而已虜兵至則又棄之　丙戌聞有旨班進討之師粮運不繼且疫
癘大作也　戊子聞有旨二月六日回蹕　癸巳聞北虜遣使告即位二

十三日聖旨差洪邁張掄充接伴使副邁借左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　二、、癸卯駕離金陵　丙午發鎮江　丁未太尉劉錡薨　乙卯五更出餘杭門五里迎御舟　丙辰丁巳戊午歇泊假　己未文武百僚詣後殿問聖體　乙丑幹辦諸軍審計司嚴致明云常歲除川陝外諸軍支春衣二十四萬餘疋今春止二十一萬餘疋蓋自去冬用師閼落三萬而隱冐不預焉著作佐郎張震權倉部郎官云行在百司及內人月支米十四萬餘石內外諸軍歲支米四百餘萬石　三月庚子聖旨扈從及隨逐一行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扈從至平江府例並特與轉一官資餘人犒設一次樞密行府官吏軍兵諸色人依此推賞　癸卯吳璘報逐金人至寶雞盡得關隘樞密院編修官鄭樵卒字漁仲興化軍人力學著書不爲文章不事科舉屢至闕下游諸公間二十八年講筵官王綸等薦對特補右迪功郎主管架閣庫御史葉義問論其過失改監南嶽廟給札歸抄所撰通志三十一年繳其書來得樞密院編修官請修北虜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秘書省繙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縱其事爲是欲進適志而病病數日卒年五十九樵好爲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予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壬子北使高忠建張景山入見前此三節人乘馬入麗正門至是令就門外下馬喧爭甚久既而使者捧國書上殿知閤門事趙述以祖宗舊例跪受之使者守近例不與述老矣相持移時仆于地上目二相陳康伯進曰臣等位宰相不當受其書請改用他日行禮又呼館伴責曰前日已議定用在京禮例今乃紊煩聖聽何也徐嘉懼不能對時北使方秉笏奏書兩臂閒嚇從旁掣以進國書略曰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宋帝粵自皇統以來修好不絕不意正隆之末師出無名且有歸兩淮數舊好之語　癸丑蜀中報閏月二十五日姚仲吳挺敗虜師　乙卯洪邁借翰苑經筵同張掄充賀大金登寶位國信使副　丁巳北使辭答書略曰淮甸使擅率先期而克復祖宗故地方遣使以請求　戊午北使出門太常少卿王普帶御器械王謙送伴成閔自淮東來朝閔之留荊襄也虜正窺采石瓜洲朝廷屢以金字牌趣閔解圍閔聲言擣陳蔡其實畏避既而日馳百餘里士卒凍餒而死者十二三至有自經於樹者虜退方進攻宿亳亦復無功至是歸闕懼人之議已凡郎官而上皆有苞苴冀以自解云　己未洪景盧出接伴雜錄云淮泗閒彌望無寸木鵲巢平地又云道逢泰州民自虜中逃歸言初被驅迫至京畿百姓爭舍匿之調護甚至仍爲治裝告以歸路有捨其

馬使代步者惟過河則不可回　四月戊辰皇孫女永嘉郡主薨年十四初本瘡疹候而醫者誤投藥有旨送棘寺　庚午釋衆醫朱邸奏請也辛未上爲永嘉郡主輟視朝閤泛使禮物例用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合十具駱子龍涎心字香丁香各二合之類匹物二千綿撚金線紫綠羊背以上各二百綠羅穿滿綾清綠綾已上各四百朝士言三月十七日得旨許高麗遣使來賀俟復疆土蓋綱首徐德榮爲鄉導而明守韓仲通爲請於朝衆論不以爲然會浙東提刑樊光遠畫七不可之說其議遂閣洪州言三月二十一日資政殿學士魏良臣卒良臣字道輔金陵人登進士第調丹徒尉移遂昌令召爲敕令所删定官擢尚書郎北虜遣二太子將兵薄淮韓世忠戰不利呂頤浩薦魏良臣往使時方與同舍郎觀潮得檄納笥中卒飲乃起人頗危其行良臣亦作遺令付其家晚不幸持以白父母行至楚州見世忠道使指世忠下令斷浮橋命無得以一騎踰淮良臣馳扣虜營其副將聶耳孛堇有和意勒吏授館待使者無何世忠諜知虜已抽備輕兵渡水擊其後軍殺傷甚衆聶耳大怒謂良臣賣己麾衆佯斬之良臣大呼曰某親老妻子幼弱誠知邊將不恤國計儻俾一旦功何苦蹈萬死來見將軍哉聶耳稍悟命韜紛驅良臣行數十里抵主帥帳前卒許和遣良臣歸報會頤浩罷相趙鼎主戰良臣請祠去久之召拜左司員外郎進檢正擢吏部侍郎兀朮寇邊遂結好詔良臣與王公亮議之虜欲斥地盡江歲遣匹兩皆五十萬良臣曰被命以淮爲界非江也兀朮陽諾而答書云使者許我江北矣良臣私發其封大驚明日勞入請兀朮背約兀朮辭窮爲取璽紙易書和議自此始定俄坐臺劾與近習暱出知廬州徙池州復敷文閣待制進直學士秦檜任事久士大夫異己者徙相望良臣遺檜書曰天有雷霆尚隨之以雨露欲勝天乎願爲子孫計毋貽後悔也檜死御批召陳誠之及良臣等四人良臣先至遂拜參知政事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也良臣既驟當大任銳意更庶事稍裁諸將回易之弊發三省堂廚官貫瑜罪流之人頗畏憚然學術空踈舉措多輕從內外譁誚不三月罷爲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內侍鄧友護殯宮于擾府縣良臣摘其盜伐禁地林木械送行在詔貸死決配人頗服其果未幾提舉洞霄宮起知宣州徙潭州洪州所至治盜甚劉洪州之政尤暴率卒年六十九　五月丁未梁仲敏蔡奇丞洸子平相訪蔡乃君謨曾孫陳亞當有蔡衰無口便成衆之戲自是子孫立名多避口字惟子平從之　壬子五更至漏舍平明入麗正門宰執親王使相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並詣射殿立班

辰時八刻皇帝自御幄出再拜升殿奠酹顯仁皇后神御前沾灑久之在廷泫然神御出麗正門皇帝奉辭宰執至禮官皆騎導赴景靈宮文武百官奉迎於宮門騎導官步導赴後殿未時八刻再立班行奉安禮左僕射陳康伯充禮儀使是日天氣甚凉初出麗正門細仗布列鼓吹振作衆馬驚䟢戶部汪侍郎方跨鞍而墜腰膂皆損　癸丑歇泊假欽宗小祥前輔臣至權侍郎以上赴九筵殿行奠酹禮以明日樞密院罷散天申節道場故前期入奠　甲寅有旨張浚專一措置兩淮事務兼節制淮東西建康鎮江府池州軍馬　丙辰張子蓋李寶連報海州圍解虜兵敗走國信使副以十六日到虹縣金國接伴使工部侍郎龐副使祕書少監已先在遣人致問云不須傳銜使請過界　丁巳天申節故事當拜表賀有旨免百官晨赴明慶寺望闕立班再拜賜香口宣再拜訖又再拜首相以謝表授中使回奏頃之再追班滿散祝聖壽道場臺吏引予立香案側謂之監香

甲子未後御筆手詔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佑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宵旰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如志而皇子瑋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焉可立為皇太子仍改名初用煒字或謂近唐昭宗名有旨別擬定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其宮室官屬儀物制度等疾速討論典故以聞詔自內出外廷不知也自去歲修奉檜舊府責近密諳人云上欲行唐堯故事尋以遣摯而止今春工役甚急外議籍籍四月末新除侍御史呂廣問以陳康伯姻嫌改除禮侍康伯因求去上始露倦勤之意云朕年老多病皇子將四十可付社稷矣欲行內禪禮他日近臣奏云事當有漸無令四方或致驚駭上曰朕未思此也故先下立儲之詔而意指已見或謂此即初製傳位詔云　六月戊辰殿院張真父上殿擊朱倬仍納副本倬自拜相即地震且立朝專務迎合中外雜然譏訕臺諫欲論列而上眷未厭非有大惡斷不能去五月間倬聞內禪有定議語其子端厚端厚遽令幹辦府以狀申太府寺去某本國學生去秋誤作白身奏補承事郎乞批料錢曆為證會有密告臺諫者以謂國學生與白身初不繫入官利害蓋聽料將來覃恩國學職事及得解人或可免省而倬在相位可主此議又懼人之知也故不於吏禮部而言之太府但欲取官文書照使爾擇文專指此事并面奏大臣懷姦覬幸非常不可想上聞之變色　辛未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保明扈衛統制將佐使臣軍兵等四萬三百五十二人四月六日奉旨諸班直等三百三十四人并諸軍扈衛官兵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與轉

一官資出戍暴露并扈衛官兵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與轉兩官資令日報臺見之　癸酉侍從臺諫禮官就御史臺集議欽宗室子僕并妻加封事初朝士有以子僕恩數白宰相者宰相難之既而冒昧進呈上遽曰他日識難處置今了却甚善尋有旨皇太子所生父子僕贈秀王追謚安僖中書舍人唐文若既書黃疑其未安急白宰相別取旨改稱皇太子本生之親俄又收回制書而降旨云故宗室子僕并妻合行加封令禮官侍從臺諫檢照典故討論聞奏於是諸公倣濮王之議請極其官爵使後無以加且脈屬雖絕當從權冠以皇兄二字庶見著姓惟徐敦立汪聖錫呂仁甫堅欲稱宗室予與辯論久之乃肯書奏是日奉旨子僕贈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僖元係左朝奉大夫免祕閣修撰妻加封秀王夫人而制中加皇兄二字　甲戌皇太子賜字元永宰臣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賀立儲翰林學士洪遵等十六人以皇太子正位東宮告廟了畢同班上殿稱賀實欲致戀軒之意上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真父仲誠同對促罷朱擬上曰即有處分卿等皆公論也　乙亥旬假宣麻朱倬罷右僕射時內禪日逼宰執請止降告上不欲廢故事就假日殿院張真父之具藁也察官周元特獨未知一日云某昨夜夢朱相衰服還鄉且以棺自隨此何祥也真父驚異具言之解之者曰衰服者白身也端厚正白身事故為此舉其以棺自隨殆能終保觀文乎暨告廷果除觀文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臺諫交章乞褫職皆不報昨日劉共甫當直以嘗為倬薦在假規免　丙子五更至待漏院平明正殿設仗上坐雨稍止禁衛閤門三衛文武百官以次起居宰執上殿奏事訖駕興班退須之復追班序立殿門上閤門官南向宣詔曰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云云百官拜舞訖入詣殿下立班皇太子即位流涕久之側立拱手群臣拜舞稱賀內侍固請坐御榻不許禮畢宰執奏事皇帝亦立聽班退雨復作太上皇帝自祥曦殿乘逍遙車幸德壽宮儀衛及從駕臣寮並如常制百司就幕次起居太上皇后相繼出陳德召司業云某在宗寺見玉牒載紹興初今上皇帝初入宮宰執贊太上聖德真堯舜用心太上曰堯舜之事甚不難則脫躧之意蓋素定於當日矣

丁丑大雨駕詣德壽宮繖扇皆止宮門外百官班迎泥濘沒膝不能成列初定議注皇帝率百官朝謁太上既而詔百官免入俄有旨從駕臣僚亦不入但就宮中行家人禮昨日上欲從太上過宮大臣議不同而止侍從官赴都堂議赦初定太學止免職事人文解御批在籍皆免非故事也

中興備覽議征伐　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蓋在己者不正則無以得天下之心作天下之氣臣願陛下强勉修德先正其身夫左右前後之人佊顏拂意惟善是言則陛下聞見益廣聖德日新左右前後之人孫志順旨求悅聖心則陛下過失益著聖德日衰天下從違自此分矣况兩宮遠狩四方困窮所責望于陛下者如何耶惟陛下戒之謹之無謂其細故而忽之也斥去邪佞登崇善良以福四海以隆社稷　議用兵　用兵之道貴在專一心有所主不憂中制則雖敗而能勝雖弱而能强自古見於行事此類非一也若夫號令改易進退猶豫則未戰而先敗矣臣竊為富平之舉不能擇將而任之紛紛然徒事約束是以終至於敗今日之事朝廷當以為戒也　議駕御將帥　論者謂人主之御將當緋之以恩待之以禮此固是也然臣竊以為服將帥之心莫若一循理道而加以至誠則何事不濟若一有不歸於正彼雖遜順伏從而其心已窺測懐望矣唐自肅宗之後藩鎮跋扈終至於亡豈非有以啟其心者乎　議親近之人　臣竊惟人主之尊譬如北辰不動於上而衆星拱之是以聖人治天下必謹選左右親近賢良以輔成其德嗚呼見君者非齋戒沐浴恭獻善言則不敢輕進焉若使小人或得以肆其市井之說是為瀆尊矣

至於詢之蒭蕘以聞利害茲又無不可者　議君子小人　朋黨之論起而君子小人之名紛然交作莫知其孰是孰非自古患之矣夫志在天下國家此君子也志在一身此小人也然而託君子之言行小人之志其事甚微其情難辨人主當留意焉然自昔帝王之用心懸聞人之有過而喜人之改過其小人也特使之退聽自省而已幸而改過猶復用之於外焉若必曰某為君子某為小人一二别之又未知真能辨之否也加人以不善之名則人必報之以至愚之實朋黨交傾端自此始然則人主宜如何哉知之于心待之以權使上下内外各當其分真為小人者方且化而遷矣使其言者之謀而吾未嘗以此名加之人心豈不悅服乎　議姑息　儒者拘於古義惟知薄賦省用可以得天下之心而不知排大難除大患權一時之宜紓四海之急其用心非不本於仁取之於民有不得已者且愛民而姑息之一旦有急不能保護使之父子流離生事委棄安在其為仁也况兩宮未歸中原傒望天下之心所以責望於我者至重乎雖然兵興之久生民憔悴益甚矣陛下甦之寸陰是惜至誠有為以惠天下臣請以死効力焉　議間諜　自古用兵莫先於料敵而間諜之發本以為之輔耳故能察見虛實分别情僞莫有失者若夫今日聞某處聚兵即發兵以應之明日又聞某處聚糧即又發兵而應之是惑於聞聽而常制命於敵矣臣願異時邊警有急當先料之於心無或輕出號令則失誤鮮矣　議措揮諸軍　號令出於一則令嚴而事有所濟使臣行事於外而朝廷異論於内則上下觀望鮮能成事也　議固結人心　臣嘗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修治其身及施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其為禍也尚遲乃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恐君人者儻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微而忽之幸也　議名器　論者曰方今名器猥濫宜有以更張而貴重之此意誠是也然臣嘗觀漢高祖有天下起於匹夫分土列爵以收天下之豪俊而卒成帝業其後光武中興布衣之交並列三公小大功臣以千百計豈有他哉定天下之大難救百姓之塗炭非有以振動鼓作之未易得其死力也夫實幸予私徇情納賄此可為名器之濫至於激厲將士總攬英豪宰失之過方今逆豫盜有中原神人共憤彼方且假吾爵禄以欺詐其下伊我者當如何耶　議分别邪正　方今士大夫之賢者莫不欲主張清議發明正道以為萬世人臣之戒誠以有天下國家要在夫得人以維持之故忠義大節不可不明苟使持禄保身隨時俯仰者得行其志則馮道

之徒復見於後日矣豈人主之利耶然臣嘗謂天下自有要道隨時舉措則盡得天下之心而致治不難也且圍城之役明受之變當時從邦昌而為侍從狥苗傅而有所施為其罪固大厥後乃繼踵作相持握化權果何以勸忠義示風俗耶若夫論者必欲正其罪而暴白之則又失中矣何者士大夫之不能死節義則無所不為而死者人之所甚難未可人人而責之也今正名其罪則有過者無以自新非其本心者無以自見附僞之人知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將與我為死敵矣非國家之善計也臣願陛下戒忠義之不可不勸思有以發揚而榮顯其身至於不幸而得罪於名教則亦優容涵覆特遠而去之不委以心腹之任則取天下定國家明教化之術盡於此矣　議彈擊　自昔為臺諫之臣者通曉古今深明治道其弛張獻替莫不以天下國家為念嘗考其所言輕重緩急皆有條理於姦人之有才者則必力排而極詆之惟恐其言之不切論之不詳非有心於甚惡之也謂不知是則彼之姦計得以行彼之才術得以施將為天下國家之害矣至於人材平下政事差失姑擊之使退未嘗以陰昧之事切切然深指之使其人幸而悔悟尚可以為朝廷之用不為無補也乃若宗工巨儒。功在社稷則初不以末節細故而輕議其失蓋欲使四夷八蠻知有

是人斯是以增朝廷之氣近世進用非人皆失此意臣獨願陛下揜人之過成人之美則孰不歸心而樂為吾用也　議任人　臣竊惟自昔人君於內外侍從之臣間有深知其所為者往往自爲我之聰明才智足以制御而役使之而不知事有緩急理有不虞藏伏竊發為國家大患由辨之不早去之不速也可不戒哉　議撫恤侍衛之人　臣嘗為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其於天下百姓內外士卒安能徧撫而盡恤之哉則亦推至誠之心自近以及遠而已今有人於此無故而陵侮毀辱其類則天下識與不識莫不深惡之者此無他人情本於一故也是故推至誠之道以待遇左右爪牙之士則孰不悅服而歸心一人傳之十十人傳之百以千以萬莫不皆然臣願陛下稽祖宗之法撫恤衛士問其疾苦知其嫁娶時其飲食教其事藝使適其中不必拘以常制則天下之凡為將士者莫不知所自勉而樂為陛下用矣　議堂吏　或者謂堂吏員冗而俸給優厚宜有以裁制之臣竊以為養之不厚無以責其廉但當督責戒約使不為過可矣使其間固有棄父母生事而從陛下者汰之澄之其在異日乎　議軍器　臣嘗謂軍器之積數不厭多或者乃以大軍器用足備不為之計而不知虛養兵卒所費更廣緩急闕之非旬月可辦也　議民兵　臣竊謂

住嚴兕社之衆無益於禦寇秪以召亂而況東南之人其不可為兵也明矣一發其端為害甚大不可不審　議諸州兵官　臣竊惟方今人材之豪傑者悉皆從軍郡邑兵官未易得人當徐徐改易庶不至駭人耳目也

議宦政人才　臣嘗謂宦政之間內外用事之臣固有得罪於天下或專事應奉或興造土木或留意花石或搜求玩好此類甚多天下之人憤怨久矣今若復用之於內彼雖循理自戒天下猶疑之疑之則謗生謗生則禍起易若祿之於外以養其身乎惟陛下圖之其在當時而能奉法守公者此固宜褒崇而激勸之也　議刑罰　臣竊見前此為帥者皆為嚴刑重罰可以整治軍旅不察其情不原其心故罰不當罪多怨怒而深恨之者方平居無事時雖上下相制不敢犯分然而人心已離矣一旦有警詎與效命不測之變殆將由是而生焉庸將鮮知此理嗚呼人心不可輕失豈特為將者然哉為人上者儻不思所以正心修身事每謹微一失其心不可追悔也　議大勢　當今大患不在逆豫而在醜虜此天下之所共知也虜既衆敗豫何能為故今日之獻說者莫不以得地莫能守遇虜莫能敵為朝廷之所甚憂然而金人譬之虎也擒虎者必使其力困氣弱心亂技窮而後虎可得焉夫使金人安然饕食數十州之地未嘗有東顧西備之憂而日生侍其弊其說蓋已踈矣況豫之乘暇因間以整其人而人生一敵乎故夫量力度勢北嚮而爭天下不可一日而忘之此天下之大勢也臣故備論之　議將帥之情　臣嘗謂握重兵被隆委者其過失嘗聞於天下而事不任責言可惑衆者未有不獲美名此何故耶人情悉人之在己上而患己之不能有所成立凡有血氣者皆然也是以紛紛之論莫可究正豈獨將帥哉然則人主何從而辨之要當學古之道酌今之情苟於吾心未見有可用之實勿輕以畀付也知之而復用之用之而勿疑天下之事可不勞而定矣　議假竊威權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人君端拱九重之內而欲徧知天下之事盡察天下之情不亦甚難乎臣嘗謂為君有要道在夫善任人而已不然則一己之聰明何以勝千萬人之思慮是故自古聖賢之君必選端正忠實之士以充左右侍從之列廣問博詢而姦邪壅蔽之計不行昔人之喻謂虎有以狐自隨者以狐終不能竊弄其威也然狐隨虎而行則百獸為之辟易而其威信焉曷若遠而去之之為愈乎在昔人君之於臣下固有知其操術之不正猶為之犯義者謂我之聰明足以制而御之曾不知其耳目所不及者所損多矣可不戒哉　議道理　甚矣明皇之於祿山愛寵而親信

之也雖妃子之賞為之執爵以飲之豈非欲得其誠心而託其捍禦疆埸耶然其終也不能免其不叛至使六飛蒙塵四海擘亂其故何哉御之不以心也嗚呼人主以一身而臨億兆衆庶之上所恃以承祖宗之業建百世之基者惟理道所在耳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儻惟此之行如圭玉之純略無瑕污如日月之明曾無掩蔽王道不難成也夫今日之為將帥者忠義之質出乎所性蓋天實生之以佐陛下中興且久與書生從廢於市是非得失之計亦耳聞而心熟之臣願陛下待之以正禮遇之以直道不復少有間隙俾之或得而窺伺則君臣享福共美無窮豈不為千載之盛事乎

議讒間　自古陷害忠良者莫不先譽其美稱其善使人主初不寘疑然後乘間伺隙其說得以行焉或託之星象或假之圖讖或借助於獻言之人浸淫日久而人主之心移矣昔陳平捐萬金而間楚之君臣范增卒以不用而死讒間之為人害如此臣願陛下每於斯事謹聽而熟察之

議進取　臣聞諸論者曰今借使復中原擒劉豫得其地而不能守金人之來而不能破一豫復起矣是動不若靜之為安也曾不知虜肆不道豫為叛逆天下疾憤甚矣王師一振勢當百倍虜復聚兵又安能為我敵乎況其釁隙既開怨讎交起衆亡可翹足而待也不然為吾之計者是終

無適而可矣且將束手而待盡乎　論太原　昔虜人犯順之初以五萬之衆環太原而攻之久而不下乃棄長圍而去留數千銳卒於此休兵息馬於沙漠之地天下始困弊矣嗚呼竭天下事力不能解太原之難而終至於京城覆亡宗廟播越我之失計亦何多邪夫毒獸之害人未至死亡者在手當斷其手在足當斷其足所損固大而生尚存也向使朝廷必重兵于澤潞大饗士卒厚給廩餼據險而守之不急急於太原之救虜未易度太行也故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一有變故而不能定議審處自取顛覆且國家自創業之初江淮兩蜀率皆未下秦晉之地尚多賊有祖宗以次征討志意未嘗少屈習中有所廢故耳今天下蒙祖宗積累休德功無難成者獨恐夫譊譊之議惑聽疑心一有驚急之報上下自紛亂耳臣願陛下以此為鑑焉　議朋友　臣嘗謂人之大倫朋友居一於朋友而清之則父子君臣之間從可知矣後世乃有責友欺友而得寵於君上者風俗何為而純厚耶　議大軍屯駐　臣嘗觀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於敖滄之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在他岐捷徑不能踰越也故太原未平則雜軍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今之論者多以前後空闕虜出他道為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彼其上下之心安得無恐而不至離散也不然環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人心可安　議兵至此不亦疎謬乎　議出使　近者日覩遣者日踵人之情也況於君臣之間乎古語謂一日不朝其間容戈其所由來遠矣故息壤之盟終不能定其君之志自古立事者為難也臣遭遇陛下特達之知每去行闕動以歲月計亦仰恃陛下神聖聰明必能洞察而力主之耳至於浸潤之言稗闔之論疑似之間機數之起願陛下加察焉　議均節　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非特使之奉養其私而已也自古聖賢之君莫不恭儉節用損己益人凡以順天意享天心耳且農夫終歲勤動計其十畝之耕輸公上而有餘者所得不過一釜耳我乃捐之以市不急之用棄之以徇無名之費豈不重違物理乎乃若排去大難勸賞有功宗廟之供官吏之俸將士之養此則宜從優厚而不容但已者也臣仰惟陛下至誠恭儉追古聖賢而臣竊聞丈書刀劍之求尚容有賜予過制者焉夫多難之時人情易恣刀戰效命者所得如此而何聞投好者顧亦如彼即解體矣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而國人皆曰使鶴臣謂非獨名器為然也錫賚之間亦所當謹也　議練兵　士有好為大言者以兵家勝負在將不在兵苟將得其人驅市人而戰可也將非其人兵精器利曾何補於用乎嗚呼為此說

者蓋亦不思之甚矣夫趙歇衆初斂之兵號稱二十萬能戰者無幾也韓信率新勝之人以破之借使金人舉河北山東之衆無驍騎利甲無堅矛良矢雖董之以粘罕輔之以偽太子臣知其易為敵矣故有精練之卒然後可以議嚴訓之方有訓練之兵然後可以議兵器之利有堅利之器然後可以議破敵之計知此數者庶乎可以論兵矣彼空空然謂可驅市人而戰者豈不誤國惑聽乎　議任事　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亡虜其信任不疑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苟書生儒士與聞其計得不痛惜而力止之乎臣謂非特漢祖為難能也陳平受之而不辭為尤難焉使今之為臣者蒙陛下以萬金付與殆將自失而走矣夫拯天下之難救生民之急非君臣同德一心慨然有高天下之氣事未易立也平本無王佐之才特其英姿雄略差出一時耳尚能輔漢成四百年之業況以陛下之明聖仰承祖宗積世休德苟為臣下者不惜其身不顧其私不慮其禍任天下之責而為之庶乎或有濟矣如臣愚陋終恐不足以副使令之萬一　議親民之官　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故聖人視勤勞之大小命品秩之高下非有功於民不在選也監司守令於民最親者也今皆號為冗官及爪而去則乞儕於人莫有顧者彼文辭巧麗覩舊推薦期歲之間可致清要茲豈不倒置已甚乎嗚呼求天下之士於言語文采之間臣知其無以得真賢矣況夫推薦者之不公耶後世坐廟堂秉樞要而於安危之機治亂之理百姓之情財用之源甲兵之事瞶然不曉者無他用之無其道也繼自今以往可不知所戒哉　議堅忍立事　臣嘗觀漢祖因思歸之兵與項籍力戰滎陽成皐間大小七十餘戰身因兵潰者數矣然則良平之計謀曾不預其敗乎是不然也夫高祖東嚮以爭天下良實啓之平多奇畫高祖數賴之以免至於不幸而用兵未利則亦上下同心姑為善後之圖耳何至紛紛然自為離間乎此其所以能終有天下也燕退樂毅秦用孟明可以為鑑而況不為樂毅孟明者耶　議忠臣良臣　臣竊聞真宗皇帝嘗著忠臣良臣及權臣姦臣論臣以為忠類權良類姦何以言之忠則任事任事則多怨豈不幾於擅權乎良則委曲委曲則不暴豈不幾於為姦乎然則人主於此如之何而辨之哉則亦視其志之所存而已矣彼其志在天下國家切切然以身任內外之責是之謂忠志在納君於善將順其美是之謂良乃若營私立黨蔽欺君上苟利於身以死力行則為權矣違君之恐事每阿循反覆變詐陰肆讒間則為姦矣臣故剖白而具論之　議皇極之道　甚矣古之人君喜人為善而樂人之改過也臣於洪範見之其言

日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夫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聖人所以待下者豈不忠且恕乎或謂好德者許之自言容有欺詐聖人信而弗疑得無害於治乎是不然聖人修身以化人推誠以待人積之歲月雖欺詐者且將遷而為善况於不忠為此以負其教誨者耶蘇軾之論以謂唐武后之無道也非獨進人無所留難士之自薦皆得盡其才其後開元之間幾致刑措皆武后所收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無賢愚例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臣故併條之

議進退人材

人主之於人材試之州縣養之館閣見其可用則用之不必以未盡深知為嫌見其可去則去之見其可罪則罪之不必恥其用之於前而遽廢之於後也要當如天地之於萬物一切待以無心吾之為此凡以為民而已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雖然人才之遇合又有大患焉或因一言之契意雖無長才奇畧寵以柄用或因一事之拂意雖有賢德美行寢以疎遠此無他蓋其喜怒好惡之私未能平之以歸于道故投隙乘間者得以行其姦也夫如是則日復一日賢者益退不肖者益進終至於國家喪亡天下大亂初以

為得計而其失計莫大於此矣初以為我之威福得以肆行而其後威福不行莫大於此矣故古之賢君莫不正身平氣以求合於聖人之道其用意終在天下百姓不敢私其一己是以於進退人材之際無不當理焉臣願陛下力行之

議聽言之難

古語有之築舍道旁三年不成蓋言之者多則聽之者惑自然之理也帝王之道聽雖欲廣斷惟務獨故成湯之伐桀百姓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主其議者伊尹而已武王之伐紂雖夷齊之賢亦叩馬而諫風雷暴作皆有疑心主其議者太公而已今日之事以中國而攘夷狄以君而討臣以有道而誅無道雖違達大小所舉不同終在夫力為之而已矣往歲江湖皆旱獨二浙豐稔故可以給軍須請百姓向使浙亦被災則大事已去惜乎議者之不思及此也幾不可失賊不可縱時不再來昔人論之詳矣臣去國踰旬憂慮倍積惟恃陛下主之於内故不憚譊譊之言冒瀆天聽所冀曲賜照臨

議祿廩之制

先王制祿以代其耕用意深矣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非特百姓為然令使委質而事人者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育妻子且不有多寡之數厚薄之差以激勸勤勞奬厲才智何以風動在位使之自立于無過之地耶夫合天下之衆而君之欲舉得其歡心亦在夫本人情而為之制耳過制則紀綱亂不及則人心離是二者其失均也嗚呼仕宦不為利祿計者鮮矣懷夷齊之操人人為之則天下之士盡為山林之逸人主安得而器使之乎至於左右近習又宜深察而熟究者彼其生長富貴奉養有素日用不給何以責廉將自營其私耶則有浸漁細民之嫌而怨謗日益以生將受遺於人耶則有請求納賄之罪而國體日益以損臣謂不若省其員優其俸然後責之以善則其從之也輕蓋有天下國家之大計人主不可忽也

議行師

臣嘗讀易至謙之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至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夫鳴謙而虚己則善日益以進過日益以聞四海歸仁上天眷祐故用師為得之若乃迷復而不反則遂非恣欲寖失天下之心矣故終有大敗臣讀易至此始知兵家大要特在夫人君之一身今陛下修己進德孜孜不倦上可以通於天下可以格於人臣知夫大功可立中興可期矣更願陛下勉之謹之悔吝自省無使驕怠之意少生於中帝王之治豈難成哉

張魏公奏議論車駕進止利害

臣昨日幸侍天光獲聞聖訓退而思之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臣區區中懷所見未知當否敢以剖露惟陛下深思而詳擇焉臣竊惟天下之事不唱則不起

不為則不成自古賢聖之君平定禍亂未有據退遠處而能濟天下於大平之域者惟太公避狄句踐報吳二事士大夫多以為口實不知與今事勢萬萬不同夫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付在陛下不幸而虜人陵之叛臣據之陛下不得已而養銳待時以俟天定猶之可也至於事有可為之理時有可與之勢思前慮後猶豫不決豈不重失人心乎臣請以棊諭善奕者先圖基本次定算數臨以大勢使之左右枝梧之不暇然後我勝可必彼敗可分今四海生民之心孰不思戀王室者虜叛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孰肯履危險忘寢食孜孜焉惟恢復是望而愚忠不移者乎臣意謂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陛下六御儻還則有識解體内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欲下迴車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陛下若斷自宸衷有進無退車塵一動上可以格天心下可以順民望虜叛之勢寖以蹙縮大功自是而立大業自是而成論者不過曰萬一秋冬有警車駕難於遠避夫軍旅同心將士用命

扼淮而戰破敵有餘況陛下身臨大江氣當百倍苟士不效力人有離心陛下雖過自為計將容足於何地乎又不過曰當秋而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賊彼竊伺此特可紓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警耳年年為之人皆習熟謂我不競當有忿望難乎其立國矣又不過曰賊居上流順舟而下變故立生所不可測夫襄漢我有也賊舟何自而來乎虜叛事力有餘果能陵犯木陸偕行自上而濟陛下身處臨安去建康無數舍之遠也處之其安否乎三者利害有同白黑則惟陛下遺兩宮之大恥負四海之重責天意人心兩皆屬望有為而去感天下猶矜憐而歸心陛下也不為而坐待其盡為禍可勝言耶夫為將帥之策者恐臣導陛下而前謂其進取曾不知事有機會時有利鈍士馬不能遽益也賊勢不能立破也要宜則大其志氣恢洪其度量以拯救天下百姓為心仰無愧於天俯無怍於人度事而為審時而動先謀自治利而誘之致而破之何難而不可濟哉惟陛下斷以恢復為事則任恢復之人以退守為事則任退守之人使各引其類求其黨一意施為為陛下畢盡死力庶乎不至於操持兩端擇利自謀也臣又竊譬之父有痼病其子欲以瞑眩之藥治之而或者手止焉為或人之謀疑其愛己為子之謀似乎不審然而人各有心姑取諛悅徐此適彼所不懲

馬謂子為不盡忠乎其父豈不過甚哉今臣侍陛下以還為臣之謀無所任責誠亦得計矣為陛下國家之計恐有所未至是以披心腹露肝膽反復一二言之而不知其當否惟陛下裁赦　貼黃臣輒盡己見仰塵聖覽區區聽說未知當否願陛下因此閑暇更加聖思齋戒沐浴以告于宗廟謀之鬼神此大事也臣豈敢固執一己之見異日惟陛下詳教而曲諭焉庶幾君臣之間得盡心腹不貽萬世之論　論車駕進止事宜　臣昨日得呂祉私書以建康宮室未備意望車駕少留鎮江庶幾事集臣反復計之容有可議今天氣尚熱恢圖是時大駕儻有定居人情自當振作有司措置錢粮亦須以時而辦臣意只欲於鎮江暫駐三兩日間來此晴明便行進發更乞聖裁三月上奏乞降車駕至江上指揮狀　臣契勘日近事宜警急正當鼓作士氣以圖戰守臣愚欲望聖慈特降車駕至江上指揮未須進發庶幾將士聞風各圖效命伏乞詳酌施行取進止范太史集乞車駕不出劄子　臣等今日入侍經筵伏見皇帝陛下氣體清羸猶未復舊適聞來日車駕欲出臨奠孫固緣同家見居石頭巷往來甚遠又方盛暑竊恐聖躬初就康復正當保護未宜衝冒昔唐太宗欲出臨高士廉之喪長孫無忌伏馬前流涕切諫太宗乃還并檢天聖故事宰臣張知白參

知政事魯宗道薨歿兩宮亦不並出臨奠伏望聖慈更與執政大臣詳酌特罷臨幸取進止四月十三日侍讀臣司馬康臣范祖禹侍讀臣趙彥若劄子　貼黃臣等三人今在實錄院更不及與范百祿吳安詩同共聞奏

乞車駕所過不毀民屋劄子四月十二日臣伏見祖宗時執政大臣第宅散居諸處或遇亡歿車駕臨奠儀衛簡省雖入隘巷亦不拆毀民屋自熙寧初置東西八位大臣所居近在闕門雖有臨奠更不經歷街巷昨來曾脩之喪二聖臨幸有司毀拆屋舍大過居民不無失所雖百姓多侵街差屋毀之不敢有怨然因車駕經過比之他處獨被煩擾恐非陛下仁聖子育萬民之意也今孫固亡歿已在外第街道甚遠竊慮車駕臨奠有司毀拆更多臣愚欲乞先降指揮除大段窄隘處量加撤去外無令過當拆屋庶使聖駕所過小民知恩取進止張守毘陵集車駕經由常州乞上殿劄子　臣恭聞警蹕時巡經由常州臣乍違天陛竊願一瞻穆穆之光少慰犬馬戀軒之誠伏望睿慈許臣候御舟艤泊上殿一次取進止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三十　一送

宋

高宗一百七十二

宋員興宗西陲筆略虜初命將窺蜀　虜初發難叛盟賊亮謂衆曰誰能為我吹蜀者我貴之或曰惟某將可即引某將封拜令專兵西鄉某將曰蜀城險人和引日以取弗可取也亮以為沮衆殺之并誅其家二百餘口翌日再命合喜宇董合喜恐懼受命　邊民驚徙狀　虜將初議窺邊遣民懸艾建夷初楊難之族復議驚徙成鳳閒有女婢嬰幼危墮淵谷者有掠鄉縣財物主名不立者階州城下武興節制司申有強盜浸淫自北谷不介而出武興數里令不剪恐為後憂上司命以一旅勦之無何城中遂定　秦州賊將驕傲致敗　秦州初未下招討司命劉統領海取之或曰大夫從行賊素傲以驕令縣以兵取之以湯沃雪耳先是偽守及將領皆流湎荒宴不儆素卯官軍弗之虞也將兵將軍乞求闕者尤甚每酒酣自歌曰金亦有銀亦有我曹為樂宜耐久未幾城壞其旗幟有飾而未綻緩者復盡俘至軍前去　官軍因糧於虜　官軍既下秦隴凡山西厄塞積累虜聚甚衆諜者云虜意不在小本舉是餉軍且求窺蜀也及屢敗秦州及臈家城得糧約十八萬石浮休約五千石小石寨約二萬石威姬寨約二萬石水落約一萬石其他千百石往往而在前後共三十五萬石故官軍所至沛然殆非人力也　西安輕卒被害　過秦數百里西安寨者亦險厄之衝也虜令賊將韋杲者守焉韋亦驍武本蕃族數為邊患東路都統司姚仲命某將將麾下攻之因謂曰賊屢敗兵輕且囂易與耳汝攻之慎勿逼逼其將乃去寨十里所駐兵分百餘卒傍虜營立柵其夜虜劫之餘兵殲焉議者謂將分輕兵于外既非餌兵又置之必死之地所謂無故棄人於虎口者也或曰某將素亦有贊望亦名過賞者歟某將姓傳虜出令遣間諜　虜既與官軍相持時遣遊走軍為諜然竟弗達也予訪邊將云虜近令如有以南事告者人賞銀一則二十五兩為則獲正軍一級博軍一級賞以錢人叁拾阡雖以此激衆未有為之用者也　秦州徙城北山　距秦州數十里外皆平川所謂秦原是也承平時四城周遭望之巍巍一都會邑屋甚壯既陷虜之久餘民居止千一虜遂徙城北山若一堡然北山即隗囂故宮杜少陵所謂秦州山北寺故跡隗囂宮乃其地也然山最徑險虜既城其上若控以兵則秦隴亦未易窺也劉海適掩不備俘之所謂先人奪人迅雷不及掩耳者歟　鄭宗抑下臨洮然勇而無謀　鄭宗者亦西人為副將與馬仲希躐戍岷宕閒上司令麾旗牓招臨洮守將偽守趙鈐轄者稍知義理悉蕃漢情宗初至城下張旗牓大呼曰虜政亂天意回矣鈐轄何不下與諸將共取富貴今臨洮兵少糧少鈐轄執迷不返悔無及也趙即率吏民夜開門拜迎左及官軍下輩宗亦在中諸吏方受降列飲城外宗請先入藉兵仗封府庫以待諸將會虜援騎大至宗聞之跨鞍不甲而馳舞稍自衛虜喧哃宗急爭門不聽出或飛矢貫腦宗即死至今洮岷諸公共惜之以為勇而無謀者也　賊將楊鎮國死於伏　賊將楊鎮國者廢其名亦為洮大將洮兵素務楊常飼良馬數十甲而伏諸壁及官軍入洮諸將問鎮國安在日夜已出去矣至今往來熙蘭求為邊患而竟不能也　熙蘭蕃族為虜用　官軍未得洮河如熙蘭等處蕃族部落村奔等多為之用或為虜人鄉導或為虜人肇重官軍所介往往群聚嘯笑或狄服大種蓋其天性也及河隴既下部落村奔大震患語謂酋豪為敦又為村奔數者村奔之反音村奔者其義為一村所奔走耳　劉海治平之役戰最力　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平之役統領官劉海踏白小漢嶺勞矛直前先士卒有千戶溫狄哥者伏哥一名滑家宇董賊驍將也自林外橫出擊海槍注燹鍪甲葉墮者三馬左右騎皆驚顧辟易海伏馬鬣以槍貫賊洞胃墮馬海數左右曰速取其首以來賊睢視猶手前者三槍立不動漢騎欲前取之賊注射兩騎皆斃困折弓于膝瞋目受誅火日漢軍因堵進虜以故敗去斬級可計者凡二百有四傷死者無算　馬海字朝宗山東人屯州紹興初為馬軍副將名字煙微金冠折合字董犯山西諸營欲進探騎主將吳公曰若劉海者況壯可遣也即以海將騎三百前道覘虜至石壁寨在鳳州管下三十五里忽與虜遇虜軍三千餘代敵大譟飛塵漲天海率騎士殊死戰殺虜殲一騎西馳告捷主將曰五鄉所遣騎乃探騎耳豈人人關張乎海以遊騎三百而屠賊三千何從得此頃之俘馘輜重至者盈庭即日命海為遠州刺史秦鳳路都監云　博軍予利害　初上司許西民勇驚者能出力諸軍縣官為給復賞皆如俘因命曰義軍亦曰博軍衆作曰小大子既得旗牓或能牽制敵人間提虜勢亦博軍力也然西民陷虜之久必欲鄉義河右郡縣往往財物橫見掠奪千里蕭條遂無含煙此皆博軍之為也上司見為要束耳　諸將議取河州先破熙援兵　正月梅官軍議取河州統領官忠達蕃兵總領李進鈐轄榮某張某某知寨皆會或曰我待河州而賊兵單弱以強制弱何

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聞虜軍盡在熙官軍若直擣河勢必來援吾表裏受制此危道也不若引兵而西潛據險路虜將忿兵伺其不意可一戰以擒也熙兵若破則河自下衆曰善即伏兵長浴口一名閒子峽正月十九日己而虜遣燕大將小郎君者提正軍千五百從軍亦如之徑至浴口悉遣令羸卒數十騎誘之約曰旗動乃發虜兵薄羸騎傍徨旗動伏兵大奮會天風起人馬不辨李進爲兵在旁山上若聞空中聲云蕃兵亂蕃兵亂進令左右下山用平弩旁射虜大亂鈴轄榮某手殺賊數十賊望風奔靡遂大敗死者無算擒活兵三百五十解招討司二月二十一日虜置訖

治平之役先發探騎遂破虜　初官軍欲攻治平諸將曰吾衆徐行則不爲功疾行則不知虜之衆寡不若使數百騎行前伺虜之怠乃可擊也即命將官李庠將驍騎三百名曰探馬日中騎前數十里虜兵忽合呼聲隱地庠慴怕令一騎還至軍所言狀諸將失色或曰令若出軍救之亦無及矣不若勿救總領官劉海奮曰不可探騎雖少皆吾人也不救則吾已戰者盡職未戰者益沮狀不可後也即以數百騎突前諸將隨之既與虜遇遂破之　官軍疑虜援兵遂去治平　官軍既攻治平敗虜衆虜謀欲遁或有說之曰南軍知吾衆遁即追擊我使我立盡奈何不若大城寨爲疑

軍如此是未曉也因大大城柵散朗如晝官軍以爲援軍大至亦引去數十百里虜因遂遁識者至今共惜此舉也　官軍巧於取秦　予訪邊人長老皆云官軍最拙於戰治平巧於取秦此言有理者九月十九日武階騎兵統領劉左武海被檄即引兵星夜以出二十三日傳秦州城虜不虞南軍之至也至近城數里乃覺之有數十騎躍出海曰是來欲爭利誘所長必知戰者即列卒屠之明日海與副將貫士元王中正計曰秦城險而堅未易攻也令城守似怠當攻以大煙甚則蔽物賊雖有耳目何施耶是天以賊賜我也遂積藁縱火煙上蔽城水寨破秦州外小城海登馬夜中僞守蕭濟開門以降先是虜軍戍秦者正卒三千前二日就傍郡打糧猶者守室壯者未返遂至於敗云　李進勇悍與士卒同甘苦閒亦徽巧　蕃軍統領李進在洮河閒或閒出遇虜數十騎顧曰汝還識是人否是所謂奉李三者也令驍騎四人突前直刺進進刃三人挾一人以返進所至與士卒下列同甘苦故人樂爲用然出軍多避就不肯爲軍鋒之冠將士多譏之進爲人長行日二百里不殆邊人號爲鐵脚鷄云　馬仲希虜謬遂失熙鞏　馬仲希者宕昌屯駐將也爲人妄膚丁巳冬都統司命仲希進兵取熙州仲希得檄即氣索不得已進營熙州城外十數里或爲虜將

謀曰吾知仲希妄人耳且膽兵事此易撓也即遣閒宣言曰北軍今夕當大至衆共切齒南兵之來衆寡何似北軍其能敵乎仲希聞之昏時拔營遁去初熙州父老聞官軍至有欲率衆歸附者心大喜及翌日仲希去皆大哭仲希既去熙傍遂無所適閒諸將將下鞏乃引兵來會將鄭宗李進榮某等已誘虜將龍虎任龍虎上將軍名滿察烏也方議拜降城下龍虎者故虜大將黑撒子也一名黑風以父死事虜主貴而嗜之命以兵守鞏龍虎自度力屈不支使人來言曰我降諸將諸將好受我降當以酒殽相饋何甲也願盡釋鎧仗我出與公列飲城外仲希諸人許諾李進不肯曰虜誠僞未可知且吾遣人候城中城中夾道積錢安知不吾詐也吾不顧飲龍虎出諸將長揖環坐進密衷甲以待少選虜援騎四至龍虎欲起據鞍蘭州歸明將王宏曰事急矣何不遂取此虜鈴轄榮某從後斫之不殊宏雖剸之騎士張玘斷其首坐者皆鳥獸散獨鄭宗死城下久之宣司以仲希再失二郡撻會梟首以令諸軍　傳軍爲僧徒所誘敗沒　武都支化有土豪李六者以氣雄一方統制李選姪請旗牓使司卒鄉民强有力者四百餘人俱時時剽掠爲事一日衆至徳順野次有僧舍曹居李即稱兵以入一僧曰大夫何遽至耳胡不入室衆爾戈矛取爾財帛吾儕徒拱

手託命而已一錢不占也雖然大風苦寒請出爲大夫具酹飲如何李曰如此大善僧出衆因弛甲環坐閒有熟寢者虜兵忽薄寺衆遂殲焉乃鄉者僧徒招之也　曹建有季父風　官軍將攻治平有曹建者故知鳳州武姓也武凡戰即持刀斫陣戰皆疾刀甚爲西人所紀建長有武風以故軍中亦以曹大刀名之武階副將鄭庠既爲虜騎所薄諸將皆前援之劉海謂建曰子生平持大刀威壯自喜今日乃效弱夫怙懦陣後何鄙也建曰大夫責建良是今日建得死所矣即大呼而出有虜驍騎突來建揮刀人馬拆而爲二虜陣遂靡建因奮前誅殺過當先是武舊戰舟家夢令諸子羣從執異械以從其名有狼牙棒馬剗刀峯鐵鞭所過如山之推以故屢成功云　河州士民望風歸義　官軍既薄河州僞守及同知望風降下先是虜寧河寨官者幽冀人堅爲虜守無下意百姓聞之排户裂其尸梟首詣官軍初諸將議河州富厚久陷逆地人心去留未定及薄城下民爭開門香車花輿塡道皆曰我曹華人也衣冠禮樂之舊前日被髮左衽實非我願今覩父臨我我敢不認耶有再拜流涕者大槩山西緣户顧爲王民類如此　虜潰將招西蕃部落爲軍　熙州虜正軍不過二千餘人閒家峽之戰爲官軍破殲者殆半虜將小郎君退收潰卒併招西蕃部落

于為正兵有賊將李節伏楊鎮國趙鈴轄者皆敗敗虜衆兵與之合大略不過萬人遼將常曰虜兵易與十不敵部落一二山西既下則部落行且離貳可以見虜無能為也　平河之功士以賞薄致怨　河州既下諸將方籍庫藏編什物人人耻功不相能者甚衆或言當暫賞軍主將令人夫錢十餘時食物貴踊炊餅一直錢數十諸兵得賜擲地大詬曰我曹捐軀下河州今性命之賤乃不直一炊餅也及退也殺馬關兵間有道亡者悲夫兵法所謂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為將者柰何其不思也　河民留諸將同守城扞虜諸將共議出屯　河州在山西承平時最富貴有原曰萬頃餘糧稜畝民蔽野距河數十里曰寧河又有金坑近亦廢不治諸將既下河方議隱括庫財或傳熙州虜軍大至衆欲控城固守主將患運曰不可虜衆我寡河又初附未易守也有如城中翻覆外救不至則將柰何即勞衆欲出州民父老咸障馬曰鈴轄何為去我鈴轄但坐府中我曹出力血戰必有當也何患兵少患諭衆曰我今去此求援兵于外非直去汝將迎以援汝也汝曹一心努力守城耳即留都監王姓者及惜軍願留者數十百人因出也殺馬關一名道會是日李進亦乘馬過市呼曰河州父老有識李進者乎我乃進也初不挾一鏃以入今不挾一文以出因撤馬亦去居數日虜圍河河民相率登城固守云　河民德寧河歸順之禍相與死守　虜再取寧河寨名快意義寨民歸義者流血丹路已而兵再傳河州諸將已去城中百姓計曰前日寧河之民南歸者虜盡屠膾我既效之即一寧河也豈有全理不如告諭城中父兄相與守死猶有千一得活即籍定戶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饋郡有木浮圖高數十百尺衆因撤木為礮械虜悉力來攻木礮少選壓賊有糜潰者居三日賊退屯白塔寺距城五七里云　榮鈴轄先登并諸將進虜曲折　虜自熙引軍欲援河官軍既過於閒家峽軍交有榮鈴轄者乘駿馬揮鐵鞭掠陣所向風靡衆隨之賊遂潰虜主至令畏之相戒曰無輕犯榮鐵鞭也榮等既逐賊有數十百騎適去追騎襲至托子橋橋以截木為之久故將敗有一賊將自殿後立橋右瞪目直視追者曰會來此決死追騎乃不敢逼賊將自護渡餘衆衆渡已乃乘馬徐行去後人有獲虜問曰孰為汝將小郎君者曰鄉也身青服而馬朱甲者是也微伺之即前立橋右自殿右而護渡者也　河州民伍為虜屠戮　患逢既令兵官王姓者留河州率義士民伍乘城距守閏二月辛未初六虜劫熙蘭之兵薄城下彌望蔽野兵械甚設會義軍有射中虜將曰官人者虜少卻癸酉賊將小郎君等揚聲曰河州能為南

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萬一漢軍乘虛入熙則熙又為人有也不如引兵歸援熙耳乃率兵徑去城上士卒伺知之交口相賀城守益急𢮎甲以坐是夜人人困卧城陴徧上賊驅鐵騎傅城斯須滿州民尚有不知賊至者翌日賊驅父老嬰孺數萬屠之遼壯者數千隸軍先是上司命患逢李進等會蕃漢兵援河州遼以兵徒單寨不能支虜乙師者已再順之都統司差將領郭師偉將騎七百為遼聲援師偉未至河州再潰遼也通會進屯臨洮遼遣人謂曰虜今再至是無河州決也吾曹罪在不測不如併力以往猶獲免也進曰賊兵愈前近萬人我以危兵繳之必取辱遼信之因休士卒進即星夜趨河州後二日遼聞之揜面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聞州亦已潰虜焚蕩餘城址而已悲夫河民鄉義而終不獲全諸人擱忌嫉之過也聞昔陸贄之論邊事曰若一旦麾帥異心則秖足生事蕃寇雖平新患亦起不可不察也　四邊用兵祥徵甚多　關外四州比歲屢蕪歲在辛巳夏秋大熟九月軍興糧糗及約而辦武都隨邦也康恭子進至四萬石他物輸軍稱是嘉陵江水平日春秋之極其流淺既可涉也冬十月乃運舟艫軸相銜以上若大潦方漲馬悲夫賊金之禍吾國烈矣神久憤嫉於此豈惟人心有知江神亦有知耶許同諸公方議奏此事傳之矣虜人詐為旗牓諭博軍　陝西博軍既逃出逃入時利劉劫鼓邊民有桑田里耕鑿為之者相接也謀哄間常有博軍數拣徑出或遇賊騎卒千百從間道出衆注視以為虜大集議擊之一賊突前歎語曰汝曹無乃博軍耶曰然曰汝無擊我我曹亦博軍也汝既不信盍來視汝使司旗牓乎衆乃就視旗牓曰真是也因益既和須臾塵揚虜騎張翼擊博軍得脫者十一二又武都白崖楊氏子亦領衆七百為虜所詐無遺餘焉　鞏民思歸義　二月招討司一日攻鞏有父老數十輩擁具米麪輩以餉軍至軍門曰我曹聞大軍來幸甚遇望小民自度無所用力願犒從者大將納其饋積餉物軍門如丘後數日城危拔矣官軍忽引去父老狼狽相謂曰虜今覺我餉南軍我無類矣不如作計求活也即殺官軍後兵輩重者數綴并焚饋物而去　鞏州城中虛實　大軍再攻鞏砲礌數百餘塵衝梯如之城中亦回砲不息砲怒或引一人以下諸將問之進云城中危甚勢且不敵太尉且暮決力當得之矣又問有蓄兵幾何恭軍幾何曰城中甲軍不過千五百食糧軍亦不過千五百輩重者亦不過千百餘皆編戶也頃之又有繼來降者一人問之其辭皆合　四州山寨天設之險　虜以冬十月寒盟遼民樓樓宣司出令使沿邊州郡細民據險相保就其險阨之

所有若天設如武州西有花石峽右有楊家崖成有董家山洺有仇池城
隅有馬嶺堡狄防興趙二原而仇池尤高峙聳拔其形如削而上有良田
百畝可駐萬馬飛泉凡九十有一源大旱可濟也山徑仰空如栅緣雖悍
夫千百攻之巧無所施此山鬱鬱意有異人託之東老謂萬古仇池穴潛
通小有天豈殆然耶　張忠彥兄弟從僞事　賊將副都統張忠彥本陝
西兵官故常事曲端端者邊人所謂威武將軍者也忠彥兄忠孚尤兇從
禍賊紹興初是年建炎四年任陝西路統制見同列進用素觖望會金寇
婁宿犯邊將至熙忠孚即挾叛志忠彥與相諧附即進曰我欲驅州吏北
投州吏肯從我乎忠孚曰兵權在我欲驅州吏驅大最耳獨餘李三行行
未知人意也原本作三字　汝可呼之入李三者乃統領官李彥奇也為人尤悉
庚喜鬭以故忠孚畏之至是因呼果來忠孚即開闔杖劍于膝責之曰汝
欲不當吾劍不若聽吾令不然令不得活彥奇曰統制所以命之忠孚曰
人生共覓富貴豈問南北乎當與汝徑去李亦唯唯從命後數日遂驅官
吏陷逆地同時有年二者亦熙河大將端部曲也既陷虜復歸西夏當權
用事以謀叛為夏人誅死年常須金冠遣將畏之謂之金冠年二云　賊
亮虐用西民民不自聊常曰何日南兵來治我耶凡

民歲輸錢曰門役錢時遣使下郡縣曰天使天使所至立馬戶外索錄曰
立馬錢管事胥吏劉若星大曰了事人有司公事大吏即上下其手士民
饋送曰撞蓋錢又令陝西括馬數十萬分配河東北百姓戶養之怨始入
骨其政日類如此雖欲無亡不可也　白常不肯仕僞　紹興十五年僞
青未微在南將士王四小業白常三人俱在遣中王曾任荊南總管業亦
位將領兩人至賊所即為効力獨常不肯仕曰丈夫死而死耳不能為反
覆士每自梱頭銜曰前熙河安撫使白某虜撒海見之不悅也後欲強官
之竟託疾以免常有治產在德順熙河女真守將惡之大詈曰孰有既臣
我家而尚宋官乎枷禁數十日不為屈又欲籍其產撒海憐而釋之令尚
無恙云　王宏歸順事　宏歸順起於王去惡見劉章　蘭州王宏者本
名家子父陷虜即悒悒思部署徒黨密欲從順會坐事虜帥鎖以地牢凡
十餘年釋之軍興宏即紐蕃族以歸上司命為熙河路統領官權統之役
宏奮曰吾赤手歸明縣官將領不以死報國非夫也即突出部署擊賊望
旂注飛矢如蝟宏不動虜援騎敗去宏叔父某亦建炎初名將也李世輔
知同州欲劫賊皇弟郎君南歸王亦起兵會之事覺誅死其人黑而長邊
將謂之鐵幡竿西人諺曰誰為飛虎將無若鐵幡竿為王發也王明清揮

塵錄明清前年夙底百僚夏日訪尤丈延之譚明清云中興以來省中文
字亦可引證但建炎己酉之冬高宗東狩四明登舶涉險至次年庚戌三
月回次越州數月之間軍事駐蹕之所排日不可稽考奈何明清即應之
曰自昔以來大臣各有日錄以書是日君臣奏對之語當時呂元直為左
僕射范覺民為參知政事張全真為簽書樞密院皆從上浮于海早晚密
衛于舟中省樞密都承旨辛道宗兄弟也各人必有家乘存焉今呂范二
家皆居台州全真鄉里常州若行下數家取索日錄參照則瞭然不遺軼
則矣延之云甚善便當理會繼而延之病矣不知曾及施行否去秋赴官
吳陵舟過茂苑訪一親舊觀其所藏書目得己酉年李方叔正民代言詞
被從行航海所記頗備明清所輯後錄取王顏彥錢穆記錄其間於此亦
有相犯者姑悉存之所恨尤先生不及見之耳其目云中書舍人李正民
乘桴記曰建炎己酉秋七月車駕在金陵初一日下詔奉隆祐太后六宮
外省六曹百司皆之南昌命簽書樞密院事滕康資政殿學士劉珏同知
從衛三省樞密院治常程有格法細務及從官郎吏皆分其半從行八月
十六日隆祐登舟百司辭於內東門閣八月一日內出御筆以國守建康
或趨鄂岳右駐吳越集百官議于都堂群臣皆以鄂岳道遠恐饋餉艱難

又慮車駕一動即江北群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有乃決吳越
之行十三日制以呂頤浩為左僕射杜充為右僕射繼又命杜充以江淮
宣撫使留守建康府松江諸將並聽節制二十四日從官以下先行二十
六日車駕離建康府九月八日行在平江府十一日以翰林學士張守參
書樞密院周望為兩浙宣撫使留平江府初命周望為江南荊湖宣撫使
駐兵鄂州以控上流以頤浩不可離行在乃改命焉十月二日從官以下
先發初五日車駕離平江府十三日行在越州入居府廨百司分寓十一
月二十日知杭州康允之遣人押到歸朝官某人云自壽陽來報金人數
道並入已自采石濟江以來得杜充周望奏報朝廷大駭集從官議欲移
蹕江上親督諸將為迎敵之計宰相侍從同對于便坐或謂且遣兵將或
謂宜募敢戰士以行宰相呂頤浩又自請行議未決退詣都堂午間得周
望奏狀錄到杜充書虜騎至和州信已召王㻞移師南渡杜充親督師詣
采石防守朝廷稍安從官乃請遣兵應援建康又分兵守衢州信州隘路
慮胡騎自江黃間南渡或徑趨衢信以迫行在也二十一日命傳崧卿為
浙東防遏使令召募土豪以備衢信得江州報胡人破黃州由鄂州渡江
向興國軍洪州是日有中使自洪來云隆祐一行已於十一月初八日起

發往處州矣二十二日從官又請對慮胡騎不測馳突請以郭仲荀輕兵三千從車駕至平江府倚周望招韓世忠兵以為援仲荀方自杭來士卒老幼未至易作去計而令張俊兵以次進發既對上以張俊重兵不可留遂決議皆行退命直學士院汪藻草詔曉諭軍兵以迎敵之說乃以二十三日先發兵三千車駕以二十五日起行既至錢清堰宿頓是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又康允之奏人馬已自建康府徑路犯杭州界遂倉猝回鑾二十六日次越州城下從官對于河次亭上議趨四明呂頤浩奏欲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以為不可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多矣二十七日以御史中丞范宗尹參知政事是日早駕請都堂撫諭將士移御舟過都泗堰不克二十八日晚出門雨作自是路中連雨泥淖吏卒老幼暴露不勝其苦命兩浙轉運陳谷瑞沿路排頓用炭一千二百斤豬肉六百斤以給衛士云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明居于府廨朝廷召集海舟甚急監察御史林之平自春中遣詣福建召募海船至是相繼而至朝廷甚喜十一日親從班直百餘人因宰執早朝至行宮門外邀宰相問以欲乘海舟何往頤浩諭以利害乃退上命辛永宗勒中軍盡擒諸班直因之十三日

誅其首者十有餘人並摔隸諸軍以侍御史趙鼎為御史中丞十四日臺諫請對上諭以不得已之意又探報虜人已入杭州劉俊引兵出戰不勝康允之走保赭山詔六曹百司官吏並於明越溫台從便居住於是左右司御營使司參議官皆留十五日大雨群臣欲朝至殿門有旨放散惟宰執入對既退車駕遂登舟至定海宰執從行十六日從官以次行吏部侍郎蘇望之以疾辭不至詔給寬假給事中汪藻乞陸行以從十八日聞有使人至命范宗尹趙鼎復回明州以俟執既至乃前所遣報信使臣而已十九日車駕至昌國縣二十四日遣權戶部員外郎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二十五日早得越州李鄴奏云虜人已在宜興下寨別令人馬自諸暨趨嵊縣徑入明州乃議移舟之溫台是日范宗尹趙鼎回至行在二十六日啓行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僅行數十里云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一日大風碇海中二日北風稍勁曉泊台州港口三日早至漳安鎮駐舟知台州晁公為與李承造皆來上章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是日得餘姚把隘官陳彥報人馬至縣迎擊乃退又得韓世忠奏見在青龍鎮就糧欲俟散人之歸為擊計初命世忠駐兵鎮江控扼後聞胡人自秀石濟師上命追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軍常州呂頤浩請御筆召之上曰

朕與世忠約堅守今聞乃來於是遣中使齎詔世忠聞采石失守已離鎮江府登海舟矣至得奏上優詔答之四日象山縣報人馬至明州張俊為戰守備明州西城外民居盡焚之矣然其意亦欲來赴行在也晚得康允之奏繳到杜充書已在真州與劉位聚兵為邀擊計徐州趙立以師三千來援建康守陳邦光及戶部尚書李梲皆降于虜六日張俊奏云二十九日正月初二日凡敵殺傷相當又得二十八日奏及差人賫到二級上命辛企宗以兵一千赴明策應又出手詔趣杜充趙立劉位激勵使戰以為後圖皆親書示宰執乃遣之而辛企宗不行七日周望奏常州有紅林賊賊衆犯外城知州事周杞守子城以拒賊赤心隊劉晏出戰敗之又言知秀州程俱率官吏棄城保華亭縣又探建康人馬皆焚糧草收金銀稍渡江北去自稱李成人馬云八日張思正奏云張俊出兵擊退虜騎思正與劉洪道李質分兵追躡九日張俊已自台州趨行在意恐金人小衂濟師而來力不能拒爾前此屢奏求海舟朝廷報以方聚集遣行欲其且留明州既得此奏甚以為憂又慮李鄴已迎降虜人以越為巢穴其經營未已也十日郭仲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廣州安置以擅離越州及妄支散錢帛又夜過行在不乞朝見等罪也十二日勝康遣使臣奏隆祐一行已到

虔州前此得信州探報云十七日到吉州又云二十一日有人馬至吉州東岸知州楊淵棄城走朝廷深慮胡人追躡然本謀南昌之行意謂虜人未必侵犯雖離建康日得密旨令緩急取太后聖旨便宜以行後至平江議者乃云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可抵南昌朝廷始以為憂遂命劉光世自淮南移軍于江州以為南昌屏蔽既至而軍中月費十三萬緡知州事權邦彥以用度不足告於朝廷命洪州三省密院應副至十一月中權邦彥乃奏言得東平府故吏卒報其父已身亡遂解官持服朝廷雖遣命起復而邦彥已離郡去及胡騎渡江光世乃言初謂蘄黃間賊寇遣兵迎擊既知其為金人遂回軍隆祐以初八日行胡騎以十四日到城下於是知州王子獻以下皆走胡騎入犯撫州執知州事王仲山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根括境內金銀走洪州送納虜怒其少撫州四縣不及洪州一縣乃知信州陳机探報也十三日劉洪道奏金人再犯境上遣兵拒之及陳彥在餘姚屢獲首級及稱李鄴並無關報文字然台州探報越州並於散把隘人兵及管待虜人與之飲燕又命父老僧道赴杭州知其必迎降矣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執胡人一名至行在戮之知邵武軍張翬奏有光澤縣弓手同胡人一騎至軍稱有大軍千餘人繼至已行斬首於是福建

諸州皆震恐知福州林遹奏乞遣兵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乃命集英殿修撰程邁代之十五日胡人舟犯餘姚朝廷欲遣張公裕以海舟數千載兵抵錢塘江下燒爇胡人所集舟船衆以公裕素不知兵又慮海舟反爲胡人所得皆以爲不可十六日雨雷發聲十七日劉洪道人兵以十三日一使水陸並進直至城下洪道與張思正皆引兵出天童山先是李贊已種趙台州朝廷方見三官令還四明已無及矣又聞南昌胡騎入潭州而洪擁建昌之間稍稍引去建昌通判晁公邁申光因出城招集民兵以軍事付訓練官承信郎參廷世凡八日而回廷世拒而不納十八日移舟離章安鎮始張俊既移軍朝廷議分遣其將領率兵應援明州上不欲遣乃止謂此時駐蹕之後資以彈壓蓋行在諸軍並皆精甲全裝稍整齊兩又批令劉洪道等皆退避其鋒然議者皆慮明既失守則海道可虞而行在必不敢安也十九日晚雷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洪門二十一日泊溫州港口二十二日余被旨奉使江湖問安陰祐官自後不復記錄聞行在已駐溫州矣已上李所記云明清又聞是歲越州郡守李鄴既以城降通判曾忘焉賊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獨乳婢抱一嬰兒獲免有宣教郎知餘姚縣李穎士者募鄉兵數千列其旗幟以捍拒之賊既不知其地勢又不測

兵之多寡爲之小却彷徨不敢進者一晝夜賊是大駡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詔特贈恵直秘閣命其弟忞子寀以官穎士遷兩官權通判州事時又有宋輝者爲大漕治事秀州之華亭縣聞龍艘已涉巨浸即運米十萬石以數大舶轉海訪尋六飛所向至章安鎮而與御舟遇百司正闕績食賴此遂濟多事之際若二人輝興穎士者亦可謂奇績而恵之忠節皆恨世人未多知之穎士字茂實福州人登進士第紹興中爲刑部郎中輝字元實敏求之孫後爲秘閣修撰知臨安府恵南豐先生之孫寀即所逃嬰兒也嘗知南安軍輝歷後録宣和中燕諸王于禁中　高宗以困於酒倦甚小偈惺次徽宗忽詢康王何往呼左右告以故徽宗牽其所視之甫入即返驚愕默然內侍請于上上云適偈簾之次但見金龍大餘蜿蜒攜上不欲呼之所以亟出歎息久之云此天命也賊是異待焉趙士㦤者云高宗審詰呂頤浩云朕在宮中每天下奏案至莫不熟閱再三求其生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諭刑寺官凡於治獄切當留心勿草草頤浩再拜賀即以上旨諭之長安禮底恭云曹功顯勛語明清云昨從徽宗北狩至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爲康王再使虜中欲就鞍時二后泊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者見四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上體

婢指示衆雖不見然莫不畏肅后即悟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相令陷虜中愈當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止更令奏上亘厥崇奉以答景貺。高宗復駐蹕臨安即詔於西湖建觀象設以祀甚爲壯麗又云后未知上即位密用象戲局子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以手加額喜甚即具奏徽廟大喜復謂后曰瑞符昭應異常可無慮矣　王廷秀字穎彥四明人靖康初以李泰發薦爲臺屬高宗即位擢登言路著書號閱世錄其中一條載明受之變甚備蓋其所目擊是時宰輔如朱呂二張俱有記錄矜夸復辟之功悉皆不同有如聚訟不若穎彥之明白無偏今錄于左　建炎己酉三月一日宣麻以朱勝非爲相罷葉夢得左丞王淵自平江來上殿對畢除簽書樞密院既受命之次日有旨只依兩府恩例不預省事四日廷秀入對以初除察官未經上殿故也五日入起居畢復宣麻殿門即閤外變宮門已閉廷秀與察官林之平同宿留於翰林院前翰林院以臨安府使院爲之久之入學士直舍李邴爲內翰從官王綯孫覿都司業份亦在少頃聞宣宰執云苗劉兵殺內侍且欲必得康履曾擇藍珪有一閹走入學士院自刎不死卧前廁閣駡卿

樓軍士山呼康履走入內中步軍太尉吳湛尋捕得於小亭仰壓上擒以付苗劉即時斬首擲之宣諭以內侍有過當爲治之二將與轉官其下對我等若欲轉官祗用牽兩疋馬與內官何必來此已而復召侍從百官廷秀從諸公上樓見上坐金漆椅子宰執從官并三衙衛士百官皆侍立左右樓下兵幾千數苗劉與數人甲胄居前出不遜語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歸來不知何以處此語乃陳東應天上書中有之故二兇狀以貪利欲上爲內禪之事宰相從百官出門下委曲諭之使退不從左右言請太后出處分於是上遣人請太后久之太后乘黑竹輿從四老宮監至樓上令儀鸞司設帷幄垂簾置坐不能具止坐輿中傳旨下諭亦不肯從又肩輿至門下太后在輿中親宣諭且以上仁孝曉夕思念二聖勵兵選將欲復讎雪恥太尉等皆名家不須如此二兇抗言必欲太后輔太子聽政太后曰以太平時此事猶不易況今強敵在外太子幼小決不可行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委諭久之堅不從太后復上樓上白事於竹輿前言事無可奈何須禪位太后未允又令與百官同議自朱勝非以下皆不敢出言獨有一著緋官員進前曰陛下當從三軍之言衆甚駭之時有杭州通判章誼面折之曰如何從三軍之言其人逡巡無語上亦怪而問

其姓名。自陳云，朝散郎主管淛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上顏翰林學士李那，令草詔，那乞上御札，取紙筆就椅子上寫詔，以金人強橫當退避云云，寫畢，令持詔下宣示二兇，兵退，上亦徒步歸內，中時已未刻，百官方出見道傍臥尸枕藉，皆內侍也。是日凡宦者非入直在內，皆為其所殺，而財物盡劫取。明日太后垂簾，朱勝非辭疾不出，太后使人宣召，又令執政親往府中召致之。太后復遣老官監宣諭，乃出，自是二兇更至朝堂道問傳呼，都統太尉從以強虜，兇焰可畏，行者開道避之，道胥安肅惟意所欲。初一劄子凡十事，如改元請上徙外宮之類，宰執委曲調護，其中有甚不可行者，八日，遂改元明受。張浚自平江遣士人馮轓來議，欲以上為元帥領兵，移書痛責二兇。二兇諷朝廷以尚書召張浚，不從，又拜韓世忠節度使，除張浚秦鳳路總管，使領兵歸，不從，復降麻，建節度使知秦州，遣人賫麻制，被二人二人械其使送平江獄，又欲起兩浙新舊弓手之半赴行在，廷秀入跸止之。時呂頤浩、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同議，引兵問罪，復辟。又加康允之待制，劉蒙直閣，吳說金部郎中兼提舉市舶，小人鼓動，乘時求差遣而得之者甚多。有范仲熊者，轉運判官沖之子，祖禹之孫也，嘗陷虜，逃歸，日與二兇交遊，其賓客王世修、張逵、王鈞甫為姦，者皆歸罪五日之事，仲熊實興聞。至是二兇諷顏岐薦上殿，除省郎，言凡臺諫章疏乞寢姓名行下，其意蓋欲言者懼二兇不敢斥言其罪。十六日，上出睿聖宮，以顯忠寺為之也。內人六十四人有與通二兇，遣人偵伺，恐匿內侍故也，擒到內官曾擇，太后降旨貶嶺外，既行一程，復追回斬之，亦二兇意也。又欲以其親兵代禁衛守睿聖宮，挾天子幸徽宣并浙東，宰相曲折諭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以安其反側，頤浩等領兵以嘉禾。二十五日，召百官聽詔書，大意云狄人以睿聖不當即位，兵禍連年，今當降位，為皇太弟兵馬大元帥，嗣君為皇太姪，皇太后臨朝聽政，退避大位，務在息兵。在廷愕然，廷秀與中司欲留班論列，以臺諫唯廷秀與鄭瑴二人，遂不果，就退。睿聖宮立班，久之，上御坐起居，罷，宰執上殿，奏事議論，幾數刻，傳宣令百官先退，仍云已會得，復聞上語宰執云，若此傳之後世，豈不貽笑哉。次日早，鄭瑴入對，且言既降位號，則乘輿服御亦皆降殺，豈將易赭服紫邪，當夜歸亦作奏狀，令吏寫，亭午方畢，即進入。未後太后宣召同中丞對簾前，宰執皆在，鄭瑴對乞次召廷秀，太后云今日之事且因臣下有文字，宰執商量且欲睿聖皇帝總領兵馬耳。廷秀對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二君一

朝降兩朝位號也。太后乃云必是殿院不曾見諸人文字，相公可同殿院往都堂看前後文字，便見本末。既退，即隨兩府至都堂，朱勝非、顏岐、王孝迪、路允迪、張澂皆在坐，朱相自青囊取文字數紙次第以示，最上乃特服人奉議郎宋那書，次即張俊奏言睿聖皇帝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下數紙不暇詳觀，其間亦有士人上書者，意皆畧同。廷秀語朱相云，此事朝廷當有善後計，但天子位號欲降於理未安。廷秀既當言責，不敢嘿嘿，章疏言語狂直。朱曰公為言官，自當言責，蓋章疏中有及大臣者，復語諸公曰，昨日之詔不可布于外，必召變。而張澂云，若以五日時事勢，豈爭此名位耶。張欲行詔，出廷秀請少緩，明日鄭瑴入章引舜禪禹而親征有苗，唐睿宗上是天戒禪位太子而大事自決，用其議，遂寢。二十五日，詔書鄭瑴遂遷西掖，以中書舍人張守為中丞，頤浩等會兵，剋日將至，兇徒氣挫，乃使王世修與宰執議天子復正，往來數日，四月一日辰時降旨，召百官睿聖宮起居，門外侍班次見宰執，遣吏來問，戶部尚書孫覿借金帶，至班次，忽有戎裝紫衫帶子也。官員級從官班，問之，乃是王世修，方除工部侍郎，賜袍帶未至，先令綴班，方悟假帶之繇，蓋自渡江後宰執從官並繫犀帶，今此異數，用安反側。世修王能甫之姪，前此遣人知鄭州滎澤縣，虜兵偪不曾到而是邑全，李綱特與改官，遂為苗傅幕賓。午後上出百官起居畢，即上馬，百官捲班先行迎於內東門外杭州大[illegible]常[illegible]節在大[illegible]之北，至是世修具袍帶，明日有旨正朝，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使其避張韓之兵，别路而往，又須制賜鐵券帶礪之誓。三日，聞韓將前軍至臨平，為二兇設伏擒殺。四日夜，二兇拔寨道餘杭門出，轉龍山縣富陽而去，明日韓將劉兵皆入，以張俊簽書樞密，頤浩右僕射，朱勝非知洪州，張澂知江州。韓將遣人擒王世修鞫，始謀并拘其妻子。有旨令劉光世處斷，晚有文字至臺中，差察官就審實，朝廷亦恐諸將鍛鍊非實情也。是時察官唯陳戩獨員，將臺吏并司獄至光世寨，取王世修，嘗與二兇語，閹官恣橫而劉允族之上，自揚州奔播過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為樂，至杭州日，群閹游湖山，世修以劄子示正彥，憤然曰，公甚忠義，要須與公協力同去此輩，俄又聞王淵為樞密，愈不平，苗劉乃與世修等謀先斬王淵，然後殺內侍，議已定，初四日，部分兵馬，且使人語淵云，臨安縣界有強盜欲出擒捕，五日早令世修伏兵於城西橋下，俟淵過即捽下馬斬之，繼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然後領兵伏闕請罪，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依所招具奏，明日戮之於市。吳湛以輔二兇領中軍寨於官

門前中請除宰執侍從餘人悉於中軍寨門下馬使悍卒持挺詰何至闕擊從人損壞輿轎廷秀兩章引皇城司格令并律文闌入法理會僅以章行而悍將復匿之而不出廷秀以臺中被受榜於皇城司前軍士方少戢至是湛亦戮馬并貶王元左言皆貶即以當日坐視二兇之悖不畧詰何故也六日廷秀對踈言錢塘非可居當圖建康爲暫都計上亦知此非處一章言王世脩等及康允之劉蒙吳説范仲熊請至論仲熊事上甚怪之乃曰范仲熊莫不知是對曰臣不知其他但在宣和末進用實出梁師成門下又入文字言希孟上初怒甚使欲易者宰執言此當自有論列故廷秀章上延貸希孟流嶺南而貴諸兩官　顏彦又記　高宗六龍幸海事云己酉十一月駕幸會稽覘者報虜人分兵渡江一自采石入建康一自黄州過興國軍渡采石者杜充兵要擊於中流小捷奏乞上請親征二十五日駕起會稽至錢清聞虜人十九日已渡大江二十六日駕自錢清回明州避虜十二月七日至明侍從百官皆散唯宰執從行留張俊軍于越辛企宗領中軍李質領禁衛護從士卒不滿數千泉福州海船皆至廟堂即爲航海計衛兵不欲行九日遂群噪欲狙擊宰執十一日以張思正兵索城中猾亂者戮其爲首數人餘分隸五軍以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

知明州與張汝舟兩易十六日早上自府衛出東渡門登舟十八日御舟泊定海縣二十日參政范宗尹入城探報十六日已陷杭州大肆焚戮宗尹即回從駕張俊以所領軍自越來明知越州李鄴遣兵邀虜於浙江三捷既而衆寡不敵鄴遣人賫書投拜虜人按兵入越俊兵在明秉賊先而恣掠鹵時城中人家少遷出城以清野爲名環城三十里居民皆遣其焚劫或以金帛牛酒餉之幸免與紛爭則殺之有城南湯家子光毆其卒卒走嘯衆來痛擊妻死積稻稈蔽之兵去人或救之者尚活而膚躰已焦裂少刻而死二十七日虜引兵自餘姚道藍溪入黄劉車廐直抵湖塘分屯於湖中田舍二十八日俊引兵禦之小却於是虜人自城下呼請遣人來寨中議事明日俊遣姓徐人抵虜寨虜因釋甲與語欲如越官吏投拜拒之自後相持不敢動正月二日午間西風虜兵乘之扣西門時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擒甦二酋虜奔北墮田間或墜水勢當追而蹙敗之而俊亟令收兵要之得失畧相當僅能却之而已且張皇奏凱而累勲其後肆青文云郢水勦絶其太半蓋謂是也其夜虜兵拔寨西去俊遣人候伺知虜人駐餘杭治攻具請於臨安之大酋益兵將復來俊托以上旨召扈從八月盡起其衆入台行甚速而李質亦以班直繼行思正千餘從

屯江東而質思正洪道猶遇從夜飯城中居民出者已十七八有士人準衆叩洪道馬首願留以禦賊洪道紿曰予當數剋敵而賊若等事無慮復下令民遷城外者得取其家之什物儲峙於是舟入城者數千㪅洪道擇其大者留供官虜取公使高麗兩庫金銀器皿餜壓之而實於麁輿帑藏備張戰之海舶而洪道所將精卒僅千人横肆來亂剽掠州人怨之十三夜洪道微服出城既過東岸恐人追襲乃使盡撤浮橋之版居人扶攜沿經宿而渡卒復邀奪其所賫擁排過抑墜水者數千哀號震天地城中惟崇節作院廟軍與無賴惡少僅千人以監甲伏使臣并監酒務李木者將之凡此皆欲使伴賊不至掠取公私之物者十四日虜果復至營廣德湖舊寨前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填塹十五夜植砲架十餘對西門十六日以數砲碎城樓守者奔散奏東南縋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奔起村落者與賊遇由是逾州之境深山窮谷平時人跡不到處皆虜人搜剔叢榛如探巢取卵殺掠不可勝數既而破定海以舟絶洋劫昌國縣復欲攻象山縣至碕頭風雹大作俗謂特碕海道最險處也遂回大率自正月十六日陷明州至二月三日方去其酋長請於長安之大酋大酋乃四太子云捜山檢海已畢其明州取指揮報云依揚州例畝自二月初遣人四

面放火城中惟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得存虜人既去城外群小以船盜取公私錢物而村落凶頑殺人攘劫毒甚於虜州縣官逃避未遇有蔣安義張解者受虜人偽命蔣爲安撫張爲通判且授安義以兩浙運司印一紐安義遂領州事繫衙出牓自命其子知鄞縣獻不逞以攘取十二日慈溪縣令林叔豹領鄉兵入城見安義奪其印遣虜人十二人在開元寺病不前者叔豹誅之十六日通判蔣廙自象山郡官稍稍繼至洪道亦自台回至奉化縣言已受命制置浙東且緣糧料兵遂之越不知傅崧卿前此已收復也洪道留奉化縣比向日誅求益甚而所將精卒暴横而肆已人蔣璉凶悍人也前此群聚防守幸虜兵不至自以爲功方肆强梁會洪道卒而有毆其黨者一夕獻引數千人圍岳林寺欲縱火而殺毆人之卒不得已取其卒杖流之乃定洪道既入城與張思正縱其麾下斵民居害藏逃遁之家偶脱死鋑餓甚矣歸故址取其藏給朝夕則群卒強奪之雖焚餘榱橀藩籬可爲薪者人不得有公遣數百輩持長竿大鈎捞摭河陂池井間謂之闌遺錢物輸公十不一二洪道復苛配强斂併得四萬緡獻之行朝欲蒙失守之罪三月十二日乘輿自温航海至明時州邑已焚蕩丹由城外徑之越因言者罷洪道以向子忞知明州顏彦家居四明

之海濵宜知其詳　建炎己酉　高宗駕駐蹕于建康閣中擒苗傅劉正
彥獻俘于朝權車駕百兩先付之大理獄將盡尸諸市子棠語對以陳云
在律俱當誅死然其中婦女有願貫及函掠以從者倘戮之未免無辜願
賜末䘏上矍然曰卿言極是朕思慮之所不到即詔除二兇妻子之外餘
皆釋放歡呼而出揮麈第三録逆亮簒位之後偶因本朝遣使至其闕庭
有畏讋者遂有輕我之心即謀大舉命刷以北人為兵欲以百萬南攻止
得六十七萬以二十七萬侵淮東敵劉信叔亮以四十萬自隨由淮西來
與王權相遇而王權之衆不能當在和州對壘權盡遣渡船過南岸與其
衆誓云國家養汝軰許時政要今日以死上報衆皆唯唯兩軍壁壘不動
權以二三腹心自隨手執諸軍旗號戒諭諸將云不可妄動且看虜軍有
陣腳不固不肅者看吾舉逆軍旗號先舉動虜軍數重之內有紫傘往来
傳呼者莫知其意虜軍先来犯陣遇大兩遂退復駐軍于舊寨無一不肅
諸將逆語權云虜將如此我軍如何可戰權云諸公不可說此語今日正
當報國之時宜盡死于此不可有一人異議諸將云太尉欲與諸軍死此
邦將甚軍馬與國家保守江面權悟其言遂言當從諸人議往南岸叫船
渡軍馬還與國家保江卻自往朝廷請罪又與諸將計筭軍馬渡江有殿

後者必為虜騎所追命損折一軍半人馬又要一將殿後統制官時俊云
願為殿後保全軍馬過江衆服其勇王琪是馬護聖馬軍統制亦同行云
所部軍馬乃亲上親隨太尉不可失卻也一人一騎遂令護聖馬軍先渡
諸軍次第而濟虜騎果下馬来襲時俊髀手當之幸所失不致如筭之數
諸軍遂就采石各上戰艦以備虜人擢為樞密行府押詣朝廷竄于海外
逆亮築臺江岸刑白馬祭天自執紅旗麾諸軍渡江行至中流為采石戰
艦迎敵時俊在舟中令軍士以寸札弩射虜人赴水者多盡皆退走亮知
江岸有備遂全軍過揚州軍士奏憧木及登岸虞丞相允文以參贊軍事
偶至采石遂與王琪報捷于朝虞自中書舍人除兵部尚書自此遂東眷
知琪除正任觀察使諸將在江中獲捷者亦皆次第而遷水軍統制盛新
功多而獲賞寂輕壹鬱而死建康采石軍士至今憐之次年春初明清從
外舅起帥合肥道出采石親見將士言之直書其語不復潤色以文云揮
麈餘話建炎己酉以葉夢少蘊為左丞纔十四日而為言者所攻而罷其
自記奏對聖語備列于後一日進呈知婺州蘇遲奏乞截年額上供羅聖
訓問祖宗額幾何臣等對皇祐編勅一萬匹問今數幾何臣等指蘇遲奏
言乎羅婺羅花羅三等共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匹聖訓驚曰苦哉民何

以諶臣等奏建炎赦書諸崇寧以後增添上供過數非祖宗舊制自合盡
罷今遇來乙歲一半聖訓曰與盡依皇祐法臣等奏今用度視祖宗時不
同卻恐歲太多用度不足即不免再拋買或致失信欲且與減二萬疋并
八千有零數臣等奏陛下至誠卹民可謂周盡聖訓復云如此好事利益
於民一日且做得一件一年亦有三百六十件臣等退御筆即從中出曰
訪聞婺州上供羅舊數不過一萬疋熙寧以後積漸增添幾至伍倍近歲
無本錢皆出科配久為民病源可矜䘏今後可每年與減貳萬八千匹并
零數者為永法仍令本州及轉運司每年那融應副本錢足備臣等即施
行　車駕初至臨安府霖雨不止一日臣等奏事畢因言州治屋宇不多
六宮居必隘窄且東南春夏之交多兩蒸潤非京師比聖訓曰亦不覺窄
但卑濕爾然自過江百官六軍皆失所朕何敢獨求安至今寢處尚在堂
外審候將士官司各得所居遷徙之人稍有所歸朕方敢遷入寢臣等皆
言聖心如此人情孰不感動車駕始至臨安府手詔郎官以上悉皆許薦
人材蓋特恩也一日進呈侍從官等奏狀聖訓諭臣等曰今次所薦人材
不比已前當須擇其可取者便擢用之乃命並召赴都堂審察翌日復命
臣等曰郎官等所薦士不若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早朝退過閣請

處章奏未嘗閱令後進膳罷令後殿引見及晚朝前皆可引三班庶僚欵
曲臣等奏但恐上勞聖躬若陛下不倦接見疎遠搜訪賢能天下幸甚於
是再批旨行下一日初進對聖訓首言陳東歐陽澈可贈一官并與子或
弟一人恩澤始罪東等出於倉猝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使
士庶皆得言事當使中外皆知此意臣等即奉詔言甚善聖訓復曰馬伸
前此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曰聞伸已死聖訓曰不問其死但朝廷召之
以示不以前責為罪之意乃問伸自何官責臣等皆曰自衛尉少卿聖訓
可復召為衛尉少卿臣等奉詔而退東等於是皆贈官及與子或弟恩澤
一人并詔所居優卹其家　進呈湖州民王永從進錢五十萬緡佐國用
臣等言戶部財用稍集亦不至甚闕聖訓曰如此即安用徒有取民之名
卻之或曰已納其伍萬緡矣令卻之則前後異同聖訓曰既不闕用可併
前已納還之仍詔令後富民不許陳獻臣等皆言聖慮及此東南之民聞
風富益感悅一日聖訓諭臣等言過江器械皆散亡甲所失尤多朕每躬
擐甲胄閱武於宮中以勵衛士乃知舊所造甲有未盡善如披膊皆用鐵
臂射幾不可引以當胃緩急如何屈伸今皆親自裁定損益與舊不同極
使於施行令兩浙路諸州分造甲五千副一以新様為之臣等皆言陛下

留意武事前所未講盡經聖慮此前史所以稱漢宣帝器械技巧皆精其能劉退內出新樣甲一副示臣等舊轉肘鐵葉處皆易以皮屈伸無不利便他皆類此其後陳東歐陽徹俱贈秘撰各有官其二子仍賜田千項朱子語類僩問趙忠獻張魏公當國魏公欲戰忠簡欲不戰忠簡以為劉豫机上肉耳然豫挾虜人以為重今且得豫遁虜人我之禍猶小若取劉豫則我獨當虜人難矣魏公不然之必欲戰二策孰是先生曰忠簡非是殺得劉豫了又却被當虜人有何不可又云劉豫亦未便是机上肉在若以趙之才恐也當未得那机上肉在他亦未會被你殺得只是胡說若真个殺得劉豫則我之勢益張虜人自畏矣何難當之有虜豺狼犬羊也見威則畏見善則愈肆欺侮若自家真个曾勝劉豫殺得一兩番贏他便怕矣靖康以後自家只管怕他與之和所以他愈肆欺侮若自家真个能勝劉豫他安得不懼虜禽獸耳豈可以柔服也嘗見征蒙記李氏之子某從兀术征蒙國因記征蒙時事云兀术在甚處淮上二士人說之曰今韓世忠渡江遺棄糧草甚多若我急往收取資之以取江南必可得也兀术然其言遂急來淮上則空無所有蓋韓已先般輜重糧草歸而後抽軍回也彷徨淮上正未有策而糧草已竭窘不可言先已敗於劉錡錡在順昌府扼其前進退不可遂遣使請和兀术謂其下曰今南朝幸而欲和即大幸不然即送死耳無策可為也遂下又不令知狼狽如是若知之以偏師臨之無遺類矣是時雖稍勝然高宗終畏之欲和因其使來喜甚遂遣使報之欲和兀术大喜遂得還是兀术不可望和自以為必死其遣使也蓋亦謾試此間耳可惜此機會所以後來也怕一向欲和又云劉信叔在順昌府一勝是時劉以孤軍在順昌兀术來伐諸將皆欲走信叔曰不可我若走則虜人必前拒我襲在後必無遺類若幸而得至江則諸將盡扼江上責我以擅棄歸之罪亦必盡殺我決無可生之理不若堅守此城與虜人決勝負庶幾死中可以求生也某嘗說廝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腳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遂據城與虜人戰大敗虜人兀术由是畏怯若非錡順昌一勝兀术亦未必便致狼狽如此之甚信叔本將家子喜讀書能詩詩極佳善寫字後來當完顏亮時已自老病緣其姪劉玘先戰敗遂至於敗　僩因問當初高宗若必不肯和乘國勢稍振必成功曰也未知如何蓋將驕惰不堪用僩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為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向前廝殺先生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

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權着周世宗蕭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拳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是夜因論為政不得罪於巨室語及此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卻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有可用者先生云他本將家子云云張魏公撫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虜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報趙忠簡公是時趙鼎為相折孝質為樞密折助之請樞密府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知大怒遂趕回劉光世出榜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驕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呂安老往董其軍及呂安為瓊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相遂復舉劉光世為將使是事都算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後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某觀之必竟魏公去得光世是而趙所為非豈有虜人方入你卻欲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云云又言諸將驕橫張與韓軼與高宗密敵二人得全岳飛軼蹤高宗又忌之遂為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算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聞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置得界好正抵當得虜人住大功業成而主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召公還慎勿違上意韓再三嘆息以為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命士卒東裝即日為歸計魏遂渡淮兀术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某來時韓世忠正治疊行即日起離矣兀术再三審之知其然遂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术大敗魏良臣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紿己乃得免　問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因說靖康之禍云云終始為講和所誤虜人至城下攻城猶說講和及高宗渡江亦只欲講和問秦檜之所以力欲講和者亦以高宗之意自欲和也曰然是他知得虜人之意是欲厭用兵也當初自虜中來時已知得虜人厭兵故這裏迎合高宗之意那个又投合虜人之意虜人是時子女玉帛已自充滿厭足非復曩時長驅中原之銳矣又被這邊殺一兩陣怕了兼虜之創業之主已死他那邊兄弟自相屠戮這邊兵勢亦稍稍強所以他亦欲和　趙丞相亦自主和議但爭河北數州及不肯屈膝數項禮數爾至秦丞相便都不與爭趙丞相是西人人皆望其有所成就不知他倒都不進前庚　問中興賢相皆推趙

忠簡公何如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摹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按王庶云見燕書和議文字到胪頁云契勘臣前項所上章奏及與王倫議實有妨嫌今若不自陳剖則又如趙鼎劉大中輩首尾兩端於陛下同事何為使當國久將來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些計較如嶽帶繂呼獵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檜之樣老草地和了後來秦檜之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為詞貶之却十分送个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汲汲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如自平江弔都建康張德遠極費調護已自定疊了只因酈瓊叛去德遠罷相趙公再入憂慶過計遂決還都臨安之策一夜起發自是不復都金陵矣問酈瓊之叛或云因呂安老折辱之不能安遂生反心如不親坐廳供乘簾審覆以受其參之類恐無此等事曰此亦傳聞之過又問當時皆歸罪魏公以為不合罷劉光世故有此變曰光世在當時貪財好色無與為比軍政極是弛壞罷之未為不是但分付得他兵馬無着落又云此事似不偶然如虜人廢着劉豫不臣但無人敢問着他至此也重兵淮上方謀大舉以伐劉豫忽然有此一段蹊脫遂止人云如呂安老才氣偏自過人觀其議論甚精確問酈瓊叛去之後聞亦不得志于虜曰虜人後來亦用他

為將他初叛歸于劉豫虜人却疑豫擁兵大張或疑與我為内應遂有廢豫之謀酈瓊叛了張浚所實紹興七年秋八月便瞞得劉豫令人慶其叛判逆虜偽齊其將有云刧謂李顯回之中其將則不能為於了之反非寧而以此大亦戍齊衆也豈偶然哉問靖康之禍若得如前輩之賢者一二人莫可主張否曰也難主張胡文定謂龜山云使當時若早用其言也須救得一半他這說得極公道道大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以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撓後既無粮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為飢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直是如此按萬卓録有許暴今附云因言靖康紹興間事曰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高宗初興天下多少人才自是高宗不能真擧而用之未說士大夫只盜賊中是有幾个人才朝廷既不能用皆散而為盜賊可惜可惜宗澤在東京然招收得諸路豪傑盜賊力請高宗還都汴以圖恢復被汪黃讒譖一面放散了皆去而為盜賊當初高宗能執宗澤李伯紀果須有些進步處所以古人云萬一有背任

予一人恠他不得你既不能用他又無粮食與他喫教他如何得其勢只得散為群盜以苟旦夕之命而已其中有多少人材可惜可惜問今日事因及石子重是以其官召者時為福州撫幹因史直翁爲被召如廟堂不肯休須着去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亦濟得甚事因舉孟子言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又舉了翁云在彼者是舉爾所知在我者是為仁由己遂言靖康初張邦昌僭位呂舜徒為門下侍郎當時有言他人不足惜只舜徒可惜者胡文定記其事云舜徒雖為邦昌官却能勸邦昌收偽赦迎太后垂簾皆其力也其人云終是難分雪文定記此只到終是難分雪處便住更無它語問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時當時若無梁公更害事曰梁公只是為得張柬之數人它已先死如梁公為周朝相舜徒為邦昌官皆不可以訓伊川論平勃謂當以王陵為正是也如舜徒輩一生踐履適遭變故不幸有此事令人合下便如此却不得痛癢閑評余嘗謂高宗乃太祖之後身也曲洧舊聞載五代間有一狂僧謂人曰汝等望太平須待定光佛出世既而太祖即位當時之人莫不以為定光佛至丙午年春有宗室婦趙居許下忽夢梵僧告曰世且亂定光佛再出世矣子有難當日誦千聲可免是年高宗即位則知二帝皆定光佛無疑而洎宅編又載

豬頭和尚為定光佛而太祖屬豬高宗亦屬豬已云異矣余家宣政間以光大父為郎曹方留京師聞高宗聖體天材穠粹過人遠甚人皆以小太祖目之又況太宗在周朝為歸德軍節度使後遂改歸德軍為應天府即南京也高宗亦即位於南京以至太祖上仙之歲在亥月高宗亦以亥月上仙每事皆同如此故余獨謂高宗誠太祖之後身焉嘗試思之太祖之所以再出世者紿天命也其意深且遠矣蓋自五代之君多以幼沖而嗣位其國祚往往皆絕無長久者太祖既受禪杜太后獨憂之至其臨終勸太祖兄弟相繼而立命趙普作為誓書置之甚詳姑立太宗未立太祖之子魏王懼有五代之禍也至太宗時秦王已薨矣後太宗復欲立太祖之後為趙普者乃云昔太祖已錯陛下豈宜又錯遂竟立真宗迄遷至于高宗前後八世皆太宗之後若高宗之子魏公尚在則天下他日仍歸太宗之後矣豈不重負於太祖乎故天復令太祖再出世為高宗者是矣高宗皇子魏公已夭不免别求聖嗣而立之而壽皇乃秀王之子正太祖直下諸孫壽皇即位天下於是復歸于太祖之後使天不令太祖再出世為高宗者復求壽皇以立其誰能以天下復歸于太祖之後而謂高宗非太祖後身可乎此事余每以為然他人無有能知之者獨恨身微言輕不能一

諸朝廷顯明之故，聞識其事，使後世皆知本朝二帝事體如此，亦非偶然者耳。庚申，宋趙太祖以庚申受周禪，改元建隆。高宗中興，遷都臨安，亦以庚申建國。自秦漢以來一百三十六帝，惟梁武帝得八十三歲，本朝高宗聖筭亦八十一矣。武帝壽數雖高，然末裔遭侯景之亂，狼狽而死，又何足貴耶。而高宗當天下承平之時，其年甫六十，乃以萬機之務盡付之壽皇，方且陶冶聖性，恬養道真，所樂者文章字畫琴棊書畫而已。若其他子女之奉，聲色之娛，初未嘗留意。此所以五福兼全，獨過八旬之壽。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苟非胷中有大過人者，詎能至此乎。然則庸常之人，其可以情欲累其身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三十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三十　二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陳大言

圈點監生臣喬承華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九

一送

衆

四衆

佛書大藏一覽集四衆 在家二衆優婆塞優婆夷出家二衆比丘僧比丘尼 塵勞迫迮猶牢獄 法門寬廓若虛空 要集擧涅槃云 在家迫迮猶如牢獄一切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 依字函第四卷 法苑擧婆沙云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車馬等物唯增貪求無有厭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家是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息覺觀相續家是苦性如寃詐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鬬亂共相違諍家是多瞋呵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衆苦馳求守護家是顚倒貪著假名家是伎人種種妄飾家是變異貪必離散家是假借無有實事家如朕夢富貴則失家如朝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如棘叢欲刺傷人如是等患不可具載是故在家菩薩當如是觀知其家過妻子眷屬一切財物不能作救作歸非我善友宜當捨之 書字函第二卷 一朝暫掛福田衣 多劫不經諸苦趣 要集擧大緣經云以一日從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出家偈曰流轉三界中恩愛不能脫棄恩入無為真實報恩者 依字函第四卷 四十二章經云佛言除鬚髮為沙門受道法去世資財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一宿 詳字函第七卷 要覽擧五德福田經云一者發心出家懷佩道故二毀其形好應法服故三委棄身命遵崇道故四永割親愛無適意故五志求大乘為度人故 三千威儀經云出家人所作務業一者坐禪二者誦經三者勸化衆事若具足作三業者是應出家人法若不行者徒生徒死唯有受罪之因 投字函第七卷 若乃為僧若受戒 不事神天不拜親 要覽擧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合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 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衆不敢希求受五戒者禮如國君至尊亦不求比丘禮拜懼損福德及壽命故 恨字函第二卷 要覽云父母返拜者以其出世而為禮抑文拜其法服戒體故也 本起經云父王淨飯禮佛足者 又摩耶經云摩耶佛母長跪佛前五體投地而說偈言稽首頭面禮無上大法王 能受出家并勸首 起於造塔與餘功 出家功德經云佛說自出家受人出家勸人出家所得功德勝布施等一切功德以諸功德中此功德為上 又云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 又如起七寶塔高至三十三天不如出家功德 甚字函 愛道出家初不聽 阿難再請乃方容 大愛道白佛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佛言且止無樂 去聲 以女人入我法中服我法衣者當盡壽命清淨潔已究暢梵行無邪念心空寂為樂時大愛道即復哀求願佛見度如是至三佛不聽之退於門外淚出如雨自悔惡態有八十四達亂丈夫使夫道德天下男子無不為女人所惑者佛知深諦故不度爾阿難即為白佛我從佛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今大愛道居家有信曉知無常自審欲態深知已諦今欲出家願佛許之佛言止止所以者何必庶清高之士故譬如族姓之家生子多女少男者當知其家欲微不盛今使母人入我法律必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佛言阿難是大愛道多有善意於我有大恩我生七日母亡育我我令成佛念彼恩重假使母人作沙門者有八敬法當盡形持一者比丘持大戒女人比丘尼當從受正法不得輕慢調戲故二者比丘持大戒半月以上比丘尼當禮事之無亂新學之意三者比丘比丘尼不得並居同止四者自相撿校若有邪語受而不報聞若不聞見若不見五者自省過惡不得高聲大語現其欲態六者得問比丘經律之事不得共說世間不急之事七者若犯法律當於半月請衆懺悔八者比丘尼雖百歲持大戒當處新受大戒比丘下坐謙敬作禮是八敬法盡壽行之聽為沙門 吾佛正法千年久 尼母為徒減半長 又云佛之正法當住千歲興盛流布廣度一切今以女人為沙門故減五百歲法稍衰微所以者何女人有五處不得作沙門何等五處不得作佛不得作轉輪王不得作梵天王不得作天帝釋不得作魔天王如是五處丈夫得作復次女人譬若毒蛇人雖殺之是蛇已死復有人見心中驚怖如此女人雖作沙門惡露故存一切男子為之回轉令不得道 秦字函第一卷 毗尼母經云女人不出家者佛之正法應住千年今減五百年一百年中得聖固解脫一百年中得堅固定一百年中得堅固持戒一百年中得堅固多聞一百年中得堅固布施 初百年中有解脫堅固法 尤字函第三卷 女雖五礙知本空 佛記多生成正覺 越日明經下云有慧施等五百女白佛我今女身願發無上道意欲轉女像疾成正覺度脫十方時上度比丘謂慧施曰不可以女身得成佛道所以者何女有三事隔五事礙何謂三少制父母出嫁制夫不得自由長大難子是為三何謂五礙一曰女人不得作天帝釋所以者何勇猛少欲乃得為男雖惡多態故為女人不得作天帝釋二曰不得作梵天所以者何奉清淨行無有垢汙脩四等心若遵四禪乃升梵天婬恣

無罪故為女人不得作梵天三曰不得作魔天所以者何十善具足尊敬三寶孝奉二親乃得魔天輕慢不順毀失正教故為女人不得作魔天四曰不得作轉輪王所以者何行菩薩道慈愍群萌乃得作輪王無有淨行故為女人不得作聖帝五曰不得作佛所以者何行菩薩心慈念一切解無我人乃得成佛而着色欲身口意業故為女人不得作佛時慧施女報上度曰吝植諸本用獲果實本有男女及報應耶本有五處釋梵輪王小道大道乎上度答曰無也上無造者何所成立以是之故吾取佛者有何難乎取無所取成無所成覺無所覺無取無捨乃號為佛亦無名號假有字耳佛言善哉誠如所言云一切無隨行而成不合不散不興不衰無見無聞無念無知無言無說乃成正覺於時慧施及五百女當如所願轉成男身佛受彼決却後十劫作佛名慧見如來世界曰除冥劫曰光明

本無女相如何轉　豈是女流當是觀

維摩詰經云室中有一天女說法舍利弗言汝何不轉女身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為正問不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竹字函　寶積經云阿闍世王女名無畏德與諸大聲聞

辯論皆下能及爾時舍利弗白佛此女奇哉佛言此女已於過去九十億佛發菩提心舍利弗言能轉女身不耶佛言汝見彼女豈是女耶汝今不應作如是見何以故以是菩薩發願力故示現女身為度衆生於是無畏德作是誓言若一切法非男非女如我今者現丈夫身說此語已即滅女身現丈夫身佛為受記復過七十阿僧祇得成正覺號曰離垢如垢如來世界名曰光明制函九卷

不知佛性成男女　識得家珍女即男

涅槃經云善男子善女人等聽是大涅槃經常應呵責女人之相求於男子何以故是大乘經典有丈夫相所謂佛性若人不知是佛性者則無男相所以者何以是男子不能自知有佛性故我說是等名為女人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定有佛性我說是等即為男子通字函第九卷

沙門故以道為號　長老良由德乃稱

要覽舉寶積云沙門者寂滅故調伏故受教故身淨故如實義故得解脫故離世八法故堅心不動如地故護彼我意故於諸形相無染着故空中動手無所礙故成就多法故名沙門又婆耆尊者偈曰若能反本源乃名曰沙門　梵語比丘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慧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涅槃云能破煩惱故名比丘　梵語苾蒭乃西天之草名能具五德一體性柔軟喻出家人能折伏身語

麤獷故二引蔓旁布喻出家人傳法度人連延不絕故三馨香遠聞喻出家人戒德芬馥故四能療疼痛喻出家人斷煩惱毒故五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向佛日故　梵語具云僧伽唐言衆今略稱僧以和合故有其六義一戒和同脩二見和同解三身和同住四利和同均五口和無諍六意和同悅以和為上亦云和上　梵語闍梨唐言軌範　大莊嚴經云長老者不在髮白面皺所貴能修福德滅去衆惡淨修梵行是名長老君字函第一卷

念他粒飯非容易　付己無功作麼當

要覽引教云佛弟子受食時先誦五觀去聲端想自警然後方食一計工多少量彼來處智度云此食墾植收穫舂磨淘汰炊煑及成用工甚多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食少汗多僧祇律云施主減其妻子之分求福故施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毗尼母云若不坐禪誦經營三寶事及不持戒受人信施為施所墮缺則不宜全則可也三防心離過貪等為宗明了論疏云出家先須防心三過謂於上味食起貪下味食起瞋中味食起癡以此不知慚愧墮三惡道四正事良藥為療形枯形枯者即飢渴為主病四百四病為客病故須以食為醫藥用扶持之若食則可云不正良藥五為成道業應受此食不食成病道業何從增一偈云多致苦患少食氣力衰處中而食者如秤無高下

飲食時非時聽不聽已收入第二卷十善品可參照

有德萬金何足道　不求四事自然隨

永嘉云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四事供養不辭勞萬兩黃金亦消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宗曉云若學大乘佛法者受施主摶食如須彌山受施主衣可敷大地如不學者若未墮僧數十方無唾地處賀字函第四卷

苟若度人身未度　不獨沉他和我沉

智度云行者先求自度然後度人若未能自度而欲度人者如不知浮人欲救於溺相與俱沒

休求師者長中短　但取泥龍假上真

又云汝於法師莫念其短常生敬畏法師好惡非是我事我所求者唯欲聞法以自利益如泥像木像無實功德因發佛想故得無量福德立字函第九卷　古德云供養泥龍必有真龍降雨供養凡僧必有真僧降福

比丘聽與二親供　分衛宜知五處遮

五分律云陵伽婆吉比丘父母貧窮欲以衣物供養而不敢也以是白佛佛告諸比丘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擔父左肩擔母於上大小便利極世珍奇衣服供養猶不能報須臾之恩從今聽諸比丘盡心盡壽供養父母若不供養得重罪上字函第十卷　要覽舉善見律云分衛此云乞食　僧祇云乞食分施僧尼衛護令脩道業故云分衛　根本毗柰耶云佛說比丘乞食但遮五處

一唱令家二婬女家三酤酒家四旃荼羅家五王家。多事若求無厭足諸禽因以亦相離。僧祇律云佛告營事比丘汝莫復為房舍惱亂世人。錢財難得布施亦難。過去世時有跋處比丘止住林中時有釋軍多鳥亦集此林晨夕鳴亂惱彼比丘不得入定佛告比丘欲令此鳥不來耶。荅言願爾佛告比丘汝於日暮衆鳥歸時各乞一毛晨朝去時亦如是乞比丘依教早晚就乞各患一毛爾時衆鳥作是念言今此沙門常乞恐我等不久毛衣都盡不能復飛當如之何即別求棲佛告比丘鳥獸上惡多求況復世人汝等比丘莫為勞事多欲多求令彼信心居士苦捨財物優字函第六卷 僧癡俗協俱無識。生惱成冤自取殃。法苑衆人集云有育龍女而白佛言我於因地曾作農夫有一比丘來從我乞求五十錢我時報言聽待熟當與汝食比丘復言願乞十文我於爾時瞋彼比丘乃至十文亦不相與時彼比丘心生懊惱然我後時因住寺林盜取十菴羅果食之彼業因緣地獄受苦惡業未盡作餓龍身常為諸虫食噉膿血苦惱又彼比丘以瞋念心惡業緣故作小毒龍生我腋下唼於我血不可堪忍伏佛解脫佛為說法小龍即出同白佛言久近脫此佛告龍言此業大重次五無間何以故如四方常住僧物或現前僧物篤信施物或菜果樹

園飲食湯藥牀褥敷具一切所須私自費用必乞親知此罪重於阿鼻果報漆字函第六卷 無欲分上恚瞋毒。清冷雲中霹靂火。遺教經云白衣受欲非行道人無法自制瞋猶可恕出家行道無欲之人而懷瞋恚甚不可也譬如清冷雲中霹靂起火非所應也宝字函 持戒辛菜尤成厭。在道邪偷豈可為附不捨遺等 楞嚴經云是諸衆生求三摩提當斷五辛謂葱韭蒜薤 熟食發婬生噉增恚是食辛人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天仙嫌其臭穢咸皆遠離福德日銷魔為春屬復告阿難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禪智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此是先佛第一決定明誨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終不能得復次殺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禪智必落神道上品為大力鬼中品飛行夜叉下品地行羅剎是佛第二決定明誨若不斷殺修禪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復次偷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禪智必落邪道上品精靈中品妖魅下品邪人是佛第三決定明誨若不斷偷修禪定者譬如有人水灌漏卮欲求其滿終無平復阿難如是衆生雖則身心無殺盜婬三行已圓若大妄語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言我已得聲聞菩薩求彼禮懺貪其供養佛記是人永殞善根

況三苦海我滅度後勅菩薩等應身末世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主宰官婬女寡婦姦偷屠販與其同事稱讚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唯除命終陰有遺付是佛第四決定明誨若不斷大妄語者如刻人糞為栴檀形欲求香氣無有是處染字函第六卷 如金剛經云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如楞嚴經云比丘不蹋生草況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諸生生血肉充食 如正法念經云若見道邊遺落之物唱是誰者若有人言此是我物問其相貌乃還若無人認七日持行唱之又無主認懸高顯處令人見之若言他物問何處失相應者與終無識者傳至三月若塔園中得即作塔用僧園中得四方僧用猶字函十四卷 如戒品經云菩薩當淨法與人況起人婬發四則問治罰之妄殺盜婬也 眠狂入定遭行染。初中後樂罪何逃。摩訶僧祇律云若比丘尼共二種婬人與非人畜生復有三種若覺若眠若死皆波羅夷罪比丘尼若眠若心狂若入定有人就上行婬比丘尼覺若初中後受樂者波羅夷罪若眠狂定被婬覺已初不受樂中後樂者若初中不樂於後樂者皆波羅夷若初中後俱不受樂無罪云何受樂不受樂者譬如人飢得種種美食彼以食為樂受欲樂者亦

復如是不受樂者譬如好淨之人以種種尸繫其頸上不受樂者亦復如是撫字函第六卷 狂病行欲那為犯。散亂無心亦復然。五分律云有一比丘狂病行婬狂差生疑問佛佛言狂者不犯若散亂心病壞心亦如是和字函第八卷 常住護持猶眼目。衷私輙取失人身。要集問云何故盜用僧物罪偏重耶荅曰施主本捨一毫一粒擬供十方鼓鐘一響遐邇同聞聖凡受用俱成道業冥資施主得益無邊招善既多獲罪寧少今見愚癡衆生苟貪福物將用資身或食噉僧食或受用花果或以僧畜乘騎或將僧奴隨逐或私借貸借物不還或以官勢伺求僧過如是等損具列難盡靜思此咎豈不痛心今護不與者非是慳惜不惠蓋愍白衣慮受來苦若將與者非直損俗亦及知事未來生處同受其殃 又舉寶印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諮白不同僧物常住招提互有所諮若用僧物修治佛塔者依法取僧和合得用不和合者勸俗人修若佛塔有物乃至一錢已上以施主重心故捨諸天及人於此物中應生佛想塔想乃至風吹爛壞不得貿寶供養以如來塔物無人作價也 罪福決疑經云或施主本擬作釋迦改作彌陀本作大品改充涅槃本作僧房改供僧食本施二衆改入一衆本擬十方回入現前皆違反

施主計錢多少滿五成重藏五得簡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乃與彼處皆犯罪也准此文捨校佛像有餘彩色不得作菩薩聖僧等形以師徒立別故不得互用乃可作餘莊嚴具還將供養佛不犯若施主情通一鋪佛像任意莊嚴通作無罪。五百問事律云用佛彩色作鳥獸形得罪除在佛前供養不犯問曰今時齋上有佛錢未審此錢入何等用荅曰若施主本心造像只得造像不得別用 福字函十四卷 薩遮云盜常住一文錢一日一夜長三分七釐利第二日夜利上又長利 同前三分七厘 算之來世作牛馬償之 牛日還八文馬日還七文 所以云作一生之容易為萬劫之艱難若捨一文錢入常住一日一夜長福亦爾 第九篇

莫謂僧財欺可取　須知闇者不相饒

法苑聚十誦律云官吏工匠惡賊於僧有損益者佛問知事出僧物看待並得無犯此非俗人合消但聞知事不看待者於佛僧有損 壁字函第二卷 僧祇律云若比丘知僧物有應與不應與云何應與若損者若益者云何損者有賊來寺索種種食若不與之則起燒劫雖不應與畏作損事雖多少與云何益者若治眾僧房等泥木畫工應與前食後食非時漿等若勢力者應與飯食是名益者應與 優字函第三卷 此二段節略本經情詳

僧離能合生天樂　僧合令離陷獄憂

五分律云調達作是念言我既不能害佛唯當破其和合僧耳佛語調達若僧已破能和合者其人生天一劫受樂若僧和合而破之者墮地獄中一劫受苦 半字函第三卷

護僧不許加刑謫　治者從而獲罪殃

要集聚十輪經云佛言若諸比丘依佛法出家一切天人阿修羅等皆應供養若護持戒不應謫罰閉繫刖其手足乃至奪命若有破戒比丘為諸煩惱結使所壞猶能開示天龍人非人等無量功德珍寶伏藏是以依我出家若持戒若破戒我悉不聽輪王大臣謫罰繫閉加諸鞭杖乃至斷命況復餘輕犯小威儀破戒比丘雖犯禁戒其戒勢力猶能利益無量天人譬如燒香香體雖壞熏他令香破戒比丘亦復如是自墮惡道能令眾生增長善根以是因緣一切白衣皆當守護尊重供養不應輕蔑謫罰奪命佛說偈言薝蔔華雖萎勝於諸餘華破戒諸比丘猶勝諸外道又聚薩遮尼揵經云若破塔等若取佛物若有沙門持戒破戒或繫閉打或令還俗或斷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墮地獄受無間苦以王國土行此不善諸仙聖人出國而去大力諸神不護其國大臣諍競水旱不調劫賊縱橫人民飢餓疾癘疾病死已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 恨字函第二卷

為僧雖聽二親許　作母曾遭累世貧

五分律云淨飯王聞佛已度羅睺羅出家便大懊惱白佛言佛昔出家上有難陀不能令我如今懊惱難陀已復出家餘情所寄唯在此子今復出家家國大計永為斷絕情何可忍王又推己而白佛言子孫之愛徹過骨髓何諸比丘誘以為道願佛從今勅諸比丘父母不聽不得出家佛為王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仍戒比丘從今父母不聽不得度 上字函第七卷 老女人經云時有貧窮老女人問佛生老病死因緣聞之開解阿難白佛是老女人何以智慧乃爾佛荅是我前世發意學道時母也阿難問是母何貧乃爾佛言均留秦佛時我欲作沙門是母慈愛不聽我去我愁一日不食由是五百世貧今者壽盡當生彌陀佛國後六十八億劫當作佛號波健國名化華 貶字函

捨后為尼由證果　障翁在俗罰為烏

雜寶藏經云昔優陀羨王有一夫人名曰有相王甚愛敬國法王者不自彈琴爾時夫人侍於王寵遣王彈琴自起為舞王素善相觀其夫人死相已現不過七日王即撫琴長嘆夫人求問王不肯荅殷勤不已王以實告夫人憂懼即白王言我聞石室比丘尼說若能信心出家一日必得生天願王聽許王愛情重言至六日當聽汝去至六日已語夫人曰若得生天必來見我我乃聽去作是誓已便得出家受八戒齋其日命終來是善緣得生天上故來見王王問何天荅云王婦王命就生天荅觀王具識叵近但以先誓故來一見王即歎言彼本我婦出家一日便得生天神志高遠而見鄙賤我今何故而不出家我曾聞說天一爪甲直閻浮地我此一國何足可貪捨位與子出家修道得羅漢果 恨字函第四卷 付法藏經云闍夜多尊者將諸弟子詣德叉尸羅城慘然不悅次見一烏欣然微笑弟子問之尊者荅之曰我初至城見一鬼子稱母入城為我求食經五百歲尚自未出飢虛不濟若見我母願語早來果見彼母直說子意母言入城七反城壞未嘗得人一唾今遇少唾欲得出城共子分食城門多有大力鬼神畏不敢出我即將他同出見子共食我聞鬼言受若長遠是以慘然時彼烏者過去劫中我欲出家父母不聽強為娉妻得子已年六歲我復欲父母教兒抱住我腳啼哭而言父若捨我依誰養活先當殺兒然後可去由彼兒故不得出家從是九十一劫流轉五道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見彼烏乃是前子愍其愚癡久處生死是以微笑若復障人出家罪報惡道復生人中生盲無目是故智者見人出家方便成就勿作留難 恨字函第四卷

兒孫反謗吾家法　此輩無慚真闡提

涅槃經云純陀問佛一闡提者其義云何佛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發麁惡言誹謗正法心無慚愧如是等人名為趣向一闡

提道 遺字函第十卷 出家雖勝在家者 在家修勝出家見優婆塞戒經
云在家之人發菩提心勝於一切辟支佛果出家之人發菩提心此不為
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發菩提心諸天皆大驚喜作如
是言我今已得人天之師 勉字函第一卷 身披緇服心猶俗 頭帶烏
巾念乃憎 法蘊足論云一有一類補特伽羅正信出家身參法侶心猶
顧戀所受諸欲是名身出家心不出家二有一類補特伽羅雖畜妻子受
用上妙衣服珍寶而於諸欲不生耽染是名身在家而心出家三有一類
補特伽羅正信出家身參法侶於諸欲境心無顧戀是名身心俱能出家
四有一類補特伽羅畜養妻子上妙受用深生耽染是名身心俱不出家
白字函第六卷 白佛出家何得果 今渠斷結自成功雜阿含經云釋
摩男白佛如佛所說優婆塞義在家白衣具丈夫志歸命三寶自言我是
優婆塞者云何而得須陀洹果乃至阿那含耶佛言斷除身見戒盜及疑
網等三結已成須陀洹更不復受三塗之身於無上道生決定信人天七
返盡諸苦際入於涅槃又問云何而得斯陀含果佛言斷三結已薄婬怒
癡名斯陀含又問云何而得阿那含果佛言若斷三結及五下分成阿那
含時釋摩男等五百人聞斯法已而白佛言諸在家者獲此勝利一切咸

應作優婆塞 淵字函第八卷 但發修行正覺心 便是出家苾芻性 無
垢稱經云諸童子言我聞佛說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無垢稱言汝等童子
但發無上正覺等心勤修正行是即出家即是受具戒苾芻僧 白字函第
二卷 菩提苟易紅塵證 如來應不雪山修 長慶注楞嚴云在家菩薩
又不得錯會經旨將謂不勞諸佛戒法但悟無功用道也且看如來為太
子時須住雪山修行身心寂靜方得悟道若是在家作得佛者如來終不
雪山去也所以如來為汝衆生起箇樣子令人若揔似無垢稱寵居士則
不勞出家其或未然也須轉身始得 第四卷 由作二因善不善 乃為
八部人非人 舍利佛問經云八部鬼神以何因緣生於惡道而常聞正
法佛言以二種業一以惡故生於惡道二以善故受於快樂又問善惡二
異可得同耶佛言亦可得耳 天神者先以車乘合宅飲食供養三寶父
母賢勝之人猶懷慳嫉故 虛空龍神者修德行檀不依正念恚性好瞋
故 夜叉神者好大布施或先損害後加饒益隨功勝劣故在天上空中
地下 乾闥婆者好施有瞋歡伎樂故 阿脩羅神者志強喜施不隨善
友所作淨福好逐幻偽作諸邪福故 迦婁羅神者先修大捨高心凌物
故 緊那羅神者昔好勸人發菩提心未正其志遂諸邪行故 摩睺羅

伽神者布施護法性好瞋恚故如是皆由依附邪師以邪亂正俱謂是道
以自建立 受字函八卷 外道妄立從茲始 調達仇讎自爾構 央掘魔
羅經云佛告文殊世間建立外道因緣往劫有佛名拘孫陀跋陀羅出世
無外道名唯一大乘法欲滅時有一比丘名曰佛慧時有善人施無價衣
獵師見之生劫盜心夜將比丘至深山中壞身裸形懸手擊樹有採花婆
羅門見彼比丘先著袈裟而今裸形必知袈裟非解脫因自懸苦行是真
學道彼人即捨衣拔髮作裸形沙門從爾而起爾時比丘自得解縛即取
樹皮赤石塗染以自鄣蔽結草作佛用拂蚊虫又有婆羅門見已念言是
比丘捨先好衣着如是衣提如是拂當知是解脫道即學彼法出家婆羅
門從是而起時彼比丘暮入水浴因洗頭瘡即取水衣以覆瘡上取牧牛
人所弃弊衣以覆其身時有獵者見已念言是比丘先着袈裟而今復捨
必知袈裟非解脫因被髮弊衣日夜三浴修習苦行當知是解脫道即學
彼法苦行婆羅門從是而起比丘浴已身體多瘡蠅蜂唼食即以白灰處
處塗瘡水夜覆身時有見者謂言是道即學彼法灰塗婆羅門從是而起
時彼比丘然火炙瘡瘡轉苦痛不能堪忍投岩自害時有見者作是念言
是比丘先着好衣今乃如是當知然火投岩是解脫道投岩事大從是而

起如是九十六種皆因是比丘種種形類起諸妄想各自生見猶如鹿渴
於炎水想追逐之死正法滅時因彼比丘非法法想亦復如是 量字函第
四卷 宗鏡云外道派出枝流至佛出時有六大師謂富蘭那迦葉姓也
計不生不滅末伽梨拘賒梨子計衆生苦樂無有因緣自然而爾刪闍夜
毗羅胝子計衆生時熟得道八萬劫苦盡自解脫阿耆多翅舍欽婆羅麁
衣也計罪報之苦以投岩拔髮代之迦羅鳩馱迦旃延計亦有亦無揵陀
若提子計業所作定不可改犢子計色是我離色有我色中有我我中有
色合二十身見 篤字函第六卷 華嚴會上第二十一位知識遍行外道
告善財言閻浮提內九十六衆各起異見而生執著我悉於中方便調伏
令其捨離所有諸見乃至普及十方世界悉亦如是 言字函第七卷 經
律異相云諸比丘啓佛調達有何重嫌懷結乃爾佛云不但今生世世如
是往世有梵志名端正姝妙諸梵志法凡欲處女與明經者請諸同學五
百之衆供養三月察其所知時五百中一人博達而年耆老面醜眼青父
母憂愁女亦懷惱於時遠方有一梵志少俊姝妙聞彼欲處於女尋往難
問五百梵志皆窮無詞父母與女喜納為婿年尊梵志曰傷我年高力奪
其婦但我所得施遺之物悉回與卿年少答曰不可越法以從人情我應

納之其年老耆心懷毒惡即相毀辱世世所在與卿作冤佛告諸比丘爾
時老梵志今調達是少梵志我是女瞿夷是　又云昔有比丘調達聰明
廣學十二年中坐禪入定復意轉退漸生惡念著世利養至世尊所禮足
白言願說神足之道佛告神足且置何不學四非常義調達次往舍利弗
及目連所求神足道亦皆語曰止止始行之人先學四非常復修四禪乃
得神足道耳調達愁不見教問弟阿難乃與說之調達聞已專心一意以
麁入微復從微起還至於麁以心舉身以身舉心身心俱合漸漸離地初
如胡麻轉如胡桃漸離地除從地至床從床至屋從屋至空在虛空中作
十八變滿汝自由化作嬰兒在阿闍世太子膝上作諸變化日給五百釜
食時諸比丘以此白佛佛答汝等勿貪調達供養調達自陷亦陷他人二
俱墮罪如芭蕉樹愚人求實不能軋獲舍子函第一卷　調達害佛而反傷
暴志加佛而自敗　舉法句經云調達與阿闍世王共議毀佛即勑國人
不得奉佛調達白王明日請佛入城飲五百象醉令蹋殺之吾當作佛教
化世間王仕請佛佛知其謀答言大善明日食時佛領衆入城是時醉象
搪控牆壁折敗樹木一城戰慄象齊趣佛佛舉五指為五師子同聲俱吼
震動天地醉象伏地垂淚悔過王及臣民莫不驚肅王白佛言稟性不明

信彼讒言興逆造惡願垂大慈佛告王言世有八事興長誹謗皆由名譽
以致大罪何等為八利衰毀譽稱苦樂自古及今鮮不為惑同上卷
舉出生經云佛遊舍衛國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有比丘尼名曰暴志木魁
繫腹猶似懷妊乃牽佛衣汝為我夫從得有娠不給衣食天人四衆無不
驚惶三界之尊降伏諸邪明超日月不可汙染時天帝釋化作一鼠齧波
魁繩墮地衆會觀之瞋喜交集惟其所以王瞋此尼謗於大聖掘地倒埋
佛諭勿爾是吾宿罪過去世時有客賣珠而且明一女就買欲成有一男
子倍價爭之女復從求畢竟不與心懷瞋恨願我在在所生當報汝冤時
男子則我是女者暴志是此自往緣非特今也同上函第三卷　調達雖
逆陷泥犁　如來復讚為知識　智度論云提婆達多調達異名種種變
態動王子心立大精舍得大供養而使衆尠少提婆達多自念我有三十
相減佛未幾其以弟子未集若大衆圍遶與佛何異如是思惟生心破僧
得五百弟子後舍利弗說法教化僧還和合提婆達多便生惡心推山壓
佛金剛力士以杵遙擲碎石迸來傷佛足指華色比丘尼呵之復拳於尼
尼即眼出而死作三逆罪復與邪師富蘭那外道等為親厚斷諸善根復
以惡毒著指爪中欲因禮拜以中傷佛往而未到於王舍城地自然裂火

車來迎生入地獄辰字函第二卷　大乘十法經云淨無垢妙淨寶月王
光菩薩白佛言云何可取提婆達多是善知識復是如來父違親近是痴
家者佛告善男子若無提婆達多善知識者不顯如來諸佛功德辰字函
波旬幾處作威來　伎倆盡時歸向去　因果經云菩薩將成道時魔
王恐諸衆生皆歸空我境界持箭以射菩薩不動箭化成花復令三女供
給以亂定意菩薩不納三女忽然成變隨形不能自復魔王前白菩薩汝
若不樂人間受樂我捨天位及五欲具悉持與汝菩薩答言汝於先世脩
少施因今故得為自在天王此福有期要還下生沉溺三塗非我所須我
昔曾以頭目髓惱國城妻子而用布施不可稱計求無上道汝今不應惱
亂於我魔王慚怖還宮彈子函第三卷　月藏經云佛在大集會上說法
魔王波旬亦作神變復無能為即說偈曰　我今皈依佛世尊從是終不
起惡心瞿曇心定容恕我我當守護佛正法同字函第二卷　娑沙論問何
故名魔答曰斷慧命故名魔復次常行放逸害自身故名魔魔奉言　故何
故名波旬答曰常有惡意成就惡法故名波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　一送

眾

示眾

禪林類聚示眾門云六祖大師示眾云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時荷澤神會乃出云是諸佛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師乃打一棒云這饒舌沙彌我喚一作物尚不中豈況本源佛性此子向後設有一把茅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　槃山積禪師示眾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　南泉願禪師示眾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閣乃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又恁麼去　南泉示眾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南泉示眾云我十八上便會作活計趙州云我十八上便會破家散宅　南泉示眾云江西馬大師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　馬頭藏禪師示眾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後南泉云與麼依師道始得一半　黃檗運禪師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可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師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溈山祐禪師示眾云今時人但直下會取不會底正是你佛正是你心若向外求一知一解將為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你心田所以不是道　大慈寰中禪師示眾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大慈示眾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趙州諗禪師示眾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出作禮師云比來拋甎引玉引得箇墼子　趙州示眾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有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云何必僧回舉似師師云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云請和尚舉師纔舉僧便指傍僧云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甚麼語話　趙州示眾云不得閑過念佛念法僧便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念師云念者是誰云無伴師叱云這驢　牛頭徽禪師示眾云三世諸佛用一點使倆不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餘莫能知也　洞山价禪師示眾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臨濟玄禪師示眾云但有問訊不虧欠伊總識得伊來處與麼來者恰似失却不與麼來者無繩自縛一切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來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人貶剝　臨濟示眾云夫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一本小異　睦州蹤禪師示眾云你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不得辜負老僧　睦州有時示眾云忽然忽然　睦州示眾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眾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眾眾迴首又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黃檗和尚亦然復召大眾眾迴首又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　睦州示眾云列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有僧問如何是列開師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汝道你又作麼生云某甲不與麼道師云盞子落地楪子成七片云如何是捏聚師斂手而坐　睦州示眾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　三聖然禪師示眾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與化聞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　三角印禪師示眾云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是蹉過了也時麻谷出問貶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云蹉過也谷便掀倒禪牀師便打　白水仁禪師示眾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云喚作色得麼云如何是色不是色師云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云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人辨得有箇入處　曹山本寂禪師示眾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一轉語教伊不疑去　雲門便問恁麼處為甚麼不知有師云只為恁麼所以不知有云此人如何親近師云莫向恁麼處親近云不向恁麼處時如何師云始解親近　雲門云諾諾　雪峰存禪師示眾云三世諸佛是草裏漢三經五論是繫驢橛八十卷華嚴是村草步頭傳飯喫底言語十二分教是蝦蟆口裏事還知麼所以道如今千百人中若有一人大肯去我作驢駝物供養他有甚麼過　本空禪師示眾云只這施為動轉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成茶話去師云你識得口也未云如何是口師云兩片皮也不識云如何是本來祖翁師云大眾前不要牽爺恃娘云大眾忻然去也師云你試點大眾性看僧禮拜師云伊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云辜負平生行脚眼便下座　乾峰禪師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云典座明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洞山虔禪師示眾云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　夾山會禪師示眾云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　夾山

示衆云明不越戶冗不掇業目不顧他位脚不踏他位裏六戶不擔四衢無瑕學不停千意不立玄千劫眼不借舌頭底萬劫舌頭不顧眼中明峻機不假鋒鋩事到這裏有箇甚麼事闍梨牢頭綠綠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雲門偃禪師示衆云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 雲門示衆云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人悟得麼出來對衆道看 雲門示衆云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身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已知於覺覺即佛性矣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 雲門示衆云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雲門示衆云只這箇帶累殺人 雲門示衆云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金峯志禪師示衆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莫有人道得麼若有人道得金峯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云相見易得好久住難為人便下座 金峯示衆云我若舉來又恐遺人骨吻如不舉來又恐遺人作笑於其中間如何即是有僧覷出師便歸方丈至晚有僧請益云和尚今日無語有僧問為甚麼不答師云大似失錢遭罪 金峯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出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 保福展禪師示衆云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時有僧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云遮來且致闍梨還搆得麼云若搆不得未免大衆笑師云作家作家云是甚麼心行師云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 玄沙備禪師示衆云常將汝等諸人放頂顙上不敢錯誤諸人一絲毫子 長慶稜禪師示衆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 雲居膺禪師示衆云孤迥迥峭巍巍却僧云會麼云不會師云汝面前案山子也不會 雲居示衆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患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 棗山仁禪師示衆云不辜負平生眼目致箇問來有麼時有僧出作禮師云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後有僧請益云和尚陞座云負我且從大衆何也意旨如何師云齋時有飯與你喫夜間有牀與你眠一向煎逼我作甚麼僧作禮師云苦苦云乞師指示師乘一足云舒縮

一任老僧 法眼益禪師示衆云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 同安察禪師示衆云洪音不剖其理不彰設使不言且道是分不分時有僧出云不分師云若不是闍梨老僧不曉云同安風米危解氷消師云養由弓矢不射田蛙僧作禮師云將謂是得便宜 同安示衆云賣牖飲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僧云和尚作麼生師打一拂子僧云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師云握鞭側帽豈是闍黎云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云闍黎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師云未在 大陽玄禪師示衆云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劍刃輕氷誰當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大無端珍重 鼓山岳禪師示衆云我若全舉宗乘汝向甚麼處領會所以向汝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 寶應顒禪師示衆云欲得易會麼第一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你若擬議老僧在你脚底 雙峯禪師示衆云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時有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云動靜施為云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云進一步退一步僧禮拜師云向來有一僧恁麼會老僧不肯伊在僧云請師直指師便打 道吾禪師示衆云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香嚴端禪師示衆云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為汝說得 百丈恒禪師示衆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若承當知君猶未徹 風穴沼禪師示衆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山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要識闍黎麼左邊拍一拍云這即是要識老僧麼右邊拍一拍云這裏即是 你壽愚禪師示衆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檻外雲生簷頭雨滴潤水湛如染野花開似織此時若不究根源謾向當來問彌勒還會麼不勞久立 首山念禪師示衆云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僧問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云月落三更穿市過 汾陽昭禪師示衆云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路有玄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或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或先用後照也須是箇人始得或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當抵或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 浮山遠禪師示衆云欲得鷹俊麼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獅子爪牙四得衲僧殺活

原缺第五葉前半葉

麽出來有時有僧繞出師云不是作家出去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要頭便斫將去佛書語録䟽附華嚴長老示衆佛法事在日用處在你行住坐卧處喫茶喫飯處言語相問處所作所為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會麽若會得即今無礙自在真人若也未會則是箇擔枷帶鎖重罪之人何故如此佛汝不遠隔塵沙劫你一念中見得在你眉毛鼻孔上你若不見得如接竹點月在處切莫思惟不可言語你時中承何恩力若知得你須有箇歡喜處古人道常寂寂常歷歷諸佛不求覓衆生斷消息你會得麽一切諸法本無情一切諸佛本自靈混然同太虛無欠亦無餘會麽若不會直是箇觸途成滯不知箇身落地處茫茫劫劫只是戀物着境認色為實不捨恩愛癡迷財寶立我爭人一團子意氣些子箇違情面青面赤說強道弱我不受人欺瞞我是大丈夫兒養妻養子你豈知在業海之中罪坑之内喫肉如似餓鬼吞屍噇酒如餓狗飲水變色如渴蠅咂血不知此身是大禍患縱無明愚養意氣不久敗壞浪死虛生枉經千劫徒然出沒何不識取金剛堅固之體長生不滅之道在世頭耕耕地口子吧吧地眼子貶貶地無常殺鬼到來向牀上猶似使心用行戀財戀境驀然驅去見閻老子一詞不措鑊湯爐炭銅柱刀山盡是戲翫悠時追悔大段難為免

離你如今病未來尋身何不於十二時中求一毫善利辨取津梁幻化色身憑何為實諸佛過去留經造論一切善法與你初學底人懺滅罪障漸漸增長利益求善知識開示解脫法門向無明性中認取箇真實主人於萬劫中得箇人身也不容易你還知箇身本性與佛同時本無欠少有一大事在你尿囊裏糞堆頭光爍爍地圓陀陀地還信得及麽若信不及也從你深坑罪海水墮沉輪你若廻光返照於一剎那間即心念息時中迷惑煩惱癡暗狂情頓息消滅諸緣境界轉為甘露醍醐安樂國土豈不是好否聖人道萬法從心生萬法從心滅皆由你心善惡也只由你心地獄天堂也只由你心只今相應與佛合智即是佛也更無相誑直下奉信無疑心即正覺又何必歷僧祇大劫。此身今生甚大難遇莫道你是凡夫自家退屈千經萬論皆為衆生迷亂不識本性你暫時間那取些子倉物底工夫看經上義理只言衆生被一切境攝着慾之故山僧苦口實為切切你還肯麽你還信麽尋常著寒著熱些子違情喫辛受苦不得却於日用時中自不醒悟整頓取心好為取身好百年如龍富貴如夢恩情也只不久百年無多日頭白是病未病是業債未業債是死未死是地獄未你莫道我為人平生好心吉善只依本分不作惡事我無罪過別教你有箇好生處我即今朝未信你在何故你平等在甚處你還知否不依佛法一切法皆是邪法外道見解更莫說撈人撈我貪色貪財飡魚喫肉妄言綺語日費上事罪業極深你莫道我捨財造塔起殿設僧轉經便為長久功德以此為實未可託倚衆中老和尚也為你不得你還知麽你有千般萬種無明罪業佛亦為你不得須是你自家着力前程自辦你若作一切有為功德只是造業增長禍福不生箇清淨知見山僧雖然永德供養日夜不安為慮未是在還知麽一任你説向諸方者宿笑我也嫌山僧不得欲問你施主得錢處想你應不濟潤於人不救拔貧苦者了得了取喫休了取着休早修行休度此身休悔取心休悔取心休伏惟珍重　石門聰禪師示衆云學般若菩薩須具般若眼不具般若眼即被般若謾却你去作麽生是上座般若眼出來對衆道看良久云沉却也珍重　又云一句為君説諸法及時節冬月是冬寒夏熱是夏熱甚處不周旋何勞苦施設施設言詞盡須決更擬問如何船底用鑽鐵　龍門遠禪師退院離褒禪辭衆上堂舉六祖大師示衆云汝等速理舟楫吾欲歸新州去弟子曰和尚去後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師云是什麽説話去了却更來做什麽不見東山先師道大小大祖師猶欠悟在呵呵大笑云諸人還會得

麼聽取一頌歸根得旨復何論洞口春人半掩門花落已隨流水遠空留靄靄野雲屯　首山念禪師小參示衆云老僧擬欲歸鄉什麼人隨得去時有僧問未審和尚什麼時去師云待有伴即向汝道僧云無伴底事作麼生師云盡日不逢人明明不知處僧云忽遇一人又作麼生師云迷子不歸家失却來時路僧云請師指箇歸鄉路師云枯木藏龍不存依倚僧云和尚什麼時節却回師云不去不知音六國無消息僧云正當歸鄉底事又作麼生師云獨唱胡家曲無人和得齊僧云忽遇知音在時如何師云山上石人齊拍掌溪邊野老笑呵呵僧云歸鄉回來底事又作麼生師云八國奉朝衣四相無違改僧云求審居何位次師云文殊不坐金臺殿自有逍遙竹拂枝問如何是梵音師云驢鳴狗吠問如何是截住一路師云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師云看看冬到來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即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為什麼有山可守師云道什麼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云放你三十棒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佛果勤禪師示衆云鈎頭有餌句裏無私已泛扁舟放行綸線還有衝浪錦鱗麼僧出云有師云高着眼僧擬議師云若問錦官罷釣澤國重游方為萬壽之賓又作碧巖之主流水下山即不問白雲歸洞

意如何師云舊店新開進云好音在耳人皆聳一句無私亘古今師云大家在這裏進云萬丈白雲藏不得一輪光透照無私師云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僧擬議師云了師乃云目前無異草徧界絕遮攔域中日月斬新方外乾坤獨露直得龍天釋梵動地雨花妙德空生目瞪口呿行棒行喝拈向一邊雲月溪山放過一着一處透脫千處百處該通一機洞明千機萬機圓轉碧岩不離此處此處不離碧岩攝大千於毫端融芥塵於刹海衝花鳥過抱子猿歸湛寂凝然應真不借則且致只如無陰陽地上成得箇什麼邊事萬卉正資和氣力碧嵓先發一枝春復舉馬大師問藥山子在此許多時本分事作麼生山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云據汝所見可謂協於心體而布四肢何不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山云某甲何人敢言住山祖云不然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由是住山師云大衆古人得意之後不忘利生直入深山提持宗要山僧昧昧豈敢仰攀如是則更不用篾束肚皮却有箇折脚鐺子與方來若守寂寥若信得及不在忉忉或未諳詳聽取箇末後句高峯突兀倚天門青嶂虛閑可躡跟折脚鐺兒幸然在不妨攜去隱深雲雖然如是也須是大家出一隻手始得且道畢竟如何妙舞應須誇徧拍三臺須是大家催因示衆　辯道應須辯自心心真觸處是通津直明格外無生忍端作區中解脫人吸盡西江龐老只搏將妙喜淨名身八風五欲莫能轉解向塵中轉法輪　佛鑑和尚忌辰示衆　去年正今日泥牛闖入海今年正今日徧界舒光彩虛空無相身佛鑑儼然在非色亦非心不小復不大刼石可移動箇中無變改要知佛鑑忌各人明主宰一句逗群機志心常頂戴且道是那一句喫飯咬著沙　又云十虛同一滙穿分彼此大千同一塵豈有去來若能各人明見本心顯發妙用通天作略動靜一如匝地風光彼此無二住也浮雲凝於幽谷去也虛舟泛於長江去住本自圓成解脫更無異路如是則全起全滅全動全靜全去全來全收全放且出門一句作麼生道頭頭物物皆成現正眼當陽廓太虛復云三年承乏忝陪道業荒虛愧不材越詔直從天外去何時相與復徘徊退院歸辭衆上堂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為無為益無益梯航三有津濟四生是衲僧家本分事雖然時節到來一刀兩段要且鼻孔不在別人手裏所以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亦無象於去來如是則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形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且道臨行一句作麼生道本是林下人却歸林下去下座　又云德山小參不

答話打鎖敲枷趙州小參要答話將杖探水崇寧今夜也不答話亦不管不答話偶然向衣單下拾得箇千年桃核舉似大衆乃横拄杖云尓諸人若也恁麼坐斷天下人舌頭復以拄杖卓地云尓諸人若也恁麼入地獄如箭射且道利害在什麼處若不同床卧焉知被底穿下座　又云終日相逢長背面終朝背面却相逢途中不是途中事不動巍然達九重這箇消息唯許作家明暗同途主賓互用雖去似去而不去雖來似來而不來卓爾超然動靜曾無兩種所以道動若行雲止若谷神既無心於彼此亦無象於去來如是則去來不以象而確然去來動靜不以心而超然動靜在彼在此殊無間然一道清虛廓周沙界是以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入城而舍利佛問云聖姊向什麼處去月上女云如舍利弗恁麼去舍利弗云我方入城汝已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恁麼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住何所舍利弗云諸佛弟子當住如來大解脫女云諸佛弟子既住大解脫所以我云如舍利弗恁麼去既得如來大解脫去而無去去迹入九重城裏毗贊聖化住而無住住蹤在深山白雲中坐斷天下人舌頭既住如來大解脫安有動靜去來之意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道九重城裏真消息一句無私遍九垓復云憶得曹山和尚辭洞山山云向什麼處去山云向不變

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山云去亦不變異師云大凡衲僧佩肘臂下符具頂門上眼。向一切萬境萬緣當頭坐斷豈不是箇無變異何故金剛正體湛然凝然曹山雖得此意爭柰洞山憐兒不覺醜若是山僧待他道向不變異處去只向他道這漢未出門早變了也。　明覺顯禪師一日小叅示衆云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波羅蜜多又復動地雨花師云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他在巖中宴坐也被者一隊漢塗糊伊更有者老把不住問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早見敗闕了也。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惡水驀頭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草裏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識甚麼好惡總似者般底何處有。今日師復召大衆雪竇幸是無事人爾來者裏見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大愚芝禪師小叅示衆云僧中有奇人俗士中亦有奇人聖朝楊億侍郎有頌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師云要會麼一偈播諸方塞斷衲僧口。下座　法華舉禪師小叅示衆云諸上座佛法有什麼事也莫

見老和尚道無事便無事去法身無為不墮諸數古德道不信佛菩提是則解空第一所以道說佛說祖談玄談妙皆屬增減語既然如是諸人又向什麼處叅須具行脚眼始得乃拈拄杖云有人道得麼出來相見有麼有麼衆無對師云老僧今日失利　真淨文禪師云最初一句子便要衆人知還會麼良久云符到奉行維那宣帖罷師乃云大衆諸佛出興於世總祇赴箇時節且道貧道今日赴箇什麼時節遂指法座召大衆云今日應無墜分明在目前便陞座乃云還有問話者麼時有僧問承古有言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如何是自在底事師云透七透八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猎進云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云閑言語問攏主懸懸伸三請今日當筵事若何師云新豐洞裏水潺潺進云若然者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且道聞底事作麼生僧提起坐具師云杜撰禪和進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乃噓噓　復云更有問話者麼良久乃喝云昔日大覺世尊起道樹詣鹿苑為五比丘轉四諦法論唯憍陳如最初悟道貧道今日向新豐洞裏只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向禪床左畔云還有最初悟道底麼良久云可請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喝一喝下座。　師在筠州九峯辭衆晚叅遂舉拂子云昔日世

尊拈花。迦葉微笑。今夜歸宗舉拂。大衆寂然。為復寂然者是微笑者是。又是箇什麼。只如歸宗舉拂與世尊拈花是同是別若言同法無同相。若言別豈有兩般。久叅先德聞舉便了。後進初機卻須子細良久云法法總歸宗。臨機要變通。靈源明妙處平等主人翁。問遠離九峯丈室已屆歸宗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鶺鴒啼處百花香。進云萎花風掃去香水雨飄恭師云今也如是古也如是。進云若然者將為少林消息斷。如今蹤跡宛然存。師云如何是少林消息。僧禮拜師云點即不到。師云佛法要妙但歸其宗。前歸宗也自然無可不可。一切成現。海印發光。今與大衆同已歸宗。住平等本際。敢問何者是宗何者是要妙。良久云秖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大慧杲禪師宗衆恁麼恁麼針劄不入。不恁麼起桃不上。恁麼中不恁麼。鬼面神頭。不恁麼中卻恁麼。披毛戴角。阿呵呵。且道笑箇甚麼。我笑昔日雲門大師有時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云元來只是饅頭乃喝一喝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又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拈拄杖左邊卓一下云且拈向左邊。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右邊卓一下云且拈向右邊。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中間卓一下云且拈向中間。二邊渾莫立。中道不須安。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昨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江西信報道下江盜賊已平雲門山頭種田博飯喫問著禪道佛法口似磉盤乃喝一喝云適來許多葛藤向甚麼處去也又卓一下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又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頂門具眼衲僧到此如何趣向然光有頭債有主雲門今日和泥合水向灸瘡瘢上更着艾炷要與馬師相見遂以拂子面前畫一畫云還見麼拆東籬補西壁眼見則親手攪不及釋迦彌勒換手推背文殊普賢連聲叫屈喝一喝云馬面夜叉纔稽首牛頭獄卒便擎拳　又云永嘉道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永嘉親見六祖來要且只在是非裏雲門即不然非不非是不是你面看天低頭觀地惺惺時直是惺惺朧朧時一向朧朧也無佛法可商量亦無塵勞可回避有時熱鬧驚覺來元是猫兒捉老鼠　又云古人道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喝一喝云猶有這箇在雲門即不然他人住處我亦住他人行處我亦行瞥喜瞥瞋無理會新羅夜半日頭明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試定當看

又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南泉老人和身放倒至今數百年來其間無數善知識出世未曾有一人為他扶起雲門今日擬將燈心拄須彌山試

為扶起看遂拈拄杖云南泉放倒雲門扶起放倒扶起有賓有主明眼衲僧商量切忌别作道理既許商量為甚麽不許作道理良久云相駡饒汝接觜相唾饒汝潑水卓一下　又云諸法本來絶待觸目且無拘礙只因斷臂覓心便有人求懺罪無文卯子既成付法傳衣厮類致令盧老黄梅墜石腰間舂碓將謂有法與人間着卻言不會引得後代兒孫盡作韓獹逐塊雖欲扶竪宗乘柰何東倒西儸仔細撿點將來直是令人叵耐若也盡令而行一擊須教粉碎有時静坐思量就中也有可愛且道有甚麽可愛深沙共脩羅結親金剛與土地揩背喝一喝　又云拈拄杖卓一下云細不通風大通車馬突出當陽孰辨真假虛空有欛柄無手人能把跛驢蹋倒擿茶輪草菴漏下瑠璃尾又卓一下　又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拈起拄杖云遮箇是拄杖子那箇是本來法又云遮箇是本來法那箇是拄杖子只令莫有斷得出底麽若斷得出非唯自有出身之路亦乃不受人謾若斷不出雲門饒古去也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如是如是遂卓一下云一推兩當復舉起云看看寒山拾得掃地倒轉苕帚柄把露柱一摵勃跳上兜率陀天觸破非非想天人鼻孔毗盧遮那如來忍痛不禁走入雲門拄杖子裏藏身雲門一衆呵呵大笑云料

掉沒交涉正當恁麽時露柱與燈籠畫眉又增得多少光彩良久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又云路開正眼千聖罔測其由一句全提萬别千差路絶識不可識智莫能知非聖非凡非心非法全體恁麽來全體如是住不見毗耶示疾文殊問言居士所疾為何等相維摩詰曰我病無形不可見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師云身相既離心亦如幻誰是示疾者誰是問疾者還證明得麽若證明得則諸人身病心病俱銷佛病法病齊遣便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為菩提回無明為大智便恁麽去猶是止啼之説未為究竟且究竟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喝一喝　又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隔山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遂舉拂子云遮箇只是犛牛尾拂子不得作是非逆順商量作麽生識作麽生測良久云無人過價打與三百擊禪牀一下　又云入水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兕獵夫之勇也白刃臨前視死若生者將軍之勇也作麽生是衲僧之勇良久云大膽駕頭衝突過小膽哀鳴告所由喝一喝　又云有一人一生為善有一人一生造惡為善者一旦犯不與取戒造惡者一念了悟自心善人犯不與取戒

即名為賊惡人了悟自心即名為佛二人同到雲門着那一人即是着善人而卻惡人則是着賊而卻佛着惡人而卻善人則是怕惡而欺善若二人俱着則佛賊不分若二人俱不着則善惡不明若決定指佛是惡人則招謗佛之愆入地獄如箭射若指賊是善人未有善人而做賊者當人未具智眼在到遮裏還有斷得者麽若斷不得雲門為諸人斷卻賊是善人為佛是惡人做佛賊善惡人不出遮兩箇還會麽驀拈拄杖面前畫一畫云建昌紙貴一狀領過　又云荆棘林中善卷舒更於驪頷探神珠南山鼈鼻活拈得來與猶來將虎鬚如斯探致未是作家若到雲門不勞拈出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方有少分相應正當恁麽時不傷物義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但將飯向無心盌自有人提折脚鐺　又云拈拄杖云休誇擡下無生忍擬置當陽掣電機未屙已前驀提得遂卓一下云一擊自然已所知喝一喝　又云繞沙脣吻便落言詮不落言詮即沈寂默沈寂默則成謎滯言詮則成謗不語不謗不黙不謎須知向上别有一路子明眼底知有只是難近傍遂拈拄杖云拄杖子卻近傍得只是不知有敢問大衆近傍得底不知有知有底近傍不得正恁麽時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只令衆中莫有不受人謾底麽試出

來定當看良久云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卓一下　又云多時不説禪口邊生白醭大衆苦相煎便登曲彔木匪論五家宗不引傳燈録饒開兩片皮業因招薄福釋迦乾屎橛達磨老臭充一人曲説直一人直説曲彼此大丈夫肯受你沸屎駡佛謗祖師定入拔舌獄佛祖生冤家魔王眞眷屬心地黑漫漫口裏水濺濺似恁出家兒定滅瞿曇族臘月三十朝大笑卻成哭召大衆云還識雲門村叟麽曾聞一飽忘百飢今日山僧身便是喝一喝　又云舉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髑髏裏眼睛僧又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又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脈不斷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山云乾不盡遂有頌云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圜悟老人云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師云諸人還揀得出麽若揀不出不惜眉毛為諸人説破香嚴透語滲漏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識使殺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説了具眼者辨取　又云舉提婆達多在地獄中世尊令阿難傳問云汝在地獄中可忍受否云我雖在地獄中如三禪天樂世尊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

云侍世尊入地獄我即出阿難云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云世尊
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師云既無出分又無入分與甚麼作釋
迦老子與甚麼作提婆達多與甚麼作地獄還委悉麼自摑拼去沽村酒
卻著衫來作主人　又云舉招慶問羅山有人問巖頭塵中如何辨主頭
云銅沙羅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大師慶應諾山云獼猴入道場山卻
問明招或有人問你作麼生招云箭穿紅日影師云還會麼獼猴入道場
箭穿紅白影兩箇老古錐擔雪共塡井喝一喝　又云舉招慶普請擔泥
次中路按拄杖問僧云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上窟泥慶打一棒又問一僧
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下窟泥慶亦打一棒又問明招招放下泥擔叉手云
請師鑑招慶便休師云招慶雖然休去爭柰明招不甘雲門當時若見佗
放下泥擔云請師鑑劈脊也與一棒看他如何折合　又云舉睦州問僧
近離甚處僧云河北州云河北有箇趙州和尚上座曾到彼麼僧云某甲
近離彼中州云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遂舉喫茶話睦州乃云慚愧卻問
僧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睦州云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
潑了也便打後來雪竇云這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師云
雪竇只知一杓屎潑他趙睦二州殊不知這僧末上被趙州將一杓屎潑
了卻到睦州又遭一杓只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甚麼處有二員古佛
又云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師云雲門直是好一
枚餬餅要且無超佛越祖底道理　又云舉洞山云須知有佛向上事僧
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山云非佛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師云二
尊宿恁麼提持佛向上事且緩緩遮裏即不然如何是佛向上事拽拄杖
劈脊便打免教伊在佛向上採根　又云舉石門聰和尚云十五日已前
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遮裏若離
我遮裏我有鉤鉤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遮裏若住我遮裏
我有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
師云恢張三玄三要扶豎臨濟正宗須是恁麼人始得雖然如是雲門即
不然十五日已前諸佛本不曾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本不曾滅十五日已
前你若離我遮裏我也不用鉤鉤你一任橫擔拄杖緊帩草鞵十五日已
後你若住我遮裏我也不用錐錐你一任拗折拄杖高挂鉢囊且道正當
十五日合作麼生乃云十五日前後鉤錐徒爾爲今朝是十五正好用鉤
錐且作麼生用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藍子盛將歸又云舉白雲祥和尚
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云遮箇是倚子白雲以手撥云將鞵

襪來僧無對白雲云遮虛頭漢雲門聞云須是祥兄始得師云雲門扶強
不扶弱爭柰祥兄不覺醜遮僧當時若是箇漢待他道將鞵襪來便與掀
倒禪牀直饒白雲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也分疏不下　又云舉石頭問長
髭甚處來髭云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髭云成就久
矣只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眼麼髭云便請頭垂下一足髭便禮拜頭云
子見箇甚麼便禮拜髭云如紅鑪上一點雪師云衆中商量甚多或云無
眼功德有甚麼處或云莫要點眼麼待他道便請好劈脊便打若恁麼未
免觸汚遮功德雲門即不然待遮老漢垂下一足但道起動和尚　又云
舉王大王向雪峰會裏請吳監寺住鼓山雪峰與孚上座送出門回至法
堂上乃曰一隻聖箭直射入九重城裏去也孚云和尚是伊未在峰曰渠
是徹底人孚云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往路中把住云師兄向甚麼處
去鼓山云九重城裏去孚云忽遇三軍圍閙時如何山云他家自有通霄
路孚云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云何處不稱尊孚便回謂雪峰曰好一
隻聖箭折卻也遂舉前話峰云渠語在孚云遮老凍膿畢竟有鄉情在師
云衆中商量道甚麼處是聖箭折處云鼓山不合答他話是聖箭折處鼓
山不合說道理是聖箭折處恁麼批判非唯不識鼓山亦乃不識孚老殊
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賊漢於鼓山面前納一場敗闕摣攞而歸卻來雪
峰處拔本大似屋裏販揚州若非雪峰有大人相遮賊向甚處容身當時
可惜放過卻成不了底公案只今莫有爲古人出氣底麼試出來我要問
你甚麼處是聖箭折處　又云舉明招向火次僧忽問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未審此四句那句是賓那句是主明招撥
開火云你向遮裏與我拈出一莖眉毛看僧云非但其甲盡大地人喪身
失命招云何故自把髻投衙師云遮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若人道
得頭尾圓全句雲門與你拄杖子　又云舉南泉坐次一僧問訊叉手而
立泉云太俗生僧合掌泉云太僧生僧無語師云合掌太僧生叉手又俗
氣總不恁麼時尊體無損處無損處有巴鼻唵蘇嚕蘇嚕悉唎悉唎喝一
喝云是甚麼近來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又云三十年來弄馬騎今
朝卻被驢兒踢就地拾得麗水金拈起卻是新羅鐵報諸人別不別夜來
雪壓雲門凍得烏龜成鱉　又云夜來兔子趕大蟲天明走入無何有月
下珊瑚長數枝萬象森羅齊稽首驀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唧𠺕渠儂卻善
分妍醜李公爛醉絕倒時元是張公喫村酒報諸人急回首切忌癡狂外
邊走　又云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

純綱打就生鐵鑄成敬云是是師云錦上鋪花三五重谷又持錫到南泉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已納敗闕了也泉云不是不是師云枷上更著杻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麼道不是師云愁人莫向愁人說泉云章敬則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師云試把火照看南泉面皮厚多少復召大衆云雲門任麼批判且道肯伊不肯伊　又云舉南嶽和尚遣僧問馬祖云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云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　又云俊鷂不打籬邊兎猛虎終不食伏肉毛頭星現北斗前把斷天關并地軸　又云舉僧問雲峯如何是心地法門峯云不從人得僧云不從人得時如何峯云此去衡陽不遠師云雲門即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看脚下　又云以字不成八字非蠑螂雖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恣怒那吒失却威　又云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門有三要路臨濟小廝兒只具一隻眼四方八面來只打中閒底卒風暴雨時向古廟裏躲得過興化老凍膿全未夢見在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趙州古佛直得五年分踈不下灼然魏王擇乳素非鴨類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揭卻腦蓋換卻眼睛汝等諸人不用鑽龜打瓦百丈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作麼生圖度切忌停囚長智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含元殿裏休問長安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既然如是向遮裏說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得麼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得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得麼既不許恁麼如今不免且作死馬醫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超佛越祖之談已為拂來填溝塞壑了也且道清平木杓笊籬并索錢貫雪峰輥毬禾山打鼓畢竟向衲僧分上成得箇甚麼邊事還委悉麼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已反為讎復卓一下喝一喝　善友請示衆心空及第無階級直下忘懷罪性空一念廓然三際斷千差萬別盡圓通　又云針鋒頭上透天關著意忘懷兩不堪直下早踰千萬劫即今成佛未同參所以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若是靈利漢聊聞舉著剔起便行更不周由者也還委悉麼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又云雲門昨日晝寢夢乘一葉輕舟泛東大洋海騎新修佛殿入蟻蛭穴中遶遶行到十字街頭萬人叢裏見一隊擅項衲僧口裏談玄演妙舉古明今說靈雲見桃花悟道香嚴聞擊竹明心雪峰連年輥毬禾山長時打鼓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方作此夢忽然被人驚覺元來卻是嘉

通聚三上座鞦韆作聲雲門雖然眼開猶在夢中未惺三上座近前作禮曰請和尚來日為衆說禪雲門夢裏應諾曰諾今日擊動法鼓大衆上來且道說箇甚麼即得昨日夢說禪如今禪說夢夢時夢如今說底說時說昨日夢底昨日合眼夢如今開眼夢諸人總在夢中聽雲門復說夢中夢良久云驢脣先生開口笑阿修羅王打鼓跳海神夫卻夜明珠擘破獨盧穿七竅三人上座請談禪平地無風浪拍天禪禪不用思量卜度非干文字語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嚴頭劄之則曰是句非句臨濟用之則曰三要三玄禪禪吞卻栗棘蓬透出金剛圈休論趙州老漢庭前栢樹子莫問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但請一時放下着當人本體自周圓召大衆云且作麼生說箇周圓底道理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喝一喝　又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遇貴則賤遇賤則貴藥著磕著没處回避南嶽天台去路通君向西方我向東風從虎兮雲從龍喝一喝云拈起蘿蔔別處春尉斗煎茶銚不同　又云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道門云透出一字師云透出一字卻不相似急轉頭來張三李四下座　又云舉教中道生滅滅已寂滅現前師云真生無可生真滅無可滅寂滅勿現前蝦蟇吞卻月　又云舉僧問趙州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時如何州云今朝又風起師云今朝又風起閙處莫挿觜觸著閻羅王帶累陰司老　又云舉法眼問覺鐵觜近離甚處覺云趙州眼云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覺云無眼云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道無覺云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師云若道有此語蹉過覺鐵觜若道無此語又蹉過法眼若道兩邊都不涉又蹉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舉起拂子云還見古人麼喝一喝　又云舉青原思和尚問六祖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云汝曾作甚麼來思云聖諦亦不為祖云落何階級思云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師云莫將閑話為閑話往往事從閑話生　又云舉龐居士問靈照女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會照云遮老漢頭白齒黃作遮箇見解居士云你作麼生照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師云龐居士先行不到靈照女末後太過直饒齊行齊到若到雲門一坑埋卻且道過在甚麼處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又云舉雲門云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衆無語自代云俱圓悟老師云劉師云普復云俱劉普日輪午李將軍射石虎雖然透過那邊枉發千鈞之弩　又云舉僧問趙州四山相逼時如何州云無路是趙州師云無路是趙州老將足機關

南并塞北當下一時收 又云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師云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捋地尋言語既是打破關爲甚麽卻尋言語當初將謂茅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 後上座請示衆拈拄杖卓一下云文殊普賢觀音彌勒又卓一下云迦葉阿難寒山拾得又卓一下云只恁麽全是中全非又卓一下云不恁麽全非中全是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放過一著文後上座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佗是罰佗擲下云具眼衲僧試定當看 又云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雪竇云邪正不分過由鞭影師云邪正兩分正由鞭影 又云即心即佛莫妄求非心非佛休別討紅爐𦦨上雪花飛一點清京除熱惱 又云行不到處說不難說不到處行不難行說難到不難到拈卻門前大案山所以道靈鋒寶劒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進前則喪身失命退後則瓦解氷銷不進不退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正當恁麽時作麽生是衲僧轉身一路還委悉麽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 又云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僧云不問遮箇州云你問趙州豈師云遮僧問趙州趙州答趙州得人一馬還人一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會麽受恩深處宜先退得意濃時便好休 善友請示衆妄心顛倒造諸業回趣真乘即懺摩眞妄兩頭俱透脫海南東畔是新羅 又云舉百丈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丈遂問面前立者復是何人老人云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老人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便脫野狐身見師云不落與不昧半月兼半晦不昧與不落兩頭空索索五百生前箇野狐而今冷地謾追呼喝一喝云座中既有江南客休向樽前唱鷓鴣 又云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拊棺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甚麽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回至中路源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公案兩重一狀領到露刃吹毛截斷綱要脫卻鶻臭衫拈了炙脂帽大坐當軒氣浩浩喝一喝下座 又云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

州云老僧在你鉢囊裏又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師云或有人問山僧一言道盡時如何遮漆桶 又云舉僧問雲門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門云念七師云念七念七全無消息肯看分明正觀難識既是正觀爲甚麽難識可知禮也 又云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昧本來身請師高著眼大師直下覷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大師直上覷居士禮拜大師歸方丈居士隨後至方丈云適來弄巧成拙師云且道是馬大師弄巧成拙龐居士弄巧成拙還有緇素得出者麽若緇素不出顢馬繫枯樁直饒緇素得出也是蝦蟇口裏一粒椒 又云舉龐居士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師云旳旳的清寒水不能濡火不能燒是箇甚麽切不得問著問著則瞎卻你眼以拄杖擊香臺一下 又云舉古德云佛法也大有只是舌頭短師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蔡春卿薦考請示衆舉洛浦示衆云孫賓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和尚一卜浦云汝家爺死僧無語法眼代拊掌三下師云遮僧沒興死卻爺又被佗人拊掌信知禍不單行福無雙至然洛浦善卜法眼善斷若仔細思量爻象吉凶二老一時漏逗既占得火風鼎卦何故斷作地火明夷雲門即不然驀拈拄杖云孫賓門下死卻郎罷連卓三下云會麽內屬艮宮再求外象又卓三下云千靈萬聖萬聖千靈莫順人情復卓一下云吉凶上卦 入菴示衆恁麽恁麽理隨事變不恁麽不恁麽事得理融恁麽中不恁麽寬廓非外不恁麽中卻恁麽寂寥非內寂寥非內也觀法界於一塵之中寬廓非外也見一塵徧法界之內無始無終無前無後無古無今一時清淨便恁麽去止宿草菴且在門外何故猶是教乘極則未是衲僧本分事直須恁麽中不恁麽不恁麽中卻恁麽直下便捏到遮裏直得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無摸摝處更說甚麽內說甚麽外說甚麽理說甚麽事說甚麽法界說甚麽一塵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若向遮裏證得去在內不寂在外不常在無不滅在有不增不住兩頭不居中位乾峯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睦州蓋子落地楪子成七片有甚麽過良久喝一喝云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柰有天何 復舉僧問巖頭三界競時如何頭云坐卻著僧云未審師意如何頭云移取廬山來即向汝道師云巖頭古佛向萬仞崖頭垂手鑊湯鑪炭裏橫身蓋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今日若有人問雲門三界競起時如何只向佗道伏便難達未審師意如何移取雲門山來即向汝道 硎菴林司法爲考大祥請示衆福城東有大長者居福

城東海嶼上於不思議塵刧中承事供養無數佛菩薩長者世希有如優
曇華時一現發啓廣大真實心剏無佛處阿蘭若皆智人建梵剎折草
抨地即成就此心堅固等須攜或讚或毀不撓動魔王軍衆數甚多觀茲
殊勝自摧伏長者視身如浮雲變滅須臾不長久當生佛國時節來撒手
便行不回顧有子遵義起其家志願身心俱及第仁者則壽語不誑當知
今亦未嘗死我來居是阿蘭若不見長者生遺恨故說此偈聊發揚同住
如來寂滅海　小溪雲門菴示衆舉波斯匿王問世尊勝義諦中還有世
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世
尊答曰汝於過去龍光佛所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亦無聞無說無聞是
名一義二義師云大小釋迦老子被箇俗漢等閑拽轉鼻孔直得分踈不
下今日或有人問雲門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
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且作麼生支遣良久云拄一枝草
建梵剎破妄想塵出經卷饒益廣大諸有情成就無邊希有事驀拈拄杖
卓一下云梵剎已建妄想塵已破大經卷已出塡漸偏圓權實半滿一一
分明種種法門種種方便種種知慧種種因果種種殊勝種種行願種種
莊嚴只在檀越給事一毛端上以妙明心印一印印定還信得及麼若信

得及即今成佛不假修治非但檀越給事如是乃至過現未來微塵諸佛
諸代祖師古往今來一切知識天下老和尚舌頭亦以此印印定無異無
同一一妙明一一具足脩如是行成如是事滿如是願獲如是福無古無
今無終無始無成無壞無悟無迷如是了達如是證入如是究竟亦只在
檀越給事一毛端上下異善財入彌勒樓閣塵沙法門一時頓證無量功
德徧處莊嚴如帝網交光互相融通互相攝入互爲主伴一一周帀一一
無偏普令無數善心不善心衆生觀諸殊勝皆發無上正等菩提之心生
希有想非但檀越給事如是雲門今日亦如是非但雲門與給事如是現
前僧俗大衆一一平等一一無差一一如是正當恁麼時且道是勝義諦
耶是世俗諦耶是有耶是無耶是一義耶是二義耶是說耶是無說耶是
智耶是無智耶是聞耶是無聞耶試斷看若斷得出檀越給事建大寶坊
作大佛事功不唐捐若斷不出雲門爲蛇畫足去也擲下拄杖拍禪牀云
透過鐵圍山北斗面南看　陳氏爲考妣繖塔請示衆普賢身相無有二
八萬四千毛孔刹一一毛孔一如來一一如來一塔廟舍利堅固金剛身
虛空可壞此不朽女子陳氏報劬勞一一塔廟一體禮滿足八萬四千拜
盡諸毛孔無有遺所獲功德不可量正與普賢行願等用嚴慈父及慈母

徧及法界諸有情永離苦海證菩提悉得心空超彼岸中峯本禪師聖節
云聖節示衆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一氣含容萬有民無得而名焉功高列
聖之上德邁犀王之先蕩蕩乎用大巍巍乎體堅龍抱九重天上日真光
垂照萬斯年大衆還知麼即日瑞分剎土春滿寰區大毘盧頂分身優曇
鉢華吐馥以故天下稱之爲聖人之佳節也但生植於天地之間者莫不
被其澤惟我釋氏之流被其澤之尤者也何以爲然蓋孤虛柔弱而不能
自立也言孤則遠離親族不營世家言虛則寄食檀門栖遲林麓言柔則
潛心空寂守節循規言弱則守護住真不與物競自非聖人不忘佛屬由
垂外護則僧園資具安敢自稱常住而不遺陵奪於他人之手乎由是吾
儕安居厭食一時一刻咸出聖恩雖天覆地擎不足云喻使盡形求法終
身向道至若忘軀畢命亦不足以酬其萬分之一豈容懈怠懶墮虛延白
晝而更馳情於利欲者乎茲遇聖節曲引微忱以相勉勵記得後唐莊宗
皇帝問興化和尚云朕收中原獲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化曰請陛下寶
看帝乃引手舒幞頭脚化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龍吟雲起虎嘯風生則
不無莊宗興化若曰酬中原寶價全覺未曾定奪臣僧送對天庭輙成一
偈蓋天蓋地中原寶無古無今塞太虛價重乾坤酬未得付看皇化越唐

虞又云瞻在前忽在後竹鷄晝啼華綜夜吼未了聽一言如今誰動口嗟
夫學人將此一等言句作箇相似底道理商量把自家一片潔白田地添
這般野孤涎沫野污了也卻不思古人開口處如大火聚如大風輪無儞
湊泊處又如吹毛利劒等閑拈出直欲要斷人命根此豈可以心意識卜
度而爲得哉若然則阿難不假再修二祖不勞斷臂何則彼阿難二祖聰
慧過人意識明了如汝所解者彼豈未聞耶蓋是心不妙悟見地不脫若
見地不脫則動是情意識根作一團在處依草附木承虛接響致使上味
醍醐蘊在伊不淨器中變成毒藥一切時中如箇不解脫鬼相似見人說
心說性便乃扶籬摸壁湊泊將去纔見有人舉起汝己鼻孔轉面皮突出
牙爪處未免意識不行便乃渾侖吞棗如此等人日用一心中常有二主
互相起滅有時緣般若則忘世諦或緣世諦則忘般若自不知是脚跟下
蹉過卻謂我工夫未熟履踐未純而然便乃精修白業作有漏因以爲資
助又有一等顢頇佛性儱侗真如者日用遇一切境界只作一箇道理硬
自排遣乃至破律儀犯禁戒皆無忌憚及乎弄到差別境中排遣不行處
自不知是當面著謾卻謂我力量未充聞見不廣而然便乃參求古教誇
博見聞又或忘形死心停機息念以資枉慧如上二種學者蓋爲自無正

念況是打頭不曾遇著箇咬猪狗手脚底宗師與之滌蕩生在病中不自覺知終日肆口而談縱古而辯總是隔靴抓癢如此叅學要與生死岸頭一念相應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也近世爲人師者往往不能窮其源底但欲學人速得知解煖熱門庭多將箇瑞巖主人公臨濟無位眞人即心是佛他是阿誰等語與人打交輥亦不顧他立脚未穩生恐他不能領解又向他道叅底是誰學底是誰要見本性底是誰欲他便向這裏認箇光影使其學拳豎指進前退後不離當處便是西來本意剗乎學人不識好惡墮地窠臼如油入麪不得出頭識可哀憫良由不知衆生心中圓淨湛然元無汚染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一妄暫興萬緣各立外則妄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內則妄見四大五蘊見聞知覺乃至八萬四千塵勞及與菩提眞如涅槃佛性等相皆不出此一妄而有然此妄念若欲去除直須是工夫純熟脫落根蔕坐斷聖凡劃然開悟不則直饒備見超二祖慧過阿難正是坐在第八識中以識去識以妄遣妄如避身影於日中滅服華於空裏徒自勞神轉成差別所以從上諸老宿不柰伊何拈出一把折柄刀剗在伊命根上待伊捱到轉身不得處奮命一挨卒地斷爆地折妄消想滅見謝執忘便見森羅萬象廓爾平沉聞見覺知當處解脫乃至

併百千世界融歸一心自然法法全眞頭頭顯露然雖如是若要向衲僧面前開口也氣更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待伊死枯髏上活眼重開方有語話分大都是無量劫中生死根本今日要與一期和盤翻轉豈易事哉如其不爾備但以妄想心生妄想見忽忽草草認箇月前鑑覺昭昭靈靈喫飯著衣開口動舌底喚作自己又妄認山河大地鵲噪鴉鳴風動塵起處喚作法身却不思命根未斷見地不脫坐在六塵緣影裏不肯知非有時被人說箇不是便乃牽引古人談玄說理處從頭印過只與麼茅纏紙裹依稀彷佛鞔過一生逗到臘月三十日四山交逼眞境現前換却眼睛從前認底揔皆不是了也到這裏甘聽處分噬臍何及然後指妄談般若欺罔聖賢之報百劫千生受諸苦楚如此等事從古至今賺人多矣豈不見古人有偈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本上座到這裏事不獲已更爲伊與古人翻款去也學道之人不識眞用識作麼只爲從前認識神也不較多生死本即不問如何是本來人喝一喝切忌錯下註脚　湖州弁山幻住禪菴云生從何處來崑崙騎象舞三臺這裏見得便見四大已具來實無來四大分離去實不去乃至苦樂逆順是非得失皆是現行三昧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揔是自

己家珍明頭上明物物上顯更有甚麼生死去來之相而可分別者哉雖然如是倘若不曾眞箇和桶子底打脫一番開兩眼睛向威音王那畔冷地一覷覷破則未免被他山河大地四大五蘊是非苦樂一罩罩住不得自由便乃捏目生華妄陳異見即此便是生死大海中頭出頭沒不得解脫底種子直饒偏隨人道得箇不來不去底道理爭柰偏目前有箇情見不忘動步生塵觸途成滯者何所以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然而生死習氣大都是無量劫中熏陶成熟不同小小若非眞叅實悟焉得有徹頭徹尾底時節兄弟家各各帶一箇口欵道生死事大既知是一種大事因甚麼只向他禪床角頭故紙堆裏漁獵得一言半句蘊在八識田中見人問著便乃揚眉瞬目做模打樣以爲究竟若謂大事只消恁麼了得拈華微笑斷臂安心只成戲劇耳又安得遺光百世照映叢林諸仁者倘若眞實要洞明此一段大事直須發大心立大志將平生見聞情解虛妄覺知之心拈向一壁待他胷次中空半牢無依倚時驀提起箇崑崙騎象舞三臺是甚麼道理這裏須是把做一件無大極大底一等大事猛著精神與之厮捱晝夜六時不得放舍然叅禪要具三種心第一具大信心第二具了生死心第三具不退轉心信得及則始終不惑生死切則用心必至不退

轉則決定成就三心既具則十二時中無虛棄底工夫既不虛棄則念念爾心心爾塵塵爾刹刹爾忽然向用心不及處著力不得時和箇信得及底了生死底不退轉底一時打失當體洞明如十日並照間不容髮說甚麼崑崙騎象舞三臺縱饒一千七百則葛藤不直一笑而冰釋矣即此便是眞叅實悟底時節恁時不妨於山河大地四大五蘊中如香象王擺脫鐵鎖獨步大方遊行自在豈不疑歟是則是矣更須知有祖師門下衲僧面前換轉眼睛突出牙爪一著子猶隔天涯在　平江路鴈蕩幻住禪菴云慧劍單提日用中天然元不犯磨礱神號鬼哭喪魂膽遍野橫屍不露鋒古人與麼說話已是自傷已命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嗟夫叅學之士不知此心空寂本來清淨於一切法元無取捨只貴翻身一擲抹過太虛脫體無依隨處自在更說甚麼生死涅槃眞如煩惱猶如昨夢何有於我哉到這裏却不妨從空放下更就他尊宿痛鉗鎚下煆鍊一回等閑伸出三頭六臂將從上差別因緣聱訛公案縛作一束拋在他方世界之外便乃索空雙手向鬧市門頭孤峯頂上現神通十八變使他依門傍戶者斫額有分所以達磨西來謂之單傳直指初無委曲後來法久成弊生出異端或五位君臣四種料揀三關九帶十智同眞各立門庭互相

提唱雖則一期建立却不思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渾身墮在叅天荆棘中技上攀枝㬋上引㬋但見葛藤遍地無有出期逗到頭白𡖖黃忽然命根于於欲斷未斷之際返思從前知解毫髮無靈甘赴死門悔將奚及近代叢林如此叅學者波蕩風靡十八而九矣於戲望他法社之興叢席之盛其可得哉間有眞叅實悟底尊宿出興于世欲拯救此弊無處發藥不得已於第二門頭別開一路將箇無義味話頭放在伊八識田中只待伊奮起根本無明發大疑情猛利無間縱致喪身失命亦不放捨久久純熟自然人法空心境寂能所忘情識盡和箇話頭一時忘記瞥爾向不知不覺處竪口一㪍百雜粉碎轉得身來信口道信步行靚體純眞初無揀擇全生殺於一莖草上空古今於三寸舌頭豈與他順朱填墨者同日而較其得失哉然則恁麼爲伊亦是作死馬醫了也儞不更向這裏磨礱志氣抖擻精神一往直前以求眞脫是自棄也中間多有一等好兄弟不能發決定志因做到不奈何無下手處着脚下牢便生退屈正此擬議蓦地被人牽引向冊子上論量經教中引喻不待悟明自立知見直饒儞論得諦當喻得明白殊不知正是依他作解障自悟門雜毒入心佛亦難救更有人謂我根器狹劣卒不可到先且發菩提心興普賢願兼脩白業以爲由

漸者此等謂之抓負已靈埋沒先德又有人謂道無言而不顯體無用而不彰便乃漁獵見聞博求勝解者此等謂之癡狂外邊走又有人謂昏沉散亂似難屏除便乃息慮停機枯心死志坐在蒲團上如一堆朽木相似忽然忘四大座六情以爲極則者此等謂之解脫深坑死水裏浸又有人認箇昭昭靈靈鑑覺者爲自己法身便謂山河大地不礙眼光明暗色空元非他物一認認定此等謂之喚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又有人向他古人垂手處妄生穿鑿謂一句是半提兩句是全提揣摸不行處喚作向上機坐脫立亡喚作末後句中間又將古人語言透漏處從頭註解口耳相傳以爲究竟者此等皆是西天九十六種之數中間差別異端不可枚舉揔而言之無他蓋爲當人元無正念不發眞心又不曾實爲生死大事兼之又不具叅學眼目別白邪正師法所以坐在裏許不肯知非遂致紅紫亂朱使他晚學初機難於趣向於是勞他先聖千緒萬端說出方便持不過爲伊解其粘去其縛耳今則我這裏也不敢自出見更遠引古人入道因緣爲伊證據去也要知一踏到底更無回互者但看僧問古德云學人不識佛已師指示德云我說恐儞不信僧云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德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德云一翳在目空華亂墜僧遂領悟這箇豈不是一

路到底底様子這僧自非眞箇懸崖撒手直下承當安得便恁麼勦絕當時儻存毫髮許心意情識於其間便是百刦千生也無他領悟處諸人還知麼且看從頭註破學人不識佛已師指示合取狗口我說恐儞不信作賊人心虛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猶自不知非即汝便是將謂有多少奇特如何保任脚跟下好與三十痛棒一翳在目空華亂墜脫賺閒浮多少人僧遂領悟三生六十刦儞諸人還知落處麼也須學這僧向已躬下一踏到底始得要知持經論教談名說相者但看良遂座主見麻谷谷閉門不接遂次日再往谷復閉門遂乃扣門谷問阿誰遂擬應名忽然有省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若不來見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乃印可遂歸罷講謂同學曰諸人知處良遂揔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鄉使談經論教可以了得則良遂不必扣麻谷之門儞看他末後道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且不知底是何事更爲伊從頭註破良遂見麻谷棄却黃金抱碌瓨麻谷閉門不接將謂別有長處遂乃扣門紉去久矣汝方刻舟谷問阿誰抛擲引狗擬應有省已遲八刻我若不來見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更添三十年谷乃印可胡麻斷繳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依舊可憐生這裏豈是儞脩行數墨依文解義底道理也須親見良遂悟處始得要知自負知見下

視諸方者但看黃龍和尚請益慈明老人明問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龍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龍罔措遂炷香作禮明復舉趙州勘婆話詰之龍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見明詬罵不已龍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耶龍於言下大悟呈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明以手指沒字龍即易以有字明頷之黃龍未見慈明時領衆行脚氣吞湖海後雲峯悅和尚知其未到一夜激發令見慈明所以顯如是之機用也儞諸人還知麼更聽從頭註破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點火開門照賊歸有喫棒分依舊扶墻摸壁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合喫棒拖不入了也炷香作禮墮坑落塹看趙州勘婆話且作死馬醫詬罵不已猶自口切切罵豈慈悲法施耶氣急殺人慈明當時見他恁麼道便與索性一頓痛棒打出不惟正令全提亦要使他光前絕後無端便向他道儞作罵會耶致使黃龍復墮泥水便道傑出叢林是趙州少賣弄老婆勘破沒來由便是有來由也只道得一半而今四海清如鏡那裏泊行人莫與路爲讎猶欠悟在所以道纖毫不透如隔鐵圍自非向他毒惡鉗鎚下揩磨淨盡豈有了辦底時節儞更要知多聞博覽

口耳傳受者。但看香嚴恭溈山。山門曰。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荅十。問十荅百。此是汝意解識相。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嚴茫然無對。屢乞溈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嚴即焚棄平昔所看文字。自誓此生作箇長行粥飯僧。乃入山結茅自處。一日因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有省。遂遥禮溈山。讚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儞看他出詞吐氣處。豈是勉強做作得來。又豈是記持學解口耳傳受得來。今日索性不惜口業。更為諸人註破。溈山道。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賊無種。相鼓龍。香嚴茫然無對。不欠一絲毫。屢乞說破。胡餅裏討甚麽汁。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將謂將謂。元來元來。嚴乃焚棄文字。結茅自處。錯。擊竹有省。邪法難扶。遥禮溈山。面皮厚多少。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如何是今日事。一擊忘所知。那裏學得來。更不假修持。遠在。動容揚古路。凝塞殺人。不墮悄然機。未敢相許。處處無蹤跡。要眼作麽。聲色外威儀。莫謗他好。諸方達道者。那箇是。咸言上上機。承虛接響。所以道向自己胷中流出。蓋天蓋地。回觀見聞學解者。又何翅以十較百。以千較萬矣。乃至聖賢應世。所有遺言往行。皆歷代之元龜。百世之師法。於此可不發深省哉。是明是矣。須知男兒自有衝天志。不向古人行處行。且作麽生是衝天志。咄。不是知音。徒勞側耳。　示衆。雲門話墮。趙州勘婆。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焦尾錦鱗。躍開地網。摩空俊鶻。透過天羅。不動一塵。知落處。二千年事不爭多。還會麽。如或不然。更為儞重下註脚。記得雪竇和尚頌為道日損。有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折東籬。補西障。回地軸。轉天關。在雪竇則不無。爭柰此四句遣人檢點。三分光陰二早過。向甚處去也。靈臺一點不揩磨。無儞下手處。貪生逐日區區去。何處不稱尊。喚不回頭爭奈何。直得分踈不下。高高峯頂行。樵脚不起。深深海底坐。打衣不濕。雪竇平地上把人埋沒。撚指二百餘年。今古之下。乏人點檢。幻住也有一偈。還有檢點者麽。須早出來。不然則就與拈出去也。三尺黑蜣眠暗室。一雙白鼠嚙枯藤。家山咫尺無行路。有底閑情逐愛憎。　師子正宗禪寺示衆。所起之因既的。所期之果必親。所探之志惟真。則其所詣之地。不期實而實矣。教中謂三世如來。咸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謂佛知見者。乃破生死根塵之利具也。佛祖諦觀三界諸微塵剎。滿中衆生。無一

剎那而不受生。無一剎那而不變滅。浩浩乎不可以數計也。而況妄情起滅。剎那不住。生死之理。豈細事哉。由是佛祖哀之。於大寂定中。隨其迷妄。為轉法輪。依處依緣。多立名字。謂之華嚴法華。謂之楞嚴圓覺。乃至菩提涅槃。真如般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等。一依此心建立。名常異而體常同也。名異故方便善權。體同故不離本際。必欲衆生悟本際。越生死情妄而復已。凡學者跨門。靡有不以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而為辭者。逮扣其所以。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者謂自出母胎。至命光遷謝。其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生死也。又或指終日竟夜。念慮遷流。後念倏生。前念忽滅。取舍去來。紛然無緒。寢興變化。未嘗暫歇。皆[illegible]死也。是說不越分段變易二種生死。極理原之。皆枝葉爾。非根本也。謂根本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教中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楞嚴會上。富樓那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問蓋迷真起妄。成立生死之因。佛荅以大地山河皆如來藏。乃逐妄旋真。破除生死之要旨也。以迷故引妄入心。積集倒見。圓覺喻之如四方易處。迷妄在眼。下惟所見之色是生死。以至離種種色象。純見於空。空亦是生死。迷妄在耳。不惟所聞之聲是生死。乃至離聲即寂。當知其湛寂無聞。亦是生死。以至意緣善惡。不惟惡是生死。善亦未嘗不是生死。積為念慮。非惟動念是生死。至于息念亦是生死。以緣配之。不惟染緣是生死。其淨緣亦是生死。以覺諭之。不惟不覺是生死。其念起即覺亦是生死。仰而觀之之謂天。俯而視之之謂地。廣而窺之之謂法界。大而量之之謂虛空。總不出見分。皆生死也。當知此心未即了悟。使其立地成佛。要且亦在生死網中。原夫生死之大欵。凡歷聖龍古單令。未有一法不遺其淪溺者。以故目之曰。大事因緣。有等闡提漢。聞說箇生死。乃棹頭不顧。遂引經書文字中相似語言。謂法性情淨。猶若虛空。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圓滿湛寂。迥絕動搖。聲色全真。見聞不昧。所謂佛身無為。不墮諸數。何處更見生死去來之跡。有問生從何處來。便道水流元在海。死向何處去。邊謂月落不離天。似此等見解。與作鐵枷陷鐵圍之張本。儞若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於生死岸畔立得脚牢。苟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為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古所謂努力令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又云。八十公公八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為已重任者。一切時中。卓卓地單提此事。蘊之方寸。向三根椽下淹泼三十年二十年。死同一日。於

大方之外闊跨三千里五千里不問綠毫廢寢食忘寒暑耐寂寞禁熱煉泯凝憎離順逆空能所融是非死盡偷心方堪湊泊古人謂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前輩參禪大有樣子一一皆是竿頭進步撒手懸崖豆爆冷灰死中得活備嘗艱苦不憚勤勞挫銳解紛埋光鏟彩不肯以小成近効而生自足之心蓋知生死根塵大於虛空廣於法界況是歷涉多生熏鍊成熟纖毫不盡便是鐵圍所以立志如敵萬人一步要跨千里盡形骸面皮鐵石窮歲月肝膽氷霜忘利養於念端空名位於世表無念尚虞滞跡有佛安得肯為非效學而能蓋眞實為生死者曾不期然而然矣今人反是才跨門來立脚未穩以聰明之資打頭逢得箇自性離生滅眞身絶去來底規成說話以為本柄自己脚跟下未曾卒地折爆地斷底一條生死命根置之無事甲中取性向佛祖頂顊上高揮大抹自謂禪學理應如是柰何實地上工夫未曾親到不知據廣床說大話打圓相卓馬籐一一皆與生死根塵交亢捩影而況心塵易壅識馬難調妄見之習潛興貪妄之情黙運輪回未斷而益熾生死未空而愈滋叢林衰替法社荒凉未有不本於此者所謂不是說了便休斯言豈欺人哉蓋實有如是事也爾不思為生死根塵籠絡在塗炭中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形飄紉戰業

墜火湯改頭換面備嘗楚毒這箇都是墮生死惡道底家常茶飯無量刼來不是不曾經歷今日要將此根深帶固底生死牢關一回翻轉豈易事哉更若顧利害較得失擇甘辛存取舍則生死根塵又將接續去也或者謂展轉派浪且置之不問輪回生死不由起悟還有休息之時節也無對曰譬如猛風吹海欲其波浪自息豈可得乎其生死苟有自息之時則佛祖不須興慈運悲曲施方便一至於此也是故塵沙可數而生死莫知其數量滄溟可飲而生死莫知其邊涯當知無量刼來為生死流轉至于今身於苦於樂以昇以沉竟莫知其幾矣以迷妄所蔽不自覺知只據現量較之却似今日方從頭起當知未來泪没浩無邊涯推其所因非天降非人與一由迷妄所致好趂今日身強力健提起箇無義味話頭猛奮精神一踏到底恁時說有生死也得說無生死也得回古風於刹那播玄機於當念如壯士屈臂師子遊行豈小根劣器者所能擬哉傳燈錄大寂道一禪師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汙染何為汙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汙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卧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

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為萬法之根本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眞如盡是眞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舉一千從理事無別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眞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眞而有立處立處即眞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眞如諸法不出於眞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為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礙迹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大法身法身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栽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有為是無為家用無為是有為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生滅義心眞如義心眞如者譬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

像喻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緣即是生滅義不取諸法即是眞如義聲聞聞見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為識在悟為智順理為悟順事為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冥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無生法忍本有今有不假脩道坐禪不脩不坐即是如來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眞正不造諸業隨分過生一衣一鉢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諸人珍重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云夫學道者須達自源四果三賢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妙二覺了達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漸其漸也歷僧祇刼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臂頃便登妙覺若宿無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己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無別行悟入此者眞三摩提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為最上乘曠徹清虛頓開寶藏心非生滅性絶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無作乃攀緣自息吾於昔日轉不退輪今得定慧雙脩如拳如手見無念體不逐物生了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眞常自性如空本來無相既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能變其體心歸法界萬象一如遠離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

不立心即體真理都無所得告諸學衆無外馳求若最上乘應當無作珍重䨮實語録丫角女子曰頭絲報你諸方作者知借問住山何境界春風颼颼春鳥喧喧翠峯不能助發心印却是他劈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　二寘

侍

近侍

金史百官志金近侍局提點正五品泰和八年朝設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侍從承勅令轉進奏帖直長正八品大定十八年增二員奉御十六人舊名入寢殿小底奉職三十人舊名不入寢殿小底又名外帳小底皆大定十二年更 世宗紀大定二十七年二月己丑諭宰執曰近侍局官須選忠直練達之人用之朕雖不聽讒言使人在側將恐漸漬聽從之矣劉祁歸潛志金朝近習之權甚重置近侍局於宮中職雖五品其要密與宰相等如舊日中書故多以貴戚世家恩倖者居其職士大夫不預焉南渡後人主猶委任大抵視宰執臺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謂心腹則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謂奉御奉職輩本以傳詔旨供使令而人主委信反在士大夫右故大臣要官往往曲意奉承或被命出外帥臣郡守百計館饋蓋以其親近易得言也然此曹皆膏粱子弟惟以妝飾體樣相夸膏面鑷鬢鞍馬衣服鮮整朝夕侍上迎合諂媚以逸樂導人主要其身又沮壞正人招賄賂為不法至於大臣退黜百官得罪多因局中御史之權反在其下矣其後欲收外望頗雜用士人完顏伯陽居之不載餘亦罷又於臺部令史選奉職數人又於進士中亦選一二人充備其人既入局中則趨進舉止曾亦未聞有正言補益者且此曹本僕役之職士大夫處之可羞而一二子泰然自以為榮亦陋也 唐李衛公集近侍論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疎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情欲深擅寵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蘇若奚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金敞所以得盡政矣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責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有姜皎崔滌以掖宮中之樂外有姚崇宋璟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政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請署近侍

新唐書董昌傳昌即偽位以火拜置百官監軍與官屬皆西北嚮慟哭乃北面臣昌義請署近侍昌曰吾欲處此位安得如害集不許

七世內侍

事類合璧竇氏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謹形於主受襁褓之託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此漢贊也金日磾

五世內侍

南史列傳齊陸慧曉本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世為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為侍中父子真仕宋為海陵太守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也

八區內侍

晏元獻公類要梁簡文書曰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屬九縣外府且息官曹之務

貨結內侍

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元年十二月乙未以苗晉卿為太保裴遵慶為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益愛之

製藏賜內侍

宋史宦者傳閻承翰大中祥符四年還內國使上製內侍藏賜之承翰表請刻石著之

不畏內侍

宋史程顥傳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案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

諫召內侍

宋史豐稷為刑部侍郎兼侍講哲宗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臣恐上累大德

踈論內侍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公尹京日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為業疏奏嘉納其言罷黜內侍

遠竄內侍

宋史紹興八年遠竄內侍羅豈于海島

縊殺內侍

東漢書宗室傳樂成靖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為男子章諸妻哀姓置名也黨召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懼乃賂哀置姊焦使殺之初事覺乃縊殺內侍三人以絕口語

錄

爲殿侍

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元年，録故監乾寧軍獨流寨田務殿直耿遣子信超並爲下班殿侍，以遣捕賊關死也。

乞補殿侍

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五年，鄜延路經畧司言蘇尾九族巡檢右班殿直李延遇子德明，累擊西賊有功，乞補殿侍。從之。

六歲殿侍

宋史列傳夏守恩，襲父蔭，纔六歲補下班殿侍，給事襄王宮，累遷東頭供奉官。

御樓侍

類說唐制御樓賜赦，學士得升丹鳳樓侍立。五代以後因而廢之。蘇易簡奏，自今上御樓草恩赦，與樞密使侍立御樓之側。

神人侍

五代薛史列傳爲殷，梁貞明中封楚王。殷微時，隱隱見神人侍側，因默記其形像。及貴，因謁衡山廟，覩廟中神人塑像，宛如微時所見者。

小親侍

高麗圖經小親侍紫衣頭巾，優被其髮，蓋宮幃中所使小僮也。王之貴戚與從臣，時亦給之。厭人大率未娶者，皆最巾而被髮，既娶而後束髮。其爲小親侍，皆纔十餘歲，稍長則出宮焉。

須卜入侍

西漢書匈奴傳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説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代，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遣子入侍

西漢書西域傳郅支單于嘗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元帝建昭三年誅郅支單于。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　匈奴傳神爵四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甘露元年，郅支單于擊敗呼韓邪，左伊秩訾勸呼韓邪入朝漢求助，遂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建始二年，匈奴呼韓邪死，復株絫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元延元年，搜諧若鞮單于來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車牙若鞮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撣王烏夷當入侍。綏和元年，車牙死，弟烏珠留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明年歸，葬復遣子左於駼仇撣王稽留昆入侍。後天子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單于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王莽秉政。東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十一年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二十五年三月，匈奴南單于遣子入侍。二十六年，復遣子入侍。　西域傳明帝永平十六年，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通鑑綱目漢明帝永平十六年，西域

諸國遣子入侍。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窴，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窴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窴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窴，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集覽假司馬，注見武帝天漢二年。從事，大將軍之屬官也。從軍職，參謀議。鄯善王廣，鄯善注見武帝元鼎二年。廣，其王之名。文俗吏，謂郭恂也。拘泥文法，未脫流俗，故曰文俗吏。初夜，猶言初更時。爲質，注見周赧王四十一年。質爲軍司馬，大將軍之屬官有司馬一人。作掾。掾，土危反。心自侈大也。騧馬，騧，姑華反，淺黃色而黑喙者。

泣請入侍

新唐書列傳阿史那忠者，字義節，蘇尼失

子也。賢清謹，以功擢左屯衛將軍。會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以忠爲左賢王，及出塞不樂，見使者必泣，請入侍。許焉。封薛國公，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磾。**挺身入侍**資治通鑑僖宗光啓三年六月己酉，天威都頭楊守立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杜讓能聞難，挺身步入侍。韋昭度質其家，於軍中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執金入侍**唐杜牧樊川集：紫纓趨朝，執金入侍。免除一貫，忠勞兩無。**左言入侍**淨錄碎事：左言入侍，傳食太王。二者榮寵固也。**虎賁扶侍**東漢書：五官中郎將江革，性至孝。每朝會，帝嘗使虎賁扶侍，及進拜，目禮焉。**給人扶侍**新唐書方技傳：張果懇辭還山。玄宗詔可，擢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賜帛百匹，給扶侍二人，至恒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爲立棲霞觀其所。**孔子六侍**數類尸子曰：仲尼志意其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今古，顏回侍；節不小物，冉伯牛侍。仲尼曰：吾以六子自厲也。**齊桓六侍**

數類晏子曰：昔先君桓公，身體懈急，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寧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禮義不忠，信行衰微，則管子侍。君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故諸侯朝其德，天子致其胙。**五十立侍**儀禮鄉飲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四真列侍**唐會要：天寶八載閏五月五日，制：文宣王與聖祖同時，俱爲教冑。雖考言比德，理在難名，而周禮序經，蹤彰親授。思廣在三之義，用崇德一之尊，宜於太清太微宮聖祖前，更立文宣王遺像，與四真列侍左右。其年八月二十日，司封奏：道士籍每一載一造，永爲恒式。至十一月十八日，勅：道士女冠籍每十載一造，永爲恒式。**三子列侍**澠水燕談錄：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皆爲天下第一。晚年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次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陳氏爲榮。**屏去姬侍**舊唐書盧杞傳：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杞至，子儀悉令屏去，獨隱几以侍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單身隨侍**三國蜀志：後主既降，魏鍾會作亂，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郤正及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舉動無闕，乃慨嘆息，恨知正之晚。**梁主留侍**兩漢蒙求：梁孝王武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壹餐。**登輿夾侍**唐書：李多祚，中宗時祠太廟，特詔多祚與相王登輿夾侍。御史王覲謂多祚曰：夷人雖有功，不宜共輿輦。帝曰：朕推以腹心，卿勿復言。文苑英華王覲諫李多祚登夾侍表中宗：臣覲言：竊惟宗廟之禮，在於尊祖奉先，肅事之儀，豈獨惟親與德。伏見恩勅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共唐書作木來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通可加之寵爵，豈宜逼奉至尊，將唐書作侍帝弟子連衞，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文帝引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共乘與二字唐書作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乍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之良輔。吏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於後，何以表盛之往？諫獨微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焉。**行掖坐侍**禪林僧寶傳：道吾智禪師將化，以石霜諸爲正傳，妻其衆，從諸迎居正寢。智行必掖，坐必侍。作本傳。**天童給侍**佛祖統紀：智琰法師日誦法華，至三千部。育爐香炭自起爐，茶夕罐曉空，潛加溢水，蓋天童給侍之驗焉。唐書道宣傳：貞觀中，隱沁部雲室山，人覩天童給侍左右。**迎侍**宋史劉昌言傳：時光祿丞何亮家果州，秘書丞陳靖家泉州，不迎其親。下詔戒諭文武官，父母在劍南、峽路、漳、泉、福建、嶺南，皆令迎侍。敢有違者，御史臺糾舉以聞。吳育在二府時，父侍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師永興，侍問尚無恙，育與迎侍。時人榮之。李虔已傳：虔已父寶爲衛州司理參軍，以母老棄官歸養。虔已後以便親請通判洪州，時寶春秋高，寶如尚無恙，虔已雙舉迎侍。寶至豫章，樂其山水，曰：此可以終吾身矣。遂臨州之東湖築第字以居焉。宋陸佃陶山集赴江寧府乞給假迎侍狀：臣伏蒙聖恩，移知江寧府。竊念臣本貫越州，臣弟傳自鄧州侍偏親先

歸與勸趣州去江寧府不至迓逺欲乞暫給假至鄉里迎省前赴新任伏
望聖慈特賜矜允伏候勑旨　北磵禅師詩集華亭孫丞迎侍道州使君
老人端似老人星五馬精明舊典刑故事新看廳壁記華堂舊有德威銘
叙州宗樹應無地四世萊衣又過庭騷雅故家仍犬手可無清警賦華亭
宋李芸菴集叔賜迎侍以詩餞之且趣其來　折檻雲孫擅俊聲暫棲蓮
幕不談兵論詩史欲壓饒病痛飲何須分濁清東閣梅殘崇旅夢北堂萱
茂動歸情重來肯放詔光晚叱馭加鞭莫計程徐安國西窓集餞周昭禮
迎侍部綱　水落前溪一夜霜順流催促發歸艎解官仍了官中事莪酒
團戲酒技章鮮后語離雖草率殷勤祈祝豈尋常情知老大須扶掖無惜
周觀上國光元藍静之藍澗集送董德興迎侍兼東三山諸友　花底一春
戲綵袖廻雲飛秋水錦帆開山中令尹憂官瘦江上慈親望子來遠道
不違甘旨願清朝未之孝廉材三山故舊煩詢問歲晚相思肯寄梅

歸侍

宋景文公集送連氏昆仲還省侍　酥酪君家伯仲賢相從費
倉倅駐年三危酒薄難爲聖一腹書空但喜眠庾信刻菂懷舊
鳩隱侯題壁有新篇探甘調滑思歸養遥揖蘭垓照露鮮　强祠郎集送呂
監簿歸淮南侍下　花邊把酒趁春暉春去花空興盡歸白髮親庭寬北
望青藤不妨喜南飛京埃家家休回首淮月娟娟好振衣年少身名富白
立不須蓑爲事軽肥詩海繪章宋端明祁滕寺丞棗導江軍還家侍太夫
人　戴罷華星較帳僎薰蘭芳意徧南垓人思孟母三鄰巻車避王陽九
折回浙北征鞍多翊柳梢西官驛尚傳梅板輿素有家園樂早趁新年進
壽杯　鄧道鄉先生集世美歸侍政府以送君南浦傷如之何作詩送之
沉沉蓮花池日月幾賓送乳鶯辭故寨征途亦飛鞚會合安可常萬事驚
殘夢何以寬我愁風流在民眼　妙年公卿子可人達此君退然數尺身
氣節凌青雲從今奉親暇蘭莱陪朝曛應憐四傑流勤勤但空文　嚴廊
扶真人好與天地參政教似寒暑豈罪熱失談本鋒久不振相府方渾渾
公子飽見聞歸獻北斗南　忠孝非兩心事君如事父事君貴以人事父
孰爲念真賢絶驊騮貴相未易取顧子繼法真毋令老江浦　前年可羅
雀來輻出濠梁今年可炙手家衣登廟堂公家本全玉何曾變炎涼公子
不展眉端爲斯人傷　卞氏稱六龍公家兜相似父作風雨散子今共詩
書山前猶製錦江上方趣與迎想侍側心夙夕厲與魚　猶子知幾人子
獨欣白眉風霆破春曉慈翼鳴天池未從南昌行選爲竹間期儀及馬伏
波一書重示之　燕城兆霜雪頓川凋芙荷昔別情已矣今別情柰何英

英二三子行亦卑懸輈後日知誰同蟬聲猶暮多曾文清公集送蘇伯益
提幹代還侍下伯益之孫伯業之子幕下官曹寄玉溪溪邊野老借光輝
監糧校尉衝寒去廟枕郎君爛熟歸大父正須靈壽杖尊公更著老萊衣
贈行未說功名事此事如公世上稀趙蕃淳熙稾送趙詠道還侍廬蘭然
道晁仲　既見章江水重逢懷玉山忽忽成履躡草草僅别班送　恩獻觴
後應多對雨閑期君好兄弟並響古人間呂祖儉大愚集太常薄史同
叔禰赴秦祠歸侍以十章言别主子集大中句　家庭素業各摳趨師友聯
依作楷模性學淵源那得似然成尺度又相扶　萬目欣欣重世科君侍
家學柱交柯歸來何以爲親壽滿腹詩書要講摩　魏公好善似緇衣收
拾名流壯九閭歸臥湖山猶眷念又生叔子使家肥　兩載相從豈偶然
賓清堂上闕遺編清池高水留餘思然若勞節意又使　太壇太室封精
禋同作祠官意倍親寂憶郊前好風月登雲山頂氣如春　家廟堂中志
念深安車趁駕盡吾心扶持几杖無他事風滿歸帆作好音　白雲駐目
使思歸不羨它官只綵衣九曲武夷祠宇闊齋心直欲脱塵鞿　壯齡聲
譽在朝端意度幽閑似晚蘭竹裏深深香自發更添雨露長琅玕　大門
榮寵溢湖光保得無名付肯堂伯氏續經今已矣容臺歸去欲成章　君
今東渡奉親歡我獨低徊夜又闌歸拜魏公應問我爲言心事尚如丹　王
與鈞藍縷稾送能蘭皐還侍　熙寧七載老元戎木抄龜趺氣吐虹除掃
烟雲不貶眼主令隴試驅重重其表方冶醫香在竭來封胡志染雄趁我
慈椿强健日翩翩刷羽迅冥鴻程公許滄州塵缶編送家歸侍東　隨牒
走千里携家恰二年送君歸戲綵笑我覓行纏思話關山遠須鴻信息傳
抱持嬌小女悲素老人憐　送別彦威姪西歸母侍　先集載行橐叩閽
書萬言風雲乘快使雨露沐殊恩客裏仍分袂天涯想倚門去留交喜戚
情不盡離尊　况自宦情薄未忘簪緯憂聖知非我貴君要盡心讎牛隴
松蘿月鷗汀水竹秋丁寧與將護待我賦歸休　宇宙暗矛戟吾當何處
歸故山幾年兒暮景儀同依若見親知問愁無羽翮飛一莖元自足底用
帶金圍　天均頋堂集送馮仲壬歸侍下　論文最許使君先侍子仍如世
學傳醉眼方愁江上雨歸心已望峽中天豈無智略堪乘障猶有科名取
力田　寄語德公炊黍飯相從一飽送餘年　鄭伏西塘集和老人令寢歸侍
之什　法有歸寧謁於情益順人別兹無一夜不夢侍慈親戲綵今忘念
勤王欲致身詩新道何古聞者渠精神　江湖續集葉景文餞友歸侍　閩
江閩山相對青照人肝膽寒如冰路旁脩松夾古桂風鼓吟鬣月隨袂　君

有米衣我獨無此樂不能與之俱老矣君年少喜見功名將遠到歸歟歸歟盍歸歟長途玉汝千金軀未秋來作廣寒客相携醉舞紅塵陌徐安國西窓集楊信伯以優校作古還侍侍長句叙別因以為廣惜然有客賦歸歟拌手從看得意初蠖屈自憐猶爾爾鴻飛欣羨得如如交親誤聞留著空傾誦應虛薦禰書珍重驚頭有餘地為君從此惜居諸　錢孝仲智侍郡歸侍　欽板追從屬史如忘懷學後閒親跡鄰牆不暫通家舊盛鎮常思會食初哭指北堂供戲綵遂辭東府換除書重來蘭注應廊廟倚重肩門愧老徐鄭彥昭撝庵顏彙送彥斌弟還侍　我方避地貪尤甚子獨還鄉歲又闌浮世風塵妨孝節平生事業負儒冠空懷鵝集陪趨步遠愧鶴原拔急難千里長途當自愛北堂珍重慰加餐元陸子方集送於慎與歸浮陵侍旁二首　湖風吹柳絮記別一年餘君出當歸養吾窮久索居乍遂論縫綣欲別又躊躇一葦長江隔時時卜鯉魚　英才銷落盡世事一凭欄以我相思切知君欲別難暮雲南國暝早雁北江寒獨羨萊衣樂春風饗未嗜宋方秋崖集謝吳總侍啓　伏以身落邊城久矣思鱸之夢名聯故府居然騎鶴之遊所憂負臨賀之知敢曰去邯鄲之步亦云幸矣請具陳之伏念某起山林憔悴之餘極場屋摧頹之久抱璞而泣其哉

如兮鼓慧雖工具詳好者儻不遇天下第一人之傑將後有千時日五色之述善刑賞忠孝之文前輩猶疑其門下士而真之次惟有物混成之賦識者始見為公輔器而擢之魁故雖試別闈而主司喜韓愈之奇然主對殿廬則當路有子由之真方抖擻田間之積襖竟低回塞上之兜鍪所賴王人實維座主謂夜半既傳於衣缽豈春風不寘於襟懷達人而訖項斯何情才畫之淵下車而為文舉相期羽翼之成夫何俗駕之勒回大負公車之封進乃典司於金穀仍畫諾於玉垣苟樂揚州歎已老三生之杜牧桃花春觀笑重來前度之劉郎第懷也思欲報無所茲蓋恭遇興權樂如諸葛亮而無其短陳天人如董仲舒而無其迂以皇極受人材差將為他日股肱之倚以論語治天下豈惟滋後生口耳之傳用能得士於蕿展之間每亦觀人於筆墨之外遂還去鴻每棄前魚某敢不銘而書紳行矣樸被所考試士蹕為宰相當不愧權德輿之知聞無恙外賀得主人幸自數李中丞之側求言稱塞惟有好修　賀吳總侍啓　伏審虎節建臺為府眼稱大小馮之相代豈惟圖盛事於衣冠東西總之迭為茲用公顧憂於狐承有美江山之第一共圖國士之無雙波神脅舞於鷁舟春氣肇開於鶴甲歌謠載道想續劃常尊之碑香火滿城當封寫波瑾之像斯民樂只

於帝念哉某朋友同倫兄弟異姓願言思伯訪戴之興勃然豈無他人依劉之忠遠矣式遵鏘璞之佩賠言浮玉之山追數平生無踰此喜　答吳總侍割　某伏讀誨單有曰相距未有如此時為之寒未起乘蓋某之為人平不能如世俗之事占無時而書焉以為恭無謂而謁焉以為褻此其情狀當與巧言令色者同科某既不敢以此事先生而又前月二十四日里人不戒于火延及所居禮有大焚其前人之樂廬三日哭蓋至今懷居之淚未乾思覲之心欲馳也近還迎老人許以正月為此來方將弓一舟於先生而台翰至如之何其不愧孝先者某嘗接納之杯酒之慇懃亦欵急務書徐騎修累之數百語言其所以試媒者大略謂相公與之莞麾非其意也而怒之而据之所賴素行頗修相公不以為怒不然殆矣人固難知如此哉某始欲寘之于理又念或者其必謂某不能容士二召而質責之而已今獨有數項官錢未了雖非某所得專然敢不仰體先生之盛心也義夫以二十日至安豐還興夏侯椅淝水以殺賊矣攻城之銃春且近矣此城當保可也相公節制淮西諸郡叔廐以為朝廷處置得宜某獨爭以為不可無故而贅一相在朝廷既已非矣此尋負荷有過無功庶是敗誅古今一律今日數子華之怯者即前日譽子華之勇者也先生以為如

何某今無家可歸而數月間當滿秩就先生謀所以居者千數日間拜狀懇哥又十數日當迎老人於境上敢上禱以請其私惟先生進之　代與吳總侍割　某素既顧積歉致潘龜之賀矣惟某無似受知於當世則門墻為最受知於門墻則執事為最情分之篤交好之舊蓋與姓而兄弟也制之於總往往為諸軍錢未動戚來商今幸吾兄實臨之而弟得以盡布其心腹庶幾兄于憂國如兄愛邊如兄不特某以為喜而三軍皆以為喜不特三軍以為喜而兩露數十州之民皆以為喜賦印之始其必有大規模大施設以大悅合軍忱吾民者矣側耳前騶之至當走江滸以道情素篝邊防而累要求不腆芥蒂種兄致于隸人惟台慈翕受之　回吳總侍割　某奇蹇之蹤蓋自四月迄於今不能出門戶每招醫士則揮之左診其父揮之右診其兄黄樂之爐日夜不停火而中吟愁嘆之聲悲憂感頓之客雖行路見之為某不寧處也七月朔日家兄竟不起手足之痛何毒如之老人病中龍此楊急又恐感傷懷抱舊疾愈增營兄事生頃刻難度所以先生之移鎮不能送覊齋之建台不能迎待罪門墻竊自惆歎故謂賜之札輪養有頒委邇江以南感塞而已　與吳總侍割　某竊聞先生巍揭江淮表裏之標雄視南北甚願操觚以從先生後或者王勃之序托滕王以不朽而老人

延度之説甚力莫可違者。豈山靈勒回俗士駕圍應爾耶。然既約而異不辭而辭，宜得罪於謁者，敢謂馳一个之使追至維揚，而勞賜之。燕及父兄盡露臺鑽。某知所感愧矣。老人病未能謝，不敢不情而代之書。惟相對歎息以佩盛心耳。　某比者伏準照牒，蒙糾合諸司，猥以姓名聞于上。會某切入帥幕。日與司帑者唱壽軟錙銖，而老人又欲治歸。日以衰哀。於是竟不得奉一書道謝。惟易之感，感也。感不言。感而言感，元説也。説不言説而言元，蓋無心之感，天下之真感。不言之説，天下之真説也。然則先生奚以某之必謝而後為感，且説哉。某行侍老人歸，敬當晉謁于賓贊矣。魏曹子建集侍太子坐　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寒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唐錢起詩送嚴士良侍奉屢事南遊　昧侍獨知止，曾參善定親。江山侍行遠，長切出薑屢。提手想千古，此心能幾人。風光滿長陌，草色傍征輪。日夕望荊楚，鷺鳴芳杜新。漁烟月下淺，花與水中春。點輪遙想憶，含情向白蘋。錢塘章驟集思侍　旅宦經秋厭路塵，家書累日寂無聞。勞身江左馳單侍，極目淮東望白雲。俚聽難將王音悦，天知不學衆人笑。趨庭往往違寒律，吹取迴飆兩未分。徐節孝先生集謝呼延禁侍　有客從京南來吾淮上，吏氣貌民庸雅，辭令亦温厚，如此已可喜。遺我故人書，須臾四千里，恍惚游江湖。張祠部集送子立榮侍南歸　有客就征驂，風前別酒酣。慈顔依膝下，歸意滿江南。去路草初歇，到家梅正含。短書無惜寄，別後抵清談。黄山谷外集子瞻去歲春侍立邇英子由秋冬間相繼入侍作詩各述所懷予亦次韻四首　仁宗乾興初，日御殿之西廡，詔侍臣馮元等勸講祖宗故事，以雙日延見儒臣。至此雖隻日亦令馳赴入侍。景祐二年正月癸丑，詔置邇英、延義二閣，書無逸篇于屏。邇英在迎陽門之北，東向。事具實録。東京記曰：崇政殿西有邇英閣，東有延義閣，講讀之所。又按國朝春二月至端午，秋八月至冬至，遇隻日，邇英閣輪官講讀。　赤壁歸來入紫清，堂堂心在鬢彫零。　太白集日行曰：深宮高樓入紫清。按上皇玉帝吟：玉清之隱書曰：上景發長暉，金霄踐紫清。翰林志云：時以居翰苑，皆謂凌玉清，遡紫霄。漢書蕭望之贊曰：望之堂堂，折而不撓。歐公表曰：風霜所迫，鬢髮凋殘。　江沙踏破青鞋底，卻結絲絇侍禁庭。　寒山子詩：浪行未着門路破麻鞋底。老杜有鞋布襪從此始。周禮屨人注曰：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絇謂之拘，着舄屨之頭以為行戒。按絲是中官繫絲鞋，故云。樂天詩：卻着青絶侍玉除。　曾唔萬卷夜光寒，筆倒三江硯滴乾。　言筆力有餘，傾倒三江之水，不足以供其輪量。如漢書：未央世所謂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也。馬貴曰：三江既入。西京雜記曰：以玉為硯，以酒為滴。隋書鄭譯傳：上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謂譯曰：乾筆。劉禹錫詩：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　大似不蒙稽古力，只今猶著侍臣冠。　言其猶未大用。後漢桓榮為太子少傅，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對掌絲綸罷記言，戰綫黄屋傍堯軒。　絲綸謂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之意。記言謂起居郎及舍人，即古之左右史。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又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東坡自右史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相繼子由自左史為舍人。唐昭宗時封舜卿從子謂對掌內外判。文選元歸詩：黄屋非堯心。杜牧之詩：几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　應行飛上猶回首，不受青雲富貴吞。　劉禹錫寄楊絳事詩曰：青雲且上無多地，卻要針飛不四庭間月。鉤詩來何為里光受此吐吞瓦。　樂天名位聊相似，卻是初無富貴心。只欠小蠻樊素在，我知造物受公深。　東坡詩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自注曰：出處老少大略似樂天，雲淡庚議。[illegible]樂天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皆其家二姬名也。　再次韻四首　隆儒嚴閣對横經，咫尺清都兩露寒。　春明退朝録曰：隆儒殿在邇英閣後衰竹中。謝承後漢書曰：董春積柱拄手。李白上裴長史書曰：横經籍書。左傳曰：天威不違顔咫尺。列子曰：穆王及化人之宮，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西露見上注。詩曰：零雨其濛。又曰：零露泥泥。　見説文星環北極，人間無路仰天庭。　老杜詩：北斗建文星。史記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環之曰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曹子建詩：衆星環北辰。漢書揚雄解嘲：日未仰天庭。又法言曰：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　風標倒影日光寒，堯日當中露正乾。　選之詩：暮夕眼風標。揚雄甘泉賦曰：歷倒影而絶飛梁。注云：在日月之上，日月逆從下照，故其影倒。史記堯紀曰：就之如日。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注云：晞，乾也。諸侯唯天子賜爵，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　殿上給扶鳴漢履，鑴頭簪筆見秦冠。　兩句皆紀述在邇事。給扶謂當時元老。簪筆謂左右史。選之作韓弘碑曰：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賛漢書鄭崇傳：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唐百官志云：起居郎及舍人，若伏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郎御處，時號螭頭。漢書趙充國傳曰：張安世持橐簪筆。秦冠見杜後志文法。後漢志：法冠，一曰柱後，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此借用耳。　萬國歸心天不言，諸儒爭席莫臨軒。　書論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

天下之民歸心焉。後漢戴憑傳：光武正旦朝會，令羣臣說經者更相難詰，有不通者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莊子曰：今之與之爭席矣。吳臨軒言：講道雍容，集者軒陛之聚分也。漢書史丹傳曰：天子自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又晉書輿服志曰：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輦於殿庭。聖功興學彤歌頌，史覺曹劉不足吞。書。謁今日，念終始典于學。歆頌措二孫詩。曾祖劉楨贈魏文帝，時文士也。楨作老杜集鈎序曰：吉今孫季義吞曹劉。老杜詩：氣成何足吞。　延和西路古槐陰，不隔朝宗夙夜心。東京記曰：崇政殿南有延和殿。東成作延和殿春新樂賦曰：過葵傳騎，念政也之不吞。又謝賜御書詩注云：過葵聞有雙槐，樛枝屈曲如龍形。書曰：江漢朝宗于海。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詩意謂損匙退，可傾葵忠，亦之心也。公有賀中五色線，平生補袞用功深。拙敗之鄰著獨酬詩曰：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退之書曰：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張文潛宛江集紹聖甲戌，侍立集英殿，臨軒試舉人，作此兩絕。　春來小殿雪初殘，曉日瞳曨未破寒。貫徹雷軒公事退，君王緩步倚巨闌。　稍歲千名輪墨場，春寒搖筆試西廂。花然二十年間事，還著春衣侍玉皇。程公許滄洲塵缶編清明日侍龍與遊海棠書。　和風驟日又清明，茶事驚呼探火新。龍頸安與扶

鶴胥睛邦滿意賞青春。　峯鶴清風久寂寥，谷居忠憤紉銀鉤，龕中片石貫鉾鑒，運爲兩翁須點頭。寺有清獻像忠定詩刻。　休問霜林鶴頂丹，空庭三尺綠新攢，從渠五老欺雙笑，我自與師盟歲寒。　倚倚竹色蘸清尊，更借陰風蕩午瞌，侍得親顏開一笑，佳名須記壽星軒。吳仲孚詩集呈雲巖史侍　若教儘儘說深沉，却恐無修老不禁，百拙難隨今日巧，一貧方識古人心，斗牛歸盡荒郊閒，猿鶴愁多故國深，亦欲以詩爲活計，世間何許覓知音。李洪芸庵類稿比至武原省侍叔父二兄因成二詩　拉海風烓古重來歲月侵，竹林追勝具，棠■接清陰，酒聖逢宵醉，詩魔鎮日吟，鳳雛欣競爽，家學豈藏金。　越角倦游客，勸婆行脚僧，畏寒使白氈，尋蹬倚鳥藤，是處記遊釣，老來無友朋，求田兼問舍，其役愧陳登。喻良能香山集侍太孺人由女國過皆沙至鳳池　板輿多樂事，沙路及晴時，却喜詹龍卧，遙遙到鳳池，鮑搏細斟酌，華髮足遨嬉，此意無仁解，臊醋更賦詩。　侍太夫人拜拚先塋季弟有詩次韻一首　東郊雲氣曉球球，十里相望窮色初，林慳畫頭聞杜宇，荇綠深處見王餘，提壺相勸仍沽酒，扶老來觀或荷鋤，不向如皐閑射雉，真成一笑槃潘輿。是日制帥不同行，唯奉板輿而徐安國西窻集聞韓無咎自擢中舍遷史侍　進兼西掖不容閑，況復新

遷侍從班，獨有冷官無一事，飽飡終日看君山。元丁復擔亭藁送能生事父之船司　江鱧海鮒播如雨，北貴南商秋似雲，新制建官專抑末，萬來司𢨋已超羣，從親游宦平生樂，今子才賢早歲聞，公退高堂調膳後，書簽江夜月紛紛。王惲秋澗集入侍行贈董符寶　君家大兄吾故識，君家三兄乃友執，游諳仰止有歲年，只有八郎初未覿。八郎内侍五雲深，五雲宮闕何沉沉，此時篆遍司獻納，夙夕忠謹餘丹心，人如掌中金褁纂，屈嬌蝸重重織雨柚中，有蒼生寒，採聽民瘼懷惻怛，細呈琢播艱苦歌謠情，聖皇達聰豈有既，天語夜久何叮嚀，御爐香暖代鳴玉，高枕安眠神遊清，輸忠壯壯棣時弊，筆誅下數公權誠，君不見西漢元封神爵間，兩朝貢幸張與金，長楊建勺滿宮館，正以世閥遊從列九卿，何如董侯剛方見持立大廷，嗒餇明月聲，日華光動黃金袍，鳴鳳翔集朝陽岑，一從通籍念忠慈，四海知有萬石不爲富貴之所淫，書生薄游不足惜，風化正爾基周南，吳燕幽朔今一軌，好承清閒之燕，請君一鼓解慍南風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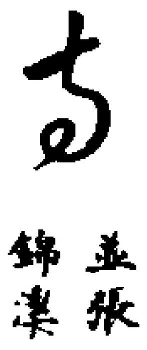
寺

洪武正韻：時至切，同上。又寺人，奄官，亦作閽。見下。陸法言廣韻：閹人。丁度集韻：寺或从門作閽。妻機廣干祿字書：侍。又祥吏切。是也，有法度者。歐陽

德隆押韻釋疑：寺，時吏切，亦作閽也。與寺監字即不同。釋行均龍龕手鑑閽，音寺，閽閽守門人也。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濁次音。周伯琦六書正譌寺，古侍字，承也。从寸㞢聲。寸，手也。會意。故奄官謂之寺人。又借爲府寺字。張子敬經史字源韻：寺，侍吏切。周禮有寺人。詩：寺人之令。内小臣也。李墨存古正字：寺，監官所也。从㞢从寸，有法度也。又閽寺也。作寺非。字漆傳義：又昌志切，守也。又法度所守也。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隸書 寺 楊著碑見　楊益隸韻

草書  並張錦溪　 並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官寺

周禮天官寺人：王之正内五人。注：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正内路寢。疏曰：案其職云：掌王之内人及宮女之戒令者，齋王

楙野客叢書：史謂石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姍己，病之，乃薦貢禹歷位九卿，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僕謂使顯不殺望之，則己使其果有此事，豈以薦一貢禹而能免天下之議哉。殺與不殺，而天下之公議自存。今謂衆人匈匈言殺蕭望之，是天下皆知

顯為敦望之妄又言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如諧望之何當時公論無定
論如此傑恐不然史氏飾詞之過耳宋類苑中貴帶將仕郎 祥符以前
中貴人盡帶將仕郎階若太尉秦翰者左璫之名將累立戰功始以將仕
郎內侍省內府丞局今則不問輪後建彰國軍節度 立見湘山野錄 仁
宗時宦官雖有蒙寵信甚者臺諫言其罪執斥之不吝也由是不能弄權
內侍張繼能嘗為鎮戎軍鈐轄初古原州自唐以來陷於羌項從治平
涼縣繼遷之叛李繼隆繼和建議城古原州以保障內屬藩部併力禦賊
是為鎮戎軍以隆和知軍事幾七八年繼能為鈐轄題詩於廳堂曰夜聞
磧外鈴聲苦曉聽城頭角調哀不是感恩心似鐵誰人肯向此中來繼能
讀書有識慕忠直好談論知治體令為入都內領郡能改齋漫錄洪玉父
云祖宗時非特士大夫能立節義亦自上之人有以成之耳張乖崖再任
成都日夜分時城北門中有中貴人到要請鑰匙開門公令開既入見公
請曰朝廷還知張詠在西川否允川中兩經兵寇差詠來治亂今中貴入
川比欲中地主之禮如何須得中夜入城使民驚擾不知有何急切幹當
中貴曰銜命往峨眉山燒香公曰待要先斬後奏或先奏後斬耶中貴悚
懼曰念某乍離班行不知州府事體公曰若如此道即是卻令出北門宿
來早入衙下膀子云奉敕往峨眉山燒香入內內侍省王某於公判膀子
既衙王命不敢奉留請於川衢出去其嚴正如此 又曾魯公以侍讀守
鄭州有廢疾中貴入在郡寄居多沽私酒侍結連內侍輕州縣不法公始
善諭之俾自悛蔵撤出大言公命吏搜捕盡得酒及醸具依法盡行遂奏
乞中官老廢者不得家外郡朝廷嘉之 真宗朝黃震知亳州永城縣瀕
汴河例至冬涸朝廷遣中官促州縣科民開淘時中官多任喜怒非理蓋
撻役民黃憤然歐之中官即捨役赴闕自訴帝問曰黃震言何歐汝中官
奏云言是我百姓汝安得亂打帝嘉其言即敕中官赴黃門杖二十黃後
為才吏任轉運發運使文正王公遺事 內殿劉承規病上諭政府曰承規
忠勤宣力不少令人告朕乞一節度使公曰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乞令
有司檢詳有則可除翌日上曰承規言死在朝夕願聞在廷之告則瞑目
無恨矣公曰今承規若越此命後有邀朝廷乞登樞府者奈何必不可遂
改殿使除節度觀察留後上將軍致仕上言承規得此命亦喜公曰帶
使領留後亦遂郡矣專秉施越臣恐於久未便宋朝大事記 仁宗時王曾
劾武臣王崇勳英宗初韓琦責內侍任守忠周官冢宰一職不惟外朝六
卿亦且內統六官是以無宦寺之亂無女子之變漢初大臣中屠嘉猶得

以斥鄧通至後日則康衛與石顯相表裏矣國初大臣皆得以斥內侍至
章子厚則用郝隨蔡京則奉梁師成王黼則事童貫矣人言內外朝當合
為一然必公足以勝私外足以統內斯可矣章子厚蔡京王黼小人者交
結內侍為腹心淳化五年李順反蜀命王繼恩討之宦官繼恩有平蜀功
中書擬為宣徽使上曰朕不欲以宦者與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因置
宣政使以授之太宗惜名器乃以張詠知益州時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
半月之食詠知民苦鹽貴而廪有餘積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
萬斛上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憂矣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行法詠紙
之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化賊為民不亦可乎蓋要難於除盜又要
難於盜已去之後故既命繼恩以討之復命張詠以撫之始感終患所得
之矣抑繼恩宦者使之事兵得無陷李唐之弊政耶然繼恩雖有功而不
驕雖不與宣徽而不敢怨太宗豈有以處之也其與童貫握重兵在外而
朝廷無以制之之道異矣使當時不知所以制之患恐無夷狄之驕亦必
有宦狄之禍耳 元符三年斥郝隨劉友端以先朝禁中修造華侈也陳
瓘言裴彥臣等交通內外十月蔡京罷上曰瓘有言論其交通近習之狀
卻有簡於裴彥臣崇寧元年童貫和杭州監製器 二年王厚童貫合諸
道兵十餘萬復湟州 十二月置措置邊事司以王厚及童貫領之 四
年童貫為熙河等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大觀四年加童貫節度使內侍
臣建節始此其後梁師成等皆踵之後洮州貫自此恃功稍擅軍政選置
將帥不聞朝廷 政和元年童貫使遼 四年童貫領樞密院事時貫遣
人使上海約女真 宣和元年朱勔以花石網媚上太學生鄧肅進十詩
二年加梁師成太尉凡號令御筆皆出於梁師成王黼以父事之 三
年童貫討方臘 四年命童貫巡邊 五年童貫入燕 上之即位其始
由修造華侈而斥內侍郝隨劉友端其後則以童貫監製器以朱勔領花
網其始因陳瓘之言黜裴彥臣交通內外之迹以逐蔡京其後則以童貫
而用蔡京以梁師成而用王黼則知人君之心未始有不善而小人蠱惑
其心者其罪多矣一童貫也使之監製器之役猶可也蔡京乃使之領西
師西事未畢而止事復起既命之使遼以覘其國適為遼人所覘又縱之
通女真反為女真所侮甚至於方臘不能討命童貫以討之是以童貫可
以任內脩外攘之責矣夫宦官者腹心之患也夷狄者手足之患也宦官
根本之禍也夷狄者枝葉之禍也當時伯雨之言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
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愚謂崇觀以來

陰氣甚盛矣小人宦官夷狄同一氣類也此有所感則彼有所應必然之理也縱使當時無夷狄之禍亦有宦官之禍也故翁家世舊聞先君陸元鈞使淮南被命與廉訪使郡成章鞫常州制獄成章雖宦者然有直氣每爲先君言童貫梁師成輩以家奴爲公師雖自古大亂之世亦不至是彼趙高稱中丞相集登樞稱內太師猶不敢爲丞相太師也今貫輩豈不過之又指其頸曰成章輩不幸自幼爲內臣它時必隨例斫頭矣先君言問貫師成事用之由成章言貫自中宮爲房院時給事閤內某十消宮女得十者爲方況元府建中之間蔡京以宮觀居游中宮遣貫請天竺禱觀音求嗣京素與內臣交通然不識貫也後見之於天竺山中邀與歸置酒甚歡因問禱聖嗣以何爲佛事貫以實告京陽驚曰富人家求子亦不下如此之薄貫乃曰宮中何從得錢京又歎曰朝廷乃如此不應副耶闕家府庫如山如海皆上物也貫既歸大播此語於是宮人近習人人恨不得蔡內翰即日爲相矣京既大用因言舊嘗聞李憲言憲輩已老西事當得信臣有童貫者雖年少奇才也於是遣貫使陝西措置邊事矣師成自幼警敏知書敢爲大言始自言母本文潞公侍兒生已子外　者或吉以師成頗類韓魏公因又稱韓公子又之有老女賢言蘇內翰有妾出外舍生子

爲中書吳氏所乞歸歲於是又盡變其說自謂眞蘇氏子每侍上言及公軾曰先臣間者莫不天之故事內臣不拜節度使京乃請降貫有邊功者毋用故事蓋爲貫地已而攀緣者多節又曰繕郊廟建明堂鑄九鼎治大河制禮作樂皆大勲勞豈藏遺功耶於是得節鉞者益衆矣成章又歎曰今通侍大夫乃昔日內客省使也累朝未嘗除授張茂則宿衛四朝當宣仁同聽政爲兩省都知尊貴莫比病篤欲求內客省使宣仁終不許召其子宣諭曰無慮時不欲開此端非獨太皇見人議論汝父死後亦徼得蔭十余好內臣其子泣拜而去今爲通侍大夫者比肩往往猶有滯留不遷之歎天下安得不亂乎坦齋通編慶元間鉅璫王德謙干黍朝政京鏜公欲去之未發聞忽報宣鎖次早入朝乃德謙除節鉞公不立班知院何公澹不押麻文武皆退公上疏諫止御札屢頒不奉詔翌日奏事上曰閹祖宗時有此典故公奏眞宗以此語王旦旦力爭乃別置使以處之至徽宗朝童貫以兌復河湟特令建節中原淪沒實基於此上曰又聞非止童貫一人公曰其後譚稹梁師成從援例得之陛下當不知三人者皆不得其死乃寢此命庶保全德謙上從之未幾竄之遠陬單麻吳宗旦且有南康之行

閹寺

禮記內則深宮固門閽寺守之注云閽掌守門之禁也寺掌內人之禁令也

省閹寺

宋夏竦鄭國公文集臣聞天地交而陰陽和陰陽和而萬物生故牝牡之分雌雄之配鳥獸魚蟲咸以遂性夫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易以咸卦爲下經之首詩以關雎爲國風之始周官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故聖人法天地之體行陰陽之化一物失所以爲不可臣聞古者因下脈之刑制閹寺之官周禮寺人五人內臣倍之漢初置中常侍二人今之宦者何踰古制又皆平民子姓齠齔丐養無書遺遣殘毀受刀鋸之苦失男女之性阻夫婦之配絕繼嗣之道上傷和氣何虐如之出入殿廷不職百數稽之天道考之古義臣切惑之夫夏后泣辜傷教化失所湯武解網懼鳥獸罹害西伯葬枯骨天下歸心漢文去肉刑百世稱仁豈有今非罪之民受椓割之刑自生至死不可復完伏願陛下迴兩曜之鑒推二儀之德布造化之恩順慘舒之氣嚴立憲章一切禁絕則漢唐之弊革于公朝堯舜之心感于天下矣

蒔

洪武正韻時至切植立也更種也又吏韻許慎說文蒔更別種从艸時聲時吏切徐鍇通釋若移稻也食至反揚雄方言蒔更也謂更種也音侍顏

野王玉篇石至切又音時亦作持丁度集韻蒔或作持時蒔揚桓六書統艸蒔余見吏韻蒔从木時省聲持从侍聲蒔蒔同上余見紙韻艸蒔或加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濁次音倪鏜六書類釋種植之通名又平聲鮑柔克正字韻綱蒔別作持時侍並非趙謙聲音文字通俗音平聲不出韻會定　篆書

蒔　蒔　蒔　並集韻

蒔　同上並見杜从古集

正字切禪計禪神禪蒔

篆古文　蒔　徐鉉篆韻　蒔　蒔　蒔　蒔　並六書統

隸書　蒔　蒔　並六書統

韻海

草　蒔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一 二寘

豉

洪武正韻時至切鹽豉从豆从支劉熙釋名豉嗜也五味調和須之而成乃可甘嗜也故齊人謂豉聲如嗜也顧野王玉篇市眞切豆豉亦作𢻭光義切苦李作豉宋重修廣韻是義切司馬光類篇豉𢻭或从豆亦作䜵婁攈廣千祿字豉𢻭上正下通釋行均龍龕手鑑豉俗豉正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濁次音說文配鹽幽尗也本作𢻭从尗支聲徐曰尗豆也幽謂造之幽暗也徐曰俗作豉史貨殖傳蘗豉千合秦漢以來始有豉字爾雅翼云楚詞大苦醎酸辛甘行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醎酢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五十先生韻寶豉作豉非豉充句切韻會定正字切禪計釋神譯豉

𢻭

洪武正韻時至切說文豉亦作𢻭蓋尗古菽字豆一名尗故字亦从尗許愼說文𢻭配鹽幽尗也从尗支聲是義切豉俗𢻭从豆徐鍇通釋幽謂造之幽暗也時翅反顧野王玉篇市眞切以調五味今作豉丁度集韻𢻭或作豉亦作踶戴侗六書故𢻭豆也楊桓六書統禪世𢻭統作𢻭隸豉或从豆豉或从是聲䜵隸周伯琦六書正譌俗作豉非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豉从尗支聲俗从豆史貨殖傳䜵豉千合作踶非

篆書 𢻭 䜵 𢻭 并林罕集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豉 𢻭 并徐鉉篆韻 䜵 𢻭 𢻭 并六

隸書 豉 䜵 六書統

草書 豉 豉 并張錦漢 豉 鮮于樞草書集韻

總敘

劉熙釋名豉嗜也五味調和須之而成乃可甘嗜也故齊人謂豉聲如嗜山居備用豉本性大冷只辟麹毒傷臟腑傾元氣宜忌之又鴨不可與木耳胡桃豉同食野鴨亦然

豆豉

農桑撮要六月做豆豉 大黑豆淘淨煮熟漉出篩麹拌勻攤於席上放冷用楮葉盦成黃子候黃衣上遍曬乾用瓜茄切片二件每一斤用淨鹽一兩入生薑橘皮紫蘇蒔蘿小椒甘草切碎同拌一宿次日將豆黃簸去黃衣同入瓮內次元汁勻拌上取箬葉覆蓋瓶石壓定紙泥密封曬半月後可開取豆瓜茄曬乾略蒸氣透再曬收貯 山居備用造豆豉法 黃豆不以多少水浸一宿蒸爛候冷以少麪摻豆上拌勻用麩再拌掃淨室鋪席上攤約厚二寸許將穰草麥稈或青蒿蒼耳葉蓋其上待五七日黃衣上搓挼令篩去麩皮走水淘洗曬乾每用黃豆一斗物料一斗先洗淨甕候下 鮮菜瓜切作二寸大塊 鮮茄子竹刀劃作四塊 連肉水浸 甘草切作片 生薑切作厚片 陳皮去白 川椒去目 茴香微炒 紫蘇葉 蒜瓣帶皮 右拌勻先鋪黃豆一層下物料一層摻鹽一層再下豆黃物料鹽各一層如此相間以滿為度納實箬密口泥封周列日曬之候半月取出倒一遍拌勻再入甕密口泥固晒七七日為度却不可入水瓜茄中自然鹽水出也用鹽相度斟酌多少用之抑豉食中之常用春夏天氣不和蒸炒以酒漬服之至佳是齊售用豆豉法 黑豆一十蒸極爛攤微冷以白麪一斤拌和如醬法罨黃薄作餅子頻看勿使青黑候黃衣生先眼乾日中曬令極乾用鹽四斤大瓜子三十條去穰子切嫩茄子伍十箇切并乘露摘者摘皮半斤湯浸四五日逐日換水不爾則苦生紫蘇去梗切一斗川椒半斤生茴香苗切二升生薑二斤切蒔蘿馬芹各半升一處拌和入小甕中以蒻覆用竹篾以石壓之日中曬半月拌和過仍舊再曬半月臨收時用好酒一升拌勻入瓶收貯食之大佳齊民要術作豉法 先作煖蔭屋坎地深三二尺屋必以草蓋瓦則不佳密泥塞屋牖無令風及蟲鼠入也開小戶僅得容人出入厚作藁籬以閉戶四月五月為上時七月二十日後八月為中時餘月亦皆得作然冬夏大寒大熱極難調適大都每四時交會之際節氣未定亦難得所常以四孟月十日後作者易成而好大率常欲令溫如人腋下為佳若等不調寧傷冷不傷熱冷則穰覆還煖熱則臭敗矣三間屋得作百石豆二十石為一聚常作者番次相續恒有熱氣春秋冬夏皆不須穰覆作少者唯至冬月乃穰覆豆耳極少者猶須十石為一聚若三五石亦自煖難得所故須以十石為率用陳豆彌好新豆尚濕生熟難均故也淨揚簸大釜煮之申舒如飼牛豆掐軟便止傷熟則豉爛漉著淨地撣之冬宜小煖夏須極冷乃內蔭屋中聚置一日再入以手刺豆堆中候有如人腋下煖便翻之翻法以杷枕略取堆裏冷豆為新堆之心以次更略乃至於盡冷者自然在內煖者自然居外還作尖堆勿令婆陀一日再候中煖更翻還如前法作尖堆若熱湯人手者即為失節傷熱矣凡四五度翻內外均煖微著白衣於新翻訖時便小撥峯頭令平團團如車輪豆輪厚二尺許乃止復以手候煖則還翻翻訖以杷平豆令漸薄厚一尺五寸許第三翻一尺第四翻厚六寸豆便內外均煖悉著白衣豉為粗定從此以後乃生黃衣復撣豆令厚三寸便閉戶三日自此以前一日再入三日開戶復以杷東西作壟耩豆如

鼓𪍿形令稀稠均調。搅刮法必令至地。豆若着地即便爛矣。攤徧以杷耩之。又常令厚三寸。間日耩之。後豆着黄衣色均足出豆於屋外淨揚簸去衣布豆尺寸之數蓋是大率中平之言矣。冷即須微厚熱則須微薄尤須以意斟量之。揚簸訖以大甕盛半甕水内豆着甕中以把急抨之使淨若初煮豆傷熱者急手抨淨則漉出若初煑豆微生則抨淨宜少停之使豆少軟則難熟太軟則豉爛水多則難淨是以正須半甕耳漉出着筐中令半筐許一人捉筐一人更汲水於甕上就筐中淋之急斗擻筐令極淨水清乃止淘不淨令豉苦漉水盡委着席上先多收穀藏於此時内穀藏於蔭屋窖中掊穀藏作窖底厚二三尺許以蘧蒢蔽窖内豆於窖中使一人在窖中以脚躡豆令堅實内豆盡掩席覆之以穀藏埋席上厚二三尺許從躡令堅實夏停十日春秋十二三日冬十五日便熟過此以往則傷苦日數少者豉白而用費唯合熟自然香美矣若自食欲久留不能數作者豉熟取出曝之令乾亦得周年豉法難好易壞必須細意人常一日再看之失節傷熱臭爛如泥猪狗亦不食其傷冷者雖還復煖豉味亦惡是以又須留意冷煖宜適難於調酒。如冬月初作者須先以穀藏燒地令煖勿燋乃淨掃内豆於蔭屋中則用湯澆黍穄穰令煖潤以覆豆堆每翻竟還以

初用黍穰周匝覆蓋若冬作豉少屋冷穰覆亦不得煖者乃須於蔭屋之中内微燃煙火令早煖不爾則傷寒矣春秋量其寒煖冷亦宜覆之每人出皆還謹密閉戶勿令泄其煖熱之氣也　食經作豉法　常夏五月至八月是時月也率一石豆熟澡之漬一宿明日出蒸之手捻其皮破則可便敷於地地惡者亦可席上敷之令厚二寸許豆須通冷以青茅覆之亦厚二寸許三日視之要須通得黄為可出茅又薄揮之以手指畫之作耕壟一日再三如此凡三日作此可止更煑豆取濃汁并秫米女麴五升鹽五升合此豉中以豆汁灑漬之令調以手持令汁出指間以此為度畢内罌中若不滿罌以矯桑葉滿之勿抑乃密泥之中庭二十七日出排曝令燥更蒸之時煑矯桑葉汁灑之乃蒸如炊熟久可復排之此三蒸曝則成　作家理食豉法　隨作多少精擇豆浸一宿旦炊之與炊米同若作一石豉炊一石豆熟取生茅卧之如作女麴形二七日豆生黄衣簸去之更曝令燥後以水漉令濕手抟之使汁出從指其間出為佳以著甕器中掘地作埳令足容甕器燒埳中令熱内甕著埳中以桑葉盖豉上厚三寸許以物蓋甕頭令密塗之十許日成出曝之令浥浥然又蒸熟又曝如此三遍成　道僧剎諭做豆豉以大豆煑熟用少麪盦成黄子用生瓜茄切片

三件每一觔用鹽二兩。入生薑橘皮紫蘇蒔蘿茴香青椒甘草末同拌一宿次日以豆用湯洗去黄衣一同入甕内以元汁灌之上用竹箬或荷葉蓋用泥封之又用碗蓋之晒日中十四日開取豆略晒瓜茄再晒乾更蒸氣透再晒即收　本草名醫別錄豉味苦寒無毒主傷寒頭痛寒熱瘴氣惡毒煩躁滿悶虚勞喘吸兩脚疼冷又殺六畜胎子諸毒　陶隱居云豉食中之常用春夏天氣不和蒸炒以酒漬服之至佳依康伯法先以醋酒溲蒸暴燥以麻油和又蒸暴之凡三過乃末椒乾薑屑合和以進食勝今作油豉也患脚人常將其酒浸以滓傅脚皆差好者出襄陽錢塘香美而濃取中心者彌善　宋嘉祐本草注藥性論云豆豉得醯良殺六畜毒味苦甘主下血痢如刺者豉一升水漬纔令相淹煎一兩沸絞汁頓服不差可再服又傷寒暴痢腹痛者豉一升薤白一握切以水三升先煑薤内豉更煑湯色黑去豉分為二服不差再服熱末能止汗主除煩躁治時疾熱病發汗又治陰莖上瘡痛爛豉一分蚯蚓濕泥二分水研和塗上乾易禁熱食酒菜蒜又寒熱風胷中瘡生者可擣為圓服良　陳藏器云蒲州豉味鹹無毒主解煩熱熱毒寒熱虚勞調中發汗通關節殺腥氣傷寒鼻塞作法與諸豉不同其味烈陝州有豉汁經年不敗大除煩熱入藥並不如今之

豉心為無鹽豉也　孟詵云豉能治久盜汗患者以一升微炒令香清酒三升漬滿三日取汁令暖任人服之不差更作三兩劑即止　日華子云治中毒藥蠱氣瘧疾骨蒸并治犬咬　圖經文具大豆條下　豉和本食療云陝府豉汁甚勝於常豉以大豆為黄蒸每一斗加鹽四升椒四兩春三日夏兩日冬五日即成半熟加生姜五兩既濯且精勝埋於馬糞中黄蒸以好豆心代之　聖惠方治口舌生瘡胃腸痰痛用魚豉細末含一宿使差　外臺秘要治蠱刺螫人方好豉心以足為服但覺刺即熱嚼豉以傅之少頃見豉中毛即差不見又嚼傅之晝夜勿絶見毛為度　千金方治酒病豉蔥白各半升水二升煑取一升頓服　又方治被歐傷瘀血聚腹内豉一升水三升煑三沸分服不差再服　又方治喉痺卒不語煑豉汁一升服覆取汗亦可末挂著舌下漸嚥　又方四肢骨破及筋傷蹉跌以水二升豉三升漬之攪取汁飲止心悶　又方蝦蟆疥瘡杵豉傅之　又方發背癰腫已潰未潰方香豉三升少與水和熟擣成泥可腫處作餅子厚三分已上有孔勿覆孔上布豉餅以艾烈其上炙之使温温而熱勿令破肉如熱痛即急易之患當減快得安穩一日二度炙之如先有瘡孔中汁出即差　肘後方中緩風四肢不收者豉三升水九升煑取三

升分爲三服日二作亦可酒漬飲之　葛氏方治重下此即赤白痢也遊豉令小焦杵服一合日三無比又豉熬令焦水三升淋取汁令服冷則酒淋日三服有驗　又方舌上出血如針孔取豉三升水三升煑之沸去滓服一升日三　梅師方傷寒汗出不解已三四日胷中悶吐方豉一升鹽一合水四升煎升半分三服當吐　又方辟溫疫法熬豉和白朮酒浸常服之　又方治傷寒服藥擔心煩熱以豉一升梔子十四枚劈水三升煎取一升分三服　孫真人治頭風痛以豉湯洗頭避風即差　食醫心鏡主風毒脚膝攣急骨節痛豉心五升九蒸九暴以酒一斗取浸經宿空心隨性暖飲之　又方小兒寒熱惡氣中人以濕豉爲圓如雞子大以摩顖上及手足心六七遍又摩心臍上旋旋祝之了破豉圓看有細毛弃道中即差　勝金方治小兒頭上生惡瘡以黃泥裹豉煨熟冷後取出豆豉爲末以純菜油傅之差　王氏博濟治藏毒下血不止用豉大蒜等分一處杵勻圓如梧子大每服鹽湯下三十圓血痢亦治　簡要濟衆主傷寒後毒氣攻手足自體虛腫豉酒方豉五合微炒以酒一升半同煎五七沸任性稍熱服之　姚和衆治小兒丹毒破作瘡黃水出焦炒豉令煙絕爲末油調傅之　傷寒類要治傷寒熱病後攻目生瞖者燒豉二七枚末以管吹之　子母秘錄華佗安胎豉汁服之妙　又方治墮胎血下盡煩滿豉一升水三升三沸煑末鹿角服方寸匕　楊氏産乳療惡瘡熬豉爲末傅之不過三四次　茅亭客話蝦蟆小者有毒主人小便秘澁臍下憋疼痛至死者以生豉一合投新汲水半椀浸令水濃頓飲之愈　紹興本草云豉乃大豆製而所成本經及諸方各具主至之宜但世之食品多用以近世驗之即非必起疾之物惟入方服餌致嘔者頗然當云味苦甘鹹平無毒是矣　金張潔古真珠囊豉苦鹹純陰去心中懊憹　元尚從善本草元命苞豉苦寒無毒通關節發汗主傷寒頭痛寒熱瘴氣瘧煩躁滿悶喘吸虛勞治兩脚冷痛殺六畜胎毒炒黃酒漬醫盜汗久而不差薤白同煎除傷寒暴痢腹疼口舌生瘡豉末含之立愈酒病未安葱豉煠湯頓飲襄陽豉香美而濃滴州豉味鹹而烈凡作諸豉烏豆者佳　胡仕可本草歌括　豉本食中常用物頭疼發汗必須加鮮煩止痢除諸毒酒浸和滓傅脚差

鹹豆豉

山居備用鹹豆豉法　用黑豆一斗恪蒸熟取出晒一日用瓜二十條茄四十箇先切下小塊用紫蘇陳皮各切碎拌和用茴香四錢炒鹽四兩拌和得所暴至三日然後用好酒適酒令勻再略蒸過再用鹽四兩拌之又用好酒微晒之日中攤晒一日却入磁小甕内緊築再紙數重封之泥封又好置三伏日晒爲度　又法　黑豆一斗淨洗過蒸以豆爛爲度傾出候令攤開用楮葉覆三兩日以上黃衣爲度成塊者以手禀碎水淹洗曬乾用生姜一觔四兩切作絲上件料物各放一處令乾鹽一觔先一宿前百沸湯泡鹽盛令冷次日却以新淨缸甕先將豉黃并料物拌和次入鹽水浸取豆面上深一寸以椒葉蓋曬一月　事林廣記造鹽豆法　大豆一斗水浸二三日淘蒸熟攤箄上令勻以楮葉蓋候發黃上取出簸去黃水淘漉乾每四升用鹽一觔姜半觔薄切仍用橘皮紫蘇花椒蒔蘿杏仁桂皮丁香藿香同剉作鹽湯候溫拌勻入甕上面水深一寸以葉蓋封口晒一月方好　宋梅聖俞宛陵集裴直講得潤州通判周仲章鹹豉遺一小餅　金山寺僧作鹹豉南徐別乘馬不肥大梁貢人與年少紅泥罌盎鳥歸飛我今老病寡肉食廣文先生分遺微

淡豆豉

山居備用淡豆豉法　大黑豆不拘多少䭾蒸香熟爲度取出攤置筞蘭内乘溫熱以楮子每疊幾宋簡頂在無風處四圍上下用青草稭緊護之如是數日後取開見豆子上有黃衣已遍然後取出晒一日次日溫水漉洗以紫蘇葉切碎拌和勻烈日中曬至十分乾然後用磁罐收貯密封固　事林廣記淡豆豉法　六月内造黑豆不限多少三二斗亦得淘淨浸經宿漉出瀝乾蒸之令熟於箄上攤候如人體溫蒿覆一如做醬黃法三日一看候黃衣上遍即得又不可大過簸去黃衣晒乾以水浸拌之不得令太濕又不得令太乾但以手捉之使汁從指間出爲候安瓮中實築桑葉蓋覆厚可三寸以物蓋瓮口密泥於日中晒七日開之曝一時許又以水拌却入瓮中一如前法六七度候顏色好即蒸過攤去火氣又入瓮實築之封泥即成矣　是齋售用淡豆豉法　黑豆不限多少三五升亦可淘淨浸一宿漉出控乾蒸熟攤在蘆席上約厚二寸許候如人體溫蒿或桑楮葉覆蓋之三五日纔候黃衣上不可太過簸去黃衣曝乾以水浸拌不得太濕又不得大乾以手捏之使汁從指間出爲度入甕中少作者入瓶又以葉覆之築實蓋器口日中曝七日開取曝乾又以水拌如前法却入甕又如前法約五七度候好顏色即蒸過攤却火氣入甕中築封泥要用取之此豉可以合藥亦可作豉湯用

瓜豉

食經諸品造瓜豉法　菜瓜大者二十條去穰不可經水切作厚二寸長條闊一寸許用鹽八兩淹二宿漉出曬乾次用頭醋五升鹽豆豉一升同煎四五沸去豆豉只用所煎之醋放冷入糖四兩蒔蘿茴香川椒紫蘇橘皮熬同瓜兒并入於醋内浸一宿漉出曬待乾又浸又曬以泥盖糖醋曬

乾為度。如蒔蘿茴香川椒紫蘇橘皮絲。先用鹽少許浸一宿。採乾。然後入瓮。兜內先去其水氣。防蒸白醭。造時三伏中立秋前可也。

麩豉

農桑撮要 造麩豉 麥麩不限多少。以水勻拌。熱蒸出。攤溫。蒿艾盦出黃衣。曬乾。以水勻拌。帶濕卻入缸甕。實捺定。倒合庭中地上。以小灰圍之。七日外取出。攤曬。若顏色未深。又拌。依前法色好為度。色黑。又蒸熱。入甕捺實。泥封。至冬取食。溫暖。是齋皆用造麩豉法 小麥不以多少淘淨。磨成麩。勿篩去麵。以冷水拌。攪乾濕得所。鋪蘆席上。下用蒿。如造醬黃法。候成黃子。曬乾。簸去黃衣。煎紫蘇甘草熟水。放冷拌和。更入好茶末尤妙。先於罋底鋪桑葉一寸許厚。次下拌了黃子。又以桑葉隔之。如此層層至滿。分滿。用桑葉實其口。卻以箬葉密封扎之。於向陽地上安磚石覆罋口。日中曬。至三七日取出。別換桑葉。於甑內重疊裝了。蒸半日許為度。日中曬乾。卻以罋內貯之。自然其色如角。如造升斗。只用糯甑底熟易熟造也。 又法 頭破麩。隨缸甕大小斂。先以湯化麩或只用滐麩湯亦可。拌上件麩。令乾濕得所。攤於蘆席上。用楮葉蓋。候黃衣生。取起。又以麩湯再拌。又再卷如前。葉蓋。候黃衣生。取出曬。令乾。再用麩湯拌勻。可得成團。入乾甑。先將桑葉襯底。方下麩一層。又用桑葉隔之。若一斗約作四五層每層令葉厚約可三五寸許。層層按令極實。用竹作箅。箅定。而上令瓶滿倒覆於日中。下用博閣以灰圍定瓶口。四十日可熟。每三五日一番轉瓶子向日。要得四周週均有日氣也。取出時甑內仍用桑葉相間蒸半日。日中曬乾。以手按令碎。不要成團。入乾器收之。須用斗甕。造食經諸品造麩豉法 七八月中造之。餘月則不佳。春治小麥細磨為麵。以水拌浥浥。入甑蒸之。候氣溜好熟。乃下攤之。令極冷。手挼令碎。而置覆蓋。待七日黃衣上。乃攤去熱氣。卻裝入磁甕中。盆蓋。於穰糞燠之二七日。黑色氣香味美。便乘熱持作餅子。如神麯樣。繩穿貫心。屋內懸之。無以紙袋盛之。乃佳。防青蠅塵垢污。用時全餅着湯中煮之。色足漉出。削去皮。一餅可數用。熟香美。全勝豆豉。只打破湯浸研用。亦得。然汁濁不如全煮汁清也。

鹽豉

齊民要術 鹽豉。古來未有也。禮記內則炮豚之法云。調之以醯醢。尚書說命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左傳晏子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是古人調鼎用梅醯也。而言不及豉。古人未有豉也。止用醬耳。禮記內則是鮮招魂備論飲食而言不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事物紀原廣志曰。苦來豉則豉自一物爾。謝承後漢書羊續為南陽太守。鹽豉共器。三輔決錄曰。南陽舊語曰。前隊太守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史記貨殖傳曰。蘖麴鹽豉千合。蓋四物也。今京俗謂豉曰鹽豉。或因此云。然昔世已為此名。續後漢書王裒傳 裒隱居教授。門人為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齊東埜語 昔傳江西一士。求見楊誠齋。頗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簡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茫然。莫曉。亟往謝曰。某讀書不多。實不知為何物。誠齋徐檢禮部韻略豉字示之。注云。配鹽幽菽也。然其義亦未深曉。楚辭曰。大苦鹹酸辛甘行。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酢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然古無豉。至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源隱叢話 藝苑雌黃云。世說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蓴羹得鹽豉尤美。故子美詩。豉化蓴絲熟。梅聖俞詩。剩持鹽豉煑紫蓴。又紫豉羹蓴香味全。山谷詩。鹽豉欲催蓴菜熟。蓋謂是也。作晉史者取世說之語而刪去兩字。但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故人多疑之。或言千里未下皆地名。或言千里言地之廣。或言自洛至吳有千里之遠。或言蓴羹不必鹽豉乃得其真味。是皆不然。蓋千里湖名也。千里湖之蓴羹以之為美。其美可敵羊酪然未可據。或云但末下鹽豉耳。子美又有別賀蘭銛詩。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以岷下對則千里為湖名可知。自陽雜俎酒食品亦有千里蓴

腸豉

事類全書 收腸豉法 取香好豉。於臘日用橘皮子絲生薑薄切片。酒灑蒸乾收之。永久不壞。常如新

油豉

齊民要術 豉三合。油一升。醋五升。薑橘皮蔥胡芹鹽合和蒸。蒸熟。更以油五升。就氣上灑之。訖。即合甑瀉甕中。

乾鹹豉

吳氏食經 乾鹹豉 精羊肉每斤切作塊或鏈子。鹽半兩。酒醋各一椀。砂仁良薑椒蔥橘皮各少許。慢慢火煑汁盡。焙乾。可留百日

筍鹹豉

事類全書 造筍鹹豉。 筍一斤。生切片子。豉四兩。煎汁。用煑筍熟。次入鹽二兩。生薑二兩。片切爆過。馬芹紅椒橘皮各用半兩。一齊入拌勻。焙乾收之。其味最佳。宋吳可藏海居士集友人惠筍豉。野稅那知筍豉香。伊蒲饌治善初嘗。自憐老去能忘肉。謂肉豉 誰謂朝來已撤薑。謂見姜 膾玉有名汙淨供。蓴絲無味誣枯腸。此君苗裔風流在。三韭何須學庾郎。

肉鹹豉

食經諸品 肉鹹豉 精肉一觔。骰子切。鹽一兩半。拌醃去膔。生薑四兩。薄切。爆過。用豬胭剝炒過豉一觔。取濃汁兩椀。馬芹半兩。椒子一錢。先下肉於銚內炒。次下豉薑橘皮。尾下馬芹椒

候炒乾焙之收取可食佳老學庵筆記宋集英殿宴金國人食品有肉鹹豉水針鹹豉

九老豉

李氏食經九老豉猪肉精肥遂項塊切同羊脂微炒以酒醋水椒杏鹽阿魏木香縮砂甘草同煮頻焯去沫候熟取供色味兩奇

經年法豉

李氏食經經年收停不蝶損法豉　冬至前揀小者烏豆淘淨入鍋料水煮令多匽匽煮熟放冷攤蒙盛用黃茅蓋覆下亦着些茅候至騰日傾出簞上家合入瓷鉢內實壓封泥口候寒食開瓶去醭以酒料蒸曝乾又拌又曝第三次入黃橘皮碎片切椒芳菀生姜薄切更灑酒蒸曝令極乾收停經年喫

胡豉

南史張暢傳魏大武南征上戲馬臺遣使送胡豉

外國豉

張華博物志外國有豉法以苦酒浸豆暴令極燥以麻油蒸蒸訖復曝三過乃止然後細擣椒屑篩下隨多少合投之中國謂之康伯以是胡人姓名傳此法者云下氣調和

賣豉

西漢書貨殖傳　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　師古曰樊少翁王孫大卿賣豉亦致高訾謂多資財豫章列士傳羊茂為東郡太守止賣鹽豉老學庵筆記成都士大夫家法嚴席帽行有鄧氏自先世貧而未仕嘗賣豉一日得官止不復賣大抵皆不肯為市井商賈或舉貸營利之事

造豉汁法

居家必用造豉汁法九月後二月前可造好豉三斗用清麻油三升熬令煙斷香熟為度右取一升熟油拌豉上甑熟蒸攤冷曬乾再用一升熟油拌豉再蒸攤冷曬乾更依此一升熟油拌豉透蒸曝乾方取一斗白鹽勻和搗令碎以釜湯淋取三四斗汁淨釜中煎之　川椒末　胡椒末　乾姜末　橘皮各一兩　葱白五斤　右件並搗細和煎之三分減一取不津磁器中貯之須用清香不得濕物近之香美絕勝

以豉為藥

袁宏漢紀李催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宿汜妻懼與催婢妾私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催送饋汜妻乃以豉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明日催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疑猜也

草豉

陳藏器餘味辛平無毒主惡氣調中益五臟開胃令人能食生巴西諸國草似韭豉出花中人食之

玉豉

金樓子志怪篇地榆一名玉豉可以煮石　小作温草瑣碎錄茄名金鹽地榆名玉豉二物可以煮石齊民要術神仙服用食經云地榆其實黑如豉故曰玉豉西域真人曰何以支長久食石畜金鹽何以得長壽食石用玉豉

詩

宋王東牟先生集以假黨豆豉送鄭顧道　黃巖貢籬魚祖貴浮玉僧盤豆醬寒走送似呈花下客看花容易別花難　又以豆豉送瓜父　吳楚家山一水分金山僧飯飽知聞脉羔羹菜無消息鹽豉聊供著使君　胡銓澹庵集憶青原法豉　青原不到一年強又渴齋廚法豉香澹老筆端還有口憑君說似虎頭岡　虎頭岡青原小山名

嗜

洪武正韻時至切欲也好也亦作耆　許慎說文嗜嗜欲喜之也从口耆聲常例切顧野王玉篇食例切丁度集韻嗜時例切或从食作饍从酉作醋从肉作䏶亦作𧮯婁機廣干祿字孟子書耆秦人之炙史記書酒漢書臧書欲與嗜同釋行均龍龕手鑑饍音視貪食也揚桓六書統釋曰嗜　原脫嗜　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濁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嗜釋計切亦轉音記嗜欲將焉作饍醋䏶咏　韻會定正字切釋計神祥嗜

篆　嗜　醋　䏶　咏　並集韻　書　嗜　同上　嗜　嗜　並古尚書光杜从古英篆古文韻海　嗜

徐鉉篆韻　隸書　嗜　六書統　真書　嗜　顏真卿　嗜　蔡襄　草書　嗜　張錦漢　嗜　鮮于樞并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一　

總叙

孟子告子章故龍子曰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日具所嗜

言行龜鑑徐節孝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俱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呂滌過廬下聞其號哭曰想見先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也

澹然無嗜

輔教編勤書云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心必泊然無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

何必多嗜

漁隱叢話　苕溪漁隱曰學者欲博讀異書余謂退之進學解云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商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若只讀此足矣何必多嗜異書

嗜好

冊府元龜屈到楚人嗜芰芰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家臣曰老為人

宗者。曰，祭我必以芰。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魏文侯嗜晨鳧，好北犬。太子擊在中山，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之。文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齊王食雞跖數千百跖足。公儀休為魯相，嗜魚，一邦皆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曰：夫唯嗜魚，固不受也。宋劉邕嗣封南康公，所嗜食每異於人，性嗜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牀上，邕因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云：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貽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邕向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痂常給邕膳。　辛紹先為下邳太守，平性嗜羊肝，嘗呼子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羊肝。　隋劉臻為儀同，父名顯，臻性好噉蜆，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　後唐李鏻嘗為鎮州工錄判官，善飲茶，嘗呼喫茶郎中。太平御覽禮記檀弓上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喪尚右，陰也；吉上左，陽也。又祭義曰：先生之孝也，心志嗜欲不忘乎心。　又祭統曰：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　東觀漢記：更始韓夫人嗜酒，每侍飲，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摭破書案。　鄭子曰：陸士衡初入雒，張公云：宜詣劉道真。於是二陸既往，劉尚在哀制，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不。陸兄弟殊失望，乃云：悔往。宋王性之默記：歐陽公為西京留守推官時，富鄭公猶為舉子，每與公往來。時晉夫人乳媼善為冷淘，鄭公喜嗜之。每晨起，戒中廚具冷淘，則鄭公必來。公惟問之，乳媼云：我老不睡，每夜聞繞宅甲馬聲，則富秀才明日必至。以此驗之。歐公故知富公必貴。說畫跨鼈先生曰：宋槃李守正，趙思綰萇從簡嘗嗜人肉，殺而食之，累甚矣。蔡端明集嘗藏。　麈史之色，寔蠹而德，淫溢之貴，寔害而心，婷婷之美，衣被何恥，球玕之羞，草食何憂。姜特立詩：平生嗜好老方定，何物最關今日情，李杜蘇黃好詩卷，祇應相伴送餘生。

耆

洪武正韻時至切。孟子耆秦人之炙。又支紙二韻。揚桓六書統：從老省，時利切，欲也。本見支韻。群書有作耆鬐鰭鬌，並仿。哌，或从口，示聲。味，舞周伯琦六書正譌：耆，嗜欲之也，从老省。老人耆味，會意，旨聲，又借為耆老。等韻務切。隸作耆，通作嗜。隸聲音文字通見支韻。此轉同者

篆書 耆 六書統　隸書 耆 老子銘　耆 武梁碑並洪適隸韻　耆 哷 並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劉　贊
圈點監生臣手莊暴
臣俞忖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一　二寘

士

勇士 公羊傳宣公六年晉靈公欲殺趙盾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户方食魚飱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飱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何休注勇士自斷頸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衛也甚於重門擊柝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之謂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史記魯仲連傳　魯仲連遺燕將書曰勇士不怯死而不滅詳曹通鑑周外紀楚白公作亂中鳴以兵圍白公謂石乞曰鳴天下之勇士也乞曰鳴天下之孝子也往刼其父以兵鳴聞之必來白公曰善三字蒙求史記聶政以屠爲事濮陽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郤求人可以報者至齊或言聶政勇敢士也仲子具告政仗劍至韓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者甚衆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自屠出腸遂死孟子滕文公篇勇士不忘喪其元注元首也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詳勝經子法語莊子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馬明叟實賓錄漢田延年方昌邑王淫亂霍光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時爲大司農按劒廷叱群臣即日議决後延年有罪田廣明謂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延年言之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本傳宋王之道相山集晉武帝時鮮卑禾機能爲邊患攻陷凉州帝臨朝歎曰請爲我討此虜者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十九年上親征遼東進兵白巖將軍契苾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既克白巖何力瘡重上自爲傅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爲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初與之不相識非有怨讎遂捨之

力士 公羊傳宣公六年晉靈公欲殺趙盾於是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

救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聞子之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劒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韓非子外儲說少室周者古之貞廉絜慤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入言之襄主以自代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舊唐書敬宗紀　寶曆二年九月出内庫錢萬貫令内園召募力士資治通鑑僖宗光啓三年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却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爲守備是日高駢登延和閣聞諠譟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爲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勿使吾爲周侍中侍中謂周寶也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懼而退北盟録靖康中有還俗僧傅臨政者謂之傅先生獻策略自言能止敵及商賈伎術之人言兵機退敵募兵而爲將帥者甚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也

騎士

西漢書趙充國傳　發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　韓延壽傳　延壽爲左馮翊御史大夫蕭望之遣御史案延壽在東郡特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棨等上僭不道隋書楊義臣傳　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射之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巵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陳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逐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要斬資治通鑑唐肅宗乾元二年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東齋記事元昊叛時楊侍讀偕進神楯劈陣刀嘗以步卒五百人試

于殿廷其法外環以車内比以楯楯刻獸狀設機使開闔所以驚馬亦以槊箭當時人皆非笑之其後王吉陣于兔毛川賊以鐵鷂子衝陣弓弩不可以施放乃以劈陣刀拔其甲絡馬縢馬奔逸墜崖壑死者不可勝計自陝西用兵惟兔毛川勝捷者由劈陣刀也鐵鷂子賊中謂之鐵林騎士以索貫穿于馬上雖死不墮

武士

西漢書惠帝紀　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注云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鮮騎信是也以豪族子親信者爲之　宋史葉衡傳　衡爲樞密都承旨時有言江淮兵籍僞濫詔衡按視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士召衡預觀賜酒灑宸翰賜之十朝綱要徽宗崇寧三年九月壬辰詔諸路州學別爲齋舍教養武士並依進士法其考選升補以令武學條制脩立頒下五年九月辛未以五路餘剩解額留二分專以貢武士餘均撥東南諸州充貢是年九月乙卯御筆諸州學校置武士齋以所給解額一分充貢宋陳止齋集贈東陽呂望孫周登二武士　鴻門無人易水寒安得壯士久所忠求之市隱戎行間紛不當意鬱已班逆胡未討憂萬端此得兩君聊自寬有石堂坳立鑽硯百夫睨之欲舉難兩君挾起如弄丸舞空一葉風團團呂君忽作胡衣冠瀝酒於地盟血歃長劒大倚燕然山義欲爲漢誅樓蘭九重深窈虎守關覓以劒器博一喰語未良已聲珊珊兩蛟出波萬馬攢夜闌月暗天汗漫滿堂悲憤泱欲潸嗟爾兩君識義肝我方乘障荆之蠻五營諸將皆豢安醉肉久不堪征鞍誰能嘆與百辟看但得汝寄一解吾君頗書生老死不足歎

將士

續後漢書鮑勛傳　勛父信鑠遭亂起兵家本儒素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詳將字下晉書庾亮傳　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蘇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戰峻軍乃退追斬數百級北盟録欽宗靖康元年正月金人入寇圍汴京攻城甚急虜箭集于城上如蝟毛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内庫錢酒銀椀彩絹等以激賞將士人皆懽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人賊乃退隋書五行志　後齊後主爲周師所迫至鄴集兵斛律孝卿親勞將士宜流涕慷慨以感激之人當自奮孝卿授之以辭後主然之及對衆嘿無所言因赧然大笑左右皆哂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由是皆無戰心俄爲周師所虜資治通鑑隋紀　開皇九年庚戌帝御廣陽門廣陽門大興宮城正南門也唐六典曰隋曰廣陽門開皇二年作仁壽元年改曰昭陽門唐武德元年改曰順天門神龍元年改承天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將卯亮鋼積子陽鋼九指所積聚之物日積則

大聲取物而精之則入紫達于南郊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復方目翻）餘州免其租賦舊唐書太宗長孫皇后傳武德元年冊為秦王妃時太宗功業既高隱太子猜忌滋甚及難作太宗在玄武門方引將士入宮授甲后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元年郭子儀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為糧料使給軍食　元和十五年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重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十將李叔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illegible]之通鑑綱目唐代宗大曆十四年遣使慰勞淄青將士李正己

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穆宗長慶二年三月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馬令南唐書嗣主保大十有二年春三月劉旻乞師于契丹以犯潞州天子親征大敗之休兵潞州大饗將士斬敗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五代薛史後唐康思立傳思立本出陰山諸部性純厚善撫將士明宗素重之故即位之始首以應州所生之地授焉其後歷三郡三鎮皆得百姓之譽資治通鑑後漢隱帝紀（乾祐三年）侍中郭威趣滑州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為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踴躍劉元城語錄宋太祖與群臣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若自文談則將士以武健為恥不肯用命此高祖溺儒冠之意也澶淵之役章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高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佐輩

好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宋周麟之海陵集論守應某當朝廷閑暇脩明政刑振舉綱紀簡練將士此不可一日忘者吳泳鶴林集賜魏了翁督視江淮便宜施行詔必賞用命戮不用命而後可以簡練將士金史烏古論長壽傳納蘭記僧出兆州鐵城堡屢敗宋人完軍而還詔賞鳳翔秦鞏伐宋將士長壽遷授隴安軍節度使同知通遠軍提控如故中興政要兩朝優惜將士（臣升之）釋曰太祖之征河東衛士願乘城死力以圍攻取太祖曰吾寧不得太原城不欲令汝輩冒鋒鏑陷必死衛士皆感泣再拜其愛惜將士之意固曉然足以暴白矣而加御之嚴自有凜然不可犯者嘗謂朕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劒爾富弼之釋所謂聖人執誅賞之柄以令天下在於必行賞必行則能者勸誅必行則惡者懼所以恩無不決威無不讋太祖能執誅賞之柄而必行之所以定天下高宗孝宗真可謂能用家法者其不以將士事營繕其不許諸軍編情暴虐其申飭主帥體國優恤以養士氣其約束私役戰士其禁將帥通勒官吏營私圖利其詔戒將帥剝膏血以充苞苴其警厲三衙諸將不公有害軍政無非愛惜將士之一念所推也然建炎二年之詔曰士卒有犯並依軍法乾道八年諭輔臣以諸軍許兵將官除竊發事許受理外餘並

不得受淳熙中浙東提刑張詔奏溫州衆兵無禮已將為首唱率有犯軍律之人先次究治以示懲戒知州汪義端亦取聖裁上曰禁卒鼓譟於法當斬杖脊編配已是輕典治義端恐他時長小人之惡張詔奏更不施行執誅賞之柄並行之豈非善用太祖之家法哉臣因是以考慶曆中朝廷降旨與諸路轉運使體量州縣官吏酷虐軍民者知諫院歐陽脩奏謂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處置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合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始得體令若明行號令偏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吏生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仁宗甚嘉納焉夫惟上有誅賞必行之令而謀國慮事者人皆如是則愛惜之恩不流於姑息而將士無不用命矣王漢濱先生集論四川將士銳於立功朝劄（某竊見四川諸軍士氣甚振人有奮心諸將銳於立功可以決勝非尋常之比虜政殘虐關中百姓不復聊生皆思內附必有土崩瓦解之變間東南彼已之勢亦然誠千載之一時此間將帥士卒惟恐賊勢沮縮自憂內亂復有通好之請而朝廷從之仰惟廟堂成筭素定而遠方人情事勢必所欲知故敢輙以上稟及於軍須應辦目今並無闕乏枝梧調護之難不敢具述若涉大水未知攸濟伏望鈞慈特垂矜察允所申明如或可采乞早賜施行

軍

士 續後漢書种劭傳 中平末大將軍何進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遂前斥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詳軍字下資治通鑑隋紀 開皇九年春正月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南徐州治京口弼軍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勞力到翻付以勅書令分道宣諭分方丁翻於是所至風靡新唐書段秀實傳 秀實試光祿少卿時軍士襲京師代宗幸陝勸白孝德即日鼓行入援孝德從邠寧署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屯奉天仰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匹妙切劫也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為軍候豈至是邪司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為涇州刺史續通鑑長編神宗帝紀 元豐四年沈括言种諤報官軍大捷士卒奮戰甚力非逾常獎之不足以勵其忠勇詔除九月辛亥當戰漢蕃軍士朝廷已有恩賞外本路住營家屬可因告諭之際以經略司封樁錢辦牛酒均行慶犒庶士氣益壯賊之衆業易於蕩滅金史衛紹王紀 大安二年九月遣使慰撫

宣德行省軍士 哀宗紀 正大六年十一月遣使鈞許軍士陝西歸順人得軍二千以藝優者充忠孝軍次充合里合軍元史寧宗紀 至順元年行樞密院言征戍雲南軍士二人逃歸捕獲當死詔曰臨陣而逃宜也非接戰而逃輒當以死何視人命之易耶其杖而流之宋洪文安公小隱集論軍士展倅劄子 臣聞漢高祖初興所下之令有曰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於是歸心史氏以為美談故能覆秦殪楚數載而有帝業則此舉誠有補哉仰惟陛下奮發剛斷舉殿中精兵十數萬移戍金陵威武之聲震懾華夷豈特以繫中原之望而已然臣聞諸道路軍行非時溽暑之所陶鬱涸流之所濡滯瘴得善達而閭廬瘴溼之不戒疾疹相乘死亡不絕甚可憫也臣涖官之始精治藥劑括責醫工僅百輩差官監督巡門診視又使胥徒籍其數通來安愈浸多惟是軍校既亡月俸隨而倚閣貧者皆有餓莩之憂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推西漢羽林孤兒之制酌聖朝軍士暴露之法令後死者量展一月之俸其子十五六歲以上雖未及等仗許令揀板招刺以須其長孤幼無主者官給錢米撫養庶幾轅門之中人人感恩一旦驅之鋒鏑視死如歸而死者亦將結草於地下矣臣顒冒宸嚴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兵士 續通鑑長編宋哲宗紹聖二年十月乙亥樞密院言揀選人應差兵士者知州及兵官路分都監已上許差禁軍路分總管副總管路分鈐轄仍許差馬軍總管毋得過二十八人鈐轄毋得過二十五人所差禁軍通計毋得過三分之一餘數及他官並差廂軍先盡差本城次屯駐駐泊又不足即依條點刷差軍剩負簿以剩負或禁軍皆廂軍若實無可背廂軍即支與顧錢內文武官係知州鈐轄以上並貼差近下禁軍通判都監已上及係通判都監資序差人者亦許貼差近下禁軍毋得過所闕之半其餘闕數亦支顧錢已上並量人數剔差將校節級部轄即有廂軍可差而輒差禁軍者以違制論從之吳自牧夢粱錄宋明禋行禮駕出宿齋殿是夜殿前儀之外衛吏有裹錦緣小帽服錦絡縫寬衫兵士十餘人作一隊各執銀裹頭黑漆杖子謂之喝探兵士

衛士 西漢書百官公卿表 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士三丞東漢會要衛尉卿一人本注曰掌宮門衛士 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南宮衛士 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北宮衛士詳衛字下饗遣故衛士見禮類胡廣曰衛尉循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宮外相為表裏百官志注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

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周禮曰府史以下則有胥有徒鄭玄注曰此謂民給徭役若今衛士矣蔡邕曰見客于樂饗衛士堤伴壯觀也孔平仲雜說舊史張易之傳則天殘害諸李自戕其子以悅其母故公主幽閉至年四十不嫁以配當上衛士其悍鷙亦無比馬數類唐史李石相文宗三年正月將朝騎正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遣朝纔十一石因臥家辭位始訓注亂權歸閹豎天子畏逼不立石起為相以身徇國不邺近倖張權綱欲挫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未為之遂罷去都闕士人恨憤新唐書讓皇帝傳 憲常從帝按舞萬歲從複道上見衛士已食棄其餘實中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憲從容曰從複道上窺人之私恐士不自安且失大體豈以性命輕於餘殘乎帝遽止謂力士曰王於我可謂有急難也不然且誤殺士江少虞類苑車駕行幸前驅謂之隊則古之清道也其次衛仗衛仗者視闌入宮門法則古之外仗也其中謂之禁圍如殿中杖天官掌舍無宮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天武官極天下長人之選八人上御前殿則執鉞立于紫宸門下行幸則

為禁圍門行于仗馬之前又有衛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力絶倫者為之上御後殿則執撾東西對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賁人門之類也程大昌演蕃露今衛士扈駕清道者其著籍名為等子誤矣東方朔傳夏育為鼎官類籀注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然則今衛士當為鼎子不應為等子也 詳子字 北盟録靖康初虜騎既犯闕又取大鹿數百千頭殺以啗衛士 金史儀衛志 其衛士曰護衛曰親軍曰弩手曰控鶴曰傘子曰長行金初國制凡朔望常朝日殿下列衛士 元史泰定紀 泰定元年七月丙午中書省臣言東宮衛士先朝止三千人今增至萬七千請命詹事院汰去仍依舊制從之

壯士

史記仲尼弟子傳 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 孔子曰蒲多壯士 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丹祖送於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荊軻歌之宋如意和之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士髮皆衝冠為哀聲士皆流涕 平原君朱建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足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

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劒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 淮陰侯傳 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 徐廣曰典客也 索隱曰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 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之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 詳本傳 馬明叟實賓録漢高祖起豐沛縱所送徒驪山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前行前行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擊斬蛇 本紀 漢高祖與項羽會鴻門亞父謀殺高祖樊噲居營外持盾直撞入帳下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叅乘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劒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是日微噲奔入營譙讓項羽高祖幾殆 本傳 漢韓信初淮陰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劒刀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於是熟視俛出跨下一市

皆笑信以為怯信為楚王召辱己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之而就此 本傳 漢季布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又季布初匿朱家朱家謂滕公曰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 本傳 漢彭越謀反上赦以為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為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自此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夷越三族 本傳 漢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也 夫灌傳 蜀諸葛亮謂孫權曰田橫齊之壯士爾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安能復為曹操之下乎 本傳 晉西涼張稚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李淳將於東峽淳曰寡君使小臣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矜戮力之臣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遣使卿鄉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亦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

曰壯士豈為人留厚禮遣之 隋書史萬歲傳 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數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 資治通鑑唐肅宗至德元載 饒陽城陷史思明擒張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 唐書盛彥師傳 彥師討徐圓朗戰敗為賊所執圓朗待之厚命作書招其弟使舉虞城叛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為賊擒誓死報國若宜善侍母勿以我為念圓朗笑曰將軍壯士也置之韓滉潤泉日記 德宗之幸奉天也山南節度使嚴震使其牙將馬勛奉表詣行在所時所遣大將張用誠為李懷光所誘馬勛請壯士五人往擒之剋時日而去至傷其首而不顧又能撫其衆而不亂其才智亦壯矣大似戰國人謂度乎故喜而録之以此知天下未嘗無壯士也特在上之人能用之如何爾壯哉 資治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乙未以太府卿韓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 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梏懷其斧以為親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滻水註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

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
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為名多募壯
士為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行餘璠立言
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輿謀
之他人皆莫之知也新唐書張巡傳　巡率兵攻睢陽時士卒食盡乃遣
將南霽雲告急於御史大夫賀蘭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
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許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
以掌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將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
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
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
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
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馬令南唐書李章傳　章廬江人
從吳武王為騎將與朱瑾相悅瑾救徐知訓自劉義祖入誅瑾黨章與同
事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戾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耶時馬仁裕
監斬壯其言聞於烈祖釋之馬明叟實賓錄五代吳壽州團練使鍾泰章
諸子及其壻皆縱恣為郡人患有告泰章侵市官馬徐知誥稱王命使徐
州刺史王稔巡霍丘因為壽州團練使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召至金陵徐
溫使陳彥謙三詰之皆不對或謂之曰公自壽徙饒乃左遷也胡不自明
泰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為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
有他志豈王稔單騎代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且行況刺史乎何為自
辯彰朝廷之失聞者嘉之國紀年宋史沈作賓傳　作賓知平江府時募
郡城內外惡少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鬭過之
雲谿友議李相公伸督大梁日閱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倉龍二曰
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錢子濤悉能拔撅角觝之戲既召至其然趫徑
也翌日於毬場內犒勞以駕車老牛筋皮為炙狀瘤魁之觜魁酒罇也盛
一斗二升多以補挽瘤為之或銅鑄也坐四背於地茵大梓令食之萬石
等三人視炙堅麄莫敢就食獨五千瞋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嗜肉丞相
曰真壯士也可以撲殺西域健胡又令試於鞠戲倉龍等亦不利獨五千
勝之十萬之衆為之披美晉張華詩壯士篇燕荊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壯士篇蓋出於此天地相震蕩回薄不知窮人物稟
常格有始必有終年時倏俯仰過功名宜速崇壯士懷憤激安能守虛沖乘
我大宛馬撫我繁弱弓長劍橫九野高冠拂玄穹慷慨成素霓嘯吒起清

風震響駭八荒奮威曜四戎濯鱗滄海畔馳騁大漠中獨步聖明世四海
稱英雄唐賈島詩壯士不曾悲悲即無回期如何易水上未歌先淚垂劉
禹錫詩陰風振寒郊猛虎正咆哮徐行出燒地連吼出黃茆壯士走馬去
鐙前彎玉弰叱之使人立一發如鈹交悍睛忽星墜飛血濺林梢彪炳為
我席羶腥充我庖里正欣害除賀酒紛號呶明日長橋上傾城看斬蛟鮑
溶詩西方太白高壯士著病死心知報恩處對酒歌易水砂鴻嘷天末橫
劍別妻子蘇武執節歸班超束書起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施肩吾詩
一斗之膽撐臟腑如碟之筋礙臂骨有時誤入千人叢自覺一身橫突兀
當今四海無烟塵胷襟被壓不得伸凍梟殘蟇我不取汙我匣裏青蛇鱗
宋劉後村集博浪壯士詩　殿上纔流血沙中竟脫身乃知燕刺客有媿
漢謀臣樗菴類藁紫髯碧眼誰家郎白金鏁甲黜黜光邇來不復事刀劍
手持花梲勝長槍去年破陣如破竹今年跨海如平陸生駒局促不敢馳
頷下紅纓大於轟李流謙澹齋集身長七尺面一尺眼若電光鬚若棘腰
間大羽不妄發長空弦落鳥隨踣漢家天子方少年東平月窟西酒泉不
須武陽兵十萬不用都尉卒五千願得君王一寸鐵斷取樓蘭獻北闕笑
提金印歸去來五湖茫茫波浸月陸游劍南續藁士厭貧賤思起家富貴
何在髮已華不如為國戍萬里大寒破肉風卷沙誓捐一死報天子兇鏖
如箕鎰如水男兒墮地射四方安能山棲效園綺塞雲漠漠黃河深涼州
新城高千尋風餐露宿寧非苦且試平生鐵石心元王惲秋澗集壯士吟
題郝奉使所書手卷　使節駐淮海人望兩好熙宋人足變詐觀望占成
虧不知破武事中伏混一機壯士死則已不死將有為宋據凜風槩天馬
不受羈拘陽一館閒激之見違難事久變乃生勢去心惘疑奄奄十六年
憔悴甘湘纍內關既肯鼠外海宜紛披盛氣屈使降壯心終不移睨柱欲
碎首忍見王人做松巖操愈厲草綠秋更萎蕭奐隱霧豹脫略觸藩羝老
賊主一稅幽憤將何施庭芝一援手所惜良不肯兵交使其間天理或可
期子卿才屬國所報亦以卑至今郎山塚突兀空蟠螭兩行清汝帖只有
老天知王逢梧溪集壯士歌　明月皎皎白玉盤大星燁燁黃金丸壯士
解甲拔馬鞍蒺藜草深衣夜寒翻頭飲血何時乾元遺山集征西壯士謠
三十未有二十強手內蛇矛丈八長總為官家金印大不須百死向沙場
捉卻賀蘭山下賊金鞍繡帽好還鄉張思廉玉筍集次韻壯士歌　春來
塞草青秋來塞草黃草黃馬肥弓力勁邊聲徹夜交鋒鋩直上摩霄漢壯
士目炬與之相短長王師十年厭追逐朱纍黃巢食人肉天津誰吊杲卿

痛秦庭孰舉包胥哭壯士怒翻海百川皆可西巍巍鸞鳳闕肯使鴟鴞栖漫漫長夜久未旦一聲嘯白須椎雞君不見淮陰跨夫餓不死一劒成名有如此斬蛇未覩隆準公沐猴寧數重瞳子國朝周巽泉性情集壯士歌君不見荊軻辭易水飛蓋過秦宮一去不復還白日貫長虹又不見樊噲入鴻門瞋目髮衝冠立飲斗巵酒狂言敵膽寒秦王絕袖環柱走沛公間行脫虎口兩雄事異壯心同擁盾何慚持匕首近代羽林如虎貔黃金鎖甲玄武旗三石彊弓百發中千鈞寶鼎獨力移時危此輩盡奔散如噲如軻知是誰落日高臺大風起安得守邊皆猛士力挽天河洗戰塵功名圖畫麒麟衆

戰士

資治通鑑後晉齊王紀 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聞卿為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續通鑑長編神宗元豐五年鄜延路總管曲珍等言四月己卯官軍出界至囉兀城相直背岡川剗秦全軍夜驚已即時撫定手詔本路諸軍自用兵以來未嘗因出界寨中夜呼譟慮人情或有憚勞不欲行者可急體量人情慘舒欣急依詳去年出兵之始朝命處分士卒止合効力勿使費財每遇舉動常令薄有沾潤不得誑習以為細事有傷軍中樂於公戰之心或致請張朝廷至時必有深責又詔洗括體賴士衆須令心自奮勵樂於戰鬬若未使人情且須安養鼓勵或作番休出入毋得頻有牽驅別致生事其修葺蘆寨軍馬更加應接照管宋史列傳岳飛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時飛遂以應募焉 孫益傳 益天資忠勇每傾貲以賞戰士能得人死力溫州府志濬安固平陽人熙寧間入太學得伊洛之傳紹興初王師討寇道經平陽官民駭避安固散財聚貲戰士邑賴以安

練士

太平御覽通典搜才曰凡為將帥戎在知士器用當設日差等優異應機而任以收其效選士之科沉謀密略出人者詞辯從衡能移奪人之性情堪辯說者能往來聽言語覽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偽日列於前者能得敵之主佐門廬請謁之情堪間諜者能知山川險易行止形勢利害遠近井泉水草遲路迂直鄉導者巧思出人制造五兵及攻守器械者引強敵撅劉戈鋋紉戰便於利用挺身擒虜搴旗斬將堪陷陣者趫捷若飛踰城起塹出入無形堪窺覘者往返三百里不及暮至者破格舒鈎或負六百斤行五十步四百斤行百步者推步五行瞻風雲氣候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此雖非兵家本事所要資權譎以取勝耳罪犯者父子兄弟欲報仇者貧窮忿怒將欲快其志故贅聟人虜欲昭迹揚名長短經曰夫王者帥師必簡練英雄知士高下因能授職各取所長為其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然後萬事畢矣腹心一人主潛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國全命者也謀士五人主圖安危豫慮未然論才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者也天文三人主占星曆候風氣理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者也地形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者也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者也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食也奮威四人主擇材士論兵馬風流電擊不失所由奇獸也鼓旗三人主左鼓旗符節號令倏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者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集會術數用派並會應偶賓客議論談語消患結解者也權士三人主奇譎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也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語覽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偽日列於前也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冒難死攻令三軍勇猛也羽翼四人主發名譽震遠近動移四境以弱敵心也游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視敵人為諜者也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託鬼神以惑敵心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領理萬物也方士二人主為藥以全傷病也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將之士有勁氣壯勇暴強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學於奇正長劒珮抓接武齊列者為一卒名曰銳騎之士有破格舒鈎強梁多力能潰破金鼓絕滅旗旌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冠兵之士有故王臣失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下之人昆弟為其將報讎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將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聟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厲鈍之士有辯言巧辭善毀譽者聚為一卒名曰間諜飛言昀敵之士有故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倖用之士有材伎過人能負重行數百里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夫卒強將弱曰隨吏強卒弱曰陷兵無選鋒曰北必然之數矣故曰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不可忽也

撫士

太平御覽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軍讖曰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

士不住故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曰禮者士之所歸也賞者士之所死也昭其所歸示有所死故曰禮有後悔則士不止賞而後悔則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進矣　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之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斥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必有陽報也　說苑曰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甚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穀廚粻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鍾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

得有此使趙而全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士方其危苦時易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為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侯　左傳曰冬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也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士悅以忘寒　聲子語楚謂令尹屈建曰雍子奔晉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雍子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兵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去而逸楚囚欲使楚知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　戰國策曰魏以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糧與士分勞贏貴並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疽七余反卒母聞而哭之或謂之曰母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矣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　呂氏春秋曰勾踐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必致死於吳有酒流之江與人同有甘肥不分不敢食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四馬車兩馬在中為服詩曰兩服上襄兩在邊為驂　繆公自往求馬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還飲酒余恐其傷汝也徧飲而去之處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扣持晉惠公之右路右會後而擊繆公其甲之扐者已六札矣扐者配甲也文有所失也野人之嘗食馬肉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鬬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所謂子正以行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人主胡可不務行德愛人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皆樂為其死　符子曰秦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唯飲一鍾蹇叔曰一米可投河而釀也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軍醉矣　三略曰夫將之為帥者必同滋味共安危人有遺一簞之醪者使投諸河令士眾向流而挹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然而三軍之士思為之死者何也以滋味及己也用兵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采高也祿秉食也崇禮則賢士至重祿則義士輕死賢士至謂若燕禮郭隗而樂毅之徒歸集也故曰重賞之下必有死夫　良將之統軍也恕己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淮南子曰古人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陰陽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

之所及以其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已償其二責而失其三望國雖大兵猶且弱也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鍾竽敦六博敦投也投高會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上視下如子則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事上如兄夫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鬬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吳王闔閭之將也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　列女傳曰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曰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

不內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卒飲下流味不加嗛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囊糒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何也 史記曰楚人有饋一簞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 趙括為將母上書曰始妾事其父王所賞賜者盡與軍吏令括一日為將所賜金視便田宅買之父子異心不可用王不聽遂請曰有所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 田橫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平齊地橫走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隝中為青島間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大者謂橫兄小者謂洩為不來發兵加誅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之驛馬之所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祖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餘尚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漢書曰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

食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也 竇嬰拜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以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輒令取為用金無入家者 司馬遷與任少卿書曰愚以為李陵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 袁盎字絲為中郎以數上諫為隴西都尉仁而愛士士卒皆為致死 後漢書曰桓帝以段熲為破羌將軍征羌每行軍仁愛士卒疾者親自瞻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為死戰 皇甫規延熹中為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巷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 皇甫嵩平黃巾卹士卒甚得眾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馬援討西羌中流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 董卓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疋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為功者雖己共有者乃士乃悉分吏兵無所留 王霸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光武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槥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 耿恭在疏勒遣軍吏范羌至燉煌迎兵士寒服 袁紹攻臧洪糧盡主簿啟內廚米三斗稍為

饘粥洪曰何能獨此耶使為薄粥遍班士眾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司馬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眾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疾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 魏書曹公令曰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大功永代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 魏志曹真傳曰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為用 諸葛誕守壽春以司馬氏累世擅權遂舉兵稱臣輔魏室為辭司馬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戰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遣降之皆云為諸葛公死無恨以至于盡無一人降時人比之田橫吳戍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尅又束手於敵吾不取乃免胄冒陣而死其得士心如此 吳志曰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先是陳留濮陽逸沛郡朱蔡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共豐約 蜀志曰鄧艾為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

於官素儉終不治私妻子不免飢寒 晉書曰祖逖居丹徒之京口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飢此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 祖逖據太丘樊雅攻之陳留太守陳川使李頭救之頭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李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 載記曰周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晉眾皆為致死 段灼追理鄧艾表曰留兆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強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為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身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避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 劉曜將陳安善於撫納吉凶與眾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驥驄父馬鐵瑕鞌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驥驄竄巖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傷命樂府歌之 續晉陽秋曰盧循為廣州州無鎧每得分餉未周遍文武則不食也其仁如此 北史曰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撫納所獲賞物

分賜麾下故每戰敵場咸得其死力　北齊書曰蘭陵武王長恭其為將
也躬勤細事每得甘美乃至一介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趙郡王琛覺子
叡嗣為定州刺史詔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先有氷每歲藏
氷長史宗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與氷追送正值日中炎赫叡乃對之
歎息云三軍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氷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
悅遐邇稱歎　三國典略曰北齊斛律光雖居大將未嘗戮人軍士未安
終不入幕寒不服裘夏不操扇所得果稍偏分麾下號令不過數句言皆
切要每戰居險為士卒先有士卒中蠱親嘗其唾三軍感之樂為致命
後周書曰侯莫陳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魏文帝還親執順手曰渭橋
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　史寧為涼州刺史遣使詣
太祖請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矟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為
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武
帝勝齊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宮人二千人班賜將士　武帝
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於治兵閱武步行山谷履
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而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
武帝善於撫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
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　武帝大舉
伐齊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周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
帝率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常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之至
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勵將戰有司請換馬
帝曰朕獨乘良馬欲何所之齊主亦於此塹列陣帝欲薄之以礙塹遂止
自旦至申相持不決申後齊人乃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
齊人便遁北斬首萬餘級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於是齊衆大
潰　太祖平侯莫陳悅整兵入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
釐無所取左右竊一銀鏤甕以歸太祖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衆大悅
隋書曰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
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尅王充募江都萬餘人擊
頻破之每有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
爭為用功最居多　煬帝在藩時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
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　唐書曰王世充未平太宗奏請圍東都高
祖謂使人宇文士及曰歸報尒王今取東都者止欲兵甲休息耳破城之
日其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子女玉帛皆分賜將

士　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兵士到者幸定州城北門親慰撫
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招至牀前問其疾苦仍勑州縣厚加供給
凢在征人欣然縱有病者悅以忘疾師次白巖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
宗親為之吮血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迴行次柳城詔集戰亡人骸骨
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者歸家以言其父
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　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不
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
將士於是人皆為用所向多尅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也　秦叔寶隨
太宗戰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而勞之曰卿
不顧妻子遠投於我又立功効朕肉可為卿用者割以賜卿耳況子女
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統軍　太宗征遼東駕次遼澤下詔曰日
者隋師渡遼時非天贊從軍士卒骸骨相望遍於原野良可哀歎掩骼之
義抑惟先典其令並收葬之　建中二年田悅攻臨洺守將張伾以軍事
連戰已苦府藏已竭私產亦罄而賞之不贍乃飾其愛女出示於衆曰室
家所有一女而已請佑而給馬軍中感之曰願以一死鬭不敢言賞遂大
破之　馬燧既敗田悅以功加右僕射先戰燧誓於軍中戰勝請以家財
行賞既戰盡其私積以頒將士上聞而嘉之乃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
還其家財尋加魏博招討使　李晟以神策軍討朱泚時神策軍家族多
陷於泚晟家妻子僮百口亦同陷泚左右或有言者晟曰乘輿何在而敢
言乎泚又間日使人至晟軍則晟小吏王無忌之壻也因無忌以謁晟且
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以此誘晟晟怒曰尒敢為賊傳命耶立斬之時
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必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皆涕流感
悅卒無離叛者於是軍士皆角力馳騎超踰為戲晟知可用　德宗在梁
州山南地偏及夏尤熱將士未給春服上亦御袷服以視朝左右請御衫
上曰將士從我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無不感涕至五
月諸道財賦稍至先令給將士衣服而後御衫　李光顔為陳許節度使
會討吳元濟詔光顔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顔性忠義善撫養士卒士卒樂
為用每戰甚苦及賊將鄧懷金以郾城兵三千人降光顔益堅平賊之志
時韓弘為汴師驕矜倔強常憚賊勢索朝廷姑息且惡光顔力戰陰圖撓
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
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凢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顔冀光顔一見悅
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賫書先造光顔戰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愛憂

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旦納馬詣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顏柰何獨以女色為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來使俾令領其妓自席上而廻仍謂使者曰為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明日遂大戰兵士無不一當百終殄蔡孽光顏功冣居多　令狐楚為汴州刺史汴軍素驕累逐主帥前使韓弘兄弟率以峻法繩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長於撫理前鎮河陽代烏重胤重胤移鎮滄州以河陽軍三千人為牙卒咸不願從中路叛歸又不敢歸州聚於境上楚初赴任聞之乃疾驅赴懷州潰卒亦至楚單騎諭之咸令橐弓解甲用為前驅卒不敢亂及蒞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為治去其太甚軍民感悅翕然從化後竟為善地　柳公綽鎮鄂州時吳元濟叛公綽請討之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治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為我輩知家事何以報效故鄂人戰每尅捷　鄭從讜為北都留守舊府城都虞候張彥球者前帥令率兵三千逐沙陀於百井中路而還縱兵破鑰殺故帥康傳圭及從讜至捜索其魁誅之知彥球善有方略召之開諭坦然無疑悉以兵柄委之　烏重胤為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伐而善待賓佐禮分周密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馬歿數日有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祭重胤古之良將無以加也新唐書烏重胤傳　重胤改鄆天平軍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胤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志大抵如此資治通鑑後晉高祖紀　開運元年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復州防禦使吳巒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効死巒使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契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宋史郭永傳　時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孤城無援攻圍益急永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北盟錄靖康元年十二月康王統河北兵入援汴京以耿延禧寒取所常服綿裘畀之又以汪伯彥不耐寒解所服墨綠蕃羅戰袍并絛以賜之

饗士

太平御覽左傳　曰宋華元將戰殺羊食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　史記　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淄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皆城守樂毅攻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李牧為士卒費日日擊數牛饗習射騎　東觀漢記　曰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隗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諸將未欲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縑千疋　後漢書　曰吳漢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瘡而起椎牛饗士令軍合戰大破之劉盆子既降帝令縣廚賜食衆積困餧十餘萬人皆得飽飫　鄧禹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齊戒擇吉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來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　通鑑　曰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夏六月魏王丕南巡至譙大饗軍士父老　後周書　曰若干惠於諸將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太祖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　淮南子曰負中規方中矩動成戰止成文可以愉衆而不可以陳軍滌杯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　黃石公記　曰動為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柔而能剛則其國彌光弱而能強則其國彌章一簞之醪投之於河令士衆迎飲三軍為其死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晉史愍懷太子傳　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北史斛斯椿傳　孝武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資治通鑑隋紀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為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何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光祿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新唐書顏真卿傳　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真卿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刀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

高抗朗等為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捫虱新語張巡許遠之守睢陽被圍日久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己肉以啗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僮雙口以哺卒吏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　天成四年王晏球討敗王都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辛巳晏球入朝帝美其功晏球謝久頓饋運而已宋史韓浩傳　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中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家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口皆死　劉汲傳　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鄧州以汲添差副使金人再犯京師諸道不知朝廷者三月馮延緒傳詔撫諭講車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管高公純曰詔書未可遽信此必金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可速進兵公純難之不得已俱至南陽不進汲獨馳十騎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哭尋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饗士為戰守計

食士

蘇子由古史宋微子世家　四年鄭公歸生以楚令伐我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及怒而入鄭師師大敗鄭人囚華元樂呂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之

國語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二　二寘

士

三侍學士

唐語林文宗在藩邸好讀書王邸無禮記春秋史記周易尚書毛詩論語雖有少成部帙宮中內官傳用易一部容獻上即位後擇以隨輦及朝廷無事覽書目聞取書使殿讀之乃詔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為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為侍讀學士每有疑義即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為常時謂三侍學士恩寵與等於是康佐進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善之問康佐曰吳人伐越獲俘以為閽使守舟餘祭觀舟閽以戈殺之閽是何人殺吳子復是何人康佐持疑久之對曰春秋義奧臣窮究未精不敢遽解上笑而釋卷

三朝學士

石林燕語王禹玉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為翰林學士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熙寧初葉尚書祖洽榜聞喜宴席上和范景仁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無有也

金馬玉堂三學士

江少虞類苑少師趙公槩字叔平為人寬厚長者留滯內相十餘年晚始大用參貳大政治平中退老睢陽而歐陽文忠公亦退居東潁時呂正獻公以翰林學士出守潁一日文忠同叔平訪之呂公喜二公之來特為展宴文忠乃自為口號一聯云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兩閑人謂公與文忠也漁隱叢話許彥周詩話云會老堂口號曰金堂玉馬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所謂清風明月古今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譓傳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忠公文章固優辭亦精緻如此

蘇門四學士

漁隱叢話復齋漫錄云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已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故無已作佛指記云余以詞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是也而無咎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真陳君有遺擧化行閭井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以東坡為長公子由為少公無已答李端叔書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次公之客也又次韻黃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謂二蘇也然四客各有所

長嘗直長於詩辭泰晁長於議論魯直與泰觀書曰庭堅心醉於詩與楚辭似若有得至於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足下可從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文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黄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泰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也宋史黄庭堅傳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與張耒晁補之泰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

後四學士

韓淲澗泉日記廖正一明畧李格非文叔李禧膺仲董榮武子時號後四學士明畧有竹林集文叔有濟北集膺仲武子文字未之見也

五人同拜學士

舊聞證誤太宗時宋白賈黃中呂蒙正李至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蒙正為宰相黄中至易簡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　按國史此太平興國八年五月事也賈李文恭務與宋白貫呂李五公同入翰林後二年蘇太簡始為學士

六學士

容齋續筆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見過池上泛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兩聯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此詩蓋與李絳者其詞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余以其時考之所謂五相者裴垍王涯杜元穎崔羣及絳也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時同舍秘書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秘書郎史魏公直翁校書郎王魯公季海皆至宰相汪莊敏公明遠至樞密使恩數與宰相等甚類元和事云

八學士

馬明叟實賓錄唐陳子昂為昭夷子趙氏碣云昭夷諱元本居河間為大儒至祖挾尤博雅明道隋徵八學士與同郡劉焯俱至京師補黎陽郡長

十學士

數類王錫　張纘　陸倕　張率　謝舉　王規　王筠　劉孝綽　到洽　張緬　梁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秘書郎王錫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遊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為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

十八學士

唐史武德四年十月秦王既平天下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以杜如晦房玄齡等本官兼文學館號曰十八學士詳文學館學士　數類唐開元十八學士　張說　徐堅　賀知章　趙冬曦　馮朝隱　康子元　侯行果　韋述　張會真　趙玄默　毋煚　呂向　咸冀真　李子釗　東方顥　陸玄泰　余欽　孫季良詳

光集賢殿學士資治通鑑後晉高祖紀楚王希範武穆之嫡子既嗣位乃依故事始開天策府置護軍中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為之於是擢從事有才行者若李鐸潘起拓跋恒李皐李莊徐牧彭繼英廖正圖徐仲雅鄧懿文李松年韋傑彭繼勲蕭洙裴頎何仲舉孟元暉劉昭禹等十八人並為學士五代史補九國志當時學士十八人惟徐仲雅拓跋恒李皐廖正圖知名　五代薛史列傳　晉天福六年襄州安從進反江南諸道都統天策上將軍馬希範貿樓船也夏油襄州平加守太傅七年營天策府於潭州開學館貯書萬卷私署十八學士

二十四學士

數類　李嶠　宗楚客　趙彥昭　韋嗣立大學士　李適　劉憲　崔湜　鄭愔　李乂　盧藏用　岑羲　劉子玄學士　徐堅　韋元旦　薛稷　馬懷素　宋之問　杜審言　徐彥伯　沈佺期　劉允濟　閻朝隱　武平一直學士

唐史中宗置修文館選大學士四學士八直學士十二以象四時八節十二月凡二十四人以象二十四氣每宴饗游豫唯宰相與學士得從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屬和然皆狎佻佞忘君臣禮唯以文華取幸春幸黎園並渭水祓除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桃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黄衣各一當時人所歆慕其後被選者不一

真學士

言行錄蔡宗禮字叔厚章思於學問文章獵記默識錄唐虞三代以暨國朝之隆君臣事迹如指諸掌視唐燕許常楊為不足道上每曰蔡某之文有躰真學士也

童子學士

馬明叟實賓錄梁宋懷少有天材好學不倦鄉里號稱童子學士

小兒學士

北史周宗懍南陽涅陽人也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每語輒引古事鄉里號為小兒學士

隆儒殿學士

春明退朝錄邇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遵叔在講筵而身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宜為隆儒殿學士

高齋學士

南史庾易傳易子肩吾八歲能賦詩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

西班學士

陸游南唐書刁彥能傳彥能為撫州節度使好讀書在鎮委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嘗與李建勲相屬贈建勲因燕見及之元宗笑曰殊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

修書學士 唐繪馬懷素等並爲修書學士

視草學士 類說後唐同光中賜承旨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制河中王道詩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髦西去漢將軍時人榮之

步行學士 夢溪筆談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爲館職始歐陽永叔黃鑑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文院置編校局官皆許乘馬至院門其後中書五房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

紅軟學士 曲洧舊聞曾布在相位日其子紆通賓客受賕餉靡所不至曾誠存之同姓通家往還誠妻呂嘉問女也每內集未嘗興席當時有要鎖之說其後布貶而臺章有紅軟學士之語蓋以誠爲館職故也

青錢學士 續世說張薦祖鷟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采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名鷟蘇味道甞賞之曰此生天下無雙矣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員半千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簡選中未聞退時時目之爲青錢學士能改齋漫錄崇寧元年修神宗史除秘書丞曾誠爲史官言者以誠門調之子全不知經校健諂婿善奉權貴緣冒於財巧於進取向除館職道路目之爲青錢學士因罷誠史職

斗酒學士 新唐書王績傳績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

八塼學士 唐繪李程字表臣擢進士宏詞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德宗時召爲翰林學士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懶古頫字日過八塼乃至時號八塼學士近事會元翰林志云學士院北廳前有花塼道冬中以日影及塼爲入直之候李程性懶好晚入常過八塼乃至衆呼爲八塼學士

石學士 冷齋夜話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流也然善戲嘗出報慈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驚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是學士則固不破碎乎

汗淋學士 魏泰東軒筆錄王平甫學士體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方下馬流汗決永劉攽見而笑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雨中林學士 澠水燕談錄顧臨學士魁偉好談兵館中戲謂之顧將軍一日同館諸公遊景德寺既至寺前栢林雨暴作顧戲同館林希曰雨中林學士遽答曰栢下顧將軍諸公大噱以爲捷對

大小鬍孫學士 宋李方叔濟北集師友談記孫巨源內翰從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取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馬劉曰何不取其髯爲別吏曰皆鬍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鬍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鬍孫學士巨源爲小鬍孫學士

爭薦學士 唐繪韋表微字子明敬宗時李紳等皆謫去學士闕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

增選學士 新唐書韋表微傳表微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後與韋處厚增選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諧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右矣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久之遷中書舍人

開館置學士 唐繪玄宗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張說倡之時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擬太厚無益國家者議白罷之張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或興池觀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尚道躬自講論詳延豪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者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帝遂薄堅

父子學士 唐書蔣乂字德源性銳敏博覽彊記有史才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頹剝題文漫缺無能知者人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口誦補不失一字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訴求不獲乂條陳甚精宰相高選歎曰集賢有人哉乂父子繼爲學士儒者榮之唐繪于休烈爲工部尚書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爲翰林學士王壺清話劉溫叟父岳退居河陰溫叟方七歲嘗謂客曰吾老矣他無所覬但得世難息與此兒皆爲溫洛之叟耕釣煙月爲太平之漁樵平生足矣後紀父語父因名焉岳後唐爲學士溫叟晉少帝時又爲學士世盡榮之

舅甥學士 四明志舅甥三學士汪大猷甥陳居仁樓鑰

弟兄學士 新唐書吳通玄傳唐德宗立通玄弟兄暉召爲翰林學士頊之通微遷職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並知制誥凡帝有譔述非通玄筆未嘗愜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並位贄文高有謀特爲帝器遇且更險難有功通玄等特以東宮恩舊進昵而不禮見贄驟擢頗娟恨贄自恃勁正屢短通玄於帝前欲斥遠之即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

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

詔罷學士　新唐書王叔文傳叔文爲太子侍讀累拜起居郎翰林學士每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領度支鹽鐵使已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户部侍郎官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帳曰吾當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繇入禁中伾復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舊職矣

坐奪學士　新唐書蕭瑀傳蕭俛元和六年爲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會張仲方以李吉甫數調發疲天下訾其謚憲宗怒逐仲方而俛坐與善奪學士下除太僕少卿

鞭韃學士　隋書陸文振傳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書求學士　宋史范杲傳杲字師回宰相質從子也刻志於學嘗致書相府求爲學士且言於宰相李昉曰先公嘗授已制誥一編謂杲才堪此職因出示昉昉覽開解之未幾太宗飛白書玉堂額以賜翰林杲又上玉堂記因請備職太宗惡其躁竟改右諫議大夫知濠州復召爲史館修撰

貶求學士　太平廣記唐孟弘微爲郎中誕妄不

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冷不知有卿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大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

固辭大學士　新唐書張説傳帝欲授説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崔圓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

聞呼學士　建安志宋熙寧間范鍠嘗醉酒自邑歸寢於溪橋上夜半微醒聞有呼者曰某處有會可同往有應者云學士在此吾當訶護不敢往拂明公起行前路訪居民廼知昨宵某處作水陸會以此頗自負後來爲龍圖閣直學士乃符橋上所聞云

知除學士　三槐王氏雜錄梅侍讀詢以文雅自任久在侍從忽求爲濠州既被命見先文正文正曰何以求此曰聊以溫故爾文正曰侍差一通判去伴舍人讀書梅既去怏怏益不平未幾差博士呂夷簡通判濠州梅語人曰何處得箇呂夷簡來也會讀書梅辭文正適與王沂公同坐堂上王因以梅語白文正曰君善待呂公呂公他日與王公同作相舍人方作學士梅愈不平其後梅適除學士如其言

真拜學士　宋史列傳開寶二年以李昉直學士院三年知貢舉五年復知貢舉秋預宴大明殿太祖見昉坐盧多遜下因問宰相對曰多遜學士昉直院爾即令真拜學士居多遜上

引内官爲學士　宋史列傳張洎善事内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内供奉官藍敏政爲學士使内侍裴愈副之上覽奏謂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覆轍卿言過也洎慙而退

作詩賜學士　宋江少虞類苑蘇内翰爲學士最被恩遇初與賈黄中李沆同時上擢黄中沆条知政事以易簡爲中書舍人充承旨並賜白金三千兩諭旨曰朕之待卿非必執政而爲重矣上作五七言詩各一首賜之爲真草行三體刻於石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本院令龕於堂南門之上易簡以御三體書石本分遺秘書監李至及從祖修撰江陵公洎梁周翰知制誥柴成務呂祐之錢若水王旦直秘閣潘慎修翰林侍書王著侍讀呂文仲等凡十五人及召至等宴于翰林以觀神筆之迹上遣内司供擬坐客各賦詩宰相李昉等亦以詩貽易簡易簡悉以奏御上謂昉等曰易簡以卿等詩來上有以見儒墨之盛而學士之光也可別錄一本遣入以其本賜易簡

寫歌賜學士　樂史廣卓異記右按唐書

郭元振家狀元振爲通泉縣尉前後掠買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武后聞之使籍其家唯有書數百卷后令問其資財所在知皆以濟人於是奇而見之召見大挾聖旨并令口占古劍歌進天后奇之命繕寫賜諸學士歌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經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絶瑠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飛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得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袍帶見學士　聖賢言行故事宋太祖嘗賜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無服儼至屛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詰其久不出笑曰聖儒以我無服尔遽命袍帶儼遽趨出祥符中予初爲學士一日真宗承明再坐召對承明直崇政之南每崇政殿臨朝罷上此謂之則坐御膳畢復坐謂之再坐亦方無服對回至院忽中使傳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恠否予惶恐降階將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爲愧勿俾稱謝及具奏來他日亦不可面叙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故事舍人以下即無服學士以下必袍帶而後見

作賦

詔學士 事文類聚昭宗嘗金鑾作賦詔學士皆和獨陸扆先成帝覽之歎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後無繼者今朕得之

步輦召學士 開元天寶遺事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為翰林學士中外榮之自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三館可稱學士 能改齋漫錄學士惟三館可稱他則否按唐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故筆談云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自徽宗以前州縣官茂有以學士稱至渡江後苟有一官未有不稱紹興末臣寮有論列者時有旨禁之然今習俗猶爾也

金蓮燭送學士 唐語林宣宗夜幸含春亭召學士令狐綯對盡蠟燭一炬方許歸院仍賜金蓮炬送之院使忽見金蓮蠟燭驚報院中曰駕來矣俄然綯至院使謂綯曰金蓮花引駕燭學士用之得安否頃刻有丞相之命令狐綯自吳興除司勳郎入禁林一夕寓直中使宣召行百步至便殿上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前賜坐問御從江外來彼中甿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賢佐通來朝廷皆未觀其忠蓋綯降堦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御方為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誥命向來之言本不相及以玉杯酌酒賜綯有小案置御床有書兩卷謂綯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覽書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禹謨復問曰御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御試舉其要綯跪於御前誦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為首綯奏曰先臣每言金鏡可為萬古格言自非聰明之姿無以探其壼奧上曰曩者知卿材器今日見卿詞學頗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當時近臣恩澤無比居歲餘遂還宰相職官分紀令狐綯以大中初在內庭恩澤無二常便殿召對夜久方罷宣賜金蓮花燭送歸院使已下謂是駕來皆鞠躬堦下俄傳呼曰學士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惟至尊方有之

引燭照學士 山堂考索宋太宗嘗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櫺引燭入照之令不欲更易火燃處以為玉堂學士一盛事

后

問學士 邵氏聞見錄東坡在翰苑薄暮中使宣召已半醉遽汲泉以漱意少快入對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既承旨宣仁后曰學士前年為何官曰臣前年為汝州團練副使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陛下曰不關老身事曰遭遇皇帝陛下曰亦不關官家事曰豈出大臣論薦曰亦不關大臣事東坡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宣仁后曰久欲令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帝飲食停匕箸看文字宮人私相語必蘇軾之作帝每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學士上僊耳東坡不覺哭失聲后與上亦泣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宣仁后又曰學士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東坡下拜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東坡為王筆云

乘輿幸學士院 事文類聚唐憲宗雅尚文雅注意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肴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浴堂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日而出

學士侍游宴 職官分紀中宗景龍三年春正月宴侍臣及近親於梨園亭秋七月幸梨園亭宴侍臣學士賜繒帛有差又幸九曲亭子宴侍臣學士四年春二月庚戌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已上文武三品已上并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毬場分明拔河上帝與皇后公主親往觀之三月甲寅幸臨渭亭修禊飲賜羣臣柳捲（一本作賜侍臣細柳捲　一本作棬）辟惡丙辰遊宴桃花園壬戌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夏四月丁亥上遊櫻桃園引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學士等入芳林園嘗櫻桃便令馬上口摘置酒為樂乙未幸隆慶池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

學士兼官 唐繪賀知章字季真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張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為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為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為間也元一統志白居易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盩厔尉為集賢校理後以學士兼京兆尹戶曹參軍以便養

學士宣召 程大昌雍錄沈氏筆談曰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予案學士宣召特禮也開元前北門本無學士亦無職守如李白輩供奉翰林乃以其能文持許入翰林不曰以某官供奉也俗傳白衣入翰林者此也又曰上數欲

命白以官爲中宮所揖而止是白在開元竟無官也後至二十六年初置學士院乃始制爲官稱是爲翰林學士此時得爲學士者固與前以白身供奉者不同然向来尚以詔召之禮加乎無官之士則今之在院而明命以爲學士者安得獨廢特召之禮也然此之宣召乃是院中熟例而不可輙减耳非爲院在禁中乃加宣召也按銀臺門內直紫宸殿西園在禁中然而中書門下兩省官分居日華月華門其日華月華亦在宣政殿之東西廊是亦同在禁中矣若謂學士體重當加宣召耶爲學士而得知制誥入滿年乃遷中書舍人不應職任輕時加宣召以爲禮及其進官位望益重反無宣召也故謂宣召之禮自待詔無官時有之其後循襲不復减殺耳沈氏又曰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此又失也承明玉堂皆漢殿耳唐無此名也沈氏又曰學士院北扉其爲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此又誤也學士院在紫宸蓬萊殿之西浴堂殿自在紫宸之東不在學士院南也

學士備顧問　新唐書韋貫之傳貫之爲中書侍郎時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

學士出入禁門　程大昌雍錄李肇記曰學士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乘馬謂之大三昧三昧者釋氏語也言其去羈縛而自在也用此言之則學士自出院門而至右銀臺門則皆步行本朝名步行學士亦本此在王八出宮城銀臺門外乃得乘馬也然此亦學士未爲承旨者體制如此耳若爲承旨則有別禮故元稹自言爲承旨時得從内朝乘馬廑從又有詩自言得於太液池邊乘馬以行此則承旨特禮也爲學士者無之

學士久次　事文類聚學士久次者鼂文元迥十六年王文恭珪十三年王文忠堯臣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獻得象趙清獻抃楊内翰偉皆十一年陶尚書穀丁文簡度皆十年龐尚書籍蘇參政易簡賈參政黄中李昌武宗諤孫文懿抃胡文公宿皆九年徐常侍鉉楊文公億皆八年歐陽常侍迥宋宣獻綬歐陽公修皆七年梁給事周翰李相州維晏元獻殊馮章靖元皆六年熙寧後學士率一二年即遷久次者三四年而已高宗朝湯慶公孝宗朝周益公始皆六年朝野雜記　學士再入三入者宋文安兩入凡二十年李相州孫文懿皆十二年楊文忠公范文忠公皆九年曾宣靖馮文簡皆七年葉道卿張文定皆六年宋景文楊宣懿皆三入而止五年渡江後周益公再入凡九年胡端明二入跨六年久次者此二公而已同上

學士三入　事文類聚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儀三入玉堂集云三入翰林皆侍詔宣獻公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邯五入而一不拜　渡江後三入者二人胡端明文忠王端明曮兩入者十六人張文靖守綦寶學崇禮沈忠憲與求陳資政與義孫資政近劉閣學才邵李侍郎樁年洪文安遵錢給事周材洪文敏邁劉忠肅珙鄭資政聞周益公必大王曾公淮倪侍郎思

學士不著姓　舊聞證誤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爲學士遂皆著姓以别之其後遂以爲故事出歐陽公歸田錄　按學士年表盛文肅景祐二年已遷參知政事明年丁文簡始入翰林二公未嘗並直也

學士如神仙　事文類聚劉麟之爲學士姿儀洒落進止凝重班冠玉爭望之者意神仙中人

學士登瀛洲　唐史太宗既平寇亂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以杜如晦房玄齡等三番遞宿太宗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號十八學士畫像爲贊藏之書府食品珍饍以章禮賢之重天下所慕向時人謂之學士登瀛洲

學士真國器　宋史邵亢傳亢爲潁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對群玉殿英宗訪以世事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脩起居注

學士詞才敏速　事文類聚杜讓能以學士從僖宗在蜀關東用兵書詔雲委讓能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帝嘉之本傳

學士文思如泉　事文類聚唐陸贄爲學士從幸奉天時機務填委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同舍皆服其能嘗啓德宗令盜遍天下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陛下誠能以言謝天下使詔書無所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贄所爲也本傳

學士號下水船　唐摭言姚洎爲學士一日梁太祖問裴延裕曰頗知其人思敏洎曰向在翰林號下水船

學士和詩　事文類聚宣宗雅好儒士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每公卿出鎮亦賦詩餞行時論以大中之政有貞觀風

學士對來　資治通鑑唐元和五年六月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

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三殿麟德殿也殿有三面故曰三殿三殿之西即翰林學士院對來者言明日當召對可前來也時召對廷臣詔旨率有對來之語

學士不草麻

新唐書韓偓傳偓遷兵部侍郎進翰林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令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後可也何必使出義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艴然出姚洎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既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偓甚從皓讓偓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薦今日北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嚴無奉入吾等議敘接君知之乎偓不敢對

學士不肯草制

山堂考索舍人學士之選自唐以來最為儒者之盛事唐人謂之西掖北門之榮于今舍人為文章之盛選學士為天子之私人實切疑之令人與給事中預聞兩省事押命事貴封還詞頭皆以駁正為職然舍人獨草勅何也夫草勅既有舍人而降詔付中書施行又須學士則是詔命可得而私也其可乎熙寧初學士王禹偁不肯草制以為夫職乃命知制誥蘇子章教代絲綸皆王命也而區別如此必有謂焉

學士垂簾草制

事文類聚唐李吉甫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除平章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垍畫紙筆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及明日院中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於門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

夜召學士草制

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三年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鉉元器之子也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揚欽義皆愿慤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此由劉揚懦怯墮敗舊風故也琮乾度之子也

賜學士帶服

宋江少虞類苑李西樞憲成為知制誥尚衣緋出守荊南召為學士閤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緋衣乃并賜三品服

賜學士繒纊

事文類聚德宗章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有衣否餘慶云往時賜衣不煩更作上曰乃常例爾遂特

賜繒纊令為寒衣

召學士還玉堂

邵氏聞見錄宋子京在翰林時同院李獻臣以次有六學士一日張貴妃詞按下議行吉庭之禮未決子京遽以制上妃怒抵于地曰何學士敢輕人子京出知安州以長短句詠燕子有因為啣泥汚錦衣垂下珠簾不敢歸之句或傳入禁中仁皇帝覽之一歎尋召還玉堂署

視學士改書

三槐王氏雜錄寶元康定間西人犯邊遣使求關南地富文忠既行疑時相與已不協發國書觀之果與投詞不同馳歸請對詔文忠詣學士院視學士改書乃行

女學士

南史張貴妃傳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複道相接與貴妃及龔孔二貴嬪等游宴于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畧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云唐書后妃列傳德宗尚宮宋若昭貝州青陽人世以儒聞父廷芬能詞章生五女皆聰惠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倫憲若荀莘昭尤高性皆素潔鄙薰澤靚粧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鄉凡裔為姻對聰其學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大抵準論語以韋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為傳申釋之貞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試文章經史悉留宮中帝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凡進御未嘗不蒙賞人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為女學士元和末若莘卒贈河南郡君若昭尤通練穆宗拜為上宮若莘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諸王公主以師禮見寶曆初卒贈梁國夫人以鹵簿葬南唐書儒者傳高越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價藹於北土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惠喜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焉佳謁文進文進以妻之太平御覽唐書曰女學士尚宮宋氏者名若昭貝州清陽人父庭芬世為儒學至庭芬有詞藻生五女皆聰惠庭芬始教以經藝既而課為詩賦年未及笄皆能屬文長曰若華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華若昭文尤淡麗性復貞素閑雅不尚芳華之飾嘗白父母誓不從人願以藝學揚名顯親若華教誨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其言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間問答悉以婦道所尚若昭注解皆有理致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

俱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華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嘉其節槩不以宮妾遇之呼為學士先生庭芬起家受饒州司馬習藝館內教賜第一區給俸料元和末若華卒贈河內郡君自貞元七年已後宮中記注簿籍若華掌其事穆宗復令若昭代司其職拜尚宮姊妹中若昭尤通曉人事自憲穆敬三帝皆呼為先生六宮嬪媛諸王公主駙馬皆師之為之致敬進封梁國夫人寶曆初卒將葬詔所司供鹵簿敬宗復令若憲代司宮籍文宗好文以若憲善屬文能論議奏對尤重之大和中坐駙馬沈議事幽若憲於外第賜死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聰而慧善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宋劉後村集贈女學士女子談天世有之福唐吳媛獨神奇語多中的疑明鬼心自通靈不問龜聞道賖邊隨李主定傳肘後與文姬未知誰是吹笙侶玉鏡臺前要畫眉

南方博士 戰國策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

八世博士 數類後漢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禮震上書曰大司徒歐陽歙學為

儒宗八世博士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千乘歐陽生字和伯歐陽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字子陽為尚書歐陽氏學歙亦傳業

二張博士 號名數類北齊張彫武為武成侍講入授經書帝甚重之與侍講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元殿共讀春秋與張景仁號二張博士

新安三博士 號名新安後續志吳太博遇龍字子雲婺源人與同郡方公岳程公元鳳齊名淳祐間號為新安三博士

瘦羊博士 號名東漢書數字傳注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復耻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詔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

蓮花博士 號名溫州府志劉修真號靜趣自幼通經史諸子年二十餘始有入道志師橫舟虛白二真士受東華方諸上道變飛霞洞煙水之勝即蓮渚構屋以居水蓮萬柄周遭環繞因號蓮花博士

老博士 號名類說裴憚進詩有太康字宣宗曰太康失邦何以比我宰執奏晉平吳改元太康上曰天子須博覽不然幾錯罪俾由是貺味經史觀書不休宮中目為老博士

窮博士 張思廉詩詠窮博士　五日張京兆猶能殺故人一年窮博士不救歸裝貧深冬未衣絮坐席長凝塵愁吟蒼蠅畔怒作蝦蟆嗔冷撥豆稭大爐卧黃芽茵飢來捕雀鼠夢裏騎麒麟不知貧作祟猶道詩有神商歌滿天地聲響驚毘鄰歌罷自激勵慷慨豪氣伸指摩惟膽略棄捨貧賤身左挽祖士推右招周伯仁往殺諸賊奴救我飢餓民出門復歸來擲劍一長嘯天狼大如月七將空橫陳

羌博士 號名北史李業興傳業興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曰羌弟子乃如此耳遂便徑還

何能作博士 續後漢書曹彰傳操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當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爾何能作博士耶

何能為博士 冊府元龜後周宇文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嘆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為博士也

不作老博士 談藪北齊高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姿采殊異父求嚴師教之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父以其昂藏敖曹故名字之

歐書博士 號名金華子李節得道之士通三禮學甚精少工歐率更書自稱山東道歐書博士

判詩博士 號名馬明叟實賓錄五代王仁裕少不知書因夢吞五色小石無數遂有文章敏速甚異於人與賓屬和不問多少韻數立命筆和送題云走筆猶自矜謂人曰某官詩瓢已批回漢丞相兵部尚書李濤素滑稽戲目之為判詩博士

吳兒博士 號名古今事通冀州司戶魏崇裕送司士入京曰崇裕有幸會得入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為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彈琴博士 號名馬明叟實賓錄唐左拾遺魏光乘目袁輝為王門下彈琴博士

茶酒博士 東京夢華錄宋東京凡店內賣下酒廚子謂之茶飲量酒博士入店內小兒皆謂之大伯

算博士 號名朝野僉載唐駱賓王為文好以數對如泰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為算博士

小州醫博士 號名朝野僉載唐左拾遺魏光乘目蔡孚為小州醫博士

女博士 號名續後漢書曹丕甄后傳魏書后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為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女博士耶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已誡不知書何由見之

步打進士 角力記唐傳宗弱齡登位為官者所押多以毬鞠鬪鴨吹游徵行內園恒排角觝之徒以備卒召能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曰或遇先舜為湯知舉陛下不免落第帝笑而已

一代高士 王子年拾遺記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時夢人遺之一篋衣云夫人必產賢明之子也為帝王所崇後文帝與夏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無有疑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為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誤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為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秘書丞居生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東符元所夢名冠當時為一代高士

御前高士 溫州府志王振鵬字朋梅瑞安人善丹青界畫天曆間至都下畫大安閣圖閣槪稜毫分縷析飛甍華榱曲盡其妙文宗嘉賞之賜號御前高士

陳摶遇處士 宋史隱逸傳陳摶自言嘗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

花精求處士 太平廣記唐處士崔玄微住洛苑有數女稱陶氏楊氏李氏石氏來謂處士曰每歲被風撓求處士於歲歲日作朱幡上圖日月之狀於苑東立之是日東風震地而苑花不動玄微乃悟前諸女衆花之精也

虎逐處士 太平廣記有處士姓文者不記其名居漢中以燒煉為業但留意於爐火者咸為所欺華陽坊有成太尉新造一宅未居遂求主者賃而燒藥因火發延及一坊掃地而盡文遂夜遁出門便為驚獸所逐而不得西去遂入王子山谷中驚獸隨之不離跬步既窘急遂攀枝上樹以帶自縛於喬柯之上其虎繞樹咆哮及曉官司捕逐者已及樹下獸則徐退就樹擒之斬于燒藥之所

斬麴處士 太平廣記葉法善有道術燕國公張說嘗詣觀謁法善命酒稱日既無他客法善曰此有麴處士者大隱山林性謹而訥耽於酒鍾召之可也說請召之斯須而至其形不及三尺而腰帶數圍使坐於下拜揖之禮頗亦曾樸酒至盃盡皆盡而神色不動燕公將去法善忽奮劍叱麴生曰曾無高談虛語唯耽酒於酒亦何用哉因斬

之乃巨榼而已

斑特處士 太平廣記大中祥符中有寶茵秀才猷大寶叩門聲稱桃林斑特處士相訪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畝而辛勤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諷故來奉謁 拜千字

二士 數類孔奐 沈炯 梁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孔奐沈炯為左西掾梁元帝於荊州即位徵奐及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教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為朝廷所重如此

三士 王海荀子堯問篇周公謂伯禽之傅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而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 明據士不廣無由得賢也 馬明臾實賓錄晉傳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及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晉卿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三士謂狐偃趙衰賈佗 數類樂毅 鄒衍 劇辛 晉虞預曰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三士謂樂毅鄒衍劇辛也 戰國策燕昭王收破燕後卑身重幣以招賢者欲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者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郭隗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人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曰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遂以樂毅為上將軍伐齊齊兵敗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莒即墨而已 小學紺珠 牛富 荀欣 徐越 公仲選三人 子夏 田子方 段干木 新序白圭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三士翊之 王彥章 裴約 劉仁贍 五代史全節之士三 抱朴子黃白篇朱砂為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餐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

四士 書林事類管子曰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理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尚猶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在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臣不立亦易知也 數類子胥 輔果 狼生 鄒陽 阮元瑜 為

曾公作書與孫權曰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擒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我徒通變思深以徵知著耳　包融　賀知章　張顛　張若虛唐包融與賀知章等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

五士

數類狐偃　趙衰　顛頡　魏武子　司空季子左氏傳叔向曰先君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以為腹心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興之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杜預曰狐偃子犯也趙衰子餘也魏武子犨也季子胥臣臼季也晉文公重耳從亡五人賢而有大功也文選曰無親狐趙有與五臣故又稱五臣又袁宏曰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是也　魏志劉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太祖辟曄為司空倉曹掾初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也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光賢槃賊圍守行軍進退之宜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腹心之任

六士

數類王粲字仲宣　徐幹字偉長　陳琳字孔璋　阮瑀字元瑜　應瑒字德璉　劉楨字公幹　魏志曰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山陽王粲與北海

徐幹廣陵陳琳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並見友善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王粲特處常伯之官遂興一代之制

七士

數類伊尹　管仲　百里奚　寗戚　司馬喜　范雎　太公望　說苑曰伊尹故有湯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管仲故成陰之狗盜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賈五羊之皮秦繆公委之以政寗戚故將車之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政司馬喜髕腳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矣

八士

論語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數類太師摯　亞飯干　三飯繚　四飯缺　鼓方叔　播鞉武　少師陽　擊磬襄　論語曰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鞉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漢表曰八士皆紂時奔走分散鄭氏以為周平王時孔氏以為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故樂人皆去也羅泌路史禪通紀葛天氏八士捉扴投足掺尾叩角亂之以歌八終宋方秋崖集題八士圖　雅聞八士春俱秀未覺三賢迹已陳找分不論曾識面此圖到手便情親飛絮遊絲芳草路淡煙疎雨落花天偶然畫出尋詩意未必新詩待畫傳

假士

西漢書鼂錯傳錯曰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

蒙士

書伊訓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注童蒙始學之人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胡郁寧

圈點監生臣林拭松

臣董仲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一百二十四　四霽

嚏

洪武正韻丁計切，悟解氣噴鼻也。關通則嚏。詩願言則嚏。舊音竹利切，非。亦作嚔。許慎說文：嚏，从口，疐聲。都計切。徐鍇通釋：腦鼻中氣壅塞，噴嚏則通，故云悟解氣。的替反。劉熙釋名：嚏，疐也。聲作疐而出也。陸法言廣韻：鼻氣也。嚏，俗。張參五經文字：嚏，嚏，多計反，見詩風。丁度集韻：嚏，或作嚔。司馬光類篇：又陟利切，礙不行也。吳機廣干祿字：嚏、嚔，上平下俗。戴侗六書故：气梧口鼻歎嚏也。亦單作疐。釋行均龍龕手鑑：嚔二俗，嚏正，嚏或作，嚏今音帝。人所甲反。嘕，陸音氏作嚏，丁計反，鼻噴也。丘音[illegible]，然第五卷人心音無。孫氏字說：以嚏為替。楊桓六書統：端母，嚏。余見集韻知母。嚏或作[illegible]。聲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詩注云：今俗人嚏云人道我。趙謙聲音文字通：悟解气軌嚏也。人气感傷閉鬱，關通則嚏。又為風霧所襲，有是疾。韻會定正端計切，嚏噴風塞也。鍇字切端計端丁顛嚏。

篆書 [嚏]　古文 [嚏]　集韻並見杜从古　[嚏] 徐鉉　[嚏] 集篆古文韻海　篆 [嚏] 六書統　書 [嚏]　草書 [嚏]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噴嚏

釋名曰：嚏，聲作嚏而出也。詩終風篇：寤言不寐，願言則嚏。（人道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禮記月令：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鼽嚏。（上音求。謂病寒鼻窒。）又內則曰：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噦噫嚏咳也。（噦，於越切；噫，乙界切；嚏，丁計切；咳，苦代切。）容齋隨筆：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予按：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氏箋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風自古以來有之。季濟翁資暇集：今人每嚏必自祝，所祈云云。按邶終風篇注：願猶思也。言猶我也。蓋他人思我，我則嚏之也。鄭又稱古遺語，每嚏云人道我，以為他人說我，我則嚏。此正符其願言者，非祝願之願，非語言之言。今則自祝，乃由誤解詩句爾。但齊通編：人之常談多有所本。如噴嚏，此詩終風願言則嚏。說文以知為疑。此王制西方曰狄鞮。（狄鞮之言知也。）小說家：永青州孫元亨舉進士不第，為雲水遊。一日至衡山中，飢甚，洞邊見一茅舍，門無扉，過一僧，得白粥一盂，食之如酪。忽二虎至，元亨無懼色。僧曰：子可託矣。吾奉碧虛君約同赴金丹會，期不可失，然吾以誤殺七人，膳有禍斗，吾種此花七株，將去藥合丹，以除膳禍。因付金篦子、泊石金子各一枚，曰：日取一花藥，盡則已。七日可畢。吾不過十日歸矣。勉之無怠。花落藥散，丹不可得而成。切祝切祝。僧去。元亨取花至第五株，忽起疑心，花妍麗如此，何惜不嗅耶。因嗅之，藥粉吸入鼻，失聲噴嚏，餘粉飛颺，散為烈焰，因焚其舍。元亨驚走，火熄，遂失故處。元亨歎異，逡巡復歸。元亨自此不食五穀，惟啖果實而已。後年百餘歲卒。（出遊紀聞）

占嚏

事林廣記：子日有酒食，丑日主憂疑，寅日有外事，卯日主大吉，辰日婚會吉，巳日主口舌，午日有喜事，未日主季常，申日只平平，酉日有客至，戌日女思念，亥日有人思。

願嚏

宋梅聖俞宛陵集：願嚏（上平，下竹利反。）猛虎不獨宿，鷙鳥不雙棲。虞舜避蒼梧，帝子夜向瀟湘。帰時既禪禹，妃亦老，老淚灑竹無高低。流恨及芳駮，紅鮮此情乃與天地齊。我今齋寢泰壇下，佗僚願嚏米顏妻。

頻嚏

宋蘇東坡集：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為何人。

疐

洪武正韻丁計切，本也。又與𢋈同。禮記：棗李疐之，削瓜士疐之。亦作疐。又寘韻。爾雅：棗李曰疐之。（郭璞注：[illegible]）疐者[illegible]也。丁度集韻：疐，去本也。或从竹作䇽。釋行均龍龕手鑑：疐（俗）又陟利反。韓道昭五音類聚：疐，都計切。楊桓六書統：端母，从竹疐聲。（同上）余見寘韻知母。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疏云：謂脫棗屬，俗作疐，非。韻會定正字切端計端丁顛疐。

篆書 [疐]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疐] [疐] 並六書統　草書 [疐]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柢

洪武正韻丁計切，根柢，亦作氐。又齊濟二韻。許慎說文：柢，木根也。从木，氐聲。都禮切。徐鍇通釋：華葉之根曰蔕，樹之根曰柢，音同也。的替反。陸法言廣韻：木根柢也。丁度集韻：柢，根也。或作[illegible]。毛晃禮部韻略：元祐新制許於薺霽二韻通押。其都黎切亦合通用。周禮泉府賈者各從其抵。字从手，傳寫誤也。當从木。郭守正紫雲韻：紹興新制許與薺韻柢字通押。私試文章敎六藝芳潤賦：魁二押執字，云植詞林之根柢。次名皆然，可見通押。釋行均龍龕手鑑：柢、柢，都計反。下又都奚反，訓同。楊桓六書統：端母，柢說見薺韻。端母，[illegible]，或从巾。聲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柢，常蘭切。見上聲此方音。古作丘。

篆書 [柢]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柢] 徐鉉篆韻　[柢] [柢] 並六書統　草書 [柢]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氐

洪武正韻丁計切。同上。又齊濟二韻。丁度集韻：東方宿名。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與齊薺韻者注同。詩維周之氐。上聲，此非。楊桓六書統：端母。氐余見薺韻端母。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又都黎切。

篆書 氐 大篆 氐 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氐 六書統

草書 氐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泜

洪武正韻丁計切。水名，在常山。又支紙二韻。楊桓六書統：端母。泜說見支韻。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字滲傳義音帝。即陳餘死處。漢書斬餘泜水上。泜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尚蘭切。見支韻。此方音，晉灼云問其方人音。

篆書 泜 六書統

締

洪武正韻丁計切。結不解也。許慎說文：締从糸，帝聲。特計切。小爾雅：締，閉也。司馬光類篇：又大計切。又田黎切。又丈尒切。又徒二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大係切。此是平聲者，非。韓道昭五音類聚：徒計切。楊桓六書統：端母。締，結也。从糸。說見薺韻定母。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舊韻注引過秦論締字來此。謀今正。趙謙聲音文字通：尚蘭切。方音見定映韻。韻會定正字切端計，端丁願締。

篆書 締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締 徐鉉篆韻書 締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締觀說

元王惲秋澗集：吾鄉黄冠師房公體鴻，鹿邑古心道讀儒書，善書嘗論。嘗作吳殿於華庵故址。締構日，予與亡友李武子文往觀。見工人數十，附立楹顛，方納拱，駕梁為事。其納鑿縫緡有咯不相認者，眾工爭左右睨，材分繩墨曰，不少繆，即繩驅鎚按，呼號半空，鐘以刀相下，良久終無柰木何。一工者舉手招眾曰：聽無譁。眾瞪目東北嚮，率俱耳受旗。予二人從所向顧之，見一老道士傴僂擁肷紫膝，日坐短垣，俛其首捫虱，略不一仰睇，第抗聲騰言，以手畫空而已，云東西行若干寸，南北起若干尺。此蹇傲者彼之所撐也，彼掀捩者此之所走側也。上工即如教，欸眾材軋然作聲，若相吞而契，果安貼停穩，不逾若所料。予問道士於房，此始謀畫宮於堵斷手，載名其上者也。予因有感於中，廼知天下之事，有大有小，人之材有能有不能，俾細大不捐，區處適當，此宰相之職也。君人者何憂乎不治？苟明大者反知其小，任小者反負其大，是上下錯謬，冠屨倒置，欲求功成理定難矣哉。持衡者曾梓人體要者之不若也。師唯然，曰：筆之可也。於是予作締觀說。

蔕

洪武正韻丁計切。根蔕，果蓏綴當也。亦通作柢。又泰韻。許慎說文：蔕，瓜當也。从艸，帶聲。都計切。顧野王玉篇：艸木綴實本也。徐鍇通釋：按，當，底也。故韓子云：玉卮無當也。的謂底。司馬光類篇：又當蓋切，艸木根也。又丑邁切。蔕芥，刺鯁也。或作蔕。張有復古編：別作蔕，非。婁機廣干祿字：音帝。又音帶。戴侗六書故：艸木華實之附也。又作蒂。郎淮杆九見中下。郭守正紫雲韻：又泰內，注根蔕。又夬內，注芥蔕。今賦家多用深根固蔕，如老子出處，是深根固柢，非蔕字。其下無音，但柢字韻許通押，解在齊內柢字下注。孫氏字說：芥蔕之蔕，讀當曰薁，俗曰帝。楊桓六書統：端母。蔕，瓜系也。从艸，从帶，如帶之相連也。說見泰韻。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倪鏜六書類釋：蔕本作帶。趙謙聲音文字通：尚蘭切。亦从艸意，帶聲。老子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今但識此。俗作泥柢。俗姓作蔕，非。王莽傳蔕悍。俗字。方音見本音。韻會定正字切端計，端丁願蔕。

篆書 蔕 並大篆 蔕 古老子 蔕 石經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蔕 徐鉉篆韻 蔕 蔕 並六書統

草書 蔕 張錦 漢 蔕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深根固蔕

老子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幽真錄：巴國人收兩大橘，如三斗盎，剖之，有二叟相對，身長八餘，象戲。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恨不得深根固蔕爾。一叟曰：僕飢矣，須龍脯食之。食訖，以水噀地，為二白龍而去。晉書劉頌傳：頌謂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蔕，則祚延之無窮。宋黃庭堅集：足下氣宇甚裕，切揣量之，但從取師之功少，讀書未及根本爾。深根固蔕，然後枝葉茂；道源去塞，然後支流長。沈與求龜溪集：立政進事而成功，蔑以加矣。深根固蔕而掌極，無能其名焉。

雙荷同蔕

元雲麓文集題太乙宮瑞荷圖序：至順初，天子以海內寧一，和氣蒔臻，建太乙宮於京城之北，歲時肆饗，以歆福錫民，祈天永命。四年夏，水濱菡萏盛開，有雙荷同蔕發於盆池，華艷特異，觀者咸謂禎祥。真人呂君圖狀以進，命曰瑞荷，賢士大夫皆託詠風雅，以頌盛德。

烏蔕

西溪叢語：建州龍焙面北有一泉，名御泉，用其水造茶，即壞茶味。唯龍團勝雪白茶二種，謂之水芽，先蒸後揀，每一芽先去外兩小葉，謂之烏蔕。

甜瓜蔕

補筆談藥議：甜瓜蔕吐人，唯其肉能解之，一物而性理相反有如此。

雙仁兩蔕

山居備用：杏桃

及一切果蔬仁瓜兩帶皆害人。

纖綾誇柹蔕 韻府群玉杭州趁花時酒熟號梨花酒詩云紅袖織綾誇柹蔕。青旗沽酒趁梨花。

霜中蔕 韻府群玉蘇東坡和黃山谷詩令君已度世坐閱霜中蔕。

飄如秋蔕 史記齊謝脁爲隋王子隆文學。後除新安王記室。脁以牋辭子隆。略曰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如秋蔕。

蔕惲 氏族言行錄王莽傳有中常侍蔕惲。

螮 洪武正韻丁計切。螮蝀虹也。詩螮蝀在東是也。許慎說文螮从虫帶聲。都計切。顧野王玉篇蝃蝀並同上。丁度集韻螮或作蝃。司馬光類篇又當蓋切。蟲名。韓道昭五音類聚蝃音螮義同。楊桓六書統端母。螮兆聲。蝃或从折聲。蜇同上。余見文韻徵母。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嵩蔚切。螮蝀日與雨交。倏然成質。陰陽之淫氣也。今以水噴日。亦成青紅之暈。蓋日映雨氣則生。作蝃非。今詩蝃蝀在東。合正。韻會定正端計切。注見蝀字。字書端計切。端丁顛螮。 篆書 [seal] [seal] [seal]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seal] [seal] [seal] 並六書統 書 [cursive] 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揥 丁計切。許慎說文𢺛撮取也。从手帶聲。讀若詩曰螮蝀在東。都計切。𢺛揥。或从折。从𠬪兩手急持人也。顧野王玉篇取也。陸法言廣韻捷也。徐鍇通釋的替反。司馬光類篇𢺛亦作𢶿。又大計切。又尺制切。又當蓋切。又陟𠕋切。擊也。又徒結切。捎取也。又之石切。拾也。楊桓六書統端母。𢺛兆聲。𢶿或从示。折聲。𢶿或从木。字潫傳義𢶿音帝。趙謙聲音文字通揥嵩蔚切。𢶿亦从示。从折。呈示而折取之意。 篆書 [seal] 古文 [seal] [seal]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seal] [seal] 並徐鉉篆韻 [seal] 六書統

趆 丁計切。許慎說文趆趍也。从走氐聲。都禮切。顧野王玉篇都替反。陸法言廣韻趍走貌。徐鍇通釋的替反。釋行均龍龕手鑑趆俗。趆正。趍今。一曰狦也。又趆鄙計反。楊桓六書統端母。[seal] 此見杜韻。端母。字潫傳義音帝。趙謙聲音文字通隸嵩蔚切。見上聲。此方音。 篆書 [seal] 徐鉉篆韻 [seal] 六書統

遆 丁計切。許慎說文遆怒不進也。从辵氐聲。都禮切。徐鍇通釋一曰驚也。的替反。顧野王玉篇驚不進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遆俗。遆正。楊桓六書統端母。[seal] 此見杜韻。端母。韓道昭五音類聚遆音帝。字潫傳義都計切。駭也。趙謙聲音文字通遆嵩蔚切。 篆書 [seal] 徐鉉篆韻 [seal] 六書統

偙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都計切。偙𠌲又偙傒也。與偙同。宋重修廣韻偙偙並丁計切。丁度集韻困劣貌。又他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偙偙並音帝。又俗音帶。楊桓六書統端母。[seal] 系聲。[seal] 或从帶聲。 篆書 [seal]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seal] [seal] 並六書統

奃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又丁奚切。大也。楊桓六書統端母。[seal] 此見海韻端母。 篆書 [seal] 六書統

怟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都替切。悶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怟音帝。楊桓六書統端母。[seal] 从心氐聲。 篆書 [seal] 六書統

軝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都計切。軝鞋也。陸法言廣韻𩋾履下也。丁度集韻軝或作靪。楊桓六書統端母。[seal] 或从氐聲。[seal] 从革丁聲。 篆書 [seal] [seal] 並六書統

舭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舭艦戰船也。宋重修廣韻舭艦水戰船。出字林。釋行均龍龕手鑑舭舭二俗。舭正。音帝。舭通同上。韓道昭五音類聚舭音帝。

腣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多計徒黎二切。腣腟。陸法言廣韻胅腹貌。又當兮切。丁度集韻腣或从帶。作䐲。韓道昭五音集韻都計切。楊桓六書統端母。[seal] 从肉帝聲。[seal] 从肉帶聲。 篆書 [seal]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seal] [seal] 並六書統

䶍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都計切。鼻噴氣𪖐。同上。本作嚏。丁度集韻鼻疾。太玄決其鼻𪖐。或作鞮。亦作䶍。釋行均龍龕手鑑𪖐都屬反。噴鼻也。楊桓六書統端母。[seal] 从鼻𡍮聲。[seal] 从鼻𨑻聲。 篆書 [seal]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seal] [seal] [seal] 並六書統

骶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背曰骶。又臀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骶骶。音帝。楊桓六書統端母。[seal] 今見海韻端母。字潫傳義骶都計切

篆書𧿹六書統

踶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丁戾切，踶蹋也。陸法言廣韻溫也。釋行均龍龕手鑑踶俗。踶通。踶正。音帝。又俗胡故反。楊桓六書統端母踶。丑聲。字滌(滌)傳義。踶同上。正。都計切。篆書踶六書統

瓺 丁計切。陸法言廣韻瓺瓷大瓷。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帝。韓道昭五音類聚都計切。

蝭 丁計切。陸法言廣韻寒蜩。又音啼。丁度集韻蝭蟧，蟲名，蛁蟟也。或从帝作蝃。司馬光類篇又田黎切。楊桓六書統端母蝭。說見都韻定母蝃。从虫帝聲。字滌傳義都計切。又杜奚切。篆書蝭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蝭蝃並六書統

渧 丁計切。陸法言廣韻渧漉滴水。楊桓六書統端母渧。帝聲。字滌傳義都計切。丁度集韻泣貌。一曰滴也。丁度集韻渧，涕漉也。篆書渧六書統

媞 丁計切。陸法言廣韻婦人安祥之容貌。又啼是二音。丁度集韻媞媞，無嫿。一曰諦也。楊桓六書統端母媞。余見支韻禪母。又齊韻定母。字滌傳義又徒里切。篆書媞六書統

躛 丁計切。宋重修廣韻姓也。漢書王莽傳有中常侍躛惲。司馬光類篇又丑例切。一足行也。又當蓋切。又徒蓋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隨函音帝。噴躛，天名。又帶經音義音帝。與躛同。應法師作躛同。又隨經音或。出兜沙經。韓道昭五音類聚又之世切。楊桓六書統端母躛。義闕。未詳。篆書躛六書統

胝 丁計切。張參五經文字音帝。見禮經。丁度集韻牲體之本也。楊桓六書統端母胝。氐聲。字滌傳義胝都計切。篆書胝六書統

癠 丁計切。丁度集韻創也。一曰下病。司馬光類篇又竹利切，癎病。一曰牛頸瘍。又直例切。又當蓋切。字滌傳義都計切。下部病也。

疐 丁計切。丁度集韻丁易切，躓也。司馬光類篇又進萃切。路也。楊桓六書統端母疐。統聲疐隸。篆書疐六書統　隸書疐六書統

阺 丁計切。丁度集韻阪也。楊桓六書統端母阺。說見濟韻端母。篆書阺六書統

拞 丁計切。丁度集韻趙也。楊桓六書統端母拞。余見濟韻端母。字滌傳義都計切。篆書拞六書統

𡞦 丁計切。丁度集韻囿室神名。一曰䵷𡞦，女貌。楊桓六書統端母𡞦。从女帝聲。字滌傳義都計切。篆書𡞦六書統

詆 丁計切。丁度集韻呵也。韓道昭五音集韻呵也。楊桓六書統端母詆。說見濟韻端母。篆書詆六書統

惿 丁計切。丁度集韻切同上。易也。

底 丁計切。丁度集韻至也。楊桓六書統端母底。余見紙韻。字滌傳義又知義切。說文致也。篆書底六書統

邸 丁計切。丁度集韻本也。周禮四圭有邸。楊桓六書統端母邸。余見濟韻端母。篆書邸六書統

僀 丁計切。丁度集韻㑽僀，僀㑽也。一曰疾也。楊桓六書統端母僀。从人帶聲。僀隸。字滌傳義都計切。篆書僀六書統　隸書僀六書統

鯷 丁計切。丁度集韻魚名，大鱧也。楊桓六書統端母鯷。从魚帝聲。字滌傳義都計切。篆書鯷六書統

眡 丁計切。鄭樵六書略眡，視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又都黎切。目也。

鍉 丁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帝，器也。

氙 丁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古文音帝。

庱 丁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帝。庱，拉也。又東孛曰庱也。又尼輒反。職庱也。或作㨗拉。音同上。韓道昭五音類聚庱、𢈢二音帝。

䗖 丁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帝。人姓也。

𧄼 丁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帝。

嗞 丁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㧗㧗二俗，字濂悌義。嗞音帝，呵也。

㥁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帝，鬩也。

𠱅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經音義作嚏。鼻噴也。在普曜經第五卷。俗音血字。

𪇰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弟帝二音。

䩚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帝。

鞮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帝。

䁥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帝。

蝃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䗖蝀。

踶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底帝二音。

𧿹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帝，蹄足也。

疊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帝。

𠁥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多佚切，輕言也。

○**替** 洪武正韻他計切，代也，廢也，滅也，委靡也。又音鐵。許慎說文：普，廢，一偏下也。从竝白聲。普或从曰。普或从兟从曰。徐鉉等曰：今俗作替，非是。徐鍇通釋：並立而一下也。白音自。他計反。爾雅：替，廢也。替，滅也。郭璞注：替亦為滅。邢昺疏釋曰：皆謂廢己也。小雅楚茨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是也。又替待也。顧野王玉篇：吐麗切。唐玄度九經字樣：替替，音涕。上說文，下隸省。張有復古編：普，从竝白。或从曰。或作替，同。鄭樵六書畧：普，今作替。按从竝一上而一下也。从曰，告也。會意。吳棫韻補：叶音渠巾切。屈原騷經：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艱音勤。又叶他吉切。張衡東京賦：忿奸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又他結切。潘岳西征賦：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本大而末披，都偶國而禍結。戴侗六書故：替，廢也。書曰：無替朕服。曰：無替朕命。楊桓六書統：透母。替，有所去取也。从曰，从兟。兟，並先也。曰，論也。二者並先，論其善否，存一而去一也。替，或从竝，義同。上替从白，从竝。二人並進，呂同去一而取一也。與替同。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本作替，或作替，亦作普。从兟曰。兟音七感切。今文作替。趙謙聲音文字通：普，透母切，廢一偏下之詞。从竝，物竝則有可廢者。白聲。作替非。左傳：見其替乎。俗字因為替代字。又訓極，用即廢之義。作㚘㚘，非。替，亦从兟，亦取竝意。方音見入聲屑韻。替亦从曰，為意與替不同，彼自从日月之日。韻會定正字切：透計切。透汀天替。

替　篆書　替　大篆　替　唐古石經　替

替　並說文　替　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替　替　並徐鉉篆韻　替　隸　帝堯碑　替　三體書

替　周㦤銘並洪适漢隸分韻　替　楊震碑見真漢隸字源書　替　顏真卿書　替　行　王羲之　替　顏真卿

替　草書　米芾　替　黃庭堅　替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獻替 易臨卦九二：咸臨吉，無不利。象曰：未順命也。疏：象曰未順命者，釋無不利之義。未可盡順五命，須斟酌事宜，有從有否，故得無不利。君臣上下獻可替否之義。左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曰：異。和如羹焉……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晉書虞潭父少歷顯位，至侍中。為武帝所親愛，常侍飲宴，從容問：卿初不聞有所獻替邪？潭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䱥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史臣曰：龍見為出納之端，䱥魚非獻替之術，潭父之對，一何鄙哉。世說新語：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按王隱晉書：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歷世殊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殄，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惟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

尚可少延。欲為陛下北岳石虎。西珠李郎。今邊不振。民困水患。臨書抗脱。滎泗積流。伏願速選代人。必得良才。足以承宣王猷。遵成臣志。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無非獻替。冊府元龜夫獻可替否。彌縫藏闕。竭慮以盡規。犯顏而無隱者。真通臣之任也。若乃典司命令。發揮帝載。列位尚闕。備門清宴。而能蘊直方之節。勵忠蓋之誠。罄其志慮。思有云補。或削牘為奏。極於敷陳。或承間以言。冀其感悟。嘉話溢於前籍。英風聳于來裔。自非秉彝有守。持正無撓。以謇諤為已任。靡循嘿而取容。不苟貪於寵靈。期有利於社稷者。又孰能批逆鱗之威。進苦口之説哉。　裴漼為中書舍人睿宗大極初。夏旱。寺觀興役。漼上疏曰。臣謹按禮經春夏令曰。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可以興土工。恐妨農事。若號令乖度。役使不時。則人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變。此五行之應也。今自春將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之旨。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實此之由。近日以來。雨雖不多。僅得下種。若不勸以農桑。恐棄本者多。故書云雖有鎡基。不如遇時。言在于時。不可失也。今春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工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桑婦。飢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是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

行傳以為不時作南門。勞人興役。陛下每以萬方為念。屢音殷勤。安國濟人。防深慮遠。伏願下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應和市木等。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若農桑失時。戶口流散。縱寺觀營構。豈假黎元之弊哉。帝覽而善之。　蘇源明為考功郎中知制誥時。肅宗乾元二年十月。詔以十七日幸東宮。又以殿中監李輔國為行營兵馬使以御史大夫賀蘭進明為中京留守。時公卿皆獻書進諫。帝以制命已行不納。源明及給舍等上言諫曰。臣等今月四日及七日上言。車駕幸東京不便。顙天而訴。稽首而祈。竭誠不精。留中不下。臣等自發自毒。若惛若狂。以為兩河孟冬。霖積季秋。道路且泥甚。不可一也。從春大旱。方始秋苗。田農之間。十已耗半。方且歛獲。猶未收入。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秪頓之苦。水欲澄而撓之。人欲靜而恭之。患不可二也。臣等每立廊下。竊見旌旗之下。盡是餓夫。執殳仆于行門者。日見一二。市井之中。半是餒人。或求食死于路傍者。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人連檣。盜兒接棟。磨礪以須陛下出關。前歷凌于灞上。免人肆于城中。御史大夫必不能能擂而禦之。甚不可四也。臣等伏料之。殿鑒不遠。近在天寶十五年季夏。鑾輿巡蜀後。大都內府財貨。朝臣富民資產。盡在道路之手。有乘馬馱驢入宣政紫宸殿者。擾亂

如此二聖於是。況陛下復二都。有四海。日淺。錢穀滿蓄。不及曩時者。必為利而行。此賊臣作計誘掖。給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罶。臣不勝嗚咽。為陛下痛之。宜速下詔書。罷東幸。不然窮隸鬱禍。已扼腕矣。甚不可五也。方今犯王畿者。河洛繹騷。侮侵服者。江湖叛擾。詩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伏思明康楚元者。采菽之庶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娛孽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自河南北。盡為盜境。淮東江西。又見修阻。王公已下。未給廩祿。將士已來。且支日月。陛下中官冗食。不減往年。梨園雜伎。有職今日。陛下未得精然高枕。用此實為中官指使。太常正樂外。一切放歸。仍給長牒。勿事侍五六年後。隨事進退。令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司空李光弼能拔河陽。尚書王思禮應下晉原。中丞衛伯玉勁卒接為舊。遇析支不日且至。大夫王玄志壁亞關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乘關口道二室。揚州長史鄧景山凌長淮。餘梁汴。然而狂賊失巢。寒于繼氏山北。不敢遁孟津東。不敢過覺子。只待反接耳。陛下不坐而受之。而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於天地神祇。策付之有司。專之牲幣則已。夫何求哉。記曰。不祈土地。今方士秦愚。亟祀海瀆。妄有闕説。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不幸之謂虐。臣等見陛下否而弗聽。聯伏赤墀之下。

頓顙涕泗而出。陛下或容而免之。或戮而罪之。凡百之臣。如昌言于朝。有萬之口。必錯諤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且焉為孝乎。臣不諍於君。又焉得為忠乎。不孝不忠而蔚桀胥榛。圍牢之物不若也。臣等至賤。不能委身圍牢之中。不使樵夫共指而笑之。不勝大體。願陛下留神古學。養和淡泊。天下幸甚。帝省表。遂不東幸。　常袞代宗永泰中為中書舍人時內侍魚朝恩侍權寵。兼領國子監事。袞上疏以為不可。時朝廷多事。西邊北邊連為寇盜侵逼。袞累上表章。陳其利害。代宗甚顧遇之。　令狐峘為中書舍人。德宗初即位。將厚奉元陵。峘上疏諫曰。臣聞傳曰。近臣盡規。禮記曰。事君有犯而無隱。臣幸偶昌運。謬忝近列。敢竭狂愚。庶裨分寸。伏惟陛下詳察焉。臣嘗讀漢書。見劉向抗疏論王者山陵之式。良史稱歎。為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於畢陌。無丘壟之處。漢文葬於霸陵。因山谷之制。禹非不忠也。啓非不順也。周公非不友也。景帝非不孝也。其葬君親。皆守儉薄。至宋文公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舉。春秋書為不臣。秦始皇葬於驪山。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珍寶之藏。不可勝計。千載非之。故桓魋為石椁。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

無張釋之對孝文曰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是以漢修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銀為飾由是觀之有德者彌薄無德者彌厚昭然可觀矣陛下自臨御天下聖政日新遣忠去邪減膳節用不珍雲物之瑞不近鷹犬之娛有司給物悉依元估利於人也違方底貢唯供祀事薄於已也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為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為寶恭惟聖慮無非至理而獨六月一日制度節文云應緣山陵制度務取優厚當竭帑藏以供費用者此緣仁孝之德切於聖衷伏以尊親之義貴於合禮陛下每下明詔發德音皆比蹤唐虞超邁周漢豈取悅凡常之目有違賢哲之心與失德之君競其奢侈者也臣又伏讀遺詔曰其喪儀制度務從儉約不得以金銀為緣飾陛下恭順先帝動無違者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邪伏惟陛下遠鑒虞夏周漢之儀深惟夫子釋之之戒奉先旨循遺禮經為萬代法天下幸甚今赦書雖頒行諸條猶未出因之奉遺制敕聖理固其時也伏望速詔有司悉從古禮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況臣忝職史官親逢睿德恥同華元樂舉之為臣也願以舜禹之理紀聖猷也夙夜懇迫不敢不言祇犯聰明實憂罪譴言行身熟雖死猶生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方迷謬忘遵先旨遂有優厚之文卿聞見該通識達弘

達深知不可切以為言引古援今依經據禮非唯中朕之病兼亦成朕之身今所以令朕免不子之名不遺君親於患者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從救之乗揄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嗟乎古之遺直何以加卿 姜公輔建中初為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對見言事德宗多從之四年涇原兵反帝將出自苑使門公輔前諫曰朱泚嘗總涇原兵以朱滔故坐奪其兵權常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陪鑾駕恐群兇立以為帥恐必為後害臣昔嘗陳奏云陛下不能寬懷待之當殺之養猛獸自為患悔且無益帝卒得不遑聽且曰已無及矣 陸贄建中初為祠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性忠藎既居近密感人主重之思有以效報故或有缺臣細必陳四年涇原兵叛從幸奉天其年冬欲以新歲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以應時數德宗謂贄曰往年群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今緣寇難諸事並宜改更衆欲於朕舊號之中更加兩字其事如何贄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省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深自懲勵收攬群心痛自貶損以謝靈譴不可近從未議重益美名帝曰

卿所奏陳雖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卿更思量贄曰古之人君稱謂或稱皇或稱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運也否事屬艱危尤宜攫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帝納焉但改興元年號而已初德宗蒼黃出幸府藏委棄凝烈之際士衆多寒服御之外無尺縑丈帛及賊泚解圍諸藩貢奉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林大盈二庫名贄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費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禍於茲迨夫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出豈其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

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下榜列二庫之名矍然若驚不識所以何者天衛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或忽形謗讟或醞釀詳言顧含思亂之情亦有悖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爰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效歟陛下天資英聖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帝嘉納之令去其題署 吳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衙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歸款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為鳳翔節度使帝深惡其弒逆心不能容既至漢中楚琳使來絕不召對贄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

以來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遠，駱谷復爲賊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便成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恟恟群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病哉。帝釋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心。時帝又欲以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以南隨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內官，一例俱賜。贄奏曰：破賊扞難，武臣之效。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員僚，但馳走從行而已，恐與介胄奮命之士，俱號功臣，伏恐武臣憤惋，乃止。李晟既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送赴行在。贄不時奉詔，進狀論之，曰：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飲懼災，裕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憤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壞於絕岸，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捐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令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

周寰瀛，百役疲瘵之貽，重傷殘癈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聳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殘，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恐戒懼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少。翦除元惡，曾未浹旬，奔賀往來，道塗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闚覘，眾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耋，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群情未

寧，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懷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藝人，何必獨在於此。所令撰賜渾瑊詔書，未敢順旨，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自車駕播遷，贄奏云：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動人心。昔湯武罪己，致興復代。推以爲聖人，楚昭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君。陛下誠能不悋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以爲帝之克復寇難，旋復天邑，不唯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貞元初，李抱真來朝，因前賀曰：陛下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士卒無不感泣思奮者，臣時見之，即知諸賊不足平也。　衛次公，貞元末爲左補闕，充翰林學士，順宗在諒闇，外有王叔文輩橫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絪同處內廷，多所規正。　李吉甫，憲宗元和初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時中書小吏滑渙與知樞密劉光琦暱善，頗竊朝權，吉甫請去之。及劉闢反，憲宗誅討之計未決，吉甫密贊其謀，兼請廣徵江淮之師由三峽路入，以分蜀寇之力，事皆允從，由是甚見親信。　李絳，元和初爲主客員外郎，充翰林學士，以孜孜規諫爲己

任。憲宗初即位，叛臣李錡阻兵於浙右，錡既誅，朝廷將輦歸其家私財，絳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苦，聖恩本以判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也。伏望天慈，並以賜本道，百姓今年租賦，則萬姓欣戴，四海歌詠也。帝覽狀嘉之。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寵，既爲神策軍護軍中尉，奏欲於安國佛寺建立聖德碑，大興工作，且上聞，令翰林爲之文，加之厚貺。絳即上言曰：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德碑以示天下，不廣。太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治，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又安可以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乃反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之，昇嶧山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爲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爲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損聖政。近者聞巨源請立紀聖德碑，嚴勵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令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此碑既在安國寺，即不得不敘載遊觀崇

述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叙崇飾又匪政經。國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寢罷。帝覽狀。即時不令建立。先是軍中已建碑樓。猶延候帝旨。不令毀去。帝知之。令以牛數十挽倒。絳又嘗因浴堂北廊奏對。違忤帝旨。指切時病。及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事宜。帝怒甚。厲聲曰。卿所論事何太過也。絳前論不已。曰。臣所陳豈臣身之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內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秪是恐威福太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爾。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帝見其誠切。不廻怒色。卻歡稍慰諭曰。卿盡節於朕。人所不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今日。絳拜恩而退。帝遽宣宰臣。命與改官。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爲絳擇良笏。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爲姦人所排陷。將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得獲寬宥。及鎮州節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爲未可。絳既盡心規益。憲宗每有詢訪。多叶事機。 崔群。元和中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常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群連署。然興運來。群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思直觀正。則其下學士無由上言。群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時吐突承璀恩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獨排群議。屬意澧王。欲以威權自樹。賴憲宗明斷不惑。及將冊拜太子。即穆宗也。詔群代澧王作讓表。群奏曰。凡事已合當而不爲。則有退讓。澧王非嫡。不當立。復何讓焉。憲宗深納之。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匹。充助修開業寺。群以爲事實無名。體尤不可。請止絕所進。群前後所論。率多聽納。 白居易。元和中爲左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監察御史元稹謫爲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群於憲宗前抗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秪如奏李公佐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元稹爲誠。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辭。然外議

喧喧。皆以爲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獲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況聞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卻先貶官。遠近聞之。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沒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柩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敕徵百姓草。又奏韓皐改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爲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于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疏入。不報。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爲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官中爲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帝又欲加河東王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鍔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鍔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王承宗拒命。帝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詞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帝多聽納。 李德裕。穆宗長慶初爲屯田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時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戚里諸親。邪謀請謁。傳導中人之旨。與權臣往來。德裕上疏曰。臣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並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駙馬等。輒至宰相及要官宅。此輩無他才可以延接。唯是漏洩禁密。交通中外。羣情所知。以爲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望宣示宰臣。其駙馬自今已後。有公事任至中書見宰相。此外更不得至宰相及臺省要官宅。帝欣納焉。 韋處厚。穆宗時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時張平叔以便佞詼諧。倖門捷進。自京兆尹爲鴻臚卿。判度支。不數月宜授戶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權鹽舊法爲弊年深。欲官自糶鹽。可富國彊兵。勸農積貨。疏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處。厚抗論不

可以平叔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為利者反害以為簡者至煩乃取其條目尤不可者發十難以詰之時平叔傾巧有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條件駮奏穆宗稱善令示平叔平叔詞屈無以答其事遂寢處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旣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啟道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銀器仍賜金紫以憲宗實錄未成詔處厚與路隨兼充史館修撰實錄未成許二人分日入內仍放常參處厚賤又權兵部尚書敬宗即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同年進士心頗傷之乃上疏曰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黜尚輕臣受恩至深職備顧問事關聖聽不合不言紳先朝獎用擢在翰林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群黨得志讒嫉大興詢於人情皆甚嗟駭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自古帝王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又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罪愆陛下猶宜洗雪瑕釁念舊志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下故吏遍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所貶如此猶為大輕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陛下斷自聖慮不惑姦邪則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為元載復讎盧杞為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伏乞聖明察臣愚懇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處厚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不三四日處厚因謝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臣前為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為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帝深感悟其意又山南東道節度牛元翼家悉為鎮州節度王庭湊所害敬宗旣聞元翼一家無辜併命深歎宰輔之無才致使姦兇久未率化處厚因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謀反干木在魏諸侯不敢加兵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億之師以一賢而制千里之難伏以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庭湊克融皆憚其用吐蕃回鶻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西夷北虜未測中華河北山東必稟廟算況幽鎮未靜尤資重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驅策此所以馮唐感悟漢文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効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

將進者不敢苟求陛下存終始之分但不永棄則君臣之厚也今進皆負四海責望退亦不失六曹尚書不肖者無因而勸臣與逢吉素無私嫌臣被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群議披肝感激伏地涕泗伏乞鑒臣愛君矜臣體國則天下幸甚初度為逢吉所排至是復與相任皆處厚與李程內以公議贊成寶曆元年四月冊尊號禮畢大赦天下是時宰臣李逢吉與端州司馬李紳不叶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蓋欲使紳不霑恩例也處厚上疏曰伏見赦文節目中新左降官不該恩澤大宥之體有所不弘臣竊聞物議皆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若如此則應是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事體至大豈敢不言李紳先朝獎任曾在內庭自經貶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當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管仲拘囚齊桓舉為國相治長縲紲仲尼選為嘉親有罪猶宜蕩滌無辜豈可終累況鴻名大號冊禮盛儀天地百靈之所鑒臨億兆八紘之所瞻戴恩澤不廣實非所宜臣與逢吉素無讎嫌與李紳且非親黨所論者全大體所陳者存至公伏乞聖恩察臣肝膈儻蒙允許仍望宣付宰臣應近年左降官並編入赦條令准舊例得量移近處帝覽奏深悟其事乃追赦文令添改由是紳得移為江州長史

高鉞為翰林學士敬宗初還中書舍人學士如故謝恩於思政殿因諫帝以求治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也帝嘉深納其言

柳公權文宗大和中為中書舍人翰林書詔學士文宗因便殿對六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為之股慄公權詞氣不可奪累遷諫議大夫工部侍郎學士如故開成中嘗入對帝謂之曰近日外議如何公權對曰自郭旼除授邠寧物議頗有臧否帝曰旼是尚父之從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軍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公權曰以旼勳德除鎮攸宜人情議論者言旼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此事信乎帝曰二女入宮參太后非獻也公權曰瓜李之嫌何以戶曉因引王珪諫太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帝即令南內使張曰華送二女還旼公權忠言裨益皆此類也

韋澳大中中為翰林學士承旨與同僚蕭寘深為宣宗所遇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務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帝多從之

李蔚為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懿宗咸通十二年賜安國寺講唱僧重謙僧澈沉檀木講經

唱經座各一。仍設萬人齋。歟以常造寺捨施不已。上疏曰。臣聞孔丘聖者
歟。言則引周任之言。符融賢者也。諫必憑王猛之說。事求師古。詞貴達情。
臣伏覩陛下。自慕帝圖。克崇佛事。止當修外。未甚得中。今歷采本朝名臣。
有忠直裨于上者。輒思陳叙。以補闕明。臣聞天后時。曾營大像。功踰百萬。
狄仁傑上疏云。夫寶欽殫于緻飾。瓌材竭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
不天來。皆從地出。非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則有時。用之則無度。臣每思
惟。實所悲痛。其如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
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敝路。豈有勤王之師。況近年
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必若多費官錢。又苦人力。一隅有難。
將何救之。此切當之言一也。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度僧。姚崇奏曰。佛不
在外。求之于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趙。羅什多藝。不救于亡。秦何充苻融
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慈悲。行利益事。使蒼生安樂。即是佛
身。此切當之言二也。睿宗為金仙玉真公主造大觀。辛替否諫曰。自夏已
來。淫雨不解。穀荒不熟。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
暴。草菜枯黃。下人咨嗟。未知賙賑。今陛下愛兩女為造兩觀。燒塼運木。載
土填沙。道路流言。皆云計用錢百萬餘貫。伏惟陛下聖人也。遠無所不知。

陛下明君也。細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
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
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
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此切
當之言三也。文宗諫造寺曰。夫釋教以清淨為基。以慈悲為主。故常體道以
濟物。不利欲以損人。每去己以全真。不營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
池。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
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豈大聖至神之心乎。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臣以為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
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著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
之祿。以贍清廉。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疏見
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而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痛之矣。此切
當之言四也。臣觀仁傑天后高宗朝上公也。元崇先天開元中賢哲也。替
否中宗睿宗時直臣也。每覽斯文。則未嘗不發卷長歎。而感慕之。臣幸居
近侍。叨職貳卿。背聽之間。雖寡秋毫之智。肺腸之內。厚涵春露之濡。既自
昧讜言。又不稽故事。覥顏順旨。其何以安。願迴日月之明。少鑒芻蕘之歎。

帝備者加歎。竟未能罷其事。　後唐趙鳳。同光中為翰林學士。莊宗命劉
皇后拜張全義為養父。母傳教令草謝全義書。鳳以國后無拜人臣為父
之禮。乃密上疏陳其失曰。臣叨被廣恩。獲親密勿。在可言之地。居常諾之
列。其或事異常規。禮關草創。程式先謀於國體。封章然貢於天聰。庶顯公
忠。免貽錯失。今月九日。中宮傳命。令修張全義書題。將行父事之儀。有站
君臨之道。既形文翰。難決臧否。奉行則罔叶國經。違命則恐虧臣節。逐修
記事。取則窄臣。責動合於楷模。期水垂為規範。以藉奉職。庶顯致君。臣聞
覆萬物者天。載萬物者地。非聖主無以體乾道。非賢后無以法坤儀。百代
攸同。二儀無改。伏況陛下恢張九五。統馭玄黃。外設明廷。內崇陰教。言動
而華夷知仰。施張而幽顯欽承。張全義雖位極於王公。而名不離於臣校。
承陛下曲旨。受皇后重儀。致紊彝章。不防輿議。臣又聞慕洪基者。真主行
直道者忠臣。不可務一時之臧。蔑久長之體。制得不恭陳手疏。罄露血
誠。庶裨益於神聰。免隳張於王度。伏乞皇帝陛下。俯容狂瞽。動法商書。時
開睿鑒之懷。永守文明之訓。使聖后式全其內則。元臣可保於令圖。永揚
日月之光。載重乾坤之体。臣職叨侍從。名忝論思。儻避事以不言。是偷安
而冒寵。疏奏。帝雖加其直誠。而劉后已拜全義。追改無及。　劉贊為戶部

郎中知制誥。明宗天成二年八月。贊上言曰。臣聞信者使民不惑。義者使
民知禁。非信無以彰明德。非義無以顯聖猷。此乃三代英風。百王令則。伏
惟陛下恭臨寶位。虔紹鴻圖。握金鏡而照萬方。運璇璣而調四序。選敦至
德。廣納忠言。凡判周行。許陳封事。雖皆聽覽。而尚寡依行。縱所依行。亦未
遵守。自此或有益國利人之術。除姦去弊之謀。可以擇其所長。便為永制。
仍乞持頒詔令。峻立條章。宣惟示信義於域中。抑亦振威風於海內。既遵
法度。必致治平。　張文寶為中書舍人。天成二年十一月。文寶上言曰。巡
狩省方。唐虞之舊典。吊民伐罪。湯武之前功。陛下親統貔貅。盡除梟獍。刷
盪瑕穢。殄息氛埃。天威已震於華夷。霈澤又沾於幽顯。動植蘇泰。遐邇歡
康。所宜旋軫神都。凝旒紫禁。居中土而表正。來萬國以均輸。允叶億兆之
心。共樂雍熙之化。　于嶠為戶部員外郎知制誥。天成二年。嶠上言請邊
上兵士起置營田。敦趙充國諸葛亮之術。庶令且戰且耕。望致輕徭。三年
嶠又上言曰。有國有家。既定君臨之位。無偏無黨。方明王者之心。苟少彰
於同軌同文。則微損於盡善盡美。竊知河朔。令錄須侯本道薦揚。朝廷就
加真命。況今萬國諸侯。猶請行而貢職。豈使一方令長。獨端坐以邀官。未
數革故之風。深缺惟新之化。睨茲闕政。敢貢直言。乞宣付中書委於銓管。

此後並從常調七月喝上言曰協和萬邦明主所以安社稷平章百姓哲
后所以懷黎民將延七百載之洪基須要億兆衆之黔首臣幸遇聖明之
代敢傾愚直之誠伏以朝廷先有指揮今年不更通括苗畝宜從特旨頒
作溥恩且屬夏秋已來霜雨頻降在山川高處則必有豊年想藪澤下田
非無水涝脫或已作潰汙行潦猶微青苗地頭不唯損邦國化風兼恐傷
天地和氣儻或皇帝陛下念茲枉直哀彼災祥特於淹浸之田別示優隆
之澤重委鄉村父老通括不令州縣節級下鄉如或檢驗不虛即日蠲減
租稅或有司以軍糧未濟兵食是虞即請卻於山川之田豊熟之地或於
麻鞋稈草蠶鹽地頭據其本分價錢折納諸色斛斗所謂公私俱濟苦樂
皆均捨其短以從其長將有餘而補不足臣每因急務方敢上言前後所
奏十件有司未行一件伏乞陛下念臣若思察臣盡心或可施行不令停
滯

晉程遜初仕後唐爲中書舍人上言以民間織縑多有假偽虛費絲
縷不堪爲衣請下禁止庶歸朴素復爲翰林學士與學士和凝張昭等上
十三事其一前代帝王親觀風俗訊民利病其後不暇親行亦遣使巡行
風俗唐朝於十道置採訪使一員請如舊制亦與民病蘇紓其二天成已
來久不括田自水旱累年民戶疾苦不均今歲夏秋或總於常歲請行檢

括庶獲均輸其三中原邊上半多閒田可令近下軍都興起屯田舊時銅
冶鐵冶亦令軍人興置不費於民其四人君求理欲廣視聽須擇臣上言
然則人材有短長智畧有能否其於聽用之間乞留睿鑒伏恐失人其五
朝野官吏人數衆多若不行黜陟之科何以察其能否望准考課令凡中
外官歲終較考以行進退其六古人得位相讓所舉不掩賢能傳其進俊
請依建中故事群官授命後舉人自代其七沿道既知損益務貴去華伏
見自中興已來或於邊境權立州縣名目戶口不多虛張吏員枉費祿食
其權置名目望一切停省以賑邊軍臣伏見徐宿州管內有泗濱院徐山
院市丘院白土務所管人戶共數千家請罷廢名額其戶稅請還州縣其
八請止游墮勸農桑減冗食之員停不急之務其九君上置諫諍之官此
期聞過況閒官給諫紙虛佇讜言時政有所不便請諫官陳論詔書有所
依違請給事中封駁其十國朝承平時諸監鑄錢不輟尚不能給今國家
所鑄絕少而市人銷錢貴賣銅器累行止絕尚未知禁伏乞嚴下條法其
銅除鏡鞍轡舊帶外不許市賣銅器犯者以贓論其十一沿邊鎮戍請明
斥候習戰陣謹烽候令夷狄知懼戰必有功其十二每年給散蠶鹽不敷
斤兩雜之以硝土請給散之時命清強官止絕其十三伏聞關西河東人

民饑饉殍殕者多其城市鄉村積粟之家望令官司通指姓名俾令出糶以
濟飢民中書門下覆奏程遜等十三事其置採訪使難擇公清之吏却生
僥倖之門問疾苦則未能勞供須則轉費況刺史廉使自合訪求不勞別
置其累年水旱欲與檢田以均勞逸今年夏苗已多災旱秋稼今未及時請
下三司可否聞奏其屯田冶務興造之初所費不少今國力未辦可俟他
時其定官舉代劉鼎近已上聞其餘九件並可施行擇良善爲心腹群官
書考併省州縣止游墮勸耕桑諫官論事給事封奏斷用銅器邊城習武
備差官散蠶鹽均糶以濟飢民等事詔曰程遜等所陳時務並關王道采
雜痛國益國利民無所不至成仁去害志在其間救時病以良多比忠言
之更切封駁語勅尤可施行餘據事條下所司

周張昭遠初仕後唐爲
都官員外郎知制誥明宗長興元年昭遠奏古者聖帝明王愛民恤物先
要察其利病恐其塞既黈纊以垂旒雖家至而戶曉其間疾苦安測細
微臣每見諸處奏報今春已來穀價絕賤如聞梁益抱卿生之歎登萊有
餓殍之人方當盛明深不宜稱臣必恐下民疾苦理道未周長吏既不上
聞百姓無由自訴蔵嘉積弊感福臨人僻郡遠藩悖紓自我苟無廉問何
表雍熙竊觀本朝二十聖之規模三百年之基構事皆師古政在安民一

歲不登則命輶軒之使三農或困則覃蠲賑之恩所以國祚延長生靈樂
戴上布務清之化下無愁歎之聲詢於舊章其道猶在唯聖主行之臣請
依本朝舊事選擇郎官御史清強幹事者每歲分行天下省問風俗承
懲違凡人間疾苦臣細盡許上聞朝廷詳其利害則皇風達洽貪吏革心
庶幾明時盡除弊政疏奏不報

和凝初仕後唐末帝清泰二年爲翰林
學士上言當貞觀之朝則廣開醫學及開元之代則親制方書是在明朝
宜遵故事方今瘟癘在近疫癘是虞言念軍民宜加矜閔其邊遠戍卒及
貧下農人既離息於苦辛或偶縈於疾疹地僻既無藥物家貧難召醫師
遂致疾深多羅物故荷戈執耒皆展力於當年問疾賜醫宜軫恩於此日
其諸處屯戍兵士令太醫署修合傷寒時氣瘧痢等藥量事給付大軍主
掌以給有病士卒之家百姓亦准醫疾令合和藥物救其貧戶兼請依本
朝州置醫博士令考尋醫方合和藥物以濟部人其御制廣濟廣利等方
書亦請翰林醫官重校定頒行天下

王易簡仕晉爲中書舍人天福三
年易簡進漸治論曰臣聞天地之道起於漸夫天之高當雷霆之威雨露
之恩覆於萬物必從漸而生以地之厚負江海之游淮濟之潤載於萬物
亦從漸而長況人者無天之功無地之力勞方寸之心豈可急速而治天

下也惟我后膺圖復運握鏡臨人蘊勤儉之風秉弘厚之德內無耽翫外絕奢華信任股肱委仗將帥自有仰成之化固多定亂之功今者所以尚撓聖懷親勞御札者何直以庫藏稍虛士卒微墮使天威之莫賓令王化之未敷此則非臣下之無謀豈君上之有過蓋承偽廷之困弊遇歉歲之亂離今國家宜靜以圖功不可躁而取未或欲急徵暴斂則百姓愈逃或以峻法嚴刑則三軍益叛莫若制治於未亂求安於未危者也凡止亂危者應上玄則以好生惡殺為心接諸侯則以含垢匿瑕為念夫如是則水旱無由而興干戈何門而動者也考諸政教則禮樂咸在刑賞具存任四輔提其綱遣百司舉其目必見梯航常貢士馬日精所謂強其幹而弱其枝深其根而固其蒂於是天地有清和之氣星辰無譴見之災可以薄賦恤萬民足以虛懷馭群后或思正名於中夏問罪於殊方人皆同心兵必戮力寰區既定帝道自隆靖元首為膺聖之君列四輔作賢明之相主則社稷無患臣則子孫永安此則顯漸之功見治之驗矣勑王易商手演王言心資帝業當開創之運以遠大而諭天不能驟變四時地不能躁成萬物況當革夏盡已從周化未可以驟行事只宜於漸治不疾而速其在茲乎所貢論宜付史館

竇貞固仕晉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天福三年貞固奏曰臣伏覩先降御札令文武百寮各進封事臣聞舉善為明知人則哲聖君在位藪澤莫有於隱淪明代用才政理自無於紊亂求賢若渴從諫如流鄭所以譽子皮晉所以譏文仲為國之要進賢是先庶遵理治之風宜舉仁人之器臣今欲請降勑命指揮文武百寮每一司之內共集議商榷一士奏薦送其人有某能某解堪為某官某職使請朝廷擬奏薦任用若能符薦某謂當才即請量加獎賞或有乖違共舉無涉徇私亦請量加殿罰所貴官由德序位以才昇三人同行尚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位忝近侍每謝匪躬之節常慚濡翼之譏將贖貪功聊陳狂狷勑曰進賢受賞備有前文得士則昌斯為急務竇貞固名參閨籍職在棨庭貢章疏以傾心請班行而薦士於可否之際分賞罰之科所貴當仁無或曠職今後宜許文武百寮於搢紳之內草澤之中知灼然有才器者列名以奏納其章疏記彼姓名否臧盡達於予懷用捨免私於公議仍付所司

李詳為中書舍人上疏曰臣聞除舊布新故順天而設教惟名與器不假人以樹恩所以示寓縣之至公所以仰朝廷之大柄今則既逢英主未革前蹤是敢聊舉一端輕塵四遠酌其損益冀補涓埃伏覩南衙兩班內庭諸局或有不文不武非舊非勳諭伎術則罔有所長語才行則罕聞其異但思月限以冐官常俾五細以在庭使四方而何則有虛華般仍蔭私門忝榮吏及於子孫祿利徒銷於府庫況今方興戎事又困生民賴無用之官寮具貪無狀計有限之財力節藏正虛若不去留定成耗蠹伏望略加澄汰精辨幽明則支分或減於殷繁內外庶成於通濟又覩十年已來肆赦頻降諸道職掌一例獎酬藩方不守於規程奏薦罔論其高下僕隸則動逾數百緣綸則皆示特恩所以倉場管鑰之徽人曹局簡札之小吏至於伶倫賤類洒掃庸奴初命便假於貴階銀章青綬拜賜遽被於法服牙笏紫袍乃致貴賤不分寵榮濫被雖當兩作解澤恐遺於萬物而衣冠在簡負規何法於百王此後或有溥恩應諸道職員主兵將校外其衙前職列伏乞明示條章俾循事體節度州只許奏都押衙都虞候教練使客將孔目官及有朱記大將十人仍取上名支郡則只許薦都押衙都虞候孔目官其諸色人並委本道量轉職次則得之者感恩有異受之者與衆稍殊寰區仰天子之尊藩后知王澤之貴名器之重治亂是資伏惟陛下俯迴宸覽略照愚衷勿謂小善不行勿謂舊弊難改失之在漸謀之在初儻或因此留神自可觸類而長宰臣奏李詳才光鳳閣志奉龍圖聰明有作諳之方名器無假人之理以茲留意是具上章乃是大綱且非

小善既叶聖人之教可嘉君子之言所奏節度刺史州衙前職員等事望賜施行從之

竇儼世宗顯德末為翰林學士上疏曰臣伏覩御札應內外臣寮有所見所聞並許上章議論者臣非才寡識備位曠官仰承綸綍之言聊貢芻蕘之說其一曰伏以設官分職授政任功欲為政之有倫在命官之無曠今朝廷多士省寺華資無事有員十乃六七止於計月待俸計年待遷其中廉幹之人不無愧恥之意如非歷試何展公才伏請改兩畿諸縣令及外州府五千戶上至縣令為縣大夫昇為從五品下畿大夫見府尹如赤令之儀其諸州府縣大夫見本部長官如賓從之禮郎中員外郎起居補闕拾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光祿少卿以下四品太常丞以下五品等並得衣朱紫為之滿日當在朝一任約舊官遷二等自拾遺監察除授週日即為起居侍御史中行員外郎若前官不是三署即罷後一年方得求事如此則士大夫足以陳力賢不肖無以駕肩各繫否臧明行黜陟利民益國斯實良規其二曰為國為家之方守穀守帛而已二者不出於國而出於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蓄泉增積失其理者耗蓄煩勞民之願家宜有勸教伏請於齊民要術及四時纂要韋氏月錄之中采其關於田蠶園圃之事集為一卷下司彫木版廣印頒下

諸州流布民間疏奏雖不即行物議慶之兼金合璧獻替 賦偶引事論
奏安危爆陳 諫而止之者謂背理傷道順而付之者謂康國寧人 獻
有美乘也以美而易乘理有是非也若非而從是 滿又對吾君謂未累
瓤之製長于謂丘據云如琴瑟之專 用臣者不取其非而取其正事上
者不責其同而責其和 君曰否亦曰否則爲以臣叛君曰可亦曰可則
涉于諂阿 傳議適和羹之齊與俟存病衆之思非不能詭己已以捨倫
耳君言而唯唯念良臣諫過而賞善君子匡愚而順美 滿又不聞有之
丘據亦曰同也 取威臨之言不取於甘嗜求角荒之言不求於來矣 獻
理昧可否言惟順水 如水之專也食則不可如琴之專也聽而執罷
狀乃平而不干休功茂立時所爭而靡有歎頌之興 引書當道者臣之
而致主無過者臣之類 有非則興之格見可則與之獻 所謂不良者
没顯深瞥議多所推者王珪也矣 執心切幼於金玉濟味無同於水火
賦隔專務苟容消懷恭之林有未嘗敢諫鄙阿意之千津群書足用獻替
事實 名君 唐二十七 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爲近侍之最唐百
官志太宗正觀時有房杜王魏輔翊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元積謂諫諍
賦元宗昌言嘉謨日聞於獻替高丈賛又見日事要內降及宋璟亦諫元

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白居易獻續虞人箴代宗顧陛下日降清閒使知
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陛下以此辯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也
偶狀又孫范蔡君拜中書侍郎專掌西省職在樞近多所獻替有益治道
晉本傳安陸王獻替惟承賛掌喉脣選沈休文爲安陸昭王碑文夏侯湛
獻替盡規媚茲一人 滿安夏侯常侍誄魏徵弼違替否日月不蝕唐本傳
太宗曰唐儉事朕二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通鑑史臣曰獻可替否靡聞
姚宋之言 高唐史蘇題宋璟害曰若獻可替否事皇即斷盡公不顧私則
今丞相爲過之 本傳盧懷謹矛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本
傳諸子故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獻可替否諷諫之文劉子貢侍諸史君
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 後胡廣傳大臣者獻可替否之謂
也 姚志高集序古之爲人臣者獻可替否拾遺補闕 晉江統傳明主馭曆
當俟獻替之臣堅主握圖必資鹽梅之佐 唐史于志寧傳記事君者
諫過而賞善獻可而替否 國語體題從違可否 劉晏爲忠賦偶曰吁咈
曰都俞吓保忠吓敢諭 敢美誠切諷忍意勤 升承補闕宣良盡誠
訪問下逮議規上聞 謀以盡美則因以將順事或未可則從而有爭
嘉則告后非斷格君 一謀可進則拔衣臍以入告一政或失則黜逆鱗

而力爭 賦偶上賞主瘡哭之言即登漢道進無旦服誰之判虔古用春唐
李衛公集文武兩朝獻替記 大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蒙恩守本官平
章事時樞機不密二十六日京師已盛傳明日有麻二十七日寂然無事
皆言留中不行矣余對廻樞密使崔談峻王士玫至中書以文宗與樞密
使手詔示諸相其詞曰命相絕是重事適看曆日明日日辰非佳且封麻
二十八日放下去冬至今春久無雨雪京師昏霾尤甚是日甘澤霈然樞
密使謂余曰禁中喜此雨呼相公名向下字訛音曰李德內矣三月暮高
品關從約押賜舍桃謂予曰不鏁櫃坊也余未諭曰自相公入相京師細
婢良馬無價兩市不鏁櫃坊 先是宗閔每置宴皆令京兆府主辦兩縣
令官吏因緣求取除羊酒外每行又率見錢所飲至厚至是余與王相 居
相約向後有宴錢出使宰相及看花觀稼宰相於宅中置宴皆取冬至歲
夜寒食三節假日亦不邀故相及三十已上官宰相皆先取旨然後敢赴
會牛僧孺出鎮淮南日開六七隻坊門夜宴至三更而散又過李聽宅令
出妓樂每宴與平康坊娼妓同席酣飲至是並不令兩縣吏置娼妓上聞
之甚悅 先是兩省及中書以江淮蜀人給文牒周遊天下稱堂廚食利
方鎮皆令預宴居諸道大將之上余判向後所給文牒並不得以堂廚食

利爲名令有影占先給文牒者使仰追收訖報至是襄陽帥裴公謂給事
中高銖曰今宴席且免有堂廚食利人矣 會昌二年四月宰臣奏曰河
陽切要得人側近惟陳許王茂元堪且於河陽用之但比來曾有微累用
後不免議論上云不然但得才堪些些已過之事豈足吏言及授茂元河
陽犹士良甚怒樞密使至中書面如土色謂德裕曰緣相公用茂元適軍
容於浴堂詬怒稱樞密使與宰臣相連令大和中罪人領重鎮近東都未
欲有何意德裕對曰茂元若當時受文宗意旨使合誅翦閒茂元江陵有
一宅南中所得犀象貨物盡在宅中此時全家送出與單容既受他物豈
得更有此説於是謗讟遂止 右鈔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其已爲史
官所取與挾黨情者皆畧之 文宗惡朋黨指楊虞卿爲頭首賛李相宗
閔所引上令出知常州宗閔見上怒即順旨云外人指虞卿所居南亭子
爲行中書每日聚議所以臣不與好官德裕曰給事中中書舍人不是好
官吏何官是好官宗閔失色 德裕初作相兩街使請准例每早朝令兵
衛送予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當無事之時何勞武備衛送宜停

隆替

王義之傳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

興替

黃氏日抄陸象山文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

相富等崇信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革食飲飫時見綴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景行錄

觀朝夕起卧之早晚。可以卜家之興替。

陵替 春秋文公十一年。下陵上替。記纂淵海陵替。絲。 遣家不造。詩閔予小子。史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左昭三年。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肸上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通鑑唐紀五十三年。帝悼叔玉尚而仆所為碑。顧其家衰矣。唐魏徵傳。某門衰祚薄。選李令伯陳情表。承先人之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韓氏兩世。惟此而已。韓文祭兄十二郎老成文

衡替 伊洛淵源楊文靖墓誌銘。文靖知潭州瀏陽縣。接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

胡不自替 詩大雅召旻篇。胡不自替。註。替。廢也。詳見

兆亂兄替 文選西征賦。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

兄其替矣 回漢史韻北齊 李孝貞與孝基同見陸昂。戲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曰。孔雖不肖。猶附于臧。昂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速至。

通替

棺 南史殷淑儀傳。孝武帝之貴妃也。有寵而薨。帝思見之。遂為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

勝業弗替 梁高僧傳。宋曇摩蜜多。有弟子定林達禪師。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蜜多之遺烈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一百二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一百二十五 四霽

鬀 洪武正韻他計切。鬄髮亦作剃。大人曰髡。小兒曰鬀。盡及身毛曰鬅。鬅音剔。許慎說文。鬀。鬄髮也。从髟弟聲。徐鉉等曰。今俗別作剃。非是。顧野王玉篇。鬀。剃髮也。又作剃。除髮也。司馬光類篇。或作剃鬍。又徒結切。又施隻切。又土蓋切。治也。又他歷切。婁機廣干祿字。鬀剃鬍。上正中下通。戴侗六書故。剪髮也。又作鬄。亦作髴。說文。髮也。孫氏先彳切。又大計切。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鄭氏曰。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也。按鄭康成日紋鬄為鬄髮剃矣。貴一字。釋行均龍龕手鑑。髯。鬄。俗。鬀。通。鬀剃。正。楊桓六書統。嬰。髲。於俗。婦。鞋。鬎。或从刀。剃。鞋。鬎。並从毛。參。剔。律。能忠韻會舉要。微次清音。或作鬀。前司馬遷傳。其次鬄毛髮。趙謙聲音文字通。遙凶切。或混用鬄。韻會定正字切。遙計切。遙汀天。

剃 洪武正韻他計切。同上。

篆書 剃 集韻 鬄 同上 鬀 古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鬀 徐鉉篆韻

剃 鬄 並六書統 隸書 鬀 剃 並六書統 草書 𠛷 剃 並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剃法 淨髮須知上卷 羅真人活計。陳七子家風。淨髮處士大開城子論 執雲為活計。削月作生涯。非誇學識精專。自得神仙快樂。優游閑散。坐間皆明月清風。肆浪疎狂。歌處總陽春白雪。参禪學道。細曲填詩。手藝獨擅無雙。至當歸為第一。緩執擦鬢。搰新月之彎彎。寶刀整容。訝寒霜而肅肅。會整紅顏不老。能執綠鬢長春。坐頃粉容。眉賽三春綠柳。削開粉面。臉如二月紅桃。繳龍耳。摘龍鬚。曾對君王施妙手。圓僧頂。落僧髮。看經佛子整威儀。這工夫通聖通凡。問來歷有宗有祖。世尊釋氏度阿難。乃摩頂之初。仙聖羅公傳七子。乃發端之次。後學者莫不是神仙弟子。做作處果然道行家風。人物不凡。風流俾相。利頻伶牙難比。並錦心綉口不尋常。白曲吟詩。曾在勾欄為活計。追歡買笑。每游烟粉度生涯。攀陪公子王孫。穿無限花街柳陌。管伴佳人美女。撰幾多明月清風。肩搭紅巾。艷色照人金閃爍。指彈清韻。響聲入耳玉玲瓏。道人口授。直從洞裏為神仙。七子親傳。常在叢中消日月。生涯安分。不理是和非。光景蹉跎。休爭人共我。休加妄動。落得清閑。粉面剃時。使嬌美更添嬌美。木梳擦處。數精神又爽精神。使錢都使倬家錢。每常撒鏝。游者共游浮浪者。總是知音。攜托相知。攀陪行院。遇買茶使一片昏鍇舌劍。逢知識用滿面春風。辨佇欺

曉有步能將恭侍得來總是老郎師父据邀出去每同神首排頭深學淺淘見撒到社家行徑這場作戲幾番去問道參禪動伏把頭都管道崖排第一工夫結尾殊聲清耳美無雙皮製鞘釵袋稱如意更連十件各有異名照子二尊閃爍團圓秋月皎鎖兒三位玲瓏清徹曉霜吟四加湯石取鋒鋩五是韋皮鋒粉足六數古鬚藏水七添眉子威嚴八有蜂腰更猶燕尾箅梯九般鐵子併號黃龍木抓條亂來精神宜該第十鳳兒絡徨消息好排過五鬟道自仙傳到處總一般稱號藝從師得傳來有幾樣安排髻髮能抓巧妙散施真手段鬢毛鐵搞輕奇界有好工夫士貴門應副有功僧道院供需無失古人有言達者為先他時等侍金馬門指日降頒丹鳳詔

動使出處 問刀是甚人置答云釋迦如來置問云搞是甚人置答云孫臏先生置問云照子甚人置答云玄宗皇帝置問云木抓甚人置答云月宮姮娥置請得曾班親手裝留在世間解青絲問云髮梳夾排甚人置答云判龍將軍置問云手巾甚人置答云龍女置把龍鬚織成問云水盂甚人置答云東海龍王置問云剪刀甚人置答云須彌王置問云竹篦甚人置答云葉靖先生置問云鑷子甚人置答云勒兔先生置問云耳撞甚人置答云昧熾小娘置問云滴水甚人置答云判龍將軍置問云磨石甚人置答云懸壺先生置問云鍋是甚人置答云陳七子置問云夾板甚人置答云胡提先生置又問刀為小青 鐵為青子 手巾為都攔 木梳為綠絮 水盂為珠龍 剪刀為臥虎 滴水為攢龍 竹篦為淨耳為玲瓏又為剃石為雙頭又為見隆夾板為玄座 問刀鍋問云你道面有幾路刀答云剃面有三路刀由在人能排布問云那為天門那為地戶剃面那裏是面答云男女左右鬢邮為開天門頂下却為閉地戶眼下三分是剃面問云仙刀十二般復來三十六福子 為教問師父刀從何落答云太陽起太陰落問云你刀有幾路上幾路下幾路翻幾路覆答云我使刀時有三路上四路下兩路翻四路覆問云幾路直幾路橫答云六路直六路橫問云共有幾路刀答云六六三十六路刀問云幾路正幾路快答云六路正四路快問云眼下三分名做甚麼樣刀答云眼下三分名做三寸刀問云額上八路名做甚麼刀答云額上八路名做八仙聚會刀問云眼下抹刀名做甚麼刀答云名做仙人歸洞刀問云面上四路上四路下名做甚麼刀答云名做流星刀問云耳珠上名做甚麼刀答云名做朝天刀問云耳葉上名做甚麼刀答云名做仙人下山刀問云覆剃名做甚麼刀答云名做仙人趕山刀問云耳後名做甚麼刀答云名做關門刀問云耳內名做甚麼刀答云名做八峰遊岩刀問云刀是甚人置鐵是甚人義答云刀是釋迦佛靈山會上剃十代弟子得刀一柄剃落青絲髮弟子令傳在世萬古流傳南山置爐北山出鐵火煉成鋼匠人把在手中磨煉如霜問云要知刀鑷出處何年起答云五傷二年七月十三日共釋迦佛往靈山會上說法之時因此剃火得刀一柄在玄宗手內問云鑷刀因何有三口刀因何有兩刃一半在拳一半在手分四時有餘鑷子有幾名鑷子當來甚人置甚人收得送玄宗答云鐵是元陽殿出無極世尊收子廣元來會 盤古仙人送玄宗問云刀有三角教出那上 刀鑷有三口那為第一鏡有四面那為第一答云刀有三角鏡為第二鏡有四面日月為第一問云靠甚為師甚為父答云以水為師石為父水石相逢乃為師父問云水從那裏來石從那裏得答云石是海內將軍傳出浮水岩前出本師羅隱親投得本勸當行休要說此是神仙指教得

行院應答 問幾時離家答云除了當行都是庚家問云今日要行那裏路答云卯時出門酉時相隨日月走東西三十六行遊遍了將身隨我本師歸不覺中途逢着你言聲叫道我是誰我則姓羅我則姓李來問因由便說向伊詩云羅真住江東七歲學藝通丙戌年中起刀鑷勸玄宗 日日好遊街市上朝朝常遠郭城中今日先華来問我此人便是我先蕃問云幾人同行答云有三人同行問云是雙行單行答云雙行問云人口重答云只成七八分裏問云不成七八分外人問云船行步行答云船行西半問云門裏師門外師答云賣子成父爭問云拜甚為師答云水石為師問云水深幾尺石重幾斤答云水無丈尺石無斤兩問云刀有幾刃答云刀有兩刃問云何為兩刃答云陰陽兩刃問云刀有幾眼答云刀有三眼問云何為三眼答云一為刀眼二為鳳眼三為佛眼問云刀有幾快答云刀有三快問云刀何為三快答云刀快手快眼快問云刀有幾不剃答云你醉不剃我醉不剃曉了不剃問云開眼磨刀答云閉眼磨刀問云師父把刀幾年詩答云若問把刀得幾年磨卻江南幾片磚使盡黃河多少水走盡江湖不記年問云師長那裏來答云荷花山上來問云何為荷花山上來詩答荷花池邊水頭自小為人學剃頭三歲哥哥也剃面四歲哥哥也剃頭問云師長那裏去詩答云白雲去了紫雲來方有神仙降下來身着挑包手把鑷口裏喃喃叫道我也會燒丹并煉藥神仙刀鋸去遊街 問鋸子源流 問鋸子那裏響答云有名到處響問云鋸子那裏鳴答云到州州裏鳴到縣縣裏鳴問云鋸子幾不打答云鋸子三不打問云如何三不打答云第一遍本

行面前不打第二過神廟前不打第三過橋不打問云如何不打答云過本行店前禮數不尊不敢打過神廟前恐驚鬼神不敢打過橋恐驚動海龍王不敢打問云鏑子有幾般名答云鏑子有十七名問云如何有十七名答云一名鏑子二名喚頭三名錫器四名鬧街五名叫子六名螺螄頭七名杖鼓頭八名馬鞭節九名淨瓶兒十名寶塵十一名玉丁十二名如意頭十三名劒跡十四名劒尾十五名狻兒肚問云如何只有十五名更有二名答云師長道時我也道一名　二名元宗三名忠許本收執問鉺子有幾口答云鉺子有三口問云如何有三口答云一名劒口二名龍口三名虎口人問詩響鏑玲瓏百事新朝朝日日見真情不知響鏑何人置相傾師長説源因詩答響鏑聲高處處新行盡諸州見盡今昔日三皇并五帝如今傳度幾千春　小行程問答　問十二件本事那个為上那箇為下答云㨾箭為上幫皮為下問云㨾箭有詩答云有詩四句半烏半白兩頭尖生在深林呈獻身開時插在青草裏急速擎來頂上分問云幫皮有詩答云有詩四句説道幫皮軟如綿幫起金刀整少年祖師説下人不識生在青龍左膈邊問云十二件本事那箇打頭那箇打尾答云磨石打頭鉺子打㾓水打尾問云開眼磨刀閉眼磨刀答云開眼磨刀問云拜甚人為師甚人為父答云磨石為師水為父問云刀子有幾分快答云刀子有十二分快問云如何為十二快答云人有三分快口有三分快手有三分快刀子有三分快共十二分快問云你刀子有幾角幾層幾眼答云刀子三角兩層兩眼兩刃問云且問你崖高幾丈地闊幾方答云崖高無丈數地闊無有方問云且問你肯傷那裏剃面答云肯傷須彌山剃面問云剃面有幾路刀答云剃面有三十六路刀問云快分三十六路刀答云六路上六路下六路橫六路直六路翻六路覆六六三十六路剃面問云鍬耳有幾貟有幾光有幾定答云鍬耳麼逐有兩貟須用三光兩定耳用兩貟一眼光二外光三耳光一脚定二手定問云你祖師陳七子羅真人當在衢州親度得一人姓甚答云祖師陳七子羅真人當在衢州親度得一人姓李名為處士流傳後代遍行天下抓剃為活　詩曰三尺欄盤搭左肩天下雲遊是散仙有人問我攻何藝會整紅顏悦少年人云一要惺惺伶俐　二要眉目分明　三要口談舌辯　四要出言尊重　五要經師精學　六行院皆書　七識得本事　八明智信得　九手段周圓　十輕抓細剃　大行程詩話　四海閑遊十二春今朝方可遍行覩來説本事并手藝且説行程出入因　住居城郭長在街坊不學買賣營生只靠

羅陳手藝非為誇逞門庭又學剃面為生計不是虛言曾得老郎指教自小伏事家門士宦通閑剃面時刀不亂剃梳頭後篦不亂行真箇是篦處無纖毫遍落拂梳即不虛花有分數樣角有數名有二正面角須要圓圓角娥梨搭角又名網羅角名數無盡期且説剃眉多樣掉刀眉鮑老眉柳葉眉新月眉八字眉都分兩下能令玉女添嬌會使蒼顏不老剃刀手中使時隔拂第耳時一似風捲露一條銅筋點眼成涼解使聾人聽言只憑取出耳中釘全可篦除頭上垢漬言涛藝隨身手作經縱曾得　皇王宣詔　詩曰　自小經師學剃頭　師父今日問蹤由　先學磨刀後打鏑　十分精細住他州　能剃僧頭并羅漢　會剃胎髮與鬍鬚　剃眉八字分柳葉　掉刀鮑老最為嬌　詩曰　黑雲聚散白雲開　一朶仙花空裏來今日得逢師長面請當小弟一盃茶　又詩答茶留三島客湯待五湖賓都是羅家子何須問元因　學藝學羅真從師藝本專曾師陳七子今是五千年飢則食松柏閑來會八仙優游三島客獨棹五湖煙本藝傳來是八仙通流今古幾千年休道世間無敵手且容師父問源流問云茶分幾枝茶分幾葉茶有幾名住在何方甚人得喫這仙茶答云茶分幾枝茶分數葉枝枝生葉葉葉生花住在蓬萊仙人留下夫子接來封浣得喫問詩曰師長到此好行游不知行到那軍州住在甚州并那縣有甚明師到此來答詩南州走遍北州游三千里外也曾游七千草鎮留蹤跡無過刀鉺最風流問詩因甚出來學剃頭刀鉺傳來得幾秋你拜甚人為師父甚人與你置行頭答詩晚進當行不識羞倦自學來知幾秋曾拜神仙為師父羅真與我置行頭問詩你今行來到此間未知高下不識尊卑請你門歸茶座十二動使把來看答詩行盡天涯并海岸只把行頭為侶伴來到貴州來恭參動使何須與你看又答詩自小元來學剃頭撞見村人問因由相你只是賣柴漢恰似彈琴對水牛　問動使詩曰　我問處士三五言十二動使那為尊照頭元是甚人置欄盤元是甚人安甚人為你揩磨洗甚人安排在那邊本師元是甚人做祖師元是甚人傳答詩有勞處士三五言要將本事説根源照頭元是李靖鑄欄盤元是我師安衆人與我揩磨洗萬古流傳在世間　又問詩　處士回頭我問你每日何處作經紀拜得甚人為師父四海之中不見你問云頭戴甚人天脚踏甚人地背靠甚人山口喫何方水手持甚物座下甚底答云頭戴阿修羅天脚踏盤古仙人地背靠乾巽之山口喫五方之水手持蔚雲物座下有五角毒蛇為你言説子細斷處問云要知刀鏑出處不知何年起藝答云五

傷二年七月十三日在靈山會上說法因此置刀一柄。問云刀是甚人置
鐵是甚人栽。答云刀是釋迦佛在靈山會上說法之時。置下刀一柄。今古
流傳。南山置爐。北山出鐵。火煉成鋼。置處士手中。磨煉如霜。 鑷釵詩
三尺牛皮作鑷釵。仙人留下有名來。都管動使十二件。從頭一一與君排。
刀詩 一柄寶刀刃如霜。仙人分付與本行。借問造時是寶鐵。巧匠鍛
煉使純鋼。 手巾詩 四尺龍鬚作手巾。將來拂拭侍賢賓。此布不是非
凡布。天真刹女贈羅真。 鐓刀詩 鐓刀方說刃如霜。轉轉如風實不常。
鐵捕試將街市去。官人那箇不傳揚。 消息詩。 耳作蟬鳴似有琴。身無
氣脈不通風。妙手精玄輕一鑷。教人快樂自玲瓏。 木抓詩 本為抓子
世間稀。上界婆婆第一枝。嫦娥卻將來整鬢。五色雲光散紫微。 十二件
動使總詩。 皮總鉺釵為第一。鑷子玲瓏第二般。盡裏取刀第二件。鏡子
名為第四般。墶將粉石為第五。捲水復鬢第六般。第七名為金鐓子。把剪
交加第八般。牛皮幫皮為第九。解亂木抓第十般。十一名為鳳凰尾。耳內
將來十二般。 又詩 都總鉺釵為第一。彈家水刷第二般。玲瓏鉺子第
三件。背後取刀第四般。第五呼為金鉺子。第六住在岩崖山。日月粉瓦為
第七。解亂呼為第八般。兩刃交加第九件。金鐓名為第十般。十一膋膋鳳

凰尾。十二蟬鳴耳內安。 排十二件動使詩。 鉺釵第一。 鉺釵初置自
羅真。四海排來第一人。元是軒轅親妙手。其中浪割應時欣。 鏡第二。
團圓似月絕纖塵。士女纔拈便現身。問我風光遊四海。知人肥瘦白紅顏。
鉺子第三。 打鉺奇巧自內丁。玲瓏巧樣合精神。才方打動幾般響。到
處聞聲便識名。 刀第四。 柄按四寸刀三角。利斷風霜色帶金。情髮修
眉成雅相。人貪美貌愛相尋。 水盂第五。 水盂當日出波心。貯得沉檀
水使香。付與溪人皆得用。烏峰石畔遇龍王。 抓第六。 抓子當初使得
他。或使婆婆與象牙。付與世人通理髮。流傳仙客作生涯。 篦第七。 綠
纏竹齒最綢繆。解上嫦娥貴士頭。理髮成綠能去垢。得人清爽愛耿留。
磨石第八。 生在岩崖石洞邊。得來此片自神仙。可磨寶劒諸般刃。起利
明光到處傳。 剪子第九。 蜂腰燕尾用時開。彎彎曲曲巧身材。莫言剪
斷青絲髮。紅錦綾羅也會裁。 鐓第十。 金眼銀身如鶴背。入耳衙傳旋
旋歸。會使凡人聽聰遠。更能輕手巧心機。 撩亂第十一。 或使銀牙作
此般。綢繆巧利十分全。從他亂髮都能解。快活人頭抻兩邊。 消息第十
二。 形如箭幹似鶴毛。細軟由能入耳曹。響鉺相依似蟬噪。得人清爽意
惶惶。 問鉺釵答詩。 四片龍皮作鉺釵。十二仙人裏面排。道還問我吾

宗祖。元是羅真置下來。 鷓鴣天。 鉺釵起致自羅真。七子物傳本姓陳。
仙藝不凡奇手段。道崖結束把頭名。 雙六件。若珠珍。箇中色色有來因。
若能會得真消息。便是江湖物外人。 又 始自羅真所置時。鉺釵如意
用犀皮。兩邊搭颯承當得。二六條科任使披。 堪造作。妙施為。輕輕拈起
百般宜。有人識得撚關透。名姓從教四海馳。 問盡子出處詩。 咯問師
長三兩句。盡子元來甚麼樹。那箇神仙置下來。裏面藏得甚家事。 答詩
盡子元使黃楊樹。魯般仙人親手做。本是羅真置下來。十二散仙裏面
住。又詩 答。說着盡子是黃楊。魯般做得兩頭方。本是羅真親置下。十二神
仙裏面藏。 又問詩。 擱盤元是甚人置。水刷元是甚人穿。盡子元當有
幾層。幾位神仙裏面安。 答詩 擱盤元是羅真置。水刷元是魯般穿。盡
子元當有四層。十二神仙裏面安。問云。按甚經典。答云。卻按四時八節。十
二時辰。 作箱有三名。 一名作箱。 二名藥箱。 三名經箱。 詩曰。
月裏婆婆樹蟾宮第一枝。狂風吹落地。魯般作箱兒。又詩。作得箱兒四角
方。十二神仙裏面藏。內中常有擱盤鏡。羅漢借與作威光。 說道籃。 一
名道籃。 二名藥籃。 三名胡禮籃。 詩曰。 天竺將來作道籃。仙人都
來裏面藏。曾在雲山赴仙會。眾人蒐裏整容光。又詩。呂公賣墨竺籃器隊

公處士借我時。留與世人皆得用。不是衍院怎教攜。 鷓鴣天 都管道
崖籃本道。三千世界總包乘。竹綠巧織翔龍鳳。刀鑷光寒凜雪冰。 時樣
好古今興。神仙能解罕人能。持來塵市構欄遇。處士先生作莫明。 梳鏤
說此鏡。得人怕。閃爍光明照天下。似月團圓不曾虧。十二星辰樓背下。
或時將或時掛。照見顏容長不謝。不因洞賓賜我時。怎得在此門前掛。
鷓鴣天 好把青銅鑄瀉金。團團秋月皎當天。收藏寶匣遮塵俗。每向妝
臺辨醜妍。 會破後。又重圓。樂昌公主好團圓。佳人拂拭當嬌面。巧畫娥
眉鬢掠蟬。 問鏡詩。 三十餘年海上遊。路逢知己但相求。尊兄開事休
相問。照子元是甚人留。 答詩 一把菱花古鏡青。整容相貌一齊新。明
師指教非凡有。起取當初呂洞賓。 問詩。 此物元來一片銅。鎔出自
巧良工。藥來磨出如秋月。照見人顏總一同。 答詩。 或有方形或有圓。
神仙鑄造古今傳。光明賽過中秋月。照出蓬萊洞裏仙。 刀石詩。 住在
岩崖碧水波。君王曾把劒來磨。鐃君剝落青絲髮。無我為頭怎柰何。 鐓
子詩。 說着鐓子甚堪誇。書筒引出小撒花。是人莫道步兒鐵。刀鑷門中
使用他。 鑷子詩。 山川取土煉爐成。打鑷之時按丙丁。金木水時泥用
土。五指彈動一枝鳴。又詩。一把鑷子白如銀。高士將來手上輪。師長令日

來問我。彈動上有鳳凰鳴。 說鑷子。 鑷子瀟洒。身材玲瓏。格範金花鏤錯別。翻騰時樣巧工夫。銀葉鬬腰。是皆匠良工真手段。雙股樣銀清且潔。一張口是合還開。製自妙工。用由巧匠。手中纔撚。悠揚聲遶碧霄空。指上授彈。滴釘韻和清叮耳。街方過處。把來做響底招牌。鬢鬚芟時。便是少年容貌。鼻毫輕摘。眼睫相關。這些兒莫道無功。有好處。使教曾得仙家所羨。本來推在第三宮。衍院得知。直要把爲頭第件。 鷓鴣天 鑷子當來自撚工。喚頭異號玉玲瓏。芟鬚伏老重年少。聲韻教人豁聽聰。 推位坐第三宮。篇中別是一家風。每隨訪道江湖客。響出招牌有大功。 鑷子元來却有名。有功有角有數聲。昔日羅真曾教我。五湖四海盡知名。 問云。教問先生五湖在那裏。四海在何方。答云。滄滄四海。身掛五湖。刀鑷爲生。從遊天下。上至巳河下至平海。日守江頭。月守江尾。人詩。造化爐中打煉成。敲時使作幾般聲。是人借問真端的。此鑷從來十七名。一名鑷子。二名喚頭。三名鬧街。四名錫器。五名彈子。六名蝶螂鞭。七名杖鼓腰。八名馬鞭節。九名淨瓶。十名玉丁。十一名寶座。十二名如意頭。十三名鯽脊。十四名鯽尾。十五名鐵裹。問云。道有十七般名。如何只有十五名。答云。師長道時我也道。 又問鑷子。 問鑷子有幾般名。答云。有五般名。問云。因何有五般名。答云。一名鬧市。二名淨街。三名銷鑷。四名喚頭。五名元宗。解一名鬧市。爲之引倬。二名淨街。爲之鑷子響。三名銷鑷。爲之璧容。四名喚頭。爲之指聲。五名元宗。爲之鬧祖。 問彈鑷詩。 不覺聽鬭鑷子聲。問君鑷有幾般名。彈時莫向蟾宮路。月裏姮娥側耳聽。 粉石詩。 兩片團團似月圓。仙人留下巧人傳。鐵中秀氣都指盡。達刃須還定起先。 又 生在巖崖石洞波。龍王曾把角來磨。饒君會剃青絲髮。無我之時怎柰何。 鍬刀詩。 一把鍬刀白如銀。銅作眼睛鐵作身。他隨動口去爭戰。且歸耳內作蟬鳴。鍬耳鷓鴣天。 一用鍬子刃如鋒。二用起頭不見蹤。第三挑瘊須還筆。四用鶴背取敎通。 觀裏面了然空。真珠撞子頓其中。輕輕敲作蟬聲響。六般消息耳內攻。 鍬刀詩。 七子曾將此藝傳。白雲深處遇神仙。自從鍬了渾王耳。留在人間不記年。 鍬子一把曲如弓。幾度將來在耳中。昨夜三更尋不見。元來東海斬蛟龍。 耳筅詩。 三分光毫在尾頭。入人耳內閑啾啾。生老不長三寸短。斂眉縮眼是風流。 撞子。 撞子元來不惹風。歸時無跡去無蹤。未入耳時休鬧事。入耳雷鳴一陣風。 問發刀處。 久聞師長高難比。因何得到吾這裏。莫怪我門先怪問。剃面發刀何處起。答詩。 師長休說高難比。四海雲遊到這裏。自從盤古分天地。剃面發刀

太陽起。 解亂撩前詩。 半烏半白兩頭尖。生在山中野豕肩。高士拈來爲動使。與人掠鬢髮平分。 鶴背詩。 鶴背先時鐵作身。紅爐打出兩邊平。道還問我吾宗祖。會作蟬聲耳內鳴。 消息詩。 鳳凰落了一枝翎。高士取來在手中。此箇神仙藏妙用。爲人淨耳見聞聰。 水刷詩。 說此刷時接北方。高士曾把紫毫裝。上接五湖并四海。恰似九龍吐珠光。 木梳詩。 吾今說此木梳兒。元是婆婆寶木枝。姮娥掠上鬢邊髮。而今正是粧束時。 繳線詩。 兩指交加拈一線。我師將來繳粉面。是人莫道爲兒戲。刀鑷門中第一件。 粉石詩。 粉石團團似月容。將來磨石費良工。試挑手上輕輕刷。幫得金刀刀似鋒。 收手巾詩。 七尺龍鬚作手巾。是誰叫你去攔人。手巾落地千千眼。有眼何曾識好人。 又詩。 一條白龍渡江南。口銜明月照四方。路上逢人皆不識。將來扯破又何妨。 剃和尚頭祝香。 此一瓣香。價重如山。人多不識。信手拈來。一丈不長。今承當。院。本人沙彌剃頭受戒。金爐爇寶鬧俱臨。仰答皇恩上資佛蔭。禪院雲集。望作證明。詩云。爇起爐中戒定香。消除煩惱得清涼。叢林獨有真檀秀。永在空門志法王。 脫帽鷓鴣天。 昔日誰將皂染紗。林宗製造當生涯。謫仙露頂推唐李。莉景登高醉孟嘉。 時節至。帽休遮。重新換出戴僧迦。自今脫俗離塵垢。莫問桃花與李花。 又詩。 青紗帽子稱風流。幾度明蔥取裘頭。從此今朝除去却。一齊分付我門收。 昔日毗盧去出家。投師拜佛作生涯。當場剃落青絲髮。永鎮龍宮念法華。 幾年冠帶俗人身。今日緣何得出塵。頂上放光從此始。去除烏帽禮金身。 剪髮鷓鴣天。 剪髮須當舉話頭。受之父母甚人留。歸僧脫俗門徒異。敬佛辭親釋教求。 分八卦。又依週。結纏小髻有來由。從教坎位金刀剪。次第祥雲頂上游。 又詩 金刀剪髮手須輕。剪出崙山一聖僧。玉印在身無價寶。身邊法重鬼神欽。 一剪天地和合。 二剪父母生天。 三剪自家知慧。 四剪本師慈賢。 五剪斷除煩惱。 六剪法輪常轉。 七剪飽學叅禪。 水詩。 源遠流而長。不可得而測。一口吸盡西江。此水從何得。 九龍吐出浴金身。留得些兒到今日。 搭巾洗詩。 水母降魔明覺中。本叉手裏借來親。熠熠搭在田衣上。去盡凡間一點塵。 檢點都來一丈長。志公尺子莫能量。見衫窄袖都收了。快使淋頭一杓湯。 洗頭鷓鴣天。 灩灩金盆細浪花。九龍此日降恩波。八功德水蠲塵垢。大眾叢中灌齒牙。 除熱惱。豁波羅。昏蒙蕩滌薩摩訶。頂頭透徹清涼境。洗出圓光在剎那。 再搭巾鷓鴣天 織女天仙擲世間。龍鬚造作透機關。金梭擲出花紋巧。玉指裁移剪股攀。

遞變慈隔異頑彼來不染六塵環。管教時節當圓頂。願師袂紫赴朝班。
木去聲過刀詩。寶刀一柄接香臺。處士將來未敢開。度與本師親手剃。現出毗盧本相來。　度刀鶺鴒天。　梵字祥烟藹棟驚。升堂獅子吼金高。傳來袖出維摩手。付度冰清智慧刀。　拈起處任持操。五方謹接此時遭。東西南北無遮障。圓頂光中放玉毫。　使刀詩。　一把寶刀掛金臺。高士將來使敢開。兩畔神人齊拱手。妙法堂前剃如來。　一把金刀接香臺。禾出流傳不敢開。大覺世尊留淨髮。此刀曾剃阿難來。　圓頂鶺鴒天。　抖擻凡塵脫俗居。果然拂拭不留餘。佛緣有分趨時節。業障無根悉剗鋤。牢把根莫躊躇。性天澄淨妙如如。一輪明月當天皎。腦後圓光爍太虛。又鶺鴒天　剃髮辭親不記年。要明剎草大因緣。親違塵老攀緣熟。來白經歸在眼前。　燈續焰焰相聯。頂上圓光爍大千。煩惱根苗俱剗盡。一毫孔現一金仙。　剃面詩。　幾年學道與參禪。今日方登佛海船。父母在堂如玉惜。菩提心印豈能傳。　寶刀一歛劍寒烟。曾剃明師五祖禪。十指拈來光皎潔。幾番成就善人緣。　一把寶刀光閃爍。行盡天涯并海角。剃了靈山五百僧。禪機透悟皈正覺。　更衣詩。　自從佛地昇仙地。脫却凡衣掛聖衣。靉靆黑雲風掃散。青天皎潔一蟾輝。　祝語。伏願吾師披剃之後皇恩新受。謝知三界圓成。衣鉢初傳。便教一生自在。削髮披緇。洗心種行功德。至今日之間。覺悟向此時之內。并更俗貌而作僧徒。幻化人身以為法體。成諸法事以斷禪宗。永除煩惱叢中。不鬪貪嗔境內。不離衣自獲無窮之福。行佛法常脩有積之功。眼前但執釋迦。妄外行歸羅漢。祝願以完。吟儀和畢。讚附一言。請施三拜。　初拜謝恩。當今　皇帝聖壽萬歲。二拜祝文武清和。邊塵爾泰。　三拜祈禱太平。萬民樂業。末、茲者伏願新戒新恩。祝髮事以周貞。大衆證明。共惟讚歎。　道者剪髮詩。　焚香東竭告金仙。天眼遙觀天耳聞。要識頭陀親面目。看齊眉處且圓全。木後祝五祖六祖現金身。皆是栽松舂米人。箇裏因緣因不昧。流通宗派永欽承。　頭陀道者腹心圓。煩惱根苗要出塵。盡情剪斷蓬鬆髮。連果圓成福果新。　剃行者詩。　自從煩惱和根採。好看新除頂相圓。釋迦弟子都成佛。燃燈祝願早名傳。　使刀詩。　手把金刀耀日光。淨頭處士到僧堂。輕輕拂下青絲髮。二六神王鎮十方。　使水詩。　此水元來一點泉。過方成象又還圓。今朝洗罷新恩頂。浪作波濤入洞天。　使手巾詩。　是箇龍鬚不是麻。或青或白一團花。搭在沙彌肩背上。恐怕濕水污袈裟。
中卷　藝在人頭上。名揚衆耳中。　剃胎入門詩。　恩想今日到高門。

鶺鴒庭間分外懽。剃掠人來何以獻。光將參榜上尊官。　抱兒出詩。　君家積善產英孩。不比尋常小秀才。且請孃人親抱出。勝如孔釋送將來。又詩。　錦帳抱出一嬰孩。輕輕移步下堦來。不知是男并是女。將來必是兩賢材。是男到大為卿相。是女神通菩薩才。手巾定抱娘孫子。急辛天工降下來。　使手巾。　七尺龍鬚作手巾。今朝搭放小兒身。此布不是非凡布。將來遮却絕埃塵。　水詩。　九龍吐出水清冷。曾浴當來釋迦身。把向神童頭上洗。管教四季永長清。　一把金刀未展開。二尊等侍剃嬰孩。傳語甫堂諸眷。請將香水洗頭來。　一洗朱髮不老。　二洗綠鬢長春。三洗長大冠帶。　四洗孝順雙親。　五洗壽如彭祖。　六洗福海彌深。七洗為官作相。　八洗光顯門庭。　九洗聰明智慧。　十洗掌上珍珠。祝刀語。　一剃東方甲乙木。智慧聰明添福祿。二剃南方丙丁火。多撒庫錢并玉果。三剃西方庚辛金。子孫枝葉轉歆榮。四剃北方壬癸水。掌上明珠圓莫比。五剃中央戊己土。廣買田庄光父母。　使刀詩。　一把金刀接寶臺。處士將來手內開。昨日靈山剃弟子。今朝又剃一嬰孩。　來揭金門柱石人。真珠簾捲玉樓春。好孩兒遇風流子。輕動金刀落髮新。　胎髮落在手中安。雙親收向畫堂前。起家貴子由茲得。富貴榮華五福全。　一剃聰明智慧。　二剃綠髮常青。　三剃日見長大。　四剃孝順雙親。　五剃東斗五宿星君主宰。　六剃南斗六宿星君長生。　七剃北斗七宿星君注祿。　八剃周天二十八宿星君注權。　九剃九經諸史精通。　十剃他日為官位至公卿宰相。　祝香。末剃九用時當春景夏景寶香一炷。祝華堂胎月三旬。今已當末藝拈刀鑷。約有釘金手。淨瑞盆巾披錦陵。寶刀拈來輕削就。按金水木火土之髮線。狀處好珍藏。鎮南北東西中之位。略奉三聯之杜句。敢祈他日之榮昌。　又鶺鴒天。　岳瀆鍾英席上珍。滿堂喜氣藹如春。佳祥已協熊羆夢。抱送師從孔釋親。　胎月滿。展花巾。寶刀輕削髮胎新。伏犀貴骨非凡表。長作皇朝宰輔臣。　又詩。　焚起金爐百寶香。願君福祿納千祥。兒孫此日除胎髮。富貴雙全壽命長。　一捻香。兒童剃後壽延長。　二捻香。雙親福壽在高堂。　三捻香。聰明智惠習文章。四捻香。從此君家得盛昌。　五捻香。滿堂金玉富田庄。　剃頭畢念詩。剃頭喜事已云周。恰似獅兒抱繡毬。三月桃花兩邊長。陽春綠柳拂眉頭。圓胎髮詩。　胎髮輕揉旋結圓。銀針絲線把來穿。團圓日月形無二。照耀光明福祿全。　抹信門。　今朝貴子使朱砂。天下鬼神都怕他。父母親恩身長大。田庄百萬壽榮華。　龍王頭上一朱砂。今日將來頭上搽。一切

邪神皆怕懼恰如錦上再添花 覓利市 此日兒孫剃胎頭花箱利市
不須愁有人借問何處去孟良門下剃頭來 髮落金刀衮一團分明認
作掌珠看榮看紫誥金花貴利市花紅乞重頒 致語 伏願剃頭之後
易爲看養利益爹娘堂上高明大作起家之子多招兄弟壽命延長梳頭
有三聰明第一只此云周伏惟歡慶 問行院詩 待詔回頭我問你你
在何州作經紀你拜甚人爲師父四海之中不見你 答詩 今日無事
出街游偶遇村人問蹤由我有蹤由向你說恰似彈琴對水牛 問詩
老鼠江邊走蝦蟆井裏浮試將明月照空作剃頭人 答詩 雲山過了
千千萬踏遍天涯數百州到處不將金玉去只憑梳剃度春秋 志公詩
志公仙子名志真姓馬亦身在體寧自在仙宮多快樂刀鑷爲師事至
今 羅真詩 羅真實字作志全此是仙蹤實可傳入道本師誰得法吾
今學得是因緣 陳七子詩 陳七先生名志堅受學金刀事大賢呂公
也是神仙客同行四畔不記年 紫雲岩洞事誰言傳下凡間數百年羅
真傳與陳七子凡間教得萬萬千 使鑷子詩 說是鑷子不堪誇引動
五湖四海家吾師今日來借問禮樂爲尊且吃茶 問喚頭出處師長道
來借問喚頭出處小生博覽略知鑷子根源鍾離造出喚頭兒陳七子得
來途路使 鑽摘一名鈫棒喚頭兒行路過橋行院門前終不響鑷子口
手中只隨身只分明帶得走途中口岸頭市井頭街坊頭真箇任從游戲
要才方敲動端然做得百般聲手裏拈來真箇堪爲十樣使或作金鷄報
曉或作龍鳳嬌聲或作黃鶯調舌或作孔雀彈經或作蟬聲搖曳或作鷄
鵲報鳴引出佳人美女整出容貌稀奇引出僧人落髮剃了恰似菩提引
出小兒來剃端如彌勒下生仙賢留下喚頭兒小子把來游戲使諸路刀
話覇師長須知更不多言只此回覆又問云刀路喚頭有問有答事有根
原學父學師方知出處答云昔日羅真使刀前賢度陳七子方傳在世上
凡人盡是仙賢事跡太陽第一六路朝天太陰第二四般落地金刀開頂
恰如仙子下蓬萊玉手開眉相似瓊仙歸洞府展開綉幞頭角相貌稀奇
倒捲珠簾頁箇顏容迥別分開兩路鼻中使得幾般刀宜看後來耳內分
明刀數呂公歸洞鐵拐尋岩餓虎奔村更有黃龍擺尾鳳凰展翼燕子歸
巢眼中刀路是清涼眉上刀來真可羨烏鴉落地剃出綠鬢長青白鷺泊
林整開未顏不老盡是前賢起置後學施呈諸般刀路盡熟各照古賢刀
數路開端自古流傳至今師長須知只此是話 本行外行普同三喏倚
師長買茶若論得來小弟先當買茶之時須當買與朝山拜岳皆業二十

七路社頭賣與小弟何足之道十人打底九人來下師長是有名底社禓
喀買草茶還唐家禮數不敢多言只此回覆 問買茶根源 荷蒙師長
買茶先蔭小弟若論買茶禮數須知茶錢出處生在何山幾枝幾葉何人
摘得何人將來子細說來 答詩 聖人天子賜此茶真箇蒙山初發芽
如是ㄏ前賜一盞恰如仙藥好丹砂 雲題仙女曾置茶石輸碾出早春
芽甌中粧出祥雲朵盞裏浮開二月花朵朵元來生七葉二月春風發此
芽風世因緣今得遇尊師略坐領盃茶 索下茶梳 萬萬年香火在上
正賽社頭在山來賽神首正帶花神首副帶花神首社評知客先生索下
合千人等普通三喏小弟在末之間浪跕三寸寶鐵撞入先生教門蓋爲
浪迹途旅之間近探恭奉先生恭背香火抄題利物不與一時斗聽不得
不來索下拈一炷草香次倚諸位朝山拜岳老人先生帶協無不知感俠
在賽朝香火又得早晚二時趨侍欲待更提兩句有勞清聽只此是話
普同三喏恭侍本行 上覆師長在上小弟在末一雙賤足擅路郎封馬
足之下又無人引進一時膽壯不及具榜恭倚或有緣法十朝八日早晚
一時別當上謝其家 榜適來儀禮有失具榜擅造喏烨萬乞台恕 接索
茶 萬萬年香火在上萬萬年貴地在上前賽神首帶花神首正賽神首
七首端公諸位知識掌教先生各各在上南北兩山老爺叔伯本行外行
在上小學生在末之門幼年不近父母掌教浪跕三寸寶鐵撞入先生門
庭在於部封之下閒及府地神首滿賽清風明月小弟一雙賤足到於金
業之前各還心願平安荷得諸位神首先生帶協無不知感適來荷得神
首頒賜江盃難以當禮何勞消受又荷先生買其明茶提得好話難以當
克下山之時敬當拜謝本欲之間用得兩句下來還唐家禮數接七子家
風又見先生提破賤言古人道班門休獻斧老將識兵機小學生言語淺
短幸乞台恕
下卷 縱有良田萬頃 不如薄藝隨身 走途中 晚生身在他鄉總
是途旅之客藝雖各局皆爲箋上之人共惟先生久遊途旅慣走江湖三
山兩岳占無雙行院叢中推第一明同日月高而不危久願識荊無緣得
見茲因天幸得拜台光承別耳聞朧便是撥雲見日論着買茶之禮班門
不敢戲斧略持數句少報重言得家帶挾晚輩豈不受恩人承待挈他日
見行院把來做誇談之本人過留名鴈過留聲把師長台銜使請師稱說
言語不敢多喋尚容請教只此是話 大元新話 普通一喏 上覆諸位師
長在上小弟在末之間按唐家禮數陳七子家風三歲孩兒誰不理會得

皆是古言先語古人言雷聲之下布鼓難鳴樓大元體例世圖改變别有
數名還有一荅頭二荅頭三荅頭一字額大閙門花鉢蕉大圓額小圓額
銀錠打索綰角兒打鮮綰角兒三川鉢浪七川鉢浪川着練槌兒還那箇
打頭那箇打底　花鉢蕉打頭　七川鉢浪打底　大閙門打頭　三川
鉢浪打底　小圓額打頭　打索兒綰角兒打底　銀錠樣兒打頭　打
鮮兒打底　一字額打頭　練槌兒打底　泊爐市　人烟稠密市井繁
華聚皇都於碧玉盤中簇市井在畫堂帳裏一年四季動多少客旅經求
十月兩爐百萬貫錢賣賣門面鋪席家家務本賽公平酒肆茶坊日日招
商圖旺相真箇衆中得數分明四遠傳揚眼前總是富豪家天下彰名花
錦地　泊州府　萍蹤浪跡況在江湖披星帶月時人錯認作征夫全靠
步兒薄藝今日幸睹貴府勝似小皇都最好追遊處柳陌共花衢地繁華
人慷慨景難圖駢闐鼓樂四時歌舞慶歡娛真箇地靈人傑又且酒平肉
賤富貴恤貧徒端的人間少分明别地無對孫吳休講兵書戰策對孔孟
休講經史文談此乃是班門戲斧淺短之間尚容請敎　出途茶椀　高
名達士先生在上小弟在末之間玷辱鍋青二字浪走江湖擅入師長敎
門此日到於座下甚有衝撞一來無人引進二來衣衫藍縷一雙殘足擅
入貴地甚有得罪以望師長看鍋青二字之面莫責小人之過論要買其
明茶伏事師長更提數句有勞清聽或有到處不到處萬望師長一條錦
被都遮更不敢多喋只此是話　桌前茶椀　普同三喏萬萬年香火在
上萬萬年貴府在上七色端公前賽神首正賽神首在上本行外行爺父
叔伯高名達士先生在上桌前親執先生在上小學生在末之間近年間
叅學諸位先生敎門論則有玷門庭在於旅況近年間閙及福地一覽正
賽清風明月敎門宗緣淺短無緣瞻仰此日賤步到於金桌之下荅還一
爐平安心愿一則恭惟神首前往它方多多抄題上壽利物周圓不易二
則來拜見諸位掌敎先生倚賴諸人福力協帶還其心愿下山敬當拜謝
本合欲待更提兩句恐勞清聽淺短之間幸乞台恕　尋常茶椀對主人
家　未敢對本行先生提話少座片時别有取覆上覆諸人在上手作人
在末之間久聞主人開館不易小手作人無緣趨侍今則擅踏貴地馬足
之下倘得主人收留盛館安下無不知感適來荷蒙主人指開眉眼得見
本行先生如雲開見日本合要買一盃草茶荅還主人禮數恐勞本行先
生久坐不當穩便少坐片時暫借主人風福對本行先生亂談數句言到
語不到幸乞台恕　荅還茶話　上覆高名達士先生在上小弟在末此

日到於座下起居荷蒙尊師賜酒無不知感雖以當更刑當拜謝只此是
話　久聞未相見茶話　即日恭惟老先生法候起居動止多福久聞大
名掌敎先生無緣拜見不及瞻仰到此卯里則云有失迎逢尚望台恕到
他卯里則云此日小弟擅到貴地不及具榜叅見甚得其罪暮晚進盛有
是不是處萬望山藏海納片雲望先生都蓋　下程茶椀　啓覆師長在
上小弟在末之間幼年家門有幸浪玷三寸寶鐵在旅況旋撰二時衣飯
居常聞先生大譽無緣瞻仰比者雲開見日得見台顏歡喜無限一時賤
步到於貴境不取自揮甚得其罪可望師長看鍋青二字小弟在於部封
之下住得三朝兩日十朝半月自當謹切伏事目今淺短切望恕罪　小
行程　夫刀鍋者乃神仙之術號曰羅真先生居在人世善能撫剝曾家
獻宗宣詔整頓龍顏龍顏大悦賜與金玉異珠不敢拜受逶辭階下再往
天宮獻宗求教乞度一人爲弟子羅真荅曰觀文武兩班看無人可度只
有我王殿下有一人呼爲陳七子乃是神仙之骨　詩曰　山藏寶貨紅
鸞聚水裏明珠岸草芳樹下有根枝葉旺泥中有寶土須黃　買茶提話
上覆尊師老人在上常聞尊師大名無緣請見今荷蒙尊師雲臨光訪幸
乞台恕小人在末雖以受此晚生别無欵芹略有三盃淡酒非爲待賢之
禮聊以準茶盞前冷落空踪無物可獻亦望尊師莫爲見責小人適來非
是買茶提話亂談數句還我尊師禮數或有言到語不到說中話不中先
生休爲檢點先生在於小人寒舍三朝兩日别有明茶伏事奉望尊師一
見如故只此是話亦望笑留　行院到我家相見提話　有勞尊師貴步
到來有失迎接常聞師父端公老人廣游江湖小人無緣得見今日天有
之幸得遇師父老人小人夙世有緣無不知感　到不相識行院家相見
提話　即日恭惟高士先生尊候動止多福猜久聞名譽無由瞻仰此日
賤足衝撞雲步之前得覲尊顏天與之幸猜本當致備榜子叅拜念小弟
在於旅況書寫不辦敢蒙一見如故　相識久不相見提話　即日恭惟
高士先生尊候動止多福猜自别尊衣則云尊顔千文則云千妾餘悤已
經數我計久常切瞻仰猜但小未緣分淺薄區區無由再會今日得覲尊
顔千妾實是天幸是有不是敢望一條錦被都遮特賜關略猜買茶提話
四海馳名高士先生術藝小人不敢遂一標名普同三喏喏喏喏喏今
來小弟賤足衝突諸位高士坐步之前卯封之下叅拜不及甚是得罪敢
蒙尊恕猜敬當備榜子前來叅見念小弟在於途旅之間紙筆不集想高
士先生不以此怪責重蒙觀當小弟略有一杯淡酒惟茶有勞諸位高士

雲步久駐。得罪至甚。迭蒙諸位高士置杯禮數相待。受恩無不知感。本合
略待數句還唐家禮數。念是晚進小生。十字九乖。不敢提話班門不敢弄
斧。漢言笑語不接陳七子家風。切恐傍人所哂污沾人耳。恥辱行情言多
阻步。只此是話。伏望山藏海納。片雲都遮。若下程茶𥁞。　師長先生在上。
小弟在末之間。居常在於山市。聞及師長清德。無緣瞻仰。今者一時賤步
到於貴市。不敢旨揮。甚是得罪。望先生乃翥鏞青二字揚帶小人在於貴
市。住得十朝半月。周年半載。早晚二時。自當別有聽教。欲待更提數句古
人言行河而把水。對夫子難言。施悲禮樂。淺短之間。幸乞台恕。若取覆師
長先生在上小弟在末之間。行情貫盃淚茶還唐家禮數。接陳七子家風
恐有提不到處。望賜一手兜籠。只此是話。答。某自幼年間。有失大人訓誨
望賜不外淺陋之恭。敢托四海高人為福。甚是得罪。已自不孚。幸望至人
不責。行院還禮則云。此來重蒙諸位先生法步到於弊店還禮難以受賜
欲待更提四句。言不接輿。非君子之所談。淺短之間。幸乞台恕。　回茶𥁞
回茶用。再問三盞。重承貴禮。既不先施。極荷厥後。愚蒙。不可有來無往
古云謂之從翁先發。駛驂後飛。叢承教誨。受恩已多。略待數句拙詞有
餘假如先生有高談闊藝。傳古聞今。遠旅中間。尚客請教。只此是話。

披剃

廬山記。披髻接剃。落髮。受命受業。記纂淵海。史。吳處狄之國
祝髮。穀梁花嵬。口。祝。斷也。後趙石虎奉佛。國人削髮出家。道經
九十五卷。魏主親為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以師賢為道人統。宋文帝紀
祝髮事浮圖。書志集　行行入幽荒。既駱從祝髮。夏書帝紀小　恭道尊懷
削之儀。削肩客。西晉已上。不許中國削髮。后苻亂華。乃弛厥禁。南史紀序
宋朝　覆以慚愧之衣。落其煩惱之髮。宋晁無咎集　殤杜氏小五娘披剃
疏詞并序　濮陽女子杜氏小五娘。法名。故朝散郎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
崇福宮杜真。寧縣君閻氏。今安平縣君晁氏之孫。今宣義郎知穎昌府陽
翟縣丞杖晁氏八姐。今晁氏二十一姐之女。年十八歲。其家議以從人矣。
僉其前母以產終。已當為婦而悲。忽自截髮如頭陀。儀類粉澤屏棄見請
於親。冀他日為比丘尼以報生身之恩。學出世之法。其尊屬盡然傷而聽
之。其婿氏悵然恨而捨之。自歲丙子至歲戊子。十有二年。其志益堅行益
熟。而稍請郎監西京中嶽廟晁補之之妻。永嘉縣君杜氏。修撰公之女。而
宣義君之姊也。憐其姪之意。以錢一百三十千。輸諸官。得祠部度牒施之。
命以善月日。享佛飯僧。落髮受具。又以告補之曰。子為作文。讚其事成。此
女子願且普慶懺。使杜晁兩宗往者居者向佛菩提。獲大饒益。其詞曰。伏
聞山河大地尚因瞪發而生。血肉幻身。豈是金剛之法。為泡為沫。為無量
腥臊聚。為苦為惱。為百一疾病纏。為火宅已燒。為丘井將墜。晝作猖狂而
不暇。夜夢怵惕而自驚。無常大鬼之所驅。有情更生而何往。所宜厭患出
離而反欣喜。控持乃清淨童女杜氏小五娘。法名賢公之孫。信士之子。初
聽結褵之議。便萌落髮之誠。至於視姑姊妹之行。譬若觀雀蚊虻之過。蓋
夙定宿脩於前世。故因緣適會於此生。親杜姓中。咸從本起之願。姑晁氏
配為營披剃之資。解紛著縣。諸天八部而皆歎。登壇受具。大覺六師而現
前。當有無舌瘖啞人教汝讀經。生盲櫃填人指汝見性。滋長聖種。斷除愛
根。用以加持。晁杜兩族。俱來勝因。回向幽明。二途永脫苦趣。及此會中。盡
未來際。助緣隨喜。男子女人。證明此比丘尼。令得不退轉。同悟無生忍果。
撲圓悟語錄披剃小參。因僧問。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宗風建立。毫髮無差。
時節因緣。願聞舉唱。師云只是舊時面目。進云斬新處已。師再示。師云。換
却通來底。進云。法輪再轉於閻浮。道光重映於千載。師云。誰不恁麼。進云
只如無邊身菩薩。為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云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進
云如何是和尚頂相。師云錯。僧禮拜。師云果然果然。　師乃云。棗園僧相
復方袍。優鉢羅花未易遭。愚童丘山何以報。剃移網要一狀毫。盡十方世

界若長若短。若縱若橫。以至香水海不可說不可說無邊剎海盡在箇一
秋毫。有時現無邊身。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作無量無邊神通變
化也。只不出此一秋毫。有時冷湫湫地。如枯木朽株。寒灰死火。一念萬年。
萬年一念也。只不出此一秋毫。乃至作為無量無邊殊勝奇特難行苦行
轉化一切成佛作祖。亦不出此一秋毫。諸人還知此一秋毫麼。若知去來
聞口已前。未舉意已前。生佛未兆已前。空劫已前。好薦取。既薦得則卷而
懷之。任任運運。如几如癡。不妨是一箇沒量大人。如或未然。却須返照回
光。若動若靜。若住若行。若坐若臥。須是究他根源。始得父母未生已前。父
母既生之後。六根四大。三百六十骨節。究其寒時知寒。熱時知熱。飢時知
飢。飽時知飽。以至頂天履地。含齒戴髮。盡承此箇恩力。且道此恩力如何
趣向。還知麼。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大眾道友為今道山
披剃上堂云。頂門闔金剛正眼。始辨大機。狹人不眨眼底漢。立地成佛方
明大用。直得如此。猶只是吾門建法幢立宗旨。趣向在且向上還有事也
無。若知有向上事去。設使盡乾坤大地。草木叢林。一一現千百億釋迦身
不消一捏。至於傾懸河辯。用峻崖機。盡四聖六凡。一時軒豁提得將來。不
消一撥。且道據箇什麼便恁麼。所謂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何無明窟

子衆便放無量寶光。向衆生境界中。便作不思議事。如丹霞相似。才方擧起。便知落處。更不涉唇吻。更不落言詮。始似過他一箇聲頭。便乃十分領畧。只如未剗草時在什麽處。既要剗草。與說戒兩手掩耳。又落在什麽處。過量人有過量事。只如當機一句。作麽生道。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復頌云丹霞剗草燒木佛。官使捨緣吹布毛。鷲群敵勝真師子。一釣須連十二鼇。

小兒剃髻

太平廣記 廣順末京師訛言。冥間要數萬了髻小兒。由是人家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識者曰。小兒剃元首者。新君之兆。未幾世宗嗣位。

楴

洪武正韻他計切。整髮釵。从木从帝。陸法言廣韻楴㧛整髮釵也。丁度集韻笄屬。司馬光類篇徒二切。簪屬。又丁計切。根也。又大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弋志切。木名。楊桓六書統遶毋楴。从木帝聲。字㵒傳義音聲所以摘髮。詩詁云。女子着楴於首。男子佩之。詩象之揥也。注疏云。以象骨搔首。若今箆兒。楴同上。又典禮切。韻會定正遶計切。分髮掠髮箆也。字切遶計。遶汀天楴。

篆書 楴 六書統

薩拘盧楴

翻譯名義梵語薩拘盧楴。此云賁姓也。

涕

洪武正韻他計切。淚也。詩傳自目曰涕。索問涕之與泣。譬人兄弟急則俱死。生則俱生。據此則泣為淚。涕為鼻液也。今俗亦謂鼻液為涕。又目清。又濟韻。許愼說文𣴑泣也。从水弟聲。他禮切。𣴑从水夷聲。顧野王玉篇恥禮切。目汁出也。𣴑鼻𣴑本作涕。陸法言廣韻洟鼻洟。張参五經文字涕洟上音禮。下音替。自目曰涕。自鼻曰洟。今人多以涕為鼻洟。誤矣。見易及春秋。司馬光類篇天以切。又土禮切。又待禮切。戴侗六書故。洟。涕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與上聲注同。貫衆可為流涕者二。下無音。郭津文帝愛民如赤子。賦六押帝字云。無復少年之流涕在此。王柏正始音旁啓切。又音弟。鼻汁也。楊桓六書統遶毋𣴑。說見濟韻。遶毋𣴑同上。餘見濟韻。𣴑古文𣴑从水夷聲。从夷不得聲。从𢎘乃得聲。弟夷相近。疑誤。易曰。齎咨涕洟。當音弋支切。熊忠韻會擧要徵次清音。或作洟。禮記不敢噦洟。注與涕同。吐細切。又詩無無泣涕如雨。注。泣無聲出涕。又潸然出涕。史記泫然流涕之無從。易涕洟。禮記遇於一哀而出涕。疏音體。字㵒傳義通作[illegible]嚏嚏顰趙謙聲音文字通洟遶凶切。鼻液也。俗但用涕。易曰。齎咨涕洟。涕目汁。洟鼻液。豈宜同洟為涕。而又有俗淚字也。今正諸韻不究其說。於上聲涕曰目日曰涕。於此音曰目泣人鼻液。未當俗讀洟音夷。尤非涕。又遶已切。又來蒯切。亦方音俗作洟。但知有洟而不知涕。正洟字也。韻會定正字切遶計。遶汀天涕。

篆書 說文 朱育集字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篆韻 六書統

草書 涕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敘

許愼說文。涕。鼻液也。易齎咨涕洟無欲。出涕沱若。詩眷言顧之。潸焉出涕。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國語魯語無洵涕。注無聲涕出為洵涕也。

泫然流涕

禮記孔子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雨甚至。孔子問門人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劉向說苑。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周曰。夫千秋萬世之後。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墳墓既已下。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涕流曰。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晉書桓溫自江陵北伐。經金城。見少為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士皆流涕

春秋後語荊軻將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二十餘人。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歌。為濮上聲。士皆流涕。

可為流涕

西漢書賈誼傳。臣竊惟執事。可為流涕者二。

讀文流涕

漢書楊雄傳。怪屈原不容於世。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

縞素流涕

續後漢書滕修傳。修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以材勇為將。封西鄂侯。孫皓時代熊睦為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為執金吾。遷位司空。未拜。廣州部馬等為亂。以修宿有威惠。為嶺表所服。乃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之。未得前。而晉伐吳。修率衆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

噫嗚流涕

東漢書袁安為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思親流涕

兩漢蒙求光烈陰皇后諱麗華。七歲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曾不流涕。帝見常歎息。

諫夫流涕

兩漢蒙求許升妻者呂氏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輙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減膳流涕 吳志凌統病卒時年二十九。權聞之拊牀而起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張承為作銘誄。

教世子流涕 魏書吳質魏王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植稱述功德。太子自失質曰王當行流涕可也。世子拜而泣王以為誠。

言輙流涕 蜀志龐統中流矢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之言輙流涕。

聞樂流涕 南史龔穎傳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劉顯傳顯父鯼幼為外祖臧質所養質家富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許年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欷歔流涕。

覽書流涕 北史賀拔允弟勝傳勝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掃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周文覽書流涕久之。

戀舊流涕 北史傳齊孝昭崩黃門侍郎王松年護梓宮還鄴諸舊臣迎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雖重之。

新亭流涕 晉書晉南渡周顗等登新亭相視流涕。王導曰何至作楚囚對泣邪。

投弓流涕 晉書長沙王傳長沙厲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武帝崩乂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乂獨至陵所投弓流涕。

忌日流涕 隋書列傳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以奇之。

士女流涕 隋書隱逸傳李士謙趙郡平棘人也家富於財每以振施為務年大飢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至春又出粮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開皇八年終於家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

見石流涕 舊唐書薛收傳收子元超高宗時為弘文館學士兼脩國史中書省有一盤石初元超祖道衡為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問疾流涕 新唐書高儉傳。帝伐高麗皇太子監國駐定州儉攝太傅同掌機務。太子令曰寡人資公訓道而北聽政椽對公情所未安所司宜別設按奉傳士廉固辭還至并州有疾帝即所舍問之。貞觀二十一年疾甚帝幸其第為流涕卒年七十一。

讀詔流涕 新唐書李靖傳。靖五代孫彥芳為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顧望流涕 新唐書藩鎮李全忠傳匡威自將救王鎔其弟匡籌據城自為留後匡威無所歸鎔迎館于鎮匡威引其屬李抱真登城西大悲浮屠顧望流涕羨其山川乃共圖鎔。

武夫流涕 唐書陸贄傳贄請帝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

去官流涕 魏鄭公諫錄濮州刺史龐相壽貪濁追還解任自陳幕府舊太宗矜之賜絹百疋即還向任公進諫太宗忻然納之引相壽於前謂之曰我昔為王與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既為四海

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向欲令爾重任侍臣云爾若重任必使為善者皆不用心侍臣所執既是使不得申我私意乃賜物而遣之相壽默然流涕而去。

姚崇流涕 唐書姚崇傳崇出為靈武大總管謀二張以功封梁縣侯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史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為亳州刺史。

懷友流涕 唐書戴冑傳冑歿房玄齡魏徵與冑善每至生平故處輙流涕。

讀史流涕 唐會要貞觀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郎敬播等正所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太宗遣諫議大夫褚遂良讀之於前始讀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於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復得因悲不自止命收卷仍遣編之秘閣并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已上欲寫者亦聽。

頓首流涕 資治通鑑昭宗天復三年正月甲子車駕出鳳翔幸朱全忠營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建中四年上在奉天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家室。

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懇欵流涕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元年王鐸以高騈為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欵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

覽書流涕 宋史錢若水以工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詔修太宗實錄。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同修成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

撫背流涕 宋史列傳云。侯益初從莊宗與梁人戰河上。益挺身出鬭。擒其二將還馬前。直指揮使。莊宗入汴為本直副都校。從明宗討趙在禮於鄴。會諸軍推戴明宗。益脫身歸洛。莊宗撫其背流涕。明宗立。益面縛請罪。明宗曰。爾盡忠節。又何罪也。

惜賢流涕 遼史刑法志天祚末年。元妃兄蕭奉先誣告謀立晉王。賜文妃自盡。敖盧斡以不與謀得免。及天祚西狩奉聖州。又以耶律撒八等欲劫立敖盧斡。遂誅撒八。盡其黨與。敖盧斡以有人望。即日賜死。當時從行百官諸局承應人及軍士。聞者皆流涕。

感德流涕 有官龜鑑蘇景瑞知福建。閩州過饑歲。捐己俸以賑濟之。活者甚衆。民感其德。相與立生祠。及去官。攀送數十里。莫不流涕。

羅拜流涕 有官龜鑑袁滋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尋以慈惠為本。召為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父老流涕 趙希循會心錄劉裕恢復長安。留次子義真守秦雍。失意東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時裕有簒謀。故不肯少留。秦雍復失。

臣凝流涕 續蒙求雜傳趙臣凝秦州人。梁太祖表臣凝判襄節度使。以弟臣明為荊南留後。太祖已弒昭宗。將謀代唐。畏臣凝兄弟不從。遣使吉之。臣凝對使者流涕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他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

天下流涕 漢書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心誠信於士大夫也。

道路隕涕 東漢書楊震傳。震被樊豐等所譖。既死。弘農太守移良。承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讁震諸[illegible]驛行書。道路皆為隕涕。

舉營隕涕 續後漢書范慎傳。孫皓移都。甚重之。詔曰。慎勳德俱茂。朕所敬憑。宜

登上公。以副衆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為隕涕。

扶轂泣涕 續後漢書張嶷傳。嶷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穩。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

釋服泣涕 顏氏家訓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為之改容。若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為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元后垂涕 兩漢蒙求孝元皇后生成帝。成帝立。尊皇后為皇太后。以弟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之興自鳳始。京兆尹王章言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遽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於是鳳起視事。

垂涕見殺 韻府羣玉。後袁術納馮方女。國色。諸婦紿曰。將軍志節。當時時涕泣悲愁。馮氏見術輒垂涕。術益哀之。諸婦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厚殯斂之。

垂涕受詔 隋書列傳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父亨。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起家除新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疋。

受吊垂涕 言子內篇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攀轅垂涕 溫州府志元趙全。至元十六年為監郡。時民困劉萬奴殘害之後。瘡痍凋瘵。呻吟未息。賴全與石興祖撫綏安輯。始有生意。任滿。士民詣行省請留再任一期而怯。闔郡扳轅垂涕。思之不已。

一哀出涕 禮記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哭之。遇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六鍾出

涕 晉書五行志。惠帝元康三年。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為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臨奠出涕 宋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三年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冀國公王欽若。既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戊申卒。皇太后臨奠出涕。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

憂國出涕 經鉏堂雜志。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娑不伍偉子思不仕。不受國恩。故以身為皇。后夫人已出身而仕。受國恩。漢。雖在田野。亦當憂國可也。

臨別出涕 趙希循會心錄。道鄉鄒至完。浩諫哲宗立劉后。得罪除名。新州羈管。有田晝者與浩善。初浩除言官。晝見浩問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愧謝。晝乃謝病歸陽翟。一日報立后。晝曰。鄒君不言。可以絕矣。又一日浩以書約晝會潁昌中塗。自云得罪。晝亟往。浩具言諫立皇后時。我之言戇矣。上于時艴然若有所思也。明日遂得罪。二人留連三日。臨別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君隱然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浩泫然自失。嘆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

得髮揮涕 太平廣記唐太真妃。嘗因妒媢有語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輜軿載之。送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惟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為中妾萬一之識。上得髮揮涕憫然。遽命力士召之歸。

閣筆揮涕 宋史徐元杰權中書舍人。每裁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閣筆揮涕。書就隨削藁。雖子弟無有知者。

得魚而涕 戰國策魏安釐王時。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何為涕出。對曰。臣始之得魚也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惡而得為王拂枕席。四海之內。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亦猶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

惰而多涕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反袂拭涕 公羊傳西狩獲麟。非中國獸。孔子曰。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

袍也。

省書攬涕 東漢書來歙傳。建武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遣刺客刺歙。歙之被刺。自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傷。賊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投筆抽刀而絕。帝聞之大驚。省書攬涕。賜歙策曰。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遣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謚曰節侯。

哭泣無涕 莊子太宗師。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名者乎。疏。姓孟孫。名才。昔之賢人。體元為之一。直知生死之不二。故能造同方內。心遊物表。居世俗之表。禮數不闕。威儀詳雅。甚有孝容而泣不涕泥。心不悲感。居喪不哀動。三者既無。不名譽于魯邦。乎之內。悉皆善之。云其處喪。深得禮法。

后妃沾涕 契丹志。聖宗太平十年。宋真宗上仙。帝集番漢大臣舉哀。后妃以下皆沾涕。

日休雨涕 玉泉子聞見錄。皮日休嘗遊江漢間。時劉允章鎮江夏。幕中有務判官者。允章親也。戲謂日休為允章素使酒。一日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判官乎。君知其身之所來否。鸚鵡洲在此。即黃祖杖殺禰衡所也。一席為之懼。日休雨涕而已。

高僧不拭涕 事類家求。唐高僧懶瓚隱居衡山。德宗遣使召之。寒涕垂膺。未嘗答。使者勸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

涕泗歔欷 晉書繆播傳。播字宣則。蘭陵人也。播才思清辯有意義。懷帝即位。以播為中書令。專管詔命。時東海王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等有公輔之量。越懼為己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于帝側。帝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歔欷。不能自禁。越遂害之。

涕淚成冰 事文類聚。羊祜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天寒。帝涕淚霑鬢鬚。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皆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士亦為之泣。仁德所感如此。

垂涕纍鼻 大玄經。垂涕纍鼻。纍然相連。

生徒雪涕 宋子京集祭呂祖謹文。才也何多。命也何戾。生徒滿門。相嚮雪涕。

野狐鼻涕 酉陽雜錄。野狐鼻涕。蠑螈也。俗呼為野狐鼻涕。

涕竹 太平廣記。南方荒中有涕竹。長數百丈。圍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為船。其筍

也。羨養食之可止瘡癘。出神異經

禬

洪武正韻他計切，襌也。亦作裼。許慎說文：禬，緣也。从衣，會聲。詩曰：載衣之禬。徐鍇等曰：緣即襁褓也。今俗別作褅，非是。顧野王玉篇：禬，細切。司馬光類篇：裼，又先的切，說文：袒也。婁機廣干祿字：禬裼，上正下通。釋行均龍龕手鑑音替，小兒衣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小兒禬裼。楊桓六書統：遠母禬。睍外禬，或从帝聲；禘，或从易聲。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詩疏云：褯，兒被也。齊人名禬，或作禘。韓詩：載衣之禘。趙謙聲音文字通：遠𠙶切，作禘裼，非。誤混裼。今文詩載衣之裼。今正。又履中薦亦曰禬，作屜，非。一說裳下飾，用緣。韻會定正字切：遠計，遠汀天禬。

裼

洪武正韻他計切，同上。又與髢同。婦被髢。又音韻陰時夫韻府羣玉：裼與髢、鬄三字皆同。

篆 [裼] 古文 [裼] 集篆古文韻海 [裼] 同上並見杜从古 [裼] 徐鉉篆韻 [裼] [裼] 並六書統 草書 [禬] [裼] 並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鬄

洪武正韻他計切，髮也。亦作髢。許慎說文：鬄，从髟，易聲。大計切，又先彳切。髢，鬄或从也聲。徐鍇通釋：鬄，春秋左傳衛公出見呂氏之妻髮美，以為呂姜髢。顧野王玉篇：鬄，又先歷切；髢，達計切，髮髮也。陸法言廣韻：髢，張參五經文字：鬄髢二同，並徒計反。宋重修廣韻：特計切。丁度集韻：鬄或作髢。鬄髢又徒二切。司馬光類篇：鬄髢又並思積切，鬄又施隻切，剃也。又他歷切。戴侗六書故：東他髮曰鬄，髮以飾髻也。寡髮者必用之。詩云：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益髮稠美，不假髢以增飾也。記曰：斂毋髢。鄭氏曰：髢也。毋垂餘如髢也。傳曰：衛莊公見呂氏之妻髮美，髡之以為呂姜髢。莊子曰：禿而施髢。鄭氏釋禮被錫，注曰被錫讀為髢鬄。作鬄非。說文：鬄，鬀也。或作髢。鬄，鬄也。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髢鬄焉。此說非，鬄乃衣之名。故則髢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弟。儀禮云：主婦被髢。玉篇人剔，釋二音同。剔剪髮也。韓道昭五音集韻：髢鬄鬄髢。錫髮。楊桓六書統：定母鬄。睍外鬄，或从世聲；髷，或从叟聲；髢，或从它聲。鬄同上。本先的切，以借說外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鬄，定計切。俗音錫，鬄或混用裼。又髢，記：斂髮毋髢。用此二字方音見質韻。

篆 [鬄] 書 [鬄] 篆 [鬄] 並大 [鬄] 說文並見杜从古 [鬄] 集篆古文韻海 [鬄] 並徐鉉篆韻 [鬄] [鬄] [鬄] [鬄] [鬄] 並六書統 草書 [鬄] [鬄] 並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薙

洪武正韻他計切，芟也。又見寘字韻。許慎說文：薙，除艸。明堂月令曰：季夏燒薙。从艸，雉聲。張參五經文字：燒草也。見周禮。丁度集韻：大計切，去艸曰薙。戴侗六書故：鬀髮，剃艸芟也。鄭守正紫雲韻：禮，薙氏掌殺草。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注：芟草先薙其草，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停於其中，則草不復生，而地美可稼。又直履反。韓道昭五音類聚：託計切，謂以鉤鎌迫地芟之也。楊桓六書統：遠母薙。余見紙韻。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親柔充正字韻綱：又丈几切，義同。趙謙聲音文字通：遠𠙶切，亦薙雉夷。方音見紙韻。又見𠙶韻。此古之方音也。韻會定正字切：遠計，遠汀天薙。

篆書 [薙] 集韻見杜从古 [薙] 集篆古文韻海 [薙] 徐鉉篆韻

殢

洪武正韻他計切，極困也。又直計切。顧野王玉篇：殢，喘也。殀，殀困極也。司馬光類篇：傳雅：極也。或作殊。又大計切。又顛計切。毛晃禮部韻略：又呼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殀，俗；殀，正。殢也。楊桓六書統：遠母殢，或從帶聲。殢，借殀。从歹，大聲。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字滌傳義結殀。韻會定正字切：遠計，遠汀天殢。

篆 [殢] 集韻見杜从古 書 [殢] 集篆古文韻海 [殢] [殢] 並六書統

屜

洪武正韻他計切，履中薦也。陸法言廣韻亦作屟。宋重修廣韻亦作屟。鄭樵六書略：屜，韓道昭五音類聚：屜，鞍屜也。又作屟。屟，他屟切。楊桓六書統：遠母屜，从尸，兕聲，屜丁計切。與屜同。从履省，世聲。屟，或从某。又蘇協切。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遠計，遠汀天屜。

篆書 [屜] 並集韻見杜从古 [屜] 集篆古文韻海 [屜] [屜] 並六書統

睼

他計切。許慎說文：睼，迎視也。从目，是聲。讀若珥瑱之瑱。顧野王玉篇：土系、徒奚二切，迎視也。楊桓六書統：遠母睼。趙謙聲音文字通：遠𠙶切，方音如題。

篆書 [睼] 徐鉉篆韻

緆

他計切。許慎說文：緆，細布也。从糸，易聲。先擊切。緆，緆或从麻。戴侗六書故：緆，劉氏羊歧切。士喪禮曰：明衣裳緆紆。緆度成，日裳飾在幅曰緆，在下曰緆。燕禮：公尊瑟用綌，若錫。康成曰：今文錫為緆。詳見錫下。

篆書 [緆] [緆] 並說文 [緆] 六書統

达

他計切。顧野王玉篇：迭也。足滑也。丁度集韻：丁計切。字林：滑也。又佗達切。博雅：逃也。一曰行不相遇。又陁葛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他把切，達也。遝也。

亦與達同。又作迏。行貌。楊桓六書統透母鈦从辵大聲。篆書达六書統

嚃　他計切。顧野王玉篇他市切，嚃謂不嚼菜。司馬光類篇不嚼也。又吐內切。又託合切，大歠也。禮毋嚃羹。楊桓六書統透母嚃原聲。篆書嚃六書統

笑　他計切。顧野王玉篇車節也。司馬光類篇車篷竹也。釋行均龍龕手鑑作笑。笑。楊桓六書統透母笑从竹太聲。笭同上。篆書笑笭並六書統

軟　他計切。陸法言廣韻唾聲。釋行均龍龕手鑑軟俗。軟吾。楊桓六書統透母軟原聲。軟吾。字濠悖義入呼計切，通作軟。軟。篆書軟六書統

怢　他計切。陸法言廣韻寧怢心安。楊桓六書統透母怢从心𢘾聲。怢原有。字濠悖義音替。篆書怢六書統

袂　他計切。陸法言廣韻補也。釋行均龍龕手鑑袂。袂。褋。正。襟。褁手取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袂又袖也。楊桓六書統透母袂从衣笑聲。襟古。襟同。篆書袂襟並六書統

䅠　他計切。陸法言廣韻不耕而種。丁度集韻種也。或從䔷作䅠。司馬光類篇又亭歷切。楊桓六書統透母䅠丁計切，从禾䔷聲。䅠隸。篆䅠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䅠六書統

醍　他計切。張參五經文字他弟反。又齊韻。

𧽯　他計切。丁度集韻滌麵也。楊桓六書統透母𧽯从麥替聲。麷非。篆書𧽯六書統

戻　他計切。丁度集韻大計切，䨓車旁椎尺。楊桓六書統透母戻。原聲。篆書戻六書統

𨝍　他計切。丁度集韻亭名。楊桓六書統透母𨝍。原聲。篆書𨝍六書統

鶙　他計切。丁度集韻鶙鷉鳥名。楊桓六書統透母鶙从鳥帝聲。篆書鶙六書統

𦏸　他計切。丁度集韻𦏸䋽易曲也。或從弟作𦏸。楊桓六書統透母𦏸原聲。𦏸或從弟聲。書𦏸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𦏸六書統

鞕　他計切。丁度集韻馬鞁具。楊桓六書統透母鞕丁計切，从革夷聲。篆書鞕六書統

㦹　他計切。丁度集韻國名。在三苗東。楊桓六書統透母㦹本他結切。鉄借原聲。㦹隸。㦹。篆書㦹六書統

蛈　他計切。丁度集韻蛈蝪蟲名。楊桓六書統透母蛈原聲。篆書蛈六書統

挮　他計切。丁度集韻物拭也。韓道昭五音類聚他弟切。去涕淚。楊桓六書統透母。挮余見濟韻。篆書挮六書統

鍗　他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剃。

揥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剃。手取。

踏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替。行止貌也。

㡗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梯。區㡗。

瓋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替。

襘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補襘也。

賛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吐祭切。困懸也。

㵟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涕。水裂。

㬱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土例切。

㸷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土例切。

潜 他計切 字滌傳 義音替 水濺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一百二十五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一百二十五

三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章必達

圈點監生臣傅道立

臣許汝孝

冠

諸侯大夫冠禮

周史記孔子世家魯定公四年，邾隱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於孔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illegible]之冠異天子與孔子[illegible]

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畢，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不齋，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冠而敝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積，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左傳魯襄公九年，晉侯宴公于河上，問公年。大夫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家語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又冠頌云。諸侯之子冠，同於士。通鑑外紀趙武冠，見欒武子。武子曰。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文子曰。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見郤駒伯。伯曰。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成人在始與善，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武子曰。成子之文，宣子之忠，事君必濟，其可忘乎。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智子之道，善矣。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杜佑通典按大戴禮有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天子之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同於士。據此自天子至於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遂同蕩滅。其周制士冠禮頗備，王者時採行焉。漢政和五禮新儀，後漢何休冠儀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為主。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為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教之。賓既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洒掃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為冠者設北向筵，又設賓東嚮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篚器，設于兩筵。又設搆爵于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于旁房。興賓到，迎延揖遜如常。坐定，執事白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面聽命之。禮賓冠者興，西嚮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嚮

筵，坐。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向[illegible]

惟祺，介爾景福。冠者即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酹地，然後啐酒訖。賓與還復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為起。若諸父群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入拜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姑姊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便設醴，爲勸，乃罷。異日有祭事，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晉政和五禮新儀，晉王堪冠禮儀云。永平元年正月戊子，冠中外四孫，立于步廣里舍之阼階，設一席于東廂，引冠者以長幼次于席南，東上。賓宗人立于西廂東面南上。堪立于東軒西南面西上。陳元服于席上。宗人執儀以次呼冠者，各應曰諾。宗人申誡之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兄弟具來，載加爾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欽慎威儀，惟人之則。壽考惟祺，永受景福。冠者高跪而冠，各自著帀，興，再拜，從立于賓南，上。酌四杯酒，各拜醮而飲。事訖，上堂向御史府君再拜訖。冠者皆東面坐，如常燕禮。時賓宗人東平王隆叔祚，王循道安，王業建始。此皆古禮也。但以意斟酌，從其簡者耳。新唐書禮樂志，若諸臣之嫡子三加，皆祝而冠，又祝而酌，又祝而字。庶子三加，既加，然後酌而祝之，又祝而字。其始冠皆緇布，再加皆進賢，其三加，一品之子以衮冕，二品之子以鷩冕，三品之子以毳冕，四品之子以絺冕，五品之子以玄冕，六品至於九品之子以爵弁。其服從之。其即席

而冠也。嫡子西面，庶子南面。其筮日、筮賓、贊，遂戒之，及其所以冠之禮，皆如親王。唐政和五禮新儀。唐開元禮：三品已上嫡子冠，將冠，筮於廟門之外，無廟者筮於正寢之堂。主人謂將冠者之父兄。公服立於門東，西面。無廟者於堂上楹間近東，西面。掌事者各服其服，立於門西，東面，北上。無廟者立於楹間近西，東面，俱北上。布筮席於闑西閾外，西面。無廟者於主人之西，西面。筮者開櫝出筴，兼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爲嫡子某某日加冠，庶幾從之。筮者曰：諾。進，就筮席，西面，以櫝擊筴，遂述曰：假爾大筮有常。某人爲嫡子某某日加冠，庶幾從之。乃釋櫝，坐筮。訖，興，降席，東面稱占曰：從。筮者退。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贊禮者進主人之左，告禮畢。掌事者徹筮席。前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前二日，主人戒賓及贊冠者。主人至賓大門外，掌次者引之次。主人公服出次，立於門外之西，東面。賓公服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公服進於賓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之子某將加冠，請某子教之。相稱名，隨官爵。儐者入告。賓出立於門東，西面，再拜。主人荅拜。主人曰：某之[illegible]子教之。賓曰：某不[illegible]其事以辱於[illegible]子，敢辭。

主人遂賓，拜送主人。戒贊冠者亦如之。亦通使子弟戒之。前一日，掌事者設次於大門外之右，南向。其日夙興，贊者設洗於正寢阼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六品以下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實巾一於篚，加冪。席於東房內西墉下。無房者張帷爲之。陳服於席東，領北上。袞冕服青衣纁裳，一品袞冕服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二品鷩冕服七章，三章在衣：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三品毳冕服五章，三章在衣：宗彝、藻、粉米；二章在裳：黼、黻。四品絺冕服三章，一章在衣：粉米；二章在裳：黼、黻。五品玄冕，衣無章，裳刺黻一章。六品已下爵弁服，青衣纁裳。白紗中單，黼領，四品以下青領。青褾、襈、裾，革帶鉤䚢，大帶。一品、二品素帶，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三品紕其垂外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四品、五品素帶紕其垂，外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六品以下練帶，紕其垂，內外以緇，紐用青組也。黻隨裳色，山火二章。四品、五品絺冕山一章，玄冕無章。劒飾以金玉，四品、五品飾以金。雙珮：一品山玄玉，五品以上水蒼玉。雙綬：一品綠綟綬，四綵：綠、紫、黃、赤，純綠質，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二品、三品紫綬，三綵：紫、黃、赤，純紫質，長一丈六尺，一百八十首，廣八寸。皆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一品施二玉環。四品青綬，三綵：青、白、紅，純青質，長一丈四尺，一百三十首，廣七寸。五品墨綬，二綵：青、紺，純紺質，長一丈二尺，一百首，廣六寸。皆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六品以下爵弁而已，無劒綬。朱韈赤舄。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白韈赤履。庶人介幘，服絳公服，方心赤裙衫也。革帶鉤䚢，假帶，韈履。進賢冠服：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皁領、褾、襈、裾，白裙襦，革帶鉤䚢，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白韈黑舄。八品以下去中單、曲領、蔽膝，黑履。庶人黑介幘，服白裙襦，青領，革帶，韈履也。劒、雙珮、雙綬。六品以下無劒綬也。緇布冠服：青衣素裳，素韠。中單、革帶、大帶、劒、佩、綬，與冕服同。韈、舄，與進賢冠服同。六品以下中單、革帶、大帶、韠、韈、履，與爵弁服同。庶人帶、韈、履與介幘服同，去韠。緇纚、犀簪同箱，在服南。櫛實於箱。令同皁巾，方六寸。屨帶於前兩隅。莞筵四，紛純，加藻席四，續純，又在南。側尊甒醴在服北，加勺冪，設坫。四品以下設篚。在尊北，實角觶、角柶各一，加冪、鍚，陳於坫北。四品以下於篚。四品、五品蒲筵四，緇布純，加莞席四，玄帛純。六品以下蒲筵四，緇布純，不加莞席。四品以下設篚，無坫。柶以角爲之。[illegible]纁三纓。一品二品十旒十玉。三品八旒八玉。四品五

纓。六品以下用特牲。一組二旒二玉。旒實纁纏。主賓盥。設洗於東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實以巾。質明，賓贊至於主人大門外，掌次者引之次。賓贊公服，諸行事者各服其服。六品以下無公服者服常服。執尊罍篚者皆就位。冕、袞冕青珠九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角簪導。鷩冕七旒，毳冕五旒，餘皆同袞冕。四品五品絺冕，青珠四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角簪導。玄冕三旒，餘同絺冕。六品以下爵弁，玄纓，導，庶人則黑介幘也。進賢冠三梁，纓，青綾導。四品五品兩梁，六品以下一梁。庶人則黑介幘。緇布冠，青組纓。冠冕各一箱，各一人執之，待於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設主人之席於阼階上，西面。賓席於西階上，東面。冠者席於主人東北，西面。主人公服立於阼階下，當東序，西面。諸親公服，非公服者常服，立於罍洗東南，西北上。尊者停別室。儐者公服立於門內道東，北面。將冠者雙童髻，空頂幘，雙玉導，金寶飾，綵褠褶，錦紳，烏皮履。六品已下導不以玉，無金寶之飾。立於房內戶東，西面。賓及贊冠者出次，立於門西，贊冠者少退，俱東面北上。儐者進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賓曰：某子有嘉禮，命某執事。儐者入告。主人迎賓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荅拜。凡賓主升揖入出，皆贊禮者相導。主人揖贊冠者

贊冠者報揖主人又揖賓賓報揖主人入賓及贊冠者次入及內門主人揖賓賓報揖主人與賓入贊冠者從之至內霤將曲揖賓賓報揖至階主人立於階東西面賓立於階西東面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備將事敢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吾子升賓曰某敢終辭主人升自阼階立於席東西向賓升自西階立於席西東向贊冠者及庭盥於洗升自西階入於東房立於主人贊冠者之南俱西面庶子之禮則自北以下不同如別儀主人將冠者引將冠者出立於房戶外之西南面賓之贊冠者取纚櫛簪箱跪奠於冠者筵南端興席北少東西面立賓揖將冠者賓主俱即席坐將冠者進升席西面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面跪脫雙童髻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位立賓主俱興賓降盥主人從降賓東面辭曰請吾子不降主人曰吾子降辱敢不從降賓至壘洗盥手訖請西階賓主一揖一進升主人立於席後西面賓主於西階上東面執緇布冠者升賓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冠者筵前東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冠興復西階上東面立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面跪結纓[illegible]興復位冠者興賓揖[illegible]主俱坐[illegible]

俱興賓揖冠者冠者進升席西向坐賓之贊冠者跪脫緇布冠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位賓降二等受進賢冠庶人則黑介幘右執項左執前進冠者筵前東向立庶人則北向以下皆倣此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欽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遐福乃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跪設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冠者適房賓主俱坐冠者著絳紗服庶人則白紵襦服出房立於戶西南面賓主俱興賓揖冠者進升席西向坐賓之贊冠者跪脫進賢冠庶人則黑介幘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位賓降三等受冕六品以下受爵弁庶人黑介幘右執項左執前進冠者筵前東向立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乃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跪設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冠者適房賓主俱坐主人贊冠者徹纚櫛簪箱及筵入於房又筵於室戶西南向冠者著冕服六品以下著爵弁之服庶人則降公服出房戶西南面立賓主俱興主人贊冠者盥手洗觶於房酌醴加柶覆之面葉出房南面立賓揖冠者就筵西南面立賓進受醴於室戶東加柶面枘進冠者筵前北面立祝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筵西拜受觶賓復西階上東面荅拜執饌者奉饌薦於冠者筵

前冠者升筵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贊冠者取胏一以授冠者奠觶於薦西興受郤左手執本坐右絕末以祭左手嚌之興以授贊冠者加於俎冠者坐帨手取觶以柶祭醴加柶於觶面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西南面跪奠觶再拜執觶興賓荅拜賓主俱坐冠者升筵跪奠觶於薦東興進北面跪取脯降自西階入見母進奠脯於席前退再拜以出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庶子之禮與此上一節不同自此以下皆同初冠者入見母賓主俱興賓降當西序東面立主人降當東序西面立冠者既見母出立於西階之東南面賓少進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甫冠者曰某雖不敏夙夜祗奉賓出主人送於內門外主人西面請賓曰吾子辱執事請禮從者賓曰某既得將事敢辭主人曰敢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就次主人入初賓出冠者東面見諸親諸親拜之冠者荅拜冠者西面拜賓之贊冠者賓之贊冠者荅拜訖見諸尊於別室賓主既釋服改席訖賓與眾賓俱出次立於門西東面主人出門東西面主人揖賓賓報揖主人先入賓及眾賓從之至階一讓升各就坐復主定俱升[illegible]品以下則賓主[illegible]主人立

於東階上西面賓降立於西階下東面掌事者以幣篚升授主人於序端賓北面再拜主人進立於楹間南面賓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向賓受篚退復東面位主人還阼階上北面拜送賓降自西階從者訝受幣賓出主人送賓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退主人入三品以下陳馬之儀賓立於西階上贊冠者在北少退俱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上西面眾賓降立於西階下東面掌事者以幣篚升授主人於序端主人執篚少退西面立又掌事者奉幣篚升立於主人之後於幣篚升牽馬者牽兩馬入陳於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賓還西階上北面贊冠者立於賓左少退賓贊俱再拜主人進立於楹間南面賓贊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幣篚賓受之退復東面位於主人授幣掌事者又以幣篚授贊冠者贊冠者退復位主人還阼階上北面拜送賓贊降自西階從者訝受幣賓當庭實東面揖出牽馬者從出從者訝受馬於門外於賓降主人降送賓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退主人入孤子則諸父諸兄戒賓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遜如冠主冠於阼階醴之及禮賓拜送皆如上儀明日見廟冠者朝服無廟者見祖禰於正寢冠者公服庶人則常服贊明贊禮者引入廟南門中庭道西北面贊再拜訖引出

品官庶子筮日筮賓衣服冠

佩之制行事之儀皆如嫡子惟於加冠之際自主人贊冠者引將冠者出立於房外以後一節爲異焉主人贊冠者引將冠者出立於房戶外之西南面賓之贊冠者取纚櫛簪箱跪奠於冠者筵東端適子則筵南興席東少北南面立適子則席北少東西面賓揖將冠者賓主俱即席坐將冠者進升席南面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北面適子則東面跪脫雙童髻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位立賓主俱興賓降盥主人從降賓東面辭曰請吾子不降主人曰吾子降辱敢不從降賓至罍洗盥手訖詣西階賓主一揖一遜升主人立於席後西面賓立於西階上東面執緇布冠者升賓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將冠者筵前北向適子則東向即祝祝辭不同跪冠興復西階上席後東面立賓之贊冠者進筵前北向適子則東向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冠者適房賓主俱坐冠者著青衣素裳之服出房立於戶西南面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冠者進立於席後適子則進升席西向坐南面賓降盥主人從降辭對如初賓盥手跪取爵於篚興洗訖詣西階賓主一揖一遜升主人立於席後西面賓詣酒樽所酌酒進冠者筵前北向立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illegible]之冠者筵前拜受爵賓復西階上東面答拜執饌者薦籩豆於冠者筵前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四品五品子右取胏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六品子右執觶祭於籩豆之間祭酒訖興筵末坐啐酒執爵興降筵西跪奠爵再拜執爵興賓答拜冠者升筵跪奠爵於薦東興立於筵西南面執饌者徹薦爵賓揖冠者冠者進升筵南向坐賓之贊冠者跪脫緇布冠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位賓降二等受進賢冠庶人則黑介幘右執項左執前進冠者筵前北向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坐設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冠者適房賓主俱坐冠者著絳紗服庶人則白裙襦服出房立於戶西南面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冠者進立於席後南面賓詣酒樽所取爵酌酒進冠者筵前北面立祝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冠者筵西拜受爵賓復西階上東面答拜執饌者薦籩豆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執爵興降筵西跪奠爵再拜執爵興賓答拜冠者升筵坐奠爵於薦東興立於筵西南面執饌者徹薦爵賓揖冠者冠者進升席南面坐賓之贊冠者跪脫進賢冠庶人則脫黑介幘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位賓降三等受冕六品以下受爵弁庶人則黑介幘右執項左執前進冠者筵前北向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坐設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

冠者冠者適房賓主俱坐主人贊冠者徹櫛箱入於房冠者著冕服六品以下爵弁服庶人服公服出房立於戶西南面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冠者進立於席後南面賓詣酒樽所取爵酌酒進冠者冠者筵前東向立祝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壽福無疆冠者筵西拜受爵賓復位東面答拜執饌者薦籩豆設俎於籩豆之南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贊冠者取胏一以授冠者冠者奠爵於薦西興受郤左手執本坐右執絕末以祭上左手嚌之興加於俎冠者坐帨手執爵祭酒興筵末坐啐酒興降筵西南面坐奠爵再拜執爵興賓答拜冠者升筵坐奠爵於薦東興降席北面跪取脯降自西階入見母進奠脯於席前退再拜以出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自此以下見母禮賓見廟皆如嫡子之儀。

宋政和五禮新儀品官嫡子冠儀。

告廟。將冠主人諏日擇賓告于禰廟無廟者為位于廳事兩楹之間南面主人公服北面再拜乃告曰某子某年若干矣卜以其甲子冠吉賓某官某贊某官某不泯先君之嗣徼福於我先君實辱臨之以始斈冠事謹告凡職事如非南向並各因所向陳設以後惟此。

戒賓。前三日主人戒賓[illegible]主人辭主人出門左西面[illegible]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illegible]有命某敢不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illegible]主人擇賓可使冠子者一人而宿之如戒賓之儀[illegible]之首願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贊冠者亦如之[illegible]主人有故則以書戒宿。

行事。贊明執事者設洗於東階東南洗東箱實巾一在洗西陳服于房中東領北上無房者張帷為之平冕金鍍鍮石稜角簪青羅素大袖緋羅素裙蔽膝白綾中單緋白羅大帶銅革帶緋羅襪履五品以上五旒冕青羅生色大袖緋羅繡裙蔽膝皁綢環鍮同平冕服二梁冠朝服金鍍銀稜角簪銀立筆緋羅大袖紗中單皁褾白羅方心曲領緋羅蔽膝緋白羅大帶銀褐綾勒帛金鍍東帶佩方勝練鵲錦綬青絲網鍮石環五品以上四梁冠金鍍銀稜銀束帶銀佩犀四盤鶴錦綬餘同二梁冠服折上巾公服巾總二梁冠平冕笄組紘實于篚平冕二梁冠折上巾各一箱執以待于西隅南面上賓升則東西設洗於房中之東水在洗東箱實巾一在洗西贊明主人公服立於東階下西面兄弟各服其服立於洗東西面北上將冠者立於

房中南面賓贊如主人服立于外門之外主人出迎揖先入三揖至于階三遜設主人之位於東階上西面賓贊位於西階上東面主人與賓升就位贊冠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設冠席于主人東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冠者奠巾總于席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席坐贊冠者坐設巾總賓降主人從降賓辭請毋降主人曰吾子降辱敢不從降賓既盥一揖一遜升主人復初位賓即將冠者席前跪正巾興降西階一等執折上巾者升東西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將冠者席前東向立祝曰粤惟初冠考禮之稱正爾容體順爾辭令盡華童心永膺天慶乃跪冠興復位贊冠者跪正折上巾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服折上巾服出房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即席坐贊冠者跪脫折上巾設笄賓降主人從降辭對如初賓既盥揖遜升賓即冠者席前[illegible]巾興降西階二等執二梁[illegible]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illegible]祝曰[illegible]

[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二百十七　九

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冠者席前東向立祝曰披時之吉迎天之休抗以高明披其進修三加彌尊百祿是遒乃跪冠興復位贊冠者卒紘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服平冕服出房南面立賓主俱興執事者徹折上巾二梁冠席入于房執事者席于西階上南面設酒饌如常儀執事者盥手洗爵于房中贊冠者以酒注于爵賓揖冠者即席西南面立賓受爵進席前北向立祝曰旨酒既載嘉殽斯阜既曰克家亦惟繼祖孝友慈祥受天之祜冠者席西拜受爵賓東西面荅拜贊冠者薦饌冠者即席坐飲食訖降席再拜賓荅拜易服拜父父爲起入拜母母爲起賓降當西序東面主人降當東序西面立冠者出立於西階東南面賓少進字之曰卜筮云吉禮儀孔明爰字爾德嘉爾有成其成伊何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冠者曰某雖不敏敢不祗奉賓出主人西面請賓曰吾子辱執事請禮從者賓曰某既得將事敢辭主人曰敢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就次如別儀冠者廟見及見請父諸兄姑姊如常儀若以巾幘折上巾爲三加者聽

禮賓　冠訖主人釋服改席賓與贊冠者如主人服出次立於門西東面主人出東西面主人揖賓先入賓及贊冠者從之至階揖遜升各即席衆賓皆與執事者[illegible]賓會訖賓主俱興主人再拜賓荅拜賓

出主人送于門外孤子冠即諸父諸兄爲主如上儀品官子孫三舍生冠依品官儀折上巾服用綠

品官庶子冠儀　告廟　如嫡子之儀　宿賓　如嫡子之儀

行事　質明執事者設洗於東階東南水在洗東篚實巾一在洗西陳服于房中東領北上無房者張帷爲之平冕金銀鍮石稜角簪青羅素大袖緋羅素裙蔽膝白綾中單緋白羅大帶金鍍銅革帶緋羅履韈五品以上五旒冕青羅生色大袖緋羅繡裙蔽膝皂綾抹銅環餘同平冕服二梁冠朝服金鍍銀稜角簪銀立筆緋羅大袖裙白紗中單皁褾白羅方心曲領緋羅蔽膝緋白羅大帶銀褐通犀金鍍銅束帶儀方勝綵鵠錦綬青絲網鍮石環五品以上四梁[illegible]

[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二百十七　十

[illegible]冠者出房南面贊冠者奠巾總于席東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席坐贊冠者坐設巾總賓降主人從降賓辭請毋降主人曰吾子降辱敢不從降賓既盥一揖一遜升主人復初位賓即將冠者席前跪正巾興降西階一等執折上巾者升東西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將冠者席前北向跪冠興復位贊冠者跪正折上巾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服折上巾服出房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即席立執事者盥手洗爵于房中贊冠者以酒注于爵賓受爵進席前北向立祝曰穀旦既涓言設其醴助爾成德洽此嘉禮既熊于初昭受多祉冠者再拜受爵賓東面荅拜贊冠者薦饌冠者即席坐飲食訖降席再拜賓荅拜賓揖冠者即席坐贊冠者跪脫折上巾設笄賓降主人從降辭對如初賓既盥揖遜升賓即冠者席前正巾興降西階二等執二梁冠者升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冠者席前北向跪冠興復位贊冠者跪卒紘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服二梁冠服出房內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即席立執事者盥手洗爵于房中贊冠者以酒注于爵賓受爵進席前北向立祝曰有脯斯設有酒斯盈載加爾服聿觀其成革爾幼習保茲令名冠者再拜受爵賓東荅面拜贊冠者薦饌冠者即席坐飲食訖降席再拜賓荅拜賓揖冠者即席坐贊冠

者跪脫二梁冠設笄賓降主人從降對如初賓既盥揖遜升賓即冠者席
前正巾興降西階三等執平冕者升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
進冠者席前北向跪冠興復位贊冠者跪卒紘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服
平冕服出房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即席立執事者盥手洗爵于房
中贊冠者以酒注于爵賓受爵進席前北向立祝曰旨酒思柔殽核維旅
受言醮之三加具舉爾德既成有秩斯祜冠者再拜受爵賓東西荅拜贊
冠者薦饌冠者即席飲食訖降席再拜賓荅拜執事者徹冠席酒饌及折
上中二梁冠入于房中冠者易服拜父父爲起入拜母母爲起賓降當西
序東面主人降當東序西面字冠者出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少進字之曰
卜筮云吉禮儀孔明爰字爾德[illegible]有威其成伊何[illegible]冠者日孫
[illegible]不[illegible]敬承夙夜[illegible]賓出主人[illegible]賓曰[illegible]
[illegible]

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曾子問[illegible]冠者至揖
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
饌而歸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
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
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掃
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郊特牲曰冠義始冠之緇
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
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
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
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
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
而貴者也內則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二十而冠始
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玉藻始冠緇布
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
侯之冠也皆始冠之冠也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爲殤雜記大功之末可以
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

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否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
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
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一爲
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也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
者聖王重冠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
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
之道也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詩甫田曰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
見兮突而弁兮加冠爲成人也儀禮士冠禮筮于廟門若不吉則筮遠日
如初儀遠日旬之外也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厥明夕爲期于廟門
之外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夙興設洗陳服側尊一甒醴在服北主
人[illegible]賓乃行三加之禮既冠乃[illegible]以一獻之禮[illegible]賓[illegible]賓出主
[illegible]子曰[illegible]

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
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武子曰成子之文宣子
之忠其可忘乎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左氏襄九年晉侯
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
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
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享祭
先君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
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又曰豈如弁髦而因以敝
之成二年楚救齊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荀子曰天
子諸侯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賈公彥曰書金縢云王與大夫盡
弁是時成王年十五云與大夫盡弁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矣又大戴禮
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云冠而生子禮也是商之諸侯亦十二而冠
故禮記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又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年十
九已下皆爲殤故二十乃冠矣士既三加爲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
若天子諸侯禮則多矣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弁
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袞冕矣案下文天子元子猶士天下無生

而貴者則天子之子雖早冠亦用士禮而冠。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則天子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若然諸侯之子不得四。家與三加可知。孔穎達釋冠義云。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袞冕也。家語冠頌郭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太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illegible]自來爲余[illegible]天子[illegible]王[illegible]十有三[illegible]治天下。[illegible]

主。[illegible]公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illegible]主于廟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弊之可也。漢孝惠即位四年而冠。十七即位。孝昭即位十年加元服。八歲即位。五行志曰。上加元服。後漢志曰。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加元服。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摛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獻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爲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爲太子舍人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駹兼侍中。假貂蟬如濟北王

給之。冠者禮之始也。事之重也。古者尊重事。故筮日筮賓。行之於廟。冠之於阼。醮於客位。祝之以成德。字之以伯仲。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所以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爲子而孝。爲弟而悌。爲臣而忠。爲少而順。然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然後可以治人。則冠禮其可不重歟。二十而冠。士禮也。天子諸侯則十二而冠。故春秋傳曰。十二年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考之經傳。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成王十五而弁。則十二而冠可知。荀卿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先之矣。小記曰。大夫冠而不爲殤。則大夫不待五十而爵者。亦不待二十而冠。豈天子諸侯之冠特先士禮一歲哉。士禮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所謂三加彌尊喻其志者。如是而已。若夫諸侯則始緇布冠。績緌。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天子則始加玄冠。朱組纓。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illegible]諸侯[illegible]

矣。王太子四加。而禮記言天子之元子猶士者。非謂加數也。儀禮士冠無祼享之禮。無金石之樂。而季武子曰。君冠必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而家語之說亦然。此蓋國君之禮。與國君自冠有享禮。大夫士自冠亦然。曾子問曰。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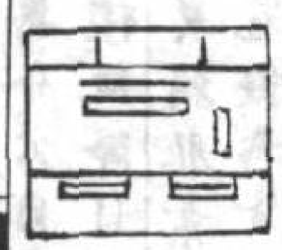
士冠筮日之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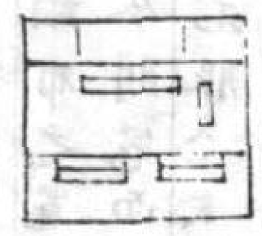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然則筮必於廟。尊其親也。廟必於禰。親其親也。士筮於門而不於

堂。避其君也。筮必面西。求諸陰也。卦者必居筮之左。上其㕥也。聘禮君受
聘于先君之祧。鄉受問于祖廟。士昏皆止言廟。則凡言廟者。禰廟也。
記曰。凡行事受於禰廟是也。若諸侯則冠於祖廟。左氏曰。以先君之祧處
之是也。少牢筮旬有一日。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特牲士冠不言
旬有一日。而特牲若不吉。則筮近日者。以士筮旬內。大夫以上筮旬外也。
特牲筮祭同服玄端。少牢筮與祭同朝服。而士冠主人筮日服朝冠日服
玄端者。特牲少牢祭事也。筮不可尊於先祖。故同服。士冠非祭事也。筮可
尊於子孫。故異服也。天子諸侯筮于廟堂。大夫士筮於廟門。此尊卑之辨
耳。鄭氏謂筮不於堂。嫌筮之靈由廟神。其說誤也。

陳服設筵及加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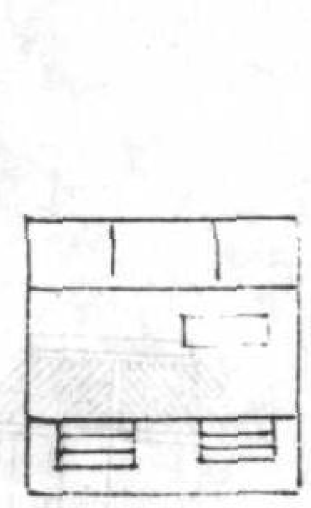
服陳于房東。領上北。贊者立于房西面上南。[illegible]設于房[illegible]主上南。冠
弁執于西坫南上東。主人立于東序西面西。賓立于西序面東。冠者未冠既
冠面南。即席加冠面西。醴之西南。其降而見母面北。其始也。賓揖冠者即
筵坐。贊者坐櫛。設纚。賓降盥升正纚。降受弁進容。祝而冠之。既冠揖之適
房服其服。又揖之即筵坐櫛纚。祝加如初。蓋賓盥所以致潔。降盥降受冠
弁所以致敬。始加受冠降一等。執者升一等。再加降二等。三加降二等。以
服彌尊故加彌下也。始祝弃爾幼志。順爾成德。再祝敬爾威儀。淑慎爾德。
三祝兄弟具在。以成厥德。以順成德。然後慎德。慎德然後能成德也。禮記
曰五十以伯仲。周道然也。冠禮既冠而字之。曰伯某甫。仲叔季者。唯其所
當。賈公彥曰。殷質。二十為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為字之時
未呼伯仲。至五十乃
加而呼之。其說是也。

孤子冠



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
於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
外直東塾北面。然則孤子戒宿。以父兄。而迎拜揖讓不以父兄者。以戒宿
者。非冠日之事。冠日迎拜揖讓者。冠日之事。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鄭氏
曰。孤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於門外。賈公彥曰。凡陳鼎在外者。賓
客之禮也。在內者家私之禮也。父在陳鼎不於門外。是在外者為盛也。

庶子冠



[illegible]鄭氏曰[illegible]

醮冠者[illegible]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illegible]西拜
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
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冠者奠觶于薦東。降
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
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醮用脯醢。
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
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
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
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皆如初。若不醴。謂國有舊俗不行。
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
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是也。而無酬酢曰醮。醮亦當
為醴。正義曰。此已上說周禮冠子之法。自此已上至取籩脯以降。如初說
夏殷冠子之法。云若不醴則醮用酒者。案上文適子冠於阼。三加訖。一醴
於客位。是周法。今云若不醴則醮用酒。非周法。故知先王法。鄭解無酬酢
曰醮。案曲禮云。長者舉未釂。鄭注云。盡爵曰釂。是醮不專於無酬酢。若然。
醴亦無酬酢。不為醮名者。但醴太古之物。自然質無酬酢。此醮用酒。酒本

有醐酢故無醐酢得名醮也記曰醮於客位加有成也醮夏商之禮士昏
禮贊醴婦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庶婦使醮之醴側尊一甒無禁無玄
酒設于房中而醴冠者於三加之後每加必祝故醴辭祝辭三其薦則脯
醢而已醮尊兩甒有禁玄酒設于房戶之西而醮冠者於每加之後而每
加不祝故醮辭三無祝辭其薦則始醮脯醢再醮攝酒其他如初三醮有
乾肉折俎嚌之若殺特豚載合升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
脯三醮加俎嚌之如初嚌肺而醴用觶醮用爵醴尊之篚亦在房醮之篚
則在庭醴則贊者酌授賓賓不親酌故無升降醮則賓親酌酒先爵故有
升降蓋冠必用醴若不用醴則醮焉以醴者太古之物故其禮簡所以示
質酒者後世之味故其禮煩所以示文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適婦有醴
與饗庶婦使人醮之不饗諸侯大夫受賜服於天子歸設奠服賜服於斯
乎有冠醮無冠醴是醮輕於醴也士冠者不醴則醮者則冠適子或醴或
醮[illegible]其[illegible]乎記曰[illegible]子之[illegible]
[illegible]

禮賓既冠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蓋
君子之於人勞之必有以禮之故昏禮饗送者鄉飲司正祭禮賓尸冠禮
醴賓其義一也士醴賓以一獻之禮公醴賓則三獻之禮故家語曰以鄉
為賓其禮則如士以三獻之禮也司馬溫公書儀男子年十二至二十皆
可冠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
也成人之道者將責成人之禮焉也責成人之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
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
廢久矣吾少時聞村野之人尚有行之者謂之上頭城郭則莫之行矣此
謂失禮一作禮失求諸野者也近歲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已
加巾帽有官者或為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
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
禮雖稱二十而冠然魯襄公年十二晉悼公曰君可以冠矣今以世俗之
弊不可猝變故且徇俗自十二至二十皆許其冠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
其子年十五已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必
父母無期已上喪始可行之冠昏皆嘉禮也曾子問冠者至聞齊衰大功
之喪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如冠者未至則廢雜記曰大功之末可

以冠子可以嫁子然則大功之初亦不可冠也曾子問有因喪服而冠者
恐於今難行其禮主人盛服主人謂冠者之祖父及諸父諸兄凡男子之
為家長者皆可也凡盛服有官者具公服靴笏無官者具幞頭靴襴或衫
帶各取其平日所服之最盛者後昏祭儀盛服皆準此親臨筮日於影
堂門外西向古者大事必決於卜筮灼龜曰卜揲蓍曰筮夫卜筮在誠敬
不在蓍龜或不能曉卜筮之術者止用环珓亦可也其制取其大竹根判
之或止用兩錢擲之於盤以一仰一俯為吉皆仰為平皆俯為凶後昏喪
祭儀卜筮準此開元禮自親王以下皆筮日筮賓不用卜此云西向據
影堂南向者言之私家一本作人家堂室不能一一如此但以前為南後
為北左為東右為西後昏喪祭一本無昏喪祭三字有一諸字儀中凡言
東西南北者皆準此若不吉則更筮他日凡將筮日先諏僧暇可行禮者
數日慶俟筮取其吉者用之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凡賓當擇朋友
賢而有禮者為之宿[illegible]賓[illegible]不及筮日筮賓則但擇其可者而
[illegible]

名即稱官位或云某親有子某子名將加冠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
對曰某賓名不敏恐不能供事以病吾子敢辭再辭也此禮辭也禮辭
一辭而許曰敢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主人曰某猶願
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不敢從凡賓主之辭或不以書
傳慮有誤忘則宜書於笏記無笏者為掌記昏喪祭儀皆準此唯納采必
用書前一日又遣人宿賓曰某將加冠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
曰某敢不夙興古又有宿贊冠者一人今從簡但令賓自擇子弟親戚習
禮者一人為之前夕又有請期告期今皆省之其曰夙興賓主人執事者
皆盛服執事者謂家之子弟親戚或僕妾凡預於行禮者皆是也後稱執
事者準此執事者設盥盆於廳事阼階下東南有臺帨巾在盆北有架古
禮謹嚴之事皆行之於廟故冠亦在廟今人既少家廟其影堂亦褊隘難
以行禮但冠於外廳笄在中堂可也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南北以堂深
水在洗東今私家無罍洗故但用盥盆帨巾而已盥濯手也帨巾手巾也
廳事無兩階則分其中央以東者為阼階西者為賓階無室無房則暫以
帟幕截其北為室其東北為房此皆據廳堂南向者言之陳服于房中西
墉下東領北上公服靴笏無官則襴衫靴次旋襴衫次四衩衫若無四衩

衫止用一衫腰帶櫛篦總幧頭總頭繻幧頭掠頭也幧七遥切席二在南
公服設於椸椸音移衣架也靴置椸下笏腰帶櫛篦總幧頭置卓子上酒
壺在服北次盞注亦置卓子上幞頭帽巾各承以盤蒙以帕主人執事者
三人執之立於堂下西階之西南向東上賓升則東向主人立於阼階下
少東西向子弟親戚立于盥盆東西向北上親戚預於冠禮者皆謂男子
也尊卑共一本共作世後祭儀中亦然為一列若有僮僕預於執事則立
於親戚之後拜立行列皆倣此擯者立於門外以俟賓主人於子弟親戚
中擇習禮者一人為賓將冠者雙紒童子紒似刀鐶今俗所謂吳雙紒也
袍今俗所謂褸子是也夏單冬複勒帛素約時多躡朱將冠可以素在房
中南向賓至贊者從之立於門外東向贊者少退擯者以告主人主人迎
賓出門左西向再拜賓荅拜主人與贊者相揖不拜又揖賓乃先入門賓
並行少退贊從賓後入門賓主分庭而行揖讓而至階又揖讓而升主人
由阼階先升立于階上少東西向賓由賓階繼升立於階上少西東向贊
者盥帨由西階升立于房中西向擯者取席於房布之於主人之北西向
[illegible]于席[illegible]

南端衆子置于席東端與席北少東西向立衆子則席東少北南向立賓
揖將冠者即席西向坐衆子則南向坐贊者進席前東向坐衆子則北向
坐為之櫛合紒施總加幧頭賓降主人亦降立于阼階下賓禮辭賓盥手
畢主人一揖一讓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皆復位賓降西階一等執巾者
升一等授賓古者階必三等故於中等相授今則無數但三分其階升降
每分為一等可也賓執巾正容徐詣將冠者席前東向衆子則北向祝曰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為之
著巾興復位贊者為之取篦掠髮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四揆衫無四揆
衫止用衫勒帛腰帶正容出房南向良久士冠禮注曰復出房南面者一
加禮成觀衆以容體賓揖之即席跪賓盥如初降二等受帽進祝曰吉月
令辰乃申儀禮注申重也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胡一本作遐福加之復位如初興賓揖之適房服旋襴衫腰帶正容出房南向
良久賓揖之即席坐賓盥如初降三等受幞頭進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
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贊者徹帽賓加幞
頭復位如初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改服公服若執襴正容出房立南向主
人執事者受帽徹櫛篦席入于房擯者取席布於堂中間少西南向衆子

仍故席贊者取盞斟酒于房中出房立於冠者之南西向賓揖冠者就席
冠者立于席西南向賓受盞于贊者詣席前北向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令
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古者冠用醴或用酒醴則一
獻酒則三醮今私家無醴以酒代之但改醴辭甘醴惟厚為旨酒既清耳
所以從簡冠者再拜於席西升席南向受盞賓復位東向荅拜冠者即席
南向跪祭酒興就席末坐啐酒啐子對切少飲酒也興降席授贊者盞南
向再拜賓東向荅拜冠者入家拜見于母母興受之冠義曰見於母母拜
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今則難行但於拜時母一本無母字為之起立可也下見諸父及兄皆倣此賓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
冠者降自西階立於西階東南向賓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
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古雅反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
其所當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賓請退主人請禮賓賓禮辭
許乃入設酒饌延賓及擯贊如常儀酒罷賓退主人酬賓及贊者以幣端
匹丈尺臨時隨意凡君子使人必報之[illegible]以酬之者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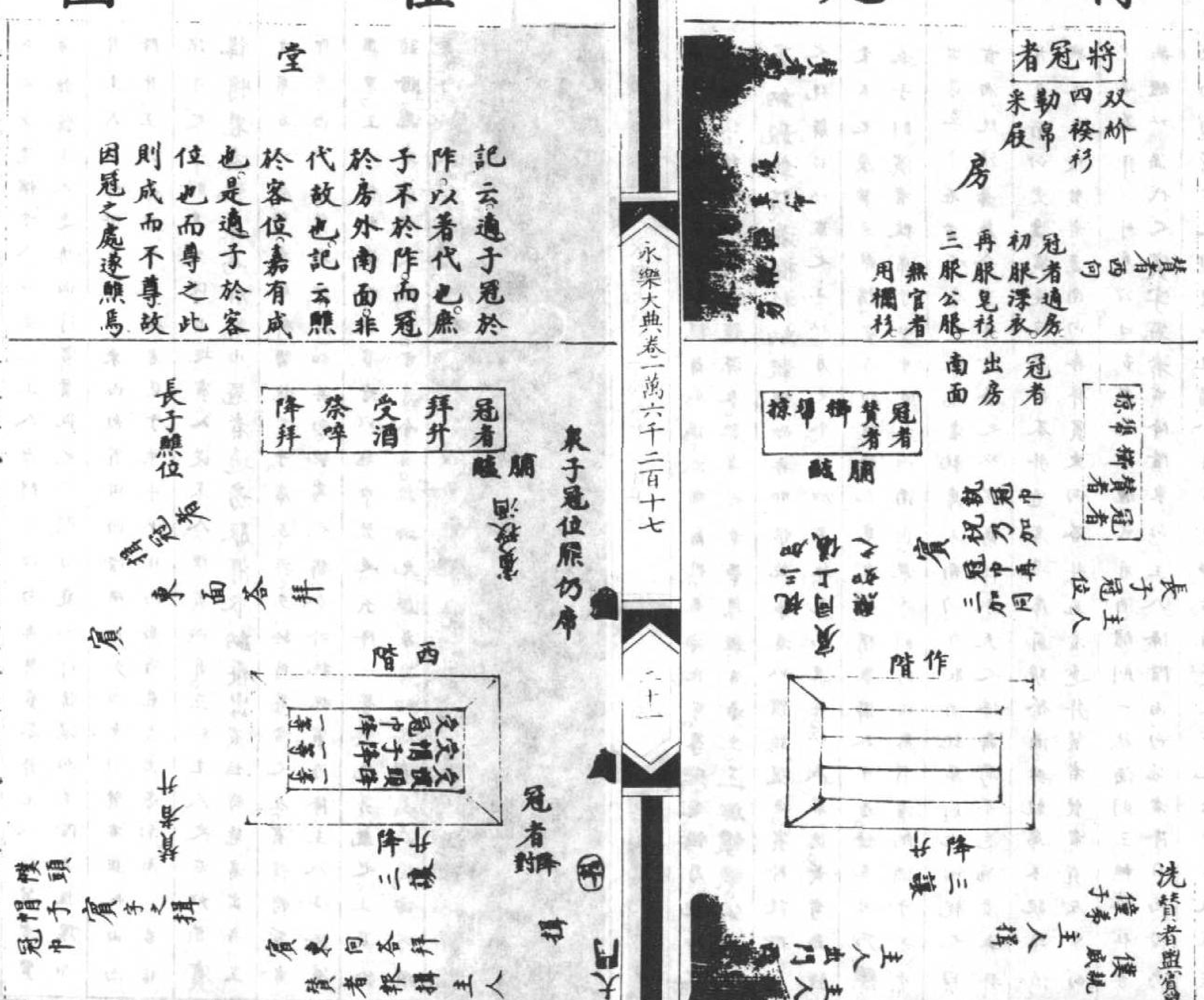
曰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illegible]以申[illegible]之
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又曰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注贊者衆賓也
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曰賓出主人
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注使人歸諸賓家也今慮貧家不能辦故務從
簡易於賓之請退也冠者東向拜見諸父諸兄諸父為一列諸兄為一列
每列再拜而已下見諸母姑姊倣此西向拜贊者贊者荅拜入見諸母姑
姊諸母姑姊皆為之起遂出見於鄉先生鄉里耆德及父之執友冠者拜
先生執友皆荅拜若有誨之者則對如對賓之辭且拜之先生執友不荅
拜若孤子冠士冠禮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開元禮
亦然恐於今難行故須以諸父諸兄主之則明日量具香酒饌於影堂冠
者北向焚香跪酹酒俛伏興再拜而出曾子問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
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此謂自為冠主者也開元禮孤
子冠之明日見於廟冠者朝服無廟者見祖禰於寢贊明贊
禮者引入廟南門中庭道西北賓贊再拜訖引出今參用之

原本空

行冠禮圖

文公家禮行冠禮圖

筵于東序少北。此冠義所謂冠於阼也。少北者。主人位在東序端。辟主人也。



筵于堂少西。堂西乃賓客之位。此冠義所謂醮於客位也。賈疏云。必以西為客位者。地道尊右故也。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司馬公曰。古者二十而冠。皆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情輕薄。過十歲而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雖未能遽革。且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必父母無朞以上喪。始可行之。大功未葬。亦不可行。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古禮筮日。今不能然。但正月內擇一日可也。主人謂冠者之祖父。自為繼高祖之宗子者。若非宗子。則必繼高祖之宗子主之。有故則命其次宗子。若其父自主之。告禮見祠堂章。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某。若某之某親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其首。謹以後同。若族人以宗子之命自冠其子。其祝版亦以宗子為主。曰使介子某。若宗子已孤而自冠。則亦自為主人。祝版前同。但云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其首。謹以後同。戒[illegible]禮筮賓。今不能[illegible]則書[illegible]遣子弟致之。所戒者辭[illegible]書曰。吾子有命。某敢不從。若宗子自冠則戒辭但曰。某將加冠於首。後同。前一曰宿賓。遣子弟以書致辭曰。來日某將加冠於子某。若某親某子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某上某人。答書曰。某敢不夙興。某上某人。若宗子自冠。則辭之所改如其戒賓。陳設。設盥帨於廳事。如祠堂之儀。以帟幕為房於廳事之東北。或廳事無兩階。則以堊畫而分之。後放此。司馬公曰。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於廟。今人既少家廟。其影堂亦褊隘。難以行禮。但冠於外廳。笄在中堂。可也。厥明夙興陳冠服。有官者公服帶靴笏。無官者襴衫帶靴。通用皂衫。深衣大帶。屨櫛掠。皆卓子陳於房中。東領北上。酒注盞盤。亦以卓子陳于服北。幞頭帽子冠笄巾。各以一盤盛之。蒙以帕。以卓子陳于西階下。執事者一人守之。長子則布席于阼階上之東少北西向。衆子則少西南向。宗子自冠。則如長子之席少南。程子曰。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偽也。必須用時服。主人以下序立。主人以下盛服就位。主人阼階下少東西向。子弟親戚僮僕在其後。重行西向北上。擇子弟親戚習禮者一人為儐。立於門外西向。將冠者雙紒四揆衫勒帛采履。在房中南面。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立於主人之右。尊則少

進○平則少進○宗子自冠則服如將冠者○而就主人之位○賓至主人迎入升堂○賓自擇其子弟親戚習禮者爲贊冠者○俱盛服至門外東面立○贊者在右少退○儐者入告主人○主人出門左西向再拜○賓荅拜○主人揖贊者○贊者報揖○主人遂揖而行○賓贊從之○入門分庭而行○揖讓而至階○又揖讓而升○主人由阼階先升少東西向○賓由西階繼升少西東向○贊者盥帨由西階升○立於房中西向○擯者延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 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從出迎賓○入從主人○後賓而升○立於主人之右如前○賓揖將冠者就席○爲加冠巾○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出○賓揖將冠者出房○立于席右向席○贊者取櫛掠置于席左○興○立於將冠者之左○賓揖將冠者即席西向跪○贊者即席如其向跪爲之櫛○合紒施掠○賓乃降○主人亦降○賓盥畢○主人揖升○復位○執事者以冠巾盤進○賓降一等○受冠笄執之○正容徐詣將冠者前○向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

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乃跪加之○興○復位○揖冠者適房○釋深衣○服皂衫革帶繫鞋○出房立○三加幞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襴衫納靴○禮如再加○惟執事者以幞頭盤進○賓降沒階受之○祝辭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贊者徹帽○賓乃加幞頭○執事者受帽○徹櫛入于房○餘並同○乃醮○長子則儐者改席于堂中間少西南向○衆子則仍故席○贊者酌酒于房中○出房立于冠者之左○賓揖冠者就席右南向○乃取酒就席前北向祝之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再拜○升席南向受盞○賓復位東向荅拜○冠者進席前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授贊者盞○南向再拜○賓東向荅拜○冠者遂拜贊者○贊者賓左東向少退荅拜○ 司馬公曰○古者冠用醴○或用酒○醴則一獻○酒則三醮○今私家無醴○以酒代之○賓字冠者○賓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冠者降自西階少東南向○賓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父○仲叔季○唯其所當○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賓或別作辭命以字之之意亦可○出就次○賓請退○主人請禮賓○賓出就次○主人以冠者見于祠堂○如祠堂章內生子而見之儀○但改告辭曰○

某之子某○若某親某之子某○今日冠畢○敢見○冠者進立於兩階間再拜○餘並同○ 若宗子自冠○則改辭曰○某今日冠畢○敢見○遂再拜降復位○餘並同○ 若冠者私室有曾祖祖以下祠堂○則各因其宗子而見○自爲繼曾祖以下之宗○則自見○冠者見于尊長○父母堂中南面坐○諸叔父兄在東序○諸叔父南向○諸兄西向○諸婦女在西序○諸叔母姑南向○諸姊嫂東向○冠者北向拜父母○父母爲之起○同居有尊長○則父母以冠者詣其室拜之○尊長爲之起○還就東西序○每列再拜○應荅拜者荅○若非宗子之子○則先見其宗子○及諸尊於父者於堂○乃就私室見於父母及餘親○ 若宗子自冠○有母則見于母如儀○族人宗之者○皆來見於堂上○宗子西向拜其尊長○每列再拜○受卑幼者拜○ 司馬公曰○冠義曰○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今則難行○但於拜時母爲之起立可也○諸父及兄倣此○乃禮賓○主人以酒饌延賓及儐贊者○酬之以幣○而拜謝之○幣多少隨宜○賓贊有差○

于房中南面○贊者引將冠者出房○即席南鄉立○贊者取冠具櫛總篦掠于置冠席側卓子上○賓揖將冠者即席坐○贊者興櫛合髻加𦈡○賓盥○取紗巾○右執項○左執前○進容乃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乃冠紗巾○冠者興○賓揖進房中服衆衫○引冠者如初位南鄉立○賓揖冠者再即席坐○賓盥○取帽子執進如前○再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謹爾德○眉壽永年○以受胡福○乃加帽子○冠者興○賓揖進房中服皂衫腰帶○引冠者如初位南鄉立○賓揖冠者再即席○解衫帶坐○徹帽子○賓盥○取幞頭執進如前○再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乃加幞頭○冠者興○賓揖進房中服襴衫腰帶○引冠者如初位南鄉立○執事者徹櫛帽衫帶置房中○贊者取醮具卓子○置冠南鄉位東○冠者拜○賓禮荅○執事者捧盞○賓酌酒○賓自置瓶于卓子上○執事者以盞授賓○賓北面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咸加爾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冠者受盞跪○左執酒○右祭脯○祭酒○興○卒酒○興盃卓子上○冠者再拜○賓禮荅○贊者引冠者就南方南面位○賓字之○祝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某甫○某甫者其字也○冠者揖賓退○贊者引冠者入見長上○及尊屬禮畢○醴

賓程氏遺書四禮中冠禮最易行又是自家事已朱子語類曰言冠禮或曰邾隱公將冠使孟懿子問於孔子孔子對他一段好曰似這樣事孔子肚裏有多但今所載於方冊上者亦無幾爾　張敬夫嘗定諸禮可行者乃除冠禮不載問之乃云難行某答之云古禮惟冠禮最易行如昏禮須兩家皆好禮方得行喪禮臨時哀痛中少有心力及之祭禮則終獻之儀煩多長久皆是難行者冠禮比他禮却最易行敬夫在廣西刊三家禮除却冠禮某問其故敬夫曰冠禮難行某曰冠禮却易行只一家事昏禮却難行礙兩家如五兩之儀須是兩家一樣人始得　永嘉張忠甫所跋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言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爲最勝　問士冠禮筮于廟門其禮詳而昏禮止云將加諸卜占曰吉既無筮而卜禮畧何也曰恐卜筮通言之又問禮家之意莫是冠禮甚詳其筮則於昏禮不必更者且從者文之義如何曰亦恐如此然儀禮中亦自有不備處父母戒語止有其辭而不言於某處之類　寓問士冠禮有所謂始加再加三加如何曰旅謂三加[illegible]是三次加初是緇布冠以緇布爲之次[illegible]白紵爲之

服。周禮爵弁見本五冕之下。又問致美乎黻冕注言皆祭服也黻冕恐不全是祭服否。曰祭服謂之黻冕朝服謂之韠如詩韠琫有韠内則端韠紳皆是。問士冠禮一加再加三加言吉月令月至三加言以歲之正不知是同否曰只是一時節行此文自如此說。加緇布冠少頃又更皮弁少頃又更爵弁然後成禮如温公冠禮亦倣此初裹巾次帽次幞頭又問黻冕黻蔽膝也以韋爲之舜之畫衣裳有黼黻絺繡不知如何畫於服上曰亦有不可曉黻在裳之前亦畫黻於其上　陳重蔚問冠儀先生曰凡婦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又答拜再拜亦然若子冠母亦如之重成人也尋常亦不如此但古人無受拜之禮雖兄亦還拜君亦然但諸侯見君則兩拜還一拜　冠者見母見兄弟而母兄皆先拜此一節亦差異昏禮亦然婦始見舅姑亦拜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所謂以伯仲者蓋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乃到得五十即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今日偶看儀禮疏中却云既冠之時即是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稱也到五十方才稱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却去取禮記看見其疏中正是如前說蓋當時疏是兩人做故不相照管　士冠禮始冠緇布冠冠而弊之弊是不用也呂氏鄉約古者未

冠爲童子緣衣紒執事服勞以事長者所以教之遜弟也今自齠齔皆具衣冠與先生抗禮此孔子所謂欲速成者豈養德之道哉今欲年未二十者雖未能不冠止以帽加首凡有聚會皆立侍執事以聽命庶幾稍知事長之禮至二十則父兄擇日命賓略如古禮加冠而字之亦助風教之一端也豫章熊朋來某紒即髻字緣衣者緇衣錦緣錦紳錦束髮要亦具廢者如此張南軒語録論冠昏喪祭曰如今昏喪祭尚有存者惟冠禮全廢者既冠則責以成人之事禮最爲重故嫡子冠于阼以著代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只不坐受其禮皆謂之拜今人家小兒往往使穿裏是以名器爲戲玩既冠而穿裏可也男子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曰弱冠則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可冠之年曰壯有室則自二十以至三十皆可娶之年孔子蓋十九而娶山堂考索嘉禮之重冠禮著於儀禮記於戴經夫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所以正容體所以齊顔色所以順辭令也容體不正則顔亂之智告顔色不齊則誠敬之實泯辭令不順則[illegible]之心[illegible]之不可不謹[illegible]此[illegible]古之[illegible]有字[illegible]

遂於[illegible]則[illegible]王之祝辭也[illegible]中[illegible]之[illegible]則漢服帝之祝辭也韓獻子告之以義范文子告之以戒武告以實武告以忠則卿大夫告晉武子之辭也不特此耳夏商周醮於客位周人用醴於客位以醮曰醴其敬賓之意一也商以二十字伯仲周以五十字伯仲或二十或五十其稱字之意一也奈何周轍不西是禮幾泯魯襄公可冠而未冠故晉悼公有盍爲冠具之問是冠禮始廢於魯也母見其子不拜酒脯是冠禮再廢於唐也孫嗣昌雖能發憤而行之然曳笏却立外庭大笑是冠禮三廢於唐之縉紳矣噫嗜後之欲行冠禮者請依周公之冠禮戴記之冠義顔氏達龍首納錦古之冠醮有醴辭有字辭有祝辭又有鄉大夫相告之辭後之冠禮始變於魯再變於唐三變於唐之搢紳槐庭齊美集前人每于弟及冠必置盛饌會鄉黨之德齒使將冠者行酒其巾褁如唐人之草裹但繫其脚於巾者酒行父兄起而告客曰某之子弟僅于成人敢請將冠者再拜右席者焚香善祝解其繫而伸之冠者再拜謝而出自是齒于成人冠服遂同長者故謂之巾褁其由是矣此風廢亦百年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二百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二百十八　十翰

冠

庶人冠禮 政和五禮新儀庶人嫡子冠儀　告禰將冠主人諏日擇賓告于禰爲位于廳事南面主人北面再拜乃告曰某子某年若干矣卜以某甲子冠吉乃速賓某以始卒冠事庶幾臨之謹告凡廳事如非南向並各因所向陳設以後准此行事　前期主人戒賓曰某日將加冠於子某之首願吾子涖之賓許諾其日夙興張帷爲房于廳事之東陳服其中隨每加所易之服東領北上酒饌在服北帽一折上巾一陳于西階之西爲賓主位如常儀爲冠者席于主人東少北西向將冠者待于房中賓至主人出迎揖而入坐定冠者出自房執事者白請行事主人曰敢勞吾子賓揖將冠者即席坐執帽者升賓降受之進冠席前東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首服棄爾幼志茂爾成德俾壽而臧以介多福乃跪加帽興復位賓揖冠者適房易服出即冠席從坐賓跪脫帽執[illegible]上巾[illegible]賓[illegible]受之進冠席前東向立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illegible]則壽考不忘以於厥德乃跪冠興復位賓揖冠者適房執事者徹冠櫛冠席入于帷中爲醴席于西階南向冠者易服出賓主俱興執事者以酒注于琖賓揖冠者即醴席西向立賓受琖進席前北向立祝曰爾酒既湑爾殽伊旅拜受祭之以求多祜冠者席西拜受賓答拜執事者薦饌于席前冠者即席坐飲食訖再拜賓答拜冠者興離席立於西階之東南向賓少進字之曰爾服既莊爾儀既備兄弟偕止爰告爾字永保受之令德是似冠者拜賓答拜冠者廟見如常儀拜父父爲起入拜母母爲起拜諸父尊從之尊者主人享賓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孤子冠即諸父諸兄爲主如上儀戒賓者主人有故總以書　庶人庶子冠儀　告禰將冠主人諏日擇賓告于禰爲位于廳事南面主人北面再拜乃告曰某子某年若干矣卜以某甲子冠吉乃速賓某以始卒冠事庶幾臨之謹告凡廳事如非南面並各因其所向陳設以後准此行事　前期主人戒賓曰某日將加冠於子某之首願吾子涖之賓許諾其日夙興張帷爲房于廳事之東陳服其中謂每加所易之服東領北上席一在南酒饌在服北帽一折上巾一各一箱陳于西階之西爲賓主位如常儀設冠者席于房戶外之西南面將冠者待于房中賓至主人出迎揖而入坐定冠者出自房

執事者白請行事主人曰敢勞吾子賓揖將冠者即席坐執帽者升賓降受之進冠席前跪加帽興復位賓揖冠者適房服出房南面立賓主俱興執事者以酒注于琖賓受琖進席前北向立祝曰涓吉戒賓初加首服旨酒嘉薦用綏爾福飭行謹身毋俾作慝冠者再拜受爵賓北面答拜執事者薦饌冠者即席坐飲食訖執事者徹酒饌于房中賓跪脫帽執折上巾者升賓降受之進冠席前跪加折上巾興復位賓揖冠者適房服出房南面立賓主俱興執事者以酒注于琖賓受琖進席前北向立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乃申爾服成爾令儀綏受多福永言保之冠者再拜受爵賓北面答拜執事者薦饌冠者即席坐飲食訖執事者[illegible]饌于房中冠者興離立於西階之東南向賓少進字之曰容服既莊禮儀有序茂爾成德爰告爾字[illegible]言孔嘉[illegible]向允是似冠者拜賓[illegible]拜父父[illegible]拜諸父尊從之尊者主人享[illegible]主人[illegible]于門外

爲之冠 南史范雲傳范縝少孤貧年未弱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門下積年恒芒屩布衣徒行於路瓛門下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聊無耻愧

七十不冠 南史宋華寶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父臨别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豪沒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荅也

安可復冠 西漢書貢禹字少翁爲河南令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

沐猴而冠 西漢書項羽屠咸陽收其寶貨婦女而東或說項王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烹之　伍被傳淮南王曰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

虎而冠 史記世家呂氏作亂朱虛侯太勃丞相平等誅之太臣欲議立齊王琅琊王等不可曰齊王母家駟鈞惡矣虎而冠者也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遂不果乃迎立代王爲文帝　西漢書酷吏傳王溫舒爲中尉其爪牙虎而冠師古注言其殘暴之甚非有人情也

王而冠 馬明史實

實錄唐崔潛河中節度使聯之子也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 六王之冠 韓非子難篇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
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 百王之冠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乞宮祠狀 竊惟明天子在上聖學高妙為百王之冠
百行之冠 東漢書江革傳革鄉里稱曰江巨孝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詔曰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 一
時之冠 晉書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南史謝靈運問謝晦潘陸與
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勳名佐世不得為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
超紀驃欽容曰弟寵貴而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矣唐書徐文遠傳文遠博通五經隋開皇中遠太學博士大業初許善心薦文遠及包愷褚徽
陸德明魯達為學官擢國子博士其等為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

為一時冠唐書崔信明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為一時冠但恨不到耳魏泰東軒筆錄陶穀自五代至宋初文翰為一時之冠然縉紳
莫不畏而忌之 一朝之冠 五代史晉景延廣傳延廣陝州人少帝還京嘗幸其第進獻錫賚有如酬酢權寵恩渥為
一朝之冠 當世之冠 言行龜鑑呂正獻公於講讀尤精語約而義明可以為當世之冠與司馬光同侍經筵光退語
人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煩 後進之冠 馬明叟實賓錄後漢陳遵少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
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之冠並入公府 注云為士人之冠首也 同僚之
冠 吳志薛瑩為選曹尚書太子太傅而學問該博文章雅善同僚之中瑩為冠首 文士之冠 晉書孫綽為廷
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稱時文士綽為之冠北史魏邢卲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溫邢鉅鹿魏收亦天才艷發年事
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 詞賦之冠 晉書郭璞傳學高材洞五行天文卜術詞賦為中興之冠 詞

章之冠 耆舊續聞周益公久在禁林詞章為一時之冠 辭人之冠 唐書張九齡為司勳宰相
張說常曰後出辭人之冠 士人之冠 宋史列傳張洎判吏部銓嘗引對選人太宗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
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 士族之冠 新唐書崔琪傳崔遠有文而風致整峻為尚書右僕射時仰繫忌衣冠有
望者貶為白州長史被殺於白馬驛家沒掖庭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 鄉賢之冠
宋韓魏公安陽集鄭國魏公贊 唐距本朝為家近若鄭公之德業閎大超然獨出得不為鄉賢之冠乎其可遺哉 風流之
冠 南唐書韓熙載傳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為當時風流之冠 表儀之冠 宋胡寅斐然集賀沈潭州
啓 藩宣積表帖華夷遠邇之[illegible]林馬步得情夫[illegible]中作帥帥表儀之冠[illegible]月生少懷
[illegible]

累捡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詔營輯太廟判度支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昭宗出莎城獨知柔從乘輿器用庖廚皆主之大細畢給性儉約雖
位通顯無居第未幾出拜清海軍節度使在鎮廉潔貢獻時入進捡校大傅兼侍中仕凡四紀常為宗室冠 琳宮之冠
汪藻浮溪集金山神霄宮碑高真所廷邃士所廬天闕地藏餘十百年一朝巋然為海內琳宮之冠者夫豈無待 七閣之
冠 宋蘇潁濱集知福州告詞長樂大藩七閩之冠衣冠之盛甲于東南 蕭曹為冠 西漢書丙吉傳贊高祖開
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 魯肅為冠 三國志吳魯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
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 古賢作冠
盧子諒贈劉琨詩 威威撫軍石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 注威威武貌撫軍謂匹磾為撫軍將幽州牧冠謂在衆賢上也 解名
首冠 唐摭言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送肇啓謝曰巨鼇贔屓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慙名第奉遣為得首冠之語肇

曰。禎石虞上。巨薰戴之。豈非首冠耶。**冠德百王** 前漢書儒林傳序。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冠古之美** 唐韓昌黎集請上尊號表。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德冠三代** 唐書牛僧孺策。禹治水功成。德冠三代。**功冠二代** 唐柳宗元集塗山銘。禹功冠于二代。而商周遜德焉。**崇冠二后** 西漢書司馬長卿封禪文。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龐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注。言成王即位於襁褓。而周公攝政以致太平。崇盛之功。出於文武二君也。原其發始之理。終見美德盡歸於周矣。冠。首也。**卓冠千古** 唐書長孫無忌傳。陛下神聖武文。卓冠千古。**義冠千古** 唐書裴咱賢良策。伏惟陛下使科條不獨用。禮樂以相成。則宥赦之等。義[illegible]重之[illegible]邁[illegible]更八聖。義冠千古[illegible]陸宣公[illegible]宗可謂盛極矣。然[illegible]者。則從諫改過。為其首焉。**德冠本朝** 東漢書陳蕃傳。靈帝即位。太后優詔蕃曰。忠孝之美。德冠本朝。**文冠天下** 西漢書地理志。景武間文翁為蜀守。後有王褒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勇冠三軍** 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李廣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梁丘希範與陳伯之書。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注。冠。首也。言勇可以為三軍首也。**功冠諸將** 唐書王虔休傳。虔休平黃巢。定京師。功冠諸將。**美冠將來** 唐文粹柳禮部賀冊尊號表。大禮既建。鴻恩遂行。歡呼遠布於九圍。滲漉普周於八尚。慶超邃古。美冠將來。**侯封冠軍** 西漢書霍去病傳。上曰。票姚校尉霍去病斬首捕虜。比再冠軍。以二千五百户封為冠軍侯。**詩文** 杜佑通典。大功小功末冠議。周制。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此皆謂可以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冠子。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矣。晉傅純難曰。按雜記本文。己

在小功則得冠。在大功不得冠也。鄭氏云。己大功卒哭。以冠與本文同。何耶。又要記不見己冠。不知己冠當在何條。賀循荅曰。禮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娶。道父為子嫌。但施於子。不施於己。故下言己雖小功。著己與子亦同也。俱同則大功之末已可以冠。以理推之。正自應爾。非為與本文不得。要記不見己冠。直是文句脫耳。高崧重問范汪曰。按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己雖小功卒哭可以冠。而鄭孫二家注。竝云己大功卒哭可以冠。求之於禮。無可冠之文。范汪荅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此於子己為無服。又云父小功可以冠子。疑與上章俱有末語。特於下言己雖小功卒哭可以冠。是為小功卒哭。皆得行冠娶之事也。大夫三月而葬。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是為父雖小功。子服盡也。大功許冠婚。則小功便無所不可也。高崧重問范汪曰。下殤小功則不可。而云小功之末可以冠婚何。范汪重荅曰。下殤小功。此是周服之下殤。不可以服輕而恩疎也。或曰。因喪而冠。亦禮之明文。何以服於大功小功喪中。每言冠乎。荅曰。在喪冠而已。不行冠禮也。於大功小功之末。故可行冠禮。因喪而冠。與備行[illegible]問者曰。禮[illegible]

鄭氏注云。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未解經文云大功之末。而注云卒哭。不知此言未。使是卒哭。焉非卒哭耶。荅曰。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而注又云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小功卒哭而可以冠娶妻者。冠而後娶。今既云冠嫁其子。則於文不得復自著己冠。故注家含而明之。以小功得娶妻。則大功亦可以得冠。冠輕婚重。故大功之末得自冠。小功之末得自娶。以記文不備。故注兼明之。注之有此。比禮三月既葬卒哭。於小功則餘有二月。是末也。於大功則正三分之一。便謂之末。意常以疑之。然鄭氏注喪服經云葬喪之大事既畢。故謂之末。鄙重問曰。省及申釋注意。甚爲允也。然猶僕有所未了。禮小功卒哭可以娶者。婚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明婚雖屬吉。而有嗣親之感。小功餘喪不重。祖考之思。故可以娶也。大功可冠。猶有疑焉。夫吉禮將事。必先筮賓。然後成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嫁其子者。以己大功之末。於子則小功服已過半。情降既殊。日算漫遠。故子可以行吉事。至於己身親有功布重制。月數尚近。而便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禮。於此稱情。無乃薄耶。且非禮正文。出自注義耳。若有廣比。想能明例以告之。荅曰。齋縗之喪。則冠婚皆廢。大功則廢婚而行冠。冠吉輕而婚吉重故也。冠吉輕故行之於大功之末。婚吉重故行之於小功之餘。但以大功

末云可以冠子而自著已冠之文不便賢者以三隅反之推小功得自娶
則大功得自冠以身有功服月數尚近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事今正以
小功大功之末俱得行吉禮故施輕吉於重末行重吉於輕餘重服不可
以行重吉故許其輕者輕服可以通重吉故內得行之若大功之冠則行
吉冠之禮而反喪服若服在齋縗不得行吉則因喪而冠以冠禮貴及不
可踰時而齋縗之服崇重則大功之末差輕則行以吉重則因以凶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門有齋縗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
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
未至則廢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醮于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冠矣若將冠
子未及其日而有齋縗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用喪冠
得成人之服也及主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
於太廟歸設奠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議曰冠者表成人之容正尊卑
之序而令母兄姑姊與之交拜豈非混淆長幼黷亂人倫者乎所言答拜
之文未必周公之旨求周衰末王室已卑諸侯踰僭削去典法重以秦皇
焚爲十無一存兒後[illegible]傳寫訛謬[illegible]後學
[illegible]

欺在理非奏使同匹䏧謂不然本制冠禮正長幼之序鄭康成注云欲
其成人與爲禮者今母兄交拜豈非崇虛而損其實宋劉敞彭城集冠有
記過之史賦成人之使宜此亦戒禮崇上嗣冠責成人受記過而置史期
寡尤於治身元服既加思主器之增重官箴御側俾載筆以雖寅自昔明
王建兹元子謂夫豫儲貳所以恢壯於基構早教諭所以輔成其德美故
廸生則使吉士負之暨少長而與正人處矣迨春秋之甫盛弁兮有容光
保傅之至嚴史焉居此將使夫言也無違行也無疵漸仁義以中立繹溫
文而允宜毓德少陽由三加而諭志紬書莊士參衆臣而盡規非天子不
得備夫官聯惟聖人是以尚乎冠事著代于阼重名而字著代所以壹繫
於大本重名所以使棄其幼志惟命兮靡常修身兮匪易是宜繩愆糾繆
無隱惡以成章廣記備言職思憂而相示且夫事莫大於無悔過莫先於
改爲故不耻於有欲而甚病於弗知不有史也其誰詔之結佩以朝念服
備而能謹執簡識失將文勝以無遺是知教義方者愛子而常然悖孝弟者
既冠之所守位逾尊而事逾重德彌盛而養彌厚或過之于前或相之
于後纖介而必書周旋乎善誘故得學官齒胄責四行而何訧寢門問安
日三至而奚欲火哉德茂明兩材由少成正萬拜於大卞隆永世之英聲

彼望苑延賓以方術而互進洞簫作頌資燕樂以娛情是皆不踐於典奏
蔑聞於警戒漢道所以未善世嫡於焉有敗夫豈若信臣書過而日新焉
此易所謂憂悔吝者存乎介矣彭止堂集鄒道鄉公冠子文　二十而冠
禮固有儀十五而冠義亦從宜未冠則列以童子之品目既冠則責以成
人之作爲吾自汝總角爰迨今玆聽汝言而察汝質必能卓然建立稱吾
所期方吾策犢表也則曰父爲國事耳何足動及吾斥湖外也則曰父坐
前事耳何足軫念祖母之省侍阻念諸叔之音問稀念諸兄諸弟不得相
與處以學則每咨嗟而涕洟凡孝弟忠順之端固已見於此矣所以充擴
成就則惟汝篤誠而弗移彼合抱之本非不大然生於毫末之細彼九層
之臺非不高然始於累土之卑汝其尊六經以爲本博群籍以爲輔有可
友者取以爲友有可師者奉以爲師積日月而不已年迨至于期頤雖將
聖之耳順從心且庶幾其可及而况孝弟忠順之實又安有不孚于上下
格于神祇俾世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以暢吾父吾祖之澤於無所於
窮豈不自於斯時乎汝其勉之汝其勉之　玄孝[illegible]以冠爲首
後[illegible]
[illegible]

記辭義庶存古也既醴而字之曰節曰鉉汝來其聽我觀鼎易用鉉鉉明
玉爲夫易有訓義匪易知鼎爲器重惟鉉舉之鼎既舉矣乜載畢持委鉉
于兩若無所爲以鼎用舍匪我斂施爲鉉以玉其德寡宜其德維何廉而
不劌萬物芸芸所賦不齊太剛則折柔亦不支不中其節均與用違美哉
玉鉉無偏無陂謂汝剛耶始勤終遜謂汝柔耶抗志不卑或佩爾弦或易
以韋不中爾性故以鉉規字之曰節汝其審思　嘉泰玄默閹茂姪孫漸
冠爲辭以視之長至日正堂辭　初加　一陽來復加爾元服如陽之初
初固不毅顧爾角羈倏焉已冠棄爾幼志視爾之元　再加　再加皮弁
益縟其儀凡厥庶民孰不冠而進汝于士詩書禮樂永膺胡福勿墮爾學
三加　於焉三加爵弁峩峩天爵既修人爵靡它敬爾威儀謹爾言語永
終厥德受天之祜　字辭　名汝以漸字之曰巽厥義維何易有明訓千
尋之木長於膚寸溝澮暴盈其落亦迅躁言數窮仁者則訒疾趨而蹶不
速相償躐等之學雖敏弗遂巽以入之千里發軔余謙一丈安家集吳氏
二子冠辭同年吳翔父冠其二子而命以字長曰德馨本諸書次曰德進
本諸易既爲之說而又徵予言東萊呂氏嘗爲潘自厚冠辭潘亦同年子
也於是援呂氏例繹翔父說爲辭以申之　男子始冠禮有冠辭余爲父

執爰致祝規周書孔翼大訓元龜父命爾字言茲出茲維德馨甫熏被自持藹然而馨如春樹菲不馨即臭共器薰移維德進甬策厲自期矞然而進如鼓晨師不進即退潢潦夕涸馨乎進乎具聽予咨成人有德二子其勉之

國朝宋濂集鄭柏加冠追補祝辭　浦陽江上有旌義之家曰鄭氏其子姓多從余游有名洎者執經爲最久近又携其子柏請曰柏加巾時賓字之曰叔端而祝辭尚闕願先生追補之余聞記禮之家以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若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蓋喻人之得禮則內諧而外無怨旨哉言乎今柏之門內外邕穆且十葉聚食矣非禮有以管攝之惡克無乖戾哉夫端者本也釋者謂四物最得氣之本用此而不變傷以端爲字配名實宜於是申之以辭辭曰　齊家之道人情爲田脩禮以耕耒耜用宣耨其蕪穢灌以淵泉時功既施遂收有年逮其大備食之肥鮮稽類取譬柏號最堅與于松筠同得氣原青貫四時柯葱葉芊外柔內澤本固末綿我挈其綱物莫敢先藉禮爲政孰謂不然民則底定天和斯全釋回增美植正斥偏情通上下曾無間言發諸播事靡不少偏爾生鄭柏[illegible]世已十傳[illegible]自[illegible]

[illegible]配名[illegible]致虔當爲[illegible]與[illegible]回旋勿隨[illegible]衍奇競妍此謂[illegible]確執弗遷循名責實夙夜乾乾祝辭止斯爾其勉旃

宋鄭俠西塘集冠義序付嘉正　記曰仲月吉日加爾元服棄爾幼志孰爾成德此萬世爲父兄者所同志也以爾幼而岐嶷自舞勺以前能通誦五經學爲詩篇小而趣向由此更更勤學與世兒童不相類不幸早失汝父號慕良甚三五年來觀志意深有可賞嘆今茲甫及二十在禮合加冠汝首古之人自此乃謂爲成人以改服改行言之則童幼時無戲玩己與蒙稚者異固無幼志之可棄自今以往惟汝成德之可就者舉家以望汝若夫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精勤晝夜不廢藝業謹慎出入明白內外厚人薄己凡此等事在汝之自勉中道而立雖閒室而不以欺則天神地祇日月星辰嶽瀆廟社至于翼飛蹄躍之有靈者皆來助汝非乃翁之甚禱矣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強者自勝之謂也曰性曰情或善或惡皆自其心而可欲之謂善以可欲之爲善則所不可欲是爲惡而靈鑒在我凡出於心而不可欲者皆人之所不欲也以所可欲勝所不可欲一求於己身知不在他人此古今賢聖所以下學而上達如此而已故名汝以嘉正而字汝以叔張深思而力行其何所不可哉戒之慎之行坐服之

黃勉齋集答林公度書　承喻以今從子加冠冠禮之廢久矣欲舉而行之甚善甚善幹愚不敏何足以知此但須從朱先生遊見其家所行冠禮全依司馬公所定而公之書即儀禮之節略也亦嘗獲預於賓贊之末矣初習其儀雖若繁縟然行之頃刻可畢且冠禮在六禮中最爲易行蓋人家閨門父子所自行不與他人相干涉而贊明行事不數刻而禮成亦初無艱難辛苦之事但得一莊重好禮者爲賓則登降揖遜自然中節不可先憚其難樂爲簡便也幹嘗謂古人處事全是煩碎中方有深意且如揲蓍分二掛一以四揲之四營成易十八變而成卦誠不若擲珓杯者之一舉而知吉凶也然揲之愈煩而心愈專意愈誠蓋不專且誠則將誤數而錯置之矣此其所以問焉以言而應命如響也幹須嘗爲童子加冠至於禮儀繁縟之際儼然正色而臨之自覺此心惻然有感於父兄所以教愛子弟之意彼童子贊朴畏謹見其父兄賓客待我者如此亦豈不惕然動其心乎正不可先求簡便以啟其驕慢但衣服之制自司馬公處之已不能盡如古則今亦當用今人之所常服至於三加之禮乃古人丁寧懇到之意則不可略也妄意謂未冠而紒着背子。始加小帽今市中所賣黑漆或竹皮爲之[illegible]中[illegible]衫。再加帽子衫帶。三加幞頭公裳亦可用。堂室之制不能如古則但於一廳事之上行之陳服與將冠者位只於廳之東北隅用屏風或帷幔障截門外向或人家廳偏間之後自有室房與廳相連自可一依古制此則古今異宜不容不斟酌而行之者其他如筮日筮賓乃古人不敢自專之意若能行之固善今人父兄多拘忌吉凶例用歲旦或春日而賓尤不擇苟有人焉亦不暇筮其可否則亦當前期三日告廟以孝子某某日爲子某加冠敬以某人爲賓敢告然後馳書戒賓或道遠不能親訪及期宿賓則書中便言某之子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也賓以期至庶者往復也執事者須是子弟中嚴重者爲之恐亦難得如此三人執冠立於西階下者若可以備數尤善無則一人捧箱盛三冠亦可也觀此兩三節稍從簡易便覺失古人嚴肅詳審之意況於其它豈可略乎試斷然行之然後知其非難也但司馬公書儀雖得善本而建本尤多錯誤更以儀禮參校而是正之爲佳幹承下問之勤不敢不竭其愚恐不能自免於僭易之罪尚幸亮之命名之意出於尊意所不當言謂土能生木則非五行相生之正蓋土之所生者金而金之所剋者木今以五行支干六位皆木而欲以土生木不知土者乃剋木之母也若正相生則當從水此固

皆無義理然亦見陰陽家之不足信乃如此也承垂問併及之張南軒集
答呂伯恭書　承教以禮書中不當去冠禮事甚當是時正欲革此間風
俗意中欲其便可奉行故不覺疎略如此見已改正如冠禮乃區區久欲
講者當時欲留此一段候將來商議定耳比者長沙亦畧考究為之說其
間固多未安今謾錄呈顧見裁定示誨此事乃入道之始所係甚重所謂
冠禮廢天下無成人也惟早留意幸幸啓劄青錢賀新冠䟦劄　某維時
晉雲書至趙日御冬共惟某人稱呼茂對剛辰肇新嘉事人神環衛福祿
駢臻某伏審令嗣舍人適當妙齡榮加元服鐘磬禮備俎豆儀陳入道既
成天慶宜受雖不預賛賓之列亦當效祝辭之忠伏念一獻之儀而執禮
不怠戰勇早陪於弁玉瑱貂亟侍於冕旒胄為陶葛蕭闕遷看來衣拜舞
其為領諫國既數宣榜鄉手變膺代面慶台閣星聚吉福日增駢附拜於
[illegible]式[illegible]賓　答　某酌令吉占正晶氣復
[illegible]允以小

奮戲惟[illegible]遠似[illegible]鴻杜川增某未審遇謫侯切仰高顧言平律兵衛
精調翠簽式副前頌無任下忱　賀冠代劄　某伏以祥雲協吉愛日舒
長共惟某人稱呼喜事鼎來神人交相台候作止多福某阻奉光儀屢更
歲籥邈風瞻仰第積寸丹某茲承令嗣稱呼榮戴峩冠望嚴厚表已謹體
容之正喜看頭角之新慶慨何多數宣周既某辱在葭莩之末阻趍慶賀
之儀敬飭手牋仰干藏史伏祈台照令嗣稱呼不敢別拜書侍次乞伸賀
臆下里或有委令以聞命為寵　答　某伏以梅信傳春楓容醉曉敬惟
某人稱呼燕處中如鴻休鼎至神以百福千祿為台候介某一别星槎幾
經月琯政切冰壺之想忽屢瑤翰之頒披味以還銘心有感某小兒年踰
志學未有所知濫加首服何足多道過蒙慶語益重愧容某未卜晉拜之
期敬憑泓潁聊復主書百千謝悰他容嗣貢小兒某伏辱賜問謹附此申
起居仰干涵貸應有委役敢不拱承太平御覽蕭子範冠子箴曰是月惟
令敬擇良辰式遵士典諮筮于賓嘉字爰錫醮酒方陳禮莊齋質德成國
身　洸約冠子祝文曰酈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學童心自化行之則
至無謂道蹄斂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
家　後漢應享贈四王冠詩曰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凡弟四人並冠故

貽之詩曰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今月惟
吉日成服加元首雖無兕觥爵杯醮傳旨酒

冠縣

東昌府志沿革冠縣在禹貢兗冀二
州之域漢為清淵縣屬魏郡晉改為陽平屬陽平郡宋及後魏因之隋改
為冠氏縣屬武陽郡唐武德四年置魏州龍朔二年改為冀州後為魏郡
屬河東道領縣十而冠氏居其一宋屬魏州金屬大名府元因之至元十
三年陞冠氏縣為冠州隸中書省至
國朝復改為冠縣屬東昌府詳見昌字

永樂大典　卷一六二一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倪塤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黃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　一屋

錄　沙門灌頂國清百錄

皇帝敕皇帝敬問括州國清寺沙門智越法師等僧使智璪臣付書具至
悰天台福地實爲勝境所以敬爲智者建立伽藍法緣既深尊師義重欲
使宗匠遺範本而弗墜菩薩淨業久而彌新然則去聖久遠學徒陵替規
求利養不斷俗緣滋味甘腴違犯戒律此乃增長罪垢豈謂福田師等離
有爲法求無上道業俗諸漏鑑在推懷由須獎訓未學修淨行俾夫法門
等侶咸歸和合諸佛禁戒畢竟遵行又此寺嘉應事表先覺既理由冥感
即號國清寺并有施物用申隨喜冬序甚寒道體清豫朕巡省風俗爰屆
江都睠望山川載深勞想故遣兼通事舍人盧政力往指此不多具使人
盧政力到寺宣敕賜寺物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度四十九人出
家熏陸香二斛藥四周土墻造門屋五間設一千僧齋物二千段米一千
斛柱國內史令莒國公臣未上大都督兼內史侍郎臣虞世基大都督朝
散大夫兼內史舍人臣張乾威敕度四十九人出家剃落竟使人令僧作

法名灌頂本僧令依六事立名使人錄奏瑞相感徹應驗光昇右八名依
國清瑞悉用靈字標首寂靜真實空如遠來右八名依出家事悉用道字
標首由戒定惠眼智開覺右八名依設齋事悉用淨字標首命力辯喜安
住堪樂右八名依賜米事悉用惠字標首基業宗本因果儼淨右八名依
脩治事悉用正字標首仿妙德願導普賢行右八名依敕識事悉用弘字
標首最後一人呼爲吉祥　國清寺謝啟　天台山國清寺沙門智越一
衆啓兼通事舍人盧政力至奉宣十月二十九日敕云天慈訓誨脩寺瑞
名施物二千段米一千斛熏陸香二斛千僧法齋度四十九人出家脩治
寺宇即集衆燒香宣唱化惟聖治德合乾坤子養萬邦安撫四海助佛教
化度脫衆生光大之恩誠無等等越等雖披法衣行不稱服乃侍先師每
承宗範日夜克責無地啟處伏奉敕旨頂戴受持但凡庸小劣不識菩薩
大智昔陳世之時親聞師說三國爲一有大力勢人當爲造寺寺若立國
土即清必爲國清寺于時束書未一不識何言自爾以來抱疑弗曉奉敕
營寺國清之名還符本瑞山僧山民載欣載喜始知諸願菩薩更相啓發
或作五品或統萬機光顯三尊利益國土慶此含情卑門休瑞仰睨寺額
即如悟道但慈恩普被日下間窩而天台一方祁盛巨澤名未上聞相次

光臨妙物稅衆前後降集越等三學無功一毫難從況米物盈積豈可恭
弘深愧不堪處延罪過庶藉慈宥展竭愚誠奉酬天極但天台幽遠自昔
以來單構獨行今泰平在運國清寺立四十九人一日出家頓落障消實
爲希有冀其心力增進學行日新念念功熏奉資皇國又千僧結齋凡聖
雲集日色華明僧徒欣戴仰惟先師妙德不可思議感應神通必當鑑降
午後對使人開發靈龕帝有聖瑞備足使人等公私道俗共見越等悲喜
交至謹以啓知謹啓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括州國清寺沙門智越
等啓使人盧政力還奏聞先師龕情不見舍利又上行狀一卷百司並賀
敕語諸公云智者是我菩薩戒師先多靈異恒語我云必若得道得道之
後擁護國土利益蒼生正於涅槃坐於石室容範不變我以仁壽元年遣
張乾威往看儼然如舊昨更令盧政力往親開龕門閉塞無有開迹遂不
見靈體既已變化得道非虛擁護利益之言必應無爽今有行狀一卷諸
公等其觀之諸州考使各寫一通還所部流布僧智璪以三年二月二十
七日引入殿內辭口敕賜幡一千二十五張　天台國清寺智者禪師碑
文　　兼秘書監直內史省開府儀同三司臣柳顧言奉敕撰臣聞在天成
象　皇之法存焉在地成形匠方之均微矣二儀既闢三才同焘上聖明

王所以敷教先覺授道契會方乃昇仙是故命駕崆峒紆光善卷錄關宣
業赤誦弘風練賁九府之間騰虛六合之內斯並推其波引暫保遊延於
覆蔽於苦空卒遁廻於生死未殊夫不生不滅無去無來匪實匪虛非如
非異常樂我淨凝寂恬愉不可思議之解脫也粵若我大隋皇帝法濟總
持載融佛日瑞發淨宮利見法王應鬥浮主以封唐入紹業繼高辛立聖
與能祚龍飛發自天攸縱包大德而冀小心希世膺期內文明而外柔順
知微知彰鑑窮玄覽廷武廷文能事斯畢自永嘉失馭海內分崩將陰持
強各樹君長禮樂論於非所龜玉毀於殊方書軌亂分殆三十紀天特悔
禍捨惡有屬皇上道臨汾陽迹光代邸地隆分陝神功潛著于時髙廟靈
基深思就一專征扶鉞帝曰斯哉惟君惟觀如臣知子乃揚於萬里開罪
九代一舉而定江左再駕而潛餘燼浮天爭貢海外有截難高萬之備五
臣周旦之君十亂本扶盛績暉昔多愁盤石寃無契莫不於是三能宗紘
九命惟揚本之以仁慈施之以聲教行之以要道濟之以無爲姑射窅然
尚想淵順滄波壯災思濟舟航以爲能仁種覺降茲忍土信相入道浮戒
居先梵網明文深傳陰璫國師僧寶必兼禪慧有會稽天台山大禪師者
生而神光照室兩目重瞳禪師法諱智顗潁川陳族太丘道遠季伯風延

典午表亂播遷華客父起祖梁使持節散騎常侍封益陽縣開國侯禪師
風彩韶悟鄙亂看有年過少學便誦法華父爲求娠方便祈上儒門文館
多所暂明杜下濠上獨所深得諸宮屢汝便即蘇菲及荅弱冠於長沙之
果願寺出家護戒如明珠安心若止水歷聽經論但使一聞傳之於心傳
之于口以湘潭句秩未發大機拂跡衡陽安步墳汝住大蘇山請業惠師
禪師禪師見便歎曰憶昔靈鷲同聽法華今進我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
行傳二七日誦藥王品至諸佛同讚之句寂然入定明慧便發起白師
師曰非爾佛感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之前方便及聞持陁羅尼
也縱令文字之師千群億品尋汝慧辯所不能窮於說法人中最爲第一
常約仁王瓔珞龍樹馬鳴立三觀四教述師本宗以爲大乘樞鍵得下御
內碩學派通智以藏往徵育王之初建正教神以知來鑑周武之滅大法
乃高蹈豫二翔集天台歷遊名山言遣廬嶽泰孝王作鎮淮海遣信迎屈
對使者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即果的大風妖賊競起水陸俱阻安生匡
岫既而龍於龕難仍代孝王發石邦城潔誠延請順流背風數日遂到亦
既覩止使定師資等善畫之仰妙光若高宗之得傳說再三固請樂可與
讓以開皇十一年歲次辛亥月秋黃鐘二十三日辛丑於揚州大聽寺設

無礙大齋實受菩薩戒法降作伯之尊由宗師之典釋龍家而披恩服去
桓珪而傳戒香回發初心諸佛致禮於時天地交泰日月載華庭轉和風
空淨休氣林明七覺之華池激八淨之水化覃內外事等阿輪之城教轉
法輪理符寶冥之窟文武寮寀俱蔭慈雲欣欣焉濟濟焉肅肅焉雍雍焉
經所謂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願發三願真正十受如一切色悉
入空界者其斯之謂歟法事云畢士珍備捨出居于城外禪衆之精林四
事供養齊情猶缺未滿以爲師氏禮極必有嘉名如伊尹之曰阿衡呂望
之稱尚父檢地持經智者師目謹依金口虔表王裕便克良辰躬出頂禮
雖有熊之登具茨漢文之適河上方之蔑如也智者以內行外獎諸佛之
深訓實惠方便大士之兼通帝適檀那既包信解仁王攝受遠能博益逸
想告退言歸舊山殷勤請留重遣高意猶四皓之餌术南山二疏之散金
東海振錫離座始稱出世瞻言儒者未足爲儔竊以四明天台對東北王
岫兩謠雲岬鄞南之金庭峻極于天仰捫白日盤鎮于地俯繞滄海雲霞
沆瀣靈拂輕標虹霓鶯鶯勝承飛鳥華果競發常迷四時藥草森羅執分
億品道猷往而證果興公賦不能申寺基本屬始豐峯名佛隴元有定光
禪師隱顯變現光居此峯常謂弟子云不久當有勝善知識將領徒衆俱

集此山俄而智者越江渡湖翻然來萃忽聞鍾磬聲振山谷即問光師歎
之所以答云此是揵搥集僧得住之相煩憶曾經舉手相引時不智者即
悟年至十五禮願佛恍焉如夢見極高山臨大海曲有僧如今光師舉
手接上云汝當居此處汝當終此焉拜言悲喜滂沱涕泗仍於佛隴之南
尋行寺域使見五峯圍遶等者閒之山兩溪夾瀉若晉雲之澗披榛開逕
葺用新茨功德叢林常薰瞻蔔忍辱牆院無勞關楗猿嘯蛙吟承藉響雜
飛走聽法馴伏軒墀西南有永豐江派與浙源分嶺東會于海潮來往還
數百里閭村人常以漁捕爲業陶漸迦向焚罝廢罷墾田種果翻成富實
深信解者多作沙門慈化所覃皆此連類及光師無常已後欲大修立忽
覩一僧如光師年素語智者云若欲造寺今未是時三國成壹有大勢力
人能爲起寺寺若成國即清當呼爲國清寺此言杳漫孰當信者豈期待
應冥契在茲逮于我君臨遐歲久孝性淳至入京省覲旋遊江都登命舟
檝迎來鎮所使乎至彼使事裝束謂大衆曰在上意重佛敎致辭然往而
不反因此長別語弟子云當成就隴南下寺其堂殿基址一依我圖侍者
咨云若無師在豈能成辦重請之曰當有皇太子爲我建造汝等見之吾
不見也行百餘里到剡東之石城寺寺有百尺金讀石像梁大宰南平元

襄王鎸刻自有靈迹因此現疾右脇而卧忽然風雲變色松桂森聳究如
天樂來入房戶起坐合掌神色熙怡顧侍者云觀音來迎不久應去弟子
智朗請曰佛許聖賢臨終說位行得乞垂曉示方思累蒙荅云我只是五
品弟子位耳來五品即是法華三昧前方便之位究與思師昔語宛一仍
命筆作偈口授遺書辭理切詣淨陳勝緣證來客往誓當影護爲撰淨名
義疏一部俱時送來仍索僧伽梨大衣手自披著迴身西向端坐運神春
秋六十旬日建齋加趺流汗珠圓髮際露法身間欲示諸法本自不在今
則無滅楯林與還佛隴輕舉有若浮空爾時開香龕都不異昔歸使初計
震慟于宸心爰捨淨財隨由功德郵傳相望剗起塔廟寺雖本地具舊維
新瓊宇紺堂憑國靈而撲切利鷲頭猊跡因寂然而爲道場班倕鈞斧競
逞名匠庶民子來成之不日神明扶持歘同踊現背高就下白與岳而基
殿堂仰眩俯臨信玲瓏而勝畫繢多寶分座俱受瓔珞天冠表刹如達梵
幢金函玉牒常數講肆禪誦律儀無違師法斯可謂頭陀之極地彌陀之
淨方與阿耨而常並同須彌之永固暨乎重光纂曆天臧地平以今大業
元年九月鑾輿幸巡淮海眺矚江南惆悵台嶽集揚州名僧咸問之曰智
者立寺權因山名宜各述所懷朕當詳擇累日未奏會事僧智璪街狀而

來具條昔年光師國清之稱太史奏此語時代乃周建德之初八表來同三方鼎峙今四十餘年聖證縣待明時徵應詔付著作書之左史仍敕皆播象題寺門即遣舍人送琛并施基業起十一月二十四日先師忌齋使于集僧聽開石室唯見空林虛帳蘚苔蛛網法侶號咷等初滅度公私搃堅若無朋體又法會千僧各有籌籍造齋默定忽盈一人有司再巡還滿十數及臨齋受嚫便成千一執事驚愕出沒難辨豈非先師化身來受國供王臣反命具奏一條當爾時容深洞靈跡百司拜賀四海馳聲至矣哉象法末淪佛種常續迴聖載感大師應變妙力難思神間方永祥基瑞國雜沓箴謎煥乎斯之盛者也皆金龍尊王鑽佛功德寶積長者獻高稱揚范武子贊由在民臧文仲言無不括判乎道樹勝由師門福地而建崇雲碣表除金剛俾命絲綸織載辭理若夫記言記事史官之成則散華貫華法藏之鴻資敢重述宣地作頌曰

龍圖畫卦龜萌五典金輪拯溺止弘十善豈若我皇樹功宏綱還源本淨歸途令顯鏡鑑先諸筌蹄何淺天造草昧日月斯昇高山巨海或影或澄虎嘯風起龍躍雲興至人戡漸養正遵承謙尊本俗師範惟賢曳誰允矣具瞻克勝熏禪觀寂如冬晴凝精義來涌如春津水我有匠石止直從繩我有津濟舟檝斯憑度賊拳拳悅父

兢兢能資萬行混成一乘六入寂動十方數稱同聲相應信而有徵至誠感神道合符契淵乎智者洑澗靡際帝師既沃天台遐想于山之門于川之滋滄溟浩瀚峯崖遐遠日俗扶桑月穿業桂上踵梵來傍通為計素湍風激赤城霞曳仁智肥遯山林戲敵無言不酬既符聲響無德不報有均景象初卜菴羅歸誠戀仰顯允光師久要長往非徹若昧境形如囊寺號國清靈扉潛啟執意我師遠緣安養龍攫風記鵰關無與寂居在昔良構祇園今終如始師嚴道尊揆日方晝覘星正尔置塹崇址刷霽成坦蕤分蓮著衆蕊桃源仙窟夏冷禪室冬溫玉階馴豹金刹棲鵠風和寶鐸空轉珠幡百教時秀萬果林繁靈芝神悅甘露天錫王址按地淨域鷲塊金布貿苑天宮儼存創造之福胡可勝原輪煥渦徹莊嚴脩設波斯融治優塡剎刷金容月滿玉毫霜潔衆譯翻度龍宮披閱法何說黑端心障滅泰階既平王道既清殊途同致無慮何營皇恩睿贖遂達忘情有本空淨空常有并壇戒度重定慧貞精乾臨朗鑒遠供悉誠大衆香潑拜閣龕搵金身座閒嚴向網縈迴葉佛朧貨細齊鮮飯僧數溢瑞我隆平身田兩潤心樹華榮現在同植將來共成有如懸鏡反照今生有如素異曾不虧蔭神力自在遊戲香城善提具足赫赫明明

玉泉寺碑　當陽縣令皇甫毗撰

蓋聞乾元資始三辰著象于天坤道資生萬物動形乎地皇王於是建國聖賢所以垂文起名教而莫同制威儀而有別至如畫卦觀文並取隨時之象綜經織緯會通為政之辭大禮同和大樂同節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斯乃生前之事略夫可言死後門知仲尼佛語纔使絳雪縈空玄霜拂樹餌金丹而九轉吞玉髓而千年朱雲也篤九色之玄龍游漢馬控三山之素鵠道遙瑤臺之上容與琳闕之間未窺解脫之門終趣蓋纏之境唯正覺淵沖真如妙有不生不滅無相無言隨緣應質則假色成形隨類觀音則因聲示說故有白銀千尺之體紫金丈六之身八部般若之文四種悉檀之義神通自在慧力無窮因導化行開示悟入歸依者盡發菩提迴向為普登常樂是以彌猴建塔遂生忉利之天野鵰啣花俄往彌陀之國豈直日藏沙門孤游正道月光童子獨見如來四生因茲度脫六道藉此昭蘇實火宅之高車誠河之大筏若乃周室昭王之世影奪恆星漢朝明帝之時光夢如日使誕西窮化漸東都置像南宮中心北面自摩騰入洛羅什游秦明教更弘道風斯熾經畫像閣寶塔香山嚴溢巖阿精盈都邑豈期後魏自君之歲後周建德之年靈廟一除伽藍再滅形容廢毀文字散遺響落暗鐘聲況寶鐸脩禪書舊卷其舌而不誤護戒先賢改其形而睇

影世絕調心之路時虧汲引之途無出世之津梁失生民之大望我大隋皇帝乘乾御宇握鏡披圖父鑒蒼生君臨赤縣天地同其大德日月合其重光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除暴亂致太平張四維朝萬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正道無為區寰有截開泥洹之路闢般若之門宣十二分之經演四千年之法精勤者舊又捨俗歸僧淨住初童持心乘戒非直法輪再轉法鼓還鳴四海於是無虞兆民同而有賴麥羽來屯之國慕風化以來庭靈禽嘉穀之祥應圖書而革玩巍巍也非境智之思量蕩蕩乎豈言談而能盡玉泉寺者基此山焉智顗禪師之卜居也敕旨正名著顯其山嵬崇崖巖崎嶇前嶷峯疑傀羨巒似覆船巨力窮奇之象洪崖誦訣之形崗曲抱而成規水縈迴而結亂青楓動葉遠照金霞翠柳搖枝低臨玉沼猿吟白雲之上鶯啼碧樹之間日月為之蔽虧霄漢由之散聚前瞻江路却望荊峯左帶脈丘右通巴峽禪師本姓陳氏穎川人也少稟生知童真判落從師南嶽蘊道天台曆智洪才之響非直播於江南知機妙辯之聲固亦聞於河朔皇帝外于太尉公晉王性稟孝慈情包隱惻能臣能子匡國匡家蘊撫神之智垂汎愛之心布君子之風偃生民之草往以偽陳納叛受律行師眾妙指蹤威稜江海遂亂定金陵化平銅柱三吳務卷百越塵

清。師乃因王刹涉王遂因師受戒師至此而杖陁王奏聞而起寺於是異
域才情之客慕其道而雲臻他鄉緣行之僧味其風而雨集師乃精言導
理盡意談玄語證禪支心開定本幽宗情義若挹海而無窮辯句清辭似
懸河而自瀉居賜之友雖盈量而爭歸處少之徒從窮崖而莫反爾乃信
心檀越積善通人咸施一林俱扶一瓦憑茲衆力事神功營之不日而成
飾天經時而就疊臺迴閣復殿連房寒暑異形陰陽殊制雕層繢栱與危
岫而爭高鑿礎鐫基共磐巖而等固風光出其戶牖雲霧生其棟梁華炫
耀於金盤氣芬芳於玉樹工圖相好湛若金山匠寫真容疑如滿月啟起
三層之柱懸於自響之鐘堂開千葉之華蓮捧飛來之座燈光不滅灌海
喻明刹柱俱低承幡自舉吉祥柔滑之草蝴蝶依庭送風和氣之香氤氳
滿院斜通洞穴直注凝泉色似瑠璃味同甘露波搖鳳鼎浪瀉階堂飲服
消痾流軀愈疾名杜綱標之狀影入蓮池桃源菊浦之華香浮棯苑可謂
山類耆闍寺同鄰越似龍宮而出現疑鹿野以飛來竊以前王鑿鼎唯論
體國之功今共刊碑永記菩提之道余任寀屬城寺居山部文雖寫意書
不盡言其詞曰　二儀開廓四氣氤氳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通賢通聖明
后明君應機設教觀化垂文樂章既達禮儀方制定被親疎决茲疑滯披

圖辯物屬辭明例唯化一座不論三世玄都玉簡紫閣銀經解尸遺骨飲
液吞精乘龍萬紀控鶴千齡終非實相猶是塵情唯有大雄湛然長住不
生不滅無來無去千門妙旨一音演諭度脫衆生涅槃雙樹夢通劉后感
應漢王恒心捧雉滿月澄光寫形東閣指聖西方慈悲願海善逝津梁法
顯還晉摩騰入洛花散經臺香流像閣禪教鬱起桑門盛作露法珠幡風
吟寶鐸粵君建德運鍾滅道淪沒四生殄除三寶我皇啟聖德侔蒼昊妙
法更弘貞儀再造陳氏借號王赫斯征勾吳霧卷閩越廓清周道智者廷
謁山庭珠生浮漢玉出深荆華峯屹石洞淵懸芬芳菊滴漸瀝瓊泉盤遶
似谷覆嶺疑船來儀晏坐觸地蕭然妙辯悉擅深窮般若緬素雲會挹其
河瀉或施之林或扶之瓦經始不日觀成大厦更起龍宮還開鹿野山連
鼓蓋江抱黃牛西臨月峽南種周繞琳琚環周水欶山樓東接照立春聰
夏膳座吐芙蓉龕懸石鏡白毫相好紺髮輝映銀鸞徘徊錦鱗游泳勝猴
心對怖鴿影定猗歟皆王命也蕃屏自天主德孝誠俱隶且奧非倚開平
詎並出總連衡入調鍾鼎構此伽藍寶貲力請魔斂噤唯須彌斟律條觀
劫終儀肴燒訖豈如彼岸生死皆出金石不朽天地可卜低勒巖阿永垂
懋實　後梁主蕭琮書　遠欽高風未獲承侍撫然[illegible]以日易年承遊

止王衆創構坊宇名僧雲會門道遠集山林佳勝有助禪悅即事悠然風
雲永歎凉暑珍裔緒附承修神足今還致申訊謁信驛有會方願祇承肅
琮和南　前陳領軍蔡徵書　自江東拔破弟子前預送京不獲虔禮于茲
五載丹誠悲結豈筆札所宣山川永遠無因諮述還師奉命炎到闕廷天
子降情君主殊遇新故崇待南北傾心可謂使乎使乎仲尼是以興歎仰
陳勝託有慧廷欽天高氣清願道體康愈捿真千仞寂虛四禪梁魏煙雲
賓悅法喜固非世俗之徒所能稱讚微年衰事迫可以意求弟姪兒孫隨
時過日撫塵擊壤用畢餘齡既達於窮通之數亦不常以賤貴自恥但覩
奉脩然實增馳敬伏願珍重繼後下承脫值行人賜訪存沒開皇十三年
九月十七日前陳侍中安右將軍中書令領軍將軍南雍州大中正新豐
縣開國侯弟子濟陽蔡徵稽首和南。　長安曇遷禪師書　開皇十三年
九月十三日京師興國寺曇遷和南天台山禪師足下仰惟隸高道邈
和上之來儀德遠智深想猶天之再託言思頂禮中接足於丹誠佇望東
山懸光儀之若渴將來寒重願善起居衆生難調化弘勞念仰承遠遊荊
鎮利物弘多接思青溪足暢懷抱冀德光理被用長翹誠化導周行蒙沾
勝益願珍道德特結紙承謹和南率奉啟翻願預微意　導因寺慧恩等

致書　竊以妙理沖玄隔言象之外應機濟物寄真俗之談自鶴樹潛儀
金棺晦迹微言託於傳授密教假於弘通故有五種法師四依開士通後
建踪繼踵數百年中雖復慧炬潛輝而法流恒瀉加以專思碩學並願盡
性窮源然性不可窮源何易盡厥手之文既感無馬之說猶疑若不假以
大心終歸永蔽仰惟禪師盛德清高聲泉流之表奇才內蘊越詞人之上
雖不衣錦還鄉且見懷珠反本蜀以天清地肅王道康夷四衆傾心民[illegible]
忻仰各願諮受咸思來聽幸以慧雲之潤忘茲悕於未聞師子之吼廣宣
揚於渴仰暫移猴迹之步權啟滅定之門俯就群心衷情祈請書云朗聞
夕殞法說一句深神必不累月經年繫勞視聽庶曾聞一實者决了衣珠
未發善提心並知迴向賢愚喜躍凡聖歡愉豈不弘法棟梁含生舟渚不
任引領謹遣十住寺珠法師歸依座下普述衆心鵠望衆涌之資側遲洪
鍾之響輒以座閒咸懷喜躍　荊州道俗請講法華疏九十五導因寺東
巖菩薩戒弟子陳子秀等稽首和南竊以法門不二理絕言忘應病隨機
假名相說雖復常君寂滅而廣示威儀不起道場躬昇自在義趺廣趺延
現淺深普是有識津梁含生舟渚論其汲引莫不方便為先語其機勢無
非譬喻為本宅中童孺識三車而競出傭賃窮子知糞穢之可除仰惟禪

師居不測之位懷普洽之心道貫三空智階百法輒欲奉屈宣揚法華一
部屢淹邵伯樹小功微尚傳布政棠陰宣風柳下況復親承三照高僧六
度必願俯就傾誠留心鑽仰漢皇白水由昌大風桑井可嘉無容默已庶
令貴賤上下咸識一乘大業小枝等蒙慈潤幸使高源鑿井速見洪泉醉
昕悟迷還知普寶鄉述衆情同知陳具謹請開皇十三歲八月十日將
山棲霞寺請疏　棲霞寺衆保恭等和南竊以瞻慕明德厥旨屢遷伏覩
以來炎涼有隔伏承至法用集教門定水澄而無崖詞峯高而不極至如
止觀方等之義龍樹馬鳴之文莫不罩其理屈究其沖妙恭雖不敏少遊
講肆竊觀南北經論法師三十餘年求其奧旨不悟觀諸法海寄在餘生
所冀傾蠲指欣飽飫然道安之遇澄之人使稱北面慧永之違遠上首即
剎東林是知得奉勝人須安勝地者也恭雖踈薄竊欽往彥但所居栖霞
寺寺宋代明徵君宅僧紹之所建立也鍾山現像踈棄繖蔽似若飛來無
愁踊出若其林泉奧敵層宇縈紆桂嶺春芳雲窗晝敞自昔高行是用遊
焉我寺衆喬誠請延盛德惟願傳觀㝡哲爰降彼居依經受用必無納成
所有國田基業其在別條謹共開府士柳顧言證成斯誓庶金剛之域與
誓嶺而長存法寶斯傳等難山而不滅謹疏開皇十五年八月六日保恭

等疏　秘書監柳顧言書　弟子柳正善具威儀稽首和南睢和不審尊
體起居何如伏願禪法喜悅去歲經蒙一音至今保持本費十卷玄義往
仁壽宮服讀八徧嶷疑略盡細開難除新治六卷并入文八軸爲莊淶本
竟少日鑽研大王令遣使人蕭通國恭承書意自當仰簡頻被顧問本巻
必來伏願早竟使侍身檝冀此殘生盡心聽受懺悔往日懶惰昏沉啓吉
藏法師書　吉藏啓景上至奉旨伏慰下情薄熱不審尊體何如伏願信
後寢膳勝常誨授無乃上損吉藏粗蒙隨衆纔覲本即伏增戀結顧珍重
令遣智照還啓不宣謹啓吉藏啓景上至奉師慈旨不勝踊躍久願伏膺
甘露頂戴法輪吉藏自顧慵訥不堪指受但佛日將沉群生眼滅若非大
師弘網何以相興伏願廣布慈雲啓發勝澤吉藏謹當竭愚奉稟誨誘窮
此形命遠至未朝伏願大師慈悲加被早亦竟即馳謹令行遣智照諮問
謹啓　吉藏啓景上未至數日之間使爾感夢又景上至已後仍復得夢
一二智照口述景上尋旣亦因委諮謹啓　吉藏法師請講法華經疏
吳州會稽縣嘉祥寺吉藏稽首和南伏聞山號嵩崐道安登而說法峯名
匡岫慧遠棲以安禪未若慈嶺宏巖接漢連霞瀯壑飛流衝天灌日赤城
丹水仙宅隩區佛隴香爐聖果福地後經檀美孫賦稱奇智者棲憑二十

餘載禪慧門徒化流遐邇昔同壽英彥繞解通經法淨俊神正得禪業若
非道恭竊學德侔稱美豈能經論洞明定慧兼照至如周旦淺俟孔丘命
世馬鳴化終龍樹繼後如內外不墜信在人弘光顯大乘開發秘教十年
之興五百實後在於今日南嶽叡聖天台明哲昔三業住持今二尊紹係
豈止灑甘露於震旦亦當振法鼓於天竺生知妙悟魏晉以來典籍風謠
實無連類釋迦教主壹其發疑盧舍法王善財訪道啟緣前蹤睇想崇誠
謹共禪衆一百餘僧奉請　智者大師演暢法華一部此典衆聖之喉襟
諸經之關鍵伏願開佛知見權此重昏示眞實道朗兹玄夜庶以三千國
土來集本閒百劫後生奉遵大義築場戒節析木將臨搖落山莊玄黄均
野桂巖玉藥菊岸華榮攜切攀聞之心頓傷緣覺之抱吉藏仰謝前違伏
愧詢求執惟深但增戚慄謹請開皇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智者遺
書與臨海鎮將解拔國述放生池　貧道少懷靜志願屏囂塵微悟苦空
傷從關曠是以去西陜之舊里將頒門徒避想天台十有二載但此山溪
接江源連巨海際魚捕滬業交橫甚水無戰既多夷炙無非直夭傷物命
有足悲者亦是公私去來頻遭沈溺以此死亡不可稱數貧道不惟虛薄
願言拯濟仍率勵山僧貨衣資什物就土民孔玄達等買滬故業永作放

生之池變此魚梁翻成法流之水故臨海內史計尚兄敬法心重仍請講
說金光明經至流水品檀越羊公賀等聞斯妙句咸捨滬業凡五十五所
遂使水陸沾濡人蠢荷澤蓋聞雨花滿室者長者之恩明珠照夜報隨侯
之德斯固植妙行於前修播芳風於末代福不唐損善無虛矣仍以此事
表白前陳　敕云此江若無爲賊珍味宜依所請永爲福池國子祭酒徐
孝克宿植德本才地無美聞斯集善請樹高碑冀此洪基與嶽同固願慈
勝業將日月俱全昔陳氏江東地不過數十里猶若此慈善忘懷仰惟皇
帝陛下秉金輪而御八表握寶鏡以臨四民風雨順時馬牛內向信以道
高堯舜德邁軒義加後躬行十善等赤子於群分自運四弘總下生而普
濟且不覺不卵著自外書救蟻救魚聞之內典豈有留天下而恡惜一江
源思洽宇內而獨隔數百里改蓮花之地與燒煮之業使罩民恣其傷殺
水族嬰其酸楚身首分離骨肉糜潰以貧道意度皇帝之心豈其然乎豈
其然乎但晉王殿下道貫今古允文允武二南未足比其功多材多藝兩
獻無以齊其德茂績振於山西英聲馳於江左管淮海之地化吳會之民
不以貧道不肖曲垂禮接射非世範謬荷人師具述事源爰降符命在所
恭承莫敢違越假令別有嚴使的奉敕符致所樹之碑復民滬業者貧道